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二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四二一册目次

集部・詩文評類

圍爐詩話六卷

〔清〕吴喬撰

影印清嘉慶十三年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圍爐詩話八卷》提要

圍爐詩話自序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達其意以成辭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其所以失亡者由乎詩人爲之何也雅頌事關朝廷非所常有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而自漢以來無復採風問俗六義亡矣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逆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熄與蜀猶存吟咏而皆寄意于詞其立言也流連光彩與比而多賦宋雖詩詞並行而未有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義猶存宏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

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夫既無意則詞無主宰紕繆不織并賦義而亡之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當以燕伐燕者也詩非天降非地出人爲之也爲之者人而壞之者又將焉諉拈鵰之夫無一可以自遣唯高談大笑聊足適懷而古今事之可以騁高談發大笑者孰過于詩自心無六義之詩辛酉冬萍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煖噉爆栗烹苦茶笑言飈舉無復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一生雨院息文

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于詩而好作詩話適言是爭貽悞後世不逮二君所說遠甚蓋詩自漢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旣微且繁不易測識嚴滄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元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遠于古詩唐體妙有神解著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

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載其精要者而實當盡識者也噫乎事貴有益于身于周美成獻蔡京詩曰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俊乂中遂致通顯詩如是者至矣艮柄謬語何足算乎修齡氏吳喬序

圍爐詩話卷之一

崑山 吳 喬修齡氏述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校註十九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宮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

而極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爲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違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

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為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
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遂世之俗情惟
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習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

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
晚唐兩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繡宏嘉之魔鬼也今日
兼有之問曰文既知俗病與魔鬼詩宜盡脫之矣答曰
談何容易宏嘉之魔鬼費能淨盡脫之餘則五十餘年
全在其中行坐寢食近乃覺之而衰病無可進矣正大

高古之詩有來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節者早自醒
悟毋若喬之慣慣一生悔無所及耳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為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
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
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
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
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
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
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尚易

宏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
之為病是以宏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
如乳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
詩意之所在者即宏嘉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原吾雖
鳳凰鸞鵠觀自以為脫去宏嘉惡道不亦易乎此病
之難于解免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
蘭不求賞識乃足為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
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所發詰士子
又有行卷又有投贈溢美獻佞之詩自此多漢唐則為

興觀之本溢美獻佞尚可謂之詩乎子美于哥舒翰先
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
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詩之濫觴始于唐
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
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有感二長律
為甘露之變而作則直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題
曰七百年後錢牧公始能注釋之耶意尚不知誰知好
惡益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發

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于鏗鏘絢爛有詞無意之途將盛唐詩汎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正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于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于險巧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爲得之

人誰有此工力所以開寶而後更無其詩也問曰若然則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余愧謝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脈擬方也君問太高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詩娟秀平淺而已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摹山范之稱宗裔也無目者影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牛吼蠅鳴其聲震耳宜爲人所駭閧數十年前蚓竅蠅鳴亦復主盟中夏然蚓蟄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以盛唐高名故也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真實而闇然見者難識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偽而的然能悅衆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羅雀後艱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衢衣缽不絕如震川元美時同地近震川却搦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靜與之作猶溉餘膏枋爲身計剿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嚼人不能酗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

者之意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不能見也

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爲雅唐體爲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爲雅律詩爲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爲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爲俗

詩乃心聲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思日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爲李諤之所譏者而已人于順逆境遇間所動情思皆是詩材子美之詩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詩及至

作詩了無意思惟學古人句樣而已
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于
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放曠物表者契于
莊列爲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嘆老嗟卑
者又次之留連聲色者又次之攀緣貴要者爲下而皆
發于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于挑
肩酒榼不足爲詩
禪者云凡人胸中惡知惡見如臭糟瓶若不傾去滌水
洗淨百物入中皆成穢惡二李習氣亦然人若存彼絲

忽于胸中任學古詩唐詩只成二李之詩
青樓狹邪良家子一入其門身心俱變縱欲從良無由
自脱甚至甘爲倡鴇鎖置假女者二李詩絕無意義惟
事聲色者之見好爲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
淺夫不察一飲狂泉終身沸海及乎伎倆已成縱識得
唐人門徑而下筆終不能脱舊習始進之路可不慎哉
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謹記之
高廷禮惟見唐人殼子立大家之名誤殺弘嘉人四肢
麻木不仁五官昏憒無用詩豈學大家便是大家要看

工力所至成家與否乃論大小彼攜搭子與李願者如
乞兒醉飽度日何得言家豈乞得王侯家餘糝即爲王
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爲大家愚則不然
觀于其志不惟子美爲大家韓偓落花詩即大家也
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善無奇
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
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鬟女娣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
亂談也堯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人之學業無不
與年俱進者也惟學二李之詩則一入門即擬于高
岑李杜而頭童齒豁不過如此如優人入場便可作侯
王卿相而老死只是優人打頭不過作家到老時亦終
成骨董
今人作詩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不可專重好
句若專重好句必蹈弘嘉人之覆轍無好句不成詩所
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而在今日則爲弊端
粗心浮氣陷溺鈍滯之根也粗浮在心必致陷溺在[illegible]

學問以識爲本有識則虛心虛心則識進無識則氣驕氣驕則識益下詩無論三唐務識力實是如何

晉宋八字蕭散俯遊智永稍變至顏柳而整齊又至明而變爲姜立綱體惡俗可厭矣詩之漢魏晉宋之書也謝鮑智永之書也唐體顏柳之書也宏嘉盛唐姜立綱體也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著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稍著意見者子美元元廟之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著聲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著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項王廟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宋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之詩云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未婉惟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意顯得風人之體

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迴出流輩何況于偷 皎然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詩方袍徧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爲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況今日乎蕙章二李聊充應酬是卿淵淡

詩以深爲難而厚更難于深子美秋興諸篇一意故厚晉唐病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聯成詩三首烏得不踦肢于好句而不審本意大歷後之墮阬落塹處也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撰而書家貴學

師舍短取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鍾杜之袖中有諫書與至時復援其可學乎學字先得收筆學詩先得界句莫若之何

學詩不可雜又不可專守一家樂天專學子美西崐專學義山皆以成病大樂非一音之奏佳餚非一味之適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賀黃公曰嚴滄浪謂詩有別趣不關于理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東野遊子吟等直是六經鼓吹理豈可廢乎其無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

信嫁與弄潮兒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 謂唐詩有理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唐詩有詞而非宋人詩話所謂詞大抵賦須近理比即不然興更不然雖有子遊有北不受可見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考亭嫌其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若無此一折即淺直無情是爲以理礙詩之妙者也

問曰言情叙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雲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

興宋詩鮮焉明之瞎盛唐景尚不成何況于與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凉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絕無關于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況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宫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叙景惟欲闊大高遠于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爲被赤身而掛鐵甲

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湘江水却望并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游詞爲之也然兩句比之間反爲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

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爲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辭辨解皆實用也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爲糟也詩爲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賦而爲清廟執競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廟則爲頌賦而爲文王大明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朝則爲雅二者必有

光美之詞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賦而爲衆采聯比刺
時王之秕政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
同也以其爲歌爲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爲直陳猶
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訴父母矣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
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于言
感物而動則爲興托物而陳則爲比是作者固已醖釀
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

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
而樂也棫樸旱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勞蕩
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爲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敘景者
情爲主景爲賓也情爲境遇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
抵兩聯言情兩聯敘景是爲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
則虛薄也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
情無施不可是爲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

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敘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
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
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
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
暗結者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即
不佳又曰意爲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
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
漸于詩律細律爲音律拗句詩不必學
問曰何爲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

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
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此意晉魏不失
梁陳盡矣陳拾遺挽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
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夫生平詩千有餘篇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謝曰不
佞少時爲俗學所誤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
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
不能搆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因
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皆有聖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爲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慈愍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維爲田宏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静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縷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興也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朱子盡去詩序但據經文以爲詳使三百篇盡出于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興小則爲害于唐體大則爲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做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唐詩多宗風騷所以靈妙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義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言宜表露試之治病可知其僞諷憲武之求仙也白雪樓大詩伯以爲宮怨訴曰彼幸之思悵然呵呵

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不宏嘉人詩無文理并賦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爲句而無韻然不礙讀子瞻雜文多效之詩人歌喉故須有韻韻乃其末務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儀以就莪阿固可叶莪何以就儀

亦無不可于意無傷故也詩宗三百篇自當遵其用韻之法漢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聲爲小学家言本不爲詩詩人亦不遵用唐元宗將孫愐始就陸法言之切韻以爲唐韻神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詩從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韻詩直是薙隨或曰古體可用古韻唐體當用唐韻夫然則唐體別自爲詩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韻讀又當叶用毛晃誤以爲古人實有是讀而作古韻何異于袞衣玉食之世論茹毛飲血事耶

古人作詩不惟不拘韻并不拘四聲宜平則仄讀爲平

宜仄則平讀爲仄觀望忘二字可見三百至晉宋皆然故不言聲病休文作四聲韻而聲病之說起焉可知聲病雖王元長等所立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梁武帝不許四聲詩中高見

詩本樂歌定當有韻猶今曲之有韻也今之曲韻庾吉貞文等合用初無礙乎歌喉詩已不歌而韻部反狹率平水韻如聖經國律而道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顚奴失主莫甚于此

靑箱雜記載鄭谷齊已黃損等定今體詩格云用韻有

數格曰葫蘆曰轆轤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八句詩一難三寒同部二山四還又一部爲進退韻格之証而葫蘆轆轤未有引証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擬一尊酒爲葫蘆韻之例引漢帝寵阿嬌爲轆轤韻之例乃古詩也

唐韻視今之平水韻冬分鍾支分脂似乎狹矣而有葫蘆韻用法轆轤韻用法進退韻用法有嫌韻有兼韻有通用有轉用有叶用作者猶得㩀轉言情平水韻似寬而葫蘆等諸法俱廢則實狹矣

問曰二美大呵出韻詩是否如何答曰出韻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妨蒸律詩止言四韻絶句止言二韻王子安滕王閣詩八句六韻而序曰四韻俱成以攟與悠不在韻數中也出韻詩雖是晚唐變體然非晚不及盛之關係處如元美兄弟之說但不出韻即是盛唐耶

問曰用韻以何者爲準則答曰韻書自晉魏李登梁沈約以來其故甚繁此難具述唐之官韻今不可得北宋禮部韻余曾見二本皆一東二冬三鍾者也名廣韻者因唐韻而廣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韻矣今世通行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韻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并省韻之二百六部以爲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舊韻一東獨用二冬三鍾通用淵則竟并通用者爲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十韻爲一部眞文元寒删先六韻爲一部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韻之通轉又分兩界有入

聲者十七部爲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爲一界兩界不相通轉通轉有部有類有界平上各自通轉爲部東董送屋修震通轉爲類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爲界非此則謂之叶叶乃通轉之窮也自平水韻行而北宋之禮部韻詩家名公俱未經目界部通轉叶之法俱不講唐人葫蘆橄欖進退之法何所攷哉

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嫌韻即出韻也兼韻亦名干韻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嫌韻與兼韻可通用不可轉用寒與刪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轉用之真文

元則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韻者東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即協也不用如字之聲者謂之轉轉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轉者謂之叶通用乃劉淵并韻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呵呵

唐韻久已絕傳惟吳彩鸞韻係學士傳是樓有之值二十萬錢而紙故脆不能細檢也

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三前字說者謂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學林新編云觀詩題則是一歌也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別韻則非分八段蓋子美詩重韻者不少因歷舉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謝康樂陸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韻之句以見古有此體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韻之詩後人重韻而輕詩見重押者駭爲異物耳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來以意湊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

嚴滄浪云任昉與范雲詩重韻兩生字三情字天厨禁臠洪覺範著乃謂平韻可重押或平或仄韻不可者彼就

子美飲中八仙歌立說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許韻

古人作詩不以辭害志不以韻害辭泥辭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聲非閉口也閉口則無聲矣韻家別爲立部非也縱使侵等果是閉口字亦爲小學審聲中事與詩道何涉此又詩人奉行之過也

宋人詩餘寒刪先元魚虞通用實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義後人因此而立詞韻則非也

今有癬疥之疾而爲害甚大本舉手可除而人染此美疾固留不舍習以成風安然不覺者是步韻和人詩夫

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謂之步韻嚴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是步韻步韻乃趨承貴要之體也詩思與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氣之生萬物有必然之道詩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來限以一韻卽束詩思唐時試士限韻主司因得易見高下耳今日何可爲之耶若又步韻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難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因之以步韻大失計矣施愚山曰今人祇是做韻雖

人做詩獅子一吼百獸腦裂做韻定五字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脚了以字湊韻以句湊篇扭捏一上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步至數人并韻字亦覺可厭古詩不對偶無平仄韻得叶用唐詩悉反之已是難事若又步韻李杜無以見長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

古人視詩甚高視韻甚輕隨意轉叶而已以詩乃吾之心聲韻以諧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韻而詩自好今人押韻不落卽是詩故古人有詩無韻唐人有韻有詩今人惟有韻無詩得一題詩思不知發何處而先押一韻何異置棚以待電光

問曰先生不肯步韻人以爲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韻何難不過順口弄人耳朱溫將諸客遊園自語曰好大柳樹數客起應曰好大柳樹溫又曰可作車轂數客起應曰可作車轂溫厲聲曰車轂須用堅木柳那可用書生好順口弄人皆此類也悉撲殺之溫雖凶人然

此事則不侮遨俗遠矣詩人自相步韻猶可步貴人韻須慮撲殺貴人倡作勿用徘徊溽澀等字使趨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詩平仄各押韻一眸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聯七算八邊無聊之思亦將以爲格而步之乎

人之登厠不可無書無書則不暢書須淺陋不足披itime又逐段易了者韻府羣玉五車韻瑞最善展卷終是有益而應酬簡易此爲捷徑若自好之士而作詩時用之則　樂詩路以　韻而已明詩無深造二書爲之也

問曰如何詩所言則詩乃樂之根本也後世樂用曲子則詩不關樂事乎答曰古今之變更僕難詳聖人以雅頌正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秦火之後樂失而詩存太常主聲歌經生主意義聖人之道離矣而唐時律詩絕句皆入歌喉及變爲詩餘則所歌者詩餘而詩不可歌故陳彭年送中國長公主爲尼七律入以詩餘鷓鴣天之調歌之子瞻中秋七絕山谷以詩餘小秦王之調歌之是其證也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尚書之言難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淸廟文王等專爲樂而作

詩關雎鹿鳴等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唐梨園歌有囉哩嗹以五七言整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豨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順喉矣然鄭世子言古樂每一字必絲聲十六彈或三十二彈則與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須更考之

問曰詩之體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二體爲歌行如蛩螿曰吟通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余憶珊瑚鉤之說不然皆後人附會耳

詩史曰古人文章自應律度不主音韻沈約遂崇韻學而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兩用長樂其義不同者是也蹉對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是也假對者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朱對赤耶對子狼狽獸名對流離鳥名又如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是也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爲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淸侵簪江光爲疊韻首句第二字仄聲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是也平聲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時名流多用正格謝莊謂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余不謂然以重翻爲雙聲重切爲疊韻

困學紀聞云式微乃二人詩聯句之始也柏梁及賈充與其婦李亦是聯句

傳成毛詩皆取經語集句之始也禹玉腜詞云視融司
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
亦多七言句
作者涉筆成趣說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
十條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
體始于魏
律詩所謂偷春格者首聯對次聯不對也扇對格者首
句與第三句爲對次句與第四句爲對也

唐時有格詩之名與律詩並舉未得的據疑是八句有
聲病而不對偶者耶
南史王元謨問謝莊雙聲疊韻莊曰互護爲雙聲磝碻
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牙
音而不同韻磝碻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彷彿熠燿咿
喔皆雙聲侏儒童蒙空同皆疊韻　舊謂互護紐聲同逑
路紐聲不同而同在隅部字聲韻書古今改易多矣
沈括筆談以次聯不對者爲蜂腰引賈島下第詩爲證
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
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地易孤棹負三湘
問曰先生每言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此說前賢未有
何自而來答曰禪者問答之語其中必有人不知禪者
不覺耳余以此知詩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
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
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
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爲都統詩
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
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詠柳云

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曰堪與百花爲總
領自然天賜赭黃袍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故讀
淵明康樂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見其心術行已境遇學
問劉伯溫楊孟載之集亦然惟宏嘉詩派濃紅重綠陳
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謂
之詩家異物非過也問曰宏嘉人外豈無讀其詩而不
見其人者乎答曰楊素唐中宗薛稷宋之問賀蘭進明
蘇渙其人可數
問曰唐體于何而始答曰凡事無始有始乃邪說也從

可如春秋之托始于隱公耳唐體托始于古詩古詩托
始于三百篇三百篇託始于五子歌起此前之祀于緯
書史子者不敢據言也五言始漢魏鮮有偶句晉宋以
後偶句日多庾信竟是排律七律託始于漢武魏文燕
七言古詩濟了燕歌行始有偶句自此漸有七言六
句似律之詩如梁簡文帝和蕭子顯春別云桃蛛結網
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脉脉一生啼黃鳥翩翩
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後應故梁元帝春
別云試看機上蛟龍錦還瑕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

珠幔颯花拂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惟恐合罷會
成離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豔
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
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又有七言八句似律之詩
而末二句似五言者如梁簡文帝春情云蝶黃花紫燕
相追楊低柳合露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沾
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
無爲空掩扉梁元帝閨箏詩曰文窗玳瑁影嬋娟香帷
翡翠出神仙促柱朱絃聲欲語調絃繫爪雁相連秦聲

本是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傅憐祇愁芳柱促萬曲無那
煎又有七言八句前後散中四語偶者如梁簡文帝烏
夜啼曲云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前對金鋪鳴絃撥
撰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畏三足朝含影直言九
子夜相呼誰言獨眠花下淚託道單棲城上烏隋煬帝
江都樂歌云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可遊風亭
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餘秋綠潭桂楫浮青雀果下
金鞍躍紫騮綠楊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遊汎龍
舟詩云舳艫千里汎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

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暫停御百丈甦龍開山
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又有七言
十句似律詩者如江總閨怨云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
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
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
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大路
始于椎輪諸詩皆七律之椎輪也隋陳子良塞北思歸
詩竟是唐人七律矣五絕七絕即五古七古之短篇楊
升菴謂截律爲絕非也

馮定遠云文選詞賦始于屈宋歌詩起于荆軻易水之
歌權與于姬孔已後于理爲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
紀湔邈眞贋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
四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旣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擬聖
人之所棄者以炫人余嘗與程孟陽言詩謂其如狗之
拾骨非戲言也詩至屈宋變爲詞賦漢世經籍志不載
五言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爲之冠晉潘陸以下無能
與並者子美言詩看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
變也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嗣出杜詩始大行後無

出其範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祖述子建憲章少陵
古今之變于斯盡矣詩騷以前可勿問也
又云古人文章自有阡陌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
矣而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不以爲詩也
元微之云賦頌銘贊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謂之詩則不
可近世馮惟訥撰詩紀盡收古逸之銘誄等句何歟詩
言志者也易林止論陰陽王司寇欲以易林爲詩何歟
又云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于時文體不可增減謂
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畧變舊[illegible]體
然文不粘綴聯不論雙隻首不破題平仄亦不相儷
沈宋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
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十三韻唐人或不拘此說見李
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粘平
仄仄平爲偏格仄平平仄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仄
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近體多是四韻古無
明說嘗推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粘綴至于八句
雖百韻止如此也如正格二聯平平相粘也中二聯仄
仄相粘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丞異至于二轉變

有所窮于文之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
句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述
又云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
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四句之詩謂之絕句
宋人不解乃云是截律詩首尾如此議論非一事也玉
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
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証唐人集分體者少今
所傳分體者皆近人所爲古本多存有分律詩絕句者
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

人惟有元白韓杜詩是賞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
牧之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癸辛二集尚有宋板而新本
亦有翻宋板者可據耳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
絕句是律矣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
之言然未聞謂之排律此一字而有大害于詩朱雲子
作詩評直云五排七排非去律字可慨也

又云齊梁聲病之體自古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
者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
亦有差古而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直

追阮公遂有兩體開元以下好聲律者則師拱雲龍紀
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
李義山溫飛卿陸魯望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
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退注甚明但不多耳既有正
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詩式敘齊梁詳盡允
當人自不能考耳古詩二字年久入人心今人立論雖子
美所稱之庾開府太白所稱之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
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于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
仰而不逮者猶以為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

可慨已

又云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可比宋勝齊梁之學已
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針詩格託名梅堯臣言八病絕可
笑王弇州巵言不知其謬也沈休文謝朓王融劉孝
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不得詳說而諸書所言皆有可
徵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為敦弓依乎旁紐拔字之徵
音四字端透定泥致字為元韻端母雕字為蕭韻端母
則知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
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篤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

既自我失亦自我為犯上尾兩我字為相犯也平頭求
詳蜂腰鶴膝見宋人詩話乃雙聲之變也上下兩字俱
濁中一字清為鶴膝上下兩字俱清中一字濁為蜂腰
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隱侯
云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許此則八
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

又云今本玉篇前有紐韻之圖列為紐正紐甚詳序引
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附此間尚有是書應是論八
病者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對偶于此處全不

知何以稱律
又云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以詠者
又云律詩始于沈宋爾時文體不以用事為嫌今人乃
有謂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此說起于方回
問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讀新
舊唐書通鑑稗史雜記乃能于作者知其時事知其境
遇而後知其詩命意之所在如子美麗人行豈可不知
五楊事乎試看本事詩則知篇篇有意非漫然為之者
也

一篇詩祗立一意起手中間收結互相照應方得無懈
可擊唐人必然宋至明初猶不大失宏正以後一句七
字猶多不貫何況通篇
意由于識馬嵬事吟咏甚多而子美云不聞夏殷衰中
自誅褒妲曲折有含蓄于鱗稱之鄭畋云元宗回馬楊
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
何人人人知其有宰相器劉夢得白樂天直言六軍逼殺
天子之妃矣
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右丞息夫人絕云莫以今時

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使無此賦
其為寧王致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篇之
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君
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是為李林甫楊國忠韋堅王
鉷輩而作元微之未必諳耶知曲說一時偷眼為迴腰
亦是胸有所不快適于舞者發之也崔國輔云悔不盛
年時嫁與青樓家亦必有故意不易見也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為朱溫將篡而作乃以
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

態靜中深是題面又曰眼尋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
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苔遮猶
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
韓建之為賊臣弱帝室也臨階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
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
初盛中晚為定界乎又其香奩詩有云動天金鼓逼神
州惜別無心學墮樓不得迴腸辭傅粉更須含淚對殘
秋折釵伴妾眠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惟有此符魂夢
裏殷勤相見鳳池頭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當是李茂

貞兵逼京城昭宗賜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殺秋對
御粉似乎趁韻然其事在乾寧二年九十月間正是殘
秋也而題絶不相類將謂之抑傷寃誤也讓能之死可
憫致堯于此宜有詩以哀惜之也又有咏浴詩云再整
魚犀攏翠簪解衣先覺冷森森敎移蘭燭頻羞影自試
香湯更怕深初似洗花難抑按終疑沃雪不勝任豈知
侍女簾帷外賸取君王幾餅金詩言成帝合德事沃雪
頭死期將至當是指崔胤擅權昭宗寵信過甚而朱溫跋
扈之勢君相命在旦夕故以漢事比之也此時內有宦

者韓全誨張外有藩鎭李茂貞王行瑜韓建朱溫輩致
堯忠耿之士深懷不平而言出禍隨故寓意如此結語
當是指三使相賞賜侈府庫也又有偶醉詩曰偶醉無
端尋舊約却因惆悵轉難勝夢中樓閣春深雨遙處簾
櫳夜半燈倚柱立時風細細遶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
下聞裁剪敲遍闌干喚不膺昭宗在鳳翔倒于李茂貞
使趙國夫人詞學士院二使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
之于土門外執手相泣觀此情事必是又會召偓而爲
事所阻故有尋舊約之語下文則敘立何機會之情狀

也風雅頌中時事不少詩本經史之學斯詩此意已微
子美不然所以獨勝太白不及也人謂經史須知是詩
材讀詩須回顧經史明人分作二截惟于字面求爲
大家而已葛常之曰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體詞也沈
存中筆談以爲和凝所作貴後諱之嫁名于偓而香奩
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歲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
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一月
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者以
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詩閣下甚多云云香奩集

之爲韓偓所作無疑存中未攷且詳遯齋閒覽已引吳
融和詩爲證矣余攷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斯
王仲先等復位進孫德昭等爲三使相十一月韓全誨
劫帝幸鳳翔韓偓扈蹕三年十月帝召韓偓姚洎于土
門外執手涕泣甲子閏四月朱溫遷帝于洛陽八月弑
弑立昭宣帝丁卯四月溫篡位則余所說此二詩意非
傅會也
致堯又有詩云擁鼻悲吟一向愁寒更轉盡未回頭綠
屏無睡秋分簟紅葉傷時月滿樓那要因循遂興若

爲趙嶷愴離嶷殷勤憑仗官渠水爲到西溪動釣舟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宰相韋貽範遭喪起復偓不肯草制忤李茂貞意趙嶷謂貽範也離嶷謂有去志而思西溪釣舟也問曰君于致堯詩何太拳拳答曰宏嘉人惟求詞不求意故收輕忽大歷余故取唐末詩之有意者以破天下之惑人能于唐詩一二字中見其意即脫宋明之病仙人靈丹甚須升斗致堯又有詩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亦必傷時之作

唐人于詩中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國輔魏宮詞云朝日點紅妝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皆不也下一催字而其母狗彘不食其餘之語自見于鈇鉞矣詩話評媚甚呵呵

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于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于春秋者也

問曰詩有惟詞而無意者乎答曰唐時已有之明人爲甚宋人却少如李義山擬昭明皇帝詩海迷求藥使臣隔獻桃人是也宏嘉人爲題字以成句湊應句以成篇便有詞無意宋不勦說故無此病

唐人作詩最重意不貴功令觀試詩多是六聯而詠終南餘雪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二聯便足主司云意盡唐人自重如此

詩惟求詞采則甚易明人傚之有意則措詞不勝其難以明之亡國言之君非無過始則斬于賊荒以成敗

勢中則不能聚揣閹宮所有以贈軍終則誤謂國君皆死社稷不肯南巡以圖恢復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播遷而復振者多矣豈可與城俱盡哉而死難之烈高出千古言其死難甚易則其過端直陳之既已不忍又同于宋人微言之又同于義山之重有感詩須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其間不能解而詬病之如顧東橋者何限乎有意之詩其難如此所以明朝無意之詩積几充架也義山重有感云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

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蛇龍愁失水更無鷹隼擊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常熟錢龍惕夕公解曰太和九年十月以前鄜州節度使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逾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遊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為之惕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師戒嚴茂元與鄜坊節度使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讒怨帝懼爲不語宦官得肆志殺戮則蛟龍失水矣涯等既死舉朝者慰諸

藩鎮亦皆觀望不前誰爲高秋之鷹隼快意一擊耶曰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于晝號夜哭雪涕星關而感益深矣夫有感長韻律二篇既爲甘露之變而作則直有感可知而余讀之殊不能領見夕公注不覺自失以其命意視無題詩更與故也楊劉錢之西崑直是兒童之見余注無題詩名爲發微蓋以此故賀黃公說此詩大意同夕公又有曰顧華玉識此詩云所言何事次聯粗淺不成風調古人紀事必明白褒貶乃隱約未有如此者華玉之論何以服人余謂覺範言詩至義山爲一

厄淺矣類然何必東橋嘆唐詩難讀如此況盛唐乎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曲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于君相也飛卿于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于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酷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于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敘題面以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

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于君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對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于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意以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等視此直是應酬死句

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
傷平淺劉禹錫之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稍勝而少陵之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能
使次聯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倍添精彩
更勝之矣至于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
生休則勢如危峰矗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而昨
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是具文見意之法
起聯以引起下文而虛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
虛是爲定法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上官昭容之
評沈宋貴有餘力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貴有遠
神也義山馬嵬詩一代傑作惜于結語說破絕句是合
律及長詩是結溫飛卿五丈原詩以譙周結武侯春日
偶成以釣渚結旅情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
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子美段轉詩之振我祖衣席愧
客茹藜羹收上文者也此法人用者多
嚴滄浪云中聯易得好句結難起更難
問曰借詞如何答曰詩人借詞頗似禪家下語禪家問
曰如何是佛非問佛探其迷悟也以三身四智對謂之
韓盧逐兔喫棒有分雲門對曰乾屎橛作家語也劉禹
錫之元都觀二詩是作家語崔珏鴛鴦鄭谷鷓鴣死說
二物全無自己韓盧逐兔喫棒有分者也禹錫詩前人
說破見者易識未說破者當以此意求之乃不受瞞不
然非落于宋即墮于明喫棒未有了日在問曰唐人故
意瞞人乎答曰祖師語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道
祖師不瞞人唐人詩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道唐
人不瞞人也其瞞宋人者淺瞞明人者深

優柔敦厚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詩教也唐人之詞
微而婉王建宮詞云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
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神堯以老耼爲
始祖尊爲元元皇帝太平天子謂諸帝朝老耼也禮天
子不乘奇車五色雲車用漢武帝甲乙日青丙丁日赤
等事刺天子乘奇車非禮也周伯弢謂之具文見意此
杜元凱左傳序語謂不著議論而意自見可見元人詩
思深于明人多也　宮詞又有曰龍煙日煖紫曈曨宣
政門當玉仗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意

剌君臣隔闊辭則尊崇殿陛又曰射生宮女宿紅妝請
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剌
服妖也必是武宗王才人事又曰千牛仗下放朝初玉
案旁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前無事不多書錄
則慶幸昇平意則譏刺蒙蔽皆指詞之可法者也元人
詩思之深入者如丁鶴年題梧竹軒絕云中郎去後知
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用一伯喈總收二物有力並語
復有寄托感人聞元順帝殂于漠北云仙家一笑乾坤
老誰御瑤池八駿歸語不迫切而深于痛哭明人誰有

此耶二百餘年人才皆爲二李粗浮聲色所錮沒不知
有此心路

義山龍池詩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
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龍池元宗潛邸南池
沉而爲池即位後以爲瑞應賜名龍池制龍池樂杜審
言之龍池篇卽樂歌也開元天寶共四十二年賜酒于
此者多矣薛王侍宴自在前壽王侍宴自在後義山詩
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十四字中敘四十餘年事
扛鼎之筆也元宗厚于兄弟而薄于其子詩中隱然入

三百篇可也若溪漁隱謂楊妃時薛王之死已久阿阿
義山馬嵬詩曰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敘
天下大事而六七馬牛爲對恰似兒戲扛鼎之筆也高
棅謂義山詩對偶精切阿阿人欲開口先須開眼開口
則易開眼則難

離騷若干言只椒蘭二字見意謂子椒子蘭諂佞公子
王者也又雜于諸草木中見者不覺古人之立言溫厚
如此

明道非詩人而刺新法君臣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有道之言乃爾蘊藉求之明人如小犬隔花空吠影
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秋如水不獨長門玉漏長
稀于晨星矣六宮聯詠武宗巡遊小犬聯太祖破陳友
諒貯其姬妾于別舍李善長兄弟有窺覘者故詩云然
也善長得罪以此事李迪亦以此致重典況于直出者
乎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跳史中之鋤禾當
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詩之所以
難得也

漢魏也晉宋也梁陳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須看讀遂望氣色迥然有別此何以哉辭爲之也猶夫衣冠舉止可以觀人也有意無詞鎖襪子上披蓑衣矣

詩貴活句賤死句石曼卿咏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子瞻甚切而無丰致無寄托死句也明人尤極之集莫非是物二李爲尤甚耳子瞻能識此病故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其咏畫云野鳥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于何處看得此無人能措詞雖未似唐人而能于畫外見作畫者魚鳥不驚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

寄則規諷鄭谷鷓鴣崔珏鴛鴦已失此意何况曼卿宋人耶梅詢退位而熱中其姬女咏蠟燭以刺之云樽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詢見之有愧色視紅梅何如

唐詩固有驚人好句而其至善處在乎澹遠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澹遠如李拯詩云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兵火後之荒凉不言自見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今不可用也

詩不可以言求當觀其意譏刺是人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玼玼師尹民具爾瞻是也須美是人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華而民愛之以見其無愧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稱謂漢唐爲黃河三百篇爲星宿海

嚴滄浪云詩不可太着題不在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活貴洒脫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俯合者至于措詞則如北出關原鐵嶺五官雖同迥非遼左人之語言矣郡中何事着宋明人爲之必是直陳本意羊士諤云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欄干余友賀黃公曰是以思婦比孤臣猶得衛南之感耳余謂今人作此詩人必共以無謂譏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陳本意之詩乎風氣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禪者有云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夫意剗何宜也而句亦能剗意與意交馳不須寂意而行

故曰可以詩之指歸亦有然者皆以字而求唐人也臨
濟再參黃公案禪之句刻意也辭王沉醉穀王醒詩之
句刻意也
問曰造句錬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詩之末務錬字更小
漢人至淵明皆不出此康樂詩矜貴之極遂有琢句琢
陳別論陳伯玉復古之後李杜諸公偶一涉之不以經
意中唐猶不甚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
不能照顧通篇以致神氣蕭颯詩道至此大厄運也
盛唐人之用字實有後人難及處如王右丞之鶴與迴

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迴出回看與物如見
子美之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亦然而野
航恰受兩三人旭日散雞豚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
甚不費力宿火陷爐灰陷字漸確雖衰颯猶好至杜荀
鶴之風煖鳥聲碎方干之吞抗衞水春碎字衞字費力
甚矣
宋人詩話多論字句以致後人見問愈狹然錬字與琢
句不同琢句者淘汰澒濁也常言俗語惟許子美能
用之學此便流于鄙夫擘壞集五七字爲句之語錄也

祖詠之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子美之鼓
鞞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其用生動不動徐開
字能使詩意躍出是造句之妙非琢錬之妙也
子美之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晚唐人險
句之祖也然渦浴驚底心作王建詩之祖也太白之如
何青草裏也有白頭翁用虛字流水對易見子美之雲
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不用虛字流水對難
見
劉長卿之身隨敝屨經殘雪望南斗之衡爲直陽目兩

開開晚唐門徑也
錬字乃小家筋節四六文梁陳詩之錬字之妙大不
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耳永叔甞
無一字唐詩錬字處不少失此字便粗疎甚矣然恐深
過度即不接苦吟錬句之謂也注意于此則失大端皆
僧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
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
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張蠙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花聚由回

尋[illegible]句細工矣

蔡寬夫云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

宋人眼光祇見句法其詩話于此有可觀者不可棄之

開寶諸公用心處在詩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歷以後漸漸束心于句句雖佳而詩之大端失矣

圍爐詩話卷之二

問曰五言古詩如何答曰此體之名失實久矣漢固有高澹濃詭二種詩皆入歌喉皆在樂府樂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詩十九首謂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詩亦在樂府中故樂府之青青河畔草驅車上東門即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選注所引十九首謂之枚乘樂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為古詩而以羽林郎董嬌饒等濃詭者為樂府後人所見因謬而此二種詩終不可相雜也余友常熟馮定遠班有古今樂府論考據精詳而文多難盡載舉其要義曰古詩皆樂也文士之詞曰詩協之于律曰樂後世文士不嫺樂律言志之文有不可入于聲歌者故詩與樂判如陳思王陸士衡所作樂府其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為無詔伶人故事謝管絃是也樂府之題有可賦咏者文士為之詞如鐃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文采可樂文士擬之如相逢行青青河畔草是矣二者乃樂府之別支也七言創于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府入歌行之祖也

聲成文謂之歌宋書樂志所載魏晉樂府有歌行行之爲名不可解仍其舊而已亦有不用樂府而自作七言長篇亦名歌行故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也今人謂歌行爲古風不知所始唐人不然故宋人有七言無古詩之說齊梁之前七言古詩有東飛伯勞盧家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曰古詩或以爲梁武帝蕭誤也唐初盧駱所作有聲病者是齊梁體李杜諸公不用聲病者乃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體同律詩則唐樂府亦用律詩也才調集目錄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

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爲得之今亦鮮知者矣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時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製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

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不難知而後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歌行祖述騷雅下迄齊梁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樂人于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有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者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輩效之讀之令人笑來王元美論歌行云內有奇語奪人魄者直以爲

歌行而不知其爲傚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如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樂之大者惟郊祀樂乃曰樂府之有郊祀猶詩之有應制何邪李西涯之樂府其文不諧金石則非樂也不取古題則不應附于樂府又不咏時事則

不合于婦人謌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當名為詠史乃可
夫詩之為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
惟取達志李氏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過文無比興非
詩之體也（此論歷六百年來惟余發言之耳）而序譏太白用古題過
矣其集古詩多可觀惜哉無操可也古來言樂府者惟
宋書最詳遂其次則南齊書隋書及晉書皆不及也郭
茂倩樂府詩集為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
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堪
作詩料者童蒙所讀也楊鐵厓樂府其源出于二李杜

陵有古題有新題文字自是翻體頗傷于怪然篤而論
之不失為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擇之
今之太常樂府用詩黃心甫扶輪集敘云今不用詩非
也（此所載乃元曲調）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
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
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
矣
問曰定遠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論定遠家人
豈無好何耶唐人妙處在于不着議論而含蓄無窮定

遠有之其詩曰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寂見迴潮當
年最憶姚斯道倚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
中又有云隔岸吹簫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
色還蒼翠虛對閒棋憶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
有云尚擁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除停不為宰相無
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寫譏刺時相也又有
云王氣消沉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
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
着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論定遠詩此類若直言

六百年無是詩聞者必以為妄若謂六百年中有是詩
則詩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無好句之佳作
如定遠者也問曰二十年前葉文敏公題爾先生詩有
有邪夫人見尹夫人之句人以為定論今之推重定
遠如此得毋自以為地乎答曰心竊譏焉何自為地有
好句之詩不識定遠者何獨不佞無好句之詩他人不
敢相強余則實不敢與之並轡十年以前猶無此意近
日識見稍進故如是耳孰有無端退屈者乎此中甘苦
心自知之如張承吉詩云馬嵬宮柳正依依重見鑾輿

幸謁歸地下阿環應有語逍回休更怨楊妃一往讀之似極薄誚矣夫僖宗之西狩由於人田令孜致之承吉詩不言令孜而其意自見此唐人能事也見唐人齊名尚不能作唐人詩定遠四絕句能作唐人詩者幾何人

先生近日所進如何答曰何者謂古詩唐詩各自成體作唐體者不受用於宋明卽得成詩今知不然漢魏詩如手指屈伸分合不失天性唐體如足指少陵丈夫足指雖受行縢不傷其步凡守起承轉合之法者則同婦女足指弓彎纖月娛目而已受幾許痛苦束縛作得何

事唐詩尚不稱余意何況定遠又況自所作者而欲為之地耶直是前步既錯末如之何耳猶憶四十年前見賀黃公銅雀臺妓詩云閒撫金爐嗟薤命八年兩度見分香其刺子桓隱而切矣定遠敵手也

詩至十九首方是爛然天真然皆不知其意以辭求意其詩全出賦義乃得兼有比興意必難知

蘇武李陵詩余疑是漢人送別之作托名蘇李詩之敘別必不絕遠而蘇詩有俯觀江漢流行役在戰場何也李詩亦不似二人情景

焦仲卿妻詩于濃詭中又有別體如元之董解元西廂今之嵩洛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也

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魏文代劉勳妻二詩及折楊柳行思無邪而詞溫厚三百篇之遺聲也西北有浮雲宜是為中原人流寓江南者作

王粲從軍詩曰討彼東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操敗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裳衣愁思當告誰也其

曰相公征關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隴遂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者當是十八年進軍濡須相守一月與權之事故又曰將身中壘內微畫無所陳也赤壁濡須事措詞得體

凡擬詩之作其人本無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為之詩如擬蘇李送別詩及魏文帝之劉勳妻者最好其人固有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其詩如文通之于阮公子瞻之于淵明者亦可十九首之人與事與

康皆不傳擬之則惟字句而已皮毛之學兒童之爲也

阮籍郭璞詩有憂時慮患之意文通所擬皆失之

阮公咏懷詩云翻言發魏都是司馬未篡時所作又曰修竹隱山岑射干臨增城是爲曹爽賈充其曰葛藟延幽谷必言夏侯元荀勗輩也又有曰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言羅禍者且自危也阮公一生長醉而詩不言酒傳元詩云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旁必說時事郭璞遊仙詩有逸翮思拂霄一篇是悒鬱語可見遊仙是托方外以自遣也

沈約生平少年日柳惲汀洲采白蘋二篇可以繼美十九首

楊素詩樸勁不似隋人

選體之名最爲無識西漢至宋齊詩皆在文選中以何者爲選體

貞觀至垂拱之五古殷爲汰擇有善者止百篇

張曲江五古勝于燕公晚唐人詩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詞太遠

陳伯玉詩之復古與昌黎之文同功盧照鄰咏古詩似子美玉谿古離別似擬作

陳伯玉之故人洞庭去霜葉之秋日還京詩魚山亭詩五古之至善者也

王右丞五古盡善盡美矣觀別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敵右丞儲光羲詩是沮溺丈人語高達夫五古壯懷高志具見其中子美稱岑參識度清遠詩詞雅正杜確云岑公屬詞尚清用意尚切迥拔孤秀出于常情王昌齡五古或幽秀或豪邁或慘惻或曠達或剛正或飄逸不可物色李頎五古遠勝七律常建五古可比王

龍標崔顥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爲輕秀詩豈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勝崔曙五古載英靈集者五篇高妙沉着殷璠謂其吐詞委婉情意悲涼未盡其美璠謂薛據骨鯁有氣魄斯言得之陶翰詩沉鬱與儲高曠俱有之璠又謂劉眘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得其真矣餘如張謂邱爲賈至盧象諸君俱有可觀合于李杜以稱盛唐猶乎其爲盛唐也錢起韋應物體格稍異況

儲不效陶而興趣似能模效雄乃得志篇必爲曲江

少滌山而作

大雅久不作諸詩非太白斷不能作子美亦未有此體上之回刺學仙也妾薄命刺武惠妃之專寵也太宗武功最大高宗房主猶蒙其餘威以下高麗塞上曲美太宗也邯鄲才人身老而心不忘宗國也月下獨酌詩月既不解飲是殷行似宋詩送裴十八之歸將莫洗耳四語亦是敷衍無味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則無邪而詞清麗妙絕可法

咏懷北征古無此體後人亦不可作讓子美一人為之

可也退之南山詩已是後生不遜詩貴出于自心詠懷北征出于自心者也南山欲敵子美而覓題以為之者也山谷之語只見一邊

詩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元結沈千運是盛唐人而元之春陵行賊退詩沈之豈知林園主却是林園客已落率直之病樂天雜興之色禽合為荒政刑兩已衰無名稅之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輕肥篇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買花篇之一叢深色花十戸中人賦等率直更甚貞婦列女操遊子吟等篇命意須懇指詞亦婉而秋夕獨居及獨愁等皆傷于迫切葉蘇州寄全椒道士及群相思亦止八句六句而詞殊不迫切力最有餘也賈島之客喜寄遠古意與東野一轍曹鄴于濆甚爽中五古皆合理而率直迫切全失詩體梁陳于理則遠于詩則近鄴等于理則合于詩則遠宋人雖率直而不迫切

杜確云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為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厥後沿襲務于妖艷謂之摛錦布繡其有欲尚風格頗有規正者不復為當時

所重諷詠由此廢闕

詩法源流云詩者原于德性發于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王摩詰高岑賈許姚鄭張許之徒亦皆各自為體不可強而同也

又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于達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詩主于議論故于三百篇遠古詩于三百篇近律詩于三百篇遠

太白云梁陳以來艷薄殊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梁陳謂宮體以下非謂陰謝諸公也休文聲律謂平仄也

五言古詩須去其有偶句者而論之以自西漢至中唐爲全局猶七言律詩以自初唐至晚唐爲全局也漢魏五古之變而爲唐人五古欲去陳言而趨清新不得不然亦猶七律初盛之變而爲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宋嘉人惟見古人皮毛元美做史漢字句以爲古文于鱗做十九首字句以爲詩皆全體陳言而不自知覺故

仲默敢曰古文亡于昌黎于鱗敢曰唐無古詩也此政七律之流盛唐而議大歷以下者一轍去有偶句者以其爲唐體之履霜也去晚唐者以唐已絕也

詩之關係名教風化者非五古不可其門亦可見

柳子厚芍藥詩曰欹紅醉濃露竊窕留餘春近體中好句皆不及可見體物之妙古體勝唐體

古體寧如張曲江韋蘇州之有邊幅子美之古詩只可一人爲之子瞻古詩如搓黃麻繩百千尺子瞻極重韋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感體詩有漸染後之作者患在漸弱不患泛濫古體詩無準淡後人泛濫之弊遂同于五七字爲句之文節贊二字時刻須以自警

詩法須自十九首古脈然天真唐詩已是聲色邊事況宋元明耶

六朝尚有本非詩人偶然出語絕佳者如劉后云城上草托根非不高所假風霜早十三字說身境心事如見以六朝詩法寬故也唐詩嚴狹有平仄拈須對偶故非老手不佳

馮定遠曰五言雖始于漢武之代而盛于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則諸子凋謝止有子桓子建不須贊言黃初體也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一時有盛名始撥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所未發文體驟變皆避八病一句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兩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始法阮公爲古體詩唐由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齊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帝不

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嚴滄浪何以混言齊梁諸公元長元暉没于齊朝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而其體直至唐初也自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律詩既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咸以爲古詩

又云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也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亦迴然不同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效阮公爲千古絕唱不用沈宋格調謂之古詩唐人自此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

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以爲陳王劉彥和以爲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式必當如是也李于鱗云唐無古詩陳子昂以其詩爲古詩全不通理如律詩始于沈宋開元天寶已變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許是古詩則于鱗之古詩當以何時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則于鱗之五古視古人定何如

又云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爲古朴江淹所擬從軍一篇最合嚴滄浪都不解此

又云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千古文章于此一大變請與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之言山水始于康樂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于顏延之後世對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飲酒雖曰不醉無歸然亦合歡成禮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沉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自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

而不淫（朱子始以鄭衛爲男女相悅之詞古意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與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咏所載可見至于沈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嚴滄浪于康樂之後不言延之則梁人 之 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雖言徐庾亦忘祖也于時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如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

何必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亦不可缺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發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于時文多雅正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素酬唱之作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云嚴滄浪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詩皆有之人謂纖麗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班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艷歌凡爲十卷則專取

艷詞明矣其文止于梁朝非六朝也

又云陸士衡擬古詩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牀上安牀惟見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大意不盡如陸江也

又云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以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謂之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乎中而形乎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

有刺所謂詩也不如是則非詩而爲有韻之文耳禮記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左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而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可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爲詩也

又云漢人碑銘多謂之詩體相涉耳非詩也

又云賦出于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則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賦須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

又云宋人作着題詩不如唐人咏物多寓意有興比之體

又云放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其論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嘗讀書也

又云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于里俗雅頌必朝廷作者爲之雖有詩人孟子說然皆列于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煅煉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爲

善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
又云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如儒者之學周孔也近世惡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過矣顧學之何如耳學王李者乃自許漢魏盛唐輪稿必笑之
又云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遜過唐人處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又云錢　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識破萬卷則知變矣　爲　日倣然詩式言

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舉業之于王濟之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宏至啟禎矣定遠見處實勝　見者每惑于名位
馮定遠又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舍三也
嚴滄浪云行行重行行自越鳥巢南枝以下王叢別作一首定遠云北宋玉臺正本止作一首承祚陳王甫本誤耳

嚴滄浪云仙人騎白鹿篇余疑迢迢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別爲一篇郭茂倩不能辨也定遠云此本二詩樂工合之耳樂府或于一篇止取半首或合二篇以爲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詠出于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爲曲增損之以協律故陳思王陸機之詩時人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不省而譏茂倩文人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隨人步趨
五絕即五古之短篇如嬰兒嚬笑小小中原有無窮之意解言語者定不能爲

詩至于五絕而古今之能事畢矣竊謂六朝三唐之善者蘇李猶當退舍況宋以後之人乎以此體中才與學俱無用故也
五絕仙鬼勝于兒童女子兒童女子勝于文人學士夢境所作勝于醒時
崔國輔魏宮詞妙在意深而崔顥長干曲云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絕無深意而神采郁然後人學之卽爲兒童語矣
丁仙芝採蓮曲五絕句也品彙聯爲一篇收之五古：

誤也此詩落想最爲難忽如云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
王何處得來
五古五絕亦可相收放高適哭梁少府詩只取前四句
即成一絕下文皆鋪敘也
解大紳應制題畫虎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
父子情一步一迴顧時文皇以高煦誘意不快于東宮
見詩釋然詩如此善矣
婦人詩如崔鶯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
動疑是玉人來劉采春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

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有幾年自無
枝葉分莫怨太陽偏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
不見今得廣州書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
望錯認幾人船侯夫人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
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宮女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
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鮑令暉云桂吐兩三枝花
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沈倩云偶自憑樓
望霏霏細雨來桃花如有意恰對小窗開
仙鬼及夢中之詩如云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

一夜雨腸斷木蘭歌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
誰同砑花帽一曲舞山香又有云午睡醒來晚無人夢
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又云點點愁侵骨綿綿
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心相憶綠
從鬢裏生閒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又云命笑無人笑
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又云抱水平如
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又云河漢已
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又云海門
連洞庭一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又云紅

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作四字詩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
耳太平廣記載劉瀾宿山驛月明有數女子自屋後山
命酌庭中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
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山谷子瞻
謂爲鬼中子建又有一篇云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
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
粧王歡嘗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殃子瞻謂邯
鄲宮中金石絲簧二句不惟人不能作知之者亦鮮

得誠然誠然孟德英雄此女貞姬各言其貞烈不受求
縛耳
問曰七言古詩如何答曰盛唐人山巔海立推前絕後
此體忌圓熟不信又不可槎枒獰獰初唐圓熟何傳如
以平衍昌黎稍槎枒劉叉獰獰盧仝牛頭阿旁村煞地
獄餓鬼
詩忌出正而七古尤甚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中唐此品
遂絕何況宋明

長篇結緊乃收得住結前若緊結却宜寬
長詩宜于過承處要放世事之用非五排即七古詩那
得佳
七古須于風檣陣馬中不失左規右矩之意
五古易于冗七古易于濫
長篇于意轉處換韻則氣暢平仄諧和是元白體高適
燕歌行云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
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
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

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
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
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
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
搖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
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勲君不見
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詩之祭于詞者七古五
排也五排有間架意易見七古之順敘者亦然達夫此
篇縱橫出沒如雲中龍不以古文四賓主法制之意雜

見也四賓主法者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
中賓如主翁之妻妾兒孫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以主內
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朋友親戚任主翁之外事
者也四賓中賓如朋友之朋友與主翁無涉者也於四
者中除却賓中賓而主中主亦只一見惟以賓中主勾
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八大家無不然也燕歌行之主中
主在憶將軍李牧善養士而能破敵于遠夫時必有不
恤士卒之邊將故作此詩而主中賓則壯士軍前半死
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

紀四語是也或疑勳即死是戰士死功是將軍功之意其餘皆是賓中主句
漢家烟塵至未解圍言出師遇敵也此下理當接以邊
庭云云但逕直無味故横閒以少婦征人四語君不見
云云乃出正意以結之也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
須敘李牧善養士能破敵之功烈以激勵此邊將詩用
與此出側面故止舉李將軍使人深求而得故曰言之
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王右丞之燕支行正意只
在終知上將先伐謀法與此同右丞之隴頭吟却又不
然起手四句是賓關西老將不勝愁六句是主主多于

賓乃是賦義
王翰古長城吟只取後四句可作一絕句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正意只在不知乘月幾人歸郭元
振古劒篇宋之問明河篇正意皆在末四句劉庭芝擣
衣篇通篇是賦
王勃滕王閣詩直是譏刺閻都督畫棟以下皆言富貴
之不久長也今閣上有帖子是畫棟二句却是寫景有
繁華氣象詩未必如是也
王宏從軍行正意在殺身為君君不聞可憐少年答王

梁城皆賓也結宜用四句則不迫促
宋之問放白鵰篇正意在末四語以其寂寥故以絲綺
作件著書云云亦是横閒之語與義夫飛蹴行中之少
婦城南同法起手先出琴側面也
岑參蓋將軍謌正是具文見意之譏刺通篇無別意故
止寫行以刺妄奏邊功者
稱知之絲球篇有作絕句三首者觀其正意在末二句
是七古體非必三絕句也
右丞桃源行是賦義只作記讀老將行起語至數奇是

興自從下是賦賀蘭下以興結寒食城東即事若將次
聯意作流水聯即是七律
岑參赤驃馬歌前念五句皆言衛節度而帶及馬末三
句言馬而帶及衛節度得賓主映帶法
李頎送李十四應酬詩也
崔顥邯鄲宮人怨自比也
讀張謂杜侍御送貢物及代北州老翁共人子美之流
太白云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無餘味聶
陽歌無意苟作聽新鶯歌首敘境次出鶯次以鶯合境

次出人次收歸鶯而以自意結甚有法度
子美白絲行意在末四句驄馬行與岑參赤驃馬歌意
異格同兵車行正意在中間君不聞數語而信知生男
下以渾語作結哀王孫亦然哀江頭正意在清渭東流
二句陳陶斜之敗不爲房琯諱故曰詩史子美如蘇端
薛復筵言飲酒者不多而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
添金盃宛似太白語洗兵馬行是賀賦短歌行贈王郎
似太白詩丹青引結處自傷也古柏行結處比賢士亦
自比也釋悶天子亦應下必是譏李輔國

錢起送鄔送傅送崔皆應酬詩韓翃寄哥舒亦然
昌黎蘆生行不循句法郝是易路石鼓歌子瞻能爲之
張籍王建七古甚妙不免是殘山剩水氣又苦咽
連昌長恨琵琶行前人之法變盡矣
馮定遠云七言歌行盛于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
和之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名見鄭樵通志
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唐開元中王摩
詰之七古尚有全篇偶句者高常侍盡改古格太白遠
宗詩騷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蔚千狀
以來莫能逮矣辭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也老杜創爲
新題直指時事一言一句皆關世道遂爲歌行之祖非
直變體而已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
有燕歌行至梁元帝亦有燕歌行盧思道有從軍行皆
唐人歌行之祖也
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
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弇
州楊升菴不知皆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說矣

七絕是七古之短篇以李杜之作一往浩然爲不失本
體
王龍標七絕如八股之王濟之也起承轉合之法自此
而定是爲唐體後人無不宗之
七絕乃偏師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有或鬬山上或
鬬地下者
七絕與七古可相收放如駱賓王帝京篇李嶠汾陰行
王汾然河邊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鋪敘耳只取
末四句便成七絕七絕之起承轉合者衍其意可作七

律七律亦可收作七絕
七絕唐人多轉宋人多直下味短
劉夢得李義山之七絕那得讓開元天寶
岑參凱歌第二三句云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
閣待竟似乎偶何也
五排即五古之流裔也至庾子山其體已成五律從此
而出排律之名始于品彙唐人名長律宋人謂之長韻
律此體無聲病者不善如唐太宗正日臨朝等虞世南
愼刑蘇味道在廣皆不發調陳拾遺白帝峴山二篇古

厚敦重足稱模範
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此體詩凡囊閣山水行旅關塞
贈餞方外無不極佳
長篇須有間架以杜氏祖孫二詩爲法審言和李嗣眞
奉使存撫河東敍事之有間架者也起手八聯寬衍大
局也已厯羣生泰以下出朝廷存撫之意即出嗣眞也
城闕周京轉以下出河東也昔出諸侯靜因河東爲高
祖興王之地而追敍之也隱隱帝鄉遠以下敍嗣眞之
奉使也而霜鴻私滌以下實敍存撫之事也殺氣西衛

自以下暢言旁及也緬邈朝廷間以下敍嗣眞之叅注
才學也澄淸得使者一語完奉使之事也冥以崇班列
以下自托也末聯總收前文也子美上韋左丞詩人誤
置之古詩中實排律言情之有間架者也黃山谷所說
最善起乎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是一篇正意客將
點出作眼目破題也故令韋靜聽而具陳之如出題甫昔少年日以
下言儒冠之求志也此意竟蕭條以下言誤身也濟舉
而文備宜乎有是詩矣是詩獨獻于韋者以厚愧眞知
在讃誦佳句也大臣職在薦賢不徒愛士故效貢禹之

彈冠而起跋涉也知韋不能薦故欲去秦也臨去有惓
惓之情故托意于終南渭水也去不可以不別知交故
曰常思報一飯況懷辭大臣也一去不可復見故結語
云云也余謂山谷之說是詩極善然宋人知賦而不知
興比用興比則有縱橫出沒與此二篇不同韋左丞名
濟山谷以爲見素
兼興比者如義山望文祠詩云沓謁逢仙跡蒼茫滑客
途何年歸碧落此地向皇都消息期靑雀逢迎畀紫姑
腸迴楚客夢心斷漢宮巫從騎栽寒竹行車蔭白楡星

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寡鵠迷蒼壑羈鳳怨翠梧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首句出題也次句自述也三句言聖女也四句又自述也消息二句譏聖女也腸迴句謂異于襄王之媒侮心斷句言不同巫嬈之狂邪尊聖女也從騎二句又自述行踪與也星娥月姊比聖女之不可得見也寡鵠言想念之切也結用方朔以王母比聖女也此本虛題不可全用賦義故雜出興比以成篇其間架亦不得如前二詩之截然也

元宗排律遠勝太宗

盛唐排律聖也子美神也說子美則諸公自見元元廟云配極元都閟憑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皆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影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方盧德水云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為祖天寶中現象降符不一而足人主崇信極矣此詩直紀其事以諷也配極四句譏其用宗廟之禮碧瓦四句譏其宮殿踰制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敕升老莊為列傳之首而不能改易子長舊史道德付今王謂元宗親注道德經直崇元學畫手以下謂世代寥廓而畫圖親切冕旒旌旆同兒戲也身退以下謂老子之要在清淨無為即今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極意諷諫而詞語渾然德水讀書眼光透過紙背者也余謂谷神二句謂老子若有神捨此廟貌崇之地更居何方乎前極嚴重

故以謔語為結此詩得德水發明聖人復起必收之三百篇中

重經昭陵詩前四聯敘太宗功德繁簡得中後二聯以昭陵作結此詩極其典重鍾伯敬以為悲涼非也贈鄭諫議十韻前四聯讚美諫議中三聯自敘後三聯自托遺興詩前二聯敘驥子世亂下三句敘其依母在家中鳥道句轉出已不得見天地聯敘隔絕結言得見為幸為難傷春云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議姑息也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愛根虛而尾大也結言不用賢人

也脊錄云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直是無可如何悲
憤之極贈王侍御四十韻起手敘離合之情綵里下粗
自述客郎下言與王之交情粗仮下細自述淵口下敘
侍御之勝境山陽下敘主賓樂事農月下言須別去列
國下出㚙心洗眼下丁寧珍重之辭遣悶呈嚴二十韻
起予六聯自述兼及幕府聯皆二聯敘得入幕露浥下
言出幕還家束縛下又言入幕不成下有不能任職之
意行次古城詩起手二句是破題白屋三聯述道路景
物王門下有求先容之意謁先主廟詩前段敘先主孔

明事錦江句言通和孫氏劒閣句言前後出師舊俗下
敘廟絕域出己生平之志也關張耿鄧以古人自許也
應天句自許名世得士句自許一个臣遲暮句謂年已
老不能踐生平志願猶可爲謀臣飄零則絕望矣淚灑
衣巾以時君非先主而使己不比事業于諸葛關張耿
鄧也子美憂王室之詩甚多而自負之重此詩獨見之
出瞿塘四十韻首二句破題也凡長篇須得破題以爲
綱領無此則讀者茫茫矣入舟二句略出其情以足上
文之意窄轉下敘峽中景不有下敘出峽後覺悲遣下

自敘邱壑下追述壯年事哭窮途言天寶間爲李林甫
所扼廷諍謂言房琯事也乞江湖則華州及依嚴盡在
其中故郎繼以飄泊滄浪也浮名尋已已是收上文惱
計却區區是啟下文天皇寺在荊州帝子渚湘中地蒼
梧則更南矣子美卒于衡州不知更南欲於人爲依朝
士下言朝廷事謂無明君賢臣黎元受病而宰相恃權
相傾勢必相及于已也出江陵寄鄭審起手四語說盡
窮途情景便堪痛哭社稷二聯言世亂使己困悴無地
可托也雨洗聯寫出江陵途中景物自好鳴螿別燕自

比也棲托二句賦窮途也相煦沫者寂寥報恩珠而浩
蕩則江陵人情相待可知或鄭審獨有情而寄之以詩
也滄海四語言前路也濫竊句言審有寧戚之待也時
危句必江陵幕中人有讒譖之者結聯出審以見寄詩
之意鄭審有巡檢兩京路種果樹詩亦佳必與公相契
讀子美排律郎覺餘人皆在繩尺之內
錢起亦天寶人而湘靈鼓瑟詩雖甚佳而氣象蕭颯過
王舍人宅詩濃淡得宜劉長卿登于越亭詩前段尚寬
和至得罪三聯忽出哀苦之詞遂覺通篇盡是哀苦唐

人詩法如是若通篇哀苦失操縱法李子始訪江亭詩今
却此意　楊巨源贈老將詩前十聯極筆鋪張後四聯
收歸老字意只在功成封寵將一語則前之鋪張非虛
語封寵將所以老將因窮也裴晉公度之灰心緣忍事
蒼蠅漫發聲謂元稹輩也附仿杜甫客詩命意布局措
詞皆可法陳彥博恩賜魏文貞諸孫舊第詩亦然義山
有感排律二首爲甘露之變而作可見其得學子美也
碧瓦鏡檻擬意獨居偶懷三首用意雖微未嘗是艷情
否酬令狐郎中見寄詩有曰天怒識雷霆又曰危于訟

閣鈴已知綢意之不釋然矣其後復爲彼所感桓司馬
所謂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者也
五言律詩若畧其形迹而以神理聲調論之則對偶而
五聯六聯者如楊炯之送劉校書從軍不對偶而八句
者如沈約之別范安成柳惲之江南曲皆律詩也
陳子昂之故人洞庭去與岑參之送衛憑文理何異而
可以一爲古一爲律乎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
也五律守起承轉合之法如于武陵之人間惟此路長

得綠苔衣及戸無行跡遊方應未歸平生無限事到此
盡知非獨倚松門入隘雲昏翠微雖古詩氣脈者也不
離古詩氣脈者子美爲多
太白五律平易天眞大手筆也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村夫子語昔人訓此詩非子
美作余以此聯定之
子美之官定後戲贈詩畧不見有介意處胸次如何
春望詩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言無人物也感時
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樂事而濺淚驚心景隨情化

也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極平常語以境苦情真遂
同于六經中語之不可動搖喜達行在所云生還今日
事言昨日在途生死猶不可必也問道暫時人言此後
尚未可保也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痛定思痛尤不
堪也晚行口號之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不過是世
亂懷鄉耳宋劉須溪便了梁江總三字作解通篇絕無
此意收京師之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勸仗回鶻以
成功而諸將濫賞也贈王中允之一病緣明主三年獨
此心深表維之異于均甫希烈也移華州掾之此道昔

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追敘言之
艱危也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子美實以疏
房琯中肅宗怒爲直者諒也無才日衰老自顧而不怨
望朝廷也駐馬望千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悼太
白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一个臣之聊樂矣秦州
雜詩之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身在隴西不忘長安
也又曰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是爲攻相州九節度
使平行無主帥也野望之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刺
朝廷君子少而小人多也歸燕之故巢倘未毀會傍主

人飛不忘君也螢火蒹葭二詩自道也苦竹詩結處之
幽人必其良友矣擣衣詩以其時兵戍正多托閨情以
言之月夜憶舍弟之悲苦後四句一步深一步除架詩
之人生亦有初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病馬詩仁
人之言後遊詩之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江亭詩之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非其人必無此詩思凝成滿
之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誰人將此情與作詩材耶
落日詩之芳非緣岸圃樵爨倚灘舟此對亦人所時過
者經老杜筆即絕妙所別鄭鍊云戎馬交馳際柴門老

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余願明之爲晚盛唐詩
而作大漠清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以贈別者一
看此詩也

五律須從五古血脈中來子美是也集中有六百餘首
余嘗手抄而時誦之

詩史謂首句第二字仄聲者爲正格平聲者爲偏格而
引鳳歷軒轅紀四更山吐月以例之當時論五律五排
不及七律五言偏格讀之不亮七律不然故也凡雄勁
鬱悶詩必當用正格幽閒沉寂詩却是偏格有別致

唐太宗五律殊無英雄帝王氣象中宗幸秦始皇陵詩
知大道理不似其爲人題中幸字失體前後同是天子
何言幸耶

王績野望詩陳拾遺之前旌也

貞觀至景龍八十年中之五律去其襲陳隋氣而可觀
者僅有百篇明皇五律盛唐高手元美謂藻艷不及文
皇是陳隋之見

讀王右丞詩使人客氣塵心都盡送梓州李使君詩云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說

士山林隱逸詩欲避近熟故于梓州山境說起下文遊
女輸梭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方鎮
李使君盛唐人避近熟明之爲盛唐者亦取近熟以圓
熟開

孟浩然詩宛然高士然是一家之作

岑參云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自憐無僻業不敢恥
微官與韓儀一名所係無窮事爭肯當年便息機劉伯
溫倚寺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未忍辭官皆正
人由中之言

李光進掌禁兵以兄光弼被譖而出爲渭北節度使岑
參送之詩云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可謂非詩史乎

李頎五律高滑大勝七律可與祖詠相伯仲

常建聽琴詩云一指指應法一聲聲爽神宋人死句矣
一絃清一心更不成語破山寺詩以視紅樓疑現白毫
光地接震君福盛唐相去多少

張雎陽聞笛詩及守雎陽排律當置六經中敬禮之勿
作詩讀

詠劍外遊蜀故有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句余頗明

之爲老杜者于喬太師宅飲別而曰旅地雪霜逆海嶠
一見此句也客夜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
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
紙應悉未歸情雖不着故難得到聽月影江聲雖不着
聽之甚也無衣食仗友生雖不着將之情也結語淚轉
無盡也無有一字虛設贈別韋贊善云扶病送君發自
憐猶不歸病中送別是兩層不堪而又不得歸其情何
如祇應盡客淚收上二句三層之苦況也復作掩荊扉
掩扉却掛之意兼去則竟無往來者矣汪淡故人少音

書從此稀愁別後之順逆生死無從得信也往還二十
載歲晚寸心違久交心膂所望以共患難相扶持老而
失之心將何如耶倚杖詩通篇敘景甚足樂只結用凄
凉二字景物盡變其曰憶去年必彼時有失意事還憶
之而凄凉也弟占歸草堂詩鍾伯敬云家務瑣屑有一
片骨肉友愛在其內此言最得而鍾之受病亦在此只
見子美細處不見其大也別房太尉墓云他鄉復行役
駐馬別孤墳亦有三層苦境苦情近淚無乾土低空有
斷雲上句意中事也下句不知從何而來在今思之益

有然者苟是語因境生耳末聯結云安危大臣在何必
淚長流眼中意中無致過不得說不能盡冬深云易下
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即雜感
之風從北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意也宿昔云宿
昔青門事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
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花龍比
貴妃元宗也第三聯天地間何以有此絕妙好詞耶西
閣絕云將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讀爾字覺有恨聲出
于紙上應詩爲黎元也衣冠盜賊四字同用筆蔚嚴矣

其日蒙將日無才日不敢恨悲憤中之飾詞也喜弟觀
即到云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上句言見書即同于
見人下句言久別意其死喜極之詞入字奇極孫僅稱
再古蛟龍窟宅尊爲巴塘出人意表江漢詩云古來存
老馬不必取長途怨而不怒子美何至一棄永不復收
耶况受客霜鬢言王使君非知己也
盧世㴶云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極矣然未有窮似子
美者也又富矣又有用也何言乎用動天地格鬼神詩
謨定命遠猷辰告蔚自將艱幼恤民懸主文而譎諫言

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是誠有用文章子美所獨
饒也若夫好色則爲國風怨誹則爲小雅直于四十字
內自制離騷矣天荒地老元得少陵洋洋乎盈耳哉
錢起和成少府應酬詩也第三聯與上下文何涉送征
雁詩與子美吹笛關山篇同體
劉長卿五律勝于錢起穆陵關與公素漂母墓皆言外
有遠神餘于旅舍前六句敘盡寂寥之景結以情收之
亦吹笛關山之體
韋蘇州送別覃孝廉詩風雅之音也惟杜集多有此意

郎士元長安逢故人云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是子
美詩也
韓翃送李中丞應酬作也第三聯亦與前後不淡洽結
亦是套語送夏侯校書送李送元送孫皆然
皇甫冉溫泉即事有味
李端過宋州詩言情敘景爲第一　于良史閒居詩得
情得景　朱灣露中菊自道也　戴叔倫如何百年內
不見一人閑宋詩也　崔峒之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
香小兒不作此語　戎昱聞顏尚書陷賊是一朝有關

係事詩結云同榮不同辱可謂有恒矣詠史詩太露何以貽誤淸泰耶　于鵠題鄰居體與陶而情則同　韓退之次安陸寄周員外詩情景淡洽和裴公詩有味宮溫籠中鷹之九天飛勢在六月日晴異奇句也通篇有寄託　張籍之長因送人成憾得別家府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下進深入人情　朱慶餘宿姚少府宅詩起結大妙惜中二聯不淡洽湖中之風波不起虛擬月盡隨身平常而妙　賈島代舊將詩子美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非敘景乃引情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寫得幽居出旅遊之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子美也

張祜觀李司空獵詩精神不下右丞而丰采迥不同

義山蟬詩絕不描寫用古誠爲傑作出入不倦質篇情景淡洽落花起句奇絕通篇無實語與蟬同結亦奇月詩次聯虛靈李花亦然後閣第三聯苦心奇險何也晚晴次聯瀟妙　許渾詩甚多七律惟愛南康阻淺篇五律惟寓懷虛靈　馬戴楚江懷古淮上春思落日尋王處士不似晚唐人詩　李昌符歸故居詩情景淡洽

劉威之秋夜旅懷語不高而有至情　張喬送許棠詩情景淡洽　司空圖佳句大有高致又甚細密　崔塗除夜有感說盡苦情苦境矣　李建勳田家詩可見徐知誥之有功于民也　戴司諫之江上雨情景皆眞故能淡洽　周樸之禹功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誠苦心奇句奈前後無味何　齊己劍客詩傑作也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塚并晚唐人無此詩思

七律造句比五言爲難以其近于流俗也

七律之法起結散句中二聯排偶其體方方則滯敘景言情遠不如古詩之曲折如意以初唐古律相較可見矣七律止宜于宴閒餘處不稱景龍既有此體以其便于人事之用日盛月滋不問何處皆用七律謂之近體實詩道之一厄也學初盛則端莊而不能快意學中晚則流利而傷于淺薄自宋以來多傷淺薄宏正間人務語初盛而淺心粗氣不能詳求初盛命意造詞之妙遂流爲強梗膚殼又唐體之一厄也

律詩有二體如沈佺期古意云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以雙棲起興也九月寒砧催木葉言當寄

衣之時也十年征戍憶遼陽也題旨也白狼河北音書斷足上文征戍之意丹鳳城南秋夜長足上文憶遼陽之意誰爲含情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完上文寄衣之意題雖曰樂府古意而實擣衣曲之類八句如鉤鎖連環不用起承轉合一定之法者也子美曲江詩亦然其云一片花飛減却春言花初落也風飄萬點正愁人言花大落也且看欲盡花經眼言花落盡也一片萬點減却春正愁人欲盡經眼情景漸次而深與起結四句以酒遣懷之意小堂巢翡翠言失位猶有可意事高塚

臥麒麟言富貴終有盡頭將落花起興至此意已完細推物理須行樂因落花而知萬物有必盡之理細推者自一片萬點落盡飲酒塚墓皆在其中以引末句大官不足介懷之意此體子美最多遵起承轉合之法者亦有二體一者合于舉業之式前聯爲起如起比虛做以引起下文次聯爲承如中比實做第三聯爲轉如後比又虛做末聯爲合如束題此詩之曲江對酒是也一者首聯爲起中二聯爲承第七句爲轉第八句爲合如杜詩之江村是也八比則從無實一定七律不然

寫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見七律有未離古詩氣脉者如姜皎龍池樂章云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烟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似飄颻五雲影任從來去九天間又崔日用曰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乘時進斗極岸上豪華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現赤雲神化象江湖沈雲卿之龍池躍龍龍已飛其第四章也獨孤及早發龍池館云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

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況值遠道懷離羣船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草持寄君子美多有此體疑即古律詩恨定遠已成古人不得相斟酌嚴滄浪論古律詩固云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則余所舉不誤也

少陵七律有一氣直下如劍外忽傳收薊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興末二句方是賦如吹笛詩通篇正意只在故園愁三字耳說者謂首句風月二字立眼目次聯應之名爲二字格育矣風月是笛上之賓子憶鄉主意隔

兩層也蓬萊宮闕篇全篇是賦前六句追敘昔日之繁華末二句悲嘆今日之寥落王建 先 朝行此篇與此二首同格說者謂此詩首句言土木次句言天子次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謂之二字貫串格盲矣讀代時何曾有土木耶直稚情親篇只前二聯詩意已足後二聯無意以興完之義山蜀中離席詩正倣此篇之體

唐人七律處主起結虛實轉折濃淡避就照應皆有定法意為主將法為號令字句為部曲兵卒由有主將故號令得行而部曲兵卒莫不如嘗指之用旌旗金鼓秩

然井然宏嘉詩惟有旌旗炫目金鼓聒耳而已

正意出過即須轉正意在次聯者居多故唐詩多在第五句轉金聖嘆以為定法則固矣昌黎藍關詩第三聯方出正意第七句方轉

羅鄴詩云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新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三句敘景已盡第四句轉云玉簪恩重獨生愁以愁字意總貫下文之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也鄴此詩以愁字貫通篇與崔珏鴛鴦同格崔詩情字在次句故易識羅詩愁字在中間資則上文三句皆愁也崔詩板羅詩生動

中唐七律清刻秀挺學者當于此入門上不落于晚唐之雕琢中不落于宋人之率直下不落于明人之假冒恭中唐如士大夫之家猶可幾及盛唐如王侯之家不易學學而又被假冒壞為惡道識力未到者負高志而輕易學之不似盛唐先似假冒惡道此余身受之害非遙度也

學時文甚難學成秖是俗體七律亦然問曰八比乃經

義何得目為俗體答曰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已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雖闡發聖經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說話八比若是雅體則西廂琵琶不得擯之為俗同是代他人說話故也若謂八比代聖賢之言與西廂琵琶異則契丹扮夾谷之會與關壯繆之大江東去代聖賢之言者也命為雅體何詞拒之

嚴滄浪云八病敘法不必拘滞 定遠云八病出于沈隱侯古人已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在聲病律詩則益嚴

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而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之律字作何解

嚴滄浪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馮定遠云律詩之有粘不知所始河嶽英靈集敘云雖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堯有聯綴體滄浪云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嚴言折腰而不詳其故蓋絕句第二字之平仄平仄及仄平仄平不用粘者也

嚴滄浪云西崑即義山體而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以名之馮定遠云西崑倡酬是楊劉錢三人之作和者數

人取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為西崑體不在此集者尚多永叔始變之江西以後絕矣元人為綺麗語亦附西崑體而義山詩實無此名余注義山無題詩名曰西崑發微正嫌滄浪之粗漏也

圍爐詩話卷之二

圍爐詩話卷之三

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衛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詞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即宋元人所選亦不定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神意而唐詩因以大

晦矣品彙又多收其能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錢□□謂其人介于兩間不可截然割斷是矣猶未窮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制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為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伯可輩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之語豈可謂為兩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華典重哉是以宋之問遇佳人則有如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則有曲成[illegible]

迥然迥隔玉梢寒銀鎖重關聽未闢不如眠去夢中看杜審言春日有懷則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蕙殿裏看花併是梅又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轉林花未發已偷新尚矜詩通篇流利郭元振寄劉校書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淋漓遲湖山詩閒適自賞又有云綺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頲扈從鄠杜間詩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

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有如此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耶大酺題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雲山一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詩亦用沈宋應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吾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賦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局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而立一體詩既當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沉雄亦然孟浩然

有坐將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維有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邦總井欄添箇箇經花蕊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也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宏嘉瞎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

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風正雅也大歷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宏嘉人嚴擯大歷開成識見高于聖人矣

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云一曲千家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即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詩有含蓄却是唐詩

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此與譏許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錄曰欲眠未穩奈如何秋盡更殘風雨多且向夜窗遮檻望幾聲寒雁碧烟蘿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之鋒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高于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不屑蹈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為病

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為質文豈不可以常春轉而為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而為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為盛唐乎譬人有少壯老亡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和根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為可笑乎遂成篇者亦不足觀至如落花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五更風雨葬西施節使筵中之幕外刀光在從官牡丹起可之邀勒東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數遊始可看春風貴妓人之劒截耳中一寸光薄命會嫌官貴家貧夫誰憐舞掌輕中李義山之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慣姿之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為可貴如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無下足處大歷人不得不鑿山開道別成人知又甚焉若抄舊而可為盛唐學柳溫李之倫其才識豈無及宏嘉者而絕無一人識法者惜也

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于下僚以初盛視宏嘉如京朝官之于裘岳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為宏嘉派言之也若唐則易辨則二李俗學為人所鄙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秖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宏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效唐

八皮毛學之者又倣其皮毛畧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
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宏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
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于明瑤草同于竹麻萬叢乎此
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竊自謂能辨唐明惟眞僞爲未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
蘭蕙五十年來視唐明之善者如野草花而弘嘉之
詩同于大穢不然不爲能辨唐明也
劉長卿云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
獨戍予意獨戍爲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及讀地志其

地有獨樹口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
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詞是黃沙直上白雲間坊本作
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且河豈
可言直上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證而盡改之
楊升菴謂蘇州西澗詩是獨憐幽草澗邊行行與憐
相應似勝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
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只言賈誼而
已意自見

岑參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反言以見
意也宋人譏其爲順從以沾何爲死句矣呵呵
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者
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是用古述事者
也楊巨源贈張將軍云知愛鄧通歸甸上肯令王翦在
頻陽是用古道意者也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奏才猶
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
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開宏嘉門徑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門見新月即便下

階拜即便有一字可去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
石頭上四字可去
盛唐不巧大歷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
病漸入于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屨經殘雪手[illegible]前刑云溺
爲雨陽白雨開巧矣郎士元之[illegible]風[illegible]隨浪水村欲
燒來雲似壓更著色相姚合送使新羅者云飛帥在船
滄海怪則更險忌爲避陳濁麻木不惜也如右丞之明
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極是天眞大雅後人學之則爲
小兒語也

韻語陽秋云汎灩汎瀾等字不可趁韻湊平仄而倒用之余謂芊芊悠悠等字亦不可獨用一字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大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蟠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及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托足無地也余謂看唐詩常須作此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喜穿鑿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遇林泉人物以為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賈杖向之遺書珍重舊事淒涼去日兒童昔年親友唐彥謙之淚隨紅蠟腸比朱絲梅向好風柳因微雨亦當慎之

唐詩情深詞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若如走馬看花同于不讀

右丞送人云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兒弱依依向四鄰當置三百篇中與蓼莪比美其同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十字抵一篇別賦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改為人面祇今何處在以有今字則前後交付明白正字不惜也昔有好挺人詩病者謂某句出于前人某句亦未必然余曾有試燈詩云雪月梅花三白夜酒燈人面一紅時今說崔護詩乃知古人受誣者多矣前人詩句甚多後人自當有相同者那能頓慮但作者嚴絕三偷惟求自發新意偶同勿論也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

自別離卻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詩之似雕琢也有故意多言少煉多就少似乎雕琢雕琢非詩也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僧齊已見韋蘇州仿章體作數詩以投之韋大不說獻其舊作乃極嘆賞曰人人自有能事何得苟同老夫耶樂天義山詩體絕異樂天見義山詩愛重之極謂曰吾死後當為爾子故義山名其子曰白老宏嘉貴人莫不收拾同調互相標榜

李杜不死爲學復生以詆訶無識爲唐人務賢明人務
名子聰所謂孿兒自相名字者也
詩思太苦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聰消息其間良難
古人咏史但敘事而不出已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已意
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息嬀詩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　赤壁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
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用意隱然
最爲得體息嬀廟唐時稱爲桃花夫人廟故詩用露桃

赤壁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曰此戰係社稷存亡只
恐捉了二喬措大不識好惡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
張又新贈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夢
用襄王神女事也幽閑鼓吹譏之曰不眠安得成夢此
亦淺處何以不見耶
杜悰以西川節度移淮南溫飛卿賀其林亭云卓氏壚
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分繁雨不見池
蓮照水紅杜氏賦之千緡使明人作此題非排律幾十
韻則七律四首說盡道德文章功業名位必不作此一
絕何又如此輕淺詆諆杜氏亦必以爲極已風俗已成
貴可如何也應酬詩不做爲善不得已做之慎勿留稿
入集
貞觀之詩未脫齊梁後雖有陳子昂復古尚未易俗其
詩傷于巫濫故唐詩紀事前十四卷不能起人意
紀事詩不可不與韋應物云宿將降賊廷儒生獨全義
刺許遠失實冤哉
宋明粗醜物傳于今者多過砂礫唐人好詩郤不傳如
尉遲匡塞行雜詠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矣人路

歌云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塞上云夜夜月爲青塚
鏡年年雪作黑山花不得全篇
應制詩右丞勝于諸公
張籍辭李師道辟命詩若無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二語卽徑直無情宋子識之見講道理非說詩也
元微之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謂黃鐘
已前極下之聲須以管色定絃也　李遠賦寫御容者
曰初分隆準山河秀乍點重瞳日月明甚淺光八後照
也　王建琵琶云用力獨彈金殿響鳳聲飛出四條絃

用力謂擬綖捘入寸也唐詩固有本領即此三詩見之

范傳道見題壁句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許起子聰作子聰不敢當曰此乃唐人得意語子聰可謂大雅君子矣杏溪流隱衍為七言曰話盡春愁雙燕了喚回午夢一黃鸝即不貴矣可見七言難于五言後人不及前人

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為有富貴氣象者正是宋人死句唐人則曰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問曰如先生言詩竟不用聲色耶答曰非也古人最惡著色著色即是醜態而聲調已不可不論詩豈能盡絕聲色乎尤所重者在意耳有意則有聲色如紅稻啄餘鸚鵡粒亦善無聲色如杖藜嘆世者誰子亦善無意總不善

沈雲卿龍池篇後人以為初唐之冠見者也國秀集才調集却不收可知唐人眼光因別嫌死何也

唐詩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明詩有語無意反不能測

陳陶隴西行云五千貂錦喪胡塵必為李陵事而作漢武欲使匈奴兵毋得專向貳師故令陵旁撓之一念之動殺五千人陶譏刺此事而但言閨情唐詩所以深厚也余于明末邊事感慨殊多若如宋張舜民之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如波波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靈州岸上千條柳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長別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以此措詞意既不欲如隴西行之措詞誰其諒之同于不作吾不知如何而可以作詩也

薛能云焱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見才二語在唐為最下落節語在宋為常談在明為有意之語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嶄嶮之路于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義山思路既自深奧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高棅以為隱僻又以為屬對精切陸游謂無題為艷情楊孟載亦以艷情和之能不使義山

失笑九原乎淺見寡聞難與道也

詩家之名最為謀人牧之項王廟詩求奇反入宋調首陽萊香坑亦然唐司空圖云詩須有味外味此言得之建除藥石等詩見意所為也具文見意又有如樂天挽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鼓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極其鋪張而無哀惜之意白傅自作墓誌但言與劉夢得為詩友不及于元則二人之際末故詩如是也

唐小說所載織手垂鈎對水窗紅葉秋色豔長江宋人

不能造也

陳去非云唐人苦吟故造語奇且工但韻格不高倘能取唐人詩而綴入少陵繩墨中速肖之術也詩必先意次局次語去非之說倒矣

劉禹錫咏鶴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脫盡粘滯

唐詩措詞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好不知其意而賦于其詞亦覺好如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之青雀西飛白雪竟陵謂之亦甚樂也

楊誠齋謂杜詩對句難發遣不能七字有三意余謂義山之日兆春有萃愁與醉無醒五字中有三意

甚矣講詩至義山為一厄蓋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猶是歐蘇氣習也詩人大抵言過其實如子瞻所言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唐人秘與蠶此自所作詩不負其言者有幾若範反是所說不逮所作詩何無定體

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梁文敏公驟卒于京師門下士皆辭館去余倘詣右丞秋風正蕭索客散江宮門不勝悲感此是送別然移作哀挽尤妙

賀黃公曰唐人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今讀其送田少府貶括蒼贈別晉三處士九日酬顏少府

崔司錄宅宴大理李卿諸詩辭達磊落掃盡纖瑣媚之態

又曰盛唐諸家雖深淺濃淡奇正疎密不同咸有昌明之象惟常建詩如入黔蜀觸目舉足皆危崖深箐其間幽泉怪石非中州所有而陰森之氣逼人其高山臨大澤篇與長吉無異此唐風之始變也

又曰詩求可喜必先去可厭如常建之詰屈聱牙一塊竟不穩不穩則不雅

又曰疎率自任元次山之本趣也然有過于輕樸者王
季友詩磊塊有筋骨但亦務寒苦以見長如雀鼠竊夜
無知我廚廩貧宛然閬仙又有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
骨僻澁太甚必涉鄙俚不逮賈孟也
又曰詩有一意透快畢不含蓄而不害其爲佳作者沈
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夭殤孟見髮變白孟之
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語皆入妙但讀其詞皆羽聲
角調無宮商之音
又曰劉長卿絕何不減盛唐人次則排律此體初盛爲

工而元和以還牽湊重複可厭惟隨州乃能接武前賢
至七言律之妙有勝于盛唐人者設機以准其功倍矣
抱甕者不肯爲耳
又曰長卿開元至德間人編詩者列之中唐有故其集
有古調有新聲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隨州五言律詩
始收斂氣力歸于自然首尾一氣宛如面語其後遂流
于張籍一派益專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
無復高足濶步包括宇宙綜覽人物之意盖濮陽詩亦
有語真意近機圓體輕者然不佻不纖隨州乃作俑

矣
又曰詩忌意隨言盡錢起登覆釜山遇道人第二篇南
溪春耕詩其結處轉筆可謂水窮雲起
又曰郎士元詩不能高而有談言微中之妙淡語中有
腴味如亂流江渡淺遠色海山微河來當塞曲山遠與
沙平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飛螢風枝動懸燈雪屋
明蕭寂而不入苦寒
又曰高仲武謂李嘉祐綺靡婉麗涉于齊梁由未見後
來溫李輩耳

又曰貞元以前人詩多樸重韓翃有名于大曆詩乃修
詞造態有風流自賞之意
又曰韋蘇州冰玉之姿蕙蘭之質粹如藹如然自不足
而沁心有餘
又曰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近有道之言宋人以
韋柳並稱然韋不造作而柳極鍛煉也
又曰盧綸詩以真而入妙　秦系工于寫景故能近人
二皇甫殊勝二包取境不遠而神幽韻潔有涼月疎
風殘蟬新雁之致　李端過于平熟時作一態新聲可

甚　耿湋韓傳荒寂之景故鍾譚所表章皆佳　顧況有氣骨七言長篇粗硬中雜鄙語有高調非雅音而乘婦詞雖繁絃促節能使行雲不流庭花揃落公子行如見紈袴之狀

又曰中唐多佳句其不及盛唐者氣力減耳雅淡則不能高渾沉雄則不能雄奇清新則不能深厚至貞元以後苦寒放誕纖瑣之音作矣惟李益風氣不墜

又曰讀于鵠詩惟恨其少

又曰詩有美不勝收而品居中下者亦有一言無可采而不得不存為勝流者以丰度言也知此可與定齊州士謂之詩矣貞元後集中有好詩易無惡詩難羊詩求一惡字不可得

又曰于頔官襄陽頗酷虐李涉工詩以逢人惟說峴山碑為諷如是足矣若歐陽公于晏元獻不免尋閙

又曰呂溫不及錢劉而氣亦勁而蒼厚其孟冬蒲州關河亭作云雪霜自此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其人可知

又曰大歷以還詩尚自然子厚始振勵矯揉何雕起類靡而蕩滌濁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務踔刻神峻味冽後亦漸近溫厚如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寒月上東嶺冷冷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鳴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不減王孟外復有此詩

又曰宋人詩法以韋柳為一體更有憂樂也柳揣思精嚴韋出手少易學韋易以藏拙學柳不能覆拉東坡有云外枯而中膄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足以當之中外皆枯亦何足道哉自是至言

又曰劉夢得五言古詩多學南北朝近體多雜古調五古是其勝場可喜處多在新聲變調尖警不含蓄者七言大致多可觀

又曰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州時作主客以後始自疎縱與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颯之音七律雖有詩亦多熟調名宿猶爾可不慎歟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贈令狐相公鎮太原等詩或切其地或切其人或切其事與景八面皆錦

又曰王弇州謂盧仝月蝕詩是病熱人譫語前則任華

後則此君皆乞兒唱長短歌博酒食者余甚快之但相
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却是勝流語
又曰貞元元和間詩道始雜各立門戶孟東野最爲高
深渾厚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
遲遲歸誰言寸艸心報得三春暉與是六經鼓吹
又曰李賀骨勁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源自有氣格奇
不入誕麗不入纖雖與溫李並稱西崑溫李纖麗而長
于近體七言古效長吉余不得神賀公此言竊識過人遠矣
又曰張王並列極當張籍爲哀婉之音有嫣

弦玉指之態仲初妙在不合者有曉鏡殘角之音人但
言仲初宮詞如食熊而取腦也司業律不佳排律尤劣
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陋矣
又曰白詩不高論詩却高微之少陵墓誌敘詩與樂天
書樂天與元九書深得六義之解　白實淯綺之才樂
府雜律詩極多可觀而受病有二一務多一強學少陵
率爾下筆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選白詩者必無精識
喜恬淡則兼收鄙俚尚氣骨則并削風流
又曰詩至元白又一大變矣兩人雖並稱而却有不同

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濶元不如白白于蒼莽中
時存古調元精工處亦雜新聲　微之自是輕豔之才
排律動數十韻雖有秀句率湊亦多惟樂府多佳作
又曰李紳以歌行自負樂天亦稱之今不可見惟留追
昔遊集耳其詩頗有體格少以憫農詩爲呂溫所賞二
絕盛傳呂之賞鑒不謬沈下賢集不傳宋人取稱史學
中詩成集可笑
又曰賈島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爲尤五言詩貫爲
清絕有孟襄陽不能過者其何多是深思靜會得之

閬仙有精思而無快筆往往意工于詞而好用倒句又
是一病　效賈體者多專意中聯忽畧首尾故人都少
之　紀事謂閬仙變格入僻以矯元白愚謂元白之豔
已自諱之亦何足矯當矯者鄙俚率直也賈古詩此病
亦多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病揔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
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閬仙有囚首垢面之狀好色而淫
怨誹而亂均傷大雅
又曰姚合之武希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號長生覺頗
說之豈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味索然矣

衛曰詩同其意而意猶不足以盡詩姚顧同是唐人詩
賈又同而相去甚遠詞爲之也
又曰秘書與閬仙善兼效其體古詩氣格近之而無其
酸近體如酒熟聽琴酌詩成倒樹題過門無馬跡滿宅
是蟬聲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弄日鶯狂語迎風蝶
倒飛皆甚新警爲宋人所尊
又曰朱慶餘不解古詩近體惟工絕句如公子行閑從
結客冶遊將忘却紅樓日暮則醉上黃金堤上去馬鞭
柳斷絲楊絲末句應次句爲匆匆歸鬢頰上添毫

又曰周賀詩清刻恨不脫僧氣章孝標與其子碣詩格
俱卑碣尤力弱
又曰張祜宮體諸詩皆淺淡惟金山寺詩自以爲敵綦
毋潛靈隱寺禪院詩余謂可敵王濟北同詩
又曰杜牧詩惟絕句最多風調餘不能然杜秋詩至我
非過金陵聞之爲欷歔詩意已足以後引夏姬西子等
則十紙難竟又有指何爲而捉等是甚雅人深致不及
琵琶行多矣其七言律亦極有佳致　李羣玉梅花詩
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艷亭亭對夕陽高標竊入古詩

殊謬當仍原集作排律耳詩品品彙皆作素手余意其
不切梅本集作素艷艷字韻不高而穩文山在晚唐不
與輕靡僻澀之習五古有素風少得拔其于溫李不爲
亦不能也
又曰飛卿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淸遠能尖新而不能雅
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其警甚處殊不易得頗與玉極
口詆之如學雜之女使之負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
實枯遠而實近然亦秀色可餐應對之才不必責之於
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實自動人溫之與李亞

有高下飛卿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極力
描寫豪奢不及義山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
涯而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不及飛卿後
主荒宮有曉鴉飛來只隔西江水之含蓄　謂義山詩
思深而大溫斷不及而溫之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
爲起微波寧不淡遠大抵古人難以一語斷盡
又曰飛卿子憲集不傳杏花詩流傳人口店香風起夜
村白雨休朝殊有風致憲殊第後許父則曰蛾眉先妒
明妃爲犬因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此亦

怨人意李未聞有賢子［缺］曰樂天極愛義山詩謂之曰吾死當爲爾子義山因名其子爲白老然無樂天一字也觀此可知張承吉事成于氣激固憐于才者也余每讀明妃李廣句必爲泣下敘述感動千載後人知將門有將矣顧東橋獨有佳句功力不深自屈盛唐故詘飛卿毀人可以自成爲李杜也易矣

又曰義山綺才豔骨作古詩乃學少陵頗能質朴而終有銳好鸞空舞鏇踩燕誤飛等語韓碑詩亦甚肖韓得石鼓歌氣概造語更勝之［缺］曰少陵詩是義山根本得

力處敘甘露之變二長韻律及杜工部蜀中離席可驗此意惟王介甫知之將有病義山詩骨弱者故作韓碑詩以解之直狡獪變化耳

又曰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又曰劉滄極有高調終卷無敗器者但精神處亦少

又曰詞不足者須理有餘大珪不琢非率直也深謂詩直是粗硬

又曰馬戴與賈島姚合同時而敘于晚唐猶錢劉之在中唐也其詩惟寫景爲工征婦嘆最妙人不知稱

又曰項斯詩亦甚可喜共來高閣行見水看白衣裳把劍行宋人遊之號折句法蜿轉相效[illegible]益耳

又曰劉駕詩多直而馬上續殘夢爲誠齋傑作寄遠詩亦工桑婦詩不惟妙于摹擬更得性情之正而諸選不之及

又曰喻鳧效閬仙人稱頁喻唐人所推之滄洲遊釣隱紫閣負僧期宋人所推之木落山城出湖生海樹隔[illegible]和青靄凍粂對白雲飛今皆不見集中則知散失者多矣

又曰晚唐人詩余最喜于濆曹鄴劉駕詩鈍譏長篇始崇濆詩不收一篇何也其擬古曰國色久在宮良媒亦生疑楚下曲曰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戍客尚嗚咽波汨羅水迴君忠孝腸古宴曲曰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此數篇當備唐風之採

又曰曹鄴詩雖不嫌雕刻亦須以雅致者爲佳如鄭巢之茶烟開瓦雪鶴跡上潭冰劉得仁之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乃可如許棠之曉帳猿窺戶寒牀鹿舐冰[illegible]

字不雅許棠以洞庭詩得名數篇之外皆枯寂無味
又曰李洞造語之精如掃石月盈帚濾泉花滿篩古柏
行之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峰秋日之片雲穿塔過孤
葉入城飛宿道院之隱果敲樸落高螢映鶴身送行腳
僧之毳衣沾雨重棕笠看山欹送鄭先輩歸覲誰除僧
向瀑泉發真看鳥穿仙掌指間飛穿天心出月脇而成
者也其終南詩之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細數千里
于目前
又曰無可詩如秋澗流泉波濤不興亦自清冷可讀如

碧寒微幾果雲自已終宵霧交高頂草雲隱下山燈夜
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不在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
之下
又曰三羅並稱虬詩無傳比紅兒不足觀當人謂隱才
雄而疎鄴才精而致鄴七言律詩亦平淺惟絕句工妙
如長安春雨云半夜五侯池館裏美人驚起爲花愁隱
一寶山至今猶爲人盜用
又曰羅隱表啟不讓溫李詩稍粗豪氣絕句尤無顧忌
略類宋人亦有佳句但不能首尾濶麗　隱不得志于

舉場故事作侘傺之言如擁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
歸去來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激昂悲壯
喬謂隱之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非終身
困躓者不知其悲妙岸草詩云生處豈容依玉砌要時
還許上金尊說盡我輩苦情尤悲在次句其一年兩度
錦城遊篇亦不易多得
又曰隱善于使事投錢鏐詩云踏車顧後猶方重火井
窺來焰始浮尊爲伯樂望以孔明一匡再造不止感恩
而已　喬謂鏐稱臣于梁隱諫曰大王握江海之固入其

奈我何縱不能興復王室何必交讎事賊鏐忽隱不得
志于唐自必懷憾聞此甚重之則昭諫非聊爾之詩人
也
又曰讀皮日休松陵集詩不爲佳于箋題外高韻可欽
由神明襟度勝耳一從事祿人幾何既以給其地之高
流又沾他郡之賢者讀其五貺諸篇使人神往襲美詩
序或多攻其疵踈落有古意集中詩多米調吳體尤可
憎四聲疊韻離合迴文俱無取語事之以其人以其
文

又曰薛能詩雖不甚原無當于高流至若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已是宋人惡道而詩輕太白功游武侯何無忌恨詩曰余初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是唐室雖扶悔入仕路耳後見此種甚多信爲妄人

又曰李中詩雖淺而有閒澹之致　林寬詩賈派也其少年行云猴鬢衝雪去乘醉脅鷹還亦佳　又有鄭鏦邯鄲俠少年行云夜渡濁河津衣中劍滿身兵符劫晉鄙匕首刺秦人報士非無膽高堂念有親非貉泰苦道

來往大梁城道得末二句其人可知惜不見其集　曹松亦賈派其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峯裂條難定島缺月易依山刻畫尤精其集當以已亥歲首篇爲冠　方干寒食詩最佳寫得山林出色　崔塗張喬張螾皆有人情之句喬之兄弟江南身樂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來因得思鄉夢重讀前秋轉海書螾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塗除夜之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是眞詩不得概以爲晚唐塗律詩一氣幹旋有如口談得張水部之深有如侏閒矣而多肉

夜不得鄉書又到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登臨已合悲皆本色語之佳者春夕一篇自不待言張喬亦有一氣貫串之妙尤能作景語如華山之樹黏青靄合崖夾白雲濃題鄭侍御別業之雲霞朝入鏡猿鳥夜窺燈送許棠之夜火山頭寺春江樹杪船皆佳而有景終年住無機是處閒又眞率而妙　李昌符寫景最刻畫無寒澁之態如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又破月衝高樹流星拂曉虹數家分小逕一水截平蕪敘景如在目前

又曰鄭谷詩以淺切而妙如酒醒餘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眠窗日煖添幽夢步野風清散酒醒村逕好處嫌風便酒到醒時覺夜寒如此者多終傷淺弱絕句是一名家　秦韜玉詩無足言獨貧女怨之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爲古今口實

又曰紀事品彙並無劉兼兼詩不高而有逸致如蓮塘小飲風隨艇月樹高吟水壓天白鷺獨飄山面雪紅蕖全謝鏡心花春怨尤佳結云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才

到底想幾可為韓致堯驂乘

又曰韋莊詩飄逸尤善寫豪華之景留再幸梁州云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贈邊將之手招都護新降虜身着文皇舊賜衣甚為警策

又曰詩最不宜強所不能吳融近體亦有情致至作長歌大都可笑

李咸用樂府有羊質虎皮之恨古調詩豈可妄效哉

杜荀鶴在晚唐為至陋不成人語而鍾氏所錄不惟省朴高者竟似有道者之言而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

千古透論其集中佳句如一溪寒色漁收網半樹斜陽鳥傍巢秋登嶽寺雲隨步夜宴江樓月滿身寒雨漸疏叢菊艷晚風時動小松陰甚佳但只一聯又鄙俚者太不堪

又曰詩至晚唐而壞極何待宋人大都綺麗則無骨鄭谷李建勳最甚朴瀟則少味李頻許棠尤無取焉甚則粗鄙陋劣則有杜荀鶴僧貫休其人焉貫休惟沃洲山歌有云忽如鄂公喝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著棗木槊又何異將詞平話耶又曰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宜豈不可醜李建勳詩格最弱而情致迷離亦能動人如殘牡丹詩全無骨氣却有倚門流目之態輕俳者亦喜之春雪云全移暖律何方去似譟新鶯昨日來梅花寄所親曰雲鬢自沾飄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皆纖冶能眩人目惟迎神一篇不媿名家張司業之耳孫高李廸之鼻祖也胡曾咏史詩淺直可厭而才調集所載有可觀者安定集中當更有好詩惜未之見

又曰楊升菴謂晚唐之詩分為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

一串帶過後聯謂之腹聯極其用工最忌使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深刻思之故曰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其于詩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不讀古而苦吟撚斷數莖骨何益余謂用修以此譏空疎之病則可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後人得失亦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鏤文昌佳處在樂府歌行委婉諷諭捨之而摹其淺近者固為庸劣閬仙古詩雖氣格不廣而多酸陋五言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有出藍之美而派中有齊楚不善

學之分不可概輕之
又曰賀詩寫眼前事亦出于杜但少陵不專一體亦有
使事及言情者
又曰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只淵明一人而王無
功得其彷彿
又曰詩與樂通哀音亡康直忌粗厲雅音不獨斥淫哇亦
去噍殺也吳少微富嘉謨力矯頹靡而張說比之濃雲
鬱興震雷俱發起靡之功獨歸之陳正字
又曰唐無李杜便當首推摩詰秋水芙蓉倚風自笑不

足盡之庶幾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耳
又評孟浩然曰詩忌剛孟獨靜詩忌板孟最圓然律詩
有一篇如一句者又有有上句即有下句者稍涉于輕
乃知有所避即有所犯　孟詩極平熟之句當戒
又曰王江寧錢唐江上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
在時不敢出今日公然來浣紗直以西施與之偕其王
作波妙甚喬謂此種詩思宋人已絕

圍爐詩話卷三

圍爐詩話卷之四

韻語陽秋云太白樂府于綱常三致意焉君道曲恐君
臣之義不篤也東海勇婦恐父子之義不篤也上留田
恐兄弟之義不篤也箜篌謠恐朋友之義不篤也雙燕
篇恐夫婦之義不篤也攷其行事友人路亡為之權窆
又收其骨送蕭十一之魯孥孥子稚子伯禽于諸弟各
贈以詩致雍穆之情則父子朋友兄弟皆庶幾矣惟是
從永王璘合于劉又合于魯娶于宋又擕金陵之妓則
君臣夫婦為有間焉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
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
難言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
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予謂宋人不知
比興不獨三百篇即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
由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為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飲
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為賦而譏
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為人乎宋人惟知有賦了矣
紈袴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

之詩崇敬耳
元微之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呑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所獨專古來詩人未有如子美者李杜並稱觀李之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豪氣邁而風調清屬對排工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窺其藩籬況堂奧乎

碧溪詩話云子美四韻詩及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

字不閒故也他人長篇殊無可讀所謂一人滿天下三人滿一隅余謂詩有意故字不閒

三山語錄說子美登慈恩寺塔云謂是漢天寶中秦山忽被碎言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言賢不肖混雜也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言京師與天下俱無綱紀也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思聖君而不可得也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刺酒色也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言曲江離之去位也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言小人之素餐也不如此解則詩與題全不相關矣樂天海圖屏風言李訓鄭注之誅宦官與子美同意

黃常明說子美古柏行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邱山重爲難進易退非招不往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爲先器識後文藝與吐露者異

又云杜詩之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芒刺在我眼焉能待時秋憤邪嫉惡思清王室也又觀打魚之設網提網萬魚急刺聚斂也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刺巧盡剝民也

又云子美用經語如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別入一字如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則川升金掌王春度玉墀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成嚴重

山谷少時誤以薛能之詩春背我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爲杜詩孫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山谷因此而知杜詩高雅大體山谷謂謝師厚之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絕似老杜余謂謝勝于薛矣若出子美當更雅重然學杜詩者至此極矣更欲進步須是范希文專志于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

錢[illegible]云黃魯直學杜不如杜之真脈絡所謂前[illegible]

騰條波綺迴而擬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劉辰翁評以
不識杜之大家敢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點綴其尖新
儁冷單詞隻字

子瞻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是變風變雅烏覩詩之正乎發乎情止
乎禮義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情止乎忠孝其
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首推子美豈非流落
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蔡少遊云蘇李高妙曹劉豪逸阮陶冲澹謝鮑峻潔徐

庾藻麗子美兼有之

葉夢得云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細雨著水面爲漚
魚浮而唅大雨則伏而不出燕軀輕微不能勝猛風惟
微風則行而頡頏之致全似未嘗用力所以不礙氣格晚
唐人爲之則有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矣

詩以一字爲工人皆知之如杜詩之江山有巴蜀棟宇
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自二字而
吞吐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言外人力不可及

隱居詩話云夏竦評子美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
雲端意主肅宗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憲
宗在儲時作也

神禹身爲度聲爲律天生是人平九州之水土以安措
萬古生民其所作爲如鑿三峽開龍門驅龍役鬼以成
之非人力所及子美之詩無間莊語放言莫不成文成
象豈非身爲度聲爲律乎其上掩風騷下薄徐庾高出
一時聵絕百代豈非驅龍役鬼鑿三峽開龍門乎天生
神禹以立三才天生子美以主詩道皆非人力之所能
至神禹之功于諸聖人中未見有二子美之詩雖如太

白猶不及焉蓋太白詩如厲鄉漆園世外高人非有關
于生民之大者也

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子美于君親
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置之聖門必在閔損有
若間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詩發其胸臆有德者
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于詩道中復古者也余嘗置杜
詩于六經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輕學非子美之人但
學其詩學得宛然不過優孟衣冠而已元微之極推重
杜詩而自不學杜先得我心知彼知己者決不妄動

杜詩云扁舟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又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登台鼎臨危莫愛身又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于君父之倫畧舉數言心術可見而弟兄朋友黎庶之憂愛不可勝舉不置之六經中何處可置竊謂朝廷當特設一科問以杜詩意義于孔孟之道有益

從來李杜並稱至此不能無軒輊

杜詩是非不謬于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

紀事如清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嬌迎雜佩皆詩史也詩可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

子美悶詩曰捲簾惟白水隱几卽青山聯中無悶悶在篇中藏其通篇盡此二句亦悶宋明則通篇說悶矣

唐人謂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今看右丞詩甚佳而有幾幅子美浩然如海

子美羣山萬壑赴荊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折之致溫飛卿過陳琳墓詩亦委婉曲折道盡心事而無浩然之氣是晩不及盛之大節字句其小者也

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且息機十四字中有六層意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有八層意詩之難處在深厚厚更難于深子建詩高處亦在厚

孤雁詩鮑照云更無聲接續惟有影相隨切題而意味短矣子美云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力量自殊

子美之詩多發于人倫日用間所以日新又新讀之不厭太白飲酒學仙讀數十篇倦矣

讀杜集粗語衆語有之曾無郛廓語

學杜詩者宜全集俱讀勿止守七律學其七律者宜諸詩盡讀勿止守三峽樓臺淹日月萬里悲秋長作客

秋興首篇之前四句敘時與景之蕭森也淚落于叢菊心繫于歸舟不能安處夔州必爲無賢地主也結不過在秋景上說覺得淋漓悲感驚心動魄通篇章法之妙也

子美在夔非是一日次篇乃薄暮作詩之情景當曾要經崔段等兵事夔亦不免騷動故曰孤城又以笳迭而

省門暮詩懷可知依南斗而望京華者身雖棄逐戀京
而未替一念忘國家之治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與
范希文同一宰相心事也猿聲下淚昔于書卷見之今
處此境誠有然者故曰實下浮查猶上天已不得還京
故門虛隨雖昔年之甚省而獨卧山樓寂寞之地故曰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日斜吟詩詩成而
月已在藤蘿蘆荻只以境結而情在其中
第三篇乃晨興獨坐山樓望江上之情景故起語云千
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信宿與日日相應信宿漁人還泛泛言漁人日日泛江
則已亦日日坐于江樓無聊甚也清秋燕子故飛飛言
秋時燕可南去而飛飛于江上似乎有意者然子美此
時有南適衡湘之意矣匡衡抗疏功名薄謂昔救房琯
次律而罷黜也劉向傳經心事違言已之文學傳自其
祖審言將以致君澤民今不可得也同學少年多不賤
五陵裘馬自輕肥既無賢地主又無在朝應弱交之故
入夔州之不可留也決矣
問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悲世即悲身也第
三首猶責望同學故交此則局面更不同矣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則用一番人更無可望也直
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北邊能振國威西邊
不至羽書腳至豈若京都安靜有可還京之理魚龍寂
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魚龍川在關中秋江謂夔
江欲還京則無人援引欲留夔則人情冷落去住俱難
末句頗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李林甫一疏賀野
無遺才而使賢士淪落至此元宗末年政事其不亡者
幸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此詩前四句言元
宗時長安之繁華也第五六句敘肅宗時扈從還京官
左拾遺作拾遺左省晚出左掖送人南海勒碑端午賜
衣和賀至早朝宣政殿退朝紫宸殿退朝還省中於諸
詩之時故言宮扇開而得見聖顏也一卧滄江驚歲晚
言今日已衰老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回還也歸也點去
聲義同玷字謙詞也此語有芥字意含在上句卧字中

在他人爲熟中在子美則不忘君也　凡讀唐人詩孤篇須看通篇意有數篇者須合看諸篇意然後作解庶幾可得作者之意不可執一二句一二字輕立論也秋興八首皆是追昔傷今絕無譏刺且爾時干戈擾攘日不暇給何曾有學仙之事術昔詩之王母比楊妃此八首中絕無此意宋人詩話謂此詩首句言天子次句譏學仙次聯應首句第三聯應次句名爲二字貫串格其胸中無史鑑時事固非所責獨不可于八首中通求作者之意乎唐人詩被宋人一說便壞莫如之何

此詩前六句皆是興結以賦出正意與吹簫篇同體不可以起承轉合之法求之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言兩地絕遠而秋懷是同不忘魏闕也故即叙長安事而曰花萼夾城通御氣言此二地是聖駕所常遊幸而又曰芙蓉小苑入邊愁則轉出兵亂矣又曰珠簾繡柱不圍人而圍黃鵠錦纜牙檣無人跡而起白鷗則荒涼之極也是以可憐又嘆關中自秦漢至唐皆爲帝都而今乃至于此也漢鑿昆明池武帝遊幸之盛事猶可想見今則織女機絲已虛夜月石鯨鱗甲惟動秋風菰蒲沈沒蓮房墜露荒涼之極至于關塞極天非夷狄即叛臣一家漂蕩于亂世可悲孰甚焉

昆吾御宿三聯皆叙昔之繁華必元宗時事肅宗草草無此事也綵筆句追言壯年獻賦及天寶六載就試尚書省并疏救房琯事也獻賦不得成名就試乃爲林甫所掩奔逃賊中萬死一生以至行在僅得一官又以房琯事被斥忍飢銜銜以入蜀幸得嚴武以父友親待而武不久又死子居夔門進退維谷其曰白頭吟望苦低

垂千載下思之猶爲痛哭　若宋人作此八首詩自必展卷知意不須解釋而看過即無回味　此詩及義山之無題飛卿之過陳琳墓韓偓之落花諸篇皆是一生身心苦事在其中作者不好明說讀者不能即解　子美秋興人不當知知之者無狀　第四首金鼓振羽書遲似昇平可望矣而第六篇言圍黃鵠幾于無人第七篇更甚何其不倫也此必有故當更求之或振是震之訛遲是馳之訛乎　昔年文采動天子今日飢寒趨道旁是綵筆何之注脚

子美只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淸平調宮中行樂諸詩

杜詩無可學之理詩人久道化成則出語有近之者如韋左司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義山之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王介甫之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是也亦有天降名世匠心出語近之者如范文正公之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寸心如春草思與天下共王伯安之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是也詩人字句步趨全不相干李詩亦然

覓杜詩好處極難入頭入得有益于已覓杜詩不好處極易覓得于已畧無所益近世有人塗抹杜詩宋不行世自謂高識實無見于杜也讀其自作眞合塗抹杜詩

馮定遠曰東坡謂詩至子美爲一變蓋大歷間李杜詩格未行元和長慶始變此實文字之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爲元和體但言時代則韓孟劉柳左司長吉義山皆詩人之赫赫者也

又曰太白雖奇而語多本于古人子美直用當時語而古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也

又曰古來善讀齊梁詩莫如子美瑕瑜不掩餘人望影子語耳

又曰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淸新子美却得其縱橫處

又曰千古詩人惟子美可配陳思王

又曰或問老杜學何人而致此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于地識大識小各有其人子美焉不學而未有常師也

又曰胡孝轅學問所自不出李于鱗詩刪而是非老杜失鬱儀校水經注直據俗本二公皆有董召南樂事如此何况餘人

賀黃公云不讀全唐詩不見盛唐之妙不遍讀盛唐諸公詩不見李杜之妙也

又云杜詩惟七言古始終多奇不可枚舉五言律亦前後相稱五古之妙雖至老不衰然其尤精者如玉華宮羌村北征畫鶻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佳人夢李白前後出塞俱在未入蜀時後雖有爲慎早發數章奇亦不減終不多得餘但手筆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如前惟七言律則失官流徙之後日益精密在蜀時猶帶風流瀟灑夔州後更沈雄温麗如詠古跡

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簡意盡明代
之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
面環珮空歸月夜魂生前寥落死後悲凉一一在目言
戎馬之害則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寫景
則高江急峽雷霆鬭古木蒼藤日月昏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咏角鷹之一生自徵知無敵百中
爭能恥下韝感慨則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
風與一代冠冕
又曰晚登瀼上堂曰雖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有耍時

之心具濟時之識者也
又云毛詩出車采薇杕杜三篇一氣貫串章斷意聯妙
有次第千載後得其遺意者惟少陵出塞數詩節節相
生必不可刪後出塞五章亦有次第不可刪 喬曰黃公
可謂知詩者矣文長不能全載具在載酒園詩話中不
可不讀
姜堯章云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奚
為此語甚善
又云人之所易言我寡言之人之所難言我易言之自
不俗
又云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然不工亦是病
又云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須開闔乃妙
又云句中無剩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有餘
味篇有餘意斯盡善
禪人之于公案有所悟入而後有語話分不然自心與
教義俱無所用詩須于唐詩有所悟入而後可作詩不
然自作則為宋人學唐則為宏嘉人
論詩與作詩用心各別論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

何句句如何措詞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紊而後有
得于古人只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帚
掃却空曠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後成篇定有可
觀若讀詩心不能細入作詩隨手即成必為宋明人所
困
人不能苦思力索以自發心光而惟初盛之摹造句必
有脚色裝氣飲狂泉者以為宛似古人却不知宛似處
正是脚色裝氣由其不尋詩意于我身心有關着否故
不覺耳學十九首以至溫李皆然

凡偶然得句自必佳絕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必淺近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搆思方有出人意外之語更進不已將至焚却坐禪身矣

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盛唐詩平易似第一層心思所成而晚唐句遠不及盛不能測其故也

人若時刻係念于詩而不肯輕易造句得句亦不輕易成篇其詩縱不如唐必有精彩能自立若平日心不在詩遇題即作縱有美才詩必淺陋

詩而從頭做起大抵平常得句成篇者乃作得句即有意便須布局有好句而無局亦不成詩

得句而難成篇時最是進退之關不可草草完事草草便成滑筆矣興會不臨寧且已之而意中常有未完事偶然感觸大有元想奇句

學業之能自立先須有志則能入正門後須有識則不惑于第二流之說人自有其心思工力爲大爲小各有成就無志無識永爲人奴而反自以爲大家爲復古

學業須從苦心學力而得恃天資而乏學力自必無成縱有學力而識不高遠亦不能見古人用心處也楊大年十一歲試二詩二賦頃刻而成後來詩學義山唯咏漢武帝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住長安稍有氣分共西崑詩全落死句未能發舒萬一文章不脫五代陋習以視歐蘇真天淵矣非學不贍識卑近也識爲目學爲足有目無足如老而策杖不失爲明眼人有足無目則爲瞽者之行道也今日作詩于宋明瞎話留一絲在胸中縱讀書萬卷只成有足無目之人

問曰先生詆斥僞杜詩瞎盛唐何不自爲真者乎答曰非子美之人不敢爲子美之詩七百年來唯范希文王伯安匠心出筆有子美氣分陳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其人詩無關也且二李將盛唐弄壞學者未得入盛唐先似二李大可畏人鄙人豈有遠志但欲不爲人奴身得自由而已

問曰獻吉風節可觀又何以學杜而反壞答曰彼若從心而出何患不成一家之詩病却在學杜長其習氣故不成詩耳

問曰學中唐者寧茲兒人奴之誚答曰學盛唐詩乃天經地義安得有過過在不求其意與法而倣效皮毛苟如是以學中唐亦人奴也余謂盛唐詩厚厚則學之者恐入于重濁又為二李所壞落筆先似二李中唐詩清清則學之者易近於新穎故謂人當于此入門也總之古人詩文如乳母然孩提時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賴之學識既成自能拾去宏嘉之詩如一生在乳母懷抱中竟不成人故足賤也誰于少時無乳母耶長吉義山初時亦曾學杜既自成立如黑白之相去此無他能用自

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

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問曰先生何不自選一編為唐人吐氣答曰不能也唐人作詩之意不在題中且有不在詩中者甚難測識必也盡見其意而後可定去取自揣何所知識而敢去取全唐乎唐人詩須讀其全集而後知其境遇學問心術唐人選唐詩猶不失血脈元人所選已不能起人意于鱗選之惟取似于鱗者鍾譚選之惟取似鍾譚者豈汗唐人而已余資性愚下年將四十方見唐人興比之意能讀義山致堯之詩至于李杜迄今未了何以去取若不求其意而以詞為去取則選者多矣何取余之一選哉

宋元人詩畢竟意味短淺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人賓主轉換等法少有全篇葉文敏公獨賞集皆選今人詩去取精嚴不敢出以示人徒自賞耳

問曰豈有七八十歲老人僅能讀義山致堯詩之理蓋自貶以詬人耳答曰如重有感詩則知不佞于義山猶

未能讀也何言自貶以詬人耶

唐人選唐詩已出自所行一路何況元人明則更甚濟南竟陵如將宣爐鎔化傾入神仙廟模子中

詩壞于明明詩又壞于應酬明友為五倫之一既為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真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贈別詩未必是真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為事唐人專心于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為應酬而

學詩學成亦不過爲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適矣人之工于諧世者耳目口鼻俱非已有乃得事事成就人人歡喜詩文何足道哉而又附會斯文不得不于此著脚于鱗之詩元美之文易學而便用足矣李杜歐蘇不亦無謂矣乎

七律齊整諧和長短適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初唐用以應酬亦是大人事也子美七律甚多却無篇不由中絕無應酬人事之作今之學杜者盍一審諸

劉長卿送陸澧贈別嚴士元送耿拾遺別薛柳二員外諸詩絕無套語

明人應酬能四面周旋一處不漏乃其長技却從嚴維送崔兼寄薛詩來其詩云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肯告勞讃崔兼及相府也水水近開魚浦出雲初撥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已敘景物全似明人套語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惟有范功曹總薛絹及于崔一處不漏三人得之未有不喜者而詩道壞矣以視其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有天壤之[illegible]

酬之害詩如此義山贈趙協律晳云俱識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皆同已叨鄒馬聲華末更共劉盧族望通南省恩深賓館在東山事往妓樓空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亦是人事詩以有交情自然懇切與嚴詩不同既落應酬唐人亦不能勝宏嘉宏嘉無譏于唐人也

今世淺尚壽詩不分賢晦愚智莫不墮此罟獲余謂村裏張思谷田中李仰橋乃樂此物知文理者必宜吞彼庚戌賤齒六十友人欲以詩壽余曰若果如此必踵門

而詬之友曰何至于此余曰吾是老代筆專以此侮人者也君輩乃欲侮我耶聞者大笑庚申遂無言及之者庸醫不信藥俗僧不信佛皆此意也唐人絕少壽詩宋人有之而壽詞爲多無已壽詩猶可

諺云賊捉賊鼠捕鼠余幼時沈晰子宏嘉之學者十年故醒後能窮搜其窟穴求以長處惟是應酬赴急耳昔年代雖不免爲此送戶曹出按山東云泉流九府先王法地近三齊大國風岱嶽雲搖霜斧白滄溟波照繡衣紅送之任秣陵云石城風靜山雲曉鐵甕波平海樹[illegible]

送常熟令之任云雁王碑下行旌發烏目山頭候吏來賀弁者云龍尾道前嘗待拜虎頭山下建殊勳送松江人出都云雲間花鳥添行色天上星辰紀去程送之任浙江云去馬尚銜燕市雪歸帆應貯浙江潮送使安南者云近臣將命軺車發小國承恩拜舞同嶺外林猶冬尚綠海邊麗日臘先紅贈少宰云深宵風月供談笑大地烽皇受綱羅送湖口令云小姑江水迎行艦大別山光接使星送蘆政云雞關未消鳩鵲雪下車先看秣陵花贈福州守云地擁三山開曉日人將五馬散春陰贈

縣令云發邑仵聲秋月迥琅琊移色曉光新贈弁者云十萬雄兵藏肺腑六千君子侍旌旄校旗傳世猶光焰制陣教人即藥師贈縣令云千畦蠶雨隨雙轂百里和風出五絃贈戎秋改縣令云萬里提書勝上國十年鐵帥錄諸營贈縣令云衆扇風搖三徑柳揮絃聲動一城花贈廣東學使云蘭臺東壁光先滿梅嶺南條勢待尊贈老將云雪嶺雲開常見鶴雷門砲動盡聞雞雄心塞北消散馬逸韻江東待嘯歌贈縣令云仙郎爲下徵雲起茂宰花前浩露凝贈詞客云名過洛下兼西陸才度

淮南大小山贈縣令云和風動柳千條曉清露沾花一縣春贈郡守云雙旌每導隨車雨五馬常嘶峽扇風贈避人之官云攀龍際會疑浮漢分虎威儀抵晉河送監道云春江風動千帆雪滄海波凝庾霜送入蜀者云出峽建瓴千甲水上灘卓劍萬重巖送入滇者云屬槖將帥迎金馬召爲侯王出碧雞送河使云積石西來萬里雪逆河東去九條波投獻云晉謁門下三千客今逐發中十九人贈閣督云越山平到嶺關水靜無涯又云棘栽金作葉桃斫玉爲花贈閣撫云春光山直上晴色

海平鋪贈閩藩司云關遊心常望天高手白搦贈閩學使某云家傳田氏易席有孔門珍贈閩臬云爰書常艱祇吏道祇流涇又云動人風自善潤物雨皆靈贈再任巡撫者云門開千里藏屏設兩州國贈蜀令云北過巴字水南渡石門關送兵曹爲閩使云八閩稱二絕兵食計兼資送嶺南縣令云羈人常值宿驛將每排衙又云邏人長樂雨扇物未央風贈某學使云家藏太史傳入摘子雲才贈湖廣學使云蘭務楚人咏珠玉使君心送縣令云大河九里潤符樹萬重陰送浦城趙令云江花

道人蘇過嶺自遊城贈久客者云風河移舊影山柳動新愁謝將樂令云問道龍川險今來似掌平水梢知政辞山亦見人情余四十年前作燕山遊答前兩度代筆詩敢烟拭硯隨蓋此乃同寓友人為魏溉討拾作一編索命之名余愧謝曰朝飢方劇何暇擇言自可謂之乞食草耳今看此中語句何偶宏深即李商隱綽之應酬詩去人不遠而星河移舊影砧杵動新愁極似山中之語今不知贈者何人何以是我詩也餘可知矣凡贈契友往作移之汎交即應酬詩

余自代筆而識四大家受病之故焉彼之仕途泛交與余不識面之貴人何與彼過歎哉曾別等事不論有服無服須與之一詩與余之旅途困頓把無情緒時忽然索詩何異彼之無情而強為之辭又欲似盛唐不得不依樣造句與余之昧心蒙面施過他人何異彼自謂登翱翔騰苑然唐人與余所樂乞食草中之無意思邪殼闌惡陳久餒敗之語何異所不同者余以秋根自命彼以盛唐大家自許耳然余乞食詩實得少時十年沈浸樊溝之力

鍾譚派子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為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而人如今日之挂背時文便為士林中滯貨故也明之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餘氣為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情今世以詩作天書官綠尚書台則藝禮之例足不免

用二李套何然當如服牛乘馬雞司晨狗守戶而已其不可謂之詩譬猶牛馬雞狗之身不可以為己身也盛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窮且寫在白綾金扇上亦能炫俗眼但不可留稿人若看至五六首必嘔噦也然當用卧病山中生桂樹不可用大漠清秋迷隴樹

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王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灃李益之送

買椟書幾首請拜以爲五十六字之師

圍爐詩話卷之五

問曰朝貴俱尚宋詩先生宜少貶高論答曰厭常喜新舉業則可非詩所宜詩以風騷爲遠祖唐人爲父母優柔敦厚乃家法祖訓宋詩多率直違於前人何以宗之作宋詩誠勝於晚盛唐而七八十歲老人改步趨時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復社作名士且入之出節定是宋詩余深恨之而犯者十九何須學耶

韋仲將發蔡中郎塚乃得用筆之法常熟老人傳筆法於張旭旭傳於顏魯公魯公傳於懷素書家固有授受

祕意太白以詩法授蕭穎士則詩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猶有司空圖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風氣大異豈非五代兵革時失其授受乎許渾作實語死句唐人即痛斥之詩眼猶在也宋詩十之九落實語死句無一覺者詩眼已亡也明不以詩取士宜乎不工宋詩乃舉業而亦不同於唐杜撰故也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義山驕兒詩令其莫學父而于西北立功封侯託興以言已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謂其時兵連禍

結以日爲歲而至三四歲見立功于二十年後爲侯河
之清談以爲賦故作寐語
唐人工于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所說常
在字句間
詩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滄浪謂詩貴妙悟此
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于唐人
作元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比興非小事也宋詩偶有得者卽近唐人韓魏公罷相
判北京作園中詩云風定繞枝蝴蝶鬧雨餘荒圃桔槔

閒明道春遊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皆用比義
以說朝事子瞻擬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驟兼用
比興以道己意卽迥然異于宋詩
尋常之謂興近于訕今人不敢作詩不優柔乃墮於訕
何關興事吾不知宋人以何者爲興打起黃鶯兒忽見
陌頭楊柳色未見其訕也
陳無已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得名不惜捲
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
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

餘時一比一興却自柔婉不類宋詩
賦義極易而極難如君實之淸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
歌易得朋則極易如子美之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
塵且息機則極難宋詩多賦于難易何居
邵堯夫三皇五帝等吟全不似詩體有云誰信畫前原
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則道理亦謬說畫前之易是自
比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不足數也刪後無詩將開杜
風雅之句俱蔑之乎
方子通詠古柏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典宮幾度春

若使當年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淵源堆云湍流怪
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好手古來何
事不由人有意無詞者也今試以唐人之詞出其意如
何而可詩誠難事哉
詩以優柔敦厚爲教非可豪舉者也李杜詩人稱其豪
自未嘗作豪想豪則直直則違于詩教牧之自許詩豪
故項王廟詩失之于直石曼卿蘇子美欲豪更虛夸可
厭
范希文過淮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

平地無忽險中人直是杜詩余謂是子美之人方可作
子美之詩于鱗文驗之矣
陳去非云唐人有苦思故造句工得句奇但格韻不高
不能驂少陵之逸步余謂彼皆詩人少陵非詩人故也
詩亦無他情深詞婉而已唐珏易陵骨詩是也
作詩者意有寄託則少惟求好句則多謝無逸作蝴蝶
三百首那得有爾許寄託乎好句亦多只是蝴蝶上死
句耳林和靖梅花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
昏與高季迪之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皆

是無寄託之好句後世人詩不過如此求曹唐病馬尙
不可得惟是李杜高岑多于竹麻稻葦
宋黃亞夫庶怪石詩云山鬼水妖著薜荔天祿辟邪眠
莓苔鉤簾對坐心語口會見漢家池館來洵爲奇絕而
唐人造句不出此也
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一聯善矣而起聯云眾芳搖落
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太殺凡近後四句亦無高致
人得好句不可不極力淘洗改易以求相稱
憶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義

山落花詩高閣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猶少何況後人
楊誠齋詩云野逕有香尋不得闌干石背一花開雖淺
薄猶可又云不須苦問春多少煖葉晴蜂總是春兒童
語耳
問曰杜詩亦有率直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子美七律
之一氣直下者乃是以古風之體爲律詩于唐體爲別
調宋人不察謂爲詩道當然然杜詩婉轉曲折者居多
不可屈古人以飾己非也唐人率直之句不獨子美皆
是少分如是三百篇豈盡相鼠投畀乎終以優柔敦厚

爲本旨優柔敦厚必不快心快心必落宋調做急做多
亦落宋調
范希文贈林和靖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
君厚文章到老醇庶幾子美矣而終寄其廡下山谷別
開門徑矣未免是殘山剩水吾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爲
詩
各自有意各自言之宋人每言奪胎換骨去瞎盛唐字
似何遼有幾宋人翻案詩即是蹈襲陳言看不破耳又
多摘前人相似之句以爲蹈襲詩貴見自心耳偶同前

人何嘗作高腔張險勢亦是賊
樂天之後又有羅昭諫安得不成宋人詩
宋人詞遠勝于詩詩話多詞家乖應別輯為詞話
賀方回望夫石云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
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
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姿矯首塵冥外陳跡遂無窮佳
期從莫再脫如魯秋胡妄結桑下愛玉質委泥沙悠悠
復安在此詩力量雖不及子美玉華宮亦不讓李端古
離別矣論者嫌其粘皮著骨謂微雲下六句也高識之

談
韓子蒼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
杞國風微北夜宿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窣窣寒花
承露落毿毿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呂居
仁舉此詩為學者法然非唐人詩以是死句故也
唐詩之有遠神者宋人必加訾詆直是不如之何
唐詩之最下者胡曾羅虬終是唐詩之下者宋詩之最
高者蘇黃終是宋詩之高者宋人必欲與唐異明人必
欲與唐同

義山詩被楊億劉筠弄壞永叔力反之詩多直出似是
學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詩何也
宋時江西宗派專主山谷江湖詩派專主曾茶山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
之蕭東夫皆有集後進有張鎡功甫趙蕃昌甫劉翰武
子黃景說嚴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
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方翥次讀其所引者皆有
好句頗帶打油氣
姜堯章范至能之溫潤楊廷秀之痛快蕭東夫之高古

陸務觀之俊逸江西派不能及
黃叔暘云陸放翁詩本于曾茶山茶山出于韓子蒼
宋人專尋唐人不是處實于己無益尋得唐人好處出
乃有益于己
范希文贈釣者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
舟出沒風濤裏寧讓子美
西崑詩尚有彷彿唐人者如晏殊之油壁香車不再逢
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烟中魚書欲寄何由達

水遠山遙處處同題曰寓意而詩全不說明句有義山無題之體歐蘇變體而後此種不失唐人意者遂絕此詩第三聯云寂寥蕭索則知次聯乃是以穠麗景句出之使不至于寒陋耳非細看貫氣象也　小蘇詩是則宋子京語甚溫厚得唐人法

黃山谷事母至孝洎貶黔南不能將母其贈王郎詩曰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食蓮子有感云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贈官于京師久不歸養者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　子美送李舟詩曰舟也

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衣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誠所遠遊無方也三百篇義于此求之

山谷古詩若盡如上子瞻二篇將以漢人待之其他只是唐人之殘山剩水耳留意與不留意直出不同也

山谷猩猩毛筆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工煉得唐人法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乃其戲筆而學宋詩者多倣之

隱居詩話云山谷好取南朝人語之未經用者綴輯成詩故句雖新而不渾厚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爲法嗣其中知名之士詩句傳世爲人所稱道者數人

子瞻之文方可與子美之詩作匹皆是匠心操筆無所

不可者也子瞻作詩亦用其作文之意匠心縱筆而出之卻去子美遠矣

子瞻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可謂之茶經非詩也

詩須矜貴春宵一刻值千金豈可哉

蘇黃以詩爲戲壞事不小

讀子瞻長篇文惟恐其盡讀子瞻長篇詩惟恐其不盡

介甫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唐人誇秀之句也又有水瀰漫而北去山靡迤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又有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皆非宋人

能造之句

李光弼僧安置滕州昭伴送使臣云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左經臣送許少尹云白沙不及作詩云短棹無尋處孤城欲閉門水邊人獨立沙上月黃昏皆唐人詩也

宋僧道潛臨平道中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清絕極矣尚非唐詩其中無意故也其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皆佳絕

許民表作虞美人花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夜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楚漢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此詩有筋節遠勝蘇黃詭為曾布夫人魏氏作者非也

山谷專意出奇已得成家終是唐人之殘山剩水陸放翁無含蓄皆遜於唐 •

王禹玉為翰林學士典內制十八年嘗祭大社題詩齋宮云鄰雞未唱曉驂催又向靈臺飲福杯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得重來唐人詩也社酒治聾唐宋諺語強健二字深遠

山谷之春將國豔熏花色日借黃金映水紋介甫之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有斧鑿痕

真西山宮中帖子云直將底事消長日大學中庸兩卷

書縱欲規諷在詩各有其體如此出語謂之不自重取厭取輕伊川之方嚴不折亦然

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三唐者何可沒之五言如張文潛云漱井消午睡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　楊徽之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又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　卞震云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　妓單氏贈陳希夷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　僧惠崇長安云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多又云[illegible]急寒江自鳥稀歸禽動疏竹落果響寒塘野人傳樹[illegible]

山叟學彈琴掩門青桂老出定白髭長河氷堅度馬塞
雪密藏鵰宿東林寺云鳥歸松隘雪僧定石沈雲探騎
通番壘降兵逐漢旌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捲幔來
風遠移床得月多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隱靜寺云
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　梅堯臣河亭云曠野行人
少長河去鳥平月高山谷迴霜落石門深　盧綸云雪
多祭木迴雲過漢山孤夜闊湖動舸天迴月臨城裴使
君一本無此二字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一本無此字
云磬斷蛩聲出峰迴鶴影沈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

仟食下林鳥夜禪移塚狐扇聲猶汎醫井氣忽生秋殘
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梵容分古像齋字入新經山色
臨巴迥江流入漢徧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　林逋
河亭云古路隨岡起秋帆轉浦斜湖山云片月通蘿徑
幽雲在石床　魏野河上寺云雛擁雁衙雲渡河人上
氷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洛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峰
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回雁行沈古戍鵰影轉
寒沙霽景雪迴合秋風雲動搖鸞蝶移古柳鬬雀墮寒
庭坐石霖生衲添茶月入甌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

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巢風暖鳥具木日高人灌園
梅都官詩云竹風驚夜鶴潭月戲春魚圭竇先知曉杯
池別見天海人來相鶴山狖下聽琴　吳叟州云鳥與
風沈日天清月上旗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日遲掃石雲
離席煮茶月入鐺遶峽迎檣出疎林帶岸迴　高譯詩
云品畫逐名士横琴憶古賢雲陰移遠塞石色入晴天
地遙驕馬小天闊一鵰平　范溶云長風踏馬路小雪
射鵰天　高略云古木風烟盡寒潭星斗沈　陳亞云
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迴　趙師民云寥天晨氣潤梘

夏午陰清　劉師道荷花云有路期秋月無媒與嫁春
陳堯佐潮州召還云君恩來萬里客路出千山　丁
謂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　李堪云犬眠花影
牛牧雨聲披　李堪云海月臨城落溪花繞驛飛遲异
云雨密絲桐潤潮平釣石沈　晏元獻云東陽詩骨瘦
南浦別魂消　江爲云珠盤臨路斗印入淵提　周
啟明近臣疾愈云一丸蠲子藥五返使臣車　錢惟濟
云客舍孤烟起征衣暮雨凉　李太傅北使云瀛帳閉
移帳燕鳩伴解鞍　孫永與荷花云淚有鮫人見魂將

宋玉招　劉鈞陝州云角迥含秋氣橋長斷路塵　劉
潭州云洛田荒二頃楚水漲三篙槿花云吳宮何薄命
楚雨不終朝宮詞云難消守宮血易斷舞鸞腸又云虹
跨層臺晚螢飛夏苑京荷花云湔藝無限水曉秋幾多
風賦侑云吟餘雲散棊談久塵迸毛楚中云能含思隴
樹洞火識秦人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　朱
初人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晏臨淄宴集云
春風任花落流水放杯行　李詢內苑雙竹云日迥龍
並影風過鳳聯聲　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

秋　孟貫寄張山人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　潘
天錫道觀云風便磬聲遠日斜杉影長　危猋公云野
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　熊皎早行詩云山前猶見月
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　李範
經王山人故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堂空　陳甫感
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秋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
牛下隴遲又云狗監傳新賦雞林購舊書　韓維云青
烟人幾家綠野山四合　文與可云幾夜碍新月半江
無夕陽　謝逸云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　孟振云

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王綸之女題金山寺云濤
頭風捲雪山脚石蟠虬　唐子西云草青仍過雨山紫
更斜陽　僧悟清云鳥歸花影動魚没浪痕圓　洪琨
範云文如水行地氣若春在花　可士云笠重吳天雪
鞋香楚地花瑯山寺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　陳
智夫云花笑似留客鳥鳴如喚人　僧某云虹收千嶂
雨雲展半江天　裴沆云夜庭和月靜秋戶挑雲開
李昉云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　陳無已挽君謨云
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晏殊云落花人獨立微雨

燕雙飛　魏野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裴寄栽花
活兒誇鬭草贏　山谷賦野無遺賢云渭水空藏月傅
山深鎖烟　王庭云雲生坐釣石風掩讀殘書又云危
紅除晚景漲綠上平沙又云樵斧和雲斫漁蓑帶雪披
七言如趙師民云委地露花啼曉淚拂堤烟柳訴深谷
蹙鶯簾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　王孝先重五云
風箔燕引五六子露井桃開三四花　唐仁傑升元閣
詩云雲散便宜千里目日長先作半城陰　鄭文寶送
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衍南行

云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　薛映送人知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遶碑荒　吳儼送人致仕云洛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晚歲得懸車　劉師道云南湘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恨聽猿聲殘花云金谷路塵埋艷魄武陵溪水泛天香春雪云青帝翠華沈物外素娥霜彩弄雲端湘中云逝波帝子今何處芳草王孫怨未歸　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曉綠浮鵝鴨萬樹春紅叫杜鵑將蘇承旨云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碑帝自書　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投館鬧鴻夜木國還家欲

雪天　錢熙送人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舊墓田　呂夷簡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九日集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籬似去年寒食云人爲之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　宋綬送人云奇材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托後車又云江涵帝子懸飛閣山擁眞人鶴馭天又云楚澤傷春怨遷地長安懷來愧侏儒　周啟明送提刑云鴟夷江上會用戀牛斗星沒貫索空　錢昭度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山盡天下秋隨一葉來　錢惟演洛都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

宮苑水潺潺途中云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　鄭文寶贈園云水烟鳧鷺行帆子溪深桃李臥開花　葉堅華云柔桑破野鳴雛雉高柳含風變早蟬章安南云嶺雲夏變梅蒸早越雨秋藏桂蠹多　劉潭州夏日云雲容忽變千峯險草色相沿自帶長新蟬云翼薄乍舒宮女鬢蛻輕全解羽人尸又云荷花出水終難定蘇葭牽風不自持又云深井風高蛛壞網杏園春暖燕爭泥洞戶云密鎖香風深院戶亂飄梨雪曉來天屬疾云風簾燕笑廚烟絕月樹烏驚藥杵喧　臧誅梅

花云綠楊解語應相笑漏洩春光却是誰　楊萬里梧桐夜雨云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醉初醒　錢昭度燈云綵被笑鶯中酒後朱門人語上朝時　梅聖俞送夏竦守長安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能口閒居云深逢野草堪爲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後慵掃落花春盡時　楊徽之云杳杳烟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　李維云謫去賈生身健否別來潘岳鬢斑無又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松庭露濕衣　李範云釣以無機沙鳥狎禪師入定白鷗

游　僧文喜大鶴云一向亂雲謌不得幾回臨水待歸
來　楊亮云背日流泉成凍早逆風歸鳥赴巢遲　曹
松經友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
張文潛上巳日會西池云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
綵旗垂　山谷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
介甫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僧參
寥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張文潛云
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　山谷途中雪詩
云山銜斗柄三更沒雪共月明千里寒　介甫云含風

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王康功云千山送客
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　僧道潛云數聲柔櫓蒼茫
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陳習夫云野花臨水數枝恨芳
草連天千里情　吳仁璧之女云爲惜[illegible]功稍切因
憐山色旋開僧　王咸化怪石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
上曾爲道士羊　王蕃蝴蝶云今夜若棲芳草裏爲傳
消息到王孫　賀範云含風顧殿開棋響度日長廊轉
柳陰　晏殊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介甫云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　王隨宮

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院落花春晝長　胡汲云建
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　山谷云人得交遊
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馮定遠云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
方知他好處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明人詩卻須
一句一字推敲方知他不好處
江山之秀有所偏注北宋詩猶可則遂無傳人南宋詩
落節中州集反有佳者又如楊奐錄汴梁宮人詩云一
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床前二云

歲歲逢元夜金蛾簇鬧市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三
云殿前輸直罷偷去賭金釵俏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
四云翠翹珠把臂小殿夜藏鉤驀地羊車至低頭笑不
休五云內府頒金屑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
孤寒六云人間多毀衆不到九重天長夜黃彩更花攤
月賜錢七云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觴并壽表留
待北還時八云避奏行臺急東華夜欣封內人催步輦
不候拜陽鑾九云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
拜歡飲伴寒杯十云聖躬春閣內只道下朝遲扶杖朝

無力紅綃貼玉肌十一云今日天顏喜東朝內殿開小殿春事動詔遣教坊司十二云殿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鸞輿去經年竟不來十三云陡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稿寧位無復夜薰香十四云二后睢陽去潛身哭到明却同誰敢問校事有心情十五云為敵國城久粧奩剛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聞十六云臨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宮時十七云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十八云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將舊針線記得在

胸前十九云北去遷沙漠誠心畏露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苦為生今日讀之情事如見矣又讀汝南遺事七絕云輒道牽羊事已非更憐行酒著青衣頭顱了那知此爭逐君王烈焰歸六朝江水故依然陶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溫無遠慮竟留王猛佐苻堅長安感懷詩曰此心直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容學所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秦陵夜露滴金莖漢殿秋日落酒醒雙淚下幾時消渴向西流亻俊采含辭大抵金人詩勝于宋人

宋人學問史也文也詞也與推敲善字畫亦稱盡美詩則未然由其致精于詞心無二用故也大抵詩人不惟李杜窮盡古人而後自能成家即長吉義山亦致力於杜詩者甚深而後變體其集具在可考也永叔詩學未深輒欲變古魯直視永叔稍進亦但得杜之一鱗隻爪便欲自成一家開後進之門貽誤于人遂江西派立而淪以亡矣

宋詩最繁披沙十年不見黍金既不堪讀而又不可不讀

黃公于詩有深得而又能詳讀宋人之詩持論至當閱其詩話則宋詩之升降得失畢在簡讀宋詩之苦矣故詳載之于左方　黃公曰詩貴氣格宋人誤以氣質當之遂以生硬為高鄙俚為朴數名家始之末流益甚如王庭珪送胡澹庵凝兒不了公家事戶倒輕薄男子要為天下奇有倬倬之狀俞秀老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豈是佳事而可入詩至其折句法尤可憎如胡考鸚鵡盃宜酌清濁麒麟閣且畫丹青令人嘔噦而楊次公之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倍鄙

萬河摇星斗三更後月挂梧桐一丈高總落粗俗而萎
白石咏雪欲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赴晨炊酸鄙拙
揑師劉過之放開筆下閑風月收拾胸中舊甲兵亦非
雅談
宋人力貶綺靡求高淡而隨入酸腐如戴叔才引些須
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二處字惡甚其子復古一
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高菊滿壽人一笑失
呼酒勸客三杯便當茶彼自以為入情切事而抑是村
兒之語徒供後人捧腹更有小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

太學究氣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皆傷風
雅
宋人好用成語入四六後并用之于詩故多硬牓如丁
謂送錢尉云不能刺刺對妽子已是昂昂真丈夫食生
不化范石湖營壽域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个
土饅頭直欲笑殺
宋人作詩極多蠢拙而論詩過于苛細止供識者一劇
耳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乃寫目前之景
耳劉貢父曰夕陽遲係花水漫不須柳遂以夕陽遲

乃係于塢初不係花二說于詩何益又如袖中諫草朝
天去議者謂進諫必以章疏無用疏草之理安知非疏
已上達袖中乃留其草乎 喬謂東漢章草以寫奏而名
縱不如黃公言草字非杜撰也
又曰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
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最為粗直宋人反稱之杜牧華
清宮赤壁詩反加敲朴 喬謂徐巨山言二喬乃皖城事
用于赤壁為不當如是說詩真是可憐
又曰宋初詩人全學晚唐氣格不高而中聯特多秀色

如李建中懷湘南舊遊云靜詩綠徑煎茶寺編上紅牆
賣酒樓楊徽之漢陽晚泊云疎簾未徹鬥寒雨斜月初
沈見遠燈借含云倒題巖石雲生筆閑繞松庭露濕衣
趙湘春夕云醉醒風傍池邊起坐久月從花上來王操
倚檻白雲供醉望揞節黃葉落吟身皆晚唐清聲句也
潘閬詩本于無可間有恢氣夏日宿禪院詩最佳于時
酷愛其晚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而渭上秋夕云殘陽
初過雨何樹不鳴蟬落葉云幾番經夜雨一半是秋風
其後變而為楊劉正如久處齋寺孤村又必羨玉樹金

屋
綠野善寫場閒事如妻舂栽花活兒誇鬬草嬴洗硯
魚吞墨烹茶鶴避烟田園之趣宛然但句俊而體輕輕
則率率則易俗所以有有名閒官貴無事小神仙等語
道語曹艮張過友人隱居云旋收松上雪來煮雨前茶
曾交江千詩云遠山碧千里夕陽紅半樓皆佳林逋泉
石自娛故詩清絕倫時有晚唐卑調弱句如孤山寺
破殿靜披蘚白古齋房閒試酪奴春峽石寺燈驚獨鳥
迴曉塢鐘送遙帆落遠村俱工又如伶倫舊日無侯白

奴僕當時有衛青返照未沈僧獨往長烟如淡鳥橫飛
松門過水無重數石壁看霞到盡時五畝白間林下隱
一樽聊敵世間名千里白雲隨野步一湖明月上秋衣
烟含曉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誠一時之秀鶴詩
云春靜棋邊窺野客雨寒廊底夢滄洲妙矣而永叔云
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閒倚岸邊苔詩趣更遠至和靖
云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祜詩牌妙入神不會剃頭無事
者幾人能老此禪扃狠鄙甚矣
宋初九僧詩俱宗賈閬仙惠崇居七字昭居八崇書家宗

匠撰句圖百聯余尤愛其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塘鳥
歸松隨雪僧定石沈雲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點霜
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磬斷蛩聲出峯迴鶴影沈松風吹
髮亂巖溜濺棋寒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落潮鳴下
岸飛雨暗中峯螢移古柳鬭雀墮寒庭詩意盡景俱
妙古今詩話紀寇萊公招崇于池館分題崇得池鷺限
明字韻自午至晡五押得之云雨歇芳塘溢遲迴不復
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
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萊公稱善此詩惟結、稍句帶諂曰

詩須寫我心入古人模範耳偷勢亦是賊且自心被束
不得清出古詩既多自必有偶同者我既不偷同亦何
諱惠崇詩句如此寧屑作賊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
亦是偶同妬其才名者妄加描畫
僧宇昭有餘花留暮蝶幽草戀斜陽
西崑楊億錢惟演劉筠詩經營位置備極苦心大年有
梨花詩云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思公苦
熱云雪嶺却思迴博望風颸猶欲傲羲皇後人誰及得
諸公亦不專使事子儀有舊山鶴怨無錢買新竹僧同

借宅栽大年有梅花遶檻驚春早布水當簷覺夏寒思
公有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歐公詆之謬
也〔喬〕曰詩文自有正道著不得褊心李獻吉怒竇之故
矯其詩終不成造就歐公怒惟演既已誣貶其先世詩
亦從而詆之今觀歐公詩能勝楊劉錢三公否祇自錮
一世思路耳
王禹偁秀韻天成如掃苔留嫩綠篘葉惜殘紅愁花愁
不覺風雨病先知題張居士溪居病來芳草生漁艇睡
起殘花落酒瓢贈潘閬江城賣藥常携鶴古寺看碑不

下驢贈張鎡事上直未歸紅藥院供吟先得白蘋洲雖
學樂天得其清不得其俗寇萊公人多稱其孤村芳草
遠斜日杏花飛余更喜其數峯橫夕照孤笛起江船
梅歐江謝俱出于晏氏之門然殊自作賈西崑體也其
安昌侯詩曰進兮移家近七遷曾儒尊何世相傳關中
沃壤通涇渭堂上繁華逐管絃身服儒衣同蔡義日將
巵酒對彭宣高墳丈五陽陵外千古朱雲氣凜然首尾
句稱〔喬〕謂此詩不稱殊之爲人次句儒字易齊字則有
本領送人之洪州云千斗氣沈龍已化瀾鄂人去樹猶

極誠摯鍊精切
李宗諤南朝詩云仙華玉壽曉沈沈三閣齊雲複道深
平昔金鋪空廢苑于今玉樹有遺音珠簾昳寢方成夢
麝壁飄香未稱心惆悵雷塘都幾日吟魂醉魄已相尋
組練不及錢劉末句則妙
大宋落花詩淚臉補痕勞獺髓用鄧夫人事也詩意細
而曲矣舞臺收影費鸞腸孤鸞不舞花枝倚風有似于
舞妙在影字似幻似真說得圓活花落則影收戀應思
之不可以辭害志也〔喬〕謂詩思至此終是無情義山落

花詩不然嘗嘆二詩之妙易見真疏獨以通篇不出落
字許事業過其弟祁子京果終于侍從人服疎精鑑余
謂是富貴人相詩法風騷家不禰莒公春夕詩花低應
露下月暗覺雲來風致飄然結云無言聊隱几萬物一
雞臺陋腐
小宋鏤刻遜兄韻度殊勝守成都春宴北園云天意欺
倚芳人問日始長落花風觀閣睡鴨雨池塘稍從持盞
手猶殘燮尾觴春歸無所預羈容自廻腸十月宴江瀆
亭曰節去歡猶在賓來賞倍延悠揚初短日淒緊乍涼

[illegible]原非漲秋花自少妍蟻留新獻酎薦續不殘烟
戲鯁銜餘藻遊絲避折遠流芳眞可惜從此遂凋年耆
肰昇侯兼有唐人音節遭劫出知亳州日歌曾嘈嘈月
露前且將身世付酡然漫誇鼷鼠機頭箭不識醯雞甕
外天青史有人譏巧宦黃金無術治流年君看醉趣張
醒趣始覺靈均最可憐于崑體加排宕矣山守還拜承
旨云傷禽縱齊愁痕重廐馬雖還笑齒長尤善寫出意
一代偉人不可拘以詩句而韓魏公春陰詩云草逕漫
鋪留醉席榆寒難擲買春錢大是風致　趙清獻除夕

云漏促已交新歲鼓酒闌猶聽隔宵燈餞別云爲逢蕭
寺千山好不惜蘭舟一日留清味可啜
蔡君謨初學西崑後溺于歐梅始變其體而五言古外
洗滌不淨西崑人本不同昌谷意奇玉溪思奥無不首
尾貫徹其外腴中枯以現奇掩其錯雜者惟溫氏長篇
耳宋人學之惟襲其貌如君謨之庭院簾帷一齊下紅
蠟陰沈霜滿瓦又云雞頭軟熟七月終䞉手分付玉杯
把無怪歐梅之詆斥也其幽思藻句亦不可掩如曉市
人烟披霽旭夜灘漁火鬬寒星蟠雲封日茜斜雨著虹

明山樵斵晚日野火著寒雲豈不勝于枯淡其能明千
像日却不韻波起一灘雷奇甚絕句最妙憶從尹師魯
宿香山石樓云霜後丹楓照曲堤酒闌明月下前溪石
樓夜半雲中嘯驚起沙禽過水西春日云東風吹雨逕
湫韆紅點棠梨爛欲然擬買芳華贈年少紫榆春淺未
成錢風流旖旎其鄭陽行不減元結春陵行令人以桃
花盡日隨流水洞口清溪何處邊縱使晴明無雨色入
雲深處亦沾衣爲張旭自書所作不知是君謨也
余靖子規詩疎烟明月樹微雨落花村唐人勝場也霧

昏臨水寺風勁欲霜天亦妙尚仍賈島姚合宋初之風
也僧祕演久雨寒蟬少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
聽鐘尋有無可之遺意
歐公古詩叙事處累千百言不枝不衍宛如面談惜其
意盡言中無復餘意而曲折變化處亦少歐學韓韓本
別體佳處不易得徒淺直耳且又有賦而全無比興喬
謂今皆坐此病不獨歐公廬山高自許甚重然僅僅鋪
叙別無意味至君懷磊落以下橫空盤硬語尚偽爻耳
琵琶引前篇散叙處已是以文爲詩至推手爲琵却手

皆訓詁語矣後云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
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坐洞房
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寒雲出塞苦豈知此聲能斷腸
稍嗚咽可誦後篇亦落議論結處明妃去時淚灑向枝
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
東風當自嗟點染稍為有情 矜 謂結亦無味此以追蹤
樂天婦人苦李夫人諸篇猶大遠在欲比李杜夸父逐
日也　詩至廬陵真是一厄如飛蟲橋望月云乃于其
兩間別夫人之靈而我于此時開後人無數惡習　承

叔本秀治之才忽爾嗜痂竟成逐臭作近體詩便露本
質雖慕平淡逸韻自饒其蘇主簿洵挽歌曰布衣馳騖
入京都丹旐俄驚返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
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空齋
掛塵榻遺編時讀子雲書遊石子磵曰席間風起聞天
籟雨後山光入酒盃泉落斷崖春谿響花藏深嶂過春
開送目日長隄柳曲坊回首小苑花深碇倚樓楚徑蕪
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俱極風流富貴之致詠柳
日長亭送客兼迎客偏隸長條贈別離態度綽約

蘇舜欽恥與梅聖俞齊名而詩唯粗豪垂虹橋云雲頭
灔灔開金餅水面沈沈臥玉虹已大不堪又有佛地化
為銀世界仙家多住玉樓臺嘗為聖俞所恥寧取晚泊
孤舟古寺下滿川風雨看潮生稍有清氣
梅堯臣詩誠有品而惡拙者亦復不少名重招責益勵
人口讀楊劉諸公詩如入季倫之室綺疏繡闥絲竹肥
鮮忽見葭牆艾席菁羹糲飯者反覺高致故歐蘇之把
臂入林一時俱為傾動也諸人不知矯枉之意如青苔
井畔雀兒門烏日樹頭鴉舅鳴世事但知開口笑俗情

休要著心行及蟹詩之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
于盃亦甚推之風氣既移前之美談後之笑具矣凡詩
文之累不由謗者而由于譽者可畏哉
宋之詩文皆至廬陵一變有功于文有罪于詩自所作
者害人淺論他人詩害人深宛陵雖尚平淡其始猶有
秀氣中歲後始不堪耳苟非群兒推奉不致毅然自恣
大傷雅道豈非承叔使之然哉晦菴亦云聖俞詩非平
淡乃枯槁公論也然精腴雅潔不乏佳句如五更千里
夢殘月一城雞犬鳴林外火笛響月中村廨冷孤燈入

背長一雁過春氣之吹花擁細草送雨來高閣江燕倚
身輕逆飛復前却發句䆁曰孤樹望漸遂去鳥飛已先
向晚雲漏日微光入倚船夏日對雨日日城頭雨還
添湖上波總中人自聽門外涼應多不畏禾生耳還秋
麥化蛾吾廬無所有頻看壁間梭生動却不平淡喬曰
詩非一法所能盡平淡孰如陶公而壘塊處殊不少况
他人乎
又曰梅詩有極佳處其擬張曲江咏燕曰恥恥雙飛燕
長年與社逐任從新歷改只向舊巢歸永曰倚人語燕

㷀送雨飛自覩梁棟慣不識海鷗機捐軀殉國之語也
其送滕寺丞歸蘇州曰驅車入邑時有弟母不往留婦
侍母旁以子慰婦養昨得閭門書婦子死泉壤此心那
得安乘官提轡鞅東馳三千里羸馬求鼎躁兵躁速如
飛歸來拜堂上堂前去時樹已覺枝條長豈無懷抱感
爲壽酌春醞欲解其悲姑諷其孝也不獎而勸忠告善
道極矣溫柔敦厚梅詩之可敬在此俗子稱其焚香露
坐泣問答錯雜既是詩人何患無一二聲口好句
陶弼有能名其兵器詩如自此兩河間叙叙無戎俗

卒開喜夜歌將老貪春睡自此爲太平恍逾三十歲戎
昊乘我閑南馳賀蘭騎陽關久夜開樞朽不可閉陣尝
起秦雍殺氣橫涇渭使臣股慄寒宰相噤目議僉曰死
發兵豎子坑甚易倉皇築邊壘未戰力先瘁遍迫閉庫
兵士蝕其鋩銳防秋採舊屯推轂謀新奇師復從中御
進退由閹寺權輕號令亢兩戰無遺類吾兵自此喪有
詔新其製朝廷急郡縣郡縣急官吏官吏無他術下責
蚩蚩輩耕牛拔兩角飛鳥秃翎翅符截會稽空鐵烹華
山碎供億稍後期鞭朴異他罪敘和戎忘備倉卒用兵

之害最爲酸惻又其出嶺詩曰江勢一兩曲梅稍三四
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可謂清絕喬曰含蓄甚深
李覯哀老婦詩曰里中一老婦行行泣路隅自悼未亡
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
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繇役及下戶此可
知是新法之雇役也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云云
泰伯希文門下士所賦絕似元豐熙寧間事垂老見之
不禁哀悼此與陶弼兵器詩可備鑑戒不當忽也
宋人先學樂天無可繼學義山故失之輕淺綺靡梅都

官倡爲平淡六一附之僅在皮毛未究神理遂流于粗直間雜長句硬下險怪字韻如山兜野麇不復可耐後雖屢變一雅癸日淹敷陳多于比興蘊藉少于發舒求其意長筆短者十不一二也惟介甫詩能令人尋繹于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特推爲宋人第一最妙者樂府五言古也七言律次之七言古又次之五言律嫌安排七言律嫌氣盛而佳篇亦時有之送高執中秀才曰薄飯午不羹空爐夜無炭勞勞日避席烈烈風欺慢謂予勿畏此何爲向予嘆長年客塵沙無婦

助親爨寒瘧慰白首吾弟才將冠邅迴歲又晚想見進河漫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田園在戮力且欲歸鋤畊行矣子誠然光陰未宜玩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伴前敘其不可不歸後微諷其復來曲折婉轉介甫一生傲慢此何溫厚也送孫正之曰雲山參差碧四圍溪水詰曲豐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子相諧熙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期予有不可誰余規孫不以養歸故下語剴切又曰出堂上飲曰日出堂上飲日入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愀

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願託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搜丹青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蚍蜉又能高其礎不使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爲客當酌酒何煩主人謀寫怡堂燕雀直堪痛心末數句即衛風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賢風雅正傳又吾欲往滄海曰吾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渾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崑崙歎息謝不能相看涕翻盆客止我且住渥髮扶桑根春風

吹我舟萬里空自存即是前意乃變法之本也介甫未相時不勝感慨故詳定試卷則曰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偶成則曰高論頗隨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留登覽則曰傾壺語能還登眺岸幘詩成却歎嗟相後則深憤異議故咏雪則曰勢合便宜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堅執自是而有眼眩瘳疾之意故曰何妨舉世嫌迂闊自有斯人慰寂寥而雨過云誰似浮雲却進退才成霖雨便歸山則平生實志也其間適詩亦甚妙定林寺曰衆木凜交覆孤泉靜傾分愁老一枝筇子

此傲人羣城市少美蔬想今困憖焚且憑東北風持寄嶺頭雲又定林曰澈甘凉病齒坐聽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坐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眞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無所不佳　七律佳句如僧舍云和風滿樹笙簧雜霽雪兼山粉黛重大風云縱湧萬川冰柱立分披千嶂土囊開會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禦寇來梅花云風亭把盞酬孤豔雪徑迴輿認暗香賦琳正叔云已同元亮傾樽酒更與盤均藉芳文金陵懷古云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刻鏤極工其送彥珍

云攜手百憂空往事還家一笑即芳時胡床月下如誰對鐵檻花前想自隨一篇封禪才難學五畝遂高勢易求淡淡爲出又好　示妹詩最佳孟光求婿得梁鴻廡下相隨不諱窮卓舉才名今日事蕭條門巷古人風五噫向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六月歷沙不相貸泣然搔首又西東自解自悲想見文士家庭之樂　病身最覺風霜早歸夢不知山水長佳時流落眞何得勝事蹉跎自可憐不堪多豕

王珪六谿雙感尚不及唐人早朝應制宮詞冬佳工鋪少川非渺行渢一也

紆迴村落云水邊陂田竹邊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敗荷云忽看夜影分疏月别送秋聲入晚風又有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流日一村香山川乃分靈于斯人乎集之不傳人眾之也方子通介甫友也紅梅之春風吹酒上凝脂最傳人口遠勝毛滂氏之東臨蒸類迷誰笑南國能顏彌自持之何也

溫公詩絕無言及者貨自清酌哭張子厚云人生會歸

盡但問懷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回端人之語最妙者五言律哀李牧云椎牛享戰士拔距養奇才虜帳方驚避秦金已賂來旌旗移幕府荊棘變叢臺部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馬援云一柱忠勇倚飄泊恨煙深漢武云方士陳丹術飄飄意不疑雲浮仲山冊風降壽宮祠上藥行當就珠庭庶可期蓬萊何日返五利不吾欺又首宿花猶短蒲萄葉未齊更衣過柏谷走馬宿棠梨道旅聯[illegible]山間共歸鴉猶思飲雲露向來山虹霓又長掩柴荆避寒暑只將花卉記冬春行逆作迴初見

斧浮舟正好未生蓮俱佳

范純仁倚錫靜眠松下石煮茶閒試竹間泉吟榻未移溪上月醉巾長拂野雲迴長年已從春如夢遊客惟應醉是家俱好何也

劉敞荒田行云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窕生荆棘縣官募兵有者令蘇兵如牽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遂使漁盜作亡命此詩方是大變

擊壤集中月夜云雨霽風自好秋深天未寒移床就階下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飲無琴可獨彈他時過良友此景復求難固自清嘉

又曰人謂曾子固不能詩謬也其凭闌到處臨清泚閉閣終朝對翠微詩昔落落成孤論耕稼依依憶舊遊如此不能詩耶樹武堂云柳間自許投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循良又備將也

鮮于侁詩曰一氣幹元造爲功未嘗頃暫生自生死天地亦何言鳧脛不可增楮葉不可鐫欲益固爲損勞心非自然不見平陽侯醇酒聊終年刺新法甚婉

[illegible]話慶歷最盛但俗文同獨能修飾起夜來曰曉聰明縱紗錦館壓春卧橫朧琥魄令驚起新夢破玲瓏轉條縱縹緲梳鬢將何帥鬢銀床將誤君車過珠玉在氍毹矣如百蟲促夜去一雁領愁起歸鳥亂飛琴務雲凝遠山暖蟲重到地啼鳥許多將又云萬嶺巡真秋色裏一峰孤塔夕陽中惜去更看新甃壁記來重注舊題名柳花云破萼未深聊斂雪收香不密任隨風俱清麗可喜又有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海棠云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尤自清越

子瞻詩美不勝言病不勝摘大率多俊邁而少淵渟得瑰奇而失詳愼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爲詩然其才古今獨絕　子瞻問子由不赴商州曰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倅杭云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過海云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如此皆襟期天人矣　公詩本一往無餘徐州後更恣縱如賈耘老水閣云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

甃派圻添丁而貧低鄉老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
寫眼懷懶籍　黃州詩尤不襯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
裏一篇最爲沈痛雨中看牡丹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
姿尤有難人深致　其清空而妙者如野闊牛羊同雁
鶩天長草樹接雲霄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
盃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饞爲出魚林下雪霜侵戶
月枕中琴筑落階泉俱佳
子由才氣不如兄而有醇醪飲人之致別道則有遜色
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閑廡中飛絮縈殘夢聽外

啼鷺伴獨吟風景則有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
疊鱗排迢則有宦遊底處非巢燕歸計何嫌訓沐猴士
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一酣懶將詞賦占鴞臆煩
夢江湖伴蟹螯慰人則如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
苦怨飢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使事則有
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橫翻逃亡已覺依劉表
寒瘦應須禮浩然業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許公
雜詩則有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自夫手竟挽
千牛力斷成華屋柱加以綵衣飾人心喜相淚松心終

門皆唐人詩也　北歸嶺上後詩間雜詼諧游戲
叔如九日云酒慳慚對客風起任飄冠碁局云旋築高
牆防雞犬稍容嵇阮醉喧嘩而大檜詩云便令殺身起
大厦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拂雲霓猶得世人長
太息慨然不凡
昔人評秦少遊詩如士女步春終傷婉弱其文枕是河
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真好姿態而筍龍肯白盡無
用畫虎從人笑未成那自航艫不如介甫之雜然得失
何須問鵬鷃逍遙各自知之老手

覓補之視少游有骨氣如虛齋閒詠竹川光耿耿更
無可樂酒但有廣文詠人憐出入獨自喜往還省時作
苦語詩幽泉汲修綆又視田贈弟曰一從學聲牙世事
百色廢貲牛姑補室歲晚霜雪至大有古音
山谷詩當取清空平易者如曲肱亭云仲蔚蓬蒿宅宣
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境勝失途窮與滿眢蔦松與亂
剛直胸假鑿鞅業外嘯歌山水重晨雞催不起擁被聽
松風不嬌揉而佳生平病在好奇又喜使事究其所得
質不如楊劉原爽之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

持巧累于理而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琛瑤以鴨脚稱銀
杏是取其葉以琴高作鯉更不可又落星寺詩云蜂房
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上句言山腰寮舍衆多
下句言出廻外矣喬謂必是刺譏八稱鄭稱楊耳猩猩毛
筆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踈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
書物色看王會勲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
雖題曰戲作而使事天趣洋溢至接花詩雍也本犂子
仲由原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大雅掃地矣喬
謂此與好風聖之淸止可于長排律中以見句法變換

短排律已不可用況八句律乎
坡詩傷于太盡才大難降筆走不守魯直頗能開闢虬
髯倔強海外耳陳師道以薦郎得官正字詩曰扶老趨
嚴召徐行及聖將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著金根
誤寧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用事切當
雪詩云木鳴端自語鳥起不成飛不落色相　九日寄
秦觀云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鴉九日淸尊
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
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獨能無地落烏紗殊有陋巷

不改其樂之意或推後山直接少陵其五言律誠有相
近處此體猶未盡何況諸體而可言直接耶
蘇門六子文潛尤可喜海州道中云渡頭鳴春村徑斜
悠悠小蝶飛豆花逃屋無人草滿家纍纍秋蔓懸寒瓜
薇化過雨云撞鐘寺門掩晩霽倚殘滴相端下山去塵
靜鳥無跡歸來解妝欣新月如破璧但恐桃花源同舟
已寄壁大是清越七言律尤多秀句如綠野染成延晝
永亂紅吹盡放春歸萬頃滯空供野意一枝梅笑破冬
顔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青引嫩苔留鳥

篆綠垂殘葉帶蟲書歸鳥各尋芳樹去夕陽微照遠村
耕脫盡爾時惡習又何待挑琴知有術未嘗驅豆更無
謀不滅溫李　春日雜書云昨日爲雨備今晨乃大風
臨風議自備通夕雪迷空備一失常計盡備力難供因
之嘅不爲拱手受禍凶當爲不可壞任彼萬變攻築屋
如金石何勞計春冬只須此住便有餘味下云此道簡
且安古來家國同說盡便索然耳坡湖上夜歸云我飲
不盡器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
山西夜色已蒼蒼淸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

村時時聞聽香亦須只此佳即妙
賀鑄方回工于詞而詩亦絕勝如放鶴亭云高頂白雲山缺處一庭黃葉雨來時荼黃灣晚泊云荻浦漁歸初下雁楓橋市散只啼鴉漢上屬目云白雲蒙山頭消川山下流芳洲采香女薄暮儀隨波散雙荷葉逢迎一障塵持情不得語大婦在高樓皆妙
晁叔用沖之元咎弟也田中行有古趣又有微回淡施秋高夜飲罷泰臺雪作天緊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俊氣可味

高士徐積仲車詩行唐道送王潛望末云關西夫子誰延暮行笑行吟正安步百川海上牧羊兒解說公孫放豚去磊落有氣度
唐子西論詩可觀所作不遠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警句也餘語不稱山轉秋光曲川長瞑色橫亦佳初到惠州曰盧橘楊梅乃雨甜荷容邈諭到眉尖因行採藥非無得取足看山未害應辨訪若爲家一嚗著甚不值字三鎌老師補處吾何敢政謂家風不敢謙老師謂東坡補處用彌勒佛事中聯小有手致至潮上花生

月明作皆好風望之清文海泥犁也
韓駒子蒼冬日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指黃葉深倦話遠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頗稍傲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前爲狀後爲懷隨句而轉漸就衰颯而恬讓之致可掬
夜泊寧陵詩雖不高尚無惡習欸段馬也會韓則本非千里才惟蹄齧耳
北宋詩但非宛陵豫章二派即多可喜如劉攽題半隱堂曰一堂圖籍自附並三徑蕭閑與歲華定非平恩許

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外當佳處頗常成嘯嗟惟我問身數來往徵紅一泛即生涯　窘謂此詩亦有宋人槎枒之氣
章冠之寄荊南故人曰餘生自是一虛舟未害窮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蘊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二詩甚有風致
洪覺範詩中名家不當以僧論也五言古詩不猶清氣用筆高老處如記如畫近體詩如石室夜坐云示與世

遺他日志何嫌山淺春年心東雲未放倚怱聽折竹方
知夜雪深上元宿百丈云夜久聲猿啼岳頂夢迴明月
在梅花秀骨巍然又拾句書幽石收茶路亂雲亦有淸
致
李伯紀云聞說飛蝗起自淮勢如風雨渡江來吾家歲
事何須慮只恐人言不是災得家信作無賢宰相也記
舊夢泛舟循惠陽李綱宗小園詩俱佳
汪藻彥章寧川驛云過眼風光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
州雖遭澀吏嗔遊子那得溪神識柳侯謠曰野田行穢

稅有時雲將聽鈞樂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
秋俊逸似大蘇又醉別云雙槳又乘淸夜去一樽聊發
少年狂亦灑落可喜胡澹菴乞斬王倫被竄渡海詩曰
鐵山千盞酒微醺氣槪如此
劉屏山朱韋齋詩最可喜韋齋謁吳公路許借論衡復
留一日云幽獨不自得寓言欲齋廬殷勤主人意投轄
恐同車世塗早已涉此去將焉如惟憂酒錢盡使我詩
腸枯會合曾幾何可復自爲疎更當留一夕帳中搜異
書送翁確然歸弋陽曰昔我雲溪旁送子雲溪渡

問何時笑指媛上雲一別四周星坐此世事紛褒貶兩
非昔韓張奚可恃我纏風樹哀終日無一忻子乃水菽
歡侑孔奔走勤對床話未終別意如涕淚歸歟倚閭子
何當藥雕云二詩有長厚之風又呼守藥云誰令玉頰
紅成點如燕頰輕琥珀多半醉嬋娟　咏山絕句云偶
臨沙岸立多時淡淡烟村日向低幽事撓人歸不得一
枝梅影漫溪齋　詞絕似楊誠齋蕭淡詩
呂本中居仁有滿致而多輕率柳州開元寺夏雨云風
雨蕭蕭似晚秋鴉歸門掩伴僧幽蛮深不見千岩秀水

漲初聞萬壑流餓與夢因客帳望人傳甚至竟沈浮虎
頭燕頷非吾相莫誤班超拜列侯西歸舟中懷人曰一
雙一隻路旁堠有作無天際星亂葉入船侵敗衲疾
風吹火燒枯摧山林何謝誰方駕詩話曹劉可乞靈酒
盤茶鼎與不厭爲公醉倒爲公醒韻度雖饒終有綺類
之恨皆韓子蒼流弊
事苑病于偽歐梅之嬌錢楊未盡爲詩害也令歐任其
秀谷梅率其淸溫原自名家惟是筆力不高飾爲勁悍
遂流于粗鄙而惡聲出矣曾直好奇兼欲使事寶險故

幾樣而變其音節致多矯揉詰屈不能自然然氣清味
刻骨中亦自有權衡故佳篇尚多予嘗從前天生疎率
自喜轉覺天趣有餘結構不足雖淵源豫章實與魯直
相背

曾幾茶山天性粗劣又崇豫章之粗率倚待諸公之瑕
境而效之故皆噍嘌之音集中惟月詩之明蔣諒貴銀
河洗缺處應須玉斧修為最警而雪詩之一夜紙窗明
似月多年布被冷如冰豈曰詩耶一曾答壇擊首振鐸
自後論詩者日多皆詩也日甚至江湖詩出而此道遂

爲長夜矣宋詩三變一變爲偷父再變爲魑魅三變
爲羣丐乞食之聲中州集中高者秀雅卑者亦不至鄙
俚一時豪氣獨集于東南國之不祥先見于筆墨耶
選南宋詩務取短中之長一聯一句亦收之首尾求全
殆無詩矣陳與義簡齋詩以趣勝而受病于此後氣終
不可掩如雨晴詩牆頭語雀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
江漲云鹽痕幷翻孤日去西岸橫捲半天流送瑞安令
云衣冠滾滾相逢處草木蕭蕭未變時聚散同驚一夢
變悲歡各誦十年詩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

傑然無格調語猶入情　陳淵幾叟勝于簡齋嚴陵釣
臺云溪山有底好遊契貧士欲敢論生不侯但喜處非
僕揣節縱朝步初日穿林麓西風扶兩腋一舉千里鶴
意氣不凡下語新警

周必大益公氣骨不高微有淹雅之度如咏園云同環
自斷三三逕頃刻常開七七花有自然之致喬謂次句
乃道得無情　益公每效歐陽缺警句示人其有韻態
者有風色似傳花信到夕陽微放柳梢晴餘卽寒陋
詩若字字求入道理則一厄也逃元晦詩惟取多與趣

者如倒假江頭幾樹梅杖藜行繞去還來前時雪壓無
尋處昨夜月明依舊開　喬謂後聯有厝意首聯未氣直
　咏雲云不應琪樹猶含凍翻笑楊花許耐寒甚妙
道學詩亦有佳句如徐崇父毅齋卽事云苦色上侵明
坐處鳥聲來和獨吟時林虞齋送縣丞云松驢歸矣無
公事藥葉常能致俊流呂東萊云徑欲卜居從釣叟並
楊缺處竹門開
陳傅良止齋訪陳同甫曰古來才大難爲用納納乾坤
着幾人但把雞豚與同社莫將鴻鵠惱比鄰上何須

之矢鶴籠餵以怨之怠今觀此兩句可見俗情疲虛怨
怨本無大故而毀譽由之同甫嫂縻悲離故以爲戒下
云世非文字將焉託身與兒孫竟孰親一語解紛吾豈
敢祇應行道亦酸辛可憐淚下今夜感懷云已覺二毛
斑猶冀可期一飯思見多眞境眞語又有詩云珪璧龔
綱藉山龍飾衣裳不開遂古初而與自虞唐歟軍崇騎
射祿作象緇藏至今人便之蔡亦忽以亡又曰累殷以
爲歎班荆以爲儀交際貴如此勿使生意衰妍怜怪小
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仍支離直傷古道之

不復也次篇反語令人自思眞語亦雅

宋人樂府尤遼葉逸水心白紵詞曰有美人兮來猶遲
陟彼南山兮伐檿紵挑絲細緝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
縷不褻絕技無人數只愁不堪妖時裁剪俗見札令悠
悠爭看買笑錦纏頭歡仰音誰得又不忍決絕徘徊婉
轉無限風流 稱 謂此傾壁見張王耳住宋已成絶作

到辛猛虎行云市有虎母妄言當關虎上森文繼市上
一呼人將屑虎雖猛那得前市有虎言非妄君不見左
馮翊天下壯斧斤聲斷林壑空猛虎通衢恣來往食人

肉飲人血沈猜怨那可祛疑香堂上紫烟浮風流太
守憂民憂一朝下令開信賞積皮桃首滿山邱虎已滅
人蹤絶夜永猶聞泣幽咽泰山之側如可居予後夫前
升死州漢塘側西湖祖之

晚宋人詩有極佳而名不彰者如吳龍翰詩云愁心江
岸石千古無窮更厭心江上水條忽風波生又云擊筑
復擊筑欲歌雙淚枯鐵刀直如命命如鴻毛輕一詩有
古樂府意

洪邁之青青河畔草英英籬邊菊雅雅當窗女濯濯手

如玉淵淵鏡中顏粲粲未盈幅蘖砧天一涯刀頭誤行
卜卻鏃從新信誰教遠山綠又迢迢牽牛星奕奕停梭
女蕣盟整遙嚮織情遊漢渚欣識未斯須別愁眉已度
黃月不我留殘機忍重頓翻羨巫山雲朝朝化玉遇深
情秀致全在結語弄姿寫出無聊之態比擬漢人在宋
甚少

裘萬頃元量雨後云秋事雨已畢秋容對爲妍新香浮
稻徑餘潤溢澇浸機杼蛩聲裏犁鋤鷺影邊吾生一何
幸田里又豐年出門云出門復出門吾行豈安之攜書

北虜下翻隋卿白怡有懷千載人推後讀欲歎采采首
陽薇戀戀商山芝一喪或終身欣然釣江月斯人不可
作古道日式微自前稍粱謀鬼雁方辛飛青田秋無音
歲晚將臨依依勿出門去處攻桑人久元鼎生于除草
略不沾其風習可敬也其雪詩尤見義烈之概
隆興後詩推范陸尤楊尤袤廷之海棠詩臙脂無力臙
脂重春無力酣酒猶深又苦雨詩十年江國水如花恰
見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歲須煩風伯蕩餘不
頭昨夜熒生耳不德何時水守心歲星守心天下大豐九坐苦逾

詩作吳聚蛩鳴咽作愁吟
楊誠齋萬里論詩最多妙語自作則落粗豪一路其送
邱宗卿帥蜀作最有名云論蜀寬威百萬兵不須號令
自精明酒揮勃律天西檄鼓卧逢婆雪外城二月海棠
傾國色五更杜宇說鄉情少陵山谷千年恨不遇邱遲
眼為青 喬曰次聯似征羌出塞後半氣不稱前半其傾
國虛用亦佳杜宇句弄姿好二物皆蜀有也又其夜坐
詩荒城日短淡山靜野寺人稀鴉雀鳴亦好一派宋詩
不可絕以古法但狀其已甚者而已至于北宋季于

喬謂不言介甫尊之也
南宋愛范成大至能代人贈別云一曲悲歌水倒流將
前何計緩千憂事如夢新無尋處人似春歸挽不留草
色粘天鵝鴂恨雨聲連曉鷓鴣愁迢迢綠浦帆飛去今
夜新晴獨倚樓南徐道中曰半生行路與心違又逐孤
帆勞浪飛吳岫嬾雲迷望眼楚江浮月冷征衣長歌悲
似垂垂淚短夢紛如草草歸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青
鬢易黃塵入秋歸界有云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
總著花郢州結句云故知魚江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

留用孫吳論語能變化舟渡胥口曰古來此地快遊心
天遠時明湖月照臨一雁去平時隱現兩山波動對浮沈
衰鬢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楓葉深對戶釣徒來問訊
去年曾在背風林又有月從雲後皆前夜天向梅邊別有
春聽鳩相公無可笑態紙曰古不能兼俱有新趣絕句田
兗州道中云松林斷處前山缺又見南湖數十峰冬日雜
興云霜風掃盡千林葉閒倚筇枝數鶴巢皆秀水可喜
余初讀務觀詩于瀛奎律髓選宋詩中覺得洋洋盈耳
因極賞之及閱劍南集前意頓減大抵才只無多為填

不過語爲眼前景物首衒項然篇中必有一聯救語愁
習欲消間出新脆語如二月將柴妖臨撩人亦時有激
切之語惟七律有之四節取數篇于後長篇惟杜少陵
僅像敘事如見　江樓醉中云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
豈有地埋愁務觀爲石湖幕府在局六年以得縱懷及
守嚴陵思舊述懷云桐君故隱兩經秋小院孤燈夜夜
愁名酒過于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淡出肪處身雖
到風月佳時事不休妥得遊雲車載醉金鞭亦作探花
遊此猶于美之思嚴武也後高欸曰韶揶未必出兒牟

須是蒼髯已下觸影憐竟歸滿爲消醉亦已老無須俟
千年精衛心平海三日於菟氣食牛命與高人期物外
學將侗狄瀟陵秋此當有後進妄生長短如韓君平在
史門也曾題有云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鄉賢
過堂木悟鐘常撰覘村誰知疏偶余遺與有云尚能嚴
進先成佛那許辛毗不作公放翁壯時有志經世故感
舊云歲晚猶思事戟馬當時那信老耕桑久歷世途故
有此身辛巳兒虎口有手仙能持斧搖生來不啜與狐
酒老去那營燕燕巢之句　天啟崇禎中忽尚宋詩饑

不知宋人三百年本末止見一陸放翁而放翁佳處亦
未能見止取其詩之易解學之易成從無體格不煅煉
精思但于中聯作莽蒼語起結草草直寫俚語使放翁
有靈能無痛哭
永嘉四靈趙紫芝爲勝佳句有林間易行無流水元暉
詩變有唐風餘糧竹下人小梅花月正高又云
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仍出險語故爲嚴
羽所輕又有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亦成造夜雨簾
壞出秋山其延福觀之鶴毛兼葉下井氣與雲同井爲

藏丹之所此言丹氣也妙甚翁卷趙師秀佳句有
開燈坊遂夜秋潮汎滿今二徐最劣靈暉不及靈淵徐
照深林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常寒甚佳結云人言深
處常有老龍蟠劉照仍見徐璣作句月生林欲曉雨
過夏如秋
蓋殿滄浪詩于宋人中如諸于鎬珊中見司隸將史古
詩亦用功于太白但力不逮耳五言律有沈雲卿岑嘉
州之遺風七言律于高適李頎尤深惟樂府不入古但
得之唐人耳其送客絕句云川程極目渺茫數迢遞離

拚奈則何兩國呂詩須只寄江湖羣雁已無多極似晚
人　滄浪精于紀律吾終推介甫于宋人爲第一猶五
祖令學人皆稱神秀似而衣鉢自付慧能耳
豫章派最多惡習蕭彥毓梅坡雖有西昌有客學南昌
之號有似逃出其西湖郊詠曰花心亭上坐滿眼似湖
光只爲便幽趣能來倚夕陽水邊孫寺靜柳下小舟横
不待清明近繁花已自忙雖淺不惡
趙蕃昌父論詩專祖曾呂書云若欲波瀾濶規模須放
宏端由吾養氣雖自歷階升如此宏濶有何足取佳句

有紅葉迷村雨黃花獨徑秋詩窮莫得瘦酒薄不禁愁
止白搔頭同病鶴兕拱吟咏類寒蛩潭水解令胡廣壽
久矣何補屈原飢
放陶孫詩評特妙于語言其詩惟傳吳趙忠定公中聯
云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甚偉而起云左
手旋乾右轉坤未云休敗壞家未世孫可惜
楊用修稱劉後村李夫人招魂歌趙昭儀春浴行東阿
王紀夢行然但西昆體之似耳他篇粗鹵甚多佳句如
晚陳師復云斷下舉鞭空太息路傍擕幟卧遺民自題

小宴云閉上大夫拱欲死貌問吏部復方酣又落起明
月常開戶貪看青山懶下樓
江湖詩非無一二佳句但全篇酸餡如許元吉閒澗紅
梅云越女漫誇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妝其子淵泉寒
食云吹龍海棠無北障開成山柳有堆綿俱佳戴式之
舞行之犬者亦有佳句如尋梅云蜂黃塗額半含蕊鶴
膝翹空疏帶花鶴膝言枝蜂黃言蘂也結云此是尋梅
端的處折來須付與詩家打油醜殺如聲丐唱歌非無
亮喉無奈通身是丐何至其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

雁影參差半江月雞聲咿喔數家村千江月色令人醉
半夜梅花入夢香白石岡頭開杜宇對他人甚亦沾巾
却妙
王鎡生宋末亦法賈姚溪村云山路隨村轉溪晴踏軟
沙斜陽漁網砌竹路人家行鼠上枯岸飢禽銜落花
老翁分石坐閑話到桑麻又有晴雪添崖瀑春雲雜塢
烟破門借階梅花月入夜猿啼佩樹霜
文信公不以詩重而公實能詩雲端云半空天矯起層
臺人道劉安車馬來山上白塘山下雨倚欄平立看成

背有傾險如此之概又人皆有喜樂之作書尚無文法
五翁明剃醉餘披草坐探梅吟罷帶花回佳句也
詩壞而宋衰乘亡而詩道反振林洪興詩曰開池納天
影種竹引秋聲日斜魚影亂水落樹根懸香飄苔徑花
誰惜影落寒泉鶴自看老愛歸田追靖節狂思入海問
安期貴草堂深夜屢寄桃花觀冷酒重攜僧閒向與雲
來往鶴老應知坡是非何讓唐人咏谷木紀尤佳鄒那
臺上晚雲平虎視耽耽吹八紘萬里不知人作苑三山
空見草長生兆水鬼壁冰邱近威動神鞭海石驚書外
有書燒不得一編把上漢功名又要同荒館月龍秋何
處砧聲與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讀唐義士清父涇詩令人泣下如風去只餘船樂在雁
來還有帛書無江南頻歲建杓移北斗何人持節救東甌
從廣大旗飛霧雲藏關水陣開遮霄壓城地海島上有人悲
義士水邊無處問君王山虛字字酸辛不獨冬青詩也
謝翱泉羽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
吹谷巢波濤在孤樹聲似之矣文亦似詩得寒瘦之妙
又曰歐梅蘇西江後事力欲矯之去俗題不得雅事點

染何以成文但不可排砌如類書耳
又曰宋人好用心于無用之地如山谷之注喚起催歸
爲二鳥名東坡之用玉樓銀海于雪詩是也
又曰詩中使事如使材在能者之運用耳
又曰詩嫌于盡
又曰煉字落險僻即不雅而可憎
又曰作詩不必拘拘字句然字不工即害句句不工即
害篇

諸英俊以陳卧子所選明詩畀余曰丈夫高[illegible]
指其實焉乃答之曰明初之詩尚自平秀宏治以後[illegible]
爲異物不可訴之詩矣獻吉立朝大節一代偉人而詩
才之雄壯明代亦推爲第一其詩之探入唐人閫奧者
安敢沒之如卧病一春遊報主偏驚千里仲遊鄉上句
言坐獄卽退之猝擬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意也下
何言人情斂洛卽楚詞汲濤以承迎兮矜以服余義山
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之意也使獻吉平心易氣余

集皆然余安敢不推爲唐人奉爲盟主惟其粗心驕氣
不肯深究詩理秖託少陵氣岸以壓人遂開宏嘉惡習
李于鱗之才遠下獻吉運而和之幾夫又極推重遂使
二李並稱睥睨盛唐之流毒深入人心不求詩意惟求好
何不學二李無非二李今欲發明三唐詩道惟爲禍首
則余所極敬慕之偉人口誅筆罰不敢恕矣蓋獻吉本
非有得於杜詩而爲之也自負其才不得入翰林致怨
於李賓之見其詩何乎淺故倚少陵而作高大強硬之
語以反之于鱗成進士後有意于詩與其友謝

茂秦茂秦在明人中錚錚而未有見于唐人者也教以
取唐詩百十篇日夜咏讀倣其聲光以遊何于鱗從之
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卧子此選卽七才子
之選調也

唐明詩相去天壤今舉唐之最下者與明之最高者較
之品位自見許渾詩當時謂爲不如不做者也今又於
渾詩中舉最死實者如題衛將軍廟云武牢關下護龍
旗挾槊彎弓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纔散魯連
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淮挂鐵衣欲與忠魂何處

問葦花楓葉雨霏霏首聯言戰功次聯言高蹈三聯言
墳廟四聯以情景結之題中之意自足措詞無一字虛
設但許詩俱無遠神故當時不重之耳明初咏白燕者
紛然推袁凱第一稱爲袁白燕起句云故國飄零事已
非舊時王謝見應稀失之于泛燕亦可用次聯云月明
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二語是撲第三聯應縱
而曰柳絮池塘春入夢梨花庭院雨沾衣與次聯輕重
無別如時文之後比亦實做如中比也唐人之中二聯
無虛實者必第七句轉末句收凱不如此法其末聯云

道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語泛與起同八句中起結是燕非白燕第三聯重出止有兩句是白燕比衛將軍廟詩如何使凱學識大進重作此題于白燕上一絲不漏只可比崔珏鴛鴦鄭谷鷓鴣死句未是晉唐樹馬活句以無袁凱在其中耆也非詩也詩須有爲而作非自託則寄慨寄規正德間有妓女硃般予者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迴照汚拋擲到如今字字切題而又字字寄慨有此妓在詩中豈如袁凱詩止有二句畫白燕乎凱詩雖非合作而猶清新宏麗陳淘者

當拜凱以學詩凱乃拜此妓以學詩

明人見識力量只到得許渾而止未見晚唐好詩何況盛唐空同最膾炙人口者朱仙鎭詩與許渾衛將軍廟詩何異豈有纖微深意遠神而以盛唐自許耶

于鱗詩刪去宋人而以明人直接盛唐人今有范氏所選歷代詩亦然余謂宏嘉習氣流注人心即此可驗

獻吉高聲大氣于鱗絢爛鏗鏘遇湊手題則能作殼硬浮華之語以震眩無識題不湊手便如傀儡扮生旦而身披綺紗袍子口唱大江東去爲[illegible]所鄙終由其但學盛唐皮毛全不知詩故也

徒手入市而欲百物爲我有不得不出于竊時盛唐之謂也竊國者在前後人又竊其鉤

二李于唐詩之意在言外宋文之法度謹嚴實無所見故其文則蔑韓歐而學史漢其詩則蔑韋柳而學盛唐敢言古文亡于昌黎不讀大歷以後一字禪者云吾參究三十年方知識羞後之習人稱之曰好個識羞二字彼既自以爲能見韓歐韋柳無史漢盛唐字句故出此言總爲無三十年參究苦心耳元美于文章以震川爲

硬晚年自傷餘三公沒齒不覺夫韓歐韋柳才豈下于四公班馬盛唐學不效學得其神者不襲其形也子受體于父而四肢五官不能盡似子既自成人身自有引業滿業故也若搏土刻木以肖其人無一不肖本非人身故也豈可以土木之肖者爲子而望以烝嘗嗣續也哉昌黎學子長而不似子長永叔學昌黎而不似昌黎以其雖取法乎古人而自有見識學問也詩文在神理不在字句古學如飲食俗學如撕竊飲食粗糲不妨惟君少少撕竊全所供求

卧子氣岸其學詩也幾知平仄即商榷于李杜高岑不須進第二步其作詩也凡題皆是早朝秋興更不會有別題其論詩也一出語便接踵于西河鉅嶸更不慮他人有不來行者不復學問中有如是便易事也

所謂才子者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可稱之滕王閣序之王將軍之武庫古今惟楊升菴外是王僧孺釋迦佛成道記買申釋與高僧為之挂線法稱受年非多不知何以能爾明之才子拔茅連茹只可其然自稱耳年至四十須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

十而稱娘子祖斑所以取譏也前七才子者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

復古須是陳拾遺之詩韓退之之文乃足當之獻吉擬剽盛唐元美掃剝班馬妄稱似古遺禍無識

余之深恨二李也有故天啟癸亥年始十三自不知揣量妄意學詩得何人所刻盛明詩選既折儀慝之物童稚無知見其鏗鏘絢麗竟以盛明直接盛唐視大歷如無有何況開成自居千古人物李杜高岑乃堪為友鼻息挑雲者十年癸酉冬讀唐人全集乃知詩道不然返觀盛明詩選無不蠛屁其外皮絮其中自所作詩與平日言論如醉後失禮于人醒時思之慚汗無地與地有秋根之名謂本無所知能而自以為甚知甚能者也如與為者秋根何辭年七八十一句不辦始謀不就致之也曾為藝于偏梯各是以不避醜態而極陳之 辛未王中余于歐蘇稍有一隙之明矣猶謂明人文不合朱詩不違唐癸年始知其謬邪說之易于惑人下愚之難于改步如此

宋載文北行詩曰鴻雁自南人自北一時齊往月明中懷鄉之意不言自見唐人句也卧子過陳徵君故居詩有因白楊過指東西路數株空留大小山通篇清婉不讓唐人學舒章云青樓隨意人不信有相思清新俊逸境是崔國輔語此選慢世盛集二李之醜態以驚遝與者耳其所美語乃是清說公案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人勿被三君換却眼珠也

劉青田詩稍傷笨重而力厚思深有由心語可觀者多在明初可稱作手楊孟載詩可比韓莊工力細密高季

迦各體俱工七律有數十篇可硯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數十篇可觀而此中收之甚少以其不合於盛唐皮毛耳蓋不合皮毛之清新而取合皮毛之陳竭其胎害於鄉里後來者大矣殆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達諸公常熟以□□故士人學問都有根本鄉先達之關係顧不重哉

丙申丁酉余在都中與卧子高足張青琱相晨夕執問此集中議論積久難忍因調之曰王文肅公之紀綱有阿五阿七阿五之所嘗曰我天下第四人也聞者競叩

其故曰第一朝廷第二老爺第三我阿爹第四豈容多讓少陵第一空同第二卧子第三第四更無他人也又嘗語之曰君須進生大黃一斤瀉去腹中陳卧子始有話話分渠大不懌而無以復也青琱又云卧子爲紹興推官時巡按某問以明朝文人孰爲大家對曰弇州各體俱備又問以後爲誰答曰某甲余謂之曰四部稿如夏月大庖穢氣逆鼻艾千子之言最爲忠告君何以不勉使深心細讀耶久不懌雲間于蚊明眼猶在必不甚如青琱作第四人也

宏嘉詩文爲錢□□艾千子所抨擊醜態畢露矣以彼家門徑易知易行便於應酬而又冒班馬盛唐之名所以屢仆屢起

于鱗甜邪俗賴戚人更甚獻吉凡外乾中乾者皆其習氣所誤也

震川之文明人之最善者也猶當讀之一過以知其造詣比古人如何而已既有暇日何不深讀唐宋人之文章即漢魏六朝三唐之詩如遊山大悔而切切然于宏嘉之詩絕不可解

全唐詩何可勝計于鱗拙取幾篇以爲唐詩盡於此矣何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而盜撑升斗以爲盡王家之蓄積哉唐人之詩工所失雖多所收自好卧子選明詩亦每人一二篇非獨學于鱗乃是惟取高聲大氣重絲濃紅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詩不工所取皆陳濁膚殼無味之物若曰齊列朝詩早出此選或不發刻耳生長三家村見百金者以爲崇愷入縣城而知爲不然況入通都大邑乎斤斤二李益不見唐詩耳不服者曰難道唐詩彼不曾見答曰幾曾見來行現証在李天中謫遼

左遷此皆作途行詩曰鐵嶺金州道路難其徒絕嘆爲盛唐余曰易銅以鐵則更勁易珠以金則更煉何患不盛唐張謂此詩首聯云銅柱珠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言險遠而貘也次聯云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獅子冠譏求金求事邊法官也三聯云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恐誦盜又愛友也結云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諷黷貨勞民也其後竟有中官呂太乙收珠阻亂之事少陵詩亦嘗及之謂詩深廣有關係如是今乃截取一句換字以爲盛唐可呵讀

書須眼光透過紙背勿在紙面浮去　此中物如銅鑼銅鼓京師新開店面者以爲鬧市聚人之用

人有問作詩之法者仲默指堦下花曰色而已矣其本領可知仲默設色之善者宛似唐人以意求之方知其僞獻吉病笨重氣又做如對傖父腦搞蒜臭觸鼻獻吉亦知詩妙處在有言外之意求工於字句心勞日拙而所作反是元美之譏錢起佳氣長浮仗外象爲比亦然

煆者有冷鎚於成刀後細密加鎚也精鐵得此愈見堅利毛鐵則破碎矣注釋詩文之冷鎚也有意則精彩倍加無意則破碎不堪矣請以此中所論而不收之魏澤過侯城里詩與所收之驚心動魄之李獻吉秋望詩並注而同論之侯城里乃方正學之故里成祖之待建文忠臣從古所未有爲之臣者旣不可明言而正學之誅國不無可議事旣至此又不忍深咎此其立言之難也詩曰豺與衍雨過侯城俯仰令人感慨生黃鳥叫人空有囀清猿啼淚只一聲能融景入情矣又曰山中白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當時豈無掛節而方不容

然者名爲之也盛名虛名也方固正人而非文種范蠡謀國之才太祖拔之以付建文遂柄國政又爲道衍所噬成祖必欲屈而用之以致言語抗激而成十族大禍是難居也誅僇之濫及于朋友門人郡邑爲之蕭索然帝王與匹夫言語爭勝淫刑至此大喪君德故託之正學神魂所不忍見則貽禍于親戚朋友之過自在其中而成祖之過畢亦自見故結云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澤于當時未有詩名而情深詞婉有如此選者以其無高聲大氣重綠濃紅目如不見也獻吉秋

望詩曰黃河水繞漢宮牆水而繞牆近之至也是漢何
宮狐子宮與下文不合謂以古比今則明無離宮牆字
本趁韻而遂礙實甚又云河上秋風雁幾行在蘭州及
娘娘灘猶可餘處則爲腈話篇中無處可據也又云客
子過濠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刺避敵也在大同則
濠字不落空其城沿邊有濠有地網餘處則濠字落空
湊數矣又云黃塵古渡迷飛輓渡須有水是說何處又
云白月橫空冷戰場釋典謂朔爲黑月望爲白月言時
非言月也彼見白月二字新僻于明月即兩用之不知

出處意義也月體如盃何可言橫月光徧地橫又不可
選者謂此詩驚心動魄當是以文理全無故如是耳如
次聯意結當用唐休璟張仁愿有邊功者而曰聞道朔
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汾陽有破賊功無邊功其
便橋之事乃和戎非戰功也若指郭登上文又無土木
事意直是湊字湊句見韻即趁一經注釋百雜碎耳其
秋懷詩曰慶陽亦是先王地門對東山不宿墳白豹寨
頭惟皎月野狐山北盡黃雲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
山散馬羣回首可憐鼙鼓急祇今誰是郭將軍若在趙

元昊時可以先王地許慨宏治時何故說此非作地志
不定方向何故言門對東山不宿墳且其城只有一門
矣宋楊幡金山詩曰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
州遠勝於此王平甫猶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見此
當何如耶首句已出慶陽次聯又用白豹寨野狐山重
複無意惟皎月盡黃雲言無民物也第三聯却云收禾
黍散馬羣則又有民物矣任手寫去竟不思量此聯隔
斷遂致結意與次聯不相接其二云宣宗玉殿空山裏
野寺霜黃鎖碧梧不見虎賁移大內尚聞龍舸戲西湖

芙蓉斷絕秋江冷環珮淒涼夜月孤辛苦調羹三相國
十年垂拱一愁無明無離宮西山梵宇乃內侍倚懿旨
爲之何以言宣宗玉殿虎賁龍舸屬對精工名下無虛
而移大內戲西湖是何事何意二句與空山玉殿有何
關涉燕地何以有江此句抄魚龍寂寞秋江冷而換四
字下句抄環珮空歸月夜魂而換三字倒一字也人臣
安得以高緯比宣宗由北地大梁竟無北齊書也第三
首曰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芳湖靜不流如此起手與
子美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同法而狀

緒乃亂世君臣何也又曰松栢深愁似陵廟不似宮苑矣秋興之雕闌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言無人也此篇之曰雕欄玉柱留天女意者用諸汾事以萬剩亦可而又篇之曰錦石秋花隱御舟則賦實事矣是何意耶結曰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爲掃神州是收上文何意與非滿紙散錢

明詩之爲與物於敘景最爲顯著詩以身經目見者爲景故情得融之爲一若敘景過於遠大即與情不關惟登臨形勝不同耳獻吉桂殿詩曰桑干斜映千門月桑

干水自大同而來相去甚遠何以映宮門之月又云碣石長吹萬里風并無千門字面可用之川猶雲貴矣其獨太師宅飲別云燕地雪霜連海嶠漢家簫鼓動長安大且遠矣與當時情事何涉雖有哀樂之情融化不得甚非如牛頭阿房與物耶

獻吉潼關詩曰咸東天險設重關以曰旌旗虎豹閑臨地黃河吞渭水炎天白雪壓秦山舊京想像千官入餘恨遙巡六國還滿眼無非棄繻者爵言關更莫噴顏函谷關在漢武時楊僕移之而東置於新安去舊地三百里仍名函谷關獻帝建安四年之前仍設置於舊關之西二十里始名潼關東西二關互爲興廢何以曰重關耶炎天太熱無謂或者別有出處乎白雪言激則無謂言雪則剩白字亦不敢測秦山者終南深處也與潼關無涉宮門乃可用千官與關門無涉惟第六句用過秦論有根本眞是才子大家棄用棄繻似是與其侶公車出關之作夫事可寄意者甚多何至用此耶總緣胸中不能立得一意五十六箇盛唐字面在筆端亂跳勉強押韻捱拈落在紙上而已宋人即不然胡宿詩曰天開

函谷壯關中萬古驚塵向此空言其把要也望氣已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軍或者譏守關人乎渴特白水先生論來抵鴨雞下客功二聯用四人點鬼簿宜避符命已歸如掌地一丸曾悞隗王東收上文下作來爲合作比獻吉爲有頭緒矣明人不成詩以不知題意留如何立宋人無高致以其惟恐去却題目也唐人更不然崔顥題潼關樓云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川從陝路去河邊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烟萬里愁氣度視宋明人如何

空同朱仙鎮詩結處獨承第三句何也野泊而因水立
背龍關鼎耶情耶豈非牛頭阿旁之異物耶獻吉亦行
遐方故啟流官路漢史終收痛哭旹何故不盡如此造
句耶平涼詩刺諸王語也前後都無照應何也
唐人王貞白太液池詩此波涵帝澤以波與澤犯而改
爲中獻吉之深夜悲歌泣孝宗好句也却悲泣相犯而
不知心粗故也心粗者無一事有成
仲默戲效義山云班女愁來賦與蔡戲效者不付之詞
也義山詩如是乎呵呵

仲默不作豪態不甚可厭筆比獻吉稍輕秀最宜今日
應酬
教職彭民望落魄不遇李賓之贈以詩云斫地高歌興
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
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
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此詩細密獻吉必不能辨何以
交郵貧之山谷官葉縣尉有詩云俗學近知回首晚病
身全與折腰難介甫見之以爲非奔走俗吏除北京教
授獻吉于鱗之橫行總由居上位者無目爾

于鱗入覲賀建儲云伏謁不遑顏咫尺十年皆惜愧爲
郎此二句有意可誦不同他篇明朝藩禍成於刑立之
幾詩若爲此事恨不早諫則少陵也若以昔不在翰林
不得近君至外轉入覲得見天顏則淺矣然非盛唐
字以成句者也
句中虛字多則薾弱實字多則窒塞猶是皮毛之論子
美之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不見薾弱落
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不見窒塞以有意故也
于鱗之河堤使者大司空上客相如漢大夫東方千騎

古諸侯仙郎起草漢明光群呵萬里越王臺有何意味
是飽噉粟窒塞欲死者之語也
于鱗惟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是佳句而
元人已有漕河通瓠子浙浪漲桃花矣
懷泰山乃夢遊天姥之類非遊也于鱗乃曰河流曉挂
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
護秦封直是遊泰山矣且四句全無意思
于鱗做漢人樂府爲[illegible]所攻者直是笑具
于鱗送之任饒陽者曰大漠清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

層城十四字中畫作六截大漠在塞外數千里隴山在
慶陽南千里何以大漠清秋迷得隴山之樹慶陽城去
黃河東西北三面皆千里何以黃河日落得見慶陽之
城文理通乎縱令沙漠之滴秋得迷隴山之樹黃河之
落日得見慶陽之城與別情何涉王右丞高達夫送別
七律具在豈曾如此悉至不才代筆送別詭遇之談亦
不如是至于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倣大王風吳門
誰好大者題其銘旌曰申相國暨鄰士嫣嫣之柩也直
是昏狂醉夢

于鱗曰地坼黃河趨碣石真是唐人語若是明人即知
黃河在宋真宗時入淮矣借大白雪樓竟無一冊山經
地志

于鱗只學李頎之新加大邑殺仍貴故以少陵為僭依
題有望字方可說到千萬里而處縮長安春望司空曙
長安秋望皆不然若在二李岷山漢江俱作詩材大家
故也

李頎諸體俱佳七律中之題璿公山池宿瑩公禪房聞
梵盧五舊居亦是佳作惟送盧員外寄綦毋三送魏萬送

李回若是燦爛鏗鏘膚殼無情之語于鱗於盛唐只學
四首而自謂盡諸公能事

元美贈楊武選云漢壁晨馳大將材武選不當用將帥
事且宋字用韓元事也可用晨字乎高城雨過寒生秋
柝從雨來殘夜花明月滿樓月從花來乎全失送何之
法

元美書庚戌秋事皆不及嚴嵩縱敵仇鸞欺君只寫堋
弓玉几等字以紛盛世子美詩何如乎

余題此選七律云甚好四平戲嗽聲徹太宗入人關朏

繆齣齣大江東羅鼓祭而振衫袍紫又紅座中將盡裂
笑樂殺村童此選即附子所選明詩

詩人不跳過宏寡深沒頂淵百丈之猶滿終是四平腔
戲子不惟其意而惟其詞必跳不過

劉夢得云新詩一聯出白髮數莖生不肯襲前人舊樣
并不落自心淺近處也宏嘉不用自心只以前人詩句
為樣子獻吉以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錦
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為句樣作點以花迎
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

花深鳥去遲爲句樣元美以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
病獨登臺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爲句樣
于鱗以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顧盼一過
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爲句樣不須閒暇于昏酣忽
遽中得題便作不立意不布局惟置句樣于心目間依
而爲之冠冕鏗鏘卽以盛唐自命故其得意句皆自模
中脫出如糖澆鷄鷟隻隻相似求以飛鳴宿食無有似
處祇堪打破哄兒童而已彼亦有好句若求之以意求
之以局則爲一屋散錢杜詩如暫往比鄰去篇有何好

句而人不能及者有意故耳有意則有情自然意味無
窮也余癸酉以前視此輩詩如金玉癸酉以後視此輩
詩如瓦礫丁亥以後視此輩詩如藜藋矣
二李派詩句換其題皆是絕妙好詞喬太師宅之詩燕
地雪霜連海嶠移之登臨移吟猿見月移孤樹于山中
移宿雁驚人起別灘于江南皆合作矣結云二十逢君
同躍馬十年過首笑彈冠既用彈冠事移之譏喬不薦
拔卽合作矣上者相如漢大夫移之爲趙炎則妙矣徐
禎卿贈別云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別時

[illegible]草怱怱那有此孤獨寂寥景象移之懷人卽相稱矣
此輩詩皆極好有意只是題目差耳設改其題爲眺望
登臨莫非合作
余之乞食詩句使一生如此作數百篇加以潤大挺濟
昂然自命盛唐誰其禁之以返之自心於哀情樂意[illegible]
不相關故不爲也我自有我身心蘇李之高鍾譚之陋
總是彼物與我何與呵呵竊謂選此者猶是矣喬十五
六時以盛明直接盛唐之見識而宏嘉名公之詩只到
得矣喬乞食草而止此言在我雖亥在彼宜自攷也

又問曰某篇壓卷之論鍾譚亦不伏尊意與之同乎答
曰鍾譚爲誰有何著作我皆不之知也凡詩對境當情
卽堪壓卷余于長途驢背困頓無聊中偶吟韓琮詩云
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鄉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
嶺花多是斷腸枝對境當情眞足壓卷癸卯再入京師
舊館翁以事謫遼左余過其故第偶吟王渙詩云陳宮
興廢事難期三閣空餘綠草基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
江令獨來時道盡賓主情境泣下沾巾眞足壓卷又于
閩南道上吟唐人詩曰北畔是山南畔海祇堪圖畫不

堪行又足壓卷余謂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不見其敘景之妙有朝士言殿廷而儀衛風物
十四字中道盡亦對境當情故也二語必壓卷矣余所
謂壓卷者如是
宏嘉派實自二高發之廷禮之早朝詩季迪之大祀詩
與宏嘉何異季迪比孟載有氣岸而細密不如
明初人詩猶守本分不作過頭大話
于鱗見元美文學史漢乃學左傳欲以勝之寀伯固宜
如此湯若士慧人也亦欲學初唐以勝二李何歟豈中

郎亦欲翻二李而識淺力薄反開鍾譚門徑
唐詢仲言奇士也幼聾而博學于崔國輔魏宮詞李義
山漢宮詞皆能識其隱與之意惟於于鱗鍾譚不敢一
掃去之爲可惜耳
七言排律子美止有二篇亦不甚佳其難可知明人以
爲能事文長不免也
吳梅村詩曰不好諂人貪吝過慣遊作客愛書來意簡
倨而詞微婉北上云身是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
間哀感發於至情唐人何也

于鱗有海內知名兄弟少天涯官跡左遷多甚新却
將唐人塞斷自心甚可惜也
唐子畏題墨菊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
錯把黃金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寄託生平盡矣明
詩所少
張汝弼云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女
兒髮齊耳買粧假髻亦巍然花鈿玉珥瑱珥綴眼底誰
能辨眞僞瑣窗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可比張
籍

明人有諷友人云十年心事酒杯閒坐對江鷗去復還
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唐人詩也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
不着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
一惟求好句則蔑然矣如高啟有函關月落聽雞度華
嶽雲開立馬看梁苑鍾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兵
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松風吹墜鶴翎墮梅
雨過滋魚子生雲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不
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白下有山皆繞郭淸

無客不思家郭子章有家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
白頭深玉裡有夕陽元虞飛翰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
基有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谷山宋濂有紅錦
裁雲朝與雁紫簫吹月夜乘鸞楊基有六朝皆恨斜陽
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春水染衣鸚鵡綠江花落酒杜鵑
紅斜陽芳草遲遲暮流水桃花去去春席因留客常虛
左簾為青山盡捲西松下琴書時亦潤竹西窗戶晚猶
明孫左司有天與數聲皆鳥跡家傳一劍是龍精楊訓
文有小姑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郭丹屋有湖

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峯來徐璲有郭中白雲無
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顧觀有重經白下橋邊路頗憶
元都觀裏花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為霜甫長
源有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衣上猶染吳
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張士衍有地與虹蜺相上下天
連星斗共浮沈謝元功有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
下齊兵淮陰祠方行有採鎬江漢無窮藥歸到驪山有劫灰
瞿佑有射虎何人逢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陳汝言有
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悲笳月滿城解縉有蒋術花間

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王文安有夜斬丑于冰上渡
曉驅番馬雪中騎夏瓊有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
馬頭看劉崧有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甘
瑾有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曾棨有玉樹
歌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林鴻有堤柳欲眠鶯喚
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劉欽謨有一春客自閒啼鳥半夜
誰來問守宮陳思賢有山寒映水將秋色江樹含風送
晚涼王希範有歸去天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魏
舒原有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許彬有黃

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有青海四年羈
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劉績有孤鐘啼波新豐柳遊騎
晴驕上苑花張光啟有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元猿傍
客啼姚廣孝有林封茅屋常疑雨泉響松花半是風吳
振三有青山遠成寒烟積芳草平沙夕照多史鑑有雙
鬢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沈周有何似人日忘
期身僕射今誰託粥兒雲外旌旗姿勸捷月中刁斗受
降城童軒有黃菊酒香人病後白頭風冷雁來初劉大
夏有幾處白雲前代寺數村流水野人家文太僕有樹

思人在詩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醉瑄有題軫泉晁朝
北夜岷嶓諸嶺遙南條天連巫峽長多雨江過潯陽始
上湖壯泂有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撻
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殘書楚漢燈前壘小閣
江山霧裏詩　病月　花石未成猶有淚雞鶩雖在不驚塵
陳蕃榻有竹林背水迴將偏石穿沙坐欲平王伯安
有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
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
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幽人月出每孤

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
聲棋聲竹裏消殘暑藥裹囊前對病僧顧璘有古詩頻
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蟹爭肥御前却講言無忌衆裏當
熊死不辭寒翁抱花餘舊擲慈烏將子試新飛王穉登
有共道麻姑如好女笑看桑子似嬰兒美人學舞魚腸
劍廝養能開兜鍪弓重過楊家舊亭子深悲侯氏老門
人莊定山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
又北海風回帆腹滿長河霜冷岸痕高又云心無半日
千奈樣踈歡能回慢師原又云遥憐雙眼疑秋水皆難

三花御野風又云天闕星辰遙舊履滄洲歲月有殘杯
又云招隱誰甘同寂寞習書不獨為窮愁又云後時自
許甘溝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
草却悲人宗子相有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
春又云愁邊江雁中原去眼底梅花與洛多王元美有
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此遊有負破胡節
吹笛空心日烽火煉成丹家氏懌過穆衛營云熊罷首
禍真點鸚鵡徒興飛悅鳳皇哀仁有三月桃花股短屐
百年天地一閒人

弘嘉諸公所以致此者有六故焉一時文二早捷三高
才四隨邪五事繁六泛交詩與古文門徑絕異時文于
二者更與彼既長于時文則以時文見識為古文詩引
謂之疾也早捷則心驕思言無關才高則筆下易得斐
然不以古人自考離合隨邪則幾執倚便似唐人終身
更無進步事繁則應酬如麻無暇苦吟詳讀泛交則過
从微求不容拒人而出六病環攻雖詩道少陵不能不
為二李
黃公云謝茂秦謂阮公一身不自保何暇憂妻子不如

裴說遊終一身多云云如是詩只在一句耶得心應手句爾爲懷兩句非行一句非綿不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

又曰專於詩者失之餖飣專於陶者失之淺易此言得之

又曰立意易措詞難專乎意則涉議論而入於宋丁平詞或傷氣格而流爲晚唐此亦妙論

茂秦頗誨人以悟然其所云悟特辭律耳得處爲淹雅失處則流爲卑熟

又曰袁石公盛推宋人詩文有可以超秦漢而軼盛唐者識柳州曰歐則詩之聖蘇則詩之神陶傑取其趣謝但取其材李杜稍假以大家出六子之下石公從陝還亦知自悔而年已不逮

修齡先生所錄圍爐詩話備列藝林其排擊七子探源六義議論精到發前人之所未發惟詞鋒凌厲間傷忠厚殆以王李之派迷溺已深有激使然歟是本爲先大父與昇公所貽大父性耽吟咏論詩最善修齡之說所著自娛集寄廬詩鈔抒寫性靈不襲僞體旨容江右右成岷中丞幕未一載亟歸省親維中丞屢以書招公告詩云失期已驗姓名聞黃鶴卽和詩 從來去不還荒道野人同鹿豕只緣日影滿西山杜門色養不復出也此書卽在幕

中手錄者又假別本是正于澤猶新詢爲詩本今春若溟先生購是書付梓爰舉以相贈繕錄後參校一過因綴數語于末時嘉慶戊辰閏五月黃廷鑑識

吳修齡先生圍爐詩話六卷持論名通一掃皎然詩式滄浪詩話之陋其所服膺在馮氏定遠賀氏黃公故採錄二家之說爲多而其自得心得尤足以鍼膏肓而起廢疾其說謂詩中當有人在尚屬千古名言謂唐人不逮比興自宋以後比興全失

則六義之旨風騷之旨導積石而溯崑崙矣趙秋谷談龍錄云云客吳門徧求其書不可得蓋當時已珍秘之甚余從琴六黃君處得其家藏鈔本繼從許[illegible]後從業師陳海木先生假得別本是正遂與修齡所著手鏡錄同付剞劂以成雙璧修齡本畸人名殳亦名喬太倉人贅於崑故又爲崑山籍茲刻名稱里籍各仍其原書之舊云崑山張海鵬識

圍爐詩話卷之六終

嘉慶戊辰[illegible]
昭文張海鵬校梓

圍爐詩話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喬撰喬字修齡崑山人是書所論如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醸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如小弁凱風諸篇斷不能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又謂詩之中須有人在趙執信作談龍錄皆深取其說然統核全書則偏駁特甚又氣質獷浮欲以毒詈狂談劫伏俗耳遂以王李爲牛呫驢鳴而比陳子龍於王錫爵之僕夫七子摹擬盛唐誠不免於流弊然亦各有根據必斥之不比於人類殊未得其平至於賦比興三體並行源於三百緣情觸景各有所宜未嘗聞興比則必優賦則必劣況唐人非無賦體宋人亦非盡無比興遺詩具在吾將誰欺乃劃界分疆誣宋人以比興都絕而所謂唐人之比興者實皆穿鑿附會大半難通即所最推之李商隱韓偓二家李則字字爲令狐而吟韓則句句爲朱溫而發平心而論果盡如是哉閻若璩潛邱劄記載喬自贊之言曰賀黃公載酒園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錄及某圍爐詩話可稱談詩之三絕過矣

漫堂說詩一卷

〔清〕宋犖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刻綿津山人詩集附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漫堂說詩一卷》提要

漫堂說詩

商丘宋　犖牧仲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尚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尚大雅寖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鍧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遡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汎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撫唐不必撫古亦不必撫宋元明而吾之眞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稊稗瓦甓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候熟矣不則胷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於前羣盲隨之於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烏虖可哀也已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蓋意主捄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撏扯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於既倒耶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鰲擲鯨呿尚有所未逮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雲間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好之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甚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阮亭云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誠哉知言阮嗣宗詠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壓以蘇李十九首爲古詩耳然則子昂太白諸公非古詩乎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卽宋之蘇軾黃庭堅梅堯臣陸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昔人詩評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蓋篤論也至杜之北征詠懷韓之南山諸大篇尤宜熟誦以開拓其心胸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年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燄萬

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横無施不可孫僅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元好問)各自成家而余於子瞻彌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夙緣耶初唐之長安古意帝京篇已屬陳言無須效顰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此未嘗槩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降而錢劉韋(應物)郎(士元)清辭妙句令人一唱三嘆卽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

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泰岱滄溟高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後來元白儘多長篇去之霄壤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間(陳李諸子)闢鍾譚虞山(錢牧齋)又闢雲間出奴入主迄無定評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鬯盛唐王維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渢渢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闚其閫閾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然不敢以難而謝之學杜有得卽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五言絶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來之句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歷代佳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

率意措手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迴環含咀不能自已此眞風騷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輯最廣足資吟咏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宋元以後頗有名篇較之唐人總隔一塵

在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畧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槩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党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家稱高啟楊基張羽徐賁而高爲之冠成弘間李東陽雄張壇坫迨李夢陽出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間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嘉隆間李攀龍出王世貞

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於袁弘道鍾惺譚元春再變於陳子龍　本朝初又變於錢謙益其流別大槩如此

余年十二卽奉先文康庭訓從事聲律旋入侍禁闥側身屬車豹尾間此道便棄後歸故園追隨侯方域賈開宗徐作肅諸君分題拈韻篇什遂多迨筮仕黃州官衙岑寂頗究心詩學然初接王李之餘波後守三唐之成法於古人精意毫未窺見康熙壬子癸丑間屢入長安與海內名宿尊酒細論又闌

入宋人畛域所謂旗東亦東旗西亦西猶之乎學玉李學三唐也庚申虔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作詩話忽有所得阮亭侍郎序余西山詩云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工余愧未敢當足見此道自有實証放翁論詩長句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慙色末云詩家三昧忽見前歷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殆先我而言之矣年來平江使院與老友郃青門長衡晨夕揚扢方思就所已造廣所未能而老

已冉冉至念之三嘆戊寅長夏兒致筠心艷父兄倡和之樂欲請學詩因書此說付之並記余學詩崖畧於末

漫堂說詩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宋犖撰犖有滄浪小志已著錄此書乃其說詩之語載學海類編中較曹溶所收偽妄詩話猶真本然犖已編入西陂類稿中矣

說詩樂趣二十卷附偶咏草續集一卷

〔清〕伍涵芬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華日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詩樂趣二十卷附偶詠草續集一卷》提要

序

曩者歲在丁卯伍子芝軒秋試冠兩浙與余侄超倫爲同年其後皆屢困場屋而芝軒所選制舉業風行海內以爲昔之論文者曰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然靈氣不生於苦而生於樂故由徽國文公四時讀書樂推廣之纂引博徵彙

爲讀書樂趣一書而以品
詩居卷末焉蓋專爲制舉
業地也辛巳夏謁余于白
門復出說詩樂趣相示并
屬爲序則集古今詩話叢

爲四十一種不獨習制舉
業者讀之而樂且欲使天
下人讀之無不有以自樂
其樂也余爲之篝燈披閱
掩卷而嘆曰自太史公以

詩三百篇爲發憤而作於
是乎羈旅窮愁之子舒懷
寫景悲從中來以爲詩之
道專在于是竊以爲不然
蓋眞能詩者必徜徉於山

水之間放浪於清風朗月
之候所見蟲魚花卉焉往
不足自娱乃以處境抑鬱
之故必欲易樂而爲苦亦
何貴於詩耶夫明道之靜

觀自得與康節吟自在詩飲歡喜酒其胸中浩落之致一一於有韻之章遇焉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且不知手舞而足蹈也卽如以芝軒之才不能讀書中秘半生坎壈至筆耕自給而其容益舒其氣益豪邁豈無得於詩中之樂而能若是乎余將買棹歸里

復以此編轉示超倫庶足以澡雪其心思暢達其神智亦安在不可爲制舉業地也哉是爲序

遂安毛際可撰

序

伍子芝軒來建業卜居幽棲山之陽其地有宋代梅二四樹叢薄間多歎其一清而冽甃以石因名泉井伍子築室數楹與其徒汪子鳴韶日酌泉坐古梅下取歷朝詩話倣孝標世說例而櫽括之書成屬序於余因循覽而歎曰詩之說微矣哉於趣無

朕緜藐恍惚偶觸而詠縱宕靡程故昔人謂冣重落句比於無始之義未有句之先意於何著既有句之後想於何因自第一句以至等等句皆非預有所先肖而規規撫之也我輩開口說詩已成陳迹不猶罝兎守枯椿乎雖然古今人不同也而歌笑涕淚則同古今境有異也而山川草木則無

異人人心中有詩人人詩中有趣何妨以我心中之詩求古人詩中之趣紙覺古人從無句中得入句復從有句中覓出句先大後天相生脫化處歷歷分明不爲指示徒負吾徒令試舉一詩於此不善說詩者得於心者半得於口者亦半不自喻之鼎令聽之其善說詩者則心心相印口口相

承直使古人含毫濡墨之思躍然言下奇情異趣斐亹紛乘不啻已所自出乃能令聽者灑然以喜莫不自足一時耳或者曰詩之趣苦則彌堅樂則彌篤苦樂正相兼也然若非淺人所信樂非深人不能以苦紙可以樂淫靡樂自可以達神明樂記云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今試

邁蘗曠之儔習雲門咸池之奏有不惱忻
舞蹈者乎蓋樂主於陽其節大不踰宫細
不過羽雖折旋要眇亦多鄙蕩激之音
而卒歸於鏗鏘闡緩以宣其堙鬱而導其
和平詩雖是樂奚為取象於詠歎意恬斯
旨也方可與說詩不必貌古人而自失之
不必勝今人而自盡之性情感發不隔一

敘序

塵騷融洩洩自見天真吾意芝軒翁與鳴
韶步幽溪玩鈍鳥於古人句句兩相照另
有會心余猶逐響尋聲作此隅隅語也是
殆先不可與說詩

古白下溪村朱庭柏拜撰

敘

古今說詩者多推匡鼎謂其能解人頤夫說詩而至
於解人頤則樂矣樂者何有以得其趣也為詩而無
其趣未躋作語而已矣說詩而無以發其趣象脩
語而已矣是故作者以情寓詞說者以意逆志貫
相遇於聲韻之表而其妙義乃出也自有詩以來言
詩者何止千百家後學宗詩派者或尊漢魏盛唐為
正體或喜中晚宋元為變體其間言不一人　不

注序

說苦無有會通而輯其要者今歲辛巳予從紫水伍
先生讀書天馬山之泉井村於帖括之暇時出笈中
秘抄反覆沉吟意躍躍自得曰說詩樂趣蓋以向所
之讀書樂趣曾有品詩一卷未盡其蘊因取歷代名
人詩話薈萃而類編之以自怡者也先生之言曰詩
以言情也情至而發為詞故其言包涵無既韻流章
端意溢聲外皆有言趣足味無趣不可謂詩詩之貴
得趣無論漢魏盛唐以及中晚宋元無不同條共貫

即椎而上之三百篇亦猶是也是故鳥鳴於春得春趣也虫鳴於秋得秋趣也匹夫匹婦之有悲愉喜怒而著為吟咏要皆各動以天機之不能已而有趣存焉故足傳也呂東萊云詩非可格以義例局以訓詁也一吟一咏聲轉機回舒徐容與之間自寫片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今先生之為是集意之所見將無同乎顧以卷帙繁多恐其博而不精囑余汰其冗者錄其尤者約之為二十卷以問世吾知世有同好騐之必以為匠鄙至今猶在也

真州汪正鈞鳴韶謹序

序

舉數奇遇厄學焉而志不得伸之人指以為樂天亦其誰許哉謂夫處困而能不改惟大賢以上為然若下此者而過為高論非矯則飾然周子不嘗云尋孔顏樂處乎夫使困者之必不可以樂也則亦從何而尋哉其可從而尋者以樂之趣原無在而無乎不在第聖賢出之自然學者從乎涵養其間不無稍差別耳且夫人亦誰是不樂而可以生者乎試觀萬物之

生于天地無一不由乎趣之得趣生則生趣死則死是不獨理境中人宜以樂趣養其心即下而問諸草野士女山澤樵漁與夫一切百工技藝之徒其生也有不從樂而然其死也有不從憂而致者哉此于樂趣一編所由不可少也第向者猶為習舉子業云焉耳存一舉子業之見于胸中而因以為不可不樂其必有時不樂矣是何如更去其舉子業之見以與天下人言之乎則為之說詩益詩固不獨士大夫所喜談

即下而草野士女山澤樵漁與夫一切百工技藝之徒皆可與焉者向所編讀書樂趣集內採諸詩者什之二三人亦以詩之為道大抵寓情言外寄託遙深語淺而味厚節短而韻長可以疏蕩人之心胸以開其湮鬱是故古之人凡有思積于中而不得達者其必假諸咏歌嗟歎以抑揚反復而傳之韓子云窮愁之言易好懽愉之辭難工歐陽子云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夫既以易好而工歸之窮人則窮于境固可不窮于心矣又何窮之足云乎予因廣採古今名人詩話擇其雅馴者分類編之與眞州汪子商完去取以付梓名之曰說詩樂趣非專以為詩也蓋亦謂人果能寄其情于詩之中而心之所樂必有油然其自以生者而天下之人亦庶可無數奇遇厄之感也又況乎遭逢順境未有數奇遇厄之感者其覩于此更何如也紫水伍涵芬題于華日堂

說詩樂趣類編目

說詩樂趣類編卷一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黻上　炳日旦華　校

真州汪正鈞鳴節參訂

體格門

詩法要標近體中虛活字極難，實字尤不易。蓋調雖是實，欲使之虛活，此所以爲難。如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猶字自字有字自字皆虛活也。如入天猶石色，穿井忽雲根，猶忽二字似浮雲著空，閃爍無定，誰能跡其妙處。

絕句首尾布置自爲起承轉合，作此須要宛轉迴環，删繁就簡，多以第三句開之，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要開闔相關，反正相依，順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若埤景入情，此絕句之妙悟也。如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爲實接。宮詞云：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爲虛接。大抵絕句宜高古、宜紳雅，句雖少而有含蓄不盡之意。芬按：起句好處正在收處，見若收結無味，便通篇索然。然而立意在起手時便具，則落筆作有句聯更不易。

詩有題目章法。作詩者先須因其立題，就題立意。如杜詩題曰嚴鄭公枉駕草堂，云一則寫情事兼至，故詩曰：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以見嚴公一時携僕氣象之盛。繼之曰：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然後杜攜酒之意備見。此是前半首章法也。領聯繼之曰：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以實草堂，乃結之曰：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夫言柴門

地僻百年之迥，則素無賓客可知矣；草閣深五月寒，無他景色可知矣。而公乃獨看漁舟以移白日，則我老農何所有而罄其交歡哉。其感愧之情溢於言外，而四句自爲起伏，此後半首章法也。前後相屬而脈絡貫通，原其情景交暢，則一開一闔各有指歸，皆不外乎自然之序也。章法一明，則句不泛施，言必當物，前不置後，後不置前，如造化生成，自本自支，不假人力。然一章之中有句法，一句之中有字法，積字以成句，累句以成章，百鍊千鍊，在乎意匠經營耳。學者能以意爲主而有得焉，則

短章長篇無類不可矣何律詩乎哉
律詩五言七言句數雖殊法律同一起句尤難先須高占地步不可苟且中兩聯句法有共一意者有各意者若上聯共意則下聯須各意前聯詠狀則後聯須說人事隔聯字忌相似頷聯轉意須要變化多下實字少下虛字自然響亮而句健矣其尾聯要開一步別運生新意結之亦有總合起意作結者
古人講求句法雖少陵亦曰語不驚人死不休所以學者須句鍛月煉務求得於天然言雖簡而不遺意句雖

豪而不悖理五言不可添作七言七言不可減作五言可添可減便不成詩句一聯二句俱要精當或資力不及寧可下句勝上句斷不可上句勝下句也古人造句意精語潔字愈少而意愈饒味餘言外悠然而長黯然而光雖非後學驟及却當以此為宗
詩之義意雖有不一要其歸不過情與景而已情景兼者上也偏到者次之情景兼者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情到者如長擬即見面反致久無書是也景到者如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是也又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景中寓情也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情中寓景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情景相融而不分也白首多年病秋天昨夜涼一句情一句景也若一聯景一聯情亦是或四句六句皆景但以情結之變格也惟情可以全篇言然苟無法處之易入流俗故曰融情於景物之中托思於風雲之表者難之
滄浪詩話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

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意貫透徹不可隔靴搔痒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詩體辨明 李西涯云詩必有具眼亦有具耳眼主格耳主
聲
楊升庵云宋人以杜子美能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也夫六經各有體詩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然未嘗露道德性情字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變風變雅尤其含蓄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下乘末腳拾以爲寶又撰詩史二字以慣後人可乎哉

按詩分賦興比三體然興比或可不兼賦賦斷不可不兼興比惟兼興比以爲用則自然有含蓄雅容雋味矣然古風却有以直敘見奇者又不可槩論也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尤難如全體是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消一

唱三歎意上是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奇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

葛常之詩話 詩要鍊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鍊中間一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鍊末後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鍊第二字若非用歸入二字則是兒童詩

藝苑雌黃 王介甫嘗論杜詩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

古今詩話 作詩用事要如水中著鹽飲食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藏也杜少陵詩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今乃顯言之已落第二矣

王守溪詩說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惟唐人或有此意如許王沉醉壽王醒

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于言外有向瀟湘我而泰不
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于言外疑碧池頭奏管絃不言
亡國而亡國之痛溢于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
友而懷友之意溢于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
而興亡之感溢于言外得詩人之旨矣

東坡詩話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
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秇圃擷餘 事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
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
不可言傳

麓堂詩話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
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如謝靈運池塘生
春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已移于流俗而不自覺
律間出古意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李太
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要自不厭也予
少時有詩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
路山高溪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
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
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詞句之永也今泥古之平仄
長短句句字字摹倣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
人之情性若往復諷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
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
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
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易到然
學而不至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

無益唐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
音響與格律正相稱也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于法而爲之則撐
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
從容閑習之餘或溢爲波瀾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
妙不可以强致也
詩太拙則近于文太巧則近于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
巧者皆詞也 ○芬按近于文近于詞猶是李公寬以許可之言正恐拙則近于俚俗近于訓詁所謂黏皮帶骨是也巧則入于怪僻入于幽晦如所謂牛鬼蛇神是也噫亢沛成大雅斯稱上品豈易言哉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

詩文浪談　詩之聲也豈曰平平仄仄焉已哉即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者且不可以術古之恒裁況能盡詩之變體耶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變其平仄之聲而輕重清濁之間盡不可得而變矣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即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有客有客字子美

此七言皆仄也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竹坡詩話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于東坡坡作兩詩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芬按坡公此論亦是說詩之既成家者言之也若初學自當苦心鍛鍊未易不得

冷齋夜話　山谷云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必易其心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變化之謂之奪胎法

直方詩話　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宮怨曰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

潘邠老云陳三所謂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爲得

如不知眼界開多少白雲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舒王王介甫封舒國公後改荊國公死後封舒王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詩曰兒童悞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皆奪胎法也舒王詩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

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

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長蓋古人于能事不獨誇前輩要須前輩中擅長耳

宋景文云詩人必自成一家然後傳不朽若體規畫員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故山谷詩云文章最忌隨人後又云自成一家始逼真

郡閣雅談 劉禹昭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苦常與人言曰五言如四十個賢人亂著一字屠沽輩也覓句者若掘得玉匣有底有蓋但精求必得其實

玉澗雜書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見顏文有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一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北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比次頗新巧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險韻以此

藝圃擷餘 談藝者有言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固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下得不覺痕跡縱使重犯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四句內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

胡元瑞曰自少陵絕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絕句自有此體如岑參凱歌丈夫鵰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最宜取法即半律何傷

野客叢書 禁臠謂詩直有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又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今俗語謂之拗句體僕謂此體非出于老杜王摩詰亦多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此亦拗句格也

古今詩話 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律俳優哉故戲杜子美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

生從為從前作詩苦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静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蘇長公外紀趙彥材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四句謂之扇對東坡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州凄凉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兩篇是也此格始于白氏金針至梅聖俞作續金針乃引唐人絕句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荒草馬頻嘶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懣豈無羈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于拙也然繫懣羈帶割愁劍鋩之語大是險澀亦何可屢打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詩史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惟荊公山谷東坡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

麓堂詩話古歌詞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竭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此也

文心雕龍詩人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

爲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

馮誠所詩說：詩有詩字眼，賦有賦字眼，文章有文章字眼，各不相爲用，如茶湯酒醋之不可相襍也。古詩字眼亦不可入近體，易義仍好作賦，常取賦中字樣用在詩內，此不知詩者。

律詩從來所作，汝律之律非也，乃是六律之律。近體有起有調，從頭至尾都是一意，自相接續照顧，如六律相生，故曰律。

詩要在不離不觸，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之間。

漫堂說詩：詩者性情之所發，不必概唐，不必概宋，亦不必概宋元明，而吾之眞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稊稗瓦甓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倣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候熟矣。

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然不敢以

離而謝之，學杜有得，卽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采之句，所謂好詩必是合律也。歷代佳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率意措手。

香泉偶贅：鍾伯敬評林鴻經綸帥故宮詩云：此等歌行，妙在與盛唐酷肖，而其不襲妙處亦在與盛唐酷肖。當其未肖也，求其肖，及其肖又當脫其肖，肖與不肖之間，詩之道過半矣。芬謂此可爲近人好言盛唐者作一指南。

夫詩各有性情興會，舍己之性情興會以勉強規摹古人，古人未必似也，而已之性情興會已失矣。吾不知未有盛唐之先，而漢魏而風騷，古人其從何規摹之，乃竟不可磨滅耶？夫亦可悟矣○伯敬此論與漫堂所說先後合轍，然未肯求其肖一語，又實是初學金針，不可易也。

詩有不用正面，故作反筆側筆，而題意愈幽沉痛者，明詩如陳鶴宮詞云：雖言逐隊向長門，十載何曾識至尊。命薄不教人見妬，始知無寵是君恩。李至清題五柳圖

云凄惻江城柳萬條淡煙疎雨夜蕭蕭輕柔不似先生
節送著東風便折腰皆能反題立意自出機杼別見靖
致

說詩樂趣類編卷二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微占　炯日旦華　校
貞州汪正鈞鳴節參訂

評論門

【韻語陽秋】謝朝華之已披啟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華然求去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有澄江靜如練之句所謂詣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滑琲能娛人遊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

指翠駁排剪易是也大抵欲造平澹須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今人多作拙易詩而目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調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韋應物詩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畦逕之外如南齋詩春水不生烟荒岡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當時有至寶丹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爲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晏元獻云太乞兒相元獻詩有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吾曾伯祖侍郎許宮有詩云翩翩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開又云西樓月上簾櫳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眞不愧矣

南史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死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深雪偶談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喻此老以滑稽玩弄帆雖黃之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含情妓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于夢也本朝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于性情使倩永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好爲議論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袒左邊袒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知赤壁詩東風借便與春深數字含蓄深窈則與前二詩遼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以議論爲詩者余

最愛賓序新入監院寄內子至一絕云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賓氏內子為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

芬按方公所論詩以雋永為勝誠是矣至以詩涉議論遂貶抑其品未為確論也蓋題為咏古自當以各出議論見長要不可與他題例概如杜工部題諸葛武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豈不涉議論而古今推為定評何如此之類不可勝述偶舉此以折論古者之胸見不可以例泥也詩以含蓄雍容為上議論雄奇次之論古題則但可曰寓議論于含蓄之中使不盡其趣不得曰不宜涉議論也如題王昭君若詩古今不知多少而議論愈出愈新愈以不落前人窠臼為妙白太傅詩曰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杜工部曰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至宋王荆公意想出人超絕前後曰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明高季迪詩後來更居上曰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裏賢季迪能寓議論于含蓄之中而諷刺之意悠然見于言外自推絕唱然則詩可無議論哉

唐詩紀箋 梅禹金曰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齊幹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而太白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能兼裁其意撰成奇語

明道雜志 韓退之作詩其精工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

野客叢書 松江詩話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烟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為佳句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為金釵松葉比金釵謂架上月照影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前輩謂韓退之有竹影金瑣碎之語非竹影也謂竹開之日影耳益驗僕之說為然都保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滿此正合退之竹影金瑣碎

唐人詩句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杯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杯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此類甚多

許昌西湖展江亭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曠古未有然本于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嫦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遶

瓶水穿破雲霞獨倚天皮日休游浚洞詩亦日嶽矸一
輪月鉾銷半段天
青箱雜記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
之詞也孟東野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
者之詞然則天地何嘗礙郊自礙耳
擬遺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
南李氏巨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作人次第添香
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
嗅別殿遙聞簫鼓奏與將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

葉燒異矣正約按歐公所論亦只就境地所處分別此所路只若蘇詩發豈則前詩難華不如時挑野菜何虔而燦亢所謂其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亦此征驗
鑑戒錄劉夢得有望洞庭詩雍陶有咏君山詩語意各同
劉詩曰湖光秋水兩相和潭面無風鏡似磨遙望洞庭
山水色白銀盤裏一青螺雍詩曰烟波不動影沉沉碧
色全無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罷一螺青髻鏡中心李
山甫秦韜玉皆有貧女吟意亦相類李詩曰平生不識
繡衣裳閑把金針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
信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卽道狂兩意定知

無說處暗垂珠淚滴損緗秦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
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誇時世儉梳妝敢
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最恨年年壓針綫為
他人作嫁衣裳李山甫又有石頭城故事亦非有詠南
國英雄用意亦同李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
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
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苔煙草
石城秋章詩曰南陽三十六英雄各遂興亡自此中有
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

日青山弔謝公事竟蕭閑何物在石麒麟沒臥秋風王
摩詰題雲母帳子朗令能題繡障佳句意亦相似王詩
曰君家雲母帳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彩筆來
胡詩曰白日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掛向
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李紳鄭雲叟傷農詩意亦皆
同李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
皆辛苦鄭詩曰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領血珊瑚枝下人
銜杯吐不歇
周詩話李長吉詩云楊花撲面春雲熱才力絕人遂甚

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文忠所稱然不逮長吉之語苏按此亦彥周所見則然其實柳塘花塢句語短味長足耐人思不得過于刻求

洪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之厄僕髮領無語渠再三窮問僕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卽時刪去

宋顏延之問已與靈運優劣於鮑照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此明遠對面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

韓退之贈孟東野云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益能束縛

虛實與意義最難能知其難可以論詩矣

竹坡詩話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

月古詩人文士皆相祖述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譏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古今詩話 杜子美詩云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理

古人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無人能對舒王對以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原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若對風定花猶落則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

劉夢得每喜吟張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閒身又王維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嘗言樂天

苦好余秋水咏曰東屯滄海闊南瀼洞庭寬又石頭城下作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自知不及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

後山詩話 望夫石古今詩人共題惟孟郊云望來已歷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推做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考江南有望夫石人過其下不風卽雨疑卽傾況得句處也

珊瑚詩話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妙也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詩古人詩多積久或不記則往往用爲已有如少陵詩云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見蘇子美兩用峽束滄江巖排石樹子美豈竊人詩者

杜甫謂嘗有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稱于相國章說処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鉤鉤其精巧皆可見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善病人文章尤能捉人語意相合張籍喜之或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請似應不與前輩合也僧曰此有人道來籍曰何人僧曰見他桃李樹憶著后園枝籍大笑

鄭谷幼負名嘗司空圖見而奇之問之答曰大夫曲江晚望斷篇云村南斜日閉迴首一對鷺鷥浴渡頭意深矣司空撫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

碧溪詩話 嘗觀臨川集肯偷北山如慧約與公新嘯斷句吾常愛其斷字最有力後讀退之詩翁樵伴斷荒棘子厚滅徒斷雲根雖一字之法不無所本

石林詩話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

古今詩話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墻高千尺莫令墻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墻高千尺任教墻外俗人看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唐僧有情 曹唐羅隱同時有詩名羅曰唐有鬼詩或問何也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隱有牡丹詩或曰何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

金陵語錄 杜子美詩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正咏武侯廟而託意在其間芬按所謂托意在其間只是一自字空字用得好便覺句中含蓄有無限神味

歐公詩話 聖俞子美齊名于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公事清淡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

我輩文辭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嬈女老自有餘
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嚥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
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
雖非工謂粗得彷彿然不能優劣之

詩史昔蘇子美言樂天琵琶行中云夜深忽夢少年事覺
來粉淚紅闌干此誠作句余謂夢得武昌老人吹笛歌
云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聲尙
在時時一曲夢中吹不減樂天

古今詩話世傳盧絳夢女子唱菩薩蠻云眉黛遠山攢芭

蕉生暮寒此詞人能道之楊大年云獨自凭闌干衣襟
生暮寒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晏元獻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
記花名玉篆碑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公每言
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
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窮人家有此景否

蘇長公外紀坡詩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謂忽佳
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首
啼出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
九尺鬢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
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詩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
嘗不喜其清絕脫游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
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
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
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聲爭流不可及也

子瞻作詩長于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
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
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
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
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舟龍眠詩云龍
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或數
句或一句不可勝紀

漁隱詩話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
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臥虛寂

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東坡此語清
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首四句
便爲盡仍快健如廬山漱玉亭首云高巖下赤日深谷
來悲風劈開靑玉峽飛出兩白龍行瓊儋間云四州環
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滕州江上
對月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
玉盤又三峽橋詩有清爽入山谷草木盡堅瘦之句皆
精絕

【雲溪友議】盧綸員外作擬僧詩清江作七夕詩劉隨州有

眼作無眼句宋雍無眼作有眼句流以爲四背或云四
倒盧綸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
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
濕衣看不見閒花著地聽無聲宋雍詩曰黃鳥不堪愁
裏聽綠楊宜向水中看

【百斛明珠】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靑山空林路雪相待
古路無人自還李王好神仙飛遁之術非遁權多故欲
脫世網而不得者也

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常建詩也文忠公最愛賞以爲
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
反思螺蛤耶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
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
聞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鷺雙飛意自閑萬
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樂天爲王涯所譖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
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靑山獨往時不
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
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
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可信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
此翁平生只于缾中見粟也馬后宮人見大練乃爲異
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者一理也永叔
嘗言孟郊詩蠶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成
幾何

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次偶見南山初
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子美云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于波間耳而宋敏求
謂予曰鷗不解沒改作波字改此並一篇神氣索然
藝圃擷餘唐人無五言古詩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
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
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
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
黃屋如喬林
古今詩話歐陽文忠云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夜半鐘
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

時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遥聽緱山
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
筠亦云悠然旅榜開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豈唐人多
用此語耶倘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
直方詩話梁簡文云早知半路應相失不若從來本獨飛
李義山云何事芙蕖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而近時
樂府亦云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來莫作雙遥相蹈
襲似最為詩之大患
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最為世所稱重而白

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此對牀眠意亦用類
然不為人知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
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方獨稱老杜
舒王詩云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
黃粱熟始信人間是夢間又云黃粱欲熟且流連漫道
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蘧蘧先覺晚花前又云
客舍黃粱今始熟鳥殘紅柿昔分甘蓋三用黃粱而意
義皆妙
老杜對雪詩云有待至昏鴉乃引何遜城陰度塹黑昏鴉

接翅歸之句余疑昏鴉亦常語何必引遜句後作絕句
却云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歸
張文潛病中作七言詩蘇黃門和之云長空雁過疑來否
虛幌螢飛坐恐燒秦觀云文潛讀至此不樂余曰何也
觀云虛幌半燒近於死病人所諱
歐陽文忠送張至秘校歸莊詩云鳥聲梅店雨柳色野橋
春此即茅店月板橋霜之意
李賀高軒過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擊節此詩
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此

代無已云石池遊處然遊魚余以爲不若李希聲云綠淨
臨時有上魚
張嵲字子望作洛陽觀花云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
不遇真祇道人間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蓋託意鄙
堯夫堯夫和云造化從來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功真滿
城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盡得春豈非欲使之有所行
耶
歐陽公云李白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
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風

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
放
田承君云歐陽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至云修方且欲學
之陳詩不多見承君但見其兩聯云平地風烟橫白鳥
半山雲木卷蒼藤雲埋山葩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洪駒父見陳無已小放歌行云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
眼未分明此爲奇語蓋通守未嘗有人道余曰子豈不
記老杜云簾戶每宜通乳燕耶
荊公嘗作一絕題張文昌詩後云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

皆言妙入神不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文昌
平生所得荊公兩句言盡
竹坡詩話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
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
公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聯對東坡爲之對曰繫悶豈
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珩方詩話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意如綠樹連
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靜幡影石
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白鶴觀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

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嫌其寒儉有僧態若
子美詩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則才力富健過表聖遠甚
兄美叔秘監嘗因謁先君曰昔人有一聯云平生不到處
落日獨行時蓋崔塗詩也余後見李陽冰所題阮客舊
居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
行亦相類
田承君云池塘生春草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
道之所以爲奇

東坡嘗謂淵明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若
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語最名言

東坡愛韋蘇州詩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後予由與
坡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
聲

詩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
眼為君明坡谷用青眼對白頭非一老杜亦云別來頭
并白相見眼終青

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鞏

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
彈蓋謂詩貴圓熟也余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
之乾枯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並驅

東坡嘗為余書荊公詩曰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
一川水高下數家村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
人說恐是武陵源坡云武陵源不甚好又云也是此韻
中別無韻也

東坡平生最慕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
素與蠻又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見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
萬斤起可以言文字已余謂歐公豈不云興來筆力千
鈞重

白樂天在江東進士多奔往時張祜負時名既而徐凝至
二子相矛盾祜稱其佳句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
凝以為奈無野人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其後東坡乃祖祜作絕云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
不與徐凝洗惡詩芬按天台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此界字原有來歷句法又能化舊生新

東坡以惡誚之過矣

日月老賓客送山谷詩也日月馬上過文潛詩也其工拙
有能辨之者老杜云廚人語夜闌東坡云圖書跌宕悲
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云兒女燈前語夜深余謂
當以先後分勝負

東坡作百步洪詩云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當在黃時有人云千丈坡豈注馬處及見其人云
惟善走馬方能注坡聞者以為注坡

文潛先與李公擇輩來余家作長句後再同東坡來坡讀

其詩歎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語茲其間有
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山
谷次韻云張侯筆端勢三秀麗芝房掃花坐晚吹妙語
亦難忘

東坡送江公著云忽憶釣臺歸洗耳又云亦念人生行樂
耳註云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古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而元祐初多
用老成故東坡有云此生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
公陳無已答邢敦夫云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處不

宜彈其後秦少游謂李端叔復有白髮偏於我輩公之
句則是白髮有隨時之義

唐詠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
少年舒王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王詩曰木
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冷冷繰成白雪桑重綠割
盡黃雲稻正青坡曰柔晴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
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
中造語之工至於舒王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

李格非嘗曰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如玉
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
莫嗔驚著汝舒王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
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
寒

王摩詰山中小詩曰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原無
雨空翠濕人衣舒王詩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欲別
更攜手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

東坡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莫巾柴
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藹藹遠

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高意遠
造語精到如此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
潮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深秋簾幕千家
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
以字露故也東坡則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
不看細味之無斬斷態問甚的而字不露得淵明遺意
耳

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荊公曰平昔
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

精悍悲壯有能幸不如東坡特欲如此見說騎鯨遊汗漫亦曾捫虱話酸辛又云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爲虱對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清頭集〕古有早行詩云主人燈下別羸馬月中行又工若云旅人心自急公子夢尤迷惟江東逸人王樂裘詩曰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最爲絕唱

〔南郡新書〕魏野咏木云千林咏如織一腹飯何妨有詩人規戒之風閒居云要喜栽花滿莫誇鬭草贏得野人趣

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有嫌燒葉貧寒太甚改葉爲藥不惟壞此一句并下句亦減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其辭氣殆似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跡如未乾紙亦新健此詩非太白不能道

〔冷齋夜話〕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

〔麓堂詩話〕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卻自是詩家語

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非林子羽最得意者則其他可知其選元顗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誠佳作（芬按堤柳欲眠一聯謂林非自得意則可其氣韻終是高超不得抑之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未見有匹之者楊孟載春草詩有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歸來晚無數牛羊一笛風亦作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

〔容齋隨筆〕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高妙超詣固不容誇說結尾兩句更非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韻作詩寄羅浮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遥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戯庵中人飛空本無迹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直與之齊驅獨此二

首比之章劉爲不作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耶

【晉聞詩論】老杜之詩備衆體近世東坡長于古韻豪逸大度稍直長于律詩老健超邁荊公長于絕句閒暇清癯其各一家也荊公送和甫寄女詩曰荒烟凉雨助人愁淚染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緑一如送汝過江時掃去豪逸之氣所謂老健之節其音韻幽遠清癯雅麗兼得也

【臨漢詩話】梅堯臣贈隣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覺遠矣

【國雅】高季廸始變元季之體首倡明初之音發端沉鬱入趣幽遠得風人微旨故高楊張徐雖並稱豪華惟季廸爲最如長門怨云君明猶不察妾極是情深薊門行云中國多荒土窮邊何用開猛虎行云猛虎雖猛猶可喜横行只在深山裏郊墅云借鋤雙飯雨過歇一船歸足以嗣響盛唐

楊聘君廉夫上法漢魏出入李唐其古樂府有聯世金石之聲宋景濂亦稱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讀其買

妾詩云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又詩夜宿娼樓酒未醒飄風吹落鷺鸞毛何其雄偉豪邁耶

汪忠勤朝宗詞新調閒不失唐人大檢如刺藤燕絕勝攜聯霞莊稱幽致也

林員外子羽才思藻麗如遊魚潛水翔鳥薄天高下各適情性五言如燈影秋窗迥鐘聲曉寺中有似塔影掛清漢鐘聲扣白雲信不在大曆下也

宋大參升之情過其才時出新語對雪有風急仍含雨天

依稀隨雲誠佳句也

鄭驛封溪之才賦英邁往往有新語如烟開翡翠色山鬼習人歸馬上把琵琶流去入楚宮二作並佳

孟大理篁之調雅詞綺高聲奇絕如鵲翻如流蝌人語鶴泊船日銜天際樹雲動水中山俱稱警拔

孫山人太初才清迴逸一時名士咸欽其風其作句有山楓晴亦滿湖氣夜難昏長天下遠水積霧帶嚴扉借歸虹外雨雲抱水邊樓浪花迎棹尾山影上人衣清流傍花鬟遠霧若山中又遠江天入界河淵高木露迴風露

瑜大都近古得孟襄陽幽處七言得張句曲獨處遂致逕庭懸絕

楊修撰用修張進士愈光並鍾山川之靈乎楊詠羅衣香水影猶是湖光恩石帆風外漏沙鏡雨中明為汀洲春雨溜芳榭芽蘆荻風帶女蘿張詠鴻雁不傳雲外字芙蓉空照水中花俱非雕飾漫語

馬侍郎仲房詩有懸危門入斗崎迴戍通烟香氣燕雲上鐘聲度漢邊是小光孫未授節時語

黃詹事才伯沖和淵綺林宗匠也如虎丘云夫俱先白吸於越嶺龍霜月落宵蕭令花深鷓鴣啼與安道云密雲晦暗鳥芳草逐隨人洞庭云木夾月轉芙蓉照太液波涵翡翠微採蓮云青山亦有飛來日何事蕭郎不見還並頭花云千年不到芙蓉國半對雙紅聽雨蘋並得開元風格大曆情興

高參政子業負奇氣其為詩若籠蓋高松凌風迴秀聲振盧谷如莫作空山卧令人望白雲食家滿廊各開戶一脉書以我不得意憐君同此心歷滅名題往淚亭賦賣金腰雲蒸海氣殘月出洲陣又連山楚雨迷宮會臨縣

鄉音認故鄉尚秀句也大抵高詩有情興消去頗沈鬱王元美謂其高山鼓琴沈思忽往者是也

全唐詩話　皮日休郢州孟亭記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

濕螢惹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
清響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間也

殷璠云高才而無貴位誠哉是言也曩劉楨死于文學左
思終于記室鮑照卒于參軍今常建亦歸于一尉悲夫
常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逕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
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每出意表如松際露微月
清光猶為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直例可傳者
其餘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
鄰殘兵哭遼水思旣遠苦詞又驚絕潘岳雖云能敘悲
怨未見如此也

高仲武云皇甫冉補闕往以世道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
一到朝廷作者變色于詞場為先輩推薦如果然備
封離疎從水瀨又褰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又燕知社
日辭巢去菊為重陽冒雨開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
仲武又云韓員外翃意放經史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野
珍之至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疎簾看雪捲深
戶映花關方之前載則芙蓉出水未足多也
仲武又云右丞沒後錢員外起為雄劇齊宋之浮游削梁
陳之靡嫚迥然獨[illegible]　[illegible]人家
殘名隔又牛羊下山小煙火隔林疏又長樂鐘聲花外
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準古今

詩眼 有一士人携詩相示首句云十月寒余曰昔亦有老
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巳風濤則記風濤之蚤
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
月風寒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朔風月春意
動蓋未嘗有春意也至如二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
濤聞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惟以實錄

一時之事今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
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正為無益之語耳
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為戒也

六一詩話 余嘗愛兩浙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
以詩為已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
帶落花自謂警策以示同僚眾爭歎譽裴光約曰二句
偏枯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
旨矣

說詩樂趣類編卷三

崇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節參訂

雅什門

直方詩話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余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懋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閒裏淸游似隙光醉時眞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苕對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原有此詩與可拾得耳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余偶道其事

邢敦夫云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嘗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爲劉夢得所作

蘇伯固之子名庠字養直作淸江曲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愁看蘆花一片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坡曰若置在李太白集中誰疑其非

裴慶餘咸通末佐李北門爲淮南從事同遊船舟師悞以船篙水濺侍女衣公變色慶餘請爲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喜令歌者傳之

張祐有觀獵詩并宮詞白傅稱之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小杜守秋浦與祐爲詩友酷愛祐宮詞贈詩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又詩寄祐云睫在眼前人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翰府名談成都慈光寺尼乘舟夜行一篇亦佳云水色連天色風聲雜浪聲旅人歸思苦漁父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送行旅吟詩句能猶見遠山橫

雲齋廣錄吳人方子通作古柏詩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又作瀑布詩滿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舒王見而奇之

舒王得詩金陵寓定力院題一絕楚壁間云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遥見夕陽春思量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

彥周詩話云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喜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

司馬公諱池溫國公之父也作行色詩云冷于陂水淡于秋遠似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

貢父詩話潘閬詩有唐人風格如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朋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帆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僕謂不減劉長卿

顧之詩話余嘗誦貢部聯句云美君如道咲遊步詠天械或問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余雨午鷄聲不到禪林柏子烟中靜攤余作鶴呼我出華胥起覓簪琴藤蘿蟋各擄櫚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中意味非造此境不能形容也

石林詩話余寓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余甚喜初不著名氏問寺僧云吳縣逸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

夾白齋詩話宋作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遶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江村詩也先生生于洪武間家江村稿故有是作

雪濤詩評予邑李沅南述一人題二喬觀兵書圖云香肩並倚讀兵書韜略原非中饋譚千古周南風化本晚凉何不讀關雎其雅致可喜

昔聞詩論陳無已詩云枯松倒影半溪寒數個沙鷗似水安曾買江南千本畫歸來一筆不中看又詩亡名千金却買吳州畫今向吳州畫裏行小雨半收蒲葉冷漁人歸去釣船橫此仰前詩翻之自出也

簡語陽秋蔡君謨嫁余祖姑趙澤南幕余曾祖通議嘗贈之詩曰藻思脩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作依仰賀邀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

筆叢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此宋張文潛詩也

郡閣雅談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風月終于貧病妻賣

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門外琴聲閑未厭何事頻頻看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吳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將繼子期好事者畫為圖

劉禹錫詩云何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言不虛耳懷嵩山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峰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

廖融字元素隱于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凌蟾王元昔一時名士為詩相善湘守楊徽之代歸闕枉道山南岳宿融山齋留詩曰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岩翠滴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相留宿草堂融贈天台逸人云移檜託禪子携家上赤城拂琴天籟寂欹枕海濤生雪自寒峰晚鳥歌春谷晴又聞求桂樹棲月十洲行又題寺古檜云何人見植初老對梵王居山鬼暗樓托樵夫難破除蘚斑秋漢迴彩網月澤虛無倚造清風長有餘夢仙謠云琪木扶疏繫辟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旆搖波影珠閣笙簫吹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別五雲市星稀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退宮妓云神仙風格本難儔從前皇舉獨遊紅蹤蹈紫金階腰碧芙蓉笑水宮秋寶市鈿剝陰塵穀錦帳香銷畫燭幽一旦也裝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左司諫張觀過衡山留詩曰未向深園爲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家傳爽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帶雨小舟橫別澗擁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為蒼生起休戀耕烟楚水濆融卒刺史何承炬葬之進士鄭鉉誌其墓

徐休雅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詩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門斜掩一天春又作宮詞云内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杆曾獻家宴堂十首時稱冠絕

詩史唐大清宮使翰林學士錢起多作佳篇人收起詩不過百首有錢家仲得江行無題一百絕皆人家藏本所無有云霽雲疏有葉雨泊細無聲穩放扁舟去江天自有程又憔悴異鄉內非憂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又烟渚復烟渚畫屏還畫屏引意天末去數點是

山青又隄壞漏江水地拗成野塘晚荷從不折留取作
秋香
李廷老家有李揆與饒州刺史封漸仲容叔齊聯句揆筆
力道勁詩亦大佳略云光踐蓬瀛閣則荊淮海濱偶逢
鄱陽守宛是鄱陽人
權常侍題山寺曰萬葉風聲利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
薄日度朱欄
歐陽詩話 閩人謝伯初字景山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
余謫夷陵景山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

云長官山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曰參軍春
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遙景山有多情未老頭先
白野思到春亂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景山詩頗多
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
熟池館無人燕學飛皆無愧唐賢其詩因錄于此云江
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
年應合鬢成霜長官山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
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
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與

辭緣特修靑史諫草當留染皂囊莫爲明時輕遠謫便
將纓足濯滄浪
南郡新書 鄭相綮牧廬州日以詩酒爲娛題郡齋曰九衢
塵裏一書生多幸逢時擁旆旌醉裏眼開金使字紫旂
風動耀江明后代者薛沆郎中到郡題藏州浦化一聯
云也知別有風光在落杉枝似去年又別後寄席中
三蘭 三人名中並曰蘭 淮淝兩水不相通隔岸臨流望
向東千顆淚珠無寄處一時彈與渡前風鄭多佳句如
凍粳耕桂碓宿火脂爐灰人皆稱之

古今詩話 吳門陸暢郎中嘗和人雪詩落句曰天人悉底
巧剪水作花飛又出齋看月云野性平生惟好月新晴
半夜覩蟾蜍想來自覺書窗破恰漏淸光落枕前後因
雲安出降百僚舉暢爲儐相奉詔作催粧詩云雲安公
主貴出降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兒憐賜花催鋪百子
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
雅言系述 曹鄴字業之桂林人爲四怨三愁五情詩其怨
云庭花已結子岩花猶弄色誰令生處遠用盡春工力
其愁云別家鬢未生到城鬢似雪朝朝臨水望濔水不

倦遊錄 馮太傅端嘗書云鴻俊直上二千丈天靜無風聲
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謂坐客曰可
圖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

青箱雜記 蘇爲知吳興日多作詩內一篇最佳云野艇閑
撐處湖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
岸山光冷照衣時携一壺酒戀到晚凉歸又在宣城作
十首宣城花一篇首出曰宣城花發時樓前簇綺霞若
非翠露陌暗宅即是紅薇小謝家又在卲武有詩曰愛
重八九月登臨高下樓林紅雲白處爽瀨泊漁舟

王安國平甫作詩多使酒樓語宋次道曰楊文公詩有酒
樓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過酒樓錢昭度亦有一
酒樓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千絲今子詩有幾
酒樓次道曰吾詩有二酒樓九江琵琶亭云夜泊潯陽
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
江自流又送客西陵云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
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逐浙江東

雲齋錄 沙門文瑩嘗謂爲文老而不衰者惟元厚之在禁
林時有懷荆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

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閒居詩話 貫休懷武昌故樓云風清江上寺霜洗月中
得句生平佛無人知此心此詩清新欲可傳

雅言系述 歐陽詹乾德中爲野吏受黃岡宰有詩行世題
公宇蘆云漁家分得兩三莖公退徐吟思倍清若滿不
將歸舊隱蕭蕭留與後人聽

曹伯確鎮浙西日會湖中郡判官王樞聚推[illegible]帥日存
光荷荷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
誰零落爲誰開王抑其才調和曰花落花開人世夢衰

榮開事且持杯春風底事輕搖落何事從來不娶開

過庭錄 陽翟崔德符以文學稱鄉里後仕鄱陽有詩云記
得詩狂欲發時鄱陽湖裡月明知無人爲寬桓伊笛自
捲秋風片葉吹

族姓考 賀鑄字方回好學工文詞題定林云破冰泉脉漱
離根壞衲遊疑掛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
開門荊王見之大稱賞由是知名春愁云欲枕有時成
雨夢隔簾無處說春心

郭振字希蔡工詩宿漁家云幾代生涯傍水涯所開屋

遊蘆花煙前笑說歸來夜明月隨船送到家

全唐詩話鄭雲叟爲詩皆袪淫靡逈絕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帶却數鄉稅有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搽花鈿飾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招友遊春云雖把長繩繫日烏爭將倫取擠工夫任堆金鏡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山居云服見有人尋移巷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依醉勸頭陀酒閒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詩云眞心樸木寔散髮浸流泉採柏時逢麝看雲忽見山曳杖銜雨戲春醉獻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烟又詩不求朝野知用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崖碁祭廟人來說中原正亂離

方干詩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便倩水春花剩連郭霧雲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峰齊梁以來未有之句也

曹松晨起云曉色教不睡卷簾清氣中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地鳥閒鋪語歌荷暗霧空莫使誇白日道路木無窮

李昌符字嵓夢秋晚歸故居云馬省曾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細徑穿禾黍頹垣壓薜蘿乍歸猶似客鄰叟亦相過傷春云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思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倦西東

伍唐珪唐末進士也寒食日獻郡守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徑苔荒一釣船慚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厨爨久無烟

耿湋秋日云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

薛能題救駙康尚書美人云天開喜氣瞻氛氳聖主臨軒召冠軍欲令從此行霖雨先賜巫山一片雲康尚書日如也德宗時以功推深趙節度

李約每與休靜言達旦不寐贈韋徵君況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韓偓即事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人間有佳事早來衝雨覓漁師

杜荀鶴溪興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隋朝遺事洛陽獻合蒂迎輦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
花女爾詔虞世南草敕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
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驗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于卿
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
肩亸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荇泉倜儻詩以春容大雅濟蓮入化爲上雄奇其次也明
朝陳白沙詩瀟灑自得有似東坡先生晨起尋梅云朝
烟橫野猿鳴城倚杖山齋聽起時田父許留今日醉梅
花不欠去年詩衝寒索笑來何處帶濕尋香出竹邊行

佛西湖夢中見水邊籬落忽橫枝
沈石田有詩云糲飯粗衣常自足猶勝杜甫客西川老妻
訳佛清齋重幼女鳴機夜火邊幾樹涼雲散高巢一溪
明月瀉飛泉叙寥草座無人伴自起添香看篆烟全體
皆清逸之氣至今令人起想
傅昂霄感懷詩云蘭有國香同號草梅無俗念亦云花溪
山深處勞新夢夢見西施悔浣紗悔守異想千古人夢
不到此世之慷才不自重者覽此能無愧乎
近時　先生詩氣象渾淪能藏巧爲拙絕不露圭角

誠一代作者如題陳青雷半圃云半間茅屋半床書
賦閒遊半索居須界溪山思不盡平分風月復何如然
癡互有經忘世意謨中間好結廬自是閒全非易事與
君隨意狎樵漁
宋荔裳先生詩有雄悍之氣萬夫莫當之勇而又歸于流
利如登慧光閣云寒鴻猶未到燕城載酒登高雨乍晴
山色淺深臨夕照江流日夜變秋聲上方鐘磬疎林滿
十里笙歌畫舫明空負黃花羞短鬢爽衣三浣客心驚
王阮亭先生詩古質斑斕望之如周秦法物非同近玩而

清氣未嘗不映人楮字如淮安新城有感云澤國陰多
暑氣微一城烟雨晝霏霏春風遠岸江離長暮雨空陂
燕子飛四鎮史沙成底事五王龍種竟無歸行人淚陟
官橋柳披拂長條已十圍
吳江張損持太史詩奇峭古奧絕似昌黎眞一代作者芬
按其澤家集採富春江行數首入遊覽門內其雅什不
及多採今錄閩中江郎石口號一首庶令觀者起桑梓
之思焉其詩曰鬼斧從教削得無介離風雨自三壺我
來便肅衣冠拜不敢郎呼只丈呼其二云靈跡幻化總

泓然發音生花也合仙鄉州自來傳葵筆不妨并錄此
山塢

說詩樂趣類編卷四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寅徵占　炳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警句門

彦周詩話六朝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

俞秀老紫芝之詩有云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

善於道情也

上豐父待制岐公之子也其詩精密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向勝三甲六丁之語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

滄浪詩話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精工淵明質而自然耳

溫公詩話陳文惠公堯佐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

搖大明進士耿偎之詩有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後山詩話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而子美只用一句語益高曰千崖秋氣高也

珊瑚詩話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

石林詩話蔡天啓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淸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虫秋爲集中第一

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無咎曰吾詩實發于乃翁前聯余始聞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于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鞺鞳之聲起視之乃馬食于槽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非可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看月在花實佳句也

後村詩話余讀許渾詩獨愛直道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

南濠詩話魏仲先東觀集余記其數聯閒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詠懷云拜少膝常直眠多眼不昏詠盆池萍云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漂然逐衆流眞隱者之言

蜀中詩話孫光憲蜀之資州人有文學名著北夢瑣言其詩有一庭疎雨濕春愁秀句也李後主之細雨濕流光本此

存餘堂詩話詩家評盧仝詩險怪百出幾不能解然如喜

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是恬澹殊不爲險

吳人黃省曾刻劉叉詩用心亦勤矣余家藏本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授汝顚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今黃本所遺也

東白齋詩話沈啓南隱于吳市其詩澹潔有出塵之格如云隔花水亂響中酒人高眠如云隱几亂山晚閉門流水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雪濤詩話或人在蘇子瞻面前誦詩語云一覺啼个叔是

燕語春愁此學士詩乎子瞻曰此書人得意句我安能
也
蘇長公外紀 子瞻渡江至儀眞和介甫遊蔣山詩介甫指
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無几歎曰老夫作詩一生無
此兩句
摭言 任濤詩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魚船
李洞、唐諸王孫慕浪仙爲詩作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
終南詩二十韻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欲竹
烟嵐凍倫狹雨雹腥蓮有丹鳳闕令射五侯廳全篇皆

絕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飢餐落葉鶴病曬殘陽又句、
捲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
射鵰送人歸日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人但諳
其僻澁而不知其奇貴惟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
大八面受敵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
聯絕唱浙亭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麑子華不怨所
鄙而喜其所許
詩史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曰風定曉枝蝴蝶
亂雨匀春圃桔槔閒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

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好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之句
東坡遊羅浮詩曰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
濯足聊戲侮想見河上縱放之樂
閒嶺孟貫爲性疏野不以名宦爲意喜篇章大率傷幽之
稱之如寄張山人草堂云掃葉休爲後拾薪山雨前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蔚
爲佳句二公麗語頗多如惟演奉使途中云雪意未成
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又云客亭壁見名長短村酒

那能辨聖賢送僧遊楚云宿舍孤烟起行衣夢雨寒章
衢雨詩云平檻聽波興榜渡遠城春樹越禽悲陳江陵
云深沉蛛網通歸夢紫翠春山接去舟太乙宮云神庭
古栢啼烏起齋室虛簾宿霧通章分寧云小雨鄰原連
若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漢武云前候東溟邀鶴駕窮兵
西極待龍媒公子云歌需南國桃根曲馬過章臺杏葉
鶴櫂花云欲作飛烟散猶憐返照遲留題云有檞盤馬
看尤懶盡日投壺笑未遁又云春瘦已寬連理帶夜長
誰有倂寒衾陝州從事云爲遍含秋氣橋長斷浴塵間

貫良云崎嶇二十乘障憔悴五年皮南薊云浴舞氣象僻
俠俗丙魚味美淑吳邦道留云他俩城鐘斷措節岳雨
來葉金華云柔桑蔽野鳴鶵緝高柳含風變早蟬劉潭
州云沙禽兩兩穿幹浦江草依依接射堂九龍云旋騰
未破冰生視凝酒新燒雪滿大張鼓神云大野幾星分
婺女清風萬古賦朝鳥道南安云霜雲夏變梅蒸早滅
雨秋藏桂露冬趣雪云劉伶醉帝梅花地海客仙槎紛
水天相洪州云桃葉橫波人共醉劍光衝斗撫常寧劉
潭州云洛川花二嶺楚浪漲三湘夏日云雲谷候變千

岩險草色相谷有帶長新蟬云翠薄作舒宮女髮蛇蟀
金解羽人尸公子八行飽覺蠟雕胡熟永埒鋪金血汗
驕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亭留題云
荷衣出水終無定蘿蔓從風莫自持又云藻井風高蛛
壞網杏園春暖燕爭泥啄梁云先時櫻熟恒千餘道信
梅酸損飢屋洞戶云寄鎖香風深處戶亂飄梨雪曉來
天贈希畫云吟餘雲散葉堆久鶴遺毛夕陽云寨迎横
垣紫江清照葉丹閣中云籠禽思隴樹洞犬識秦人爲
疾云風旋鴟芙廚烟絕月樹鳥驚鞭杵喧

拗巨源詩曰爐烟添柳重宮漏出花遲當以下何爲試坐
人詩題
晏元獻稱國初待詔云醉醒浮世事老更故鄉人張安道
亦稱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
惠崇遊長安云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不滅馬放降來
地闊盤戰後雲
華州華陰縣笭許弋於縣解闢一軒名曰增明取薛文公
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之意羽客姚太虛請許公因
書云遙岑寸碧尚增明何況雲峯三十六

楊茂卿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菌苕秋誠佳
錢昭度燈詩云繡被夢驚中酒處朱門人語上朝將未若
船中過鴈洞庭夜床下有蛩長信秋意格清遠
昭度又有開角詩云風欲拋高雨壓沉黃昏前後五更深
識者云此亦句之優者
劉夢得有獨吟曰巴人淚逐猿聲落蜀客舟從鳥道來
[青箱雜記]丞相王文惠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院
落花春日長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漁歌唱夕陽皆佳句
也

楚僧惠崇、工于詩、贈楊雲卿郊居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
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草、明河徹曉迴、江行晚泊云、
嶺暮猜猿急、江寒白鳥稀、上谷相逢上作云、歸吟動敗
竹、落果響寒塘、夜坐云、春淺水涯井、背分月上層巒上
云、河冰堅度馬、塞雪密藏鵰、贈長公命云、久潮年願改
相逢夜話長宿東林寺云、鳥歸山館雪、僧去石沈雲、上
楊內翰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贈卿氏書齋云、著書
驚日短、彈劍惜春深、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
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寄姑蘇州云、鐵

城山月上、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東亭云、卷幔來風遠
移床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宿贈
靜寺云、空潭閒鹿飲、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云、劍戟明
山雪、旌旗濕海雲、題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河
去鳥平、宿華公齋云、月高山合迴、霜落石門深、潦翠夜
泊云、夜闌潮動刪、天迴月臨城、崔仰秋居云、葉影風中
靜、蟲聲月下多、贈裴史君云、行縣山迎刪、論兵雪遶旗
早行云、繁霜衣上濕、殘月馬前低、書韓退之屋壁云、移
家臨隴石、租地得泉、秋夕懷長公云、秋近草蟲鬧、夜

范霜月低、觀鄉飲云、海鷗聽舜樂、山老泛堯觴、夏夜云、
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翻經館靖少卿房云、花容分
古像、唐語入新經、秋夕懷江南云、寒荷猶有柳、破月入
微雲、贈白上人云、花濕沉山月、雲長起海風、喜陳助教
至云、樓中天姥月、座上杜陵人、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髮
亂、巖溜濺棋寒、棲霞寺云、境閒僧度水、雲盡鶴盤空、楊
秘校池上云、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仲先山亭云、
縱重琴棋濕、風長枕簟寒、塞上云、雁衝關雪渡、河人
上冰寄、白閣上人云、夜梵通雲竇、秋香溯石叢、陝西道

中云、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
岸、飛雨暗中峯、除夜云、寒燈催曙盡、曉角喚春歸、宿横
江館云、露館濤驚枕、空庭月伴琴、書早上人房云、松風
傳夕磬、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曉色、風吹
遶春雲、贈義上人云、坐石雲生衲、添泉月入瓶、昇平詞
云、萬國無形治、三邊不戰平、呂氏西齋云、殘僧掃石
風動鶴歸松、楊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宿鶴、潭月戲春魚
書方幡壁云、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天、送陳舍人巡撫
云、月露疏寒柝、雲濤閃畫旗、宿旁上人禪齋云、鶴盤金

剃師龍鬚玉瓶泉春日宿宜興池上云暝風生木末返景入泉心贈王道士云海人來不相鶴山於下聽琴江城臘望云丹楓映郭迴綠嶼背江深題王太保山亭云危檻含清琴飛花點玉觴送李荼州云朱旗臨雪卷畫角入雲吹畫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返鶴發秋聲李太傅山庄云圍棋分雪石汲井動金沙送吳袁州云鳥暝風沉日天晴月上旗寒上云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日遲贈嗣上人云拂石雲離帚煎茶月入鐺贈戴殷前云劍靜龍歸匣旗開虎遶竿太乙山云雲陰移瀑巫石色入

晴天送人云地遠群馬小天闊一鷗平花落閣池云江花夜夜發山翻入池深獵騎云長風離馬路小雪射鷹天高生山閣云對酒淮潮起題禧覺月新經明太師房云門掩前朝樹心垂別郡送李秋云秋聲動群木葉色起秋山

翰府名談 陳亞大卿士大夫徒傳其諧謔之語不知其作詩甚佳如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回得作者之格

趙師民龍圖什春日積事詩云委地霧花啼曉淚拂堤烟柳弄春容又如麥天辰氣潤槐夏午陰清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皆佳句

江南野錄 夏寶松廬陵人與劉洞唱和為節度使陳德誠所知德誠贈詩曰建水舊傳劉夜坐（劉洞有夜坐時）螺川新有夏江城寶松有江城詩曰鴈飛南浦鐘初動月滿西樓酒半醒又云曉來嬴騎依前去雨後遙山數點青皆佳句

鑑戒錄 唐仁傑全州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貽之云紅旆渡江霞燕水青蛇出匣雪使衣德誠善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朝謁集於升元寺名之坐酒行

請仁傑賦登閣詩立就而成其中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城陰其餘亦可觀贈嘉禾峯僧云只作此山能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論與之

施肩吾著山居百韻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烟粘薜荔龍鱗軟雨壓芭蕉鳳尾垂奇語也

退朝錄 潘逍遙貧居詩曰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哭高舍人詩曰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撰碑張乖崖贈逍遙詩曰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卞尚書贈云宋朝歸聖主潘閬是詩人

談苑蜀僧希晝送廣濟云、俗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送惠
東歸云、帆影先寒雁、經聲隱暮潮。宋承旨林亭云、雪溜
垂危石、棋燈射遠林。瀑面云、澈齒冰溪遠、聞蟬雪屋深。
贈何學士云、曉天金馬路、晚露石楠心。送新律尉云、側
月啼猿苦、江沙濕錦裘。北宮亭云、花露盈蟲穴、梁塵
墮燕泥。送僧歸新安云、風泉舊隱僧忘改、雲穴曾行鳥
箇殘。春山云、芳樹使人老、孤泉落夜應。送人歸南海云、
落日橫秋鳥、張濤几夜聆。浙僧寶通過相訪云、下朝
人帶天香出、入定僧迎御仗歸。僧寺恭佛迹峰云、市髮

人來絕、街花鹿去多。僧行肇送僧云、定錫樵停斧、窗人
鳥立槎。送人之鄴江云、江聲聽背出、帆影斗邊飛。尚能
送僧歸浙右云、霜洲楓落盡、水館月生寒。送僧歸四明
云、古寺山光後、重城海氣間。送人云、西風隨雁急、寒樹
向人疎。僧知人溪居云、寒聲病葉落、曉色凍雲開。冬夕
云、風窗燈易滅、雪屋夜偏寒。僧惟鳳秋日送人云、去路
正黃葉、別君堪白頭。
楊徽之侍讀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臺高易斷魂。
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岩石雲

生蘚、閒遶庭松露濕衣。湖中舟行云、浙岸染楓葉、帆月
借蘆花。嘉祐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重圓。
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宿東林云、開
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
徐鉉遊禾閣亭云、岸槐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
習水戰云、千帆日助除山勢、萬里風驅下瀨聲。病中云、
向空咄咄煩書字、忘世滔滔莫問津。
梁周翰應制云、百花將盡牡丹折、一雨初晴太液春。黃爽
過人山居云、宿雨一番疏甲拆、春山幾焙茗旗香。

鄭文寶郊居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重經彭所云、過
關巴路蒲馬慣、嘶尤驚砌兒屏。洛城云、早沉食飾獻
鐘早、天半上陽煙樹微。贈張蘄州云、越絕聽殘蝴蝶夢、
郢于秋引濕龍吟。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
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
風落楚梅。永熙陵云、承露氣清騎送日、風樓人靜鳥呼
風。
劉師道與張碧云、久佩金馬客、勤敵玉溪生。寄陳龍圖云、
晨瞻北斗天何遠、夢斷南柯日未沉。歎世云、野馬飛窗

目酣雞舞幾天春雪云青帝翠華沉物外素娥孀影彤
雲端
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曉綠浮鵝鴨萬樹春紅叫杜鵑
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投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
錢易畫景云雙峯上應嶺獨鶴最庭柯
李拱春題村舍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
呂夷簡寒食詩云人為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
晏元獻與張臨川云離筵新汾先生席柔下雛嬌稚子仁
又云東陽消骨拋南浦別魂消

玉堂詩話焦宗右贈閔賢良云南陽客自稱龍臥東魯人
應歎鳳衰
錢惟熙太一宮醮云嶺上焚香趨宿霧林間鳴珮起樓鐘
錢昭度村居云黃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大寒
云雨被北風吹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秋遊華山云人
間路到三峯盡天下秋隨一葉來
南鄭殷丞云青鳥幾傳王母信白鵶曾換右軍書將至京
云近闕已瞻龍虎氣思鄉猶望斗牛星
楊黎州自咏云剛賜軟竹葉葉嫩扶蘆花春晝云人歸淡

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
雅言系述卞震蜀人嘗吟即事云雨壁長秋苗風枝落病
蟬又云老筆搖瘦影寒木凭吟身春日偶題云詩債到
春無處避離愁因醉暫時無即事云茶香解壓磨鍼煮
山色牽懷著屐登
狄煥南岳石樓曉望云數點當秋霽不知何處是題岳麓
松云一峰雨脊歸洞壑兩條翠色下瀟湘
蔣鈞字不器與劉洞陳甫為詩友寄柳宜云附借夢書過
竹寺學耕秋粟遶郊原戎昱詩有一夜不眠孤客耳主

人門外有芭蕉鈎代答云芭蕉葉上無愁雨自是多情
聽斷腸
嵩洛人廖凝寄史虛白詩曰假借春巖蘇醒酒雪潭魚
林楚才賀州當川人贈致仕黃損詩云身閑不恨辭官早
詩好常甘得句遲
陳甫字惟岳吉水人贈黃若云清將不作登龍客綠鬢閑
梳傍草堂漳江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
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
楊黽字鳥之閩人山中即事云背日流泉生凍早逆風踏

鳥入巢遲

雲溪友議 梁子尉遲正、梗槩士也。獻詩于右坐李林甫有春行遊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觀內人樓上粉歌云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寒上曲云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右坐覽此句云得非才子乎

古今詩話 韓常侍和憶山泉詩有云情多不似家山水夜夜聲聲到枕流

筆叢 劉駕詩體近甲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絕唱也

雅言雜載 廬阜人陳沉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黃損能敏庶巾卿事之嘗食後云罷郊兒女戲放他花木生閒居云掃地雪粘帶耕山鳥泊牛

九華山人熊皎能詩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閒居云深逢野草皆爲瑞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後慵掃落花春盡時

李範閩中人善章句爲道傍水云雖當南北路不礙往來人秋日江干遠望云清猿啼遠木白鳥下前灘暮秋懷故人云天涯故友無來信窗外拒霜空落花江寺閒[illegible]云釣叟無機沙鳥睡禪師入定白牛閒

直方詩話 杜紫微覽渭南早秋詩有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之爲趙倚樓

韓持國有云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合嘗將無不傳誦

余愛張文潛過宋都詩云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不滅在

山谷有光山道中雪詩云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都尉王晉卿足成鷓鴣天云才子陰風度遠關清

愁曾向畫圖看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新路陌舊江干崎嶇誰歎客程難臨風更聽昭華笛簌簌梅花滿地殘

張文潛謂余曰黃九云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眞奇語

詩云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王原功推官作

皇明世說 莫如忠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暮寫鄉村景色眞千古絕唱黃舊有一聯亦可意絡緯之莫日吁吁雞巳下遊花蜂未還

閩人林鳴、開詩社。帋致海內詞客。能令人源至其家。命誦
平日所爲詩。至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始
許入社

（郡閣雅談）潘天錫員外。與沈郎中宅相鄰。同遊古觀分題。
天錫云。風便磬聲遠。日斜僧影長。沈彬云。松欹晚影離
壇草。鐘撼秋聲入殿風

裴說、裴諧、俱有詩名。說官至補闕。諧終於梓潼。作浙江吟。
說詩云。吟餘潮入浦。坐久燒移山。諧詩云。風回山火斷。
潮落岸冰高。景同而語意俱別

石曼卿以詩酒豪爽得名。警策聯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
山青最佳。

歐陽詹聞猿云。啼猿非有恨。行客自多悲。聞笛云。不知吹
者意。何似聽人心。周朴云。横琴遮遠洞。乘子出高峯

（青瑣集）陸子履言懷云。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
休。士君子莫不賞味其意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爲詩刻苦不懼風雨。有云。句向夜
深得。心從天外歸

（九解明珠）東坡云。兒子過、幼嘗作林檎詩云。熟果無風脫。

自脫半窗遲日闕先紅於許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
長無他技。但時出新句。作酸棗尉。有詩云。棗隨流水歸
何處。竹載寒鴉過別村

（興閣錄）錫王建時楊義方能文詞。爲春日詩云。海邊紅日
半離水。天外嫩風輕到花

（北夢瑣言）唐求、劉郇伯、有詩名。唐求臨池洗硯詩曰。恰似
有龍深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漸寒沙上路。欲與水
邊村早行。云沙上鳥猶撚渡頭人已行。劉郇伯爲范鄭
郎中詩友。范得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難對。劉郇伯曰

人生分外愁。范賞之。然老于新津之東渡。非隱非吏。二
于亦可爽。嬌名場而死丘壑。所謂蜀人無志懷土。正此
也。

孫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
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尺。游秫樓腰月半稜。次仲曰。甚
佳。但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
仲乃服。

（廣卓異記）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著
花。魯直謂余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

汪曉湖書箋詩人至今日而徧地皆是矣詩人之多詩之所以亡也然亦有必揀者黃九烟爲予言有鹽官負販之傭名崔金友終年肩荷擔而口吟詩索其稿觀之則佳句如擲金霏玉其五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鶯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詠燈云撲扇憐兒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夜坐云心事不堪傳鎖閣夢魂猶自到闌干贈友云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似此之類不可枚舉

全唐詩話暢當詩平淡多佳句如釣漵云花發多邊意息雁有閒情遲暝不暮平江寂無聲天柱隱所云飛徑饒松子深蘿絕鳥聲陽屋全帶日宛峰偶通耕山居云水定鶴翻去松欹鼠傲如又寒林苞晚菊風絮亂垂楊潮聲聞漁唱天邊數雁行皆有遠意

耿湋詩有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疏世多傳之

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有云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

高仲武云崔峒詩文彩煥發意思雅淡如清磬度山翠閑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此亦披沙揀金時時見寶也

歐陽永叔云吾嘗愛常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竟不可得始知造意者難爲工也

司空圖云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于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得于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于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得于夏景則有地凉侵鶴夢林靜肅僧儀得于樂

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作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殷勤元旦日歌舞又明年皆不拘一槩也蓋詩句之作本于諸極外于變爲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豈容易哉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膾炙人口

李益有句云開庭草色能留馬當路楊花不避人又句云

馬汗衆成群
臣暢經崔諫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
高仲武云齊八元如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甚得山水
狀貌也
香泉偶贅明人詩氣韻深厚較勝宋元佳句不勝抹也予
摘其尤雅者時卌咏之亦足驚人驅魔高啟有云一路
詩從愁裏得二分春向客中過王紱有云馬從萬木陰
中辨人在亂山深處行境異自令心獨皆世間解塊句
難成又云舊業暫歸翻似客異鄉重到卻爲家李東陽

有云頭顱自白非關老心事全消卻未癡賀監有船多
載酒浪仙無寺不題詩孫一元登山云好句忽成黃葉
寺小舟漫倚白鷗天錢楫冀崇漸詩云敝書齋盡枕黃
葉籬權編成向水門遠樹晏沉古寺無煙力出寒
村其弟錢樞和云幕聲有悲水散枕流水無心自出門
四壁頹雲成古屋三更求火到前村鍾伯敬有云子侄
漸覩知老至江山無故解愁生
王元美詩如無風飄白日有雨失黃天又而拖殘日脚山
判亂雲夾奇語不減昌黎

高一龍送顧仲從有云落花香店酒荒月野橋煙可與唐
人雜聲茅店何先後派驪
李孟達感事云才子何妨背世彼美人但取一人憐奇态
之氣足俾易爲人
陳卧子句幸不身作好女子此時當爲人兼捐寄托遥深
不堪迴讀
白下徐行甫雅好吟咏每多杰何如送楊潛夫云郎今鬼
節吟爲事卻到愁時筆遁情寄徐子蹤云僧候講餘求
蔣守月樂閑後楚解夫徐州道中云雁叫寒雲疑近塞

風來沙岸欲堆人
本朝如　宋荔裳王阮亭諸先生詩全體皆
蒼涼瀕瀚藏萬千氣象勢莫能當足以踢破三唐駕軼
兩宋實前代諸名家所未及不可以碎錦求也予爲選
摘數句亦存全豹于一斑意耳莫何如伊涼北地聲擘
古花月江南夢可憐吳句如龍生大漠雲方起河出崑
崙日正長又解衣自用消恭碣芹幀青山入釣船宋句
如少華西來朝白帝太行東望走黃河又齊漢何人踏
白鹿天門有路路猶龍又但留東海栽桑地改作南山

原缺

立昔又山色淺深隨夕照江流日夜變秋聲玉句如
二楚風濤杯底合九江雲物坐中收又桃葉渡頭猶旦
暮楊花聽曲益悽凉又烟横谷口虛堂白路入山腰古
洞青皆能以雄情大力開闔盤旋不欲隨人作廝隸之
目者
致
物閒居詩未春豫借看花騎欲雨先徵種樹書足稱雅
族兄松山有綠肥桐近酒香過月移花之句予爲之移情
者數日

辛巳正月汪子鴻韶偕家驟雲姪隨子登天闕山絕頂鴻
韶有句云蒼籐屈曲摩崖出昂首青霄欲化龍驟雲有
句云江影迴看匹練小孤緣身到碧虛中偶爾拈來俱
矯矯不凡亦可想見其胸懷矣
庚辰下第即日策蹇出都從弟懋功作古風長篇贈予感
慨淋漓字字肝膈內有句云人間無藥可燒金筆內有

說詩樂趣類編卷五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寅敬占
炳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冒進門

小說舊題詩道衡爲人呂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
南人嘲之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曾作詩及云人歸落
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無虛
郡閣野談後遇少年云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

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有寄送詩曰錦字憑誰送閒庭
草又稀夜長燈影滅天遠雁聲孤蟬鬢將盈虬髯白
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攜卷詣齊己點頭吟諷
無斁爲改風恨朱在無過遂拜作一字師
西方詩話趙嘏有詩云冥冥細雨不成泥參寥言冥冥之
雨却是作泥者不若霏霏也
詩云朱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石棚明日扁舟滄海
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詩也自館中出知曹州
作舊云雲裏蒲公改作雲氣又云五見宮花落石棚此

作詩法也

王中至名至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于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閒拂塵埃看畫墻舊云奏罷長楊賦亦荊公所改

青瑣集范文正育採茶歌天下共傳然君謨謂希文云公歌膾炙人口有少未完希文曰何以言之謨曰茶何有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之絕品其色貴白翠綠乃茶之下者耳希文曰君善鑒茶中吾語之病也公意何如君謨曰改翠綠二字可云黃金碾畔

玉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希文曰善又見君謨之精茶希文之伏於義

青瑣後集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不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示貫休休曰剩一字王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中字于掌逡巡王白回日此中滌帝澤休以掌中示之不異所改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劉禹錫佳話錄牛丞相奇章公詩至有地瘦草叢短句明年秋卷成呈之曰有求色必報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因曰楊茂卿詩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華山下作初用蓮峯後改菡萏可當畫矣

蘇長公外紀東坡嘗見王平甫自負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之句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平甫沉吟久請易之以橫字平甫歎服大抵詩富且煅月煉非欲誇奇鬪異要胸次出合用

字耳

東坡少時有詩曰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詩亦然耶

皇明世說劉文成見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末事何不能上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酒淚痕斑上顰蹙曰秀才氣味劉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上大悅

楊升菴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虹下

飲玉池水斜日荷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稍淵
字後一年升菴偶閱莊子遂改晛日愈光曰渴虹晛日
古今奇句
沈石田問都南濠近有何得意作南濠自誦節婦詩云白
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云有一字未穩盍經云嫠
婦不夜哭何不改嫠字爲存字
談苑醍醐詩貴翻案薛濤逢詩曉聞夕颺急晚見朝日暾
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颺即杜子
美之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返照也孟郊詩南

山寒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
謝詩翻出
竹坡詩話詩人造語用字有著意道處往往反露風骨如
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只一直字便是著力道處不惟語少蘊藉兼亦近俗何
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自與水相連爲穩有蘊藉
韻語陽秋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
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
萬里安能制夷狄意見各出然能脫盡前人蹊徑

瀾岳五代詩話鄭谷在袁州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
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
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爲一字師
陳輔之詩話蕭楚才知溧陽縣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
公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
改恨作幸字公出視稿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
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
獨恨太平何也公曰君誠一字之師
子美夜宴左氏庄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檢閱時暫

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窓人中語然燈不
籠則損目不宜勤且久山谷夜深來撥小燈明可謂善
矣而虛堂非夜久所宜予嘗推門入室書幌横糊紙燈
光晃雲母攢觀燈火儒生酸態盡矣

苦吟門

江南野錄 潘閬自號逍遙子作苦吟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

鑑戒錄 方干爲詩鍊句字字有功爲人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北夢瑣言 賈島詩思遲澁杼軸方得如鳥從井中出人自岳陽來乃經年方送偶句

韻語陽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壒之外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提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丹陽集 陳去非嘗爲予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蟋蟀彭祖壽苦吟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

古今詩話 唐人爲詩皆積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覺良工用心苦豈特我哉

何涓襄陽人少爲瀟湘賦爲時所稱潘粹以古鑑詩著名或曰潘粹十年吟古鑑何涓一夜賦瀟湘零陵總記載何涓瀟湘賦云銳斂殘色霞披曉光亦無全篇

歐公詩話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詩類白樂天自稱傷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閒居詩話 寇萊公延惠崇于池亭分題爲詩公探得池上柳青字韻崇探得池柳明字韻自午至晡崇忽點頭曰得之矣此篇功在明字凡五壓不倒公曰試占句曰雨拟方塘溢遲回不復歸殘沙日暖引步鳥風清

鼎永千尋迥樓烟一點明走入池上風見雨憶蓬萊今
笑曰吾柳之功在青字而四壓不倒不如且已

【唐宋遺史】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推字煉之未定于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留連累日因與島爲布衣之交有贈島詩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渾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因不第乃爲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銜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猶曹事一見一心傷王元贈詩曰江城貧殺

常將鶴古寺看禪不下嶢

【黃常明詩話】山澤之儒多爲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容瘦薄詩情苦又云貌將詩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贈東陽姓沈人擬頭叢說之若豈有裴頤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凝凝以肥而凝答以瘦而狂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已勝凝

【苕溪漁隱】裴說云讀書貧裡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者廿餘年都自少至老偏詩也味矣

【歸漢詩話】孟郊詩撰例不假貞苦吟而成也觀其何於格律

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人與身爲讐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雅言系述】陳甫字惟岳古木人有詩云萬吟千百首方得兩三聯

幼敏門

彥周詩話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閒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皇明世說張齊七歲題畫龍有云莫點金睛恐飛去

王道守年十二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削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近之句不過是也

王世貞幼見鏁刀者其師戲分韻教之作詩王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師驚曰子異日以文鳴世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卻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元美云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推敲未必能勝

古今詩話楊文公年十一歲建州送入闕下章聖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令送中書再試參政李至狀臣等言所送建州十一歲新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江湖對天陛殊無震慴蓋聖祚承平神童間出臣等令賦喜朝金闕詩五言六韻頃刻而成詩曰七閩波渺漠雙闕勢岧嶤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何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又楊文公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忽爾其言便能語家人曰既能言可爲詩乎曰可遂吟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林傑字智用五歲與父同遊王仙君壇父曰能詩乎傑曰羽客已登雲路去丹砂草木盡凋殘不知千歲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又謁唐中丞作七夕詩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公曰真神童也年十歲方秋初忽有雙鶴盤空而下忻然下階抱得一隻父恐非祥令放之鶴升而去是夕得疾而卒鄭立之以詩哭之曰才有[illegible]賈生年何事孤魂逐逝川舊聚帳中人已去鶴[illegible]上月空閒

王元之內翰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元之能與語於太守因召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

莊守曰天授也

丘璿十歲謁陳州太守曰前日寺中閗射因成詩云簇牛時閗兩雀喧虛空盡日少人行孤吟獨坐情何限時聽風傳中鴉聲守壹令對弱柳絲絲縷縷日暮雲片片掛新綠

崔鉉幼爲兒時隨父謁黃鸝指架上鷹令作詩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時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韓文

公皇甫湜過其父肅見其子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忻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青箱記】夏文莊試制科廷對出殿門楊徽之見其年少邀與語曰老夫它則不知雅喜吟詩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忻然爲書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詩史】徐奭字楚金年十餘歲舉從實集分題賦詩令爲秋詞援筆立成其畧曰井梧分墜砌寒雁遠橫空雨久莓苔紫霜濃薜荔紅

【百斛文】寇元弼言徐州通判李綱有子七歲不善詩忽詠

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謂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曲未終花皆落

【玉壺清話】賈文元乃唐造華夷圖丞相耽之遠孫七歲童子及第李文賀以詩云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一人科第擢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路萬里誰能測羽翰太平興國中參大政

續歸田錄 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攜以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烟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又曰。日移花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尊。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寺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至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倚書員外郎。

孫周翰精敏。亦少逸之流。其父移之攜以見郡侯。時賓春作會。座客簪花。郡侯屬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戴花枝學後生。郡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賜童子出身。

馬希振為鼎州節度使。馬氏諸子中白眉也。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微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為力。貫微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又見蟻子緣砌。希振曰。蟻子子銜虫子。雍曰。猫兒兒捉雀兒。實一代之雋。

稀唐蔡伯禧四歲。對宋真宗誦書。授校書郎。春宮伴讀。酋猶未三周。故曰三歲神童。楊億之詩曰。七閩山水多才俊。

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嘗學步來朝謁。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勉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

李廣埼聞見錄 黃鑑學士十歲而不言。其祖愛之。意謂風骨之美。當大吾門。不宜如是也。每遇景物。必道其名。達其理以指教之。然終不言。一日又謂之曰。楊文公幼而不言。文公之父告之曰。後圃梨落籬。神童知不知。文公發聲曰。不是風搖樹。便是鵲踏枝。汝風骨若此。何為不言。鑑竟不對。後攜行河上。其祖曰。水馬池中走。鑑曰。遊魚波上浮。後任館閣。

青瑣後集 史青。零陵人。幼而聰敏。博聞強記。開元初上表自薦。臣聞曹子建七步成章。臣愚以為七步太多。若賜召試。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觀燈、竹火籠等詩。惟除夜最佳。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摧。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唐宋詩以為王湮作 明皇稱賞。即授以職。

竹坡詩話 釋聰聞復。錢塘人。少時以詩見稱於東坡。參寥子作昏字韻詩。令和之。聰立成篇云。千點亂山橫紫翠。

文。鉤新月掛黄昏。跋太樹賞之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

西清詩話 黄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非髫稚語矣。

說詩樂趣類編卷六

吳下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徽占　炳日旦華　校

贛州汪正鈞鴻韶參訂

酬議門

蘇鶚演義 今人以酒巡匝爲婪尾。蓋婪貪也。謂其得酒在後也。又一說婪者貪也。謂處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癢于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婪尾。婪字從目足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舊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樂天寒食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字。藍婪一也。

懶真子錄 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餳字而苦無出處。殊不知出于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有瞽詩簫管備舉鄭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餳也。但殷周時謂之餦餭至後漢時謂之餳耳。劉夢得云為詩用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寒食詩用餳字見毛詩鄭箋。後宋子京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

簫聲吹暖賣餳天

劉夢得作九日詩以五經無餻字輒不復爲後宋子京詩云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空負詩中一世豪蒸糗即餌粉餈餻類也載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云今之餈餻

俗說以人噴嚏爲人說我此本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嚏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

百斛明珠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

妄者以爲唐將有自平宮偶得明皇寶錄有中宮呂太一叛廣南此詩故云而下文在南海收珠之語見書不廣而徑改文字鮮不爲笑也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師劉仁恭舍于賓館令幕客馬郁延接馬郁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步麗譙別後嵯峨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郁詩添飄然意在誠其學問韓即席答云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無不稱妙然亦疑銀筆之譬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銀管雪兒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分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以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故湘東王之譽振於江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于中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癡龍定辭復

問郁嵯峨之山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所爭何莊逃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勸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杜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航傳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古今詩話 江作有石人破之其形色皆類月歐陽文公有月石詩云二醒分爲三個爲佳句尚念未快于美見之

作詩寄云我疑此山石久爲月照着老蚌吸月月降胎
水犀望星星入角形霞爍石變丹砂白虹貫崖生美璞
永叔見之曰此奇才精通物理者也
鸂鶒水鳥也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鏽爾雅注云膏玉瑩
劍績英華詩云馬銜苜蓿葉劍瑩鸊鵜膏是也
章聖嘗宴羣臣于太清樓忽問市店酒有佳者否中貴人
對惟南仁和酒佳亟令沽賜羣臣又問近臣曰唐時酒
每升價錢幾何無有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升三
十錢章聖曰何以知之晉公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來

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章聖大喜曰杜甫詩自
可爲一代之史
歐陽文忠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謂語新而
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郭索蟹行貌太玄曰蟹之郭
索用心躁也
直方詩話老杜八仙詩序李太白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
臣是酒中仙船方言也所謂襟紐是已杜詩又有云家
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川峽路民多供事烏鬼以臨
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作畜養字讀遂使沈存

中自解以烏鬼爲鸕鷀也
舟人占雲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大風候也東坡有云今
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文潛有云喜逢山色
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文潛作輸麥行有云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
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煎逼輸王乃老農語若
將亨歲貢終王勤王之類其語古矣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無聲佞人在側迺解老杜
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氍毹五木
香迷迭艾納及都梁當按唐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
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
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
冷齋夜話韋應物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
蚋納其中千年猶可觀皆見虎珀中有物形如蜂此物
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橄欖詩有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
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

退之詩曰與起窓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
情題予兒時了不解其意自出峽吾年五十八春曉偶
憶此詩方悟與起催歸二禽也催歸子規也與起聲如
絡絲圓轉清亮偏于春曉鳴江南人謂之與春鳥
王仲至言老杜詩曰江蓮搖白扇天棘舞靑絲天棘天門
冬也一日顚棘王元之詩曰氷肢卧玉腕天棘舞靑絲
則天棘蓋柳也芬按杜詩所指柳爲是蓋天門冬不與江蓮同生一處
老杜謂玄元廟詩曰鳳笙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許彥周云
嘉祐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曰雨滴空堦曉無心換

夕香非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銀牀非欄也莫知誰作
唐詩釋箋杜甫詩久折野鶴如雙鬓遮莫連鷄下五更遮
莫猶言儘教也蓋唐人俚語故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
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句太白詩遮莫枝枝長百尺不
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元
微之詩從茲罷馳騖遮莫寸陰斜
野客叢書漢皐詩話曰字有顚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
類方可縱横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
難彷彿謂慨慷二字亦有所祖但慷字多作平聲用觀

曹孟德詩云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亦皆用如
岑參有一聯云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古人顚倒用
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慘悽作悽慘琴瑟作瑟琴參
商作商參皆隨韻叶之耳謝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
聲叶則班超貫固已然矣又如綢繆二字張衡則曰內
飾則結繆綢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
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讀遽只

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艷詩曰丈人
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劉鑠詩曰壽考豈渠央史記尉佗
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
驗也
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是一徵吳
人以作爲做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
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做音後漢廣韻作字有二音
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蓋正叶則邏切
音做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樵德輿詩小
婦無所作自注音做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語以
作爲做自古已然矣毛詩侯說侯作作字作詛字讀
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子蘋集中詩曰菱角執笙簧
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
紅皆臧獲名若然亦妓也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詩曰
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
處處將行步步隨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
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

嬾眞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
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可以承露乎僕謂嬾眞
是未深考華山記鄧紹入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
囊盛柏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
地造望仙等宮觀又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
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褒晨拭目唐人千
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
茫兩字古人用之皆平聲而先生所用乃仄聲不知所
出僕按楊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鶴
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並止音上聲茫作仄用似
此其多
苕溪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花二
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僕
謂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
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耳漁隱謂
與出處不合殆膠于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貴轉不在
深泥出處其紐合之工出于一時自然之趣

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
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阻綯曾
問其事于飛卿曰出南華經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
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
謂南華無玉條脫事不知正在第一篇中飛卿有題李
羽故里詩曰終知此恨消難盡辜負華陽第一篇又唐
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
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
世字以板輿爲奉母親事如樂天詩朱幡四從板輿行取

冊安仁關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初三公
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不可專訓奉母也
漫錄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
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
風金叵羅

東齋記事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也衛
叔卿與數人博戲于華山石上其子問曰不審與父並
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挹
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氳亦號洪

崖先生按本傳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
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鐵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歲豫
章有洪崖壇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黃氏日記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又蘇文忠
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陸放翁曰此
用平聲押本漢書蘇武注音巨京反燈檠亦謂之檠音
與漢注同然今義由詩云九枝燈檠夜珠圓此又作去
聲讀與前二音不同此本漢朝鮮地理志民飲食以籩
豆顏師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韻書檠字注曰有足

似几物也

名馬記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飛黃服皂高誘曰飛黃如
狐背有角日行萬里故韓昌黎詩云飛黃騰踏去不能
顧蟾蜍

兩鈔摘腴今世呼蒲萄枇杷皆為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
盞推蓮子燭淚堆盤壘蒲萄又詩云深山老去惜年華
況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

龍城錄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醁翠濤常以大金罌內
貯盛十年飲不歡其味世所未有太宗嘗有詩賜公曰

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
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醞
于西胡人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世人藏萬石蒲萄
酒數十歲不敗者

玉壺清話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普
臣無對者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唐則天時始
拜而不跪太祖曰何以為實貽孫曰古詩曰長跪問故
夫遂得振學譽

樂府集東飛伯勞歌詩七月鳴鵙一日勞鵙也東飛伯勞

西飛燕言其類不同而飛翔特异無因以相逐故其詩
曰春已暮花從容空留可憐與誰同
蘭若生春陽感時而思君子也若謂杜若亦香草名左思
三都賦曰其草則有杜若衡菊石蘭芷蕙　棗下何纂
纂潘安仁笙賦云輓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清散詠桃
園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燦燦宛
其落矣化為枯枝釋者謂纂纂棗花也
【貢父詩話】歐陽公載陶穀詩末厥兵人不曉其意余謂今
人呼禿尾犬為厥尾衣之短者亦呼為厥然則兆兵正

謂其末厥耳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
然則不可對卑凡厮
古詩云袖中有短歌欲寄雙飛燕意以燕春來秋去自可
寄書故寓言耳今人聊養家鴿攜在外數千里輒能還
家蜀人以事至京師者以鴿寄書不旬日而達賈人船
船浮海亦以鴿寄書皆非虛言也陸機使黃耳寄書此
殆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犬何能濟必從舟楫而渡
人人豈能恤意于涉川或者謂陸機有奴名黃耳因此
為狗也

【談苑】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機弄和風必但以文選中
詩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士白試官云爾雅螒天雞鶾
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
釋蟲有螒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
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文時蜀人
獻之江東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
李白詩曰昔日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
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
蓉花

蔡寬夫詩話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
甫從駕景靈宮二詩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
客天遣歸來賦嚴禋坡稱歎久之蓋兒寬四川人自揚
州太守召來坡亦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故援武帝
郊祀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浣乳于渭水帝遣問之婦
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上使之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
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憮然坡時為尚書亦乘車在
前
蘇長公外紀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

杜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
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
時已惘然山谷讀此殊不曉以問東坡坡曰此出古今
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
怨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句適也望帝春心句怨也滄
海月明句清也藍田日暖句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吳人名之曰舶
趠風趠音敎敎切云是海外舶船禱于神而得之東坡吳中
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船趠風

東坡梅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
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諸家注皆不解檀暈之義宇
文氏粧臺記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元微之與白樂天書
近昵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譜有正暈牡丹倒暈
牡丹七十二色有檀色可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
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
强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
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强弩事杜牧寧陵記中語

不知此語已先見漢張衡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
射之即破矣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
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
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花雨水生坡詩又曰嶠嶇又可
笑新添注曰李白書也按白書嶔崟歷落非嶠嶇歷落
然非白自言蓋用晉書李倫歆嶔歷落可笑人之語此
類甚多不可勝舉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但坡詩
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困學紀聞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

荊楚有草四時發穎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
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又云陶辭策扶老以流憩
扶老藤名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
非伯厚不能知
丹鉛新錄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眞一垂缽何須問
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筍餅食之
精者櫻桃餅餅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
丹鉛總錄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
虫又韓致堯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

烏平明乍捲西樓幀院靜初𦕅放轆轤批頰鳥名即鵯
鵊也催明之鳥

物類志常山出草名護門草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
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詩史李義山詩小鼎烹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棋何人
錯破蒲葵扇記著南窗移樹時蒲葵扇出謝安傳然人
不知其何名蒲葵蘇子容云椶櫚也出廣南今衢信宜
歙間扇是也謂形似蒲葵爾

梅聖俞河豚詩云春岸飛楊花未收蒲荻河豚食楊花則肥

韓偓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
豚

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擊破得石其中有魚痕鱗甲纖
悉皆具燒之有魚氣蓋魚龍化而爲石衢州亦有撫
與隴西者故杜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隴州詩

筆談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
恨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然一日鬻書者有小編縻之
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傳之此詩乃羅虬所爲
凡百首蓋當時但傳其詩不載名氏大年偶不記耳

筆談東坡和曆師放魚詩況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歎
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
事遂以爲子美耶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蓋
事載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紙
隙必也有証佐不得略加詳議也

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
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日崔公博學豈不知瓦松已有著
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
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成式亦自不識豈得

誚崔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茆見陳
藏器本草使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價賤
不須借也見瀛奎律髓山谷頌又屐亦名不借

彥周詩話東坡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
莓苔艾納香名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
梅詩云玉人頩頰因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靖
人怒則面赤

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

詩云蚌人光透殼犀角盡鎰尖又記人作七夕詩邢江
尼乃衆人競和無成詩者僕素不曾賦後讀藏經呼摩
睺爲㑊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放翁之詩話古人稱妻曰鄉里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
還家問鄉里詎堪持贈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
里落他處姚令威曰今會稽人曰家里其義同也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畢
顧與親恩遊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竹坡詩話江淮間有一禽號魚虎翠羽紅首顏色可愛崔

德符渦羊道中詩所謂翠禽錦帽初相識魚虎緣環纔
岸飛是也

東坡詩話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
當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
悟桃笙以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王餉書云五離九折
出桃枝之翠笑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
美有桃竹歌

金玉詩話僻偓詩纔見咳唾雄黃嘴風子輕盈賺粉腰不
識風子是何物徐師雅豹古今注謂蛺蝶大者爲風子

蠖齋堂詩話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憶
天台極爲的對眞誥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
肺注云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詩源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言
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冀其忘也

宋遯齋詩有云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解烏
鰂義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紿人逾
年墨消空紙耳

漢有女子舒襟與元羣通皆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

曰何以不去心使婢荅曰正欲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
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寓其意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曰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
人多不解金鹽余後讀煮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
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

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雁膺
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琥雲琴舞驚波曲坐
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杓自挹欲飲杯自舉

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盃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
更嬴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
自然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啟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
而出更嬴素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因以一囊
繫箭頭令射之及墜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
子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
談苑醍醐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昳王仲宣
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昳也
升菴詞品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列子昔

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張祜詩江樹蕭蕭開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
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
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
曲名有烏鹽角江隣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
譜于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
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奉織成襪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
量當作兩詩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詞云夜深

著輛小鞋兒靠著屏風立地輛兩蓋古今字也
歐陽六一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銀蒜蓋鑄銀如蒜
形以押簾也宋元親王納妃公主下嫁皆有銀蒜簾押
幾百雙
韻語陽秋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
如竹葉盈樽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
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巵是也
有以碧爲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酤新酒是也有以紅爲
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酉陽雜俎載蔣

鍔家檉頭常乘小艇于黃河中以瓠接河源水釀酒經
宿色如絳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芬按樂天詩又有
云春攜酒客過綠餳粘盞杓夫酒名綠餳則色綠
而味仍醇可知不似今之竹葉青味便不醉也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
槐芽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
黃之魚子者櫻筍也是二物蜀中最貴重櫻筍用蜜浸
可致千里外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
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飯兼苞蘆是也
豹隱紀談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

說文作謂之蝦蟆更禁門乃所有官隨人所謂六更者
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
聰琡陸士龍詩通波激枉渚枉渚曲池也楚辭九章云發
枉渚又小灣也
南番思平岡矣竹可以刷指甲李商隱射魚曲云思乎遊
箭磨清石是亦可作簡又龜蒙竹名
易鼎卦雉膏不食云美也唐張演先詩云雉膏美景在蔑
陰紅蕖丹淵文第令
生于葉間成穗作穗黃色者柳花也花既褪就蒂結實為

則亂飛如絮者柳絮也杜詩肯隊江頭留柳花又有生
憎柳絮白于綿之句花與絮不同斷然可見

說詩樂趣類編卷七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知遇門

南史昭明太子愛文學士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王筠袖撫
劉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
此

梁天監中張率為司徒詔使撰古婦人事寫給後宮率取
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武帝甚
稱賞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
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
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

謝覽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贈荅
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齊武帝賜詩曰雙文既後
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古今詩話范魯公質舉進士和相凝愛其程文以自登第
舊在十三人謂質公曰子之詞業合在甲惡暫屈十三

人傳老夫衣鉢可乎。會公謝之。後果至宰相。亦且相繼。門生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請爲文。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于是解金貂換酒。醉而歸。及見烏夜啼曰。此詩可以泣鬼神。其詞曰。姑蘇臺上烏飛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明奈樂何。又曰。黄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

人間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

楊祭酒嘗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以詩云。幾度見君詩最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由是四方知名。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之著。徵百篇奏御。獻詩云。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于御屏間。梁周翰詩曰。詩似金華楊學士。十聯書在御屏間。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大地沾露滌筆于冰甌雪碗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

越邢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題洲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林倚本江南人士。見之大驚。涉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羈。大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

南部新書　長安三月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半月開。裴兵部潾白牡丹詩。題于殿壁上。大和中。敬宗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此詩滿六宮矣。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無人

肯就月中看。

青瑣集　李延臣言于瓊館。有東人攜錦臂條。上織成一聯云。思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是仁廟朝賜進士及第舉人詩。何也。延臣以千金易之。藏爲珍寶。

劉約拾遺　王維字摩詰。天寶末。陷兩京。明皇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利。僞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命。祿山宴其徒于凝碧宮。其樂乃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

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者三等定罪維
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特宥之授太子中允
青箱雜記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
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臯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
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
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
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
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遇莒公登庸以
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椽文莊識之優待穎公
有病意謂不起文莊覘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
年壽疾非所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
中貧耳後穎公退老有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
詩翰以武人獨不與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太宗
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
英名常得與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
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

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為遷數官
洞微志杜荀鶴謁梁高祖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祖曰無雲
而雨謂之天泣不知何祥請作詩荀鶴曰同是乾坤事
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顯都相似爭表梁王造
化丁高祖喜之
桂堂詩話真宗末年嘗遊禁中見翰林學士王禹偁倚宮
木若詠吟命宮使亟採之東預作賞花釣魚詩明日百
官赴宴迨題出乃千葉石榴花百官皆失所擬禹偁首
進一絕云王母庭中親見栽張騫偷得下天來誰家巧

婦殘針線一撮生紅熨不開上稱賞謂真才
廣卓異記唐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人皆苦炎熱我愛
夏日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
五學士皆屬繼文宗獨諷公權兩句辭情意足不可多
得乃令公權書于殿壁字方圓五寸文宗視之歎曰鍾
王復生無以加焉
溪友議蜀人雍陶以進士第為簡州牧自比謝宣城柳
吳興也賓至折挫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告閽者道明
與員外有舊及見而曰與公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

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
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
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待之猷卿如契告之友

【齋禪室記】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仕錢公之門歐公
雖貴不替門生之禮嘗有詩云昔日青衫遲知己今來
白首再歷堂蓋未嘗一日忘錢公也

【觀詩陽秋】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
人情之常王猛薦范雅于秦而臨王以爲相其後猛爲
河東守者因雅之言也魏無知薦陳平于漢而高祖用

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周以一介草萊遇
遇太宗不數年而致卿相皆由常何之一言而身貴得
志不聞有報何耶李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
推寵報常何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甚一遊長安王維傾蓋延
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已不肯薦于天子
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史載維私
邀浩然于內苑而遇明皇遂伏于牀下明皇見之使誦
其所爲詩至迹不才明主棄之一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
未嘗棄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力陳其美以
解明皇之愠乃爾嘿嘿或者之論蓋有所自也

【堯山堂外記】梅和勝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
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
舟令喜延之訓其子弟

【珊瑚鈎詩話】東坡先生見人有尺寸之長必加獎薦如吳
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
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歎美如恐不及至于士夫之善
又可知也夫馬一躡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

烜赫惜公逝矣今不及見之也

【小說舊聞】唐李義府初名見太宗令詠飛烏詩曰日裏颺
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木不得一枝棲太宗曰我
當全林借汝豈借一枝耶左右羨之

本朝知制誥待制止服皂鞓犀帶遷龍圖直學士始賜金
帶燕肅爲待制十年不遷作詩上時宰云鬢邊今日白
腰下幾時黃遂遷直學士賜帶

【翰府名談】蘇麟爲杭州屬縣巡檢范文正鎮錢塘城中諸
官往往皆獲薦書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

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文正薦之

詩史 伍喬張泊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喬猶偃蹇伍爲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日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與僚友近郊會燕獄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遶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遶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得詩動容久之爲言于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

雅言系述 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惜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謂得賓于之晚皆年中第興國中致仕歸連上過廬陵吉守贈詩曰曾聞洛浦綴神仙火樹南栖幾十年白首自忻丹桂在詩名已得四方傳行隨秋渚將歸雁吟傍梅花欲雪天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

洛陽舊聞 楊少卿凝式有材自負既不大用多佯狂自穢遊寺觀遇水竹幽勝之地吟咏忘歸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愛護莫不粉壁光潔以俟揮箒遊客嘆賞故燕嶽王次子少吉題壁下曰少卿眞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文潞公贈曰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兎毫更得楊郎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奇

劉頒詩話 孫大年嘗言卜鄰莊家求鑑湖數頃文進請十年不得何如務十年求識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訝于抑菴大年抑不遇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晉志其墓耶及大年卒抑菴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知抑菴之爲人不可及

直方詩話 鄭獬正自梅聖俞贈詩有采石月下逢謫仙爲李太白前身又有金山吟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忽斷蘆花風大爲王荆公所賞緣此有名

族姓考 姚鉉宋淳熙中春日苑中釣魚小宴鉉詩先成有花枝冷濺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之句賜白金百兩時輩榮之以比奪袍賜花等故事

姚嗣宗宋慶曆中題詩于驛壁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人韓魏公見而奇之遂奏補知邠州能除虎暴

王奇字效謀為李文定客皆題詩屏間云雁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文定憩於壁隙偶見而愛之賜及第有詩謝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達觀門

談苑楊玢靖夫以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官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禾黍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韻語陽秋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吾亭因石而吾之則曰㾜臺蓋取吾所獨有之義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吾有是天地之委順孫子非吾有是天地之委蛻而

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川叢薄之微以為吾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來獨往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東坡為之賦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于胸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于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劉夢得和蘇十郎中詠云莪花照後容雖改蓍草占來命已通武伯當長安逃懷詩云開說唐生子孫在何當一

爲問窮通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奔競僭過之心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趨修身累善之心二人皆并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賢者豹隱遁落固皆和光同塵混俗者爭席奚術而況于孟題之間識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高人也猶田父索飲必使之盡其歡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

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我取二公皆有位者也于田父何拒焉至于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容惜人情如何拒隣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青箱雜記 世傳馮瀛王詩有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曰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敎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達者之言

王文惠公隨深悟性理晚終作詩曰畫堂燈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雞山堂外紀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詩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閒散之樂也王元戡亦為一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此詩意與前詩相類

後村詩話 士之在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眞淵明

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

見聞錄 謝諫議臨捐館作詩云平生功業數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何似從來周孔教解將仁義救生民

百斛明珠 舊說陶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劉伯伶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予以謂伯伶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惟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至于淵明亦非忘琴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爲忘琴苟惟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以是知舊說

之安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爲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微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眞自祭文出妙語于纊息之餘豈死生之流哉但恨其猶以生爲寓以死爲眞耳嗟夫先生豈非眞死得非寓乎

[苕溪詩話]司馬温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大間語亦伍于收直蹤之後而退便辭之損也分按茶意甚見好友之難得人須急于此著眼果其眞爲吾友何妨清茶淡話苟不然則終日濁酒狂歌亦奚益哉

東坡詩話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西清詩話]子美在蜀作閑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儕則以樂死豈復更有問耶

[艇齋詩話]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天心是主人身是客身猶言我也

[桐江詩話]康節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閒不似世人忙我老生來未始得閒顏此詩殊足警人也

[娛書堂詩話]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有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酒滿詩話]王陽明先生詠傀儡詩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臺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相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滑稽語有悲想大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如此詠物不著色相非高手不能

二尼僧題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語

金眞題詩盤門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似不火食人言語

[秘笈]前有千萬古後有萬萬古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況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分按此理古人屢言之不獨堯夫先生也只是俗人不悟耳如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

歲憂費悠若夜長何不秉燭遊先後發明同是一意然
堯夫先生喜獻二字包含蘊藉理自正當他人但說飲
酒遊玩未免偏竣矣一理意則
以爲只當及時讀書爲是。

僧齊已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
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虜有
僧號齊已未出家時本相器及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
學無生理如前詩真宰相之詩也

明詩歸瞿佑折花怨詩雙飛蝴蝶翻金粉風裏流鶯樓未
穩銀屏波水流逝下階前揀珊瑚枝難將得入畫堂
裏未必春光如此豔花落還結子瓶内明朝抱香

死東風一樣發陽和何嘗知中道有殊跌人生福田非根
本失枝落節將奈何錘俏敵云人知貧賤流落而不知
富貴中亦有一種流落亦惟人不知富貴流落非富貴
者亦不自知爲流落也此詩細細道破可令食富四方
而不知止一日身死異鄉要了流落者發一深省

志氣門

通語陽秋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
橫之句固以公輔自期矣奈何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
縣訪萊公遺蹟詩云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投版迎
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雖刺史應未識三公夫公以瑰
奇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器遇之信乎知人之難
也李太白梁父吟云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
人蓋謂此也

澗夜錄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吳昊累舉不第負氣倜儻有縱

橫才嘗薊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其雪詩云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
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　芬按元後爲西夏師抗宋數十年似無足取然其詩甚豪遂錄之

堯山堂紀馮京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
題小詩于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寬假
令疑胥受賄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詩他日必顯
出其詩令釋之其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
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青箱雜記陳文惠未達時作仙嵓成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斂

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者曰意與李覯碧山更破秋

雲遮者異矣

宋莒公守潁昌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

湖極目天觀者知其必大用

丞相劉公沆以氣義自許嘗作紅丹詩曰三月內方有百

花中更無又逃暖詩曰此去三川便能休獵食寧能掛

尾求若不去登黃閣也須來伴赤松遊放顏卿舌誠

堪恥羊很狼貪自合誅三尺太阿星斗煥何時去取邏

齊頭皇船初出鎮淥章湖使船風以小孤山四十字示

公公即席和之曰擎天有八柱此柱一峯存石聳千尋

勢波流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裡蟠根平地安然者

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有宰相器

談苑長安舊以不歷台省便出鎮廉車節鎮者爲麁官大

率重內而輕外今東都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門節度

王彥威有詩刻其上云大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

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

西將坐間青蛾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麁官到底是

男兒彥威自太常卿出爲使府至茲鎮故有是句至

薛能亦有謝寄茶詩云麁官寄與眞拋擲賴有詩情合

得嘗

詩史李昇竹詩曰偃風枝悄悄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唐

宣宗濮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

霸之意可見也

雲齋錄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

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

泊舟岸續云舟行頗覺蘢蔥出沒多斜陽幸無恙

酒聽漁歌眞詩無謂可以格鬼

古今詩話樂天典杭日江東舉子赴杭取解張祜自負詩

名而徐凝亦至誰于郡中樂天試二子不循祜曰僕宜

爲解首凝曰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曰日月光先到

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曰畫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

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漫句詩曰千古長如白練飛一

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一坐盡傾

王沂公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公云雪中未問和羹

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矣

後果然

高越遊河朔有州牧欲以女妻之越作鶻子詩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空專候整毛衣虞人莫設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高言京師人字明道好學有志氣以詩干友人曰昨夜陰風透膽寒地爐無火酒瓶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劍看

秦少游謫雷州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心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謫宜州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閒暇至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之氣不受折困

歸田詩話荊公咏北高峯塔云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二詩皆自寓意荊公作于未大用前鄭公作于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矣

夷白堂詩話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頹然臥消受爐香一味閒又經時月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世路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雅言雜載舒王當國多進用文士蘇臺盧中甫作詩以見志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官倉買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

族姓考呂宗正微時嘗有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動南山蓋狀元之符兆也

說詩樂趣類編卷八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文薇占　炳日旦華　校

真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豪放門

詩史：鍾傅鎮南昌，有李夢符者，放蕩無羈，好事者與語，應口成詩。後桂州刺史李瓚遣人請傳，曰：夢符吾弟，請遣歸。鍾令求于市，鄉人曰：夜來不歸，不知所之。有同肄學士詩云：罷修儒業罷修真，養拙藏愚春復春。到老不敢

林泉鹿，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岩雪鋪時萬草新。深謝名賢遠相訪，求閒難稱鳳為鄰。

古今詩話：杜牧之登科後三年縱放，為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中。

杜牧之自御史分司洛陽，李司徒罷鎮閒居，聲妓為當時第一。因會朝士，以牧之嘗任風憲，不敢邀致。牧之諷坐客達李，李遽馳書以招，而牧之遂來，謂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因指示。牧之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作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

雜言：鍾山公鎮臨川，賞牡丹，有小吏手捧硯，舉止有士人風。公曰：學詩乎？曰：粗親筆硯。因令口占一篇，其警句云：三月莫辭千度醉，一生能得幾回看。公曰：他日定成器。因勉令就學。明年謁嶺南李國老，大加稱賞，資數百緡

于金陵酒樓，數日而盡，醉中掛帆，數百里至落星灣，半醒。烟雨中登水心寺，題詩于水軒曰：分飛南渡春風晚，却返家林事業空。無限離情似楊柳，萬條垂向楚江中。

清瑣集：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殷勤洗灌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賜斧斤。公賜一女奴贈之。

皇明世說：吳門朱野航工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過，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喜極發狂大叫扣舷亭主人起坐取酒更酌

上饒吏部過姑蘇泊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天夜
不眠之句判官云汝不知我所行必動天象

族姓老姚若傑以詩酒遊江左唐乾符中題楊林鄱陽創
鞠場詩若傑記之標易三字若傑怒逐循于地以詩論
傑云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惟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
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山子莫嫌彈鋏恨爲生休唱仮
半歌聖朝若爲將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

譏諷門

石林詩話子瞻出爲杭州通判文與可送行有北客若來
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詩語
人以爲知言

青箱雜錄王文正公旦在中書僅二十年縉紳贈詩門聖
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今已畢可
能來伴赤松遊公袖書以進累表求退不許

翰府名談治平中有黃州吉水令忘其姓名治邑廨階有
野人馬道爲啄木詩諷之曰翠羽迎日動紅嘴響烟蘿

不顧泥丸及此禽得食多纔離枯朽木又上最高柯毘
甦園林樹忙忙爭奈何今見其詩稍緩刑時人目曰馬
啄木

蔡君謨守福唐政尚嚴酷陳烈先生過福唐維舟溪亭留
詩于亭上曰溪山龍虎蟠溪木蛟角贓中宵鄉夢破六
月夜衾寒風雨生幾木枝檎起怒濤殷勤告舟子放棹
過前灘亭吏錄以呈公公遣令追之已不及矣公自此
爲之少霽威明

范希文有贈釣者詩曰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

舟出沒風濤裏觀競渡詩曰小艇破濤去旁觀亦惕
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皆不徒作也

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爲詩璟于苑中與宗
姪奕棋從謙在焉令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
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
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衆深

南濠詩話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入客京師乃取
別婦孟端作詩寄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
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

不日遂歸

古今詩話蔣貽恭蠶詩云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繰絲恨
更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身上繡衣裳

華山鄭雲叟有傷時一絕云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盡
亂山青浮名浮利濃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贈霍山
秦道士云老鶴啣條伴採芝有時長嘆獨移時翠蛾紅
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

范文正公有勁節無不言仁廟朝數出外補梅聖俞作
啄木辭以見意曰啄盡林中蠹未肯出林飛不識黃金
彈雙翎墮落暉

夏英公慶曆中欲真拜以言者罷除使相知南京到任以
一詩寄執政云造化平分付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
澗不任栽桃李擬狎沙鷗過十春海雁橋邊春水深略
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取人知否自有江鷗信此心後
徙西節張升知諫院作青雀詩寄之曰弱羽傷弓尚未
還孤飛誰敢擬鶯鸞明朱自有千金價莫爲遊人作彈
丸昇卒不敢言及之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將起以魯風善箋札召

爲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隱
而受命因獻詩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
自是始厚之

感懷抒情于道爲詩風于教化劉花詩云花開蝶滿枝花
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又有唐備者與道
同聲處多比諷有詩曰天若無霜雪青松不如草地若
無山川何人重平道題道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
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
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

鄜鄜工裁春遊鬱然有懷云芳草如烟處處青閒門要向一時生年來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春雨詩云兼風颯颯雨鼎州花帶溼兵且務遊非夜五陵池館裏一番人驚覺為花愁

雅言系述瀘州丘長沙人披裘帶笑芙蓉山常著文為芙蓉集作蓉顛詩雖一時遊戲罵閒者亦可為戒題花鈿云輕粉銷金剪翠霞龍烟濃處貼雲華也知付伴嬌娥笑將來村裏賣誰家又題蓮頭篦云刻木功成濟往還古漢錢照下前山看看向晚人來少猶自須來見見錢

清瑣集李淸臣北部人方東髮則才俊詞句驚人一日郡遊鄭州時韓公為帥因往見其大祝吏報曰大祝方寢遂求筆為詩一絕書于刺授其吏曰大祝覺則投之詩云公子乘閒閒縱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此哺無

皇明世說景泰時嘗為銀豆賜內侍為臨次上御經筵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為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詩末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棺饑百萬人

佩文韻府溫州有兄弟鬪于婦言爭財搆訟者何判之題何云綵線花底鶯聲巧竟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流湖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云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仁宗留守南京文皇即日遣親信臣夏原吉往迎之

何宇新至孝葬母時積雨不止及輀車戒道雨若退避既葬廬墓夜有三虎守之後宇新舉鄉貢宋李西涯諸公作盛集詩頭白沙有直從天地開三冬之句蓋惜其自棄也

豹隱紀談吳門風俗多重冬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官顏侍郎有詩譏曰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盡處渾閒事原物多時却再歸

酉陽四珠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此風左右皆流下貧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言楚襄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衆共者也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以為諂也知之者以為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惜乎宋玉不在旁也

堯山堂外紀呂蒙正父龜圖妬內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
逐出處破窰中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他日相府退
衙有雪水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舉撥灰詩諷之又嘗
有鵰吻詩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苦人不知如今
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

故事門

春明退朝錄唐制禮部郎中掌省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
日內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贈朱給事詩曰須知百日掌
絲綸又謂員外郎廳爲瑞錦窠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
到發印皆于石上碎之又稱瑞圖亦掌于員外廳令狐
楚元和中任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發印開箱何
處送新圖

北都郡守有過馬廳按唐韓渥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
宮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令中官爲馭以進謂之
過馬旣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唐時方鎮亦效之

摭言曲江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觀爲時或擬作
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
妨一日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
中逢花則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惜花開夜猶到處常攜
酒器行其被袱狀元錄事同點檢缺一則罰金曲江之
宴行市羅列長安公卿率以其月選東床車馬闐咽矣
可殫述

唐俗七夕扮嬰兒浮水中以爲宜子之祥名曰化生故薛

龍宮詞芳華殿上　元日水泊銀盤弄化生

古今詩話京城街衢有金吾傳呼以禁夜行至貞觀馬周上封事每街隅懸鼓夜擊鼓以止其行以備竊盜時人遂呼爲鼕鼕鼓有道人裴修然雅有篇詠善書嗜酒嘗戲爲詞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頹

周禮四時變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唐時惟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故韓翃有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之句

金坡遺事學士院有雙鵲嘗棲于西軒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于玉堂之上略無驚畏因謂之靈鵲時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故晁公見和詩云却聞靈鵲心應喜并予宿直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棲

唐開元天寶間承平日久世尚輕微多愛三花飾馬三花者剪鬃爲三辮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是也

說詩樂趣類編卷九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誠占　炳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韶参訂

遊覽門

南史袁粲爲中書令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並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逢一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游歷殆遍及歸會稽山後尋功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求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云邦

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韻語陽秋 烟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宜遊而辯此者鮮矣謝靈運爲永嘉謝元暉爲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遊歷殆遍詩章吟咏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爲適也元暉彼亭山詩板橋詩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遊覽登山之曲且於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于鼓吹乎蓋應物歐陽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瑯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澗云應無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得車騎來又云使

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遊山當如是也

唐 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衆皆不若王丘之作爲工如花纏前苑仗霜嚴後殿戈成雲開晉嶺江鴈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及之者至王光庭詩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而超冬暖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不足論也

蒲澗室筆記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惟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檣遊其間望之地皆作

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眞人語千載不可復易也

天寶遺事 長安春時盛于游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蘇頲應制詩曰飛埃結紅霧游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

洛陽圖錄 正月十五夜金吾不禁士女無不夜遊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被浮行數十步者王公之家皆數百騎行歌蘇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

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郭利正詩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馬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更聞清管發處處落梅花

青瑣集 林逈與黃秘致同遊浙江玉泉有詩曰泉山好景微權尹訟庭希曉馬破雲尖夜船乘月歸妓歌珠不斷人醉玉相依莫怪向湖者問賦多少非

玉澗雜書 今歲中秋初夜微雲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還是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步琢上二更後

雲始解三更遂洞徹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
波間不覺水流意甚蕭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
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得所樂然不過有
狂藥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世
多言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蓋者好奇之過太白
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
氣本自超出宇宙對飲三人雖醉豈復狂越至此園翠
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
何說雪竇顯師詩太湖四萬八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夫月一也寒山以爲無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爲無
人可說而不可說可說乎不可說乎吾不能耐靜聊復
遊此一重公案

丹陽集 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于冠襟山川歴目前而英
靈助于文字太史公南遊北涉信非徒然觀老杜壯遊
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廻塘越
女天下白鑑湖五月凉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
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放蕩齊趙間西歸到咸陽其豪氣

逸韻可以想見序太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襄漢南遊
江淮觀雲夢去之齊魯之吳之楚北抵趙魏燕晉西徙
邠岐後金陵上潯陽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峽白日序亦
曰倜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恣横採
覽非其狂也使二公隱坐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
公得助于江山鄭棨謂相府非灞橋那得詩思非虛語
也

雲齋廣錄 李元膺遊春詩云夾道桃花三月暮馬蹄無處
避殘紅其標致如此

靑箱雜記 王氣有早晚天時有微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
山四月方花樂天游大林寺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
桃花始半開

直方詩話 上元夜登樓貫成例有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
坡有歷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
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蓋謂此也

百斛明珠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凉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
望之後月出愈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

慶福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作子美云四
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
以殘夜水明樓爲韻云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正似
西湖上湧金門外看水譎橫湖瀾香霧入樓寒停橈且
莫上照我葡萄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
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
唧唧鬧夜蟲三更山吐月棲鳥夜驚起起那夢中遊清
絕正如此騎雲歸泉溜俯仰迷空月幸可飲我生不須
濯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

繩橫野橋西斜抱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遊化
城五更山吐月窗白室悠悠玉釣還掛戶江練却明樓
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精切變緒謳

彥周詩話荊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
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花迴遭俯覗紅影
移魚舠皆覩其影也

石林詩話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竹三十餘畝與何員其
中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得買之潞
公移鎮北門買文元晁家往遊題云盡船載酒及芳辰
丞相園林潩水濱虛齋遊衍地不得却將清景付閒人
詩寄北門潞公大喜歸以地券歸賈氏

全唐詩話于鵠居江湖有賞花詩自述曰三十無名客空
山獨卧秋豈以詩窮者耶詩曰老大看花猶未足淚痕
正遇一枝紅日斜人散東風急吹向誰家明月中

陶峴家崑山好泛遊江湖自制三舟與孟彥深孟雲卿焦
遂共載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覩南海獲崑崙奴名摩
訶善泅水至西塞山下泊舟見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
劍命摩訶下取久之肢體磔裂浮于水上峴流涕迴棹

賦詩自叙不復遊江湖矣詩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
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不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
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
歌鼓正相迎

香泉偶贅吳江張太史璐詩尚才識無奇秀之句似經百
鍊千鎚恰仍出以自然含飛舞動宕之妙予最愛其宮
舂舟行絕句數首寫景如畫而意不盡言令人得句外
之想焉其二云儘道王癡畫未眞水痕澹處寫行濃欲更
添一葉孤篷小中有科頭把卷人其三云懸崖一逕躡

棲痕隱樹殘虹獨不門背倚林封遮不識路江時復露山根其五云烏樁林中白板扉青楊堤畔綠叢繖不減石骨山偏瘦滿趁湖頭水正肥其六云嶺日含明鏡裏行不嫌風逆故遲程夜江無纈四五片催香山含一雨聲其七云橫遮絕巘疑無路斗轉前灣別有溪卻是廻船顧船尾四山回合轉蹤迷昔吳均謂自富陽至桐廬一百里許奇山異水天下獨絕今讀太史詩無論遊者與未遊者俱恍惚如臨其境益信吳均所云非虛語也

梁元帝巫山詩有云樹襍山如畫林暗澗疑空李昌華評之曰山之樹禾浮動全藉于樹樹襍則容掩映有幽深昏杳之趣元帝二語已破山水之的然得昌華評而景與詩氣韻俱躍躍矣

留題門

書硯寶館筆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梁矣昔賢澄江淨如練齊魯青未了參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詩哉此其取境眞也

余奉使長沙至東林寺時白蓮盛開土人云此晉慧遠所種千餘年惟存古種與獨僧而道無復種矣忽放白蓮光三日三夜此花穿地而出皆作千葉不成蓮房余徘徊久之今此花開與余行會遠公有記云花若開吾再來余故有詩云與歸虎溪新雲度雁天輕昔遊封碑古優曇應記生記此事也

頁見岱志詩賦六本讀之既盡爲匝檢討用蒲言曰總不如一句檢討請之余曰齊魯青未了

燈影照無眠心清聞妙香杜少陵宿招提絕調也予書此于長安旅舍自後無復敢題詩者

袁東海題詩金山云西飛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內名士東海在官

時以氣節重其書學醉素名動四夷行書尤佳

雅言系述王元字文元桂林人有登祝融峯詩云草登到孤頂身齊高鳥翔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雲遊幽崖淵風梳古木香晴空聊縱目杳杳極窮荒題鄧真人遺址云三千功滿輕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長掩映不知浮世幾興衰松梢風觸覺旌動檻葉霜霑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為秋池與廖融為詩友贈之云作行唯與鶴尋寺入深雲終于長沙

李節郴州人苦吟閒窮搜可空山觀云深依真大上紫微

水盤山腳五雲飛杉松老盡無消息猶得千年一度歸

曾弼長沙人依逸人王元為詩友宿玉泉寺云山偷半庭月池印一天星題君山云聚歷魚龍窟寒堆波浪心

曹松衡陽人題衡山尋仙觀云千年松引東陵鶴三級芝田草木香謝陳先生云讀太玄經秋燈照注參同契夜燈微經羅大夫故居云塵暇荒圃寒燕自殤嘆殘陽數葉飛

備語陽秋云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為第二東坡詩聞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消廢李太白嘗同其上賦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留芳根後為王荆公之居公為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至于欲其草木又有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澳滿門闌今林麓岸辨侯獸跳麟出連綿綵羽遊翹玉此可想像其林巒之盛矣今復為兵燹之場可歎哉

冷齋夜話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山谷曰非維摩有口安能此此不傳之妙

山谷過水磨題曰將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蘇長公外紀智果院有參寥泉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檗茶適符所夢遂記

以刻石其銘有云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仰
而信其詩有云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
可濯幽人襟一服忘江湖萬象涵古今參寥替詩有云
我公命世英奕兀等於是捐中泓秋濤皎絶微雲滓當
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貴知我希寧嫌不我以
捫虱新語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
粧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又有
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此詩又是爲
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西湖志錢塘門外過斷橋卽白公所築隄也後有孫東瀛
重修插柳編花鮮明如錦遂名十錦塘樂天舊題云湖
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層翠月
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綫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
林和靖隱居孤山卒葬于此後人因于墓前立放鶴亭蒼
松挺秀古梅錯落登亭眺望則水波瀲灔與亭樹相映
耿眞令人塵襟一洗澹然有遺世獨立之想高九萬題
云玉瀹香骨老雲根占斷孤山水月村鶴冢泉蔚藕竹

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名節身後從誰問子
孫惟是年年寒食日遊人來與酹清尊查王望有絶句
二首云蘇堤西盡一山孤山下輕陰長綠蕪無限遊人
停畫舫至今風雅屬林逋消息梅花又落霜水邊籬落
晚烟黃扁舟人夜還歸去猶是沉吟咏暗香
梅嶼卽林君復故居內有月白風清樓外有紅霞閣諸勝
繞屋遍植梅花誠高隱處也明有小靑娘死葬其側今
稱小靑墓陸密菴題云孤山憔悴閉門居冷雨幽窗夜
著書二十四橋花月夜應教移與小青廬（小青廣陵人故引二十四橋云）

蘇堤六橋蘇子瞻守杭時築也延袤十里中有六橋通內
外湖之水柳媚桃夭艷絶春遊綠陰荷香凉生水面長
堤走馬畫舫傳杯天下莫不稱奇焉陸密菴題云西湖
面面指烟嵐十里長堤一水涵花草尋春橋第六却逢
修禊月初三紅樵樹將眠柳綠樹人家未浴蠶仰止
濟川名刺史東坡長在翠屏南無須更覽公先生題云
六橋桃柳是新栽每日遊人千萬回隱隱簫聲舫裏度
隱隱雲影日邊來

西泠橋有二道一通湖北一通湖西最爲幽折南齊時名
妓蘇小小居此死即葬焉芳魂不沒唐末時往往見影
人遂稱爲名蹟蘇小小降乩自題云此地曾經歌舞來
風流回首暎塵埃王孫芳草年年綠寒食梨花處處開
即去排雲向閶闔秀今愁雨望陽臺衷情訴與遊東鶴
松柏西陵正可哀　陸滄華題云西泠松柏鬱蒼蒼小小
芳名斷客腸水蝶舞殘迎笑粉野花開出返魂香幽尋
雲外歌金縷巧向人間媚玉郎骨冷臙脂山下土風流
猶是説錢塘　項谷泉題云湖壁青蠅事已空六朝風雨
恐梧桐花時月紫同心結玉綫秋銷萬劫中

岳武穆墓在棲霞嶺岳雲張憲附葬其旁墓旁之木枝皆
南向蓋英靈所感也　趙子昂題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
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
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
光山色不勝悲　居涑水題云東來馬首解雕鞍西去龍
輿望漢官水斷黃河雁影沒霜高白日鼓聲寒箭將部
曲傷心過此日行人拖淚看蕪草不隨宮樹盡大堤楊
柳路漫漫　陸寄菴有句云南渡有枝垂向北西湖流水
只從東夏德樹首句云岳家祠墓金湯重留與乾坤戀
大奸　唐荆川有句云九原人不返萬壑氣長寒　胡莉[illegible]
絶句云四字生銘三字死貽同道路起欽承

湖心亭以其踞立湖中故名　曹秋嶽題云白公仙去柳無
烟六一祠荒寥碧泉誰使冷遊添故事頓令飛閣起遥
天春半鳧雁時爭席日淡笙歌好繫船南望春山應藏
閣酒人長擬祝聖平　史及超題云十八年來又一看秋
風颯颯霧漫漫可憐神[illegible][illegible]俱寂且喜山殘水未殘雙
塔寺開雲亦就六橋烟斷月猶寒輕舠若躡猶如昔短

策閒亭獨倚闌　何允恭題云鏡上樓臺出檻濃影倒懸
酒插山外月人在水中天鷗靜抄爲宅僧閒夢亦仙空
濛歸棹遠烟鎖六橋前

湖心放生池架曲橋于水上蓄巨鱗于池中俾遊人縱觀
焉董思白題爲魚樂國舊有三塔橫列水中名曰三潭
印月今廢矣　戚价人題云山來送碧錯霞紅疾棹漁歌
渡晚風三塔倒懸天上鏡六橋斜接雨前虹水平夾岸
疑浮艇日落中流欲亂楓虚向滿懷看月上都忘身在
鏡湖中　楊古度題云自在天地間有生何必放誰有我

生者斯以放爲上一水環琳宫危橋蔡可杖凭欄念佛
愁水日光相盪買生債償鏈介驚多狀江海大生處
縱去生無量區區一杯水雖生猶不暢
鷲峯靈隱晉時所建僧慧理道場前有鷲峯冷泉之勝後
有韜光幽嶼之奇寺包山外幽秀絶倫白樂天題云在
郡百六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寺脇
烟埋竹林香雨落海潮數冷泉水送我出山來張祜有
句云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最修人有句云寺連滄
海朝烟白塔入滄湖冬暮陰毛稚黃排律中聯句云松

草轉幽翠徑路此行無勝地青霞巖交枝白露開老僧
藤作杖高士練爲衣野鹿眠香柴遊魚狎碧潮鷲空山
太古吹寒洞長來張景樟有句云烟裏鐘敲松徑曉雲
邊鴈歇寺門秋
天竺寺後蓮花峯下有三生石係圓澤李源之事其間修
竹千竿穿石徑而出幽峭絶倫下有曲澗繞香林出谷
爲陸密菴題云峨眉山路約同行誰料因緣纔入荆南
補錦襦兒女債而陵烟樟友朋情十年消息從魂夢萬
刼輪迴失姓名今日香林一片石不知何處悟三生

龍井寺唐乾祐三年建宋僧辯才出於落歸老于此其地
林樾蓊蔚石罅平開岩穴中泉湧如雨冷冷然瀉谷而
出至風篁嶺橫流而下蘇子瞻題云策杖徐徐步此嶺
撥雲入徑興飄然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紀年
見者僧誇飄泛雪飲丹人化骨成仙當時陸羽空收拾
遺却龍泓一派泉譚友夏題云十里蒼蒼路非雲亦覺
遊陰晴存山氣雞犬靜人家開通生溪水休香過落花
紅黃光莫亂翠動竟無涯
于忠肅祠墓在三台山之陽黃石齋題云滿湖風雨草芊

芊弔鬼孤墳淚灑然宗社不遺千古恨妻兒猶受一朝
冤滿腔熱血從人嘆滿袖精風讓已先難表至今擎蔭
半衣冠猶自表當年彭駿孫題云兩難無如土木奇安
危端賴一身支稍移半步中原失纔得南遷宮禁疑精
淚空山浮薄雨孤墳杯土冷朝職松楸猶拜前王澤鬱
鬱忠魂正未衰王季重有句云糾護留遲我頭顱擲與
君
南屏淨寺吳越所建宋孝宗朝御僧濟顛募修寺之華麗
軒敞無踰此者後山有石泉一泓別藏幽趣余稱貲西

湖張遊之感云爲愛西湖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峰
巒影落空青裏樓殿香生翠霧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
遊得借竹房閒醉中不記歸途晚笑倚行興待月還王
季重題云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香較細雲飽
綠交肥饑竹支僧閒泉花跣客衣酒家蓮葉外鷗鷺往
來飛

雷峯塔在淨寺前稱花塔傍與越王妃建日落霞光倒影
與水相映其景最佳施愚山題云古塔南屏旋孤標拔
地雄風霜從剝蝕烟雨入洪濛紺宇苺苔合珠欄劫火

空發興無限事徙倚夕陽中

錢王祠介湧金清波二門之間兩峰屏列一鏡當前正面
湖山覽無遺美有蘇東坡表忠觀記存焉傾倚南趙云
家門龍節在錢塘鐵券金鋪接鳳凰不鏡斗牛遊大澤
玉樓歌舞醉咸陽千秋嶺沒將軍樹萬歲橋非異姓王
今日湖聲翻洗馬雙童仙道徹垂楊

詩史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
行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燃
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
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之曰何不道
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
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初下冰輕葉
未凋待入天台寺看余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處
天明訪之已不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

江進詠史云秦築長城比鐵牢番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
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何光遠稱此詩卓絶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千百丈石如染黛陽朔縣尤
佳沈彬有詩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

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

滄浪亭記（宋牧仲先生作）余來撫吳暇日披圖乘得宋蘇子美
滄浪亭遺址於是亟謀修復構亭于山之巔暇輒往遊
杖屨獨來野老接席鷗鳥不驚胸次浩浩焉落落焉若
遊于方之外者或者疑游覽足以廢政愚不謂然何誦
王陽明先生詩曰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
先生豈不了公事者其看山尋寺所以適其神明使不
疲于屢照然則斯亭也僅以供游覽歟（先生政事之暇時好吟詠其題）
此亭詩有云隔岸山色落衣袂步橋[illegible]
[illegible]

旅臨邛𡘋前然則讀先生詩者亦可想見其
雍容大雅與古之唱道遊山者非可等視矣

青箱雜記　張退傅齊賢武時多遊僧舍至則吟咏忘歸題
西巷寺有句云徭徭石叢蟠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
皆有節垂青蘚僧盡無心也白頭

歙州問政山聶道士所居昔有人陟險攀蘿至絕壁于岩
下嵌空處見題詩一首雖苔蘚昏蝕而文尙可辨題云
黃台詞不知台何人也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
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
舟艇樹浸星宮沉水間誰識歸垂金束帶絳紗條鎖玉
環靜張棋勢鎖選打照考仙經補叉劚床頭藉鞋樂
兎伏窗櫳桂几老龍蹯澗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
撼擷草暗碧潭思何曲松昏紫氣度深關邈成茂巾毛
循絲鶴化幽鋼頂更般院洞神仙分瀨去禁家見鄭旁
書還黃精苗倒眼青鹿紅杏枝低掛自關容易煮茶供
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常錦露穴通三島擬週流沙化
百變新隱漸開侵月窗穿林猶悅枕沙符于疏俗穩備
非假州護盛方簡不怪海上使頻青鳥點箴巾藏火白
驢頑節枝健杖菖蒲節笋漸高響玳瑁斑花氣薰心香

霜薇淵聲聆耳冷游游高頭自挽浮生骨短將難窮天
死顏早晚重逢萬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台國初時任
屯田員外郎世有全篇

春明退朝錄　張伯玉過姑蘇見太白十詠不及明月泉因
題一絕曰至今千古松猶伴數峰雲不見纖塵飛寒泉
湛明月

盤戒錄　施肩吾題友人問居詩曰花服點紅斟酒看藥心
抽綠帶烟鋤

賀程詠君山詩曰曾遊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此本無原
是崑崙山頂石海風吹落洞庭湖

談苑　楊文公𩀱虔州過饒州餘干縣登干越亭前賦琵琶
洲後枕思禪寺天下絕境古今留題甚多張祜詩二聯
云洲背露沙人渡淺樹梢藏竹鳥啼多層欄派水痕猶
在古板題詩字已訛

雲齋廣錄　荊門軍玉泉山漱泉亭題者甚多有一篇最佳
而忘其姓名詩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時分外寒
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倚闌干

倦遊錄　廬漳縣漱泉觀唐華淸宮也自唐迄今題詠不可

絶小杜五言長韻并三絶有鄭愚津陽門詩外惟陳文
惠張文定及進士楊正倫詩最佳文定詩云當時不是
不幹者只樂昇平少嘆嗟姚宋未亡妃子在與換那得
到中華文惠詩云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只尤兵
爭如一句傷時事只爲明皇侍太平正倫詩曰休罪明
皇與貴妃大都裴盛兩消磨惟憐一派溫泉水不逐人
心冷暖移又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貞觀
用功深皆爲知音所賞

貢父詩話樞密常偖若詩千首常題山院曰萬葉風聲利

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花落日度朱欄

古今詩話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云東來曉日上
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峰晴氣壓
闌干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後二紀來鎮
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
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
頭其原題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續之
曰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鄂中寺壁有鄭文寶詩親筆寒食訪僧舍云客舍愁經百
五春雨餘溪寺絶無塵金花何處鞦韆鼓紛紛誰家鬪
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歸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
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

趙平叔客漣水軍郡守名淮門下數年平叔以館職去漣
水後守以所居爲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猶渭逢
何暮龍臥南陽去不還士大夫留詩甚多莫可儷者

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
灰未冷江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淮南蜀江者維揚之地也或曰勢連蜀土或以產茶味如
蜀茶云自蜀江之南有竹西亭修竹疎翠後即禪智寺
也竹西取杜牧之詩斜陽竹西路歌吹是揚州自蜀江
以南景氣頓異北風至此遂絶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
吠銅駝徒爾爲

吳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
濯妝于此溪上源至今猶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
襟上塵

蘭溪自黃州麻城出東南流入大江有水極清冷杜牧之
詩云蘭溪春盡碧泱泱是也
杭州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
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
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觀少章因作一絕以獻
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初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
了見說官閑事已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啟亦云入
參兩禁每沾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青州隆興寺殿前廡下西邊有木臺臺上以架懸二小鼓

相傳寺乃流當君故宅鼓乃集賓客食飯南壁上有詩
一絕云千載遺蹤號鼓樓不知誰是雍門周匾匾此飯
徒爲爾雅有雞鳴客可嘆不題姓名亦不知何謂
南唐近事 李山甫詩名冠于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爲
虜爲王盡偶然有何惆悵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
要行人贈紙錢
雅言雜載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過客留詩有僧覽
之告郡守曰詩無佳者何不去之守愕然曰能作佳句
乎因爲詩曰洪州太白方鬢翠倚空若幾夜凝新月半
江無夕陽
翰府名談 陳希夷題西峯云爲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
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凝新月半山無夕陽何言
嘉遯客此處是仙鄉
詩頭集 鄭毅夫題吳江長橋云插天蝃蝀玉腰闊跨海鯨
鯢金背高
祝融留題甚多謝元云雲凝幽岩滑風梳古木香僧栖岩
云閉雲四邊盡浮世一齊低
羅隱留金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

云紺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並張祜詩
零陵總記 懷素臺在郡東五里橫隴之上唐開元中有僧
懷素居是臺學書因號之懷素臺今有墨池筆塚存焉
裴說有題懷素臺歌云我呼古人名兒神側耳聽仙市
李白與懷素文是酒是草書是永州東郭有奇怪筆塚
墨池遺迹在筆塚低低高似山墨池淺淺深如海我家
恨不已爭得青天化爲一張紙高聲喚起懷素書搦管
研朱點湘水欲歸家重歎嗟眼前有一個字枯樹槎烏
梢蛇黑老弱

法華寺在永州東南一里高阜之上城郭間雜交相拱揖
唐咸通中有陀頭蔣氏愛其地乃拖錫行步後金錢
益以創寓焉名士無不留詠沈彬云地與一水遶城轉
天約羣山附郭來又孟賓于曲地人家憑檻見遠山秋
色捲簾看可謂盡其狀
朝陽岩在永州城西南一里餘元結所名也以其東向日
先照故名有半叢詩云躡石攀蘿路不迷曉天風好浪
花低洞名獨古朝陽號應有梧桐待鳳棲
瀟水在永州西三十步自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中亦名營

水湘水在永州北十里出自桂林海陽山中經靈渠北
流至零陵北與瀟水合二水皆清流一色高秋八九月
纔丈餘可以見底自零陵合流謂之瀟湘經衡陽抵長
沙入洞庭蔡槇玉有詩云女媧羅裙長百尺搭在湘江
作山色又云嵐光楚岫和空碧秋氣湘江到底清沈彬
湘江行云數家魚網疏雲外一岸殘陽細雨中僧齊已
瀟湘詩云二水遠難論從離到卧齊岑穿千嶂所清過
幾州門又云月來無夜底雲度見秋痕所消有詩云雁
影數行秋半遠漁歌一棹夜深啼皆曲盡其妙

浯溪在永州北百餘里流入湘江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
總管經畧使元結罷任居焉以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
顏真卿書結復爲浯臺石堂西峯四朕亭銘皆刻于石
崖上皇朝乾德中左補闕王仲知永州維舟于此留詩
云湘川佳致有浯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
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昔有居人文濬
好農務穀乃築塘以灌田百姓利之立碑紀其功長興
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創爲別業有詩曰傍水斲龕

通衢白衙盤山果半邊紅損去爲居民劉氏所有
東華觀在郴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偃亞數枝
凡八面上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垂下蔚有遊
人以手扳而撼之則千萬枝皆動精爾時天策府學士
徐東野坐事謫居於郡見其甚異嘆無已因爲詩有
序序略云指一枝則萬枝動看一面則八面同白犬出
其根青羊入其腹漢高祖號珍枕康真君稱苓人疑其
孕也詩云半已化爲石有靈通碧相生逢堯雨落老値
漢風霜月滴蟾心水龍遺胸骨香鹿於毫末內曾見幾

與亡

仁恕堂筆記陝之甘州極邊經歲無雷何日無風郭定襄有詩云山遠四時皆見雪地高經歲不聞雷

湘中故事水簾朱陵洞口有泉自洞而出巨石橫峻壁立千仞一派飛下如紋簾之狀畢山詩云洞門千尺掛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綠蘿為帶月為鉤

凝碧在南岳石橋上畢田詩云四面山屏疊萬重古嵐濃翠鎖寒空滑秋獨倚危闌立身在琉璃世界中

直方詩話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陰鬢彩初月輝蛾黛秋雨滴苔衣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姿矯首塵冥外陳迹遂云邈佳期從莫再肌如魯秋氏妾綰桑下愛玉質委泥沙悠悠復安在此賀方回作望夫石詩也交游間無不愛者余謂田承君云此詩可以見方回得失其所得者漸磨之功所失者太粘著皮骨耳承君以為然

蜀中詩話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渦音漩杜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漸

灘高分綫繞下

族姪考許渾唐詩人居鎮江有別墅在丁卯橋題詩云我也功名冠四朝許乖身世老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作[illegible]橋

梁水伍涵芬芝軒氏纂　男　弼宸薇占　炳日旦輝　校

[illegible]州汪上正鈞鳴鶴參訂

詠物門

苕溪漁隱：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芬按：詩話尤重在活火二字，蓋茶之宜活水，人皆知之，宜活火，人或未知，故特提出言之。

彥周詩話：王履道待制作拄杖詩云：老覺腰輕得為丘壑伴，醉鄉殊得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苕溪詩話：王禹玉詠促織云：只向貴家促織杼，貧家能有一機絲。此詩出之嚴，皆征賦不恤蠶桑之有無者，雖盡然其形實徵之矣。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難以告人，遂使庸夫俗子失意其詞。黏坊名律遵以喜家之謫仙云：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此理信然。東坡云：此味只要兒童覺，莫遣人休道北。愁涼使舉世知此，亦附其義也。○芬按：東坡詩有「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詩，則亦未嘗不寓以告人，必謂秘而不泄，則騷詩所為猶貴獨子猷告耶？大抵美秀之物，任天地間人自有公好，要其領受之深淺，則雅人俗人到底有不同，不可槩論也。

退之古藤杖詩：空堂晝眠倚戶牖，飛電著壁搜蛟螭。山谷筇竹杖贊：蒼翁晝寢，蒼龍挂壁，皆用退之詩也。

玄散詩話：纖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有佳者。近惟謝勿齋有詩云：金針人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爲一時傳誦。

歸田詩話：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陸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句意亦佳，可追及之。

野客叢書：士有不遇，往往反物理以為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蓋借以自喻，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間，固其宜也。托物之意如此。王荊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荊公聞之，以謂不學之過。不知歐公淹博一世，楚詞豈不知之？其

為是言者益深識荆公得時行道落英反咀之物似不應用故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蓋欲荆公觀物理而反之于正耳

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爲西施用亦佳唐詩又有一枝嬌卧醉芙蓉之語

【鶴林玉露】魏鶴山詩云遶籬天枕報新晴衾鐵稜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胜果陽於古梅花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花時繞溪問訊尋簷索絕憐玉雲倚橫參又愛清黃弄明月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蕃實候蟲俯地桃李妍野火燒原陂荄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皆未之及

【玉澗雜書】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聲欣然爲樂吾玉澗道傍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聲琅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絲竹爭美便作鈞天之樂亦何不可晉人好爲人作題目李元禮曰謖謖如勁松下風劉真長亦云人言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微自非元禮之比然蕭瑟幽遠飄拂虛谷之間自是王微風度而力排雲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擬山若常患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二人相去不遠

【雪濤詩評】初月新月詩自古至今不知多少余獨愛一閨秀絕句尾語云天邊仰看如鉤月釣起新愁與舊愁

【續本事詩】酴醾本酒名也以其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詩云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

【詩史】景祐二年後苑生雙竹宣宰相從臣賦詩知制誥李絢有詩云日迥龍並影風過鳳聯聲衆嘆賞之

戴謀梅花詩云綠楊儕語應相笑漏洩春光却是誰人皆誦之

〔杼毅〕湯睡菴詠風鳶詩飽看颺去情如紙漲與爭來命抵絲莫把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有無限懷感須可警世

〔古今詩話〕詠牡丹詩甚多羅鄴云落盡春紅始見花幽棲輕日護幽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此詩中之虎也

錢大初惜劍詩曰得自袁公手於奸血未乾玉龍乘夜泣秋水帶霜寒願對英雄舞羞教婦女看太平無處用撫匣淚汍瀾盆池云一掬浮萍盎蛙池不知容得卧龍無

裴誠郎中與舉子温政為友好作歌曲周德華乃劉香女善歌楊柳詞有以温裴歌詞令德華唱德華終不取二公恨焉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詞滕邁郎中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近日令人腸斷處不堪將向笛中吹賀知章秘監云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云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云枝鬬纖腰葉鬬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莫遣長條拂地垂又云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飛花入漢宮

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進退緩急皆如其意因謂之功臣乘幸諸苑牧者進瑞鞭因語近臣曰昔者西幸有二驄謂之二絕今得此鞭可謂三絕因吟韓舉詩曰鴛鴦黑白齒新齊晚日花開放碧蹄玉勒乍回初轉影金鞭欲下不成嘶

有周知微者字明老為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日不告于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曰我欲求教授至京求知巳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為詩有可喜者如觀臨淮僕頭白蓮圖云既不學叔隗季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為化作雙芙蓉臨淮政成有餘暇坐令華壁生瀟灑撥溪一幅萬里紙移得斷江入圖畫天空水濶江茫茫想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蒼梧遠采姿泣露不成粧苦心抱恨何時了香骨應甘沒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作上巴日

寒食云疾風暮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可賞

北方白鷹似鴈而少色白秋深乃來白鷹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謂此

京師舊無鴨脚李文和自南方來私植于私第自後稍稍蕃多歐陽文忠作詩云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夾門秋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纍纍枝上稠玉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惜哉所徙葡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厭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雖根及墻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貴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為竹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蓋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為名曰竹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作竹夫人傳

映山紅生於山坡欹側之地高不過五七尺花繁而紅輝映山林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成幹詩云杜鵑花與鳥怨艷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聲寒食夜數朵野僧家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斜

【介隱筆記】王昌齡梅花詩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其語

【雲齋廣錄】汝陽溪移清叔因寒食縱步郊外會數年少同飲於梨花下以香輪英餠青青被留與愁人一醉眠各賦梨花詩清叔得愁字詩曰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泛金甌酖靚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繞不勝愁衆客閣筆

【抒情集】李建樞詠月云昨夜圓非今夜圓却疑圓處減嬋娟一年十二度圓缺能得幾多時少年

【摭言】崔櫓慕杜牧之為詩尤能詠物如梅花詩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鵑曰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背香又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illegible]放鶴天蓮花曰

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百斛明珠]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為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云：去年洞庭秋香霧暗噀手于今洞庭春玉色疑為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為我壽瓶開香浮坐蓋凸光照碗方傾安仁醽潘岳賦拔黃醽以拔酒莫遺公遠嗅要當名字未可論升斗應呼釣詩鈎亦號掃愁帚君知蒲萄惡正似嫫母醜須君滟海盃澆我談天口。

劉仲幾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瓶水火相搏、自然吟嘯、食頃乃已。坐客驚歎、請作瓶笙詩以記云：孤松吟風細泠泠、獨蠒長繅女媧笙、陋哉石鼎逢彌明、蚯蚓竅作蒼蠅聲、瓶中宮商自相賡、招文無亏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為厭也。詩曰、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映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為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棋、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予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歐陽公詩曰：夜涼吹笛千

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曰：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村學中至陋語也。

[玉局遺文]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遷未暇也。名

之曰壺中九華。以詩識云。我家岷蜀最高峯（一作清溪電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小玲瓏。

器之喜談禪而倦遊山。山中荀出戲語器之。同去參玉版和尚。去來乃作此句云。叢林眞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荊公過東坡見案上有石研甚愛賞。因曰當集句賦之。留曰。巧匠斲山骨。沉吟久之。不能成。因命駕去。

臘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一云。金蓓銷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紅。風味極不淺。一云。體熏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盈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臘梅盛於京師。然交游間亦有不甚喜之者。余嘗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卻要渠。

西南地溫少雪。余壯年止一二見之。自退居天國溪堂。山深氣凝。陰嶺叢薄。無冬不雪。每一賞玩。必令諸子賦詩。旣而路藥剽掠。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雪色氣味宮

貴勢力數字。雖爲八章。仍做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潔素等字。詩曰。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窗撩亂撲春虫（舉）閉來披氅學王恭。姑射羣仙邂逅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遠庭無處覓行蹤（色）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氣）見童龜手握輕明。漸礫鎗旗入鼎烹。擬欲爲之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味）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仙雲一尺深。此爲豐年報消息。滿田何止萬黃金（富）海風吹浪去無邊。倏忽凝爲萬頃田。五月京塵渴人肺。不知價值幾多錢（貴）高下斜橫薄又濃。破窗疎戶苦相攻。莫言造物渾無意。好醜都來失舊容（勢）萬石千鈞積累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瘦竹本清勁。昨夜分明聞折聲（力）

［誠苑］劉師道題荷花。有云。有路期奔月。無媒與嫁春。殘花云。金谷路塵埋豔。武陵溪水泛天香。

錢易題芭蕉。綠章封事緘初啟。青鳳求凰尾乍開。

［唐宋遺史］曾修司封守邵武。以竹簟寄僧仁曉。并惠小詩云。翠筠織簟寄禪齋。午夜秋從枕簟來。若也此時人問

道寒天挹却若天開
直方詩話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
其韻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
初無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而和者數四余獨愛坡
兩句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辨
之者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
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
暖風細相逐黃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

翅回又云身似何郎貪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若
謝句意深遠
歐陽文忠最愛林和靖云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山谷以爲不若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
枝余以爲其所愛者便是優劣耶此句于前所稱直可
云伯仲耳而和靖又有詩云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
入一枝低
山谷有茶詩押腸字韻和者已數四而山谷最後有曲几
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入羊腸之句東坡云黃九怎得

不窮故晁無咎復和云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作句誰
能識
石曼卿詠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東坡云詩老
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荊公云北人初未識渾
作杏花看又能盡紅梅之妙處也（正鈞按東坡紅梅詩全首俱工錄其詩曰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尙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庾齋廣錄洪州楊軒詠牡丹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謔魂
利劍砍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盛檻檻豈長存寄

語尋芳者須知松柏尊羅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
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掇風花而有
警戒
仲齋錄梅聖俞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出春暮
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爲羹而食之故知
者謂只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若於吟
詠以閑爲意故其詩思極艱此詩於尊俎笑談間頃刻
而成遂爲絕唱

【撫遺】楊軒字公遠衡州人嘗有燈詩曰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明時

【雅言系述】陸蟠不知何許人居攸縣司空山題子規云後夜入清明遊人何處聽花殘斑竹廟雨歇峴山亭樹靜月欲落窗間酒正醒衆禽方在夢誰念爾勞形

【稗說】楊文公在館閣時占城貢獅子例進詩文公有句云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

【筆談】茶芽古謂之雀舌麥顆取其至嫩也余謂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惟芽長爲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也如雀舌麥顆極下材耳乃此人不識誤爲品題予山居有茶論爲茶喻詩曰誰把嫩香名雀舌定知此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楊蟠字公濟爲蓴菜詩云休說江東春水寒到來且覓鑑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髯帶舊涎玉割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時人以爲讀其詩不必食蓴羹然後知其味余以爲可以言詠物未可以語詩耳

【青瑣後集】邵希聲紙窗詩曰偏宜酥壁稱閒情白似雲霞薄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弄讀書燈聞蛩詩曰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前聞苦吟莫入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湘湖故事】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花去拆破春風兩面開

【脞說後集】王仁裕嘗養一猿名之曰野賓久而放之因作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悵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爾高枝徹曉吟後入蜀過嶓冢祠前漢江之陰有羣猿聯臂而下飲清流有巨猿捨羣而前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猶應哀吟而去又作一篇云嶓冢祠邊漢水濱山猿迎我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應勞羈旅夢松棲那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得前年舊主人

【北夢瑣言】裴說題鷺鷥云却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雍陶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蘋魚未知

鸕鷀色黑而頭長能沒水捕魚其疾如飛棲宿之處其下

羅水深魚多未嘗絕諺云鷓鴣不打脚下蟲杜荀鶴詩
云深水有魚銜得出看來却似鷺鷥飢
相思樹其狀尤佳葉似而紅故老云昔有人北沒于邊其
妻追思之泣于樹下而卒因號相思樹黃損鷓鴣詩云
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蓋採其意也
【韻語陽秋】慶曆中蔡君謨製小團茶以充貢元豐初又製
密雲龍益精矣曾文昭所謂前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
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
也唐陸羽茶經于建茶尚未云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

盧仝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已然
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
于當時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雪
木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
春風香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稱于花譜何哉老杜
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
言其香也梅聖俞詩云闕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堦高艷
不近俗直許天人類言其韻也富鄭公知汝州時植數
百本于後圃後人思其政進鄭公堂于楸林之下
【過庭錄】杜甫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
壺雲壑布衣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先子問光祿言
此詩爲荔支作
【族姓考】胡致隆號蕭灘居士與山谷往來座上分題賦鷄
云平生氷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
而不自鳴達胡爲乎泥中泥爾正無賴安得君從容其
世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

石林字敏若工詩詠雪云獨迎杯中未覺貧寒疑酒面不
成鱗如何飛上參軍貌與惱紅樓歌舞人
【全唐詩話】何恭幽題燈云鏡斷危樓鳥不飛熒熒何處殿
相宜香燃水寺留開卷筆寫春閒客著詩忽爾思多穿
壁處偶然心盡斷纓時孫康勤苦誰留念少減餘光借
與伊

溧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琛庭徵占　琛日近辟　校

真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辨訛門

蘇長公外紀洪邁云今人梅花詩詞多誤用參橫字謂夾方巳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巳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此誤也惟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蓋初秋作也

東坡與曾子開筆同居兩省歷從車駕赴宣德殿子開有詩語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一云筆路蹁躚來岡好語共鶯鶯翹獨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皆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襍中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以椒桂蕙茝皆芳木之香者喻賢人也抑喻顯貴按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淸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椒桂有餘辛詩坡讀嘗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詩亦時見有古人規諷體然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辨

杜詩開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

齋治紀聞直方詩話云東坡作筍蒂亭詩有曾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于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上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無任

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我行巳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竟挂木末如猿猱耶

學齋佔畢陸放翁筆記云唐人愛引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引証切矣至灰酒引通鑒詩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闔然飲酒滴瀝在灰中香似去年不是香似灰香也錯甚

直方詩話山谷云老杜長鑱短鑱白木柄我生托此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余考之正從黃獨是也本

草諸魁注黃獨肉白黃色㑹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也

野客叢書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
施坡公不應如是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誤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與夏
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
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蜜飴太辛謂醉乎諒若耳
非必好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

如餳氣味綠黏臺曰春擣酒客過綠飴粘盞杓非不言
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
芳馨曰甕揭開時香酷烈瓶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于
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如此豈好甜哉且退之詩亦
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專好甜哉且樂天有戶大嫌
甜酒之句正指退之非好甜酒明矣大抵味之適口古
今所同豈唐人異耶

張文潛論陳文惠公題松江詩云西風斜日鱸魚香當用
此鄉字魚直腥耳安得香哉僕謂魚不當言香耶但此
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
必指魚之馨香也且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

古今詩話 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謂野馬
塵埃吳融賦曰動梁間之野馬韓偓詩云窓裏日光飛
野馬恐不然野馬乃田間遊氣遠望如羣馬又如水浪
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

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
也延年誦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耳延
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

為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出始平故有
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爾後杜牧之為登樂遊原詩
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為故事

少陵詩云皂鵰寒始急白公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皆以
為語病其實不然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
去聲二公詩非語病也

宋景文言大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在江壖乃為婦人形
益訛孤為姑也陳僴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
形過客須知誤行人尚乞靈時稱佳句

杜少陵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說者謂夔峽間有鬼戶乃夷人也不聞有烏鬼蓋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捕魚得魚則倒持出之至今如此

今人不用厮字唐人作廁音五代時讀作入聲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廝是也詩家用也字木皆音夜杜詩云清絕也元稹云也向慈恩寺裏遊今人讀爲如字非也

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鎖碎乃日光非竹影也

[今齋夜話]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唐詩箋釋]王敬美曰一日偶讀賈島桑乾絕句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此閬仙自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非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閬仙意也謝注有分毫相似否

[東齋紀事]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柏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郃時猶存故以爲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過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過也

[筆述]開元譜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云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芬按楊用修亦主此說而胡元瑞辨之此詩就草堂言也自以舍南舍北爲是草堂近疇焉得有倡優雜居乎）

[筆叢]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作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忿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古樂府姚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楊用修謂并是形如博

爲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周王子深詩趙能撫六著還須訪井公庚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按井公事見穆天子傳楊以井是形如博局當之聽說之絕可笑者蓋未見汲冢周書也穆天子傳第五卷記王與隱士井公博三日而決古博奕事殆創見于此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王子深詩還須訪井公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井星從何訪之庾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二語亦正用周穆事圖經稱周穆藏書于大酉山小酉山庾詩本之

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是吹笙醉碧桃楊用修云昔有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按藝苑卮言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此與用修說同但用修誤加偏旁耳余意王喬爲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淨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而蹤跡丁時彼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

丹鉛新錄李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藝苑卮言丹鉛錄稱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引蘇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詩爲証謂唐尙然又引荆公詩漢宮嬌額半塗黃以爲漢已有之詳語意當是額間小黃點耳非黃眉也若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粧蓋眉不用黛止用黃不欲其飾之美上等宮掖耳全非額黃意也亦非靜帝

竹坡詩話東萊蔡伯氏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沒字不若宿字意味深遠大抵五字詩其點化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怪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得無好事者亂眞然如舟過洞庭一篇云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又一篇云說道春來好狂風

大致類乜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決非他人可到其爲
此老所作無疑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
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
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
漢皐詩話杜詩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
都詩舊本作長安乃夜字之訛況卒章之意明甚掖垣
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霤字從別本文選云二
堂對霤此眷深詩也而諸本作雪誤矣狀雲籠樹小湖

卷十一　辨訛門

藏詩樂趣日蕩船明蕩字從一作非久遊江湖者不知此文之工
正文作落遙字訛也別離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字舊
集作定蓋由字畫訛也況上文已云泄雲無定姿矣力
疾坐猶曉來詩悲早春詩字舊作時非也考詩題與上
下句意當從詩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火字從　作
前大火西流爲七月詩也正文作暑不是
漢皐詩話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
沽酒趁梨花之句柿蒂指綾之紋也夢粱錄載杭土産
綾白柿蒂狗脚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爲柿葉妄

矣
庚白齋詩話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
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
沉潛之物故云

宴賞門

石林詩話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爲館閣校勘公特請于朝以爲府簽判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皆遇中秋陰晦齋厨未備既至夜君玉密使伺公公曰已寢矣君玉亟以詩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歡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翰府名談劉輝爲金陵小倅攝府事一日邀郡僚泊賓朋

百人遊蔣山就太平僧舍開宴賦詩輝詩曰兩道翠陰迎騎合四圍清氣逼人來林端有路雲千級物外忘機酒一杯楊蟠詩曰猿驚鶴怨不知處蔣山有猿驚鶴怨二谷虎踞龍蟠空見山芳草路隨流水遠老僧心共白雲閒一

雲齋廣錄桑門仲殊赴潤州郡宴于北固樓太守命坐客賦詩殊先成曰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烟雨中

倦遊錄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潁叔平來訪永叔時呂晦叔知潁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爲作致語曰

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范鎭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聰寺丞園亭甲於歷下張邀公飲于園中因作詩云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歐公詩話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舊屬張齊賢家能相歸終日與客宴其間惟鄭文寶工部一聯最警絕云水

暖鳧鷖行啣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

郡閣雅談崔公佐牧名郡日宴賓僚有一客巾履不完衣破肘見突筵而入崔喜其來令下牙籌引滿數觥聊色自若飲妓駭其藍縷因大噱客獻詩曰破帽幞頭衫也穿使君猶許對華筵今朝幸倚文章守遮莫青娥笑揭天崔令掩口無哈賢士

雲溪友議杜悰司空牧灃陽宏辟李宣古數陪宴飲戲謔傲慢杜不能容使辱之長林公主出而救之云尚書不念許子學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陽之譽遂易衣而赴終

坐長林請爲詩賛彌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減粟夜深拋要令雛來接去使人勞杜公賞之後二子爵休儲休皆登第人謂之曰非其母賢不能成其子芬按酒以合歡而爭勝亦往往因之採此二條蓋欲人知儀云非但以詩也

湘湖故事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遠推螺黛雨草梢春髮麝香風裳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旁擾水脉湘心滿遍謁泉根楚底通木乳滴殘青崎煙石脂傾盡白雲空深浦送回芳草日急

灘落新綠傷風稍梢逆入銀塘裏嶺迹潛來玉井中敗菊籬疎隔野渡落梅村冷隔江楓剪開淡分苗稼劃破漣漪下釣筒

長慶集 唐開成二年李珏字待價爲河南尹三月三前一日夜留守裴度召白居易等十七人宴于舟中䌫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若不紀錄謂洛無人嘗公首詩鏗然王振居易舉酒抽毫奉韻以獻詩云金鈿耀桃李絲管駭鳧鷖水引春心蕩花牽醉眼迷舞侈紅腰凝歌連翠黛低夜歸何用燭新月謝樓西

族姓考 馮平宋至和中與杜衍王煥畢世長朱貫咸以耆德掛冠優游桑梓暇日宴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平詩云醉遊春圃烟霞綠吟聽秋潭水石寒

席汝言字君從宋元豐五年以尚書司封郎中致仕與文富諸公爲耆英會又與司馬公兄弟王安之王不疑楚正叔等爲真率會日以詩酒往來司馬公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鷄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全唐詩話 景龍三年九月九日中宗臨渭亭登高作詩云九日正乘秋三杯興已周泛桂迎罇滿吹花向酒浮長房萸早熟彭澤菊初收何藉龍沙上方得恣淹留序云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韋安石得枝字云金風飄菊蕊玉露洽萸枝蘇瓌得暉字云恩深答效淺留醉奉宸暉蕭至忠得餘字云寵極萸房遍恩深菊醉餘李適秀得風字云齊雲開曉日仙藻暇秋風趙伯彥得花字云簪掛丹黃蕊杯浮紫菊花盧藏用得開字

云黄依佩裏發茆向酒邊開李咸得直字云菊黄迎酒泛松翠凌霜直蘇頲得時字云年数登高日延齡命賞時李乂得談字云柞條黄香遍榆葉菊氣濃馬懷素得酒字云蘭將萊布席菊用香浮酒薛元旦得月字云露物開千里天行乘九月鄭南金得日字云風起韻虞絃雲開吐堯日于經野得樽字云桂筵羅玉俎菊醴溢芳樽盧懷慎得還字云鶴似聞琴至人疑夏鎬還是宴也黻安石蘇瓌詩先成于經野盧懷慎最後成罰酒

說詩樂趣類編卷十二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辰徵占 炳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節參訂

仕宦門

彥周詩話 予季父仲山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政和間御製宮詞二百首皆和進今錄一絕集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詩曰輕寒滲滲透衾羅玉剪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

御試雙雀賜臣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為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鵁鶄觀一雙飛上萬年枝舍人粹筆上蓬山路春風從駕邊天上飛來兩烏鵲爲傳喜色到人間

倦遊錄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昌言送詩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

古今詩話 韓魏公自中書出相州於居第作狎鷗亭永叔以詩寄曰豈止忘機鷗鳥信釣陶萬物本無心魏公喜曰余在中書進退升黜未嘗置心于其間永叔可謂知

我

滄浪詩話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貢父詩話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

唐宋遺史向文簡寇忠愍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文簡作詩寄忠愍忠愍酬之曰五般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

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

直方詩話前輩戲談有西湖風月不如京洛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和錢穆公蔣頴叔從駕景靈宮詩云半白不嗟垂項髮軟紅猶戀屬車塵

秦少游晚出左掖門有詩云金雀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石林詩話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可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閒閑鶴髮翁

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于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取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

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

桐江詩話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穢鄙有乃者所可當詩云北州能事藹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髮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灑有餘情

存餘堂詩話吳文定公原博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

勝寒饑烏隔竹餐應識馴象𠖥庭蹈又殘英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

李文正公懷麓作泰陵忌晨詩云秘殿深嚴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誰解慍漢陵西望欲消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使人掩卷流涕

【東白堂詩話】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

歷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

【過庭錄】宣和間艮嶽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韻應制者牽強不合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臨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爲絕冠諸臣矣

【雅言系述】黃損作出山吟云來書初出白雲扃作蹋秋風馬走輕遠近留連分岳色別離嗚咽亂泉聲休將巢許爭喧祿自共伊臯論太平昨夜細看雲色裏進賢星座甚分明

【玉堂詩話】錢惟熙從駕西幸云曉陌壺漿滿春風騎吹鼓故王第云鳳簫迎碧漢星斗拂靈源送劉鈞直禁中云雨勢宮城潤秋聲禁樹多題閣云三殿月臨仙掌露九鵷烏繞寺宮槐又云酒供硯滴濡毫冷火守更籌沃滴長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

【族姓考】胡安國字康侯給事中對策詞幾萬言出入今古哲宗親擢第三建炎中除徽猷待制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揚𨔵山欲留公塡閣詩云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琢英輕鬬雪好藏清艷月明中公風

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攖其心曰浮世利名眞蠛蠓之過前也

胡銓字邦衡號澹菴紹興中爲樞密編修官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貶韶州監倉陳剛中啟送之云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再貶新州有詩云夢入瓊崖身亦壯烟銷金塢臭空傳廬陵王庭珪贈詩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得貶張魏公云秦檜專權二十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耳

杜牧之守黄州有詩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蔣之奇宋仁宗朝爲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山谷贈詩有云金城千里要人家理君亂絲須孟勞文星今在天東壁清都紫薇碎雲孜荆溪居士做軒冕腑吞雲夢如秋毫三品衣魚人仰首不見金牛可下刀

晏殊爲彭澤令有詩云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庭莎放吏衙解印云五斗徒勞自折腰三年兩鬢爲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韓魏公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晩年事事著力在北門時有九日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晩節香

周必大爲與中中博學宏詞科在翰苑九年有詩云緑槐夾道集昏鴉勅使傳宣待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鈎初上紫薇花

南卓唐人因言事出爲松滋令作詩贈從事云翔翔曾在玉京天墮在江南地幾年從事不須悼縣宰備身猶帶御爐烟

李光爲與中參大政與秦檜議論不合謫瓊州與胡銓海外倡和有詩云旋移松石成崖壑時引笙歌入醉鄉吏散簾垂公事罷清風一榻傲羲皇

全唐詩話 景龍二年七月七夕中宗御兩儀殿賦詩李嶠獻詩云誰言七襄詠流入五絃歌

韋應物任蘇州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凉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逐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彊

中宗誕辰内殿宴羣臣聯咏潤色鴻業寄賢才 帝句 叨居右弼媿鹽梅 李嶠 運籌帷幄荷時來 宗楚客 職掌圖籍濫蓬萊 劉憲 兩司謬忝謝鍾裴 崔湜 禮樂銓管謝塵埃 鄭愔 陳師振旅清九垓 趙彦昭 忻承顧問侍天杯 李適 銜恩獻壽柏梁臺 蘇頲 黄緣青簡奉康哉 盧藏用 宗伯秩禮天地開 薛稷 帝歌難續仰昭回 宋之問 微臣捧日變寒灰 遠慚班左愧遊陪 上官婕好

中宗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

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
紙飛墜競取而視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
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
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宋之問詩
曰春豫靈池邊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動槎拂斗牛回
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沈灰鎬
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從官賦詩李日知卒章曰所
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獨含規戒睿宗他日
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卿亮直何能爾即拜侍郎

科第門

國史補 科第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者遂終身爲文人故爭
謂之本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進
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
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既試首貢者謂之拔
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
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
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
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

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
書策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盛于貞觀縉紳雖位極人
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布衣
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
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史
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故時人皆有是云云
宋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一斗故詩曰稱況執矜兒
可飲三斗墨

韻語陽秋 孟郊落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失意

張籍侍御詩曰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寳非眼別
至音非耳通至登科後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
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議者以
此驗郊非遠器謂但不遂意至于屢泣非能委順者年
五十餘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耀非能自持者
其不至遠大宜哉

瓊州進士唐佐先為東坡所極愛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
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
成此篇及唐佐與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

下世矣子由因為足成其篇云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
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
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此日千人看始信
東坡眼目長

蔡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
與問諸天諒為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
貢舉嘗賦有詩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於何責座主歸罪於尸門
生歸命於天供一世之賢也

梅聖俞送方干下第云鴟嚇古所戒但保腹中書[illegible]
有時月復歸孟潴送蔡駉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
飛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輕鎩翮蓋士人切于得失一
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于有司此學者之大病也
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曰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
僮僕顏色異是生敬于僮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今日
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是改觀
于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豈遽如是

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有吾云憶昔將貢
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
愁也是豈能淡得喪于度外者乎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
十八人宴于曲江勅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
孫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
曾吃紅綾餅餤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

南部新書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見宰相其實
是建福門也昔有詩曰華陽觀裏鐘聲禁建福門前鼓

勤將即其日也。

遯齋閒覽 俗云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于慈恩寺塔下題名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于未及第時題名處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詩史 高蟾累舉不第有詩云月桂數條將白日天門幾扇

鎖明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切又下第上主司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獨向東風怨未開人頗憐其意明年李昭知舉遂擢第

玉壺清話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以此一聯薦于中文炳知舉遂擢爲第三人士子嘲曰主司只選一聯詩

直方詩話 歐陽知貢舉日有句云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絕爲奇妙故聖俞作詩云食葉蠶聲句偏美當時曾記賦將成。

古今詩話 韋承照咸通中策試夜潛紀長句于都堂南壁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卻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七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

雅言系述 晉鄭中第上主司云一辭桂嶺猿九泣都門月年年孤看至看花不如雪杏園宴上是同年云賢路非

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又云承持共齊心莫起胡越意芬 按此可爲今世同年作箴

翰林盛事 唐崔湜弱冠登進士不十年掌貢舉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歲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望之嘆曰此句可傚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因指爲翰林盛事

雪浪詩話 有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

邑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

以畫工喻典試也意亦巧矣

盧儂抒愷戴衢久不第嘗夜吟云擾擾東西南北情何人

于此悟浮生還綠無月春風夜暫得獨聞流水聲又云

坐落千門日吟殘午夜燈

玉堂詩話宋陳修年七十三中探花及第仁宗問有幾子

奏云臣男倘未有毋仁宗爲選一宫女賜之朝之卿大

夫皆作詩以賀内有一人詩云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

年前二十三

唐詩紀事錢起少時寓驛舍聞人吟句云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峯青後十年就進士試遇湘靈鼓瑟題起詩落成

結句未得忽憶幼年所聞驛舍二句以結之試官嘆曰

真神句也遂中首選

許孝標唐元和中進士下第作歸燕詩上考官云積累危

巢泥已落今年欲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

家門戶飛又上知舉詩云翩翩飛燕謝堂開送古迎今

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族姓考胡旦字周父有俊才尙氣節嘗曰應舉不狀元仕

宦不宰相虛生也今朝詩云明年春色裏須取一行歸

興國三年魁天下宋太宗朝知制誥

全唐詩話曹松及第獻座主杜侍郎詩云得名丘墻淚却

傾若無公道也無因門前送敕朱衣吏席上銜杯碧落

人半夜笙歌教泥月十朝桃杏放燒春南山雖有歸溪

路爭那酬恩未殺身

頌美門

[談苑]王化基作詩送梁勛曰文章換推一枝秀清白傳家兩弟貧人多稱之

[臨漢詩話]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然中作中秋八月詩以獻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始肆清光育蛾姮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堅城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回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並造語殊淺亦蒙獎也

[唐宋遺史]錢塘林逋處士有高節范文正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公厚文章到老醇

[松陰詩話]陳佑字履順杭州人任蘇州府通判有忠敏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致仕蘇人以重贐追送一無所受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瓊有詩送之曰人辭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饋贐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翰府名談]刺史縣令故事九多士子以詩投獻雖得佳句方謂有上虞州太守詩曰觸去惡溪將吏部珠還合浦近嘗見斷普用故事議者未許贈邑令詩曰琴彈不日得古道川鍊經伏生鮮病句雖佳但用事上不是生處

不若兩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意清句雅又見今之教化仁愛民樂于豐年之耕嚇且無盜賊之警

[西方詩話]余嘗愛蘇黃門送文潞公云通閑役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紀潞公以年德爲高形容非此兩句不能優游而自見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參寥少游送俞充裒詩乃云風生使者旌旗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倣太甚

[雲麓漫鈔]曹仲杜祁公致仕詩云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

[詩史]王文穆罷相帥朝士皆有詩陳從易詩最佳有云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

錢惟演贈張僕射判河陽云綠野桑麻連四水黃堂歌吹擁千兵贈李太僕云惟月卿曹重占星使者賢

[雅言系述]高元矩宣城人贈宣城宰云硯貯寒泉碧庭堆敗葉紅贈徐學士云聲孫琴絃穿靜院吏收詩草下閑庭○芬按稱頌人而濟雅如此不惟見題詩者之品格而受詩者品格之高益見賢矣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矣

王立相公送劉給事云良友以君同調少才人自古達遲多又云海內妝爲貢諫議少年禁從謫仙人贈丹陽令云萬卷牙籤近郭居高吟抱膝足三餘年原公子能留客玄晏先生好聚書初試琴堂春雨潤曉臨水驛畫樓虛知君爲政絲絃術一縣花開錦不如

壽李太虛四首有云脫蓋頒祝常調其首作云放懷天地總浮鷗客裏風光爛熳收一斗濁醪邀太白二分明月屬揚州錦筝士女觴飛夜鐵笛關山劍舞秋猶有壯心消未得欲從何處訪丹丘壽陸孟鳧云入市逃名醫展賣藥閉門發酒夜橫琴壽申少司農云日下尚名推謝朓黃初耆德羣楊彪

宋荔裳寄唐隱居云飛舄于會逢橋上履丈人久息漢陰機寄党太傅云黃綺自憐君子果赤松元作帝師遊又云散金宗族門常滿爭席田翁勝不妨甲第推餘宮一畝午橋可有樹千章送張某任劇州云退食從容公事了刺桐花下聽蠻謳

嚴顥亭送沓巢阿令新興云不擇南州綠斗米可知勿漏有丹砂桄榔雨過雲依戶翡翠花深吏散衙送龔芝麓使粵東云元老風猷標冀闕滿將雨露下番禺

壽李長蘅云鎖院文章京洛塵簾燈勞共話酸辛青袍奉母誰如子席帽趨塀自有人猜合絲綸招靜侶晴窗闊樂抱閒身明年相約桃花水一笑滄浪覓角巾

沈繹堂贈相鄉太保云十年調鼎心原赤非戲槐庭鬢未勝燕國文章當代推鄭公[illegible]事兩朝多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茂薇占 炳日月華 校

真州汪正鈞鳴節參訂

餞送門

金陵志金陵有勞勞亭古送別之所太白詩云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又詩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冬風生白楊

彥周詩話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東坡送子由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古今詩話劉綜學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餞其行因進呈章聖深究詩雅時方競尚西崑體綠裂彫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得八聯句云夙駕都門曉涼風苑樹秋宋湜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李維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錢惟演關榆漸落邊鴻度李到劉郎酒十分楊億寒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晁迥汾水冷光搖畫戟峩山秋色鎖層樓孫僅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暖詠甘棠王[illegible]極目關河高倚漢順風鵰鶚遠凌秋劉筠章聖謂綜曰并門唐時皆將相出領凡之官遣從事以題詠作寵其行多刻諸道宮佛寺纂集編聚久不聞有是作也後綜寫爲御選句圖立於晉祠

宋鼎字舉之歷清貫二十年晚爲工部侍郎懇求歸荆南踰年方允時方劇暑恩旨留許秋涼始行吳淑賦行詩云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待懸車錫宴玉津閣中傳古今賦詩爲送今雖不言云清朝納祿尤强健自

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同時隱皆享宥壽謂之渚宮二疏

唐宋遺文天祐中毘陵有愼氏本儒家女三史嚴灌夫娶之數年無子因拾其過而出焉愼氏留詩一章爲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挂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覽而愧乃留之

唐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命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別之而去則天令作詩送兄曰別路人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内侍裴愈字益之作詩送魯秀才南遊詩云東吳山水家
家月西楚江聲浙浙風又別蟬云楊柳影疎秋雨梧
桐葉墜夕陽天
倦遊錄唐子方以言事謫官春監酒待制李師中作詩贈
別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奸諛骨
尚寒天意若爲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摭言武公幹常事刪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皆擢
第洎辭歸務以堅留不住以詩送之其略云山險不留

離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
百斛明珠張乖崖在蜀州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曰胡
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云秋光都似宦
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
留而謝之元祐中老人守潁有路都曹者以小疾求致
仕老人誦此詩以留之不可乃採前人之意作詩送之
曰淮光瀰山色先作歸意濃恨無乖崖公一洗芥蒂胸
談苑宋綬送人知洪州云江涵帝子飛閣山際真君鶴
馭天晏元獻送章明州云騷客登山知有助秦源雞犬

更相聞送人知洪州云千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
猶懸
玉堂詩話江任送人云珠盤臨路岐斗印入鄉提
焦宗右送人遊蜀云芳樹高低帶獨幌朝雲濃淡極巴天
皇明世說大理出石屏官其地者傷悵以愧人有李邦伯
者獨寓意于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遣石屏照留刻崖
中德政碑楊純榆之曰可謂德業相勸矣
郡寶督學江西李西崖臨行贈以詩曰賦在文章官在憲
政宜嚴肅教宜寬郡諭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族姓考石洪字濬川舉明經十餘年不出爲重胤鎮河陽
之三月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于人其肯爲我來耶乃
具書幣邀之韓愈有送石處士序又贈詩云風雲入壯
懷泉石別幽耳
全唐詩話柳彬有撰下後送客還鄉詩云他鄉生白髮舊
國有青山最有思致
于鵠送客遊邊云若到并州北誰人不憶家寒深無伴
路盡有平沙債冷惟逢雁天春不見花莫隨邊將意垂
老事輕車

戴叔倫送友人東歸云萬里楊柳色出關逢故人輕烟拂流水落日照紅蘋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春

盧綸送李端云故關衰草遍離別自堪悲路出寒雲外人歸暮雪時少孤爲客慣多難識君遲掩淚空相向風塵何所期

寄贈門

韻語陽秋段成式以雲藍紙贈溫庭筠有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使詔憑鯉魚寄書也蓋用文選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謂六六三十六鱗也

紫微詩話張子厚先生自登科後不復仕居毘陵與從祖

子進同年紹聖中從祖出知睦州子厚以小舟相送別後寄詩云雞鶩雲鵬各有營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

青箱雜記呂文穆公蒙正嘗與溫公蕭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書於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爲狀頭溫巳不得意然尚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後文穆大用太宗問昔與誰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故文穆罷相歸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鴛鷺醉中別

萬里烟霄逆了歸隣叟誰垂新白髮故人猶著舊麻衣
洛陽設說多才子自歎遭逢似我稀故人蓋指歸隱者
也

【唐宋遺文】張乖崖公為布衣時與陳希夷善因夜話謂希夷曰欲分先生華山一半住得無希夷曰餘人不可先輩則可及日相別希夷以宣和中筆一枚白雲臺墨一劑蜀牋一角贈之公曰會得先生意驅某入鬧處去曰珍重珍重希夷送公回謂門弟子曰此人達則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公嘗感之後尹蜀過華陰寄希夷詩

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時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
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古今詩話】唐相鄭棨贈老僧詩曰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粘柱礎宿火隱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自云此詩可以衡稱重輕不偏也

【族姓考】張詠字復之登太平八年第嘗云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公沆深沉有德無如王公旦面折廷諍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詠不敢辭及第後寄友人傅霖詩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身不是愛輕肥

張士遜真宗朝與陳堯佐同知政及致仕寄以詩云赭案當年並命時蒹葭衰颯倚瓊枝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

【南唐書】廖圖虔州人能詩和人贈沈彬云通真但使心無著混俗何妨手強抄自喜卜居逃岳色水邊松下得論交贈泉陵上人云直疑木少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

【過庭錄】文正祖唐公有詩寄贈華山陳希夷云曾逢毛女話何事肥說巨靈開此山幾睡過春花滿地靜林中夜

月當關

【全唐詩話】耿湋寄張二舍人後二聯云繞院綠苔聞雁處滿庭黃葉閉門時故人高步雲衢上肯念前賢杳未期贈張將軍云寥落邊城暮重門返照間鼓鼙雨暗士馬過秋閒慣守臨邊郡曾營近海山關西舊業在夜夜夢中還

賈至寄南遊弟兄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湖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

皇甫冉在西陵寄一公云西陵遇風處自古是通津終日

空江上雲山若待人汀洲芳草魚鳥與情新南望山
陰路吾心有所親

艷情門

【致虛錄】桃葉者王獻之愛妾也其妹曰桃根獻之詩曰桃
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不用楫者謂其橫波急也

【樂府集】唐崔國輔作怨人曲云紅顏稱絕代欲並真無侶
獨有鏡中人由來自相許

【牧豎閒談】元微之出使西蜀得與薛濤交自後元公赴京
薛濤歸浣花乃製新樣花箋寄元公百餘幅元于箋上
寄贈詩一篇云錦江滑膩蛾眉秀化作文君及薛濤言
語巧偸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箇
箇郎君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
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

【南部新書】李翺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
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
繹數四謂小青曰此人必爲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
乃采爲婿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便赴佳婿催粧
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
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盧止官舍迎內子入值花開乃
題詩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

君來

大中年有江淮郡守名郎登樓縱飲見二遊女羅衣飄飄目送久之因詠曰兩朵紅杏倚萬金教人不負看花心高樓日晚東風急吹落千家何處尋在省日宣宗傾問稱旨攝中郎將有詩曰宮娃引入玉爲行金殿齊趨近御床不見聖明親頒問如何得攝漢中郎風神俊邁後擁節旄

古今詩話 樂天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樊素年既長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

詞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

謝史 西山徐都尉面山闢一花園種植奇花異果名曰藏春塢時值芳春名花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同佛印訪之值都尉出外洞門鎖鑰無得啟扃兩人俱各悵然見樓頭一女子美貌凭欄凝望東坡遂索筆題詩于門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鎖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露杏花梢佛印亦次其韻云門掩青春春自嬌朱容取次老僧敲簾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二人題訖回去都尉回見所題明日乃約二人再來久而不至因用前韻自作一首云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塵昕俗客敲准擬欸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梢

韻語陽秋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是也劉公亦有詩云籠火尙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忘情于粉白黛綠之間也

宋書 宋祁字子京嘗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者曰此小宋也祁因作鷓鴣天一曲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

後因與翰林語及小詞祁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賜之

買愁集 女郎慧姑題于閒壁上淸艷特絕其詩曰自憐新鬢好對鏡久爽猶回身憎見郎含羞整搔頭花開並郎行低說夜來話蝴蝶學嬌癡飛來傍裙帶

彥周詩話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香殊不獨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王明之在姑蘇時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岐公强留迎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箸歸期話到秋紅錦寄魚風

逆淚碧簫吹鳳月當樓但夢知我今春別香蝋鏡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之巧可傳也（古樂府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漢武帝作白紵舞詞云朱絃玉柱羅家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日未肯前含笑一樽私自憐嗟乎麗矣古今當為第一也

道方詩話　舒王詩有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謂舒王曰誰恩者亦復為之耶

復山詩話　[illegible]部員外郎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開香

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黄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只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懃托邊使

謝氏詩源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綃帕裹紅淚寄之後姚鶯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紅

雪濤詩話　予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姬題曰寶馬金鞭白玉鞍藁砧明月上長安夜深幾點傷心淚滴入紅爐火亦寒

名媛詩歸　張妙淨錢塘女曉音律消逸而才飄風宮相楊廉夫竹枝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伯敬云憶到如至將極等常事正是險難過處

唐詩紀事　蔣蘊彥輔之孫也有贈鄭氏女詩云昨夜巫山

中失却陽臺女朝來香閣下獨作楚王詞（似含懸刺）艶陽灼灼河洛神珠旋繡戶青樓春能弄箜篌弄纖指愁殺門外少年子笑開一面紅粉粧東園幾處桃花死（形容刻至）朝理曲暮理曲獨坐窗前一片玉行也嬌坐也嬌見之令人魂魄消堂前錦褥紅地爐綠沉香植傾屑蘇解佩時時歌歌管芙蓉帳裡蘭麝滿吮起羅衣香不斷滅燭每嫌秋夜短伯敬云詩有讀未竟而餘音浮動欲出者有讀已竟而餘音繚繞不斷者總在興情咏歎時有一段淋漓淋漓之趣然須猛力厚氣淪瀹礴涵養而出非

輕淺癡重兩者可摹畫一二分也

楊貴妃有贈張雲容舞詩云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嫋嫋秋烟裡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伯敬云女人看女人無情然非爲聰明女子言也我見猶憐此豈男子語耶悟此可讀太真此詩

明詩歸 楊基有題春繡絶句云風送楊花滿繡床飛來紫燕亦雙雙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殘絨唾碧窗

唐蕭題宮人圖云洗花染線刺春羅鳳翼雙飛錦作窠暫起非關針力倦海棠時節困偏多

曾棨有四時閨夢詩四首其一云燒殘紅燭繡房深簾外春寒入翠衾夢裡不知離別後笑援雙帶結同心其二云窗沁紗幃蔥蒨風簟紋斜印玉肌紅覺來淚濕鴛鴦枕一段雲情是夢中其三云月過銀屏映象床秋風微透錦羅裳無端一枕相思夢爲雨爲雲總斷腸其四云流蘇寶帳錦毾㲪侍女添香夜幾迴孤夢豈知氷雪積冐寒猶自到陽臺

沈承有古意一篇云佳人夏午簟如波佳人無汗嬌輕羅那狂散髮投懷多姿心憐惜不能訶好爲君綰髻如螺手撚綠髮心揣摩別有憐卿奈姿何風情撓亦似人迎拒郎斂坐顏微赤友夏云撰寫情景逼真似從親歷過來文人未有不風流者（正鈞按風流未可輕許一入俗便成淫孳矣何言風流哉有此才無媿當此二字）

全唐詩話 雲陽公主下降百僚舉陸暢爲儐相詩皆頃刻而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堪潘岳立踟躕詠行帳曰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綉帶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作詩嘲之曰十二層樓倚翠

空鳳臺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陸酬曰粉面仙郎選上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六宮大咍別賜宮錦

貫愁集 張安期有瀾百畝環植芙蓉秋來紅妝相映一女子題詩亭上云芙蓉花發滿江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堤上過如何人不看芙蓉

俞君宣少年發第風情過人作采蓮曲云小姨學采蓮兩腕白於雪花色妬細裙瓣瓣紅于血西隣小姑亦採蓮隔岸從聞語笑喧從來不相識相呼好並船停槳花下

勤把手他年何處投箋訴苦樂參差不可言此日花開
得來否難割藕絲腸怕逢冶遊郎歸去風吹小簾涼時
鬧花外香

桃花女子集句詩云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三兩枝
欲插上頭還住手遍從人問可相宜 一㥘㥘欹枕捲紗
衾玉腕斜籠一串金夢裏自家搔鬢髮索郎抽落鳳凰
簪 二家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聚着木
蘭棹閒看鴛鴦作隊飛 三

唐伯虎作海棠詞云昨夜海棠初着雨數點輕盈嬌欲語

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問郎花好奴顏好
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說發嬌嗔不道死花勝活人
將花揉碎在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

墨莊漫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六朝樂府有
雙行纏其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
獨我知可憐杜牧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
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袁中郎江南子歌云鷄頭夢殘曉鴉起女眼如秋面似水
皓腕生生白藕長回身自約青絲尾不道別人看斷腸
鏡前每自消魂死錦衣白馬阿誰歌郎不如卿奈妾何

湯卿謀美人臨鏡歌云曉妝欲借胭脂襯低頭細炤芙蓉
鏡顧將嬌面對春風鏡迴倩影分明認可是朦朧夢裏
花還疑秋水浸紅霞芳晨對鏡修眉剪纔捲珠簾日又
斜 又美人刺繡歌云鎖愁春色奈何天落花飛絮相流
連小姑喚嫂繡錦幔金刀碎剪鬧欲語姑道乘鸞毛羽
好朱綱翠翰不曾老嫂言我愛芙蓉姿連理並蒂長相
思春夢伴人倦且起回看小姑竟睡矣

雖艷之詞君子所厭然詩以言情作者不無於此亦

國風不廢鄭衛意也學者果有見于美刺所分關係
非淺其尚反觀內省勿浸托風流以自陷哉

感事門

明皇傳信記 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樓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得幾時不見而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傾侍者曰誰爲此對曰宰相李嶠辭也明皇曰眞才子不待曲終而去

紫微雜記 晁載之學問精確少見有比嘗作昭陵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不其安用生兒作劉季孫作無肉葬昭陵

江南野錄 潘佑嘗以詩百餘首獻李煜首篇乃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煜覽之不禁改容金陵將危爲七言詩大傍於路傍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惜惜日暮好沾巾蓋潘佑表云家國惜惜如日將暮也

明皇雜錄 明皇在南內耿耿不樂每自吟太白傀儡詩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

劇談錄秋 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祿山之亂散亡無幾白樂天有梨園弟子詩云白髮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淸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爲悽愴

天寶遺事 唐玄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彥周詩話 楊次公部支變在姑蘇府有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閭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

歸田詩話 先叔祖士衡和楊廉夫過宋故宮詩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錦纜繫蝸牛席書玉枕雕鞍靜行酒青衣繡帳愁捲土自應從寡父滔天誰復放驩兜尊空老樹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廉夫喜其用兜字韻勝蓋塘大原詩用紅兜字元廢宋宮爲佛寺今萬松嶺勝果寺是也西僧皆戴紅兜帽也然結句更壯健

古今詩話 張又新郎中嘗語友曰吾少年擅美名不復仕

宦惟得美室平生足矣既成婚殊失所望乃作牡丹詩云牡丹一朵值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園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泰州永寧宮有詩謂是李煜所作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六十年來夢一場吳苑樓臺皆冷落廣陵宮闕亦凄涼雲凝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兩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更思量

過庭錄 晁詠之有思志大才欲俯拾青紫元符間言事坐黨廢頗鬱鬱不平爲京兆府屬有送人赴闕詩云當時

雞犬皆霄漢自是劉郎不得仙

族姓考 康伯可宋南渡後有辭樂府嘗題徽宗畫卷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高宗見之一慟而已

駒陰冗記 吾鄉有省祭官京居日頗苦塵勞嘗作絕句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暮時閒誰知夢裏猶牽者千里家山一夜還

酉陽雜俎 高陵縣有鏤身者宋元素刺字七十一處其左臂詩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

明詩歸 李夢陽朱仙鎮詩水瀬沙飛白日陰古墩殘樹濁河深金牌痛哭班師地鐵騎驅馳報主心入夜松杉雙鶻宿有時風雨一龍吟經行豈客還詞賦南北斐京自古今伯敬云絕不填寫事實只淡淡寫意而武穆精爽之氣隱隱往來其間不減杜工部丞相祠堂之作

林欲楫淮徐弔古詩荒臺立馬思悠悠帝子山河一望秋蛇劍魚書渾似夢龍蹲龍準總成白春原饒拾美人草野渡猶歌亭長舟日暮楚歌何處起村花飛盡碧雲流

伯敬云不作弔古哀而言外自有深感

買愁集 俞乙下第歸日暮迷路投宿一村舍惟存一女子孤燈紡績低鬟弄影幽韻動人俞挑之云何孤苦如此女云予有才無命姿有色無緣天涯萍聚何必相問指壁間二喬圖云子能題否俞未及應女郎口占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俞悵然淚下

崇禎間京城破有賈舍人者甚儒雅無金帛女子之背題一絕于壁云愁見干戈起四溟恨無才術濟生靈不

如痛飲中山酒直到太平方始醒

倪元鎮無錫人至元季天下大亂盡散家貲往來江湖過蘇臺作懷古云望中烟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滿目越來溪上水流將春夢過揚州

雪庵和尚不知何人也萬曆時往來黔中日買楚騷乘小艇于中流讀之讀一葉則沉一葉讀畢大叫慟哭後卒發其笥止有將傳一部大學衍義一部不知欲何為也背題詩云年方十五去遊方終日修行學道忙說我平生辛苦事石人應下淚千行又云看了青燈夢不成東風混雪落寒聲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

說詩樂趣類編卷十四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貞州汪汧鈞陽韶參訂

詩識門

【鑑戒】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許渾詩麗故至台輔何贊詩態未幾而卒王建寄賈島曰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公稀僮眠冷榻朝猶卧驢放秋田夜不歸傍暎旋收紅落葉覺寒猶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為愛鸕鶿雨裏飛李洞上曹郎中曰開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蜀僧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華嶽樓開萬里氷詩句變風官漸緊夜濤春盡海邊聲韋莊感懷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池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立太平基何贊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已話從容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闊步文翁坊裏月閑

章孝標登第後寄淮南李紳相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李答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被用高心

歐公詩話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雨聲說者云病肝風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猫兒人以為笑

紀詩樂趣　進士黃可字不可深於雅道詩句中多好用驢字如獻高侍郎云天上傳將五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

晁以道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為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此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云脛脡化為紅坻瑁眼睛變作碧琉璃余為之絕倒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未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粗頓異

遯齋閑覽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曾咏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

詩厄門

【小說舊聞】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皆爲燕歌行，文士皆和之。著作郎王冑獨不和，帝每銜之。終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邪。

【古今詩話】劉禹錫自屯田員外郎左遷外州司馬，凡十年，始名還。方春，贈看花諸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不日傳於都下，好事自說政，詠其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勞久

之。既而曰：近日新詩，未免爲累。不數月，遷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郎時，玄都觀未有花。是歲牧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外十年，召至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開，遂有前篇，以識一時之事。既出牧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是觀，再書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元和二年三月也。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開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又來。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當時。武延嗣聞之，欲一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爲詩潛[illegible]，以遺窈娘。窈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使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百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公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窈娘答曰：公家閨閣不曾閉，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英雄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公此去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延載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死。

【石林詩話】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

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于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以意氣自負，元豐初謫官，遇赦復知虔州。其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艇齋詩話】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曰：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爲安穩，故再貶也。

【皇明世說】肅皇幸楚，胡中丞孝思作詩紀事，有穆皇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怨家訐奏，指爲咒咀，廷

汲繫獄乃取獄中杻械之類制獄中八景詩衆止之曰君正坐此尚何爲耶孝思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詠而不輟

說詩樂趣類編卷十五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寅賓　炳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韶叅訂

紀夢門

玄散堂詩話　沈雲卿夢歌羹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告金迥秀迥秀曰羹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人乎君當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蘊顏色絕代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窓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謂金曰子之占夢即索紞周宣不過也

翰府名談　明皇幸蜀回居南内嘗夢中見妃子于蓬山太眞院作詩遺之波焚于馬嵬山下云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祇聽聲

古今詩話　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山也既入見數人方飲招同飲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淸座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空山夜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題余姓名於人

問改曰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范陽崔球爲太學生昔學不歸一日晝夢到其家見其妻正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答耶其所書乃詩也曰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欲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記之數日書至其妻寄此詩一字不差驗其爲詩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海州士人李頎言嘗言夢至一處水殿宮觀一女戲毬山陽蔡繩作傳敘其事甚詳有拋毬詞十餘首言皆清麗今但記其兩篇云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

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　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裙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東坡詩話僕在黃州參寥自武陵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參寥誦作新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湖上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其冷宜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于七年之前衆客驚嘆知傳記所載蓋不妄也

百斛明珠狄遵度紀夢詩云佳城鬱鬱頹寒烟孤雛乳虎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連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狄遵度自兒童時已能爲文落筆有奇氣年十六一夕夢杜子美誦平生詩皆集中所未見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之

余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余曰今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惟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乃唇齒之國不當相圖區區自列其意書生之習氣也

彥周詩話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僕嘗夜夢行大路中黃沙沒足其旁皆田苗阡隴不能登婦人授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婦人求詩僕題云閒花亂草春春有秋鴻社雁年年歸背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祖筆城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

青瑣集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每茶節將造茶太守具犧牲祭泉頃之發源清溢造御茶畢水即微減太守造茶畢即涸矣胡生者即其居以釘鉸爲業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

其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每因茶飲必奠酬之嘗夢人
謂之曰吾姓柳氏平生善詩而嗜茗及死葬此常銜子
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强之其
後遂工焉詩曰湖風似劍鏟人骨淡月如鈎釣胃腸魂
夢不知身在路夜來尤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

【艶說後集】沈亞之嘗言邢鳳寓居長安平康里第晝夢一
婦人自楹而來古粧高髻作陽春曲曰長安少女翫春
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
霜鳳曰何謂弓腰曰昔年父母教舞作此弓彎狀舞罷

辭去鳳亦尋覺

崇寧元年元日皆眠夢中作一詩云無賴春風試怒號共
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
月與陳瑩中渡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小舟掀舞白浪
中兩岸聚觀膽落瑩中笑愈高余以詩語瑩中瑩中曰
此公案後大行叢林

【遯齋閑覽】陳智天襄陽人博學有才思尤長於歌詩嘗遇
異人授以吐納之術故佳句多於夢中得之若花笑似
留客鳥聲如喚人又野花臨水數枝假芳草連天千里
情之句雖前輩不能道過

【譚史】東坡云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
賦太真妃裙帶覺而記之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鏦鏦
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族姓考】舒亶字信道熙寧中夢入空中見樓閣金碧煇煌
有瓊瑤珮者數百人指亶請詩且曰此間文章要似
鸞鳳隱起與織女分巧亶吟曰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
連雲萬樹花誤人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不還家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詩本乎曾茶山茶山出于韓子蒼三

家句律相似而放翁加豪一夕夢一故人相語曰我爲
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我去矣君能暫爲之乎月得
酒千壺亦不惡也遂以詩紀之曰白首歸修幷簡書每
因饑寒嘆侏儒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

譏誚門

唐世說 溫彥博為吏部侍郎裴略被放乃自贊于彥博稱詞曰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略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風略曰高下八九尺束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卽扳公胸何止傷膊

談苑 吳善長郎中能狀魁偉頗類富丞相文學之譽則無也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卻似呼延贊風貌還同富相公國初有武臣呼延贊好吟惡詩故云

珊瑚詩話 陳叔易隱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崇觀間朝廷召之不得已而出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從今隊壑其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而叔愈過澗上丈人故居亦為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驅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慎皆譏之也後端康間以道亦起而女第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江南野錄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與晁文莊內翰等四人同知貢舉省試將出奏試卷舉人擁衢覘其出省諸公皆慘赧其容獨彭年揚鞭肆目有驕矜之色榜出有物不與選怒入其第伺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紡乃題其背曰彭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繆詳明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卻親情負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

唐宋遺史 相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寒士韋皐許之皐性疏曠不拘細行延賞稍悔由是婢僕頗輕慢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遊張氏

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皐行遇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皐擁節麾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入蒞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皐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皐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淛濱郭圓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

譏韋皋是貴人。

鑑戒錄羅隱性傲睨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後下第又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豫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欽授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古今詩話邵安石連州人高湘侍郎南遷歸朝途經連江安石以所業投之遂見知同至輦下湘知貢舉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玉上高臺貪日連娟幸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帶美人來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盡高官却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也不難瀛王遽罷其請出己俸重修

咸通中鄭薰薦顏標狀元及第薰意標乃魯公之後故置之巍科既而詢其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盧肇黃頗皆宜春人頗富于財而肇苦貧與頗同赴舉復同日登途郡守獨餞頗于郵亭而遺肇明年肇狀元登第歸郡守會肇看競渡肇即席作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慚

朱定國詩話閩人廖復天禧二年求薦天府下擊鼓訟之退考又下湖人凌景陽因復訟之亦再收遂登科士子

作詩嘲復曰細思堪恨廖賢良論中科名厲景陽啼得血流無用處爲他人作嫁衣裳

南唐近事李山甫贈宿將詩曰校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

直方詩話張文潛作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酣眠時人以爲幾于湯燒右軍也

游覽志餘宋時西湖三賢堂有兩處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三賢者趙閱道蘇子瞻僧辨才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

閣三賢于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交樵趂酒泉

皇明世說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取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黙然嗣初口占一絶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出閑花柳不是西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摭言咸通末執政以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乘驢鄭昌圖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赦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清夜錄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南唐近事廬山有道士體貌魁梧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晩節服餌丹砂躋于冲舉郡中有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廻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驚喜自謂當升上天之名

控而乘之羽儀滿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是夕卽斃翌日馴養者知其狀訴于公府處士陳沆聞之作絶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黄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驂陰冗記饒州有女尼從上人張生鄉士戴宗吉爲詩贈之曰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著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嬴得僧敲月下門

過庭錄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及被名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別詩曰畵堂銀燭徹宵

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
情至關永叔出城送貢父貢父遡未起曰自長安路中
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非獨酒能病人茶亦
病人多矣

湘山錄祥符中日本國遣使人貢稱國之東有祥光現其
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聖詔本國建寺賜
額曰神光朝辭日爽使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是時當制
者詞學不優贍居常止以張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
雅也俾宣撰寺記時張醉飲禁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
見而夷人在閤門翹足以候文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
後錢希白楊大年因玉堂暇日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
何人最號閒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歸山時也希
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
雅笑

唐宋遺史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
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戲問曰陳亞有心終
是惡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少時爲杭州於潛
令以利口詆謔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因其趨府戒之

陳但受教俄有通刺謁者稱太祠郎李過庭公歸曰何
人家子弟亞率爾云李趙兒馬公徐悟之大笑

談苑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辭學浦善聲調洎能爲
古文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庇風
雨而已予之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竊聞其言因
有親知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
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東坡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以筆記于
窓曰曹溪夜寂寞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毘一個
僧

兵部李內相濤唐宗室子自河陽令一舉狀登科小字社
翁每于班中多自名焉其坦率如此翰林月給內醞兵
部嘗因春社寄翰林一絕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乏治
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尋到第三廳

青箱雜記李巽字仲權累舉不第鄉人侮曰李秀才應舉
空去空回不知甚時席帽得離身巽亦不校登第後乃
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
鄉間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因國初猶襲唐士子

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宋定國詩話鄭毅夫榜明州人周師厚以名極低只壓衢臚傳一名自賦詩曰舉眼不堪觀鄭獬回頭猶得得壓臚傳

蘇長公外紀眞宗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微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余出門皆哭余顧妻曰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中有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于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頹然不悅而去[illegible]子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乃石曼卿松詩也

東坡作洗兒戲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此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俱陳其下子瞻九日返湖而晉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贈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晉公使事之完不回創家有美姿故子瞻戲之

譚史劉貢父晚年得瘋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坡引古相戲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剌貢父黙然

柳印令一僧舁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攜詩軸求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下有小杜小杜下麵然特出者非吾師而誰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塡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人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比不得優曰公詞須用丈二長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著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

便具喪彈

朝野僉載 周時契丹寇幽州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甲兵南走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客有某郎中于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縱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南史 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僚佐有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竹坡詩話 郭功夫晚年作遊采石詩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于世者近時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予平日所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恐不祥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歲

有數貴人游僧舍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後山詩話 司馬温公爲定武從事同幕有私幸營妓者而

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臥老僧床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杭之舉子老中榜第其子以緋衣上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

壽而醫者老取少婦或嘲之曰偎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此皆集詩可發一笑者也

東坡詩話 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詩話雋永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從歸華陽陳子翔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瘋疾一日親戚來問吳何妾在側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直方詩話 郭功夫過杭州出詩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東坡曰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復問何以見是十分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

說詩樂趣類編卷十六

槃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旋徵占　澍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樂府門

樂府集樂府之名起于漢魏自孝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則採歌謠被聲樂其來遠矣凡樂府歌詞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詩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詩曲始皆徒歌而被之絃管是也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拜和鐃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也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復謂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惟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此爲當遂不復更擬古題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則如出門行不言

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其有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則如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如此之類皆名樂府由是觀之自風雅之作以至于今莫不有諷興之意後之審音者倘採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有當于古焉

宋書樂志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叟修之而後王斟酌焉被於聲於是有採詩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職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詠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係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當時如司馬相如曹植之徒深厚爾雅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寖微風化不競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

白樂天新樂府有采詩官一篇云采詩官采詩聽歌道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讚君美樂府豔詞悅君

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藉何干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
刺漸及朝廷絶諷議諍臣杜口爲冗員諫鼓高懸作虚
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兮自媚夕郎所賀皆德
音春官安奏惟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
閟君耳惟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欲開壅閉達人
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題曰澗底松左太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
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
然由來非一朝意蓋取此白樂天作澗底松云有松百

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澗深山險人路絶老死不
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棟此求彼有兩不知誰喻蒼
蒼造物意但與之材不與地金張世祿原憲貧牛衣寒
賤貂蟬貴貂蟬與牛衣高下雖有殊高者未必賢下者
未必愚君不見沉沉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榆
元次山有賤士吟云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
榮不能變羇愁爲愁亦得爾自請說此由諂競實多路
苟邪皆共求嘗聞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
海有滄洲

又作壽翁興云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
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
恣耽欲清和有主神恬澹無亂觸誰正好長生此言堪
佩服
皮襲美有貪官怨一篇云國家省闕吏賞之皆與佐素來
不知書豈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
混沌毒者如雄虺傷哉堯舜民肉袒受鞭箠吾聞古聖
王天下無遺士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義國家選賢良
定制兼拘忌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祿仕何不廣取人何

不廣歷試下位既賢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賞以財俊造
悉爲吏天下若不平吾當甘棄市
王建田家行云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人語別五月
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繅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
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願
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
縣門身即樂
題曰秋夜長魏文帝詩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
能寐披衣起彷徨蓋取諸此皆王建秋夜曲云天清漏

長霜泊泊蘭綠收縈桂落洞高樓雲鬟葬嬋娟古瑟蹤斷秋風強玉關遙隔萬里道金刀不剪雙淚泉香散火死香氣少向帷合娛何將駝城烏作營啼野月秦川少婦悲離別其二云秋燈向壁掩洞房良人此夜直明光天河悠悠漏水長南樓北樓兩相當

題曰春鶯囀教坊記謂高宗曾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後即爲舞曲張祜作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

桂華曲白居易作也蘇之東城古吳都也今爲樵牧場有

桂一株生于城下惜其不得地故作曲云可憐天上桂花孤試問姮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音韻怨切聽輒動人故又有詩云桂花詞苦意丁寧唱到姮娥醉便醒此是世間斷腸曲莫教不得意人聽

竹枝詞本出巴渝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音協黃鍾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焉詞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二云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三云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四云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五云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盃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六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七云巫峽蒼蒼烟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八云城西門前灩澦堆年

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九云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楊柳枝白居易作也白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白既年高而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詞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題有自君之出矣齊虞羲詩之見君出時行起於漢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云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

流水無有窮已時嗣後有因之唐李康代作云自君之出矣梁塵靜不飛思君如滿月夜夜減容輝

題曰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唐王昌齡又有變行路難末句云封侯取一戰豈復念閨閣聶夷中作行路難云莫言行路難夷狄如中國謂言骨肉親中門如異域出處全在人路亦無通塞門前兩條轍何處去不得 此亦以翻案見奇可見名才不受前人束縛亦斷不受題之束縛也

李陵與蘇武詩曰良時不可再離別在須臾後人擬之爲古別離聶夷中作云欲別牽郎衣問郎遊何處不恨歸日遲莫向臨邛去僧貫休作更能翻舊云離恨有旨酒古今飲皆醉只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伊余非此輩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風動天地

題曰王孫遊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原本於此齊謝朓詩曰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白頭吟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故李白辭云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

相思羅袖淬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此最爲警敘

李白作獨不見云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曲池風催寒梭響月入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尺餘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華叢楊用修引唐人醉公子辭云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唐時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咏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辭題曰醉公子即咏公子醉也予按詩詞所咏亦間如此不必盡泥如菩薩蠻稱唐世詩詞之祖昔人制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他可類推

近世論樂府必欲求合本事遞而下咸罹訕譏余謂樂府之題即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即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之腔而但詠公子之醉可以爲曲否乎政不宋人絕唱如流水孤村晚風殘月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工若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但碌碌無聞

哀輓門

明皇別錄 帝幸蜀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相應帝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令張徽奏此曲不覺悽愴流涕其曲曰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郡閣雅談 李遠體物緣情皆臻妙故人盧尚書哭李詩云昨日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旐欲何爲纔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齋半局棋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

不堪舊里經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

李郢嘗與賈島偕無可遊島沒長江僧亦返初郢感歎賦曰却到京師事事傷惠林歸寂賈生亡何人收得文章篋獨我來經苦霧坊一命未沾爲逐客萬緣初盡別空王蕭蕭竹塢斜陽在葉覆閒階雪擁墻

唐詩箋釋 過華清宮詩有曰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往更無人倚玉闌干楊用修評四首俱精鍊逼出李義山杜牧之上放了發曰即故宮凄涼之景想出昔日豪華之盛恍如夢幻感慨極多

司馬溫公謂詩貴於有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正謂此耳

摭言 孟郊卒韓吏部作誌銘曰貞曜先生賈島哭之詩曰身沒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

洪駒父有過李公擇尚書墓一篇其間云鹿場兜遞白晝靜稻壟松林青嶂深記者以爲大逼老杜

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句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拾其遺文編成一集惇

夫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年來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骨埋黃土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惇夫與其父歆向也蔡天啟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渺然孤墳宿草已生烟日暮行人道傍曾應逢年少共談玄其餘作者甚衆皆載于呻吟集後

古今詩話 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有鸚鵡甚慧確每扣響板鸚鵡呼其名琵琶卒後響板猶傳呼確感恨有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漳水同渡不同歸

詩史白樂天去世人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
冥路作詩仙浮名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
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
思卿一愴然

張祜性嗜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之及故陸魯望以
詩哭之曰一林石筍散豪家

顧况字逋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勝乃
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
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閔之却令生

于况家三歲能言冥間詔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
成應舉擢第

劉得仁出入場屋三十年卒無所成而逝僧栖白以詩哭
之曰忽苦爲詩來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
墳上生得一枝兒始消

張祜侍郎有愛姬早亡念之不已偶于爲右補闕因其人
朝未歸爲浣沙溪詞題于几上曰枕帳薰爐隔繡帷門一
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朔相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
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屏垂𥚃見曰此必阿灰詞
阿灰補闕小字也

石斛文余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座爲凄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改樂天
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
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棠
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
蕭暮雨人歸去每句稱以散聲

韻語陽秋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
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

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于獨
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于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
哀在于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如無
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
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
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
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有
懷舊賢而作者也司[illegible]亦有九哀詩謂楚屈原趙
李牧漢晁錯馬援[illegible]才竭忠卒困于讒而

不能自蜺葢有激而云
彥周詩話陳無已作曾子固輓詞云丘園無起日江漢有
東流近世詩人莫及
邵安簡公兠岐公作挽辭云春風澤國吟腸落夜雨深堂
宴豆疎前輩詩不獨語句精鍊且是著題
石林詩話王荆公爲韓魏公作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
山頹今見哲人萎魏公之崩是歲適雨水氷前一歲華
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用古切當
玉堂詩話楊黎州哭儲屯田云部中車雨春無潤天上星

郎夜損光
明詩歸湯賓尹弔於鼎季同年落木淒淒江水流行吟江
畔已辭吞三年地下君安否人世風波不可言伯敬云
有激之作疑有忿恨聲
郡閣雅談裴說裴楷俱有詩名經杜甫墳說曰擬掘孤墳
破重校大雅生楷曰名終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果同而
語意各別
香泉偶贅陳眉公淸明感懷云八生莫恙淸明路牛羊偏
坐英雄塚墓上[illegible]破古今愁

恨無了期付與黃鸝雨中訴畫船簫鼓滿頭花後渡人
求問前渡此詩字字酸辛令古今人讀之共生悲泣蔣
爲下一轉語曰正當及時尋樂徒悲無益

說詩樂趣類編卷十七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眞州汪正鈞鳴韶

高懷門

韻語陽秋杜子美云鍾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豈可强也哉白樂天有詠史詩云馬遷下獄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路閒臥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嗟嗟世之人乾沒于名利之場鮮不陷于禍難樂天之論眞可書紳

古今詩話章聖遣使召魏野野聞使至留詩一聯于壁而遯去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使還以壁間詩對章聖曰野不求仕矣遂不召

唐末蜀州有唐求放曠疏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稾撚為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茲瓢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纔二三題鄭處士隱居曰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杯酒老夫顏亦紅贈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峨嵋衲補雲千片焚香篆一窠懶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鐘罷高懸濾水羅題青城山范賢觀數里緣山不厭難為尋眞訣問黃冠苔鎖翠點仙橋滑松濯香桁古道裏書陰綠嘒蟬嫩玉夜開紅窗撚新丹孤鐘已斷未杳在風前唯花月滿壇

嘉祐中劉諷都官致仕夫婦偕居賴山謝景山有詩送云移家尙恐靑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朱公綽詩云藥

焚來應見史家金散盡只留書

靑箱雜記丙侍孫可久賦性淡薄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嘗過其居贈詩曰南北佔河潤幽深在禁城登山賓遠意辭俸買閒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意開野水渠生柳詠詩曰孫侯幽隱直城東草木扶疎一畝宮曾那貂璫為近侍卻緣鷗鷺作閒翁高吟擁鼻詩懷壯雅詠論御道氣充彪盡繁華天上樂始

將躋跡學冥鴻

詩史 隱士張楚居洛陽下樂之南與李衛公別第爲鄰田水竒秀楚風雅高深衛公當軸薦爲右拾遺不起後出鎮過下泉往訪之楚避于山谷衛公歎恨久之題其門曰昔日趨黃閣今朝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王鼎善歌詩好神仙事遊心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終不洩露詩百餘篇傳于人間九言詩時陝川甫云古縣枕前灘官閑道自安秋斜山鳥門雌樂野猿看不鍵横翠筆棲根拱鈞竿不如陶靖節早晚入雲端又贈僧

云出霧猿獻果棲禽鳥銜花又題云風落桂枝驚鶴去水流山果向人來又送僧云孤雲蹤跡本無定出個寺山入個山

隱逸錄 陽雅燕照鄉賢士也素安命生計索然瀟背不仕嘗有詩云女矮兒癡十口餘進時無策退無廬一窓風雪韓城夜火冷燈青照蠹書

南部新書 僧況志尚疎逸近于方外時宰招以好官況以詩答之云四海而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閒居詩話 劉棨字伯節青社人有氣節及第爲幕僚一任棄官隱居當丞相帮重之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黎歸不得西軒忽見有溪山如何邦怒楚鄉腸留晉侯八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

辟退絳州人放誕不拘常騎一白驢有詩云山人跨雪猜上使不論程與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著寬衫鬧則鶴舞不髮郎歌詩曰雖狂玄鶴舞閒卧白驢號

江南野錄 陳綱劍湘人好遊學善解天文長于雅頌有詩

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與木曾任晚相善寫之詩曰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晚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爲事有詩曰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疎又曰嬌溪老叟無人用閑把漁竿教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御隱西山產藥物數十種開寶中嘗見一叟所髮被衲身染人城賣之獲貴則就爐沽飲旁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疑其爲爲或云得仙矣

史流白本山東人居晉之間中原多事李昇辟陳尚要而不用遂隱廬山明徙南昌至是子消召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曰近得漁父一聯令誦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璟變色時世宗已下淮南

北夢瑣言 陳陶詩有江湖水清淺不足掉鯨尾飲水恨子規終日鳴鴉寒一雉雌雄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麑衣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鏡衣詩如此不可勝紀

冷齋夜話 湖廷字熙遜臨川勝士也工詩能文詩有山寒石髮與水落寒毛羽何素為稱直通當宋世茂以八行

鄒入學信宿而還所居愁寂坐離如廬鷄余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不暇汲井無挹誦書掃除傾余放帶大笑曰聊復爾耳余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聽入公據除丹霞道至樂掃迎門一笑相視不必靈駅多通道理

凝樓幽事 客過草堂叩余樓棲之事余倦于酬答拈古人詩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遁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能終老曰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四時之景莫如初夏予嘗夜飲歸作朝減字浣溪紗云梓樹花香月半明掉歌歸去蟪蛄鳴曲曲柳灣茅屋矮挂魚罾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聲

邵堯夫云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

余嘗過一山隣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樂余贈以詩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

前名藥繞雖波老翁抱孫不抱琵恰欲灌花山雨來

仇山村云雖在廁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無求不問洲廷事有地難交市井人

豹隱紀談 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為好還此為文康詩也人有能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鶴林玉露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勝於吹竹彈絲今記于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

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左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吹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黑水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攜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遊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爾爾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夕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朱山人閒亦非常流矣

晉安逸志黃子野唐時候官人年十三隨父賈于杭州其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于羅刹江子野見之大呼曰能救得者予百金于是漁者救伾子野即予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貲非孝也遂去為人傭主人聞其救伾事義其為人陰倍其傭乃為小賈生息久之既致萬藏以其半為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有勸之仕者子野因自悔見知于人遂變姓名耕于方山其後王伾為散騎常侍使人訪之得之于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蓑獨臥雪中忽扣舷歌曰春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作堆一一百六峯都失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

車跨著樹風下逢島須臾有翠鳥飛下銜書遺汀二子
前子美曰瀛洲有召遂飛踰山頂而去

續仙傳有逸士衣褐破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一脚著一靴一脚跣行夏以絮衫冬卧冰雪出氣如蒸自號藍采和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臾長繩穿錢拖行縱錢散不收後至濠梁[illegible]上升冉冉而去

傳異志洞庭賈客呂卿雲以貿販雜貨逐什一之利有羨施貧善笛遇好山水即留伺春月夜泊君山待一盃獨飲乃數曲波上有漁舟冉冉而來乃一父老鬢眉皤然俄起立迎上舟問所以曰聞子笛聲非凡我是以來我少業笛子有性可教父老于懷袖間出笛三管其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所蓄其小如細筆管卿雲請父老一吹曰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小者為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卿雲曰願聞其不可者曰第一者對諸天帝令天樂動天地坼日月無光次第二者對洞府諸仙合仙樂飛沙走石白獸脫裂幼稚震死第三者可與朋儕聽之未知可終否抽小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洶湧魚鱉跳噴僮僕恐悚君山鳥獸叫噪月光大恐父老不復吹乃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沒於波間

古今詩話元真子張志和會稽人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顏魯公守湖州日與賓客酬和為漁父詞志和曰西塞山前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坐客嘆服不已後與傳之

有商客過海遇風飄抵一所門宇齊秀珠囿燦然云是樂天之居樂天聞之作二絕云近有人從海上迴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惟歸兜率天

北夢瑣言唐儀鳳中清河縣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遺靈丹拔宅上升蜀州僧仲一寓於龍池山逢之精神爽朗異于常與即王仙柯也寺公曰聞仙名已久何幸相逢飛

升之後胡爲來此仙相曰吾等有盤藥止能飛步今金
家隱于後山更修道法遐舉之事吾何望焉但長謝而
已璩公以詩贈之曰聰愚不及望仙兄早晩遐飛入太
清手種一株松未老爐燒九轉藥新成心中已得黃庭
術頭上應無白髮生異日却歸華表語待教凡俗普聞
名自後不復過焉光子開于眞人曰世人學道者一丹
一藥卽保其命可以修道未得冲飛遐忌尤多所以須
改姓名先用尸解然後棲止叢岩遊歇上洪便游人間
或至千歲初得道者止于仙隱有騰空者服金丹也遐

舉之事未可希望

東坡詩話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絶句壁上
別回山人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呂洞賓
也僕見東老子借道其事爲和此詩後復與借過錢塘
更爲書之回山人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
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和云世
俗那知貪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
問黃公覓素書

筆談王修類叢載其仙詩二絶風露淒涼雨過天窓疏有月

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沾得蘭華四十春又有人以
芭蕉倩仙中乞詩賦云仙裏深栽半葉蕉甲佇何意向
神明今宵試聽西窓雨入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

又

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運書云質高清且明其人
云欲題紅者仰箕曰若此顏色難枝頭收處泄甚脈雖
脈錯認桃林欲放牛又索題雞冠花賦云誰道不是胭
脂染其人云是白雞冠卽箕曰洗却胭脂是本色只爲
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衆十人爲七夕之飮召仙作詩話五星爲以八教爲詞酒

邊一士請仙求一七夕新詠以八教爲韻其忽運如飛
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雲與初霽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初卸
帆油雲嬋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鏡花影月明
銀燭瓶邨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
煞

葛野人者葛稚川之弟子也葛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化
仙去野人服丹爲地行仙今肉身猶在世間有緣者或
遇之有一人遊羅浮見有異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
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領但長嘯數聲響振林

來歌詩云雲來雲去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出山
秋月白其師野人則矣又宋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巾者
雜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嘯反走三年不言姓名能
日醉賦忽取煤書壁間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
微人間一隙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凌空而去豈非
野人之儔侶乎

彥周詩話詩紫姑神大抵能作詩士人家病之既能詩
作雨詩頃刻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
可喜也

詩學彙趣類編卷十八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微占　炳旦華　校
鎮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技術門

詩史王摩詰精於畫山水北畫山聲谷遊雲浮水飛泉出
雅外自題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李璟定爲妙
品上上

百斛明珠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
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
腳葉裏松子僧前落求伯時畫此爲憩寂圖子瞻題云
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
兼收前世杜陵詩文與可嘗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湖
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無山谷下
一句山谷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
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輞川詩或言此安不
待目伯時爲前身畫師俗人不解便是詩病作時一近
一於風流不減古人誰當作此擬許子瞻此語是與相

知又作二詩云秋山風雨石骨瘦淡寂寥寥得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出淡墨寫作無聲詩誰泯不似虎頭癡妙筆無機可並馳蘇仙呪墨作石竹戀解種花間此詩

容齋隨筆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

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鬃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似不及東坡至于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

畫禪室隨筆作書最要泯沒稜痕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熳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跡迥合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韻語陽秋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吾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

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于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格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于翰墨積習也

宋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書其變體出于王子敬東坡咏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唤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兄乃羅遜書元章襄陽人

故效其作至于筆挽萬鈞沉著痛快處遂決豈能書耶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書地爲餅
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似非知元章者晚年尺牘中
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
雄絶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霧又云
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然則所云畫地爲餅未必
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歐陽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
與兒童鄰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

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
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鵝黃儲
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衒書言羅趙者譏莘老書不工
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
米元章書畫奇絶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臨本真
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
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嘗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
然奪眞擬聖智又云巧偸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
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
船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
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道人草書
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奮髯飲
松腴剡溪玉版開霜膚遊雲天飛萬人呼莫作羨癡楊
氏妹則坡之所喜者貴於自然雕鐫而成者非所貴
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
娘舞劍器而得神故懷素自言吾觀夏雲多奇峯輒

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其書態則二人學狀
固亦出于自然而擬取之異如此何耶
僧惠崇善畫寒汀烟渚蕭灑虛曠之狀畫家多喜之故魯
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
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
皆謂其工小景也
賈誼云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醫卜者亦
可觀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託于此豈

是以病與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云叔度覆家子苦
乎上肆須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
凡物皆可占非特著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
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
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亦今之聽聲類耶
直方詩話宗室士陳字明發喜作詩與畫皆爲高妙過固
張嘉甫嘗云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詩而不
能畫從容二子之間者王右丞也若明發盖右丞之季
孟云晁無咎亦題云余以畫及詩信嘉甫之知言晁以

道見之謂能畫而不能詩乃可爲病苟有能詩而必又
能畫耶夏雲多奇峰乃長康句謂不能詩可乎嘉甫既
易于立論而無咎又便迎之大抵皆讚晉少之過
文忠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
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
形似見與兒童鄰君看賦詩者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
律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
詩余每讀數過殆以爲法
歐趙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此退之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
聽琵琶詩非琴詩余退而作聽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
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
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勸君慎勿嗔
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
至今以爲恨
彥周詩話老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
觀吳道士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
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林和靖詩對屬甚切如贈錢塘秀才詩云鵬搏鷁擊三千
水龍虎閒封八一泥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
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啾百鳥羣忽見
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
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
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爲聽琵琶
詩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辨之少
爲退之雪冤

宋白齋詩話越僧某索畫于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將一幅剡溪縢江而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即畫矣何以圖爲

雪濤詩評姑蘇唐寅字伯虎發解南畿旋被詿削籍放浪丹青山水間以自娛嘗題一釣翁畫云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侵老漁醉眼看不醒滿船霜印簑衣影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伯虎詩者多刪之晉人云眾能言人不得索解人亦不得誠然

江夏吳偉號小仙以畫名世武宗賜號曰畫狀元童時嘗于人家爲伴讀年七歲便伸紙作小畫一幅題曰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塾師見之大奇然則偉殆天授非人力也

古今詩話王建宮詞百首多言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于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之類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見于建詩耳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于唐賢詩句遂知名于後世當時

山林潛德隱行君子不聞于世者多矣而賦丁木叢[illegible]所附託亦各係乎幸不幸耳

僧道門

直方詩話東坡云參寥詩絕句有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舟為人誦從來黃州相聚半年京師故人以書相遺曰知有僧在彼非隔林彷彿聞機杼邪似耶僕謂參寥曰此吾師七字號也

雅言系述草中忘有隔蘆僧詩云川嶺東西烟靄合隔蘆茅屋一溪雲僧答云師意誰解知師意人是人非不識聞

古今詩話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

自稱吳越國王貫休投詩曰貴逼身心不自由幾年勤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武肅愛其詩遣諭令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性偏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孟知祥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

杜牧之弱冠登第再中制科因與二三同年城門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坐與之語可佳問杜姓名具以對又曰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笑曰皆不知也牧之嘆詩久之作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

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往往多不顯其名福州有一僧作詩百餘篇其中佳句有云虹收千嶂雨潮落半江天又有詩云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為饒人下子低不減于古人也

閩僧懷濬有詩二絕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人多誦也

冷齋夜話東吳僧道潛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見之大稱賞及坡守徐潛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欲識之坡假客招之俱來坡遣一妓乞詩潛日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然性偏惰尤于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

花慵問名士論少之其作詩逆決淵明有過直處如日
數聲柔櫓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是也
西湖僧順怡然清若賦十竹詩疏中寸土如寸金幽斬種
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牀前綠若彼林下詩
云人服廿丶丶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
門來不上耳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荆
公愛之

道叢馬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有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
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
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王漫作驅
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此詩句格崢嶸有大曆前意亦
古今羽客第一首也
徐冬序錄玉山一道者遂家作詩云春色闌珊四月天數
聲啼鳥落花前荷鋤有興先鋒溪柳爲無寒漸脫綿處
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繅繭竹籬烟悲詩語仙遊洞
口裝封信不似此詩語雖纖瑣然頗有風致
北夢瑣言蜀僧爾鳥窠李白歌歸貫休寒游乃自諷其詞
云鯨目光燒半海紅鰲頭浪蹙掀天白嘗云我不能致

忌于籬籬跡涔之間人咸服之
百斛明珠東坡云抖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往往有奇
語如夜過修行寺醉打老僧門皆可愛予幼時學于道
士張易簡觀中伯祥與易簡往來嘗嘆曰此郎君貴人
也不知何以知之
青瑣後集僧乾康零陵人齊己在長沙方湘西道林寺乾
康往謁之齊己知其爲人使謂曰我佛門似非詩人不
遊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一絕以代門刺乾康詩曰隨
岸紅塵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問報

道門前是衲僧齊己大喜日與款接及別以詩送之乾
康有詩方干哲居詩云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被
拙高僧鶴魚躍老鱗爲齊己所稱乾德中左補闕王仲
卿永州康拯詩見仲視其老醜曰豈有狀貌如此能爲
詩乎宜試之時積雪方消命爲詩康曰六出奇花已往
開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
來仲驚曰其言不淺吾豈可以貌相人也待以殊禮
雅言系述張瀛碧之子也事爲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爲耿
附琴棋僧同列見之日非其父不生其子詩云我嘗贈

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槌浪溢鰲頭蟠蠅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嘆住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脚聞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誰抑揚輸却藥法懷揖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

皇明世說道士鄧羽爲詩工自言居武林時意甫消白日高閣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與心野觸之地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于詩也

彥周詩話瑯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其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他詩亦甚佳如云會稽廟殿間清磬度日長廊轉柳陰斜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

竹坡詩話東坡遊西湖僧舍間見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名出矣

南濠詩話明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詩其送僧東遊云與實秋別寺同月夜行船又〻絲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讀作何

元僧圓至工于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撥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永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作趣正在清曉無人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烟霧是遊之際然而誰則知之

塵

蜀中詩話唐僧隱巒任蜀中送人遊廬山詩君遊正值芳春月蜀道千山皆秀發溪邊十里五里花雲上三峰五峰雪君上匡廬我舊居松蘿鄉地十年餘君行試到山前問山鳥只今相憶無

渼白堂詩話元釋溥光御賜號立悟大士有絕句云葺鹿麛解烏毒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詩甚奇拔恨不多見

太平詩話僧覺隱詩鳥窺啼見忽飛去驚落半庭山杏花

亦可想見其風韵也。

國雅方滯、方盜、並山僧也。其燕坐云、物虛城是盤心甚地。皆山味其言亦是頓悟語。

雙樹幻鈔祖機中有絕類詩句者類集左方。春來草自青 明覺　猿抱子歸青嶂裡。鳥銜花落碧崖前。夾山　長空不礙白雲飛 石頭　浪激似銀山 傳楚　山寒花發遲 禾安　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床前 舒洪　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同上　斷雲猶挂樹稍頭 佛慈　芭蕉葉上三更雨 慧光　花落春風靜 首緣　孤峰無宿客 光餘　幾番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 常察　枯木倚寒崖 蒼主　穿林宿鳥驚 興陽　從歸青嶂裡。不出白雲來 德韶　驚嚇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同上　遠洞散寒雲。幽窓度殘月 雙峰　鷺鷥飛入蘆花叢 海印　片雲橫谷口 文悅　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 大陽　春風觸日百花開 師子　漁人偏愛宿蘆花 文慧　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道川　鷓鴣啼處百花新 良作　那個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淨果　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 百丈　春山疊亂青 [illegible]　水漾虛碧。獨立天地間。篸綴何極 異鑑　竹樹[illegible]衣半

濃眼 齊岳　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 雅 承天　牡丹花下睡猫兒 [illegible]　相逢秋色裡。共話月明中 慧[illegible]　濃煎睡後茶 子儀　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 慧悟　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個事。十分春色在誰家 酒仙　三月嬾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風穴　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元安　群峰穿海去。滴水下岩來 齊璉　日照寒光淡。山搖翠色新 克符　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遇璘　南人後瑯機多用陝語。不備錄。

雙林大士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了逐四時凋。大士梁時人。其詩已純入唐格。宏壯整嚴如此。借為禪理者推之。又作心王銘。古朴類晦。不作雨城方言。不落前朝綺習。必當時一才人也。

一鉢和尚歌。衣無盡數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歸來始覺老僧閒。孤猿叫落中峰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所傳頌。謂傳燈錄乃[illegible]俱[illegible]

語也
師一禪師、馬氏子、有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
外青
雙溪師首座有詩云、一從近日生涯拙、白鳥銜花去不來
介甫詩話僧貫休晚泊湘江懷古云、烟浪濺秋色、高吟似
得僻、一林湘潭月、千古獨醒人、寒思廬山賈生云、山深
詩癖甚、寒夜更何爲、覓句如頑坐、嚴霜打不知、布衾粘
水傾、崖渠落冰池、近見禪僧說生涯勝往時、言詩云、經
天緯地物、動必是仙才、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又詩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室幾白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筍
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霞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
無限故人頭盡白、不知頭白更何之
僧齊己山寺喜道士至云、閏年春過後、山寺始花開、還有
無心者、閒尋此境來、鳥幽聲忽斷、茶好味重迴、知在南
宮久、冥心坐綠苔
僧清塞贈王道士云、一爲尚書客、幾歲洛陽人、冰縫鑿探
水雲根斧斵新、過郭勁書齋云、石水生茶味、松風減扇
聲、晚秋紅館云、澄江月上見魚擲、荒徑葉乾聞犬行

說詩樂趣類編卷十九

常木伍涵芬芝亷定　男　樹宸敬山　炳日旦華　校
真州汪正鈞鄂韶參訂

閨秀門

碧湖雜記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
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
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

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報以詩上蜀庠、薦之攝
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庠一欲妻以女、嘏以詩
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
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
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
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illegible]
事尤怪
崖下放言士人郭暉因寄妻書、誤封一白紙去、細君答之
乃寄一絕云、碧紗窗下啟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

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震澤記聞　鐵鉉建文時為山東布政使。文皇師至城下，百方攻之，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姚光孝獻計曰：不如舍之而去。文皇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為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皆嫁士人。二女為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

娼。涕垂玉箸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古今詩話　毘陵士人李氏有女，十六歲能詩。有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詩史　韓襄客者，漢南女子，為歌詩，知名襄漢間。孟浩然贈詩曰：只為陽臺夢裡狂，降來教作神仙客。襄客聞德荷詩曰：連理枝前同設誓，丁香樹下共論心。先公熙寧中廷廣使成都，偶見遺衣服，則此繡于上，復刺丁香連理男女設誓之狀，廣人重此句為佳製。

名媛詩話　唐長孫皇后遊春曲云：上苑桃花朝日明，蘭閨艷妾動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簷邊嫩柳學身輕。花中去來看舞蝶，樹上長短聽流鶯。林下何須遠借問，出眾風流舊有名。伯敬云：開國聖母亦作情艷，恐傷盛德。又云：詩中連用井上、簷邊、花中、樹上、林下，一氣讀去不覺其複。可見詩到入妙處，沈休文四聲八病之說，却用不著。

上官婉兒，幼入掖庭，辯慧能文。武后愛之。中宗即位，冊為昭容，掌制命。每引名儒賜宴賦詩，令昭容第其甲乙。有集二十卷行世，張說為之序。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四首，其十四云：瀑溜晴疑雨，叢篁晝似昏。山中真可玩，暫請報王孫。其十五云：傍池聊試筆，倚石旋題詩。豫彈山水調，終擬從鍾期。其二十三云：放曠出煙雲，蕭條自不羣。漱流清意府，隱几避囂氛。石畫粧苔色，風梭織水紋。山空何所貴，唯餘蘭桂熏。

鮑文姬善詞賦，德宗召入禁中，與侍臣賡和，賞賚甚厚，皆

集有惜春花一首云枝上花花下人可惜顏色俱青
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
歡莫待春風總吹却鶯歌蝶舞韶光紅燭煮茗松花
香粧成吟態恣遊樂獨把花枝歸洞房

張夫人戶部侍郎吉中孚妻也有拜新月詩云拜新月拜
月幽堂前腑覗深能桂虛今末引絃拜新月拜月粧樓
上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月臨
人自老望月更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
絕昔年拜月逞容儀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
月却憶閨中年少時

王忠嗣鎮北京以女韞秀歸元載家貧及載見輕韞秀
勸之游學到京師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韞秀
以詩寄姊妹云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姊
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伯敬云以右丞為家
風第一其胸中何等作想作詩寄姊妹直是嘲笑怨罵
耳不但嘲笑時輩即千載以上人不得不愧殺

張紘姬居蜀善詩賦殊無脂粉氣當時詩人雅相推重有
成都即事詩云昨日賣衣裳今日賣衣裳衣裳渾賣盡
羞見嫁時箱有貧愁仍擾無時心轉傷故園有房隔何
處耶孃又春思詩門前桃柳爛春輝閨妾深閨繡舞
衣雨燕不知腸欲斷銜泥故故傷人飛其二井上梧桐
是妾移夜來花發最高枝忽然不向深閨裏春過門前
怨得知

劉媛作長門怨云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
痕不學君恩斷拭却千行更萬行其二學畫蛾眉獨出
群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
門

花蕊夫人費氏以才貌事孟昶得幸賜號花蕊夫人嘗
作宮詞百首亡休王建宋太祖平蜀誦詩嘗之後輸織
室以罪賜死或云太宗射殺之宮詞其六云梨園子弟
簇池頭小樂攜來候讌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
合梁州其八云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
得馬來纔欲走幾回拋鞚抱鞍橋其九云自教宮娥學
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
一籌光東在對是官其十云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
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鬬濕羅衣十一云

殘御衣麻盡徹更闌歸來困頓銀紅帳一枕西風夢裡
寒

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
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荷書侯繼圖先年寓大慈寺有桐葉飄墜拾之葉上有詩
云拭翠斂蛾眉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
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
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有心
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五年卜婚任氏侯諷此詩任氏

曰此妾書葉那得在君處侯令再書與葉上字無異伯
敬云此一段渺淪磅礴之氣偶隨筆興寫作詩不知其
何以不磨也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適東武趙挺之子明誠為妻明誠故
再適張汝舟有漱玉集行世朱晦菴語錄云本朝婦人
詩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易安夏日絕句云生當為
人傑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伯敬評曰
嶔崎歷落出人想外殊不屑為兒女語又詩云學詩三
十年緘口不求知誰遣好奇士相逢說項斯又題八詠

樓云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
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魏夫人題虞美人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
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灰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
陰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
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
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
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
楚漢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

薄少君嫁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有雋才而夭薄為詩百
首以弔之末悲於卒詩云海内風流一瞬傾彼蒼難問
古今爭哭君莫作秋閨怨雁露須歌鐵板聲伯敬云哭識便非絕人可
及　其二云上帝徵賢相紫宸賦詩未足屈君身仙才
只上原來少敢成凡間學道人　其四云英雄七尺豈埋
骨作山陵氣作潮不朽丹心一寸鐵何年出世剪天
驕　其五云誰食燕衣道氣攖天人翁攖手亦何須難然奪
將文人攻能奪文章半句無　其六云簡君前簡理殘書
欲讀殘書淚轉乖忽聽侵深窗外至四題欲讀卻愁非

其八云筆成精祟畏成祀一半憐才一半嗔文字遭
奇世口果然知已歸何人其九云棠梨蕭然風雪粉一
孟久矣絕諸節生平消福緣何事惟有仙文退釆兮其
十云場中無命莫論文有鬼能遮秉鑑人卻怪伶文遮
不住故將奇疾殺君身其十二云果然天道忌才名一
刻難留欲去程寂得候中命字作緣將千古與天爭其
十五云兒幼田知未識子予從汝父與誦對今生汝父
無出見好向他年讀父書其十九云梧下寒窗漉草離
兩紗猶似見支頤去年此地床頭月正是同君夜話時

其二十四云璧改朱塗紙未黃中原望氣識奇光為君
什襲藏金匣留與千秋認沈郎二十六云半世心猜苦
織成山河擬仗筆尖平今朝束起懸高閣將手猶聞嘆
息聲三十七云七戰金陵氣未降可憐傑士砌寒窗科
名誤我今如此踢倒金山瀉大江二十八云廿載徒勞
六息功愁飛未遂徙南風梟鷹擲下飛旋久拍案呼來
不是紅二十九云錫程冠佩漸高寒想見非儀欲畫難
心似蓮花腸似鐵神如秋水氣如蘭三十二云痴似高
談讀異文回頭往事已如雲他年縱有浮萍遇正恐相

逢不識君三十四云淵世何爭傾刻光人間真壽有文
章君如自可垂天地翻笑彭翁是夭亡古人以方言為不朽意正如此
四十一云苦節如君始合天常疑唐子日稱賢人間涉
利無非業縱貴青山亦業錢四十二云酒盃陶洗性情
真汲源能招莽漢與任酣機鋒多不應只將鷗鳥待賓
人四十五云一片冰心白日寒由他符鬼狀千般相從
地府嚴儀肅其作新詩諺其它五十一云家計如君未
是貧情求精益不生塵窮廚野佳分餘飯簡足君家園
府有五十三云玄語凉心不可思今人欲擬拙言詠風

味天胖蛾蝶雪下漉人間六月暑五十四云水大雖居
按葬蕭條陛米開悅來湖河梁日暮行人少猶望君歸
過板橋六十八云北部閒恨結寒雲千載同悲豈獨君
為得長江供化酒將來洗盡古今墳怨悲忽解無長門非不平憤怨
賦買娥眉亦艾粉詩枯自引鄉筆傳而今仍謝絕壯為
人作嫁衣裳七十七云黃卷縹緗堆一身倚來為枕任
薦茵有時起舞敲詩祭笑躍悲歌傳大人八十一云君
聽哀詞意勿悲傷妍形雖亦何為仙去一局君棊觀自
藏原同幾著棊

輟耕錄載汴梁宮人宮詞十九首最好今選五首其一云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去御床前其
二云歲歲逢元夜金娘別樣中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
身其三云殿前輸得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
上玉階其四云寒翹珠擬背小殿夜藏鈎踏地羊車至
低頭笑不休妙處全在低頭二字其九云翡翠雙雙引珠簾一一
開禁前齊下拜欲飲倂來杯
王荊公之女適吳安持爲妻有寄父詩云西風吹入小窗
紗秋色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
花

彥周詩話有李氏女少雲本士族夫死無子乘家著道服
往來江淮間僕見于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翻雪
無數桃花水浸霞又無脂澤氣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艷
明無雪清香任曉風可憐那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
樂府名談寇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命畫歌者以束綾蒨
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
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
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燕姬一曲歌

林下詩話范靖同妻沈氏坐後園觀澗翠池又上洗心亭
共索筆硯爲映水曲沈氏先成曰輕鬟學浮雲雙蛾擬
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靖爲之不復作
王淑英婦劉孝綽之妹幼有詞藻春日淑英之官劉不克
從乃爲詩曰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珮出房櫳看梅
復看柳淚滿春衫中時人傳誦之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
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
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

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
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病亡子瞻終身不
復聽此詞
楊炯初見鄭羲賓誦其姪女容華臨鏡曉粧詩鄭大學節
其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
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
徊
秘笈金時有張秦娥者頗能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
殘霞幾縷紅水窮雲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郎

贈詩云遠山何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
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
零落一身孤寒窓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
爲之流下

南部新書盧家有年暮而猶爲校書郎者晚娶崔氏女崔
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爲戲崔
立成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
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瀛洲集大聖中禮部郎中孫晃試三英詩劉元載妻詹茂

光妻趙晟之母以早梅寄遠惜別分題爲詩劉妻哀子
無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趙母懼子遠遊孫公愛其才以
取之早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
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寄遠詩云錦江江上
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
一歸來惜別詩云暖有花枝冷有冰惟人去後苦無憑
豫愁離別苦相對挑盡漁陽一夜燈

唐紀太宗嘗召徐賢妃不至怒之賢妃進詩曰朝來臨鏡
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原缺

四明世說孟淑卿蘇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
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詩鉛粉亦然
朱生故有[illegible]病李易安可與語耳[illegible]
下筆人愁[illegible]文詩[illegible]
春愁不但無鉛粉氣[illegible]

[illegible]律詩諸小說所載雅有倡言錄記一女子詩云
深水色淇如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
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頗婉
約可觀

竹坡詩話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

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
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
爲花蕊夫人作

詩女史明時吳江士族沈氏女有春日即事詩云金針雕
破窓兒紙引入楊花一縷香蠨蛸也知春色好倒拖花
瓣上東墻

香泉偶贅淞江張孺人爲予言有一女子咏紫指甲詩最
工巧惜失其姓名中二聯云彈箏亂落桃花片把盞輕
浮琥珀杯擁鏡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孺人

說詩樂趣類編卷二十

崇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灼日旦華　校

眞州汪正鈞鳴韶參訂

俳優門

野客叢書蘇杭名妓見于樂天詩中者錄此以資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瓊瑤容貌謝好容顏陳寵巫采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株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白髮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謂瓊瑤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眞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名所謂蘇四娘之名特因杜子美著也

劉隱紀談徐參政淵吳尉建寧妓唐玉詩云止國新行巧

櫻花一枝聊插鬢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半面遮

雅言雜載韋中憲蟾廉問鄂州春日除授祖筵上賦文選兩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授賓從請續其句坐中悵望皆不屬有酒妓泣然曰某不知欲口占兩句乃曰武昌無限新開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嘉歎

游覽志餘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語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

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對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立悟削髮爲尼

宣和書譜薛濤成都娼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爲珍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己所作詩思致俊逸法書警

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黄四娘家花託于杜甫而後有傳也許呂侍御晚望詩云曦輪初轉照仙扃旋擘烟嵐上宥冥不得玄暉同指點天涯蒼翠漫青青酬凡秀才云浩思藍山玉彩寒冰囊敲碎楚金盤詩家利器馳聲久何用春闈牓上名酬楊法師云遠水長流潔復清雪窗高卧與雲平不嫌袁室無烟火惟笑商山有姓名海棠溪云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世不思靈月界荒將紅纈染輕紗

北夢瑣言 徐月英江淮間娼也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堦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詩多佳句有集行于世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伎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没亦帶焰肸號美談也

甘棠遺事 甘棠娼温琬字仲圭本良家女不幸父母早終致失所依倚流為娼性不樂等終日沈坐惟喜讀書字詩獨喜李杜未嘗師人也所著多警句太守張公賦之詩其尾有桂枝若許佳人折應作甘棠女狀元之句

琬平居手不釋卷非太守召未嘗出門後頗厭籍適人屢白太守太守殊之坐間因命賦香篆詩曰一縷祥烟綺席浮瑞香濃膩繞賢侯還同薄命增惆悵萬轉千回不自由太守識而喜之然終不聽其去有咏蓮詩云深紅出水蓮把藕絲牽結作青蓮子心中苦只堅咏荷云魚戲銀塘漏遍葉翠蓋斷鴛鴦偏愛傍深處作雙眠咏菊云簇金雕玉關玲瓏心有清香分外濃蜂蝶偏從嫌冷淡陶潛不肯愛芙蓉

名媛詩歸 史鳳宣城妓題神雞枕云枕繡鴛鴦久與櫻新拔霧敷關神雞與郎酣夢渾忘却雞亦留連不肯啼關盼盼燕子樓感事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其二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視玄禽逝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其三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二十年白樂天作詩和之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余司勳員外張仲素訪予吟燕子樓詩三首詞甚婉麗乃盼盼作也云尚書既殁盼盼念舊愛居張氏舊第燕子樓

十餘年子變而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其二鈿帶羅衫色似烟幾迴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二十年其三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劉采春浙人也嘗作囉嗊曲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其二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其三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其四那年離別日只道

在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其五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元稹贈劉采春詩云新粧巧樣畫新娥慢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徊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即囉嗊曲也

趙鸞鸞名妓也雲鬟詩云擾擾香雲濕未乾鴉領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柳眉云彎彎柳葉愁邊戲湛湛菱花照處頻嬌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纖指云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

夜山詩話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則所謂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伎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曰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

詩談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illegible]推官至官日一夕周氏周能詩嘗贈筑詩曰夢和夢裏[illegible]

西月過樓西夢已殘人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

夜[illegible]志　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印歸次臨安留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言能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作八句妓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嘆賞竟日

清泥蓮花 宣德時、三楊公與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爲酒令、各詠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畢、文定指席中妓曰、汝誰有能者乎、一妓遂成小詞、撥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句　文定）、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文敏）、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兵官）、到冬來清香暗度梅梢月（文貞）、呀好也月、總不如俺尋常一般窗前月、諸公劇飲歡醉而去、

金陵妓楊者、學詩于陳編修齊南門、其贈人一絶云、楊子江邊送玉郎、柳絲牽挽柳條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兩行、

唐詩紀事 裴思謙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幅、詣平康里宿、爲詰旦、一妓取紅箋賦詩云、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與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談苑 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山樂籍、建州平、入金陵教坊、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善爲詞、口諧捷急、滑稽無窮、忽死中有日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崖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又題怪石等八首、皆用故事、但記其一、

原缺第八葉

奇怪門

詩史 王榮老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欲之當得濟、榮老有玉麈尾、端石硯、宜包櫝、獻之皆不驗、有懷素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榮老取扇出視曰、我猶不識、鬼識之乎、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鏡、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余謂神必元祐伯各、不然何嗜之深也、

殷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顧所上書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從席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來、柳自飄香雪、

樂府名談 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蘿山、閒西施之遺迹、留詩于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週顧見一女子、素衣瓊珮、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異、又贈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烟、巖花自開落、猿鳥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女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

所寄也乃杏軒詩曰萬花巖外曉相思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而已散湖客日會于水濱犁日軒往問西子已在焉又相與飲軒詩曰當時計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自仙葩入吳國從茲越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群峯外鷗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既夜乃散與日又相遇而錯者適月乃歸郭素問王軒之事遊苧蘿留詩于石泉間夜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皆無言那彼佳陽鳥雀喧借問東

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

〔百斛明珠〕太子中允王綸祥符中登進士第有女年十八歲一日晝寢中忽魇聲其父與家人亟往問之已起謂父曰與汝有澗天之緣降人間四百年矣今又會此自是謂父曰清非生自衡曰燕華若初不識字忽書三十六體字象皆世所未識與清非生唱和及百餘篇有送人詩云南去過瀟湘休問盾氏征而今望大子不是楚懷王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飛瑞葉落人間觀與人云天上端木閒花六出照清非生云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云濤頭風滾雪山腳石嬉虬又詩云落筆非俗子鼓吹皆天聲後嫁為呂氏婦既嫁則悄然不復能詩

〔酉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于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東軒筆錄〕向宮于貴家觀降仙叩其姓名不答忽書一詩云星冠玉佩落逃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

劍眼前誰是舊來人捧乩者大驚知為淵聖降也

〔本事詩〕馬相植罷安南都護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四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吟之數四歷歷可聽遣人逐問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遂作相

〔族姓考〕范質九歲能文後唐時舉進士漢周禪代之際隱于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時所執扇上書云大暑去酷吏去清風來故人有一人貌極醜陋前指曰世之酷

吏何止大晉相公他日當深究此叟持其扇而去後至沃茂見一土木短鬼執竹茶爐中所見者扇仍在其手叶公心異焉後仕甬首從刑戮

偶咏草續集

予向有偶咏草一集附刊讀書樂趣八卷之末同友人朱林修許可然也茲說詩樂趣既成乃復錄近作數十首始自丁丑訖于辛巳質之林修及姻黨婁紹衣茂兄松山爲予點評仍附卷末續貂之嫌前既不免後復蹈焉自顧影慚亦冀海內君子有以教我非仿而分自題

雲龍吟 有序

予奇駕安東臨行宿黄河舟中夢見侍從聖駕命作詩其題曰雲龍吟詩成甚蒙稱賞醒猶記其大槪然已忘失近中竊嘆予浮倒半生老困名場少時所志都付之盛久不作此想矣何得復有此夢不覺自發一笑真所云癡人夢也既又思之夢中作合古人原已有此則安問其是夢與非夢而既有此題有此詩亦便宜存之況自有詩來從未有此題則此題此詩似非無謂更不宜沒之爰捉筆補成聊誌一時神氣之通恐難免高人齒冷也

惟龍至尊天上飛惟雲至靈與龍隨飄忽氤氳莫測其入太虛翔入塵世人見雲不見龍誰知龍在層雲中內含

宇南山見北山（生後相隔三里許爲北山裱姓居）身比玉壺惟愛潔淳生
青帶不須刪詩聲十里風翻入靜聽無煩老此間
餐華天關豈投閒雲氣重重護作關貌牖背皆惟日月與
杯遨客有江山泉香時浣淸愚發鶴唳還針俗慮刪（川蔵頗俗）
耳針砭意更喜伊人題偏句溺飛一夜到窓間
日月江山供其嘲傲等閒人不易及此　松山

贈高淳陳方蝸歌

天地淸氣不易得散落大半歸五蓼來往江淮將十載個
指點應無多人高淳張子挺英奇（眉綱文也）落筆愁涎萬竅吹

陳子方蝸與之齊屈注天瀨倪口宜光芒燭燦動墨羣論
詩論文語不惣狀尙字字挾幽香懸河句句含至味我來
高淳下陳榻拋磚時得引頁玉兩日如出一口聞揮忘爾
我歸沾潑作龍今古共雕鏤開人眉宇豁人愁胸霽渾凜
坐來夜起看紅日天拋毬
承接轉換全是古人氣韻　裴紹衣
中口而謙淸氣橫空無一語不驚人　松山

陳席廣招飲臥波草堂和韻間韻

飛寬高起兄招遊占斷長江一半秋但覺簷空無靜淳句

須更上有層樓水通東瑞流來倒（家始孤子竹公自央收悠梁東爾以逝迎道至）
（令倚淳水向西崖）簾壓西山色欲浮坐我好風楊柳下鄉思依在
六橋頭
字字切貼確是高淳之江廣虞之堂中秋之時芝軒之
咏他人他處他時移易不得壁間倡和雖多罷什終推
此爲界破青山色矣　陳方蝸

偕方蝸夜坐口占

秋氣淸於水山樹晚更涼天光倒地白螢影亂枝斜露滲
一林月荷餘半夜香坐談擬不寐忘却是他鄉

疎健雄灝歸于渾化絕似老杜家法　裴紹衣

渡關渡河二首

黃河來峽出潼關蟠遶中條百里山兩岸青青花不住飛
行直向東溟間
倚天俯視絕孤城拔地河聲日夜鳴莫說泰關偏最險西
方原爲美人生
二詩一叙河成氣沉雄而語悲壯　朱林修

題關西楊夫子祠

初入秦關欲問奇一亭祿字照河湄咸陽地古幾經換于

最消風有四知
既切搨復含意遠 松山

華華山三首

山到奇來何處徬前人痕比蓮花開花開花落尋常事秀
骨嶙天不著培
玉女峰頭雲半遮依稀猶能立窓紗隙揶莊聯真仙矣忘
却床前有翠霞
山光倒映黃河流清者偏于畫作詩配合元來都似此人
生切莫矜粉修

三詩各有主意絕不附會雷同是真少開生面手 陳繼儒

謁西岳壇

下馬穿林拜岳壇險峻氣象尊天冥蒼容翠色無分別松
柏蓮花一樣看

爲壇中景并令岳峰俱入語簡而包舉甚大非有厚力
不能 衆紹末

壇前有老樹骨幹獨留全無皮葉不知生自何代人
稱爲青牛老樹作句紀之

鐵幹孤撑不欲林羽能蝍脫只留心青牛老樹無年月一

任人問換古今
奇怪語不可多得 松山

題党大知省心齋書樓

閉關少華静加修每日攜梯上小樓四壁圖書供玩味一
窓雲月任雕鎪不妨兄弟相師友絕勝神仙共唱酬府有
嚶嚶好鳥過飛從天際學人謳

作詩要切題使他處移易不得方妙開首有每日攜梯
句便確是大知書樓非泛作矣 張晉升

後四語較更精鍊如嬌嬌朱霞之在天半 松山

三原官署進了成劉世兄遞序中拂霜先生已故悲
而有賦

人生感意氣異姓即骨肉況余觸通門原比雁行族一別
十三年參商飛相逐劍閣阻君鞍孳尝徒稱祝茲來渭水
濱良會非意卜執手向前問斗笑還成哭憶昔田驄車諦
驚伯樂目倘當谷舉稱爲予解驊東豈料黃金臺買駿文
倘謫虛傲騰驥志無價仍翻覆伏櫪以長鳴有蹙不諧俗
負此知己恩滿夜流幽獨窮不乞人憐貴文章依偎豈無
由徑才恐爲門牆辱勉爲守風尗非敢言報復魚雁久沉

杳乃幸見瑤玉闕爲級日間忽云頹良木天地竟皆昏崩
月空碌碌世途行如此世人去又迷漲漲宇宙間旅者曾
無屋雅露歎何爲令悲以共勖

情致纏綿聲淚欲絕令人不堪再讀 裘紹衣

七夕懷古

天上佳期幻耶真關情恰恰在西來眼有一片溶溶月曾
照長生殿裡人
夜半無人軟語酬生生願作好鸞鶯只今牛女年年會斷
魂旋傳流上皇

屈謙人亦偶露艶句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 裘紹衣

宿臨潼

昨吟七夕詩今宿驪山下千古傷心事遊遊集此夜仰窺
銀河則欲渡不能假步月出城南但見溫泉瀉東西兩繡
嶺迷離霧不辨華清何堪問都付秋風謝我悵將如何聊
爾沐浴罷夜來餘清夢冉冉仙雲駕宛見捧硯時殿上波
光射

婉轉有情致結出夜夢更于宿字照應細密 [illegible]

續調元吟 有序

元氣在一身與在天下無殊地所貴善自調適斯
太和流行可觀期將爲同途齊物我于一致耳予
近頗見及此于夏月酷暑時默坐澄心只作冬月
想不欲知爲夏也于冬月嚴寒時靜觀練氣只作
夏月想不欲知爲冬也衣食有不足時輒回思先
王母苦節一生曾不得安享豐榮頓覺菜根清泉
饒有雋味而富屢放輒回思先君子力學一生終
困場屋予何人斯竊愧濫與計偕不覺憤懣頓釋
今庚辰下第後縱遊秦晉際並獲龍門之勝可謂

極游覽快事十月南旋行至滁州雨雪載途玉樓
粟起幾無以自支乃從馬上戲取李義山千里火
雲燒益州之句微吟默想彷彿天光照耀徧體溫
煖胡復知十月雨雪中行滁州道上哉憶予戊寅
夏客安東暑氣酷烈曾取韓蘇州門對寒流雪滿
山之句戲爲發句四首目調元名其題茲復成古
風一篇顏爲續調元吟云

人云冬夏寒暑分我云冷暖在人心此身真氣滿天地溶
溶何須問太清十月薇渠滁州道陰雲四蔽無昏曉泥塗

踯躅東轉西上山下山馬欲倒我僕不遂墮月移冬月祁
逝暑熱時義山驚人火雲句黯黯吟哦作我師恍惚朱霞
八面垂滁州荊州總不如騰騰赤龍心頭生天跳地躍汗
欲淋形雲爍石丹砂成吾輩靈樞豈無神此火不受陰氣
折能聚陽精通太乙火不能焦木豈濡心在人中有紅日
嗚呼噫夫誰知心在人中有紅日

見其大用心來心泰則無不足讀此詩胸襟灑落磨幾
有以得之豈獨寒暑不能入哉 何屺瞻

荅本族松山大兄原韻 諱之騏字瑞徵江南儀真邑庠生翔霄縣派汇於滸分派

遊此

自愧披秇竟不鳴敢言居品與人殊妻兒遠寄家浮趣淮安
習局東楚地 忠孝率傢廟在吳近市賣文非是業連枝棲隱歟
終儒他時載酒來相訪泉井村頭覓雁壺
十年遊興傲江湖築得茅堂欲授徒傳我門牆經一卷護
人朝市奏三都雲山獨闢胸生曠術徇同君翔不孤貧肴
隨時正可偕往來青雀弟兄俱

中有氣骨不獨雅致迎人自然穆者 松山

趙毛會侯先生松下著書圖

我哉百尺松青青一片石著書千載人不知頭是雪

四中州河漁李敬菴于洪澤湖行舘率賦二律 今作一首
白浪吞天際分獻遠借才安瀾浮日月靜氣縮風雷有兒
皆秋水無詩不酒杯心清刊處穩洪澤亦吹臺

清逸雄老的真少陵一派 徐行甫

李敬菴以洪澤湖鮮銀魚餉予飼庖丁息廚倡為絕
句四首因步和
玉笋鮮烹色絕塵盤遊歟月未分真條條尚未此偏水中
斷冰廚有八珍

碧湖水色接銀河玉女浮槎指弄波乘月舉昏看不見釀
成白雪入高歌
性潔從就清水湖蛾眉今似粉全無不須灌魄冰盤內玉
質含光早映廚
俗尚訛傳銀似魚輸他神魄水晶居醉鄉玉友倚雅
趁梨花香夢餘 玉友梨花皆酒名歸于月微菴出宿遷陳酒爲飲以借用

咏物詩最易粘帶入俗此則不即不離咏在句外乃為
脫盡矣 裘紹本

中秋前一夜淮上李信斯招飲用中秋字為韻二首

巧染疑仙窟天香集此中偏宜明月夜共坐桂花叢玉友

蘭言契金卮酒色融螢光不待滿先夕占清風

往來十四載夜數合今秋催冷追前事離愁計後遊酒宜

知已醉月向太虛浮天地淘羈旅何嘗王粲樓

流利自然又確是中秋前一夜詩 裘紹衣

中秋夜隨外舅禹舫許公賓雁上人大悲菴借裘紹衣

陳紹甫王元升諸集夜張月遊紹峯寺限中秋字

爲韻二首

良會非恒得況當明月中異鄉勞桂酒同飲嚼花宮秋水

神爲照清心香與融夜深催不寐隔院即禪宗

蔚藍天似拭圓月正當秋水藻迷坡老風流憶子猷不嫌

更漏永共作步凝遊興逸忘拘束行吟過荻洲

一段豪興寫成佳逸之詩令人神欲起舞 松山

中秋後一日余其章招飲書齋得絕句四首 今存三

秋月當中作過期清光不減昨圓時今宵坐待金蟾見共

醉前尉去去遲

屈指論交十數年幽齋爽 由惜當遊不留陽關一

脈餘情映月圓

漣水軍中拜石歸邦書齋家是俱非天香與消清風滿湛

笑錦衣貼月飛

確是中秋後一日詩不獨流何俊逸也 裘紹衣

追挽維揚史烈婦 乙酉鼎革之際大兵圍揚州有張某妻史氏素嫺內則自持恐身受辱乃約鄰女同殉某將火自焚火發鄰女懼而走婦竟死于火先是夫與子皆外出及歸指述其事欲葬地覓之骨已與灰俱餘燼也一魂未化今其孫仰直能力學有文名

巾幗猶含氣冰霜火隕身不隨天地變認得死生真白骨

餘灰燼丹心愧比鄰至今邗水上夜夜發青燐

輓安東亡友朱英三絕句

談經折角舊詞雄 用朱雲事 領占清聲淮水東不道修文天上

待借才偏向素交中

玉樹珠胎抱令儀投交十載會偏稀秋風飄落黃花節

冷南昌有賦悲 韓侯未遇時寄食于南昌亭長後淮安有南昌亭

作見何期永別離帆開時想舊蛾眉歸舟忽報仙雲散

帳梅花滿夢疑

作輓詩要有至情此則洗盡鉛華獨以真切勝又何稱

何疑 包叔鎮

宿大悲院弘範上人方丈

心清何地不深山秋市安禪巧結關一徑窈然人世隔蕭
情空處夢魂閒黃花秋冷香偏遠霜氣晨侵課未刪可憐
勞生河畔客洶滿日洸覺忘還
張曠極矣非有得于禪者豈能　汪鳴鉊

枕上元亡友方百川絕句六首

人間誰不識機雲比翼齊飛兩麼羣正羨一庭三鳳足雁
行忽斷可憐君
大江南北誰同調首數君家弟與兄拍案呼天天莫解當
年何事有君生

每讀君文屢轉疑雕鎪入而總靈奇果然嘔出心頭血也
爲庸夫不識知
文可驚天氣欲多有文無命奈如何予今不是論文日怪
爾生平眼視能
著書每不落言詮半是神來半是仙文到太高鬼亦妒莫
疑才子少天年
腹飽文章死亦榮雲霞五色煥塡塋將稿僅留天地氣
井山空皓月明
淋漓悲痛如此乃見生死交情　劉月三

除夜香泉書庄守歲懷想功書千二從弟

兩歲中分一夜天松烟靜喚補殘編遙知花市論文地語
笑依然似昨年　予前歲寓都門花市與想功書千擁爐守歲因憶之

立春日偕徐行甫朱林脩嚴熾家驥雪歸梅飲高座
寺會蕭澗上人得句

十載金陵客漸余未識春偶來花下飲飄出洞中人格與
意俱遠香當時正新月明蹤影動相看讀清神
誰將巧妙手滲出暗中香勾我尋梅興從人醉竹房枝斜
憐瘦影塔靜古春光聞說羅浮幻何如此一方

壬午暑月鉏葉長干時偕戴田有方露中徐子璉行
甫伯成汪鳴鶴納涼一枝閣爲咏絕句二首志一
時會聚之樂

一枝深處綠陰迷日坐清風嘯詠齊巷得黃鸝相熟識每
來故作巧聲啼
招提最小踞層欄藏在廊僧畧亦寬消趣偏宜合廠好穩
星恰恰聚長干

余寓泰淮素心之友惟芝軒子璉行甫露卓然皆飢
驅餬口遠方不能常常合併先是余在淅中念此數

人不知踪跡何在今年春三月自浙歸遊庠序讀書長
干而芝軒先携其門人汪君鳴韶讀書于其子蘇寓舍
亦相去咫尺大喜過望行市遠客徐州五月亦携其門
人徐君伯成來此更出意外遂舉時時相過從共論文
發著于老樹之下人生聚散未可預期誠何常之有耶
芝軒清詞麗句樹幟吾黨于是得詩二章余附識數語
于後可增舊京將來一段佳話也同學弟龍眠戴名世
跋

說詩樂趣二十卷附偶詠草續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伍涵芬撰涵芬有讀書樂趣已著錄此書皆采摭前人詩話偶詠草續集則所自作以所撰讀書樂趣末有偶詠草故此曰續集也其書龐雜無緒去取失倫卷端所列引用書目乖舛不一而足則其於詩可知矣涵芬偶詠草中有僑居白下三山市亂賣紫溪伍氏書句蓋貧士刊鬻以自給原不為著述計也

柳亭詩話三十卷

〔清〕宋長白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天茁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柳亭詩話三十卷》提要

柳亭詩話序

唐宋而下出則汗牛入則充棟若[illegible]
適已志不至相矛盾而已未嘗[illegible]
爭辨一疑而辨一惑也雖或長留天地間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醉不消醒疾不覺蘇憂者閱之而加憂病者閱
之不足以起病要于有無奚當哉書之足當有無者如
迷途之問津也如闇室之秉燭也其序事也簡而該其
好議也傳而要上下千餘年是非得失無不平處于一
言一字之嚴而搜奇剔隱之子卒無容逞其私臆而破
壞我法律焉昭昭乎揭日星河嶽而示之直可前無古

人矣非無古人也夫人之才力有限而心思輒無窮取
天地間特鍾之才力抉古今來秘惜而不欲宣之心思
非刷羅萬象足躡泰華而俯視滄海者確乎不能倉父
殺競久荒歲月夷堅命酒半溺怪神傳古也乎哉誣古
也聊古也夫古人著書安有誣且聊而可傳者哉其必
傳者不待我傳其不必傳者不待我不傳余故不敢謂
天下竟無傳書也不敢謂天下有傳書竟無傳人也坐
余蛙井窺天下豹斑不得不推傳柳亭詩話柳亭詩話
者余友宋長白手授及門書也丁亥秋杪七十二老弟
陶及申序于雙山之息椒

序

昔宣城施愚山先生嘗語予曰凡操觚家立說著書雖多述而不作要必有益于見聞有徵于典冊使人讀之悅目賞心斯爲最上一流是時徐子伯調在坐亦曰近來作者如雲大率窠見摭拾逞一時瀾翻浩瀚不能援証古今即其自相牴牾殆不知凡幾蓋甚言述作艸艸難垂永久爲可太息耳噫乎老成凋喪落落如晨星年少而操觚者安得聞斯語而奉爲圭臬哉予友宋子岸舫讀書等身古詩妙天下其推重于名場者幾四十年甲申之冬客游虞德柳亭銜叟著有詩話成帙受而讀

之謂予爲之序蓋宋人久有詩話在人耳目間條舉縷分門自可喜第求其考據典核陶冶性靈尚未之講也今岸舫自三代以迄今茲凡涉于詩句詩聯詩之格律詩之長短本末名物象數罔不兼收畢舉而一字半語其有根柢止訛闢謬裨益無窮如入瑞圃珠淵琳瑯參錯取之不竭挹之彌青又若仙廚瑤席玉饌天漿食之不厭其飽飲之更戀其餘誠學海之奇觀也且于運會興衰之際民彝物則之恒淵源家學投贈綢繆一一闡入皆成七寶錸衣爲几案必不可少之書洵稱最上一流者矣而或者謂長警遠引頗多簡冊未宣之蘊必需廣爲箋註庶幾一目了然不知岸舫矢口而談原以應學人之請引而不發正欲使人自得於言外倘必一一闡明即充棟尚難竣事世有賞音如道元孝標輩當必有兆而述其義者特恐讀書種子未必皆岸舫其人也

康熙歲次丁亥三月之朔年家同學弟羅坤拜手

自序

三百篇之序於西河氏也聖之經而賢之傳也後儒以己意增損之亦祇成爲後儒之說詩已耳漢魏以降風雅寖微泛興遞變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勢使必家韓嬰而戶匡鼎其不至柄鑿之相違者幾何鍾嶸作詩品六朝之緒餘也淸晝作詩式三唐之末路也嗣是而有談詩論有評有旨格有本事參伍錯綜各據其聞見而止逮宋人刱爲詩話類取近代之事而揚扢之邃古來今缺焉未論有識者以爲泥于理而不達于情其失則偲偲角觭特先大夫於宗塾側聞諸長者溫柔敦厚

之言淡於寤寐而錄錄因人卒未有所纂述甲申春薄遊廣德與王子庶歌下榻柳亭亭故弘敞可喜而老於飛條復婆娑掩映長夏之交匡居無事王子輒以詩學爲請出吾腹笥命彼手鈔越明年而舊雨重尋依依似昔會刺史朱君愁思成編老友羅蘿村見而悅之因爲點次如左雖不足以觀風俗而知得失動天地而感鬼神然於五際六情之旨不無所啓發云柳亭者志所自也康熙乙酉中秋後一日山陰宋長白書

柳亭詩話卷一

目次

柳亭詩話卷一

山陰宋長白纂

鳳皇歌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皇來庭成王援琴歌曰鳳皇翔兮紫庭余何德兮感靈顏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見尚書中候或曰蔡邕擬作也

山海經丹山有鳥名曰鳳皇見則天下安寧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谷吹以聽鳳皇之鳴楊愼曰西有鵕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皆鸑鳳形而似者也

猗蘭操

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作猗蘭操琴曲十二操列於第二韓昌黎明宣宗曾擬之應劭曰琴之為言禁也其曲曰操言雖失意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也

樂論

阮嗣宗樂論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豐年之詠神農有網罟之歌黃帝有龍袞之頌今名存而文亡矣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而龍袞之什無聞李善上文選表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掞叢雲之奧詞

原缺第二葉

江文通詩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淄又曰倣晛摘木芝
淩波采水碧註但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木芝未
詳謝康樂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明滅光水碧輟流溫註
引山海經耿山中多水碧穆天子傳河伯示黃金之膏
爲確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亦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
言至梅聖俞廬山詩曰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攪之
不可得滴瀝空在樹朱晦翁溫泉詩有水碧復流溫之
句自註云康樂湖中詩水碧輟流溫豈未見此水耶似
不作實字解

魚鳥

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而鳥集寫出魚鳥性情曹子
建雜思賦水重深則魚悅林修茂而鳥喜全用其意劉
晝新論辨施篇引之崔日知詩趣閒魚共樂情洽鳥來
馴杜少陵詩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又曰水深魚極
樂林茂鳥知歸蓋亦有味乎其言之也逸周書大聚解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呂覽功名篇畧同

合浦葉

江總寄裴尚書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按合浦東
百里有一杉樹永初五年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術士
僉康說其休徵或謂光武中興之兆畧見劉欣期交州
記薛道衡吳趨行曰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
洲下句疑用魏志嘉平中有魚二頭集於武庫事或云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頭見武庫屋上張燕公南中送北使五韻起句即用總詩惟改遠字作會字

吳會蔡邕傳亡命江海遠跡吳會曹植求自試表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王紓以父名會辭會稽內史朝議謂字同音異改會爲鄫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皆不如字讀

魏文帝詩借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
至吳會下會字正指會稽耳李太白贈從弟昭詩長川
豁中流千里瀉吳會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亦二字
同用太白又有送薛九去魯詩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illegible]夫且勿論桃李竟何言二字義同而連用則遊筆之誤

二耳

蘓子瞻送江公著詩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
耳結云衛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自註曰二
耳義不同故得重用又送楊孟容詩老龐眉龐四句叠
見華省見潘岳秋興賦寓耿介而不羣兮獨展轉於華省又廣平公集聽彼蘭臺古稱華省指秘書省也程雪樓寄鄭參政詩竟參華省江南去定有新蒸天上聞則借以北行中書省

榆槐影

劉貢父一日問蘓子瞻曰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綠槐影是日影耶月影耶子贈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
說日月耶按此詩接聯曰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
時一頃只須以此復之何必遠引東野

茶泉 符昭遠以茶爲冷面草皮光業呼爲苦口師

景陵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廸嘗題曰景陵西塔寺蹤
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産蛤茶井
冷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按羽自作陸文學傳
天寶中爲州伶正又別傳上元中與張志和遊顏魯公
元眞子碑記所稱竟陵子是也廸詩自輞川倡和外僅
有此首高風或作心同誤

醒酒石 河南天門山有劉伶醒酒石相傳伯倫荷鍤臥此點蒼志謂大理所產者當另是一種須訪之識者

李贊皇得醒酒石置之平泉一時傳播葉石林謂靈壁
石也或曰即太湖石逆牛奇章秉軸李蘇州復遺以一
白香山記之且再題之劉中山從而和之奇章亦有酬
夢得樂天詩所謂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是也然皮
襲美泛太湖詩曰聞有太湖石十年未曾識疏岑七十
二雙雙露劍戟討異足邅迴尋幽多阻隔似乎千頃玻
璃未易劚雲根搜石髓也乃建中靖國元年朱勔領艮
岳之役一時劚取無算程致道嘗作采石賦譏之高季

廸詩賁羅封葢紅蠶裹萬里貢餉勞車船正指其事亦
專爲洛陽園墅也

龍馬驄飯 馬人程敍之引傳燈錄馬鳴大士并荀子蠶賦馬頭娘事俱誤

韓昌黎詩衙時龍戸集上日馬人來柳河東詩青箬裹
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龍戸謂入海採珠者馬人
相傳是伏波軍人遺種洞謂穴居墟乃市集之所非身
歷天南者不能悉其風景

笭箵

劉肅大唐新語曰漁具名笭箵漁服名袯襫元次山漫
叟詩只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身而全家

笭字與生字協韻蘇子美松江觀魚詩鳴榔莫觸蛟龍
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遊無況味旋來隨爾帶笭
箵皆作平聲而唐書音釋作敝挺切韻畧并失收此字
王介甫金陵所澤山詩笭箵沙中來畧彴桑間斷宋叢雙清亭詩笭箵舟航浮上陣笙歌池館接西清乃作仄用是可互通也

魚千里

山谷詩屢用魚千里三字尋師訪道魚千里葢世功名
黍二炊又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又爭名
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豹一斑葢此三字出關尹子以
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第二聯劉

容城用入

新晴詩

五相一漁翁晁公武曰樂天與劉禹錫遊謂之劉白而不陷司馬黨中與元稹遊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虞卿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進退以義風流高矣

白樂天分司東都以詩寄留守李絳曰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五相者謂裴度崔羣裴垍王播及絳也王元之在翰林時有同官大拜者王賀啟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正用詩語

兩東坡

樊漢炳詩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稟不磨人得矜

詩知地勝天教流落爲才多按白樂天刺忠州於東坡種花東澗種柳其詩有何處慇懃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禽大蘇謫黃州團練以爲別號嘗曰平生自覺出處粗似樂天蓋慕之也

匏瓜亭天文志有匏瓜星左傳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陸佃埤雅曰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說文誤以爲一

道參政禹卿築亭於別墅名曰匏瓜王秋澗詩築亭連野色架木繫匏瓜是也劉靜修爲賦三十二韻畧曰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猶寸庇君子尚有爲自以無用置我才尚無用自以有爲覘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此詩一氣回旋畧無凝滯又一手法也王名惲劉名因俱有集靜修題趙亭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何甚奇偉然又見張希孟會波樓詩未知孰是

搗藥鳥羅浮圖志葛仙翁煉丹處有此鳥陸渭南集亦有此題

九華山蔡夏之文有鳥鳴巖谷間其音曰格丁當土人呼爲搗藥鳥王梅溪詩江南一岳占青陽多少神仙此地藏聞說仙翁搗藥處鳥聲依舊格丁當稚川煉藥不一其地此鳥蓋嘗食其丹粟故其音云

泰望山移換古今字所歷不如游儀伯黃鶴樓詩

馬自然咏泰望山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胡元瑞曰此詩句格崢嶸尚有大曆間意古今羽客第一首也馬名湘與許碏同時人俱仙去

七十峯陳白沙最重定山以同效康節法門也然陳語多悶莊語多俳

偶上蓬萊第一重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此莊定山遊瑯琊寺詩也升菴謂定山晚年詩有可並唐人者摘其警句於丹鉛錄

樹深花近

馬仲良北留寺詩何處堪消夏非山卽水鄉樹深渾欲暝花近反無香向晚波難綠迎秋木漸蒼市譁原未遠烟景乃微茫寺在順天阜城門舊已湮沒陸五臺重葺之得斷碑有貞觀年月始知爲唐建也詩亦澹雅有致特暝晚二字犯重仲良名之駿

金人鴻門

陳剛中題博浪沙曰如何十二金人外尚有民間鐵未銷題范增墓曰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皆有思致（剛中名孚嘗賦太常引二闋因母疾不得歸也讀之天性油然）

蘸臺館娃

楊誠齋姑蘇臺詩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高季廸館娃宮詩猶恨當年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二詩結句如出一手

只堪圖畫（中峯結句乃杜荀鶴閩中秋思詩）

中峯本禪師初不識字悟後遂能詩馮海粟嘗作梅花百咏皆絕句也題松雪持以相示中峯經宿得律詩百首馮遂驚以爲神其咏天目詩曰一山未盡一山登百里全無一里平疑是老僧遙指處只堪圖畫不堪行天童老人所云到者方知洵不誣也（中峯船居詩有時待月倚梅北或復因風繫樹西湖有柳西別業詢之主人乃不知二字所本）

畢鉢羅（畧見李元陽白厓志昆樹點蒼記謂阿難結集之處）

畢鉢羅巖亦云賓波羅巖在滇南白崖川西山層巒複嶂無路可通上有獨木橋斷處惟樵人僄捷者得趨而過每月望必撤舊木而易以新亦不知其何自世傳仙橋也成化間石壁上忽見一詩曰懸崖萬仞沒躋攀樓觀參差杳靄間一派水流蒼石鮮數聲猿嘯白雲灣堪嗟蕭史乘鸞去不見王喬駕鶴還唯有仙橋高料掉幽禽惆悵對空山不詳名氏或疑非凡人語料掉二字見佛經畢鉢羅卽菩提樹一名思惟樹也

方干島

島在會稽山東北麓賀鑑湖中也一名寒山亦稱箏莊干有句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又曰沙邊賈客喧魚市島上潛夫醉箏莊至如落葉悲風掃香杭倚水舂風雷前壑雨花木後巖春石溪魚不大月樹鶴多驚凉隨蓮葉雨暑避柳條風果落盤盂上雲生篋笥中皆自題別業也同時齊已崔塗輩有詩遙慕之宋徐天祐詩曰平生心事白鷗知一卷雲菴處士詩占得鏡中奇絕處祇緣身值廣明時補唇出處遂了然矣

青石版（第一首韵涯作張仲素詩）

蕭山王兵部緜嘗發地得小青石版甚潔上刻詩三首
有日搖漾越江春相將采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隨
人又日家寄征河岸征人久遠遊不如潮有信每日到
沙頭又日乘曉南湖去參差波浪痕前洲在何處孤恨
與誰論字作八分甚遒媚意必閨中望遠之作惜無氏
里可考緜字敬素景德時人

訪戴遥

不向剡林敞謝閣夕陽空伴六朝山故人爲我留歌興
絶勝溪邊訪戴還按剡溪東五里有十畝橋即雪夜返
棹處千姓之白汝陰流寓於此因借以爲比姓之名鈺作龍城錄

北名鄉州又有雲仙散錄尤誕謬不經

老龍形

明太祖過蘭溪見古柏甚奇因駐師其下村民搠亭繞
之鉼中夜有蒼龍伏於樹上王世懋詩何年古柏尚青
青如是高皇玉輦停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
形又衢州有樟樹滿相傳明祖嘗避敵於此後封樹爲
將軍至今春秋二祀香火如新二云庚午歲於福萬官署獲漢柏數尺何晴山
謂少室峰頭暴風所折披諸圖志乃茂陵登封時所植
者何名鼎歷官安慶太守其長公莫維即吳雪坊女夫

龍舟浦

歐虞部大任龍舟浦詩簫鼓中流發秋風散浦烟淋池
新樂府汾水舊樓船賞勝觀濤日遊非習戰年廿泉思
廟從回首濯龍川此詩句句用事而無排累之跡初唐
上駟也按馬汝驥西元集云浦在瓊華島東北有水殿
藏龍舟其詩亦有鳳殿臨滄水龍舟鎖白雲之句詩載朱竹
垞日下舊聞

月波九里

靈隱寺月波亭前有松樹一株高入雲表宋理宗時丞
相史彌遠取爲屋材寺僧乃以詩曰大夫去作棟梁材
無復清陰覆緣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有鶴飛來
明嘉靖時海寇亂浙省造大舟四方巨木皆盡督府胡

宗憲獨禁九里松不許擅伐有僧系以詩曰不爲栽松
待茯苓只圖山色四時青老僧終不將歸去留與錢塘
作畫屏遮隱之松何不幸而遇彌遠九里之松何幸而
遇梅林耶月波亭今已無考九里松近有人補植者

黃花老人明初楚材有和黃花老人成趣園詩自大定至中統至元間當近百歲矣

滇南大理府崇聖寺一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內有黃
花老人石刻四絶字大如椀相傳以楷椰蕪墨汁書之
其一曰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久
無人住滿谷西風栗栗黃又曰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
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老人

在宋末自江右來此任久仙去詳見洱海叢談（佚金大定中益州王修撰庭筠字子端自號黃花老人城武縣志載其詩四首不知何謂第二首又見許可用圭塘小藁衢山亦有高歡避暑宮詩曰香蓋可製為硯附記於此以俟知者）

晏嵋（萬曆丙申黃堌河決即此處賈魯故道也）

丹鉛錄云李太白有送族弟至晏嵋詩鳴雞發晏嵋別雁鶩峽州註云晏嵋地名在單父三十里此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嵋之語（按嵋字李集補註作堌峽州作涞㵶原註已失）

藻績

少陵詩衣冠逃適越藻績憶遊睢上句用莊子宋人資

章甫而適越語下句用陳琳為曹洪與世子書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按任昉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五色故名績水（劉氏杜詩評適越作適楚豈未知出處耶況上有豺遘哀登楚之句乎登楚或云當作登粲然依劉木在荊州楚字亦可）

賣新絲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或謂二月蠶尚未生新絲爲有何燕泉曰盎謂貧民預指絲穀作借貸之資耳至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故謂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也馮道語唐明宗曰夷中語雖俚詞曲盡田家情狀爲民上者不可不知（陸宣公奏議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夷中蓋用其意後四句則與李紳全同）

勃窣翁

朱晦菴有足疾程道人鍼之而愈因贈以詩曰十載扶行仗短筇一針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翁既而復發遣人追其詩還曰恐以是而誤他人也勃窣見世說（相如賦媻跚勃窣上金堤韋昭註曰匍匐也）

獨步洛濱（出擊壤錄）

程伊川獨步洛濱吳堯夫先生詩草軟波晴沙路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柳岸飛此詩似見周茂叔後語然較之明道似有檢點在（王摩詰輞川積雨詩句云海鷗何事更相疑張延曰尚似機心未盡）

覼縷（虞集與帖憒痛遜書不堪覼縷）

昌黎記夢詩夜夢神官與我言覼縷道妙角與根此二字見王延壽王孫賦及晁錯食移文此乃方寸之恒軌詭難得而覼縷也又作羅縷束晳貧家賦且羅縷而自陳（一傳成疏有此字註云次第也一曰委曲親覼正字通作覼）

栢崖

錢仲文集有栢崖老人號無名先生男削髮女黃冠自以雲泉獨樂命予賦詩一題畧曰長男栖月宇少女炫霓裳窅然高象外寧不傲羲皇此老當是傳雙林龐居

士一輩人自仲文外惜無與往還者

夏屋

詩夏屋渠渠註大具也故有每食無餘之歎自揚子雲法言有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其後劉公幹荅魏太子書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竟襲用爲屋宇之屋矣張瑒和嶽麓詩夏屋今仍在春衣得共遊李寄木綿葉集有閔耕者一首曰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不農則渠渠夏屋格謝古雅而落何亦從流俗凡此皆好奇字者有以誤之也李尤七歎夏屋渠渠嵯峨合連李爲鬪亭令史亦失於考究

倒騎驢 間須泰王延美之禍所謂弩下逃箭者忘却登樓打曉鐘幾爲人物色而得之

詩閒題華山詩高愛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好事者繪以爲圖後人遂訛爲陳摶南云嵩安卓放蕩書齊香山嘗避雨入古廟遇老翁授以僧具有夜半出延秋門之語騎虎而歸乃知老翁即趙德也卓後死葬除之難

回頭看 果老明皇時道士欲以公主嫁之葉法善謂是混沌初分白蝙蝠精其驢是紙

畫家有張果老倒騎驢圖或題曰多少世間人不如道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眞醒世語

歸鄉

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梁武熙西下命沈約製新聲三曲有日蹀鞚飛塵起左右自生光男兒得富貴何必在歸鄉借此一轉乃知吳老公有勝着也武帝製詞每命約改定如白紵諸曲是也

神交

山濤別傳曰阮籍嵇康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南史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劉訏造之即願神交邵陵王蕭綸贈言賦曰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老杜神交作賦客謂宋玉也則前輩亦可言神交

同年

榜下諸生例稱同年自唐人始也李遠陪新及第赴曾

詩滿座皆仙侶同年別有情杜荀鶴試後別人詩同年多是長安客不信行人欲斷腸歐陽原功試院倡和詩兩榜復科新大比三人聯事舊同年馬伯常試院題詩昔夜聽同年語爲羨朝紛樂子題

進士 進士稱始隋大業中盛于唐李太白贈高鎮用之

進士二字見於王制入詩則始於唐徐凝答施先輩曰料得仙宮列仙籍如君進士出身稀原功京城雜咏行到瓊林春更好新來進士唱名聲舉人入詩則白樂天有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歲貢入詩則孟襄陽有李康因歲貢懷楢向秦川

奇怪 陶詩奇文共欣賞獨樹始爲奇杜詩僑衣山鳥怪獨鳥怪人看二公好用此二字

昔公孫弘曰非有奇怪以難待也魯靈光殿賦雜物

奇怪江文通詩南州饒奇怪杜子美詩如何有奇怪

木天 唐六典秘書閣曰木天

廬陵威王之內千門相似萬戶如一施木天以蔽光景墉如撤燭後人例稱翰苑者以秘府藏書清陰畧似也王梧溪無題詩椒闥珮琚遺白草木天圖籍冷青藜因庚申北狩而發時明師入燕翰苑書冊或罹兵燹故後章又有簡冊潜囘孔壁光之句

玉繩

春秋元命苞玉衡南兩星為玉繩張融海賦連瑤光而交彩接玉繩以通華謝朓贈同僚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又雜夜詩玉繩隱高樹斜漢映曾臺金波出漢書謂月也

黃花

張季鷹雜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文旨未為高麗而太白送張十一遊東吳詩曰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丈夫世稱賢以供奉仙才而傾倒至此殊足為步兵長價也 江淹青苔賦倣青條兮總翠借黃花兮散金陵已襲其語

柳亭詩話卷一終

柳亭詩話卷二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

山陰宋長白箸

鏡烟

班孟堅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曹子建七啓曰民望如草我澤如春陸士衡衍而為詩曰我靜如鏡民動如烟愈變愈妙可謂青出於藍矣

繞指屈體

劉越石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李太白詩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悲讀前句便有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讀後句便有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詩之感人也如是

玉華鹽

水南翰記載夔鹽池所產

余樓子曰胡中有鹽瑩徹如水精謂之玉華鹽按北史魏明帝賜崔浩水精戎鹽一兩即此太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余在朔方有以此為餉者藏之書簏啓行時奴子摒擋行李以為礬而置之真恨事也

貢泰甫詐馬讌詩日午大官供異味金盤更換水精鹽正是上都所產

詩無敵

少陵懷供奉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徐子能詩說曰李白天才甫雖稱其敏捷而於法律上有所未安其

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肯進故貴他格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己亥子美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相望已十四年則太白實前輩也杜詩於人或稱官閥或稱爵里或曰丈人或曰先生而於太白輙呼其名者意是忘年之交不妨爾汝也若謂少年門生視白則大不然或假申公培作詩說其編次列國與原序不同宣城吳蕭公以經籍去之然則於古人章句而信口雌黃者皆臆說也

光燄萬丈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序事之筆也憶昔書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遺也

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王百穀曰今之學杜者不驚人泣鬼而木偶肩立學李者不含嗔吸月而袞跡無當見爲今世罪人矣

五字仄平宋文憲集有杜詩舉隅序云會稽俞季淵名浙號默翁証今其書失傳

少陵詩有五字俱仄者如俯視但一氣百里見積雪飯跡便掃之類有五字俱平者如溪迴松風長危堦根青寘移時施朱鉛之類層見疊出古藻紛披其一句純平一句純仄者如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朽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之類其句乎句仄而入於拼體者如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明然林中新晴汲石底井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之類寓散於整動協宮商更有四句一串而平仄互用者如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歷帝要皆才法兼到俾易萬人倘信口讀去安知其神妙乃爾耶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仄平互用太白詩中僅見

律細趙璧作詩細蔡中郎謂長於論衡今其書竟無可考

鈕玉樵琇謂古來詩律之細無如少陵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有板有活有疊韻有沓字有合句有分句有腦句有下句申上句老杜詩律細非即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詳見觚賸按玉樵所引神女二聯乃排律中遞償交應格也如圭竇三下士昔彈七十載恥非齊說客甘似尋諸生之類亦然殘害郎晨具四句乃古體腦句如以律論不若得罪台州去時危棄頭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之句爲準蘇長篇大章不得不篤變化於規矩之中也至江陵詩四十二韻腦屬對一篇兩見尤奇

下句申上句

郭遐周贈嵇康詩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腐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此以下句申上句之始陸機文賦意思契而爲匠老杜用之丹青引曰意匠經營慘淡中即此可悟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

思王靖節

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陳思王句也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靖節句也四語參伍讀之殊覺超入神

東方生與公孫永相書曰夫丈夫若知何必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假伏以日數哉

驅雁 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霜

鮑照詩窮秋九月落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驅雁二字甚新王摩詰居延城外一首重一馬字或云當作暮雲空磧時驅雁深有見解梁簡文亦有秋霜曉驅雁之句

火旂

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鳥旟七旒以象鶉火李昌谷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火旂下以呂將軍爲布者因非如用美人教陣事亦與銀龜無涉姚

仙期月今日之銀龜榼榼而搖漾於白馬間者皆巾幗之士也此解得之 榼榼二字生造無理故有嗤其不善用雙字者唐制百官佩魚武后易之以龜旋復舊制

羅裙色

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陌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此江總妻詩也具此才情當日必與袁大捨輩倡和而何以別無流傳也白香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用其語意

臨川

湯臨川詩在樊川義山之間而其名乃著於四夢七宗句如去日漸多鳥繞樹舊遊誰在馬嘶香世事始知棊局淺悲歌全賴唾壺堅之類皆沉着有味其題龍潭閣日斜紅無地巖簷綠有江蝶花低雨檻聽竹亂秋聰葩瀝杯誰箇吳歌榜欲雙崩騰過雲影浥浥片心降尤覺刻畫崎歎 梅禹金贈義仍詩器大苦難用分乖適不華纓罪中自詭安能趨輩邪所處在樊下斤斧或見加恭以渠章擬之范蔑生日義仍詩情淵緯於川像骨法恭於君采余謂明季多宗此派實一時氣運所關

青石

白樂天詠青石詩畧曰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

詞願爲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渺小題運以大議論當與立碑一首參看

靈跡靈境

劉夢得華山歌靈跡露指爪殺氣現頭角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柳子厚水簾詩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骨力傲岸撐拄全篇

二川奇句

玉川詩日月黏髭鬚雲山鎖肺腸臨川詩地大山河積天高日月擱皆奇句 若玉川之功名生地獄禮教死天囚則猶悍太甚矣

原缺第七葉

一經

江文通擬鮑參軍詩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王摩詰送趙都督詩豈學書生輩牕間老一經高蓬夫棊下曲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咏此道往往成老翁皆閱歷到家語惟班仲升能見及此而韋莊又云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个字何也岳忠武屯荼陵尹彥德脩師三日岳日君長者當以詩書教其子孫乃手書一經堂三大字遺之此則不以長槍大劍爲能事者也

者也

王龍標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如此落潮歸是昔生文袋褚朝陽五絲咏日水底深休也日中還賀

之高常侍真定詩日光華揚盛矣霄漢在茲乎以平淡入之此作便開縣對法門諸如此類不得以唐音曲艷

曲直

買誼仙送沈秀才東歸詩曲言惡者誰悅耳如彈絲直言好者誰刺耳如長錐語雖淺露却是警世之言荀悅漢論日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蘊子膽謂佞中蠅子必須吐出而後快哉一參之

咏錢

東谷李之彥論錢日其篋絲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視其形模金旁著兩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莫之悟也吁

徐寅咏錢詩云能於禍處翻爲福解向讐家買得恩黃九烟日亦如有於福處翻爲禍向恩家買得讐者乎羅昭諫詩朱門狠虎性一半逐君迴陳元孝詩只用上邊

蓋厚我贈四方感慨所騁詩腳想其意味當是郯城移來阿堵也杜少陵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做此

歲月友朋

錢起道阻天難問機忘世易疎清晝大夢觀前事浮名誤此身此二聯可以消歲月蹉跎之恨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張蠙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此二聯足以慰友朋離索之悲宋元逸詩艱難人事都非昔貧賤交情倍覺真

六月寒

王白散客越志云夜過中墹水高一丈雨晴微月蟦聲

甚作信矣如升天也詩日月聚輕舟上急灘空中瀑布捲簾看無風自覺衣裳薄始信瞿塘六月寒墹在上虞縣東十里石甃也

靈峰寺

劉青田題靈峰寺有曰何處流泉生石上有人鳴玉下雲中又曰九霄雲路隨高下六月風雷送往還空明境界摹寫入神寺後有松風閣故首章起句曰靈峰寺閣倚松風風細松高閣更孤寺外大道直接台州故次章結曰天台向上無多路鶯嶺烟霞此可攀青田於至正末年爲儒學副提舉請討方谷珍件當事安置紹興路留題了一面足所遺鉗記堪輿家至今寶之

菖蒲澗

嶺南菖蒲澗在白雲山下巖谷幽異出石菖蒲多九節者服食家重之相傳安期生嘗隱於此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餐令我好顏色典術曰堯之世天降非於庭爲菖蒲故稱堯韭道經曰餌之長生諺語見菖蒲花者貴梁武帝乃叶其徵（李文山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白石猶藏長公詩舊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薝蔔祖師禪此皆詠蒲澗者王弇洲詩老去乾坤專一室少來泉石便同盟則泛詠菖蒲）

六時水（江西上饒縣南巖有一滴泉朱紫陽句一竅有靈通地脈半空無雨滴天漿）

軒轅與甯封講道青城因號此山爲五嶽丈人山崖有自然水從上灑入澗底方輿勝覽曰六時灑水以代晷漏陰時則現陽時卽無呂汲公微仲詩巖聯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仲遠鍾詩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夜泉蓋靈境也

九曲歌（元字借用後倣此）

傳元九曲歌歲暮景邁羣光絶安得長繩繫白日李尤亦有此曲亦止二句其意全同選詩拾遺曰古歌有八變九曲之名未詳其義樂府諸書亦不收也按八變歌詞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凡十句逸其人

艶歌

艶歌一曰妍歌詞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詞又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又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又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皆妍歌之遺句也惟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十四句獨全（若翩翩堂前燕則艶歌行飛來雙白鵠則艶歌何嘗行皆全）

箜篌引

朝公無渡河曲朝鮮津卒霍里子高之妻麗玉爲披髮狂夫渡河而作曹子建集有此題曰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借題寫意與原調絶不相承蓋古人樂府原有不拘者劉熙釋名曰箜篌出桑間濮上之地師涓爲晉平公鼓之蓋僅述近事也史記封禪書曰公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唐詩二十五絃彈夜月卽其製也（潛確齋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卽箏也然觀子建所詠則箏瑟自是二種詳見周禮疏及郊祀志）

捍撥（辨音集曰李龜年至岐王宅取沈妍琵琶捍撥而去隋唐嘉話曰貞觀中裴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

琵琶乃蕃部之樂至漢始傳或曰以鵾雞筋爲絃用捍撥之李長吉捍撥裝金打么鳳王仲初黄金捍撥紫檀槽蕤子鵾鵰絃鐵撥聲如雷是巴渝道有子善彈琵琶

以皮爲絃號繞殿雷歐陽公在永陽令其倅彈琵琶有云座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是又以皮爲之易以絲絃不知始於何時唐明皇命羅黑黑彈於內以勝蕃人似非近時之製虞永興賦尋斯樂之所始乃弦鼗之遺事強秦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豈三代以前即有此具耶

一靑一紅 此術似起於漢之神君宛若祠後世乃有紫姑之名

有士人祀芭蕉葉試乩仙曰我不問功名第言祀中何物乩運筆曰祀裏懷來一葉靑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聰前數點聲又有人以雁來紅問之

判曰燕武當年膽氣雄曾將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詳見涉異志

丹水靑丘 梁元帝職貢圖序度靑丘而跨丹穴

沈休文望海詩烟極睇丹水川表望靑丘按爾雅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山海經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又曰離山東三百里靑丘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淮南子曰堯繳大風於靑丘之澤曰極曰表似形容混茫之勢未必指陳實事也 字說通大風作大鳳

虛窗雲構

謝道韞遊岱宗詩峩峩東嶽高秀極沖靑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元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按尸子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史記有石閭之名道書有洞天福地之號列仙傳有金床玉几之語詩中數言包括已盡其氣象亦適出塵表而自來選家未有表而出之者何耶

十字題門

劉孝綽杜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臥謝公卿其妹令嫻見而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合觀此作則知城闕山林之句非乃兄本意而同心梔子令妹不妨於贈人也令嫻乃王叔英妻其妹

令嫻則徐悱妻姊妹俱工題詠而劉三娘爲尤著

石榴雙實 石榴號三尸酒范石湖詩玉池嚥清肥三尸跡如掃

邵武郡治有石榴一株士人視所實之數以卜登科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木末并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聯名一二而何與京則兄弟同登祖洽系以詩曰已分桂葉爭雲路不負榴花結露枝

歌姬院

徐苹叟太史甲午典楚試所得名士甚多而姚中丞岱蘢爲尤契嘗寄以詩曰異晴看到歌姬院手版門生應姓舒未四十即乞開歸州守顏其閣曰林下一人 太史名致

覺有道史詩十五卷其兄子銑成字御占爲余同年生司鐸桃州

百子池

漢宮中池也義取則百斯男之語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濯濯於此韋誕景福殿賦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張謂詩美人厭鏡笑窺池結曰身前影後不相見無數容華空自知一部披庭寶錄大長秋不能注記

相風烏

伍緝之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銅烏此烏遇千里風乃動傅元賦栖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庾肩

吾咏風詩相烏一轉翅千里定非虛王涯宮詞風來竟看銅烏轉遙指朱竿在半天其以雞羽施於船上者則曰俟統或稱五兩

馬度

河之推夜度砥柱詩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唐太宗施關詩高談先馬度僞曉豫雞鳴按劉向七畧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桓譚新論曰龍嘗論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上句指此下句則用文事李行言詩空亭能問馬關戍但鳴雞用事全同

騏驎

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也杜工部詩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趙承旨詩騏驎騕褭世常有伯樂不生淹棧豆鹽車耶鼓車耶孰是天閑上駟耶

飲酒讀書

飲酒不至狂對客不至疲讀書以自娛不强所不知放翁所謂閒適詩也如此領會不必更云酒無獨飲理嘗恨欠佳客矣書眼欲閉投枕乃睟然矣歐陽公句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黄俞言句杯中有聖方

中酒天上無仙不讀書深得此中神理放翁又云皆背政蹙乘千載嗜酒猶魚記一官彭澤有知得無笑爲以五斗米折腰乎

醉酒爲花

玉川詩文士莫辭酒詩人命屬花昌黎詩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一欲引而進之一欲推而遠之吾謂果爲文士詩人二事亦復何害倘以例諸輕薄少年正恐花酒不任受也

名士李中詩遠往多名上編題尚古風

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後漢樊英傳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又司馬懿稱諸葛公全副名士

張輔有名士優劣論合肥龔尚書詩夕陽名士傳月旦燕人碑可作漢唐宋明四朝公案（又送宋既庭歸吳門詩蓮青名士遲齋漢天遣奇書富草萊）

金粟

顧德輝本名瑛字仲瑛築別墅於茜涇題曰玉山佳處四方名士咸主其家晚年有晤禪金粟道人自題小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回首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何元朗載其事於語林（維摩經曰淨名大士是古金粟如來太白詩金粟如來是後身）

玉茗

廣余堂撫州玉茗堂詩見說瓊花屬廣陵汝州玉茗賽奇英瓊花已作無雙觀玉茗當推第一亭按山茶小者日海紅淺色日玉茗深紅日都勝湯義仍有玉茗堂慶見諸詩揚州蕃釐觀有無雙亭相傳景文公書或曰歐陽永叔也（陵川詩註山茶大者曰月丹又大者曰照殿紅）

鶯花亭

秦少游謫處州嘗作小詞有花影亂鶯聲碎之句後人因建鶯花亭於其地陸務觀有詩曰河上春風柳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秦郎半醉時世傳放翁為淮海後身則此詩可謂自寫小照矣

雅集亭

黃岡雜志云盧溝橋有符氏雅集亭見蒲道源閑居叢語袁清容謂之酒亭貢雲林謂之野亭袁詩曰茅屋疎烟狠午雞金沙清淺水亭低則謂之野亭可也貢詩曰築此一畝宮而有靜者居漉醪得釀法好客時與俱則謂之酒亭可也袁名桷貢名奎

波月

嶺南孫蕡字器之家貧皆耆善吟咏不應舉躬耕織屨以為食壽百歲嘗有述懷詩曰坐倦秋樹根攝衣步前丘橫河淡如練波月西南流獨持一尊酒悠然發清謳

俯仰無不足吾生焉可求塵外風致可想見也而詩集失傳

霜月（此詩見弘秀集可為六十首壓卷）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升菴謂是貫休絕句休在晚唐有詩名此首是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可攀清晝而逐得生巳

章臺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懸知畫眉能走馬向章臺庾子山和宇文京兆詩也故以張敞為比確似唐人遊俠少年行諸絕句

西清

上林賦象輿偃蹇於西清甘泉賦溶方皇於西清註云西廂清淨之處偃蹇猶婉僤也方皇即彷徨也劉楨贈徐幹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宜乃將二字折而用之（張伯雨題虛爽齋集人物西清第一流曾看綸扉下瀛洲虞會以侍御奉使也楊村談史詩吹笙盡是黃門倡別動西清註道書則指金籙醮壇事）

木梡

木梡稀難識沙門種則生槃殊經寫字子爲佛稱名此包何咏淨律院梡子樹也梡通作槵其子必一百有八僧家以作串珠有鋼鐵之別忌薇彌海南產者良（元豐九域志泉州歲貢槵子念珠十串李時珍謂即菩提子非也）

菊枕

本草謂菊花明目去風眩故人多以製枕馬伯庸有菊枕詩東籬采采數枝霜包裹西風入夢凉半夜歸心三徑遠一囊秋色四屏香牀頭未覺黃金盡鏡底難教白髮長幾度醉來消不得卧收清氣入詩腸置諸石田山房何必寒生小僭廻鸞動香入流蘇睡鴨移也（中禾近體平易可觀古作乘其所長故嘗以荒學自警而陳監丞謂公古詩似漢魏過矣）

柳亭詩話卷二終

柳亭詩話卷三

目次

柳亭詩話卷三

山陰宋長白𡨴

短古

劉方平烏栖曲品彙編入絕句想未識六朝體也孟郊臨池曲之類亦然

五言短古子夜讀曲神矣太白摩詰已入化境七言短古梁簡文特擅其長繼之者前有徐陵後有李賀陵之烏栖曲曰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賀之蝴蝶飛曰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譬諸短兵相接足以辟易萬人二首之外佳者不多見也

六言

三百篇迨天之未陰雨誰知烏之雌雄已見其端漢三章則起二句

六言始於漢司農谷永北海孔融長篇則子建之外傅玄獨擅纔此者惟開府怨歌行舞媚娘二首而已嵇康咏古庾闡遊仙裁爲四句王右丞效之殊覺灑脫自如惟李杜二公全集罕見

張說破陣樂李景伯回波詞劉長卿酬梁耿盧綸送萬臣周賀送李億皆用此體然似優俳中角不入風騷

步虛詞

蔣杜陵曰孟郊列仙文類六朝步虛詞疑非唐人所能作

庾開府步虛詞十首托胎於郭弘農遊仙詩然開經王子世值道門中年諸句似確有所指者至靈駕千尋上容香萬里聞益非泛言也屠緯真謂此題古來工者甚

少唐家三百年惟曹堯賓一人差能鋪續然不能如此婉縟可謂善於品隲矣（按曹唐作小遊仙九十八首非以步虛爲題）

純平純仄（高啓吳宮詞上句五平下句五仄）

純平純仄詩自來絕少五言平惟古樂府黃金爲君門蔡伯喈枯桑知天風鄰炎靈芝生河洲阮瑀臨川多悲風嵇康彈琴登清歌之類五言仄則古樂府送客亦不遠繁欽世俗有險易應瑒辨論釋鬱結嵇康但願養性命之類俱止一句接連二句平者惟古樂府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及若霞揚東謳清風流西歈而已若秦嘉贈婦詩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五平五仄並稱天

然千百年來無人敢抗至七言仄如老杜有客有客字子美七言平如雀桑梨花梅花參差開亦不過一句而止陸務觀夏日詩通首皆平梅聖俞與婦詩通首皆仄何大復效松陵苦雨并吳宮詞用五平五仄體皆非擅場之作憶先大夫集中曾有二首今錄於左桃花參差開紅芳那鄲歌姬飛羅裳香薰龍涎和都梁臨風翩翩歌琳瑯遊人覩之作清揚徘徊頻傾流霞觴歌聲將終相思長岸柳婀娜舞不歇落絮滿地似積雪所歎昔者此際別歲月幾易信問絕蕩子遠戍髮已素少婦久憶淚應血按諸年譜故是少作也（大蘊西山戲題并和正甫一首俱非全璧）

行路高軒

鮑照年十八賦行路難二十首强半作墟墓中語李賀童年賦高軒過便云龐眉書客感秋蓬其後又有二十男兒何刺促諸句尤爲短氣古人有言言者心之聲也春行秋令鮮有不隕落者

竹枝柳枝

竹枝爲巴渝之曲劉賓客特擅其長以俚詞而入雅調別有一種風格自唐以來未易枚舉元則鐵崖明則中郎駸駸乎有積漸之歎矣柳枝亦竹枝之類但竹枝人多作拘攣（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作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此名竹枝清江

一曲柳千條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此名柳枝其實一也）

烏臺詩案

種豆爲萁之歌韓亡秦帝之咏楊則詞尚隱約謝則徑情直行而適皆足以買禍甚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之難也東坡獨樂園詩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朋九萬烏臺詩案尚不能免其譏讒況其他乎（劉薾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與長者之言）

幽憤雪讒（中散絕交於呂巽供奉投詩於永王廣陵散潯陽獄此憤與讒之所自也）

嵇中散幽憤詩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昔慚柳惠今愧孫登李供奉雪讒詩曰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

告人常有李舒章有云讀息夫躬絶命詞而知爲小人讀陳思王責躬詩而知爲君子則凡不得志於時而中道摧折者觀其矢口即可以定其行詣矣

東海勇婦

太白東海有勇婦篇捐軀報夫仇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似目擊其事而賦之者肯李使君即泰和邕耶楷蕭錫作誑弗備考其故實齊勇婦姓氏逸之則奇人奇事淹沒而弗傳者多矣其奈女休一篇則曹子建左延年俱有此作是咏古蹟而非述時事也康熙巳巳蘄州民女李杏亨大十二歲而復父母之讐會稽孟遠目擊其事作節孝傳詳見備蓏文集

江祖

太白秋浦歌第九首曰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江祖是地名齊賢士贇未經註出其第十一首復曰江祖出魚梁寄權昭夷亦有獨上江祖石之句周益公九華山錄有過江祖訪李白祠堂途中口占詩清淡水色勝於藍祖石移舟下鏡潭妙絶畫屏并畀玉謫仙不見與誰談則地當在池陽也

故郭靜公以州志見委訂其訛謬因隨筆及此

桐汭見杜預左傳註石封桃州沿革可考而千百年來從未有見之吟咏者惟故鄣二字剏於先秦至陳陰鏗有罷故鄣縣詩一首而舊志亦不之載詩曰秋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歧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本自貧被漸恆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後人此詩悽婉典雅亟宜載之吳筠與施從事書亦宜彙入

四明狂客

賀季真會稽永興人爲皇太子侍讀遷秘書監自號四明狂客天寶二年表請入道歸鄉乞鑑湖一曲明皇親

製詩序令百僚餞送以其子典設郎曾爲越州司馬便於侍養未幾卒詔贈禮部尚書所謂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是也少陵贈太白詩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遣興云山陰一茅宇江海日凄凉太白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後有對酒憶賀監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又有重憶一首曰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李杜與賀往還知之必審後人以四明二字指爲寧波誤矣又唐人竇臮有述書賦載其事甚詳同時張彥遠法書要錄從之毛太史蕭山刋誤失引此條賦註又云字維摩

龍頭鶴髮

蔡尚書齊性嗜酒祥符八年九經及第買存道以詩諷之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自是非賓客不對酒（按陶士行每飲有定格一日宴客風月佳美佐史殷浩輩勸更進一觴泫然日少年嘗有酒失慈母誡之不敢逾約如二公者何必九十而賦賓筵）

神武門

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謂見於關右壁間者葉石林謂子瞻謬語以應詔獄舒信道輩爲其所紿以爲未嘗讀

陶弘景傳也碧溪謂一武人作不知姓名侯鯖錄則謂姚宗嗣作四明孫一之曰詞旨超曠勇於回頭縉紳中有此見解者寡矣一之名能傳有剡溪漫筆六卷（按貞白與從兄書曰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尚滿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虎門上表辭祿）

木雁（周賀號木雁子有道術見冷齋夜話）

莊子有不材之木及不鳴之雁語盧諶與劉琨書在木缺不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宋明帝與王景文詔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梁元帝元覽賦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二字合用始此韓昌黎落齒詩我言莊周云木雁各有喜王臨川詩故人相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

雁篇不讀南華晉宋諸書則二字難以卒解

舞馬

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獸皆能舞也山海經夏后開舞九代之馬於大樂之野陳思王上文帝表曰臣於武皇世得大宛紫騂馬一匹教令習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則知舞馬蓋古有之矣宋孝武時吐谷渾獻舞馬謝莊賦之梁天監中河南獻赤龍駒能拜舞張率周興嗣賦之張燕公有六言舞馬詞杜工部有舞馬解登床之句鄭嵎詩馬知舞徹下床榻人惜曲終更羽衣唐子西詩天寶舞馬四百蹄綵床襯步不黏泥徐仲車詩繡

榻盤容騏驥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指此也（精永公奇宣日祿山見明皇舞馬心艷之後入關誇示蕃部曰馬見我必拜及至驟觀不動乃殺之又田承嗣得天寶時馬樂作而舞以爲怪過之馬懼不中節愈鞭不止竟捶殺之同一馬而一以忠見殺一以佞見誅何相去之徑庭哉又明祖將郊命鐵冠張中筮之日吉天馬兩匝似拜似舞明日外國進名馬見太祖乘騎拜伏而舞似又非教習而得者）

字數詩

陸機百年歌自十歲至百歲鮑照數詩自一迥至十止謝莊明堂辭謝朓郊廟歌以五行分字數庾義范雲亦然張南史咏草自一字至七字沈隱侯倣高貴鄉公作九字詩文與可倡和效之又有竹石二詩自一字至十

字何大復君子有所思行效之李西崖懷麓堂稿引十
一字詩以李杜韋蘓州爲証此則長篇中偶見非通體
然也韓昌黎有十三字爲句者元人喜效之楊孟載鐵
笛歌中凡四見

三句詩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

元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楊柳梟梟隨風急西樓美
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以爲奇朔按崔顥詩鷺鳥
高翔將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覩琢食竹實飲華池岑之
敬詩明月二八照花新當鑪十五晚留賓回眸百萬橫
自陳阮籍大人先生歌亦三句則漢魏六朝已先見矣

又詹天衢寄友曰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
白露濕衣不可去亦閒婉可誦 岑嘉州走馬川三句一韵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亦三句一韵則長篇也

一字師 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韋莊云臥看南山改舊詩詩貴於改不可不知也

張迥寄遠詩蟬鬢雕將盡虬鬚白也無齊己改爲虬鬚
黑在無此改二字者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
枝開鄭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李頻四皓詩龍樓
曾作客鶴氅不爲臣方干以稱字易爲字王貞白御溝
詩此波涵聖澤無處濯塵纓貫休改波作中蕭楚材知
深陽張乖崖作牧有詩曰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
老尚書蕭改恨作幸王平甫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
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蘓長公以橫字易飛字蓮天錫龍
翔寺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道園以
看字易聞字都穆節婦詩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沈
石田以淚字易燈字此皆一字之師點鐵成金者不止
推敲已也

聯句 陶宅編謂起於詩之式微泥中中露衞二邑名劉向謂是二人所居也

柏梁歌聯句之始後此則顏愷之殷仲堪鮑昭謝朏各
一韵而已梁簡文庾肩吾擴爲二韵其蟬聯而分頂則

顏魯公陸魯望爲多蔓延鈎出縮樹啄頭敲鏗韓孟城
南詩也鏤心鉥腎固自不無然亦何至冥搜若此蛙翻
蝌死謂非二公之作俑耶 宋孝武華林亭梁武帝清暑殿聯句但效柏梁體唐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五日幸蓬萊宮帝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三公主上官昭容暨外臣宗楚客等十四人聯句宮韓蘇並與梁一堂點綴之亦不待三思而見之矣

同異 盧仝自號僻王與馬異爲友詩尚險怪嘗作結交行仝
同不同異不異是爲大同而小異同自同異自異是謂
同不往兮異不至劉彥和序志曰有同乎舊談者非雷
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

亦同也同與之間應如此解昌黎云往來弄筆嘲何異怪辭驚衆謗不已玉川子外與詩俱無可采與送皇甫湜赴此詩陳氏類書載之

數目

駱賓王好用數目作對人呼爲算博士杜牧之華清宮詩一千年際會八百里農桑洛中送人東遊詩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又有漢宮一百四十五南朝四百八十寺三十六宮秋夜深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諸句殆踵義烏而起者王右丞詩還照三千界月飛歟六一泥分貼寺觀乃見精工

排偶

潘陸顏謝排偶之始上變漢魏下沿唐宋同氣運所至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迨貞觀開元之際英傑輩出穩順聲勢而號之爲律千百年來遂爲準矱然六朝名手已見一斑矣如庾肩吾歲盡應令徐摘詠筆何遜詠扇陰鏗夾池竹張正見詠蘭徐陵折楊柳沈炯天中寺劉孫登蓮調蕭愨上之回庾信舟中望月江總夜望山燈還諸初唐集中未易辨其先後也若陰鏗安樂宮一首則又排律之嚆矢矣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裹望樓臺迢遞翔鵾仰連翩賀燕來重簷寒霧宿丹井夏遊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詩較稱爲百代近體之祖洵爲至論

集韵李俊明集韵絶句唐宋相兼

集韵始於傳咸七經詩集經語袁淑咏啄木鳥集左傳自晉宋已有其兆矣至王介甫特好此體嗣後祖之者益多文信公集杜有二百首王文節思任集陶爲律三十四首沈太常延銘集唐至數十卷各體俱備乩仙呂純陽爲之序施廣文端教集唐至三千首皆絶句錫山朱贊皇襄七言律集唐有盛名丁卯遇於都門顧梁汾舍人爲余序之癸未年沈氏采山堂詩會有小春一題余集唐四十八首俞鞠陵劉存白胡東

包章舍友皆和成帙尚發揮以正大方

口號

詩題有口號始於梁簡文和衛尉新渝侯巡城作庾肩吾和曰步逐天津遠城隨秋夜長至唐遂襲用之如張說十五夜御前口號是也號字應作平聲若元微之酬李六見寄頓愈頭風疾因吟口號詩李義山詠戲秘閣柏臺成口號芸閣暫肩隨又作仄用

贈答

嚴儀卿曰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曰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余

按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曰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謝宣遠答康樂曰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皆得古人忠告之道至少陵送嚴中丞曰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并不以忌諱爲嫌矣

諫草 謝景山名伯初為許州法曹六一薦爽陵謝以詩寄之

六一居士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未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爲佳句但進諫無用草稿之理此駁是已至載謝景山長韵見寄有曰典詞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對句用漢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故事而又不之駁何耶

采侯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翊雲五色的景重圖家語子路曰赤羽如日白羽如月

天聖二年省試有采侯詩先景文公句曰色映翊雲爛聲迎羽月馳最爲京師傳誦時人因目爲宋采侯

問松

北魏彭城王勰嘗從行幸路有大松帝顧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就勰時去帝十步即吟曰問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陳思七步育五而此君以十步傳 代州志謂松玄鋼鏁山

山經水牒 鶴林經曰山海經乃夏后師雲華子著梁江淹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經之缺今成則未謀惜有水經箋註

謝非詩山經亟旋覽水牒倦敷尋上句謂弘農有註故可以亟覽也下句則指桑欽所纂倦於敷尋者特酈道元未出無由知其端緒耳古人讀書不致輕爲臆度者如此 浦陽吳立夫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吳名萊宋文憲師有淵穎先生集

道直家貧

葛常之曰余讀許渾詩愛其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曰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道直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原曰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稀家貧爲客多之實也按丁卯集道直

二句乃送前緱氏韋明府南遊之作非自謂也

遠遊 李空同評子建詩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

離騷遠遊章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王逸曰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乃思與仙人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也曹子建懷才自負躑促藩邦欲從征而未能求自試而不可因借以名篇云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崑崙本吾宅中州非吾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東父者東王公也

大酺

張祜大酺樂曰車駕東來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陽城小兒一技竿頭絶天下傳呼萬歲聲按史記趙武靈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酺字創見於此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故賜酺乃得聚會唐時以此爲盛典車駕臨幸之處必賜酺羣臣往往有應制詩竿頭者緣橦都盧之類也 趙冬曦詩酺承奠斝能宴是合錢餘又云從容會鶴鷺延曼戲龍魚唐家典制四語盡之

侍早 老杜贈崔評事詩天子朝侵早

王建宮詞爲報諸王侵早入隔門催進打毬名侵早即凌晨之謂作清早者非賈島新居詩近得雲中路門常

侵早開

赴洛

陸士衡赴洛詩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又曰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又曰夕息抱影寐朝徂含思往其於承明亭與士龍詩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又曰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備覽諸句似與亡之後士衡未嘗與弟偕行也然晉人有二鹿入洛三麐減價之語豈小陸亦旋仰就道乎

錄別

蘇李錄別詩第七首鳳皇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只此四句其意已足若紅塵蔽天地以下十四句出修文御覽當另爲一首或有詮闕字於稀字之下而竟接之者無論韵脚不倫於前四句比興之神亦索然矣

咏鏡

咏鏡詩極難體會庾信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王孝禮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可謂現美人身而說法矣李巨仁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亦佳

梁簡文咏內人晝眠詩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元帝笑啼 樂昌分鏡而有笑啼俱不敢之何謙合悲歡安往而非夢境哉

閨怨詩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一笑一啼寫出深閨秘景

破顏

太白宴陶家亭子詩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上句詮引漢高帝入咸陽宮得秦鏡爲証下句失詮按大藏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二字本此

山居

讀梁志論歸田賦輙有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然風塵落落願與時違偶憶唐人山居詩數聯筆之以銘猿鶴方干遠石開泉細穿蘿引徑斜張祜斫樹

移桑斧澆花濕笋鞍王建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李
咸用草堂書一架苔徑竹千竿錢起逸妻看種藥稚子
伴鉏鬴戴叔倫養花分宿雨剪葉補秋衣許渾雪夜書
千卷花時酒一瓢

萸菊

仙書茱萸號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後人因費長房陶
彭澤故事沿爲九日詩料上官昭容應制詩却邪萸入
佩獻壽菊傳杯尤見根氐趙彥昭紫菊宜新壽丹萸舊辟邪

芭蕉

錢珝咏芭蕉曰冷燭無烟綠蠟乾芳心猶卷怯春寒一

緘書札藏何事先被東風暗折看結語較辛稼軒芭蕉
漸展山公啟之句尤爲風韵若路德延詩葉如斜界紙
心似倒抽書未免近俗矣

松酒

蘇子瞻同徐元用遊金山詩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
蓋以後凋自況以心醉美徐也黃魯直與游悟世網鳥
詩入禪味袁中郎鶴瘦帶道容松老入詩格琢句雅健
俱得比興之神

海棕當作椶

老杜海棕行左綿公館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雲陶九
成輟耕錄云成都有金果樹葉如椶櫚皮如龍鱗實如
棗番人呼爲苦魯麻一名萬年棗李時珍曰即海棕也
劉恂嶺表錄云番船攜至中國名波斯棗然則結句所
云時有西域胡人識正謂此耳唐子西遊治平院詩江
邊勝事畧尋徧不見海棕高入雲是宋時已無矣

桃竹

梁簡文書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李太白有酬宇文
少府贈桃竹書筒詩結曰中藏寶訣峨嵋去千里提攜
長憶君按桃枝竹譜云皮赤滑勁可編爲席姚鼎菴謂
即顧命之篾席也老杜有桃竹杖引韓君平詩銀角桃

枝杖東門贈別初但製爲書筒則未經見

楊枝

華嚴淨行品曰手執楊枝當願衆生皆得妙法又疏鈔
曰嚼如春月下諸豆子尋便出土老杜別贊上人詩楊
枝晨在手豆子兩已熟刻本訛作楊柳下云是身如浮
雲安可限南北則用淨名經

紙錢

唐王璵傳漢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因於祭祀
用之法苑珠林謂起於殷長史其說未詳王叡詩紙錢
灰出木棉花徐凝詩無人送與紙錢來李山甫詩可要

行人贈紙錢則相沿久矣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程伊川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

石鏡

張僧鑒潯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入湖三百三十里窮于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于兩岸康樂入彭蠡湖口詩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孟襄陽泊廬山詩石鏡山精怯禪林怖鴿棲怖鴿用內典鴿依佛光事

蘇蛉

文則可采櫻歌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穎上

古雜宜從薦新藤籠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瓷剖劉君玉千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蘇蛉升替日蘇蛉實石也大如巨栗肅慎所產

索書

有僧與沈啓南善嘗以一絕索其畫曰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啓南欣然如其詩意寫之陳無已有云曾買江南千本畫歸來一筆不中看可見詩中有畫者不難而欲畫中有詩者爲難也

題扇

晁無咎善畫山水陳后山愛重之嘗題其扇曰前身阮始平今世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如咫尺其弟說之字以道號景迂山谷嘗題其雪雁圖

當點心

桃州有古寺壁間題一絕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莫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或曰一黃冠過此書之要亦塵外人也點心二字唐江淮留後鄭傪妻語其弟事又德山往龍潭於路乞點心見傳燈錄

蓑衣影

唐六如題釣翁詩直揷魚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

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影此首天趣悠然覺柳州西巖詩後二句真可删却六如名重一時而不自矜飾致有井中下石之禍晚年益無聊賴放浪於僧廬伎館書有句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又曰雖將畫筆酬佳客且摘蓮花供聖僧且日吾之所藉以傳者不在詩也然讀其張張歌未嘗不爲之酸鼻云

種樹書

甘彦和詩采芝空有曲種樹豈無書

蘼蕪池禪師嘗畫陳老蓮墨蹟一幅其詩曰松桂林中幾鼓響老於田畝更何如夜深喜聽兒童課愛子先教種樹書後以此軸見貽殊堪什襲也

柳亭詩話卷三終

山陰宋長白裒

葳蕤

楚詞文賦李杜二集有此字而義異

顧野王瑞應圖曰葳蕤瑞草也王者禮備至則生王粲公讌詩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沈約望春詩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用字典確至元胡汝爲題葛仙山亦曰真訣不知誰悟得滿山芳草綠葳蕤若唐人所云望見葳蕤舉翠華則用張衡東京賦羽蓋葳蕤何晏景福殿賦流羽毛之葳蕤借言形似耳至僩況春樓不閉葳蕤鎖則又借以比鎖鬚藥名有葳蕤本草曰一名貢芝一名青黏

芳訊

陸平原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即葩經其風肆好之義又長安有俠邪行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所謂毋金玉爾音也謝宣遠答康樂曰調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顏延年答鄭尚書曰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唐人皆本此烟熅即氤氳古字通用

石榴

沈佺期題椰子樹不及塗林果移根隨漢臣

梁元帝咏石榴詩西域移根至南方釀酒來按陸士衡與弟書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以歸即石榴也又頓遜國以石榴釀酒二句合用其事

小楊枝

吳郡曰如皋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爲小楊枝一日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丁不斷銷魂種又値春風二月時此詩可謂作證矣不知陳髯原唱與雲郎小照爲何如耳

歸燕芙蓉

肖項高蟾章孝標作于化龍

唐時下第士子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侍郎庾承宣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宜吟諷根遺才及重典禮特孝標獲雋又高蟾下第後以詩獻侍郎李昭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丹桂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明年昭知貢舉亦及第唐世所謂精切者類皆如此而蟾詩似能安命章以金湯投了出長安爲想李所譏高有君恩秋後葉爲都官所取其品誼固可知也

愛閒

庾杲之致劉虬書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王僧祐爲司空祭酒嘗謝病不與公卿遊高帝謂其從兄儉

日鄉從可爲朝隱儉對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
閒多病耳祐嘗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
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
不爲之屈然味其語氣不當是弟贈兄劉夢得功成却
愛閒姚武功愛閒求病假杜紫微愛閒能有幾人來俱
用其語呂文靖題天花寺絶句又用紫微夢得又有以閒爲自在將
詩補遺此作詭更佳

白馬盧龍

清元自遊雨花臺見牆角有無名子細書一律曰入洛
當年意太濃尊鱸北日又相逢黑頭久已慚江總青史

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清霜
凋盡章臺柳歲晚吳江怨阿儂潘語余於華容官署其
祠旨可默吟也潘名岱宜興人歷官興化太守或曰陳大樽詩
腹聯以米溫田時晴此較頸聯更妙

怪鳥

孫盛與桓溫牋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溫陵周吏部廷鑨家藏黃石齋一尺牘末云文不成文
武不成武此之謂怪鳥非惟怪之而又呆甚茲殉難前
數日筆也東崖黃景昉題二絶於後曰冀北年來鐵騎
喧大安關外雪霜繁魯公爭爪驚穿盡學世虛傳屋漏
痕卯申乙酉兩年間世事淵翻血濺斑爾到終篇知絶
筆孤軍從此沒黃山詳見陶式南筆獄

虎渡龍洲

宋仁宗問張景曰卿江陵有何勝對曰兩岸綠楊遮虎
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對曰新粟米炊魚
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羹雖率爾應對却是宋人本色詩
料仁宗又嘗問管師復曰卿山中何所得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

批尾

楊尚書瑒致仕歸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請府訴
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

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此與徐
仲威丁晉意同玢事蜀王衍後歸唐原德餘誤稱爲宋人

蝗蟲感德

米元章爲邑宰遣吏捕蝗鄰邑謂驟入其境移文責之元章批其牘背曰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捺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稽文公所謂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者正此也歟

王半山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絶寄
曰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
德又隨台旆過江東世稱貢父善謔雖貴顯不避此亦
一證貢父題李于兇墓云流糞有餘智滑稽全姓名題者謔辭云善能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自解也

囂婦圖

洪武間有太學生趙氏者忘其名嘗爲一中貴人題蠶婦圖曰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於布爭得王孫見此圖高廟偶見之問是誰作中貴以實對遂名見命知瑞州及任滿僅持二研歸曰昔清獻一研吾倍之矣時號趙雙研

即事

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即事謂趨赴其事也淵明詩即事多所欣康樂詩即事怨睽攜休文詩即事既多美少陵詩即事非今亦非古皆本此後人遂用爲詩題

尉斗 淮南子謂之熱升范石湖驂鸞錄鈷鉧即尉斗

隋書李穆奉尉斗於高祖曰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照通鑑釋文曰尉斗持火以伸繒也俗加火作熨或曰即王莽傳所謂威斗以賜三公殉葬者王建詩熨貼朝衣拋戰袍則用何敬容傳衣裳不整伏牀熨之之語山西長子縣有熨斗臺相傳丹朱所築豈上古即有此具耶襄陽耆舊傳宜城縣有熨斗陂

借書 杜元凱告見書曰借書爲嗤借書送還爲嗤後人揞爲癡

令狐掇上築頭溪之南嘗雪中跨馬詣張君房借書一童子攜琴幾書麾隨之因得句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林逸繪以爲圖可稱韻事而昔人謂借書一癡還書一癡者廣韻曰瓻字之訛也

步檐 檐簷古通用

楚辭曲屋步櫩上林賦步櫩周流註謂長廊也謝惠連詩房櫳引傾月步檐結春風劉孝綽望月詩秋月始纖纖微光垂步檐本此老杜步簷倚杖看牛斗有以蟾字易簷字者眞小兒之見也

鬖髿 內則剪髮爲鬌男角女羈音日鬌大果切

鬖髿李昌谷集註曰音鬆隋髮下垂也玉篇廣韻無鬖字劉夢得詩鬖髿梳頭宮樣粧不作平用皮日休作婑

婿咏木蓮花曰欹紅婑媠力難任明公藩作倭墮元詩曲曰倭墮旁邊插杏花古陌上桑初唐許景先折柳篇李嶠錫絲結詩俱用此字李義山又作婑媠 婿墮可通用倭字箋字未詳

掌痕

僕固懷恩既叛代宗畜其女於宮中號崇徽公主下嫁回紇可汗其行也手擊山壁而慟掌痕在焉雍陶有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詩即此歐陽永叔題曰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

跡至今奈歎息嵗花野草自春秋朱紫陽謂王顏肉食一聯是第一等詩第一等議論余謂不若戎昱所云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句更爲爽朗也宜乎憲宗脉之不置而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

功臣寺

燕子山功臣寺詩晚睒生林莽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又曰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前甚恬適後則鋒頴太露難兄詩眼中亦所僅見

款乃 洪駒父曰款霭一聲山水綠世俗誤分款爲二字亦猥論

劉言史瀟湘詩間歌暧廼深峽裏𧅸舟子曰號以節衆也劉蛻集有湖中霭廼歌元結集有湖南款乃歌三者一義但用字異耳款本音哀亦作上聲讀後人因柳州集中有註云一本作襖霭遂欲音款爲襖音乃爲霭黄魯直不加深考又從而實之誤矣詳見項氏家說梅宣城引之然韵書作欸不作款 柳州西巖詩本六句後二語蘇子瞻刪之更覺緊練

鏡中行

陳僧惠標有句曰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更其出句曰船如天上坐而對句全用之又有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之句黄魯直謂雲卿得意於此故屢見之而不知實出於標上人也

還珠洞

桂林伏波山在灕江之上有還珠洞相傳馬文淵征交趾回載薏苡經此得名或云昔有漁父入水得大珠以獻郡守守却之故名元人張溯山詩畧云桂林有山名伏波蒼崖翠壁交嵯峨山根陰洞達水府神姦物怪爭撝訶我來登山復尋洞直陟風浪攀藤蘿無誰可問得名始賴有殘碣堪摩挲爲言新息昔事漢老矣矍鑠猶誅戎提師振旅跋蠻國下瀨上霧寧憂那仍聞薏苡能興謗採之返載數駱駝一朝明珠肆讒口倒囊投棄茲

山阿又言昔有捕魚者龍宫竊入張網羅適遭老龍眈昏寢攫取明月懷青蛾自知至寶世稀有惟守可遺詎歸他守稱賢侯不肯受亟命返璧無蹉跎洞名還珠或二說無乃好事相傳訛存此以備口實亦粤西一典故也 湖山名繪

上陽子

上陽子姓卓氏名晚春莆田人幼喪父母丐遊於市或譏其頭不梳則曰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或譏其脚不洗則曰便騎元鶴歸蓬島脚帶青天幾片雲有詩數十首龍江林氏載之寤言錄

月瓢承露

粤西蔣太守暉嘗遇呂純陽於道觀徘徊久之并貽以詩曰宴罷歸來海上山月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余嘗於武林見乩仙一詩字大如椀有龍蟠虎臥之勢詩曰劍氣冲霄牛斗寒爲官不似讀書難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中庸仔細看或亦以爲回道人也透字健而雅周書王思政傳慕容紹宗透水而死梁書侯景透水羊鵾斬之今俗語以急走爲透宋室南遷呼爲透渡

遇仙橋

會稽陶德望通敏沉默篤孝友而淡聲華萬曆乙酉舉

於鄉出宗伯李長春之門未幾卒甲午長春子雲卿赴成都試盛氣自得遇一道士於龍象山笑曰勿妄想解元屬某人汝當以庚子獲雋丁未乃成名耳雲卿怒欲撾之道士曰我陶與齡也爲乃翁門下士何怒爲雲卿歸白其父甚訝之既而所語皆驗乃建遇仙橋以誌致其弟石簣爲之記後德望子履中與姑孰李一公爲部曹李提刑四川訪問得實乃賦詩刻諸橋詩曰吾閩八百里鑑湖烟雲天水粘菰蒲華陽道侶多猜盧中有一人仙之臞臒几手弄明月珠飄然乘風遊蜀都一笑偶到龍山喝日暮道遠行人吁馬首數語開靈符仙影一

大山楔梱事所語怪驚羣愚蜀山幽閟仙靈居青城鸞鶴驂霞裾峨嵋古雪侵肌膚先生倘在其來乎事與羅念菴沈君典相仿

仙人隱士

純陽子曰天涯到處人求我行盡天涯不見人故鍾離子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也庾肩吾贈周處士詩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然則離世絕俗者何必規規於熊經鳥伸爲壽而已耶梁武帝咏逸民曰事跡易見理相難尋

倪唐

高季廸寄倪元鎮詩寒池蕉雪詩人畫午榻茶烟病叟

禪徐昌穀寄唐伯虎詩交朋零落看書扎花月蕭條問酒錢則知清秘閣桃花塢皆造物特地以處才士之阨窮者也即謂倪唐至今存可也

清忠

土木之禍所謂赤手挽銀河也使非忠肅匡濟其間景泰之不爲靖康者幾何

于司馬鶚嘗夢過于延益聞其誦詩二句曰空山寂淚盡誰聞鶴里忠冤獨自歸後當軸適浙撫傳泌春以改謚疏請王乃定爲忠肅按忠肅少時咏石灰有粉骨清白在人間之句又咏燭曰勞伺夢幻知誰叩送盡年華是此聲及巡撫河南入覲又有句曰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閭閻話短長可見詩本性情固有因人以傳者也吾學編云自上賜外家無長物所賜璽書器用封識於室歲一啟視而已

鼎變

鮑參軍和王義興七夕詩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包孙月清商曲以五字束之曰單情何時雙寓意深矣耐人咀味陶公詠貧鮑日青情雙亮令名俱究諸雙字未易下

是非

陶公歸去來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何遜贈舊遊曰一途今未是萬緒昨如非古人落筆未有無來歷者

兄弟

泰岱詩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造語奇横却自離騷化出太白鸞乃鳳之族本此

李洞贈王鳳二山人詩起句云山兄望鶴信山弟聽烏占結句云願許爲三友羌將白髮將如此作兄弟稱謂何必四海之外

不記人

萬曆間中官劉若愚繫獄盧山人龍飾聞其名與之往還贈以詩曰栖遲數載誰曾記我亦疎狂不記人自揆劉生杯酒語嘗驚李白屋梁神宮雲冉冉明千樹玉潟退迢隔九閽祇令陽回春意早鶴鸞兇竟出風塵劉初名時泰以常雲事禁錮十年始釋更後名後爲李永貞案下詔獄著酌中志二十三卷於妖書極爲詳晰而挺擊紅丸移宮之三案則隱諱爲多蓋爲其黨卸罪也盧號九虬武林人天啓初黃忠端以考選入都客問二案如何決擇公曰朝廷所急不在此

答客問仲榮名富行三人因呼爲沈萬三張三丰長以鍊火術有入百火牛耕夜月之句富敵國金即鼎器也

長安之湯泉有猪龍伏其下貞觀中嘗命有司祭之開元八年車駕臨幸又有風雲之異學士王翰作答客問之詞畧曰龍躍湯泉雲漸回龍飛香殿氣還來龍潜龍現雲皆應天道常然何問哉按金陵水西門有猪龍爲患相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止然則阿笨山爲患於天寶豈即湯泉之物所化歟蔣承公曰猪龍即猪婆龍也善攻岸有人相岳忠武曰此猪龍所化必掌兵威然不得其死後入獄偶步月下提刑周三畏見大豕頭頂一發字至獄而沒同一猪龍而殊山何泰鄂王何忠相去若是哉

雁帛陵川集有狼墻宼鏑二詩贈三伴使同事共四十人半聞蟋蟀木綿何足以蔽其辜

雁足傳書乃常惠教漢使詭托以求蘇武也元史中統元年遣郝經使宋賈似道幽之眞州有以生雁饋者經題詩於帛繫雁足而縱之汴民獲雁於金明池達之元主至元十一年遂興師伐宋是前人有其說後人遂有其事矣詩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宋景濂題帛書後云在儀眞十五年以史考之良然黃耳紅絲誠能動物者如此袁清容題雁足詩後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越王臺

楊誠齋越王臺詩榕樹梢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甌杯越王歌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此指南越王鋹也次句從長吉一泓海水杯中瀉化出但以碧海而作甌杯似青赤無定形也

花卿塚

丹陵縣東館鎮有花卿塚卽斬段子璋之花敬定山谷所云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者也謝皐羽有詩曰濕雲模糊秋草空雨青沙白丹陵東薪苔陰陰草茸茸云是花卿古來塚花卿舊事人所知花卿古塚知者誰精靈

未歸白日西廟鴉啄肉枝上啼綿州䄦黃魂正飛結句用杜工部語興起句模糊二字照應逕本有創之者覺精彩頓減謝有晞髮集在宋詩中最爲矯健

鼓吹騎吹 東莞陳副使璉號琴軒永樂初獻鐃吹鼓吹曲十三篇

皐羽參文信公軍事死葬嚴陵之旁鹿田聽雨西臺慟哭諸記可泣鬼神至鼓吹騎吹諸曲描寫盛朝已事生成一部掌故窺其意旨似欲於六朝諸君外另辟蠶叢其質與處并有高於張籍王建者非若繆襲韋昭輩之不可句讀也 閩人崔敘仲弔皐羽詩覓遺宋寢冬青樹墓傍嚴陵古釣磯

水上浮

毘陵奚中奇字無奇崇禎時武進士工詩文善書畫以劍術自命嘗避讐武林先大夫館之更名命號衣白或稱菰蘆生居三年忽辭一山水鄉了題詩於上曰五湖何日放扁舟與子攜家水上浮總趁月明歸棹晚不因風順被山留解饞權寫烟中景得句先題畫裏遊漫道雄心消未盡一番披閱一番秋遂辭去後數年有人見之於泮游不知所終 先大夫嘗語奚曰莫作甯官詩奚問故曰俗字套字也

長聚首

孔叢子子高遊趙與平原客鄒文季節善及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而已其言曰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

鹿豕也哉而長聚乎古詩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本此郭遐周贈嵇康詩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可以參看 叢來甫曰孔叢子者孔鮒爲秦少傅以焚書之禍藏此書於壁中至漢武時始出宋咸注其文不類西京恐非定論

懷古

西京賦慨長思而懷古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詩題懷古二字出此孫興公詩淡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遥陶元亮詩遥遥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已見於詩

退中花 閬州有三雅池土人掘地得銅杯三其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卽劉表遺物也

張茂先詩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寫出酒徒消羌之
狀眼中花梁簡文箏賦用之三雅見魏文帝典論

花舞（宋延清詩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舞字有本）

梁謝貞八歲作春日閒居詩有日風定花猶舞鳥鳴山
更幽其舅王筠見之曰追步惠連矣王半山改舞字為
落字許彥周以為其語頓工吾所不解至一鳥不鳴山
更幽則又是塍廝跡也謝貞同時有王籍者遊若耶溪
有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殆與貞暗合耶（張喬父代醉篇作謝簡文出音書誤）

初字

謝陽翁福八歲能詩或以初一夜月試之韻用初字即
吟曰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應是半分無都於無處分
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弇洲曰末二句即湛甘泉亦
說不到

三三六六（詩之叶韵始於才老朱紫陽遂引以証經）

吳才老棫武夷遊記曰山刑回百餘里峯巒大者三十
六有小溪繚繞羣岫之間凡九曲而烟市雲村往來多
高年古德李左思詩溪流玉雪三三曲山鎮烟霞六六
峯大略在是矣余從軍七閩山水登陟殆徧而緣慳於
搜奇玉枉由今思昔能勿悵然

醉吟

唐張氲自號洪厓先生烏方帽紅蕉衣犀帶白蟾施藥
於洪州侍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鐵如意隨之嘗作醉吟
曰去歲無田種今年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伴醉卧樓臺
摹以入畫自是神仙中人也（三皇時有侍倫號洪厓先生與衛叔卿博戲於華山石上者仙傳拾遺亦有此名即韓昌黎江淮族子之師按氲本傳開元七年應召天寶四載尸解于晉州唐詩俱誤作氳）

黃綬

陳拾遺送齊少府序黃綬位輕青雲望重高常侍同顏
少府旅宦詩跡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世莫知全用
其語

窮袴

上官皇后傳宮人皆為窮袴師古註曰褪襠也古詩愛
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洪覺範不知出處想未讀後漢
書耳（又見趙飛燕傳）

乘蹻（蹻與橇通）

曹子建桂之樹行淡泊無為自然乘蹻又苦寒行乘蹻
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云蹻有三法一龍二氣
三鹿盧蓋導引術也木華海賦乘蹻絕往

杖策（史記魯連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

左太冲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即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淮南小山有招隱篇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說文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林薮大隱隱朝市又爲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者下一轉語

度曲

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應劭曰自噿度作新曲也師古曰度大各切漢元帝自度曲臣瓚曰謂歌終更授其次其說不同古詩度曲翠眉低王起聞雅樂詩度曲飄清漢餘音遏曉雲劉憲燕安樂公主宅詩屏軒洞戶

日新披度曲飛觴夜不疲楊巨源聽李憑彈箜篌詩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度曲禁林明竝非切音并薛瓚註意或曰瓚傳瓚也與荀勗校定穆天子傳者

石葉貞從先小聰自記石葉腹題國所進魏文誤作漢文

段成式詩欲薰羅薦嫌龍腦須爲尋求石葉香按拾遺記常山太守習谷聘薛靈芸獻魏文帝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故行者謠曰清風細雨雜香來詳見魏詩乘

延鶯畫鳥朱日藩褫服丹菴嘗懸其畫像以名香侍茗祠之有帶山閣集

楊升菴詩山遮延鶯堠江繞畫烏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令亭候刻之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之奏曰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股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詔令天下亭喧皆畫烏其自註如此與六朝麗句也

側帶重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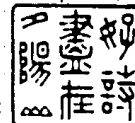
袁桷牡丹詩內院賜曾傳側帶自註云賞花宴有大小側帶江南畫不數重臺註云徐熙牡丹無重瓣者至崇嗣始有之重臺婢之下者見常談云耳結日自是妖紅居第一他年折桂莫驚猜註云韓魏公牡丹詩自戀折桂輸先手羞殺妖紅作狀元榜名魏公第三王堯臣第

一也

一門風雅

顧尚書璘字華玉與陳沂王韋肆力爲詩文時稱金陵三俊有息園歸田諸集行世長子與宇字懋涵白牡丹詩玉妃罷酒春無暈素女凌波夜有香天闕山曰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迥諸天散曉鐘懋涵之子曰應祥字孝符曉行曰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遊棲霞寺曰流泉激石皆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除夕曰今宵對雨娛殘歲明月逢人說去年一門風雅三世淵源也

柳亭詩話卷四終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五

山陰宋長白纂

萬殊 明太祖有御製流觴曲水圖記

蘭亭修禊共四十二人孫綽序之王右軍詩有云寥閬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卽仰觀宇宙俯察品類之意謝太傅亦云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殤昔人所云哀樂過人者晉人大都如此惟功曹魏滂所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不知羣賢少長中明后爲何人也 右軍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

發端

洪覺範曰唐詩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欲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仿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山谷贈惠洪詩嘆我玉麈尾乞君宮錦袍又曰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叔皆於宋僧中吟咏有絕佳者不係自門文字禪也宮錦袍乃武后賜萬回事

羣公

老杜水宿呈羣公詩有曰策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强幽棲蓋言徒步到門則關人堅拒倘欲軒蓋而來又無資斧修飾自傷而已誰能愍乎甘字强字極寫蹉來咄去之神題中不着官閥則所呈之人可知羣公者彼哉之意 先友余左巖岱寄弟詩負郭皆鹽田百畝躬耕盡出萬天民非懸盡世途者不知其條

奇才

左太冲咏史詩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何無忌謂劉裕曰草澤之中豈無英雄無忌未必讀記室詩而乃暗合其語是亦奇才也又雜詩落句曰高志邈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斯內之歎千古同情

醉畫竹石

蘇長公嘗飲郭功甫家醉畫竹石於壁歌曰枯腸得酒

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眞有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之意又題崔白大圖曰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遺鳳衔梭誰能鼓臂揣三丈天然豪放得諸想像之外較前語更奇 胡問潮畫松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神物絕似坡翁筆意

瀟湘八景

米元章瀟湘八景圖詩有總序有散序復有跋曰余購得李營丘圖拜石餘閒逐景撰述主人以當卧遊對客卽如攜眺其江天暮雪曰簑笠無踪失釣船同雲漠漠點江天湘妃翻對君山老鏡裏修眉已黯然不卽不離

移易他處不得曩修郡志於此種淘汰甚多老六[illegible]亦有關焉倘待詔汝霖有日前人詩歌傳者不少從近生長其地未免琉璃合眼尚隔一塵然則欲如柳州朱陵以上記老杜三峽以上詩固未易易也輿圖繪景例必以入詩文制絕無超出塵外者選孔淳選自宜闕筆

五臣

臣光庭作兼明書於經文註解謬誤多所駁正其關文選曰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註文選頗爲乖疎畧舉數條餘可三隅反也郭璞遊仙詩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月按朝聘之禮琮璧必加束

帛珪璋可以獨行聘禮曰珪璋特達德也詩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也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延濟曰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曰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拈遠害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味妍美遂爲人所啗食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而延濟不喻此意種瓜以供賓客何其謬歟又謝宣遠九日戲馬臺詩引月令以證霜降休百工之句謝眺樂初發石頭城詩引易詩以證中孚貝錦之句皆

有稱於後學詳具本書按文選三十卷李善顯慶三年表進者號五臣註呂延祚於開元六年又以呂延濟劉承祖張銑李周翰呂向呂良等集註并其字者六十卷表進者號六臣註光庭所駁非五臣也

元后聖君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指曹操也南鄉謂代劉表之時豐沛喻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亦指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正與荀彧比爲高光同科春秋誅心之法二子

其何逃乎此嚴儀卿語也立論甚正而張天如題辭乃曲爲之諱何耶詩乘[illegible]云負鼎翁何李若[illegible]無

雙鳥青田二鳥詩語更可怪劉宋並擬則韓孟可知

柴少蘊曰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頊以問蘓子容曰似指佛老二學以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張表臣曰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作太白贊曰人幾何同一漏謫仙非謫乃其游揮[illegible]眇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然韵語陽秋引朱子之言謂不可曉張籍二君以兩蕉爲準何異痴人觀對耶

一物

韋左司贈李儋詩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絲東坡有云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從君掌上聽皆於楞嚴三昧有會心處韋語題蕪話客

苔岑

郭景純贈溫太真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蓋此時俱在王敦幕下氣味雖若不同而志趣昭然若一故又曰爾神余契我懷于情攜手一豁安知沉宜交情胝篤若此當知終日無鄙言也

紀夢 羅一峯集紀夢詩有三百餘首

王文成紀夢詩序畧曰郭景純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導實陰主之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有曰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識我遂傳耽一技凡一百六十四字錐心刺骨不似弘農平日口吻然文成理學大儒必無矯假之說百口相累在昔人已不能無議公詩所云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可謂寶惡深冤已暴於千載之下已 楊用修孟次微兩論可參看

襄陽丁卯

張承吉題孟處士宅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illegible]持節襄陽屬浩然陸務觀讀許渾詩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處士見棄於明主鄧州沉默於下僚讀張陸二詩足以豁才人之憤

高楊 徐幼文紀行五古張來儀題畫七言遠在二家之外

七言近體季廸以雄渾擅長孟載以纖穠取勝高詩如經院葉深秋講散香臺鳥下午齋分門開紅葉林間寺泉落青山石上池林下聞鐘諸客散澗邊汲水一僧來未嘗不雅淡也楊詩如酒邀同伴賞新熟花趁初晴

半開高樓錦瑟花遮屋深巷珠簾柳映橋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亦未嘗不坦易也徧救弊可為知者道巳 明初四傑畧似初唐嗣後七子十子之類競自標題元黃水火與仕途之門戶何殊

麗句亭 系字公緒與劉文房善後隱於南安之九日山上人目其處曰高士峯

雲門小石橋有麗句亭因秦系得名權德輿所謂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者也蘋子美送張行之還越詩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溪風灑面寒今正炎天君獨往松間尋我舊題看吾越詩人自永和倡和之外代不乏人謝康樂猶鼻祖也於唐則虞世南賀知章嚴維吳融於宋則陸游於元則楊維楨[illegible]

則徐渭爲最著戴叔倫題[illegible]滿世間清晝題曰獨將詩[illegible]

愛青山不愛名

一先生

東坡集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有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以一對六用莊子學一先生之言與牢九對眞一不同

古杉觀步

松林唱和喜用險韻僻字如古杉詩排至三十韻美之𥇍質如堯瘦貞容學舜黴槎頭禿似𠎝栟櫚列於雅[illegible]登之戲鋒新鐵鑪燒岸黑黧黧峥嶸鷲露鶴[illegible]

螭又洞庭觀步詩杖斑花不一樽大瘦成雙巳廿三秀味誰念百牢胶和曰嶮花時有蒺溪烏不成雙嚴根瘦似殺杉腹破如腔皆劌心鉥腎而成韓孟所當退舍也楚詞[illegible]蘩以推敗說文曰物中久而青黑色也堯舜二典未詳

桃花塢

詩家用僻字自沈雲卿始而松陵極喜效之然龔美桃花塢一首忽以閒情賦體游戲成文有曰願化爲東風吹起枝上春願化作流水潛浮水中塵願化爲好烏得栖花際隣願化作幽蝶得隨花下賓願爲照花[illegible]作酒花神試爲探花士出作偷花臣豈所謂情辟

復爾爾者耶

看花

羅鄴看花詩起句云花開只恐看來遲看了愁多未看時高啓百花洲結句云豈惟世少看花人從來此地無花看冷眼旁觀消盡無邊熱惱

游會寺

程致道題游會寺萬杉堆青沒山骨雲埋七峯時出沒飛泉拂石瀉哀湍下有蒼古蛟龍窟如此發端猶絶一世以下只平平叙去其意已足結云却坐幽堂忽浩歎回首已失西山月流連宛轉興會無窮有美一人三首爲鄒志完[illegible]

閣隙堂中作其氣味從張平子四愁詩變化出之至寄江仲嘉八首又似做顏光祿五君詠特骨力未勁耳

拘體

詩有拘體所謂律中帶古也初盛唐時或有之然自有[illegible]筆隨之妙至昌黎樊川則先用意而後落筆欲以[illegible]之弊是亦不得已而趨蜀道也宋人厭故喜新[illegible]者非此不足以鳴高者續鳧截鶴形雖具弗善也沈休文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然則拘體險韻僻字皆不宜嘗試也

律 小律原本六朝唐人近體六句號

律之爲用見之於樂與兵與刑而詩亦遵之一字弗當一音弗和與破律爭背律等而人顧往往忽之或以

叒聲雜韵點染全篇且引古人之紕誤者以自文曰某
詩某詩云耳白璧微瑕何如明珠無纇之為愈乎謝茂秦與
宗子相論律詩要如孫登嘯客此論極佳
七子劉彥和評建安七子曰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彼時之所謂才與氣者視今日為何如
宋宗遠曰吾於詩怨明怨七子尤怨歷下其所奉為矜聖丹藥者擬議以成其變化一語耳
嘉隆七子正如山谷所云生來富貴人雖醉夢中終不
作寒乞聲然按其品格未免有腦滿腸肥之態殘唐塊
朱耨以驅除則善矣而遽自詡為三百篇之似續也烏
乎可北地宫陽之歌行滄溟之七律弇洲之五排皆獨步一時
日沒月出水經注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

王麟洲詩如烏衣子弟風采翩翩惟石公山觀日沒月
出歌有云初終此輪循復環但見赤玉已換黃金盤又
疑交空擁天局左挽扶桑右若木不然太湖五百里日
月之行何為出其裹長空下山山色空醉來雙眼迷西
東丈夫慎莫蟻視寰海中六合之外焉可窮大似姜白
石楊鐵崖口吻乃知此公亦自有劈山斧也麟洲弱冠時予嘗呼為小美嘗貽書弇洲曰小美思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耶
興福法海
吳鮑巷歌行如幽燕老將不脫弓刀氣色其於絕句駸
駸乎最錢劉之勝矣如九塢寒泉一澗流遊從木末聲
出頭春風未掃禪林雪更為梅花半日留行盡松杉數
新平日高春谷喜新晴山樓飯能渾無事獨倚危闌聽
水聲前首題興福寺後首題法海寺也
青山黃鳥
王半山有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之句而集中不見
全詩高季迪題樂圃林館一首有云山憩捫蝨坐石榻
枕書眠高豈偶然符合耶抑以王詩未盡而故用之耶
杜詩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劉會孟曰更為清切
七十城
黃金臺土人名為招賢臺郝伯常詩誰知平地幾層土

中有全齊七十城柔民擇詩誰知燕臺一抔土可直今
齊七十城句意全同郝名經有陵川集柔名忱有思元集
古人遊筆
李昌谷咏竹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啼千萬枝陸魯
望咏蓮上句同而下句則曰月曉風清欲墮時各有致
趣太白魏萬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兩句
全同沈雲卿杜子美雲白山青萬餘里此句同而沈以
何時重謁聖明君杜以愁看直北是長安結之一是逐
臣一是羈客也杜牧胡笳詩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曾
經十九年胡曾居延詩停驂一顧魂猶斷下句却同惟

以聽字顧字𩦎題馬湘許碏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二句全同則又世之稱爲仙者古人趣筆往往有之（宋子虛鯨背吟每首用古詩一句作結自序云盖滑稽也）

瘞鶴銘

瘞鶴銘款識華陽真逸或云陶貞白所作書家品隲亦無定名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空傳瘞鶴銘黃魯直詩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則竟指爲右軍矣（貞白與梁武評書以樂毅論爲上）

山上飛

趙與時賓退錄云陶穀載黃巢遁後爲僧嘗有詩曰三

十年前山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此乃元微之贈智度禪師詩共二首篇易成章以資口實王仲言不加考訂筆於揮麈錄劉氏雜記亦承其誤足見稗官家摭拾無稽之陋（與時字好古）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註謂督夜行鼓也凡五點爲一更則五轉伏如道有從軍五更轉隋煬帝有龍舟五更曲唐制三嚴已畢百官相次入朝昌谷梁家誥曰夜歸走馬叫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寫得氣燄薰灼有金吾不敢誰何之意

碧落觀

宣淵贅筆曰吳興武康縣延真觀即唐碧落觀係沈休文故宅縣令胡傳美詩仙宮碧落應徵書遺跡依然掩故居熙寧中孫莘老守湖集東晉以來故實爲吳興集偶遺其事余按碧落在唐有二詳見秦再思洛中紀異皆時王鳶嚴而建一屬絳州一屬澤州不知武康又爲何事也

常談（夏侯元謂管輅此老生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

俞文豹唾玉集曰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出處者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賀知章詩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

花木早逢春此蘇麟上范文正詩又蔡州有一道人工碁常饒人先有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按常談不止於此書此以例其餘

秦碑

王柳溪集有次韻梁尉秦碑古風一篇序畧云秦頌功德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君好奇嗜古搜訪尤力有言碑在何山者何山見圖經在秦望東南以告會稽尉梁君梁慨然而行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古風見示因次其韻

詩畧云望泰泰望兩𡺸截何山壁立東南逓豐碑屹立最高處不知磨滅從何時剔苔掃墨雨然有模糊片紙亦足奇歸來走筆出險語呵政叱斯同小兒虛堂默坐對此紙閉眼暗想君弗咄陸放翁有登鷲鼻峰絶頂訪秦刻石詩秦皇馬跡散莽苔如鍋非鍋鬵非鬵殘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報焚書虐鷲鼻正在秦望東南何亂常避地於此或何避之訛也今去郴溪放翁又數百年無論碑不可識并何山之名人亦多誤指矣張淏嘉泰志云何山在府城南四里則與秦望不符一云勾踐棲於會稽嶺宮城於山頂故名娥避

出嶺泛湘

船頭吹火處仝婢馬後肩書類士奴安得岀間名畫手寫予出嶺泛湘圖此劉後村句也余自嶺南入楚勾留三載船頭馬後未足供人描畫舒誦此詩輙妬潛夫之戊己

任山

高菊磵詩二十年前欲任山不徐寂莫掩柴關如今寂莫禁當得欲掩柴關却又難非深於涉世之人不能此詩眞味豈可與巢由買山而隱一例抹却高菊磵名翥宋人

乾坤一寸金

昌黎過鴻溝詩誰勸君王回馬首眞成一擲賭乾坤余企弓說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計一寸山河一寸金誦前二句覺光武得隴望蜀之語藝祖玉斧畫大渡河俱為孟浪誦後二句覺六國割地賂秦石晉以山前山後畀契丹總昧剜床之戒

青雲

袁家賜庾易詩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見臺尚臺謂臺孝威佟尚謂尚子平長皆隱士也升菴於青雲二字引據甚博謂宜用於隱淪高尚之士不宜用於仕途榮顯之流然史記須賈謂范雎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又伯夷傳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

哉則是隱顯皆可用也趙嘏送蕭儉歸山詩青雲不及白雲高時倪初罷相也或作李紳事

四皓温飛卿詩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眞有紫芝翁王文成曰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也

商山一局乃子房善為調劑之術觀其與建成侯語可悟其微而唐人每多責備之言如杜牧北軍不袒左邊袒四皓安劉是滅劉蔡京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之類豈謂眞有其人耶曾記先大夫咏史詩曰漢使入商山山人陳厥肯豈有白髮翁拒父從其子留侯翻然曰予既知之矣狎鴝美鴉雛賤月而貴耳罷眉數老人裝冠四皓稱太子能得士居然羽翼成馬上得

天下對姜滌淚零謨叱計誠善商山操今詩斷盡古來凝案則知姓名鬢鬢皆好事者爲之也先大夫白蓮懷古詩如何馬上爲天子都向城頭假婦人留侯曲逆同一機智也

小青

小青傳乃支小白戲撰而詩與文詞則卓珂月徐野君爲之離合其字情也命名之意亦無是公也余與野君爲忘年交自述於余若如此李舒章彷彿行曰世上佳人不易得小青之墓徒芳青叉絕句曰孤山不見小青墳竹柏蒼蒼空蓉雲間謂實有其人矣谷霖蒼學使嘗瘞一天娥於放鶴亭側土人戲指爲青墓過客紛紛題咏後爲霖潦所漬有片石識其歲月則婢名秋英也

綠珠井

傳白縣雙角山下有綠珠井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明珠一斛聘梁氏女子因此得名後遭孫秀之難墜樓死鄒文忠南遷過此有詩曰玉容捐委畫樓塵一死甘酬石氏恩古廟有碑旌節義西風無主逐香魂按珠死於洛陽而祠祀乃在西粵文忠此咏寄慨良深青風嶺上何必作第二首耶屈翁山詩懊儂曾照井泉清一代紅顏水底明卽此井

擷芳亭

歐陽永叔關潞汝陰時有二妓甚頴凡公歌詞悉能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果自維揚移此郡其人不復見矣一日飲同官湖上題詩擷芳亭有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百沸河

崑山縣東有地名黄姑相傳織女牽牛星曾降於此織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涌溢因名百沸河土人爲之立祠祠列二像建炎間有范生者題祠壁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緣何朝暮對斯人土人遂撤去牽牛像

嫦娥

嫦娥竊藥奔月張衡靈憲篇亦曾引之卽少陵亦有斟酌嫦娥寡之句昔人謂常儀占月之訛是已蘭廷瑞詩當時射日巧猶在何事無能近月宮可破娥爲羿妻之妄王弇洲詩不信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其意全同

雙字南史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杜詩用之

昌黎贈張籍詩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爲雙用韜炎傳禍與福并刑與德雙之句王半山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本此新論日禍福同根妖祥共域卽雙字意

頓字

文字解詁 續食日頓

晉書謝僕射陶太常藹與領軍日巳中客比得一頓食又羅友少時嘗伺人祠曰欲得一頓食耳杜詩頓頓食黃魚出此宋明帝文章志曰王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是飲酒亦可言頓也唐書調露元年高宗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爲知頓使是行宫尚食之處亦皆稱頓元微之連昌宫詞驅令供頓不敢藏

舫字

孫翊有奉酬洪州江上見贈詩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舫舫字作平用僅見

雪舫 上巾冬季雪舫纍存余偕劉存自往視含繪詞以贈女詩其嗣子聘年五歲即爲館甥令成章矣而劉乃連抱西河之痛吾不得視天夢夢也

吳雪舫以駢體艷詞擅名當世然其詩實有出於正宗者松風集授梓過半遂赴玉樓黎忝不可問矣嶺南遊草一帙幸存余篋中俟與有力者共謀剞劂又甲寅年與余聯吟晨夕記其孤山謁正氣祠一首灌木動悲風荒祠沈碧谷中原無故主天上有遺弓伏臘衣冠在君臣涕淚同西湖歌舞地不敢哭孤忠又紀異一首浙水稱天府吳山寶帝畿風先土穴出城傍海門飛自註云三月六日暴風大作省中候潮門城樓飛入海中赤仄官錢貴蒼生米市稀安危由宰執不敢說兵機如此體

裁豈規撫徐庾溫李者所能頡頏耶余嘗致書於何澗山以雪舫阨逝遺稿急宜搜輯昌黎著述李漢成之益深有望于何公子也而幾森不偶零落爲多且有公然胠篋以欺世而盜名者吾不知其肺腑爲何若也

貞艷

李咸用詩松篁貞管鮑桃李艷張陳空同詩古人結交如種稷今人當路栽荊棘不廣王符交際篇不知其切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人謂是憤世語我謂是醒世語諸葛詩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戲拈成語以釋之日食肉者鄙毋孛堅守此城還來無方早已步道斷絕也

故人皆老

魏文帝詩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陳思王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身於羈旅淹留之後乍還鄉井諷咏此言不自覺其酸風貫眸子也王摩詰還舊業詩論舊忽除悲日存且相喜二語足兼前四句之境藕長公除夜明段屯田詩光陰等頗何過眼不存元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就此義而撫玄之亦愷冷齋道人

蒲萍

遊女將終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子建傷之作蒲生行浮萍篇曰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即用其語以命題不待遺枕之賚而始賦洛神也十年三徙較諸擇婿而取尚有斯文一脈在西堂判曰曹丕降

爲庶人甄氏却歸子建地下哀㬎當破涕爲笑已

託夢結夢

王仲宣雜詩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梁武帝擣衣篇沉思慘行鑣結夢在空房託字虛有搔首踟蹰之態結字實是輾展反側之情

蕙棻梅花

馬太青王石父少與余同研席酬倡頗多馬自費縣解組歸嘗以詩見贈有曰綿成蕙棻衣偏冷賦就梅花夢亦清上句爲余寫照故是九歌中語下句用先廣平事則何敢當王爲壽州牧中讒去嘗賦詩曰若耶溪畔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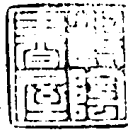
儂家儂愛清溪好浣紗自恨生來多薄命門前故意不栽花王以烏衣世胄屢典名邦歸而僦屋以居炊烟屢斷亦可傷已

雁影

家弟存軒幼穎悟而漫誕不覊偶得句輒以片紙書之投弊簏不復檢視及其亡無復存者憶丙午余初上長安張泰亭徐野君輩祖道於武林各有詩見贈存軒口號一絕曰江水明於鏡山花糊若霞那堪山水外雁影一行斜筆此以誌人琴之感存軒名傑子名祖弼

柳亭詩話卷五終

柳亭詩話卷六

目次

柳亭詩話卷六

山陰宋長白纂

晨風望遠（爾雅曰徒歌謂之謠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古歌謠都作風雅體似詩非詩惟常璩華陽國志載吳資歌二首純乎五言佳境其一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惜時務我人以優饒其一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常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此漢順帝永建中事也若成帝時民謠有云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竟似班沈以降詠史諸作矣

婦姑姹女（龍原有作龍誕云不敢公言私閗語也城上烏漢詩乘原註亦作）

歌謠亦有以七字成文者然不過一二語而止惟漢書五行志載桓帝時小麥謠城上烏二首竟可入古樂府矣其一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其一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李天生太史評註甚佳宜詳玩也（漢魏樂府强半近於歌謠起伏斷連自有草蛇灰線之勢六朝聲口節秀有意為文明近而實遠唐人組織穠麗人巧勝天工遠矣宋人好用議論似非當行元明以還皆在樊籬之外）

芝房 王充論衡土氣和芝草生瑞命記王者德仁則芝草生

漢書元封六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連葉因作芝房歌杜詩今晨青鏡中勝食齋房芝甘泉者漢武齋居之所所以祠太乙也班孟堅靈芝歌則在顯宗郊祀時

流霞

抱朴子項曼都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後世遂借以名酒椰州詩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豈欲以者柯為勝地耶

臨江節士

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宋陸厥合而為

一曰木葉下江波連節士慷慨髮沖冠自此相沿為題 按臨江王即栗太子榮其廢也周亞夫竇嬰皆力爭之弗得可考愁思節士者絳侯與大尉也

畬綠

吳都賦畬緣山嶺之嵒韵會云連緣也孟襄陽詩石潭傍隈隩沙岸號畬緣獨孤及詩汎覽親魚鳥畬緣涉茇荷正用其字後人單指為私謂

暮燕蓮魚 北齊書天保六年使邢邵納蕭淵明於梁王僧辯拒之徐陵代淵明作書往反辯論陶式南日高氏究德亘古所無而乃有以之為君者何哉

邢邵詩詹翻巢幕燕池躍戲蓮魚上句用左傳孫林父亦下句則古樂府東西南北之謂汝北齊自高洋至緯

凡五傳僅二十七年而其主無不以危為安畋遊無度子才故以二物為比 邢詩杜詩詳註引之而昀遯謂非道遜作考原詩起結有賓館寄書字可自是來使府也

茉藜

茉莉海南最多陸賈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惟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而變稽含南中草木志亦載之蘇長公在儋耳見黎女簪茉莉含檳榔戲題几上曰白雪點頭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 或曰當作抹麗以抹殺羣花之麗也按大藏有末麗夫人似此種又出於西域末字尤確黃星甫涼夜詩香透紗廚末利花湯臨川內人入蒜詩自賞香浹末麗花

護門草 太公金匱武王問日天下神來甚衆何以待之太公日請樹槐於門益者入

王筠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按常山有百靈草取置戶下或有非物過其門者草輒叱之因以為名守宮槐見爾雅其葉晝聶宵炕

七條沙

來元成有七條沙詩其序曰浙江近西陵一岸有七條沙江水折下為扼要之所唐人云千里長江惟渡馬百年養士得何人蓋勾踐鳥鳶之歌傷覓動魄其聲可謂也按環溪吳沆曰是劉洞詩江南國破後作則係南唐矣 德祐丙子元兵駐錢塘江上而海潮不至亦然

賣蛾眉

雲間蔣大鴻有五言宮詞漢宮紈扇妾今復賣娥眉笑問諸年少容顏能幾時賣字殊甚勝於一陣夷齊下首陽矣蔣名平階在吾越爲寓公自號杜陵叟以丹經爲娛羨杵臣垚從之遊卒葬姚江

金蝦蟆

瀟湘錄載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爐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命放苑池少陵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現蓋有由正追咏其事故下句曰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留虞山以酉陽雜俎所

載月光燭林証之乃長慶年間事老杜作古久已則天御製高宗神道碑載頭風事甚詳其起句曰朕昔事太宗文皇帝全不自諱蝦蟆食月金輪以之

天魔舞

順帝受西僧秘密戒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須十六人作天魔舞奏樂讚佛史所謂演揲兒法也楊廉夫詩十六天魔教已成背翻蓮掌若嫌生夜深不管排場散尚向燈前踏影行張光弼詩西天法曲曼聲長纓絡垂衣稱艷粧大宴殿中歌舞上華嚴海會慶君王王建宮詞有十六天魔舞袖長之句則是相沿已久不始於庚申君也明武宗命番僧塑歡喜佛於後宮循題其故事王句薩天錫用入上京雜咏

太乙元君

鄧紫陽名思瓘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役神兵以郝西戎後感虎駕雲而化明皇以詩挽之所謂太乙三門訣元君六甲符下傳金版術上刻玉清書是也唐世自謂老子之後崇尚其術不獨葉法善羅公遠輩名傾朝野間也至宣和之林靈噩嘉靖之陶仲文亟諸史策且爲文成五利而上之矣

古洞天出道聽錄

徐州鄧玉田挾箕於都下降筆云勾漏山頭古洞天金臺玉室地相連門前千尺長松樹親手栽來不記年末

書貞元道人

許重來箕墩乃張毅公信之子十歲以神童名試嘗著蘊氏檮杌力詆眉山以報洛蜀九世之仇士林訝之

箕墩既卒有祈仙者乩動署其名詩曰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燐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遮須國王芙蓉城主千載以還文士之厠名仙籍者不知凡幾箕墩之在蓬萊豈竟以海山爲歸處乎梅禹金編入才鬼記似未當武林近有扶鸞者得天池山人降筆或請曰先生曾作四聲猿頗演畢吏部盜酒一劇泚墨如飛稍縱數幅蓋真水田月手法也

梅梁

秦少游題夏王廟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按梅梁相傳嘗飛入鑑湖與龍鬬其上有荇藻焉後失去郡人易以他木曾鶴江書梅補之作長歌以紀其事歌載鈎厂耐久集曾名益字謙與徐文長註昌谷詩宋延清詩茅殿今不羨梅梁古製無是唐時已失傳矣窆石傳是兆衣冠之處明宋山宓謂其下當有實物据而斷之今補證於後

湘江

杜詩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柳詩所本

柳子厚再上湘江詩曰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回外若中甘逃出去國投荒之句進

退也嶽麓志誤作于武陵詩范橘洲題柳集曰孰謂屈子之後無離騷哉所悅者屈子以大意於子厚以得意於叔文亦放而千載下惟以究歸三閭逆覺柳不匹屈詩不逮騷昌黎集有贈廣宣上人詩註爾元和中任

紅樓

安國寺寺有紅樓楊景山亦有贈廣宣詩

紅樓院在長樂坊安國寺本睿宗藩邸之舞榭開元八年始改為寺長慶初釋廣宣奉詔居此故以紅樓名其集而應制詩云紅樓疑見白毫光結以自憐深院得回翔也至再入道場所云見闕乾坤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者時穆宗繼憲宗而立是為兩朝長在聖人前也品彙誤作沈佺期詩于鱗選本從之不知改寺之時佺期卒已久矣胡孝轅引段成式長安寺記及程大昌雍錄辨之甚詳蔣大鴻乃謂廣宣餘詩別無合作高吟以有所據何不攷雲卿全集考之耶孝轅名震亨

衛青

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高常侍詩衛青未肯學孫吳皆霍去病事而二公誤指為青史記可考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對偶甚工然以魏文作信陵殊招物議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亦誤以茂為羅

尚書

升菴云尚書即尚衣尚食之類應如字讀然劉夢得酬崔宣州詩白衣曾拜漢尚書王仲初宮詞院中新拜內尚書俱作平聲唐詩此二字甚多是音義可互用也

都頭

薛能登城詩無端將吏逡巡至又作都頭一隊行當是作盩厔尉河陽從事時語東坡送劉景文詩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自註云君幸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君為都頭也宋時稱謂率不可解

習塘

李頎遊襄陽山結句云逢君立五馬應醉習家塘以習池為習塘借以押韻此大家之僻不足效也牛鳳及溫洛應制詩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以溪字代池字亦同孫逖詩上林天禁裏芳樹有桃櫻王建詩天寶年前勤政樓每年三月作鞦韆陸龜蒙詩招邀閣上覽庭

絕梁柏臺中珠翠稠尤爲無理不可爲訓

崆峒

高達夫赴彭州詩峭壁連崆峒攢峰疊翠微按爾雅北斗戴極爲空同地里志凡數見惟屬平凉者爲黃帝訪廣成子處字本平聲趙子昂題貴溪風洞曰石壁何崆峒中有風冷然安知列禦寇不是此中仙亦作仄用

湖山

范文穆石湖書事詩起句云湖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朋心愜舊觀愁眼快奇矚末段云好風吹晚晴斜照入疏竹兀坐胎息勻不覺清夢熟一起一結而永日之流連輿會從可識矣誠齋嘗稱其詩清新嫵麗爲當時所重如此

天拔

康樂詩爲六朝之冠長篇大章俱以全副精力行之排句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之類單句如鄉村絕聞見心跡雙寂莫開顏披心胸結念屬霄漢之類眞是芙蓉出水不煩雕飾者梁簡文答湘東王書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千古具眼之言康樂不以字傳其曰客兒者小字也數封在晉孝武府謝朓則自齊暨王子隆記室至永元間死江祏之難去康樂幾七十年杜修可誤謂元暉封康樂公靈運襲之而杜詩詳註引於石櫃閣下意宜改正也

故人杯

謝朓離夜詩山川不可盡況乃故人杯即燕李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之意司空曙留盧秦卿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翻用元暉亦有出藍之致石尤始於宋武帝丁督歌或作郵詩家互用其義未詳江湖紀聞曰石氏女嫁爲尤氏婦因夫遠出不歸結恨而死到郵字又作何解

安樂窩

邵子安樂窩自貽詩有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曰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程子謂堯夫內聖外王之學然其自寓止於如此毋謂漁樵問對淺於皇極經世也韓子斧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使無康節之學而與世推移其去鄉愿也幾何

字不滅

韓詩外傳趙簡子自爲書牘以授少子無恤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諸左袂十九首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用此太白贈崔十五見招又用選詩

不染風

盧攜貌陋而口吃大中初舉進士人皆笑之獨尚書韋

宙日虛雖貌不颺然觀其文章有首尾他日必大用攜
背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後九
年大拜適庭前有古椿一株狂風驟雨不濕不搖

桂花風

正德初台州戴願應試出闈卜占曰夜半歸來月正中
滿身香帶桂花風流螢數點樓臺靜孤雁一聲天地空
沽酒喚回茅店夢狂歌驚起石潭龍倚闌試看青鋒劍
萬丈寒光逼九重榜發奪解

東流水

謝朓詩春夜別青蓮江渾復為客歎息東流水何如故
謝朓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祖此
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於西方曰朓故字元暉今作眺字者誤齊書可考

儷句 鍾嶸曰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味者也後生輕詆前人總是未嘗滋味耳

駢儷之起在漢八變歌君子行微露其機艷歌一首始
作竟何至蔡伯喈鄭文勝萌芽漸盛潘陸以降斯蔓衍
矣然生成古調風骨猶存若庾仲初之懸蛙溜石髓芳
谷挺丹芝謝康樂之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圓穩流
利并近體之前茅乎嗣是以往若宋孝武屯烟擾風穴
積水溺雲根鮑明遠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投心障
苦節隱跡避榮年歸花先委露別葉早辭風侵星赴早

路畢景逐前儔謝元暉新萍時合水弱草未勝風獨鶴
方朝唳飢烏此夜啼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劉繪風
生玉堦樹露濕曲池蓮袁彖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梁昭明落星埋遠樹彩霧起朝陽秀蘿下石磴攀桂陟
松梁簡文帝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洗兵逢驟雨送
陣出黃雲紅蘂間青瑣紫蔓濕丹楹元帝叠鼓隨朱鷺
長簫應紫騮帆隨迎雨燕鼓逐伺潮雞連雞隨火度燧
象帶烽然竹密無分影花疎有異香江淹白雪凝瓊貌
明珠點絳脣沈約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開人榼林
有鳴心鳥閑多奪目花劉孝威輦迴百子閣扇動七輪
風二龍巡夏代八駿馭周朝何遜岸花臨水發江燕繞
檣飛念此一筵笑分為兩地愁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
香山鶯空樹響隴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庾肩吾衆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向嶺分花徑隨堦轉
藥欄疎林不礙月迴浦暫通潮秋樹翻紅葉寒池墜黑
蓮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野曠秋先動林高葉早殘
月皎疑非夜林疎似更秋金漸圖神燕朱泥却鬼丸方
憩七廟畧更雪五陵冤蕭子範春情寄柳色鳥語出梅
中柳惲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籍蟬噪林逾靜鳥
鳴山更幽朱超道葉飛林失影冰合澗無聲王褒石壁

㾓為路山𦑨雲作屏未能扶卑卓猶足舞王戎陳後主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天
迴浮雲細山空明月深陰鑾輪摧九折路騎凹七星橋
鸞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亭
嘶背櫪馬檣轉向風鳥張正見高柳橫遥塞長榆接遠
天馬倦啣銜草人疲屢看城霜雁排空斷寒花映日鮮
江總露浸山扉月霜開石路烟玩竹春前笋驚花雪後
蔭雨關分地軸華嶽接天壇叢花曙後發一鳥霧中來
秋城韵晚笛危樹引清風曲澗停驂響交枝落幔陰鳥
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猶憶窺𦑨處還如解珮時周弘

讓風高噴畫角雲上舞飛梯徐陵猿啼知谷晚蟬咽覺
山秋野燎村田黑江秋荻岸黃竹寄山齋冷荷開水殿
香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讀記知州所觀圖見
岳形廣倚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永箱三尺劍長卷
一戎衣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雨歇殘虹斷雲歸一
雁谷王褒傳相鶴太乙受飛龜細縷纏鐙格圓花釘鼓
床龐嫉逐細草鶴鞚映垂楊久斂風塵俗殊勞關塞衣
隋煬帝遠水翻如岸遥山倒似雲翠覆承鳳輦碧霧翼
龍輿薛道衡飛寬同夜鵲倦寢憶晨雞空庭聊步月閒
坐獨臨風王胄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孫萬壽如何

濺筆士翻作負戈人李巨仁無風波自動不夜月恒明
虞世南剱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盧思道怨歌聲易斷
妙舞態難逢尹式秋鬢含霜白衰顏倚酒紅西侯追孫
楚甫津送陸機邢巨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攀或寓情
於景物之中或遊神於氣象之表三唐巨手衣鉢有由
故知作近體者斷須自漢魏六朝細細尋繹而徐徐漸
及於唐譬諸大海瀠洄必自百川趨赴而始成其爲大
觀也

極元（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選手畧同）

姚武功極元集於貞元以前一代詩人不能博采兼收

祇以如其性分而止其自作縣居詩十首并遊春詩十
二首殊少射鵰伎倆惟於冷暑微員形容畧盡如馬蹟
山鹿放雞雛野禽栖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從僧乞
淨水避客報閒書未曉衙寒起迎春恐病行印朱沾墨
研戸籍雜經書一瓶春色酒數頃野花香非身歷其境
者不能知也（袁石公送陶孝若諭祁門詩小史髭皆皓隣齋耳未聰山鳥呼朋客奇峯禮上公甫褚裘擢揣摹絕倒）

珠露（梁有施肩吾袁昂書評所謂如新亭傖父者唐宋復有二人一以詩名一纂道藏）

陳文惠題施肩吾宅詩幽居正想餐霞客坐久月寒珠
露滴千年獨鶴兩三聲飛下巖前一株柏按肩吾有若

朔野客來相訪一室無烟何處尋之句江山文藻消得
文忠此詩

作鬧 蔣楚稱昌黎詩話引此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爲幕僚賦詩曰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時但云林園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

種竹

東坡次韵劉貢父西省種竹詩嘗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自註云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曰

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緊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云貢父好謔偏有此種話言供其辱吻坡翁即據以為詩料更不必誦猛士守身梁矣

新婚 蔡中郎協和婚賦事深微以元妙實人倫之肇始自是正論

劉瑗咏新婚詩琴聲姿曾聽桃子墻經分以弄女役童作對圖已奇矣周弘正看新婚詩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竟以一妓一奴爲配所謂柔晉潘楊者竟安在哉六朝人物凡閨情院體每每以倡樓蕩子比興真是習氣使然不自知其卑下耳昌黎所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當以此類歸之

吉了果然 惡溪多水怪段成式爲梧州刺史其怪遂絶因更名好溪夾星灘即此處

殷堯藩贈劉十二詩鸞將吉了語猿共果然啼吉了南方有之或惡溪所見也果然天中記云似獼猴自呼其名異物志云出九真日南未聞產栝蒼也又云定當雷令劍應識趙王弁劍用豐城事或途路所經磨弁乃在代州即今之保安州雞鳴山相去甚遠此亦僻於對偶之弊 台州亦有惡溪元稹送楊詩欲尋苹頂去不憚惡溪名據柳子厚集閩中亦有之元微之和嶺南詩果然皮勝錦吉了舌如人

雪 說文凝雨也釋名綏也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

雪詩欲免痕跡大是難事六朝諸君雕繢滿眼即三唐宗匠亦不能別開生面山加銀作甃宮見璧成臺燕公稱大手筆人乃有此等句耶若李洞細填蟲穴滿重壓鶴巢欹喻坦之草開當井拋樹折帶巢枝李商隱簷冰滴鵝管屋瓦鏤魚鱗皆苦搜冥索而得之白戰不許持寸鐵於艱難中特出奇麗坡翁雖有是言未必盧陵心許也

河南雪 丁卯集又有贈王秀才自越見訪詩烟深揚子宅雲斷越王臺

嶺南無雪漢章帝時番禺楊孚嘗移洛陽松柏歸種之宅畔其年暴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許

用聯詩河畔雪霏楊柳路城邊花發越王臺楊子指學也乎字孝先爲議郎著交州異物志

北枝花

梅嶺因梅鋗得名六帖言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而宋考功有度嶺南翥鳥泝盤北枝花之句翁山曰嶺梅與江南異花頗類桃而唇紅蕊嶺與粵少積陽之氣所致故驛名紅梅按梅嶺原名臺嶺梅鋗家於此後從吳芮入關封臺侯因以爲名其將庾勝常守此亦稱庾嶺或曰勝楊僕將也張曲江始植梅

秋雪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年六月雨雪漢書文帝四年夏六月大雨雪

白樂天望終南山秋雪和劉郎中曰徧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余於丙午七月過飛狐峪時大雪覆蓋千山至立又於丁卯六月過太白山其最高處積雪尚存土人僉謂積年之雪盛夏不消故知秋雪蓋寒暑之殊時時有之但求諸吟咏誠有如香山所云者要亦景象特殊難于著筆耳雁陶蔚州詩詞盧河畔逢秋雪旋是風飄白鶴毛坐客停杯看未已興迴已濕滿花飛狐峪即蔚州地也清吟集有秋雪聯句二十八韻

春草

秋初文句客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極有餘味徐偉長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但有樂子蘂加之意

句耶 張芝與弟書且方有韓分張之勞于蘭嬌鄭子肯曰冬若是以威客滿腸

溫飛卿詩簷前柳色分張綠牕外花枝借助香吳子華詩灘響忽高何處雨松陰自轉一峯晴不得中二字作句眼便不成徒溫句實吳句虛須於上下文參之

兩用 李嘉州集多有一聯兩見者

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許用晦得意句也寄洛中故人兩用之惟起結不同林晚鳥爭樹園春蝶護花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亦兩見李義山詩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一咏李花再咏槿花

生鹿

李清江有山中詩曰無奈牧童何放牛喫我竹隔林呼不應叫笑如生鹿欲報田舍翁更深不歸屋描寫村野情形如話如畫杜陵所云公然抱茅入竹去不得謂絕無僅有之事也

三春鳥 黃阮丘令朱璜謂山下人曰六甲日乃上帝造物之辰是日殺生爲天所惡

彈弋之事古人不廢然殺機一動黃口無遺昔見無名氏揭二語於村落曰勸君休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大爲贊歎後讀齊書蕭遙欣七歲見小兒彈飛鳥者遙欣謂曰鳥自翔來何關人事無輒殺生衆感其言乃不復彈以宗室子而能如此存心吾欲以童子亦知魯衆生無懼心二語贈之

白鳳皇 礜字徐氏誤 晉皆誤作礬

李賀詩華清源中礜石湯徘徊白鳳隨君王曹唐詩不知今夕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按瑞應圖曰赤爲丹鳳白爲化翠青爲羽翔元爲陰翥黃爲土符白乃西方之色其應王兵昌谷爲溫泉而賦故當有此冕賓既曰遊仙何亦以白爲尚耶礜石者硫磺之類地下有之則泉溫 山海經曰皋塗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礜擲曰礜石殺鼠蠶食而肥本草曰一名青分石一名九志石一名固羊石又名鼠鄉以能毒鼠也凡溫泉皆有之

蓴菜

蓴菜產於湘湖必須濯以西湖之水始結凍如餳逾春即不可食陸士龍所謂千里蓴羹當别是一種張季鷹因秋風而動蓴鱸之興則非湘湖之產也謡渙詩湘湖蓴菜大如錢千項鷗波可放船一曲竹枝歌未了水禽飛散夕陽天

楊梅 湘潭記陸展見楊梅曰此果恐是日精郎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叅送衡山道士

湘湖所產楊梅與洞庭山爭勝餘姚燭溪亦稱佳品孫文恪詩萬壑楊梅絢紫霞燭湖佳品更堪誇自從名繫金閨籍每歲嘗時不在家文恪名陞字志高忠烈公季子歷官禮部尚書 放翁詩項里楊梅盬可徵自註云太白梁園吟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不知楊梅酸者乃爲以鹽佳品未嘗用也湘湖蓴菜豉偏宜註云蓴菜最宜鹽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盧言蓴菜之美實引此以結上文兩飾之意

萬年枝

周益公嵩典試王仲衡由其門後同爲入座王以入直詩相示有曰玉堂晝永暑風微敏敏飛花落小池徙倚幽欄憑問訊夏鶯啼出萬年枝周次韻曰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皇池更哦殿閣薰風句坐覺微涼生桂枝詳見玉堂雜記亦翰苑佳話也 萬年枝冬青樹也一名女青葉朱色者名男青翁山詩行人只道冬青樹不識男青定女青

新樂府

周憲王有燉明高祖之孫有誠齋樂府留傳於世李夢陽汴中元宵詞中山孺子倚新粧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蓋指此也集內如南浦斷虹收雨去西風新雁帶霜來採得藥苗還竹徑着殘棊了坐花陰之類皆清逸可誦 中山王名噲孺子名冰見漢書藝文志漢帝以未央材人詩賦之者

惡宵雀

頤茂倫雜感詩遙望蒼梧鬢已秋雲山蕭颯動人愁飛只有惡宵雀猶自啣蚨壘帝丘註云丹州鳥名惡宵銜珠蟲築冢此事未經人道

柳亭詩話卷六終

目次

柳亭詩話卷七

山陰宋長白纂

石鏡臺

祁陽之浯溪有石鏡臺乃元道州遺跡宋陳衍云元氏以水爲浯溪山爲浯山室爲浯室三浯之稱我所擅而有也盧景茂詩昏蔽仍須溪水淋山光始發碧流澄謂以水沃之照始分明也行人祗照山河影不見元顏萬古心謂中興頌乃魯公所書楊廉夫詩此石曾將獻鳳池賜還仍對次山碑分明照見唐家事不向旁人說是非州傳此石曾入內廷並無形影發還故山其光復現

縣大紳詩水光浯溪鏡石臺漁舟花草映江開不知元結中興頌照見千年事去來詳見董傳策浯溪記

草堂遺像

西川草堂有杜少陵遺像陸務觀題曰公詩豈紙上遺句處處滿眼窮端有自寧獨坐房琯長安豹蟬多死去誰復弄包括渾淪不欲以一節槩其生平也又七言句曰孤殘炙冷正悲辛仗內鬪雞催賜錦追說傳去尤難爲情

湖陰　楊巽自號湖陰先生爲建康實錄所誤　臨川夢日亭詩湖陰絳氣屬騎天亦然

溫飛卿湖陰詞曰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驄金面青連錢虎脊拔劍欲成夢日壓賊營如血鮮按王敦犯順也兵于湖明帝單騎陰察賊壘敦夢日墜帳前驚曰黃鬚鮮卑兒來耶遣騎追之帝以鞭遺村嫗詭詞脫走于湖蓋地名晉書湖字下接陰察字飛卿誤讀破句且自註云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作而附之張文潛作于湖曲以訂其訛　王舒傳遣其子允之擊韓晃戰於于湖地里志太康中分丹陽置于湖縣即今蕪湖也

文房　劉長卿字文房

飛卿醉歌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腳禿舂黃粱阿臺光頭不識字指麾豪俊如驅羊按元微之東南行有文房長遣閉經肆未曾鋪之句又羅維題鮑行軍小閣云

文房已得地相閣是推輸杜牧送西川相公詩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或唐時有此成語飛卿乃用之也阿臺欠註明豈即玉川之子耶光頭有誤作光顛者尤覺無謂　楊雄輶軒絕代語宋齊以八十爲臺

折綿

庾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黃山谷變其句法曰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張道濟亦有絮上綿應折之句

禍福　稽中散攝生論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

陶靖節命子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似引塞翁失馬事

及劉向與子歆書陸平原君子行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則兼用老子倚伏意（昌黎詩歎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從班固答賓戲福不盈眥禍溢於世變化得來魏泰誤引爲魏人辞疏）

木稼（左傳成公十年雨木冰漢書五行志雨木冰曰樹介又曰木稼）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曰木稼曾云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按唐書五行志雨木冰凡十餘見惟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木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月王薨上句引此下句葉石林謂前一歲華山崩（錢牧齋有木稼從他崩達官之句則戊辰紀事）

三椏

參横三椏五葉背陽向陰皮日休與寂上人聯句詠人蓡是誰披露記三椏字義本此蘇長公詩恣傾白蜜收五稜細劚黃土栽三椏則以葉爲稜

一稜

陸魯望詩我本曾無一稜田平生笑傲空漁船空字作去聲用稜字韵書無去音或以爲土音也范石湖詩汙萊一稜水周圍歲歲蝸廬沒半扉楊鐵崖詩剪取璚田一稜歸滿天鐵笛走春雷祖此

稜科

俗呼一條曰一稜杜少陵夔州詩用之曰塹抵公畦稜俗呼一株曰一科羅江東南園詩用之曰科圓早薤齊

海蛾

及陸江南倡和詩遣客呼林狖辭人寄海蛾又度歲貽龐馬先春買小蛾蛾即蛸子吳越皆之（樂天陽明洞詩鄉味珍彭蚏時鮮貴鷓鴣彭蚏小蟹也吳人呼爲沙裏狗）

石蛄（荀子東海有紫紶魼字與蛄通江淹賦作石劫）

郭景純江賦曰石蛄應節而揚葩按石蛄一名紫䗪本草謂之石決明得春雨則生花康樂詩紫䗪曄春流即此王右丞送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蛄春（皮日休吳中詩鄉味腥多厭紫䗪作蟸字與梳字同押則用張景陽七命仰折神蒞之句註謂即茈

也說文紫藻茈一物三名本草誤作蘢文選亦然）

親家

婚姻相通例呼親家親字作去聲蕭瑀曰天子親家翁是也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白樂天有送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詩

親眷（五代史裴皞自魏晉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稱親眷也）

總瀍別庚郎中詩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世俗稱親眷有典（謝惠連詩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串字音貫）

重表

婁酉銘曰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實錄二十卷高諒撰表親譜錄四十卷按老杜送重表姪王砅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錄事乃姪行也何以曰重

砅音厲

王母

少陵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註以瑤池王母當之非也按宣和中陳彥和掌禽苑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尾翠飛翥則兩翼翕張如旗名曰王母故知子午谷閒應有此種鳥也酉陽雜俎謂齊郡函山中有之王樹於謂尾長二三丈五色如旗

天老徐陵答周處士優游詩仰企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殆亦色畫也

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張平子同聲歌通首皆妮妮兒女語乃於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之下陡接曰衆夫所稀見天老敎軒皇離奇恍惚莫可名言殆古人所云閨門爲王化之首禮必始於夫婦者耶劉昭曰平子淵通故慮周而藻密

細娘

遼時婦人有顏色者呼爲細娘以黃塗面謂之佛粧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眞珠絡臂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粧庾子山鏡賦㸃上星稀黃中月落黃字期見於此元怪錄神女智瓊額黃北史周靜帝令宮人作黃眉然以之塗面未知始於何時李昌谷有宮人面㸃黃之句李義山八字宮眉捧額黃王介甫漢宮嬌額半塗黃司馬才仲梅粉粧成半額黃或亦有所考耶或稱周天元令婦女黃眉大成在位僅兩月疑誤

紅蓮稻范石湖詩覺來飽喫紅蓮飯正是塘東稻熟天虎丘事也

吳地有秈米最早熟號紅蓮稻詩人罕用之惟陸魯望有曰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早稻識紅蓮琢句甚工即白菊二字詩家亦少見皮襲美有白菊爲霜翻帶紫霜錢白菊兩三花之句司空圖韓偓張蠙俱有此題詩不甚美許棠云人間稀有此自古乃無詩

夜航船

夜航船吳越皆有之或以航爲行非也古樂府有夜航船曲韋莊和李秀才詩酒市多逋客漁家足夜航皮日休答天隨子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擁酒三餅寄夜航方虛谷有聽航船歌十首

十八東西

墨莊漫錄云王禹玉寄程公闢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設對甚新按姜白石詩剪燭屢呼金鑿落倚窗閒品玉參差以簫對杯亦精程名師孟

神九 齋順二子璋瑞師事仙人齋子明於楯霞谷服飛龍藥一九十年不飢魏文詩出此

唐明皇詩魏文帝詩賜諸王憲等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九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念此寧如兄弟天生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家絕其朝謁卒以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效耶余謂明皇評隲往事固見花蕚相輝之美然三子同日死而宰相以刑措賞彼西園公子得無齒冷地下耶 蔣永公曰昔人謂魏文陳思節論詩文亦首投合然于相愛禪丁建論哭那得不忌

好子孫 倪文正題徐俗淵別業云皆樹勝求佳子弟難書權拜小諸侯用事雅合

陳亞菖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隻怪石一株異花數十本為詩以示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此與杜暹捐俸寫來手自較之語不相上下平泉擬淚殆有不自覺其多者乎

問前程

范文正咏蚊詩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冷齋夜話云西溪監鹽時作於廨舍孫公談圃云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部左右以艾烟薰之有一廳吏醉卧為蚊所嘬而死余謂文正所咏乃不避學患之意未必以蕭荷花為戒也

梅花落

楊用修有梅花落詩自註曰古樂府有梅花落曲皆言其開不言其落旅行松次乃援舊題以成新曲有曰古梅飄古香新梅綴新粧那枝傳妾恨何樹近君鄉又曰梅落復梅開流光似流水君心在梅花妾意憐梅子二首淡雅多風非堆金積粉可同日語也

星回節 劉彥和辨騷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

文藻三閭並憂懷九辨知雲為巫峽賦雪作郢中詞茅屋還遺址蘭臺與昔時鴻裁誰獵艷空自拾江離星回

之節夢一美丈夫自稱宋玉謂余曰公獨無詩贈我乎夢中作一首四何覺後續之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為星回節亦升菴自註

才若此

高達夫送族姪式顏詩惜君才未遇愛君才若此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老杜昔别是何處一首亦為式顏作二公傾倒如此而此君乃無一字流傳何也 鮑明遠有云英才典士沈沒而不傳者安可數哉

太湖精 虞翻日太湖有五道陸龜蒙曰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

李頎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此從東方朔

歲星之精化出少陵亦云嗚呼東吳精意必當游原有

此語不但以顛名之也旭有春草帖并山行值雨三絕句吳寧野清紀哉之

別業

石崇思歸引肥遯於河陽別業即金谷園也李嶠詩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宸此貴人別業也祖詠詩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此高人別業也

鏡湖

漢順帝永建間立鏡湖任昉述異記曰軒轅鑄鏡於此太白詩揚帆采石華乘船鏡中入指此後人多稱鑑湖傳俊詩杪椰臨數芊星小蒸蒲遂映書檣低王禮詩僧磬遠聞松寺裏漁家多住椰塘邊

客村落日

王粲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孳寫長途景況令人肌骨凜冽少陵全用其意曰客村惟見鳥落日不逢人

雲樹 劉夢得詩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烟

何遜詩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謝朓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皆體物到家語非靜會不如其妙姚合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高深隱現似棧道圖

青絲 顏魯公有放生池碑云唐乾元宋天禧皆詔沿江諸州置放生池

唐時州郡有放生池皆承制為之勒文於石元微之制越州題一絕於龜山院曰勸爾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蓋戒僧以護生之意也李公垂來遊見而笑之未幾果有寺僧習於池中李遂書一絕曰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彷彿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十千用大藏流水長者事

海米

張華博物志東海洲上有草名莃實如大麥呼為自然穀亦名禹餘糧方希古有海米行即莃也詩曰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荠婦女攜籃晝作羣采摘仍

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煮以為飯充朝飢莫辭苦澀咽不下性命聊假須臾時按希古家於寧海其地僻而斥鹵瀕相傳編民藉此以充口食宜乎蒿目而傷之歲饑行一首與此意同歲也即范文正所進烏昧草也

棋酒

杜牧之有題樊明府林亭一聯曰堦前石穩棋終局窗外山寒酒滿杯又題李隱居西齋曰林間掃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杯孫塘姜南曰古人於適意處即道之不嫌其用之重也按老杜曰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為年小杜二聯竟可作老杜註腳

杯杓

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鶖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太白襄陽歌鸕鷀杓鸚鵡杯正用其事非海南之螺杓螺杯也

晝夜

香字田蘗詩曰王子安臨高臺詩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空樂而失晝夜也庾丹秋閨有望曰羅襦曉長襞翠被夜徒薰恐而失晝夜也按此即唐風角枕錦衾之意張茂先詩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早已道却

酸文 醋字酌字疑有一訛

松陵集有泥聯曰良常應不動移文三醴從酸亦任醺良常山名茅君內傳曰要治良常之山魏文帝曰良以此爲常也三醴未得其解按李慶孫弔錢熙詩四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傳熙嘗獻四夷來王賦及三酌酸文乃宋人也賈捐之與友人箋曰午夜一燈辰懨萬字豈肯爲此沾沾徒作酸文耶蓋用其語

讀書

邵子湘讀書樓歌寄周櫟園序畧曰在金陵鎖山取元人讀書似看山看山如讀書句賦詩美之有曰主人愛書兼愛山山色堪凭書堪讀於讀書看山寫成一片結日乃知鑒賞心尤苦才士逢君亦如此於櫟園眼界豁襟一齊描出生什也邵名長蘅有青門集

寫意

湯垕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蓋物之至清者畫家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間也陳去非詩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余謂世人小照亦名寫生倘清如三物消得一个寫字否則直謂之着色描櫳耳何以寫爲

飲酒 白香山集酒字尤多

陶靖節飲酒詩二十首小序曰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首章曰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又云寄古酣中客日沒燭當炳又云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結章曰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可知非一身一夕計也梁昭明曰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跡者也得之矣

問生涯 許見容齋隨筆

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交薦二公登第崔罷舉後二公入三館偕出經汴岸見一人艤舟河次則崔也問以別後況味應曰差勝應舉覓官時邀與歸不可明月遲

署見刜上有詩曰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無風波處便爲家先府君嘗命吳衣白寫此詩於齋壁管子曰名利者爲生危讒云勞息也寫除也能息名利則除生之危曹子建經怨篇所爾者名所拘者利見由華薄凋損正氣阮嗣宗詩詠名令志戢重利使心憂人能淡於名利二字又何風波之有

業風飄

瀟翼答辨才詩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亦調誰憐矣羣翼長若業風飄按翼奉文皇之命變姓名入雲門賺辨才所藏蘭亭真蹟才設缸面酒飲之且贈以詩酒傾心躁翼已自知業風鼓動矣然帖去而塔以成還是惡因招善果也才詩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不入趣術二字不意奇驗至此百花盡放恐雖攻未必以真本送邪

破衲衣

臨川集有送達公上都詩艇子湖頭破衲衣秋陵秋影片雲飛庭前舊種芭蕉樹雪裏宜心待汝歸芭蕉用淨名經語時若士暴下旬日故以中無有堅爲比其後又有水月疎山寄達公遊廬詩欲禮名山作草堂達公曾此發昫暈惠休靈徹爭來往惝怳三生恰姓湯湯字下得有樣此時憑山道池與紫柏號三大老若士機緣於達公獨契投贈連篇不滅瑟鼓相逢兩舍家也

不食姑

唐人有不食姑詩蓋女冠而辟穀者也于鵠一首絶句不食非關藥天生是女仙見人還起拜留伴亦開田無窟尋溪宿兼衣掃葉眠不知何代女猶帶剪刀錢寫出行雲流水獨往獨來之致張籍亦有此題云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又云丹砂如可學便欲任幽林覲雨任字則踪跡無定雲水全真可知已萬曆時歸宗和尚自伏牛入京能一再七日不食惟飲水數升因號木蓊和尚勒居長椿寺近有峨山法乳日彼岸者挂錫平越章太守雨齋與之遊後自黔過越來訪雨齋館諸里門間其應供不輟而從無便利亦奇

三姑臺

顧逋翁過桃花嶺潘三姑臺有詩曰桃花嶺上覺天低人上青山馬隔溪行到三姑學仙處還如劉阮二郎迷因桃花而及天台未免滋爲口業三姑有知應謂文人輕薄矣燕子賸林媼詩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此寡婦也何得以滿蹊花比之

碧山家

李騰空乃唐相林甫之女捨家入道師事女冠蔡尋真入廬山學三洞法以丹藥救人李太白送內尋廬山女道士詩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夫林甫不歸紫府而其女乃弄紫霞可謂不系世

笑者矣蔡卽上淸眞人陳少陽鬪歌於勾欄者也孔武仲有評眞觀詩其末曰誰道尊眞是女郎朝餐松桂夜焚香明眸綠鬢今何在薏巳霞衣侍玉皇

衍波箋

瀟貫少時嘗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授貫紙曰此衍波箋請賦宮中曉寒貫援筆立成曰十二峣闕隱斉綠獸猊噴洒椒煙複渴烏涓涓不相續轆轤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咽蓮燭五龍吐水浸寒漿紅綃珮魚無左璫兩兩懸足臙扶桑紅蘋半辦出波面回首胍稜九霞綃鳴鞘遠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殿諸女拱立曰子詩甚有奇語異日必貴祥衆中蔡齊榜果及第貫詩似傚昌谷而仙女喜之則賀賦玉樓信而可徵已但紅字三見俱重頭確是夢中語耳

銀豆謠

天順時常以銀豆金錢撒地視宮女宦侍爭拾以爲笑樂揚福修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喧闐競拾盈雙袖金瑠半隨羅襪皺贏得天顏一笑看拜賜歸來坐消晝君不見民家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餘糧搖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時李文達賢爲選郞上十策有崇節儉一條李給事侃謂忠言宜采納楊宗伯寧曰吾請崇節儉一疏殆欲下淚云

精微篇

陳思王精微篇有云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左延年亦有秦女休行中云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延年作於黃初中當是子建同時事也但所云燕王婦史傳未詳至蘇來卿非入思王文集并無由識其姓氏乃知麗娥親謝小娥輩流傳萬古者正不易易耳

白頭吟 北史虞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專經爲學妻子不自隨從白頭作小字亦奇

孔德昭宿荒村詩勞歌欲叙意終是白頭吟袁朗秋夜獨坐詩如何悲此曲坐作白頭吟意必古人多有此咏不止卓文君一首也 少陵好用此三字其意絕不相蒙

福泉寺

羅向少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後二十年持節還鄉書僧院曰二十年來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遥

認隼旗飛春風一徧琉璃殿帷有泉聲悵素機王播艮文昌後又有此人東方生曰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三歲神童

大中祥符八年福清蔡伯禧以神童召見年未二週誦詩百餘篇授校書郎春宮伴讀并賜以詩曰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神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能學步來朝闕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自古神童之設幼者僅見此人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孝宗時呂嗣和四歲授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讀

玉杯瓊樹

董約山以任子為宗人府經歷疏救沈忠愍為嚴嵩所搆賴徐華亭解之出為雲南太守時楊用修在戍所與之遊贈以詩曰使君高義薄虞寰邀我尊罍慰旅顏不是蟠胸多磊落那知絕域有江山玉杯家學曾親炙瓊樹風流許重攀書戟清香延坐久村孤城遠漏聲閒約山名思近中峰先生子也華亭出中峰之門約山有孫名懋中為尚寶卿疏參袁崇煥有直聲

柳亭詩話卷七終

柳亭詩話卷八

目次

柳亭詩話卷八

山陰宋長白纂

遂初堂 孫緯作遂初賦

遂初堂爲張詹事九思別業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都城常以休沐之暇與同儕觴咏其際趙承旨詩青山繞神京佳氣溢芳甸林亭去天咫萬象爭自獻年多佳木合春晚餘花殿雕闌留戲蜂藻井語嬌燕退食鳴玉珂爻于此終宴松雪集以近體擅長此首殊有小謝風味宜表出之

南野亭

虞奎章南野亭詩門外烟塵接帝居坐中春色自幽亭實備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長擅終南雨後青此詩於題面極爲洸發道園學古錄中可稱全璧道園平生蓬瀛乃以代草詔書致受皮鞭馬尼之禍較諸作者傳子一聯推而發兒文人遭際何其險邪至霏雪錄所載寶泉示夢之事恐未必然

猛虎頫彪

法傳錄曰文皇以儲位未定嘗咨淘緒緒言立嫡以長且曰好聖孫

解學士詩多信口而出故是游戲成文然流俗所傳半屬鼎非春雨集中所有其題猛虎頫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撄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成祖有

獄於皇儲味其詩句遣辿仁宗此則煞有關係不得一例視之海鹽徐泰曰吉水獨駕青鸞翺翔八極使禰衡遇之寄髮愧以辞

五步成詩丘文莊除夕詩一年餘此日百歲幾今宵

開元中史有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於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令賦除夕詩遂矢口而吟曰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帝稱賞授監門衛將軍此詩結句甚佳通體亦稱或有指爲王涯者似未識開寶間聲口也一云是王諲又云史青張說守歲詩起一句同

買山錢盧天驥詩未有買山錢愁聞有山賣

劉攽之賀徐直院啓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研平生雅好可知直院者淵子也嘗有詩曰倖依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研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啓蓋用其詩語

金鼇閣竺法深謂支道林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固知朱戶不若蓬門也于頔乞數符買山錢百萬事與郡起同符與安道前啓耶何其乖也

南安有玉枕山相對金鼇閣爲一郡之勝陳白沙赴召過此時張東海弼爲守餞之閣上白沙口占一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鼇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東海遠復之曰客裘蓑澁客衣单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睡不得雞鳴催入紫宸班白沙爲之憮然東海東高鹿日山林之與短猶勝於市朝之味長

桐花鳳俗名收香倒挂周櫟園日倒挂有之收香則未也星槎勝覽日出瓜哇國蔣永公日出於粵西

李文饒有桐花鳳賦劉績謂卽綠毛幺鳳李之儀謂此鳥以十二月來好集美人釵上亦名探花使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蕃成都岷江所産益部方物記載之賦序謂來自蒼梧者爲是隱巒或作可朋

鳳車

古今註蛺蝶大者名鳳子廣東志羅浮山有五色蝴蝶相傳麻姑上昇時裙裾所化或云蒟稚川也土人呼爲鳳車韓致堯詩鳳子輕盈膩粉腰張文昌詩五色雲中紫鳳車

樹雞

樹雞菌也類榆肉酉陽雜俎日出代州俗呼胡孫眼唐肅宗與張良娣博聲聞於外李鄴侯言奏報停壑乃以乾樹雞爲之昌黎答鄧道士詩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回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乖湯

洞見茅君傳乘龍見雀奉國李樹贊左耳見大藏善生王子事昌黎平素闢佛或未之見也

東坡竹見九江志

富川有東坡竹相傳大蘇過此嘗以題壁餘墨洒叢竹間其新篁枝葉俱帶墨痕姑蘇杜瓊有詩曰東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蘇子墨至今枝葉尚班班

文僧怪石一聯詩攸作李咸用

華蕪州有覺文僧卷詩曰怪石難爲古奇花不敢妖與平日恬淡一派迥別殆爲此僧作頂門針也其瞓徐秀

才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元冰尤爲工緻艷雪二字韋集屢見王棨老之官觀州閒風於龍官渡七日不能濟投詣物於江神不應以貴僧眞草書章蕪州詩弱頭投之香火未收天水如一其詩即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之句也左司詩得太史書而益妙江神可謂兩彩一奔矣

硯瓦

李咸用謝友人遺端溪硯瓦詩連淅光比鏡囚墨膩於

磐因墨勝於殺墨或作因字則人人能道者硯瓦二字

𠦑見於此或云唐以前硯皆用瓦受墨處微凹然昌谷

有踏天磨刀割紫雲之句是咏端石也硯之製始於帝鴻氏仿軒之後

征訛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漢書宣帝微時與張彭祖

同硯席陸雲與機書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則相詒以

洞戸

溫飛卿洞戸詩二十韻有門書闘驚走獸書帖得來禽下句乃王右軍帖上句則指徐景山楊子華輩迺首對仗精工足與義山抗駕

南荒風景劉邠人物志云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須知橫而逸方可言詩方可立異

沈雲卿驩州詩歲貸胸穿老朝飛鼻飲頭張道濟岳州競渡詩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白樂天海南詩天貢生颶母雨黑長楓人張祜寄遷客詩溪行逢水弩野店避山魈項斯寄流人詩象跡頻藏齒龍涎遠薇珠陳孚

安南詩鼻飲如瓴瓴頭飛似轆轤於南荒風景寫得險怪逼人此種筆仗門飽明遠苦熱行始

答魍魅唐人七言律部伍精嚴自雲卿始

雲卿答魑魅代書寄家人四十八韵惟起手魑魅來相問君何失帝鄉八句是問語其下影答余他歲恩思宦洛陽八十八句俱屬答詞笑啼悲憤一瀉無餘盛唐巨手乃有此種文字小生乍見必謂馬雁背矣又救到不得歸題江上石二十四韵與此章參看曲盡遷客逐臣景況蘇長公過海諸作恢諧類放有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按其品詣故自不同

赤壁 杜牧之青李岳州詩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在今嘉魚縣非黃州赤鼻也

曾虛齋翰卿過赤壁詩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知諸史將何意不書周郎晝長公此詩殊有意味一則可見文士有靈一則可訂赤鼻之誤

春波 春波橋取賀季真春風不改舊時波之句東坡寓惠集誤作黃損或云在千秋觀前或云在盤湖中按今禹蹟寺有春波橋俗人呼為羅漢橋者是也

陸務觀乃左丞農師之孫世為會稽人五雲門之華嚴寺是其舊宅後與去婦邂逅於沈園即今之禹蹟寺所謂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也曾見宋刻世說一冊有跋尾云淳熙戊申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豈先

世僑遷於越而追係里名歟今其墓在石帆山有祭者

杭越

元微之送王協律遊杭越詩十韵有曰山經秦帝祭壘辨越王棲葬字疑誤一本作葬字為是至通首惟松門天竺寺一句屬杭餘俱越事偏枯至此不能為才子解也

飛舞 養魚經魚無避守則乘雨飛去漢書宣帝東浮大河神魚舞於河

庾開府咏畫屏風詩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張燕公潮州北亭詩萍散魚時舞林幽鳥作歌蟬散鳥歌是習見語以飛舞屬魚則甚新

栖雲

衣和巷主隱居雪竇之妙高臺結龕其上下臨不測有藤一枝蜿蜒於左號曰栖雲嘗作詩曰竹篼兩三升野水草總五七片閒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見葉文莊水東日記

麻胡 詳見徐慥漫笑錄

宣和將有成郎中者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其外姑詬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耶命成作卻扇詩操筆大書曰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隨緣安分竟偕老

焉 麻胡二字見汴河記又石勒將麻秋亦呼麻胡以止兒啼

崑山片玉 畧見劉溪漫筆

四明宋僉事儒有女美而文適仁和陳輔合巹之夕輔剔燈微吟曰油凍知天冷女應聲曰香銷覺夜長後生一子病且死作詩訣輔曰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豈料中途成薄命莫教兒子著蘆花定情初對竟與嚼後一星孤相似亦詩讖也 崑山片玉晉郤詵對武帝語

雪衣女 虞文靖集載周韶事甚詳其同輩胡楚龍靚詩亦佳云皆蘇文忠公墨蹟

武林妓周韶能詩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鬬勝蘇子容過杭召韶糺酒乘間求落籍蘇指簷前白鸚鵡曰可作

一詩時韶道衣白援筆立成其精句曰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觀音般若經一坐笑賞遂從之此女幸遇玉堂學士得遂隴山之請若遇玉局仙人恐未許容巢北之翠也 雪衣女乃楊太眞所畜鸚鵡自云夢惡爲鷹所斃

買愁村

瓊州臨高縣南有買愁村胡澹菴南遷過此賦詩曰北往常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斷魂買愁二字甚新近人有買愁集四種或作賣愁集以繙之 鄭都官榆錢詩買花不得買愁來

六六峰

晉庾峻曰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入都以道作詩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較北山移文更爲簡切故知終南山不易入也

瀟湘夜雨圖

智永嘗作瀟湘夜雨圖上邵西山西山即題曰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牕燈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却憶當年夜雨時問曰前輩嘗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嬰然亟取詩以歸翌日更作一首與之曰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牕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却憶當年夜雨時其意恐犯前人而改之然不如初作之韵也永係宋人非唐初書手宇文名法極者

雨絶

傅元詩忽如雨絶雲潘岳詩邈若雨絶天郭璞詩一乖雨絶天出三國志虞翻傳罪棄雨絶陳琳檄文雨絶于天張率詩美人之遠如雨絶太白詩雨絶無還雲更爲超脫

簞醪

素書上畧曰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徐天祐簞醪河詩往事悠悠逝水知臨流尚想報吳時一壺能遣三軍醉不比商家酒作池華鎮考古云句踐將伐吳有獻壺漿者覆之上流士卒乘流飲之戰氣百倍水經註作投醪河今在南潤門實城內也 青城味江亦投醪事

英盼

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盼李太白翰林秉筆回英盼出此

拂衣

左傳叔向與子朱言拂衣去之謝承後漢書王奐爲漢陽太守范丹於道候別拂衣而去楊彪傳孔融自謂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蔡邕傳五原太守王智訴之邕拂衣而去南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

此章若彼見惡當拂衣去耳康樂詩拂衣五湖裏醴陵詩拂衣釋塵務供奉詩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工部詩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皆從宦途言之非泛用也天寶遺事張象為華陰簿守令抑之拂衣而去

桂子銘旌

栖白哭劉得仁詩直須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消東坡賭梁將官詩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文字武功兩者都無可恃此庾仲翔所以投身於海島姚希晏所以匿跡於青城也

玉卮無當南史王求簡貴門無與客王晏首曰倩玉亦是玉卮無當耳倩玉球字也

韓非子棠谿公語韓昭侯曰人主而漏泄其臣之語譬玉卮之無當也左思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唐試院以此命題蔣防有句曰清越音雖在操持意漸寮通首俱作悵恨之詞與韓子語無涉元稹結句曰縱乖斟酌意猶得對光儀稍有含蓄末路善於補過者以此元稹或作蔣防

諸生

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為諸生學問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任昉為梁武帝策秀才文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此二字高常侍用之於詩諸生日蕭盈四十乃知名贈外甥也方元英過宋協律故山亦云殘編續大雅稚子記諸生范德機贈別李教授詩諸生五載外之子太河東如此用字方不落空

秀才北齊策秀才有濫劣者罰飲墨水三升

漢書吳公聞賈誼秀才召致門下秀才之名始此後漢左雄傳漢初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稚叔夜有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太白同吳王送杜秀才入京曰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楊素謂杜正元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故以顏子為比而曰許云者難之也升菴引趙武靈王語乃改秀士作秀才

道士

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周穆王因尹軌製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為道士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謂鬼谷子也唐明皇贈司馬承禎詩青谿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疏以子微比王翰云明皇詩或作陽葉法善

上人

增一阿含經曰有過能改者為上人淨名經曰彼上人者難與酬對則此二字緇素可通用也晉時釋子多稱道人或曰法師至鮑明遠始有秋日示休上人詩江文

通擬之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謂湯茂遠也

主人

老杜卜居詩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註謂主人者裴冕也或曰高適也與年譜不合班固東都賦自稱主人劉峻廣絶交論亦然則此二字乃公自謂倘果裴高輩爲之卜居自當不日落成何必待王十五遺草堂貲耶

峰頂

天台衆峰外華頂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此靈澈詩也祁雪瓢爲佳嘗爲余書便面後見唐詩選華

頂二字作歲晚不知於上下文義作何融會

流蘇　西京雜記飛燕女弟有流蘇帶又鄴中記石虎御床斗帳五色流蘇

漢書禮樂志有流蘇蕊樂器所懸之飾也薛瓚註作流遡續漢書駙馬赤珥流蘇海錄謂即盤綫繡繪之毬晉書制流蘇爲馬帳是則帷帳所飾之具矣漢武外傳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陳後主詩銀床金屋挂流蘇江總詩新人羽帳挂流蘇倦遊錄謂五綵同心而下垂者是已

椒圖　龍生九子末名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以司門

貝瓊未央硯瓦歌長安昨夜西風早錦縵椒圖跡如掃升菴謂陸文量菽園雜記始悉其義按陳孔奐名叔篇九華雕玳瑁百福上椒圖謂是屈戌金鋪之類亦可

椒塗　音圖塗二字同義異

楊子雲解嘲前番禺後椒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則地名也曹子建洛神賦踐椒塗之郁烈又似椒房之謂謝惠連詠蒲詩初萌實雖㲉暮蘂雜椒塗即郁烈意羅鄴詠效玉臺體青樓枕路隅壁筦復椒塗則塗字乃塗飾之塗

遊蜨

應璩與曹昭伯牋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

思率頼遊蜨以娛其意老杜獨酌詩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遊山謂行字當作倒字須溪謂行列之行余意以遊字爲準更有出處　蝴蝶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過宮牆倒字雖有說但少陵未必顧借後人之言放翁詩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爲糧如蜜蜂也蜨也得巨公拈入詩料可謂肖翹之物莫不各得其性已

神遊

海鹽余有悼往詩序畧云黎惟敬南歸神遊羅浮見道人笠而杖者問之曰姓沈問爲誰曰宣城故太史也則余邑君典云詩中有曰黎君太岑寂戲作麋中遊黃冠復猋忽云是沈隱侯初夢若宿昔化皆千秋天路坐

超越可望不可求惟敬名民表君典名懋學詳見鹿裘石室集

兩當

趙清獻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廣鄉驛有詩曰被召趨朝景物疎兩當中夜宿中途蕭驛在兩當縣也九域志縣在鳳州城西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適均故以爲名老杜有宿兩當縣吳侍御宅詩神宗嘗問抃曰聞卿以匹馬入蜀獨攜琴鶴廉者固如是乎按公琴鶴之外更有白龜前已放鶴再帥蜀時復投龜於淮故有句曰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歿長淮不再來後人但知其一琴一鶴耳

枉渚

楚辭涉江篇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太平御覽曰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溪口小灣謂之枉渚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逈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楚辭原註謂將去枉曲之渚而處辰明之鄉則丘榛二字又作何解謝康樂歸途賦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永嘉郡地也亦不作虛字用

龍鶴

馬戴送李侍御福建從事詩釣渚龍應在琴臺鶴亂栖按福州釣臺山有石刻曰全閩第一江山相傳越王餘善釣白龍處又漳州鶴鳴山有潛翁者修真於此養一別鶴上有風動石高五丈圍倍之風來則動鶴每栖其

頸

野馬黃羊

杜祁公詩雙鳧乘雁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憂按張說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吳血非野馬必不畏飲公詩蓋本此上句則用馬懷素詩今茲對南浦乘雁與雙鳧陳止齋送辛幼安詩乘雁雙鳧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鵜鶘行

魏文帝鵜鶘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刺曹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宋祁午未間宜與相引文部郎爲私人政以斯成盟官吳蓀齋作鵜鶘行刺之曰山林畏豺虎川澤畏鵜鶘鵜鶘大身紫項有百石壺挈壺赴春波抒水如轆轤鼓翅

風雨驟所集無停汙巨魚擲千尺力絕僵泥塗小魚濡沫乾騈首安就屠甑胰飽饞吻狼藉沾諸雛果腹坐磐石睥目思江湖方笑揭竿勞終覺網罟恐脅然雙翮玉徜徉意何殊喙微毛領單頗似有道癯飢處緩行躅鵜鶘俯寒蕪翻遭鶺鶘嗔砰磕聲氣麤鵜鶘亦有云其云多嬌誣一云丹穴王竹實供天廚再云隨陽使稻粱事遊驅茲爾瑣尾臣致身在菰蒲鰌鮪方發發鯤鯢止于于颶爾頭上絲保爾一捻軀在梁幸可托殄物干天誅佞哉老鶖舌凜若操戈殳神鶖不吞鯉兕乃受揶揄高瑣謝饕餮杳向青冥呼始信百族中具有穿窬徒除惡

務其本敢用誠司虞時熊大行姜給事首攻其惡擿諡
最深故以雙屬玉為比其曰誠司虞者公以掌垣申救
而諸司噤不發聲也按公疏有云貪吏如狐逢人便媚而其所依倚必有大門墻貪吏如鼠遇穴即鑽而其所盤結必有大要津又曰人情莫不嗜利而有不躍而馳之物以汨其神人情莫不畏禍而有通神不測之技以撓其膽合前後諸疏讀之洶河之肉狗彘不食其餘矣

三命 鄭康成註離騷大司命曰王督察三命大指即黃帝養生經上壽中壽下壽也謝康樂感

時賦鑒三命于予躬相行年之蹉跎

孫子荊征西官屬詩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若為慕
餘祖筏則三命似出記傳然下句以殤子彭聃為比當
是孝經援神契所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

以遣暴有隨命以督行也

白龍腰 佑事李後主與徐鉉湯悅張泌俱有文名嘗應制作小詞有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東風一半蓋諷諫也

幽州潘佑母娠時嘗夢古衣冠人入其室曰我顏延之
也當與夫人為嗣生七歲始能言忽吟詩曰朝遊滄海
東暮歸何太速祇因騎折白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後
如期而終延年生前厭其子之豪侈易世而猶以壓褱
為苦要亦果位中人也事載南唐書

高一步

梅應發字定夫廣德人七歲不能言一日行溪畔見浮
蛙忽語其父曰此大字也自是頴悟十歲能詩郡守延
而試之即曰我本山中人慣走山中路不用傍人扶一
步高一步十九領鄉書登淳佑進士大字比出字更精
蓋夙慧也見州志

天上春回

游寧查秉彝為諸生時夢入一暗室被杖額懸天上春
回四字後為給事中劾嚴嵩父子廷杖六十謫定邊典
史追憶前夢因有句曰九重天上春回日二十年前夢
裏身可見世間榮辱俱有定數而人每每邀榮避辱如
脂如韋以期倖免者何哉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少與唐肅齊名稱會稽二肅洪武中

僉憲福建時漳泉有虎患移文境內之神遂息後坐事被逮粉之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因下法司獄吏以布裝壓死有密菴集十卷詩見徐充暖姝由筆

早見幾

成化間曾有一帖子粘於殿前犖天柱曰秦檜當年陷
岳飛至今留得惡名題于今丘濬排王恕聖主應須早
見幾項山用醫人之諾力排三原及其後醫生常夫人
死口曰相公為爾排王冢宰致干清議[illegible]又
有以應相舒王為聯者恐未必如是之甚也

對青山 事載莫氏語林與沈石田客座新聞稍異

盛泉為御史王冢宰舉掌考察以浮躁黜為古田尉往

辭院長咸惜之㬌從容曰此去在㬌猶恕尚存一史守也嘗賦詩曰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咏也無官長要逢迎後移羅江令韓都憲永熙謂曰王九臯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置諸車馬轇轕之地乃置諸山水間耶㬌答以詩曰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鑒一度移官一度閒或謂㬌代廵兩廣時䝉爲總制㬌嘗劾之故修怨致此按王忠肅過濟寧不肯壞都水使者之法豈肯以私憾逐諫臣耶然㬌詩頗能以義命自安不似浮躁人語㬌字允高姑蘇人

白羊湖

葉子奇過白羊湖詩客思官程意轉迷湘江南去草萋萋待尋無樹人家宿免得中宵謝豹啼金南陵曰此即打起黃鶯兒之意葉字世傑龍泉人以薦主巴陵簿

別人看

方紫陽晚春詩十載干戈後辛勤蒔牡丹豈知身是客借與別人看此即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之意方有唐宋近體詩選曰瀛奎律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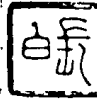
柳亭詩話卷八終

柳亭詩話卷九

目次

柳亭詩話卷九

山陰宋長白箸

取次　豐樂名羨光之弟也高元海皆勸長鸞王我之祖珽告陸令萱所謂處行突厥者

斛律豐樂歌曰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謂齊王洋也取次安頓貌或曰次第也白香山好用此字如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過客踟躕立尋花取次行閑停茶椀從容語醉把花枝取次行乘逐拍同環匝花盞斷遲取次飛以取次對從容似次第之義爲長

佁儗　馬融長笛賦注云不前貌

司馬相如大人賦沛艾赳螑仡以佁儗佁儗如癡儗詳

如賦註同滯貌釋爲日不前也二字詩人罕用惟李供奉送王屋山人魏萬云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山人即魏萬也杜工部西岳賦千乘萬騎蜒略佁儗柳郡州夢歸賦紛若倚而佁儗賦家屢見之

不分

晉庾傳庾征西翼書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分字从犭作忿字解晉人常語也徐摛詩恒教羅袖拂不分秋風吹張正見詩不分梅花落還同橫角吹本此盧照鄰詩生憎帳額繡孤鸞駱賓王詩生憎燕子千般語卽不分意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綿乃合用之

子細

北魏書源懷字思禮嘗曰爲貴人理世務但當舉綱領何必太子細也似爲拘謹瑣屑者言之耳杜陵醉把茱萸子細看自傳世路風波仔細諳自有意在

甃子

邵康節詩大甃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謂酒醆也前書無此字紫陽作康節先生贊閒中今古醉裏乾坤游戲之詩別處漫憂當世事静中方識古人心味有邵子風味蔵之張南軒弟子也

博山鑪 呂大臨考古圖日博山香鑪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水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

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博山香鑪鏤爲奇禽怪獸皆自然轉動古詩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座莫不歡劉繪有咏博山香鑪詩於上下四旁形容備至殆親見之也 纖作卧褥香鑪機關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被褥尚書郎給女使所執者疑即此

紈扇六 樂府作怨歌 顔延之擬

班倢伃既供養長信宮作紈扇詩其發端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江文通擬其意曰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從中道來一筆即合歡意也倢伃原但曰出入君袖動搖微風發含蓄最深文通却曰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班屬自慰江則旁觀也末段曰常恐秋節至涼颷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終斷絶滿水之惡不獨披香老博士知之也江曰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堦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方是設身處地之言如此擬古眞似帷燈匣劍 古今註舜作五明扇西京雜記天子夏設羽扇冬設精扇東宮舊事太子納妃供同心扇合歡者同心之類也

寶鴨

博古圖有寶鴨乃薰鑪也徐與公詩香氣頻聞寶鴨薰吳梅村詩香銷寶鴨月如霜海南琵琶洲出一種鴨似

梟而小頭有綠毛徧身文彩似鴛央土人呼爲寶鴨粤歌有曰琵琶洲上琵琶鴨一樣鴛央兩樣看

奔鮃 段公路北戶錄云鯿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香骨脂可以爲燭極光明與奔鮃相反

海南獺婦魚一名奔鮃用豕入海所化土人以其脂爲燭飲食宴樂則明誦讀組紃則暗詳見異物志及酉陽雜俎鄭湛若詩丁年誤買奔鮃燭丙夜誰傳太乙書鄒名露博學而數奇以中舍終 唐彖博物記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疑即此物佛經名爲饒燦

金虎 曹操建三臺於鄴都有名銅雀中名冰井後名金虎張衡東京賦日然於官降李於金虎五臣註日堅若金惡若虎何敬祖詩日望館雖金虎註日望館月御也西方金也躬畢之屬爲白虎

陸機詩曰大辰匿曜金虎習質又聯顏彥先詩曰望舒離金虎望舒即望館昔石星經曰太白入昴為金虎相薄主有兵亂太安永安之際時運際可知已原註以下文有重陰苦雨之句僅以月離於畢解之不思蕭牆二字非泛引也況彥先此時亦與季鷹有肥遯之志乎虞山謝集詩風烟極目無金虎霜露關心有玉魚有無二字憤激悲涼而顧欲苛斂終老何也

玉羊康成別註雞為箕羊為狼

劉孝綽望月詩玉羊東北上金虎西南昃按易是類謀曰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鄭康成曰星在未為羊玉羊二字似出此蓋以未為月殿指宮神而言金虎亦非

前解可証似謂月上而星沉耳

烏龍

沈份續仙傳云韋善俊常攜一犬號烏龍後乘之飛昇韓致堯香奩集屢用之有曰洞門深閉不曾開橫卧烏龍作妬媒又曰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嬌禽自喚名又曰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卧錦茵此句又見義山集香奩乃和凝所著既貴顯嫁其名於韓偓善俊即世號藥王也韓偓幼得危疾夢一叟牽黑犬以藥授之吞而遂愈巳自述其姓名非內典之藥王藥上也搜神記襄陽李信純有犬名烏龍續搜神記會稽張然有犬名烏龍慕義爭談曰偓有手書詩百餘篇慶曆中其四世孫奕頊獻狀之以忠臣之後授司士參軍歷殿中丞

妙用真人道藏云王母第二十三女

三峽有妙用真人廟即高唐賦之神女也或曰是天帝季女名瑤姬嘗助禹治水亦稱雲華夫人扶乩者得詩一首有云雲雨高唐入夢驚襄王與妾本無情只因宋玉多才思萬古長江洗不清顏之推有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謂此以為口業之戒大慈神女廟詩奇橫獨絕於高唐一事翻空同蹈乃見此公心眼之妙至云蜀守降老甕至今帶連環自註云秦時蜀守李冰降孽龍鎖之江上更可補詩書所未備

雅正窮怪錄載蕭總遊明月峽神女以玉指環贈之其誣妄可知已

吳簡吉經巫山廟題詩曰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閑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為謝明日揚帆一瞬百里與宋若訥宋人詩與乩筆略同李義山詩襄王枕上原無夢莫在陽臺一片雲

明妃曲

自石季倫作明妃曲後詩人吟咏不置謝中丞杰評杜少陵咏懷古蹟第三首云公此詩為近體之冠稱明妃淵中神詩一去紫臺連朔漠足兼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之句獨留青塚向黃昏足契漢使相逢頻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之意畫圖省識春風面足畢意態由來

謂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調環珮空歸月夜魂足破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之外分明怨恨曲
中論足見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之詞故
曰公詩爲詩也詳見詹言

鹿女 大藏有北鹿母仙人流衣石而孕後於石上產一女子

王右丞遊感化寺詩雁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劉辰翁
注下句云若用禮記鹿女外如此箋釋則知須溪於內
典未嘗寓目也大羅氏致鹿與女與禪宗何涉摩詰有
知得無咤爲今夜與臺郎坊州采杜若乎

藍輿

右丞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詩偶値乘藍輿非關
避白衣藍字從草對白輿作仄聲白香山閒行詩病乘
藍輿出老著茜衫行亦屢作仄用蘊長公次黃字直前
莫嗟平輿空神物尚有西齋接勝流自註云輿音預黃滔詩白馬嘶風三十輿亦從仄

丈人行

天覺自潛使至執政時論不無異同後家居被召將
行唐子西適見桃李盛開而殘梅尚有數枝因賦詩曰
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無處無春色不應尚有數枝梅
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樂在交遊中
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以投天覺大爲稱
賞先是子西有內前行一首於商霖二字極爲尖發後
竟以詩遭禍謫羅浮張九一與吳舜宸書名敵則揜掩位敵則相姤女並能者妬雀並枝者啅勢使然也

蘭蕙同芳

茶陵李希遠元統初舉狀頭洪武間隱居故里不應徵
辟嘗題蘭蕙同芳圖曰蘭生花葉短蕙老花葉長短長
各自娟異體同芬芳但依竹石根不羨桃李場君子有
令德千載流輝光公名祁字一初有雲陽集危素序之
乃西涯從祖也公與余闕同榜嘗序青陽集自恨不能效死如廷心

遊嶽載歸

開元中徐安貞爲中書舍人內廷製作多命視草及李
林甫用事侚爲腹心林甫敗遁入衡山僞瘖疾屢爲寺
僧所傷李北海遊嶽識之因戲曰峴山思駐馬漢水憶
迴舟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抑能記否因同載北歸
至長沙謂守者曰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覩太陽不然
委塡巖穴矣安貞一名楚璧龍丘人舊唐書曰尤善五
言詩李所吟其警句也

賒酒借書

皮襲美詩野客共爲賒酒計家人同作借書忙陸務觀

詩供家米少因添鶴買宅錢多爲見山清貧樂事世人罕有知其趣者吾欲繪以爲圖著之齋壁

渭南

放翁恩封渭南伯戲作長句曰虛名定作陳驚坐好句真慙趙倚樓自註云唐人趙嘏爲渭南尉當時謂之趙渭南後來將以予爲陸渭南乎其自寓如此今人乃僅稱爲劍南劍南集二十卷皆蜀事渭南集四十五卷則總集

一句流傳

詩不在多有以一句流傳千古者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是也康樂之池塘生春草道衡之空梁落燕泥則全

篇又賴以生色矣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自云爲催租吏敗興而止然此句因此吏以傳而此吏又因此句以俱傳詩之爲用大矣哉謝無逸用邠老起句作三絕

十倍三分

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酬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慙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升菴謂見於武侯祠壁雖子美或未過之惜不知其姓氏按金人郝俣有題五丈原武侯廟詩氣骨與此伯仲其以十倍對三分尤恰當也詩曰籌筆功名事可哀長星飛墮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才壞壁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吼猶想褒斜萬馬來

木末亭葉臺山題正學祠兩朝事往君恩在十族烟銷劫草成

吳聽翁嘗語余曰方學士以智題木末亭正學先生祠十族可憐無姓字三楊終不是功名爲一時傳誦甲申後遂薙髮爲僧入清涼山蓋其志意早見於翰墨中矣按此詩見黃游岸稿其結句曰此地竟無能拜者六朝風俗壞諸生聽翁之說不知何據

白雀寺

湖州白雀寺裘竹盈園枝修節巨有女子刻詩於上曰

閒拔金釵撥翠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疎雨東風總未眞後書吳門蘊氏碧虬題按城中天聖寺壁有管仲姬畫竹粉墨形似猶有存者女郎何不一詠之耶己酉春聽翁招遊道場山與兀菴禪師閒行溪畔見叢篠中有殘梅數朶聽翁偶吟曰道場最佳處兀菴遶日元度偶徘徊積日月到梅花裏清風滿上閒聽翁捐字叫絕遂拾片磁鐫之於竹

下九

焦仲卿妻詩初七并下九嬉戲莫相忘七當指穿針之會下九者按采蘭雜志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女子爲藏鈎之戲以待月明

結同心能改齋漫錄云西陵在錢塘江之西岸西陵屬蕭山境吳氏蒸誤以東爲西也錢塘則小小流寓於此

古樂府詠蘇小小曰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故註稱錢塘妓自唐以來吟詠最多如不分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之類而宋陳子兼聰聞記聞曰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石碣尚存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豈生寓西湖而歿葬鴛湖耶羅江東詩題今爲李城猶未有人耕則□□之說未謬良由送人之嘉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香徑與招魂之說訴往蘇州

鄉里鑑湖有郷姑祠放翁詩郷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爲租

沈約山陰郷家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按南史張彪傳我不忍鄉里落他處則此二字當指妻言爲楚詩山陰郷家女九日采菜剪結口蛾眉自有主年少莫踟躕通首作陌上桑語氣意當日必有事跡可考郡志失傳

退圃

山樵朱承爵曰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曰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東頭編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畧不發明而句句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三昧也

但頭字易項字以就粘欲近於俗逸遐遠亦佳

出東門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自相矛盾如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耶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梅山亭

三梅即長沙安化縣熙寧中章惇始開至今鮮猺獞之害其題梅山亭二詩筆甚遒勁似不當以人廢言但渻章稱熙寧天子之聖追神堯而陋漢武文章自序其績一則曰臣惇入奏陳地圖再則曰臣惇專持使令車小人面目和盤托出郡志列於藝文不知與濂溪諸作何分別也

嶽麓吳園次嶽麓書院詩千秋正脈朱元晦一片殘碑李太和此甲子歲同遊分韵之句

嶽麓爲衡山七十二峯之末昔人謂原名靈麓至宋始改然沈傳師宋之問齊己有嶽麓詩杜子美劉文房有嶽麓道林詩則非自宋始也杜甫鵓發到夜深宿嶽麓

韓偓借得茅齋嶽麓西唐詩屢見

㸐嶅王喬捷爲人食肉芝而身輕後爲栢人令於東㸐山得道非周王子晉亦非爲葉令者闞明十三州志謂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也韓定辭梁書作韓定之馬或作慕容郁

北夢瑣言曰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於燕劉仁恭命馬彧荅之彧贈以詩曰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㸐嶅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酬以詩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楊用修曰㸐嶅嶅字當作嵍字讀如旄丘之旄此本韋昭註班固荅賓戲嵍敦嵍字音旄也然顏氏家訓㸐嶅作㸐務魏收莊嚴寺碑用之非乎

嵍也或詩誤楊說亦誤

皐橋皐多誤作高玉照新志載盧陵挽葸子美詩猶然

吳門皐橋相傳爲皐伯通故里即梁伯鸞孟德曜依廡下處皮襲美詩曰皐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存隱士風惟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襲美故自超然較諸伯鸞何嘗有上下床之別廡傳而館無聞有以也

臨平河畔有石鼓亭即張華用桐木爲魚扣之聲聞數里者今僅有亭爲佛日下院

參寥子者妙總大師曇潛也俗姓王錢塘人以童子誦法華經得度累賜師號及紫伽黎嘗在臨平道中作詩曰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嘗[illegible]曰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筍氣其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曇潛宋詩僧作道潛唐有道士號參寥子

衰陳李太白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梵林修公吾鄉馮氏子少年跅弛自喜嘗走江上從軍軍潰遁入雲門依雪嶠大師薙染其詩淒惋可誦自名其集曰衰陳巳酉春瘖於西湖之鳥石峰庚戌夏余再上長安與徐野君張祖望輩會於湯古田齋中分韻見贈修老有如公何但稱才子忠孝經綸偉丈夫之句後以疾卒於族人之室其稿竟散失無存僅見二首於裁

椰詩選卓子任載入遺民集雪嶠自號青獅翁示寂於丁亥八月弘覺老人挽詩有云只有罵人三寸舌曾無諂佛兩行眉詳見百城集

直節無枝

寒泉老人爲法門尊宿所著直木堂晞香菴諸集彪炳叢林其繼席平陽之日余與契合最深嗣復主席天童嘗以拄杖授余手書一軸爲記剳云宋公吾不知其何許人勃窣高哉方山中長歌短劍走燕秦詩情潤態秋復春下視一世茫烟塵歲晚歸來釣鑑湖禪爲餌兮法喜論大笑銜淚皆凡鱗聞者見者驚嘆頻紆轍鹿柴志苦辛沙飯糲餅血牙齦滋味自別眉休槃烏藤竈絡

骨筋隻手提授用實截直節無枝光歟新予詣格物弗
其降

春野

寒泉以文字妙香代爲佛事一時會下諸人莫不興口
同聲哀然成帙獨石庭弘公爲能擺落一切自成機杼
其全集余嘗序之西山和尚取入法苑英華皆琅琅可
誦也弘公爲姚孝子後裔孝子名希唐號春野以事毋
棄官歸與季彭山錢緒川王龍溪陳海樵遊徐文長詩
所謂春野山人性頗怪海鹽爲官傾東帶即其人也孝子以孫貴贈太常少卿其墓在石蓉爲人盜買石公走京師丐錢贖之不可乃以其墓貢建孝義祠於故里其詩

有兔夢二年雙淚盡死生萬里一身歸之句紀實也

伏虎寺

余壻荊虎臣趙丁亥第三人入館爲學使夢中有所見
遂以禪悅爲事後宿峨嵋山之伏虎寺賦詩曰儵然猿
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墜草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
海却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
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書竟端坐而逝觀此則知
趙閱道揚次公一流人物不得以逃儒入墨少之

疑佛疑魔

李卓吾死于逮馬御史經綸弄之于亦正過其墓有詩
日此翁千古在疑佛又疑魔未效鴻冥去其如龍亢何
書焚焚不盡老苦苦無多註云卓吾晚年皆書名老苦
潞水年年嘯長留君浩歌湯義仍有句曰自是精靈愛
出家鉢頭何必向京華周汝登亦有句曰半成伶俐半
糊塗惑亂乾坤膽氣粗按隆萬時閩人林兆恩倡三教
總持之說里人趙之如鶩卓吾適以偏師游徼其間而
適丁其禍固非爲法罹難者可同日語也自盡餘生髮丹存不老心遠岸悲風送秋懷落木吟皆卓吾句

象外句

洪覺範曰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

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
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
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石屋珙曰分明月在梅花上看
到梅花早已遲於敍音何緇素得出許汝作箇詩僧

紅白

杜工部曰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官門簪髮供
術白愁顏借酒紅陳正字曰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
周遊道謂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不知隋人尹式詩
衰顏倚酒紅倚字尤有味也

花郁

唐時殿庭多植花柳杜子美詩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是也又有松樹藥欄之類元微之詩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是也上句謂凡入閤賜對退立東階松樹下候進止也下句謂入殿奏事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放入也宣和御製宮詞禁宮春色最妖妍桃李扶疎滿眼前是宋時猶襲唐制元明以來不復然矣

紅雨

劉夢得詩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落紅雨實自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化來而馮西樵謂劉李出於一時並非剽竊吾謂寸金不換丈鐵昌谷爲優李中詩好是綠蔭叢紅於帶露花亦將杜紫薇句點余成鐵

梅雨

王季重曰梅雨在四五月如婦人之恐易撕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二喻奇而確

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月令廣義曰江淮四五月間久雨爲黴天說文曰衣中久雨青黑色也本草梅雨水洗衣便腐詩人多用梅字薛道衡細雨應黃梅隋煬帝黃梅雨細麥秋輕白樂天黃梅雨裏一人行宋慶餘梅大馬上愁黃鳥鄭谷梅雨滿江春草歌薛能濕風梅雨滿船輕少陵柳州集俱有梅雨詩蘇云夏王一聲鵝鵠時飫重蓴蘊翅詩杜甫重梅雨滿香送麥秋鄉注月三月爲迎梅四月爲送梅

花雨

庾開府遊山詩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屑赤水曰後人作登臨詩曾有此句否余謂舟中望月詩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亦非後人可到

清音太冲詩玉嘲雜書誤作謝康樂

梁昭明與諸人泛舟元圃或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可見松陰咍導花下鳴鑣必非高人勝賞

草書

懷素以草書擅名當世戴叔倫贈以詩有曰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許瑤有曰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漓纚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其自序歷舉諸賢許譽以顏清臣爲首恭古欽聊屋漏痕爲其心醉也素書本學張顛而米顛謂其平淡不幾力效前顛而反見點於後顛耶序稱司勳起爲從父當本姓錢而仲文集有送外甥懷素詩豈亦如近世過房出繼之流耶

剪削

東莞王翀字元宗聘同郡楊氏女若華未成禮楊父母俱喪翀母亦卒乃捨俗出家更名竺僧度楊移書自惟

三從之義以詩五篇寄虔有曰安事自剪削琬空以緇

有虔報以書亦以詩五篇復之有曰罪福良由巳寧云

巳恤他楊感悟亦出家此事與雲棲夫婦相仿而王楊

得童貞性更難世說王晞字叔朗人號方外司馬嘗有句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齊書高演欲以王晞爲侍郎不受或勸之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一南一北一僧姓名同時代同瑯琊太原諸系但邈其人

龍鍾

裴晉公未遇時過天津橋有二老倚柱而立愕然曰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爲相僕人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昌黎詩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又送侯喜詩巳

作龍鍾後時省懶於街衢踏塵埃退之與晉公同時未必便用其語南越志羅浮有龍葱竹一名龍鍾張曲江答陳拾遺贈竹簳詩遺我龍鍾節非無玳瑁簪是昔人原以名竹而晉公引之耳王褒與周弘讓書援筆攬紙龍鍾橫集演義謂鬢髮拉搭[illegible]嘉州詩雙袖龍鍾淚不乾蓋老狀也李[illegible]詩龍鍾不稱受恩像只有山林志可酬

他年

黃莊與僕者楊金詩努力且爲門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與女僕阿汪詩他年待我門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一詩以官一啗以利寫盡措大未遇時捕風捉影之態昇涕長一尺胡爲乎泥中始覺王鄭二公感令人行

也少陵示阿段詩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刀問所以取煞點奴中山贈小樊詩花而丁頭十二四春來綽約向人時曹公所謂有心青衣也

嫦娥報姓名

華容黎淳行謹厚絕外慾天順丁丑公車入都諸英少拉往勾闌豫囑妓呼其名淳口占一絕曰十里紅樓可里程忽聞花裏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名及對策果擢狀頭

隨陽雁

洪武十年宋景濂侍上御午門因乞歸上顧謂曰卿來此地跡應稀矣可能再見否濂對曰老臣身未就木當

一歲一來也華亭朱孟辨帯紀其事以詩送之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此時主眷如是何末路蹭蹬乃爾耶

萬鴿飛翔

紹興間宮中養鴿羣飛于外有太學生作詩以諷傳入大內高宗聞之因不復畜詩曰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可與張伯可題扇句並傳張曲江有鴿曰飛奴每令寄書於人又輟耕錄三餘贅筆皆有鴿傳書事惜當日未有以之解嘲者

柳亭詩話卷九終

柳亭詩話卷十

目次

柳亭詩話卷十

山陰宋長白纂

五辛柏葉

庾肩吾歲盡應令詩不獨聲調圓穩爲唐律之祖至云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尤開無限法門不讀六朝詩安知三唐所自起乎

折楊柳

婀娜何堤樹依依魏主營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妾對長楊苑君登高柳城春還應共見蕩子太無情此徐陵折楊柳曲也使掩其名姓得不指爲初唐佳什乎其

別已尚昔一首音調亦同同江居事登宮城南樓一首絕乎排律矣庾信舟中望月一首通體悉順第結句但政致不佳當別參之

道林寺宋人七言排律平韵自崔融從軍行始

五古通體作排語者甚多七言罕見沈君攸桂楫泛中河一首已啟其機至韋蟾道林寺一首工力兼到雖係仄韵竟可作排律矣詩曰石門迴接蒼梧野愁絕陰深二妃廟後殿崔巍萬壑間長廊詰屈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螮蝀梁濕烟散羃鶯央瓦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欄迸竹醉好題窄路乖勝因堪把沈裴筆力鬬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吾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大藕同程正輔遊白水山詩幾有積薪之歎

隔句對

隔句對始於曹子建鰕䱇篇即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章法也左太沖咏史詩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司馬彪贈山濤謝靈運宿石門江淹貽袁常侍俱用此體薛道衡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滿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鉤盜咏倒理紙也紙以苔爲之故云亦作陟羞盧照鄰東山谷口外唐人此體極多

七言隔句

五言隔句多已七言惟鄭都官有云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白樂天快活一首韓致堯寒食有懷一首亦用此體此類雖非至誧然亦不可不知也

離合

孔北海作離合詩鮑明遠效之至權德輿且衍爲數十韵此如琴譜中之吳歌梵咒於太和元氣漸滅盡矣觀近盛作八音裝頭五字東腳且用傳奇中語嘒喈不休者吾不知於四始六義之旨爲何若耶辛亥遊天津薛觀察柱斗以方

[illegible]怨詩屬爲捉刀即入音五字之嗤湯右因見存散葉中笑曰何故作此狡獪耶因急去之

詩忌

詩有以干支星宿建除字謎八音人名藥名之類遊戲成文者有所謂廻文聯錦連環及一七令諸體者皆非大方家所宜入之稗官小說可耳鮑參軍有九言詩昉自高貴鄉公沈隱侯文湖州效之中峰禪師用以咏梅楊升菴從而和之虞贄元咏酴醾已先爲祖之佶屈聱牙不作可也元人七古好用長句九字至十三字總不見佳

詩誤西巴訛苑亦作巴西

孟襄陽詩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誤以張平子爲子平李嘉祐贈韓侍郎詩閻謡風流似伯康誤以韓伯休爲伯康黃涪翁詩食子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誤以秦西巴爲巴西蘇東坡詩石建方欣洗腧厠姜龐不解歎伊威誤以厠腧爲腧厠李獻吉詩玉輦回首碧參差音雌誤與家字同押則昌黎作佣也袁石公詩慙愧虛名老顧厨厨音皮誤作厨與扶字同押

改易地名

邢凱坦齋通編曰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彭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伴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一

耳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江西萬安縣有黃公灘東坡入贛詩山憶喜歡來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乃更惶恐以對喜歡余按徐凝過馬當詩三月甓頭雲葉秀小姑新着好衣裳白樂天東南行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是唐人已呼爲小姑矣又文信公有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之句前人所言後人沿爲故實特問其詩之作與不作人之傳與不傳耳

晚暮楊霞客居子湖衆人謂之晚暮後得三館之號歷官太尉

李尤九曲歌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年與歲晚與暮叠用在後人必以爲疵矣王逸琴思楚歌亦有時節晚暮年齒老之句曹子建種葛篇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劉脊虛寄孟浩然詩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蒼尤字伯仁和帝時爲蘭臺令史逸字叔師著楚詞章句

匹夫囚臣後漢傳贊嚴氣正性與崑玉秋霜比質自是北海定評移易他人不得混飛卿題墓三十韵頗得其槩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李天生曰太公滅殷管子尊周先生取舍若此知其懷忠於漢室也端明云使操不殺公公必殺操千載知己之言如此看覺鍾譚品隲尚隔一層

垓下大風

車鄰駟驖見於十五國風逮始皇焚書坑儒而此道中
絕然垓下大風其人故生於秦季也天地自然之氣賴
以不絕如綫者以此安世房中歌典雅非重一代作手
若戚夫人華容夫人烏孫公主揃
后班姬文君昭君徐淑蔡琰蘇伯玉寶元妻雖哀怨不
同而各自德其情性千載之下口吻如生漢世婦人倆
其多才也

病婦孤兒

古樂府多有不可句讀者流傳既久容有脫誤之處若
病婦行孤兒行二篇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
汁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
過此種題雖竭力描邈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爲之

隨心亦不能爲之哀也

阮張 陳繹曾曰凡讀文選詩須分三節東京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袁宗道日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脉所以相禪於無窮者也

阮嗣宗咏懷詩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
黃河爲裳帶設想甚奇然自大言賦得來張茂先壯士
篇從而放之曰長劍橫九野高冠拂元穹慷慨成素霓
嘯吒起清風與雪舫謂此數語稍見風雲之氣蓋以鍾
嶸謂其兒女情多也余謂左太冲之振衣千仞岡濯足
萬里流更爲陡健宜乎景文公曰飄飄有世表意不滅
嵇康目送飛鴻語

貴賤

太冲詩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
千鈞語意用楊子宿於逆旅事

天高萬物肅 此句黃潛翁用入秋懷詩

張景陽秋夜詩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墻
蜘蛛網四屋寫封荒凉似叢祠古基閒語不如天高萬
物肅之句氣岸無窮

平原

陸平原擬古諸作如方袍幅巾而談莊老矜貴有餘疎
通絕少 唐文皇令房元齡褚遂良修晉書於二陸列傳稱制序之有日遠逾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

一人而已

山夜憂

謝希逸以長短句作山夜憂不似賦月入語使鮑明遠
見之得無噴飯滿案耶

五君咏 史稱延年疎誕不能取容當世出爲永嘉太守作五君咏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顏延之五君咏首首可誦較秋胡行更有剪裁王仲淹
謂其約以則洵然 嵇中散有秋胡行七首與本意無涉

明遠

蘇李錄別之後五言盛行建初以還頗多名作至鮑明

彊出而長調一新昔人謂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
之先鞭齊梁之際故是一樞紐也
元暉李供奉歌行純學明遠工部所謂俊逸鮑參軍也其於元暉尤為服膺觀全集自見
平原康樂之後少一元暉不得譬如五音繁會謝朓將
闌忽有二八女郎槃雅而奏新曲殊覺耳目為之一新
不然其不至如魏文侯之聽古樂者幾何元暉於永元初死江祏之
難沈休文為梁興佐命鍾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及卒
嶸評其詩謂此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故約稱獨步才
盡之說吾不敢知若梁帝謂三日不讀謝朓詩便覺口
臭當時皆為未遒耶至沈約懷舊詩有曰調與金石諧
思逸風雲上其推挹為何如者
記室三品與謝依九品同科
文士爭權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可為至戒王僧虔故用拙筆大是解人

帝王家兒與文士爭權三祖之後斷屬蕭梁氣運升降
之際有開必先也
偷句
昔人謂詩家者流偷句最為鈍賊況全篇作胠篋耶柴
廓行路難併部可笑而寶月竊之致廓子賚手本欲訟
此見阿是有目如盲而廓子亦可謂自揚家醜者矣唐人多盜作句以登第如楊衡一一鵠聲飛上天竟於闕下詰之不止稱獨白猷以斯行也
文筆樊川有句曰杜詩韓筆愁來讀勝似麻姑癢處抓謂少陵昌黎也
六朝人謂文為筆所云沈詩任筆者謂約工於詩昉善
於文也然豈惟昉不善詩即劉峻范雲輩亦不能與徐
庾爭雄耶吾有信據有陵挽風騷於垂絕者自隔南北分
疆才人適丁其運於天乎何尤王無功虞伯施為初唐巨手然自大業時已見
一班矣風氣所開
潛移默運者如此
萬古流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人哂未休初唐四傑草昧初
開未脫陳隋風調射聲逐影之儔不免隨人軒輊少陵
虛懷樂善為後來輕於毀譽者戒故曰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誠取之也誠重之也
知摘鐘商神武間氣集曰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溪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宜於其才大盲代山通遊之用然所選二十六人未見純粹出精信乎詩之難言也韋穀才調集芮挺章國秀集

十吉嚴同宋文憲答章秀才論詩書於前後歸示之旨言之備矣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之以小
者則小鳴惟詩亦然李杜王孟固難窺其涯涘舍而之
高岑之韓柳猶其體也於元白則近率於溫李則太纖
於皮陸則過僻而且矯之以蘇黃以楊陸以松雪遺山
無乃每下愈況耶而況乎齊南北地公安竟陵之紛紛
也則何不反而歸之唐歸之漢魏且歸之三百篇之溫
柔敦厚而左右逢源之為愈也是在善學詩者吳門徐工能日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興今之學詩者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
霹靂引

琴操云楚商梁子遊於九皐之澤霹靂聚至元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因作霹靂引沈佺期擬之曰歲七月火伏而金生客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此七言變調之始也如太白上雲樂子美桃竹杖閬朝隱鶻趫猫兒篇任華贈李白寄杜拾遺盧仝月蝕貫休草書歐陽公廬山高袁清容玉碁鼇峰歌高季廸青丘子歌貝瓊鐵厓歌王浙建泰山高李西涯花將軍歌吳匏菴題鍾進士元夜出遊圖皆另有一種氣色亦須另具一副手眼讀之昔天錫四季宮人詩推金積粉膩滑如油要是北宋書法作內家裝束不得以格律繩之

二石石齋早朝詩亜拱再懸新日月戲黎宜齋舊風雷

明句既終於閩得二石石齋石倉也黃以理學持身忠節皦然非可尚巳曹以博雅擅名輒起輒仆蓋棺論定與黃無間焉黃詩險峯鉤棘天性所鍾流傳者人盡識之曹詩如得家信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遊山水野亭漁並席官渡馬同船入蜀水田開四野松石閉孤僧置之長慶集中亦復何辨

千尋高處鄭清之讀書鏡誤作李文靖

王安石咏北高峯塔曰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之咏六和塔曰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鑒宗古曰二詩皆自喻介甫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皆卒如其意不先作也余按清之迎合彌遠矯立理宗時人已有安晚如何晚不安之誚若安石以經術殺天下後世訴議者生總未見其高也或曰安石詩是咏東武飛來

玉笋金盤熊朋異物志文章卓犖文章作酒能成其來以金買草不言其賞卽金盤

有士人作遊女詩中一聯曰不曾攜玉笋相競採金盤人多不解金盤二字按杜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盤始知玉笋金盤對極妙而初不合掌亦宗古語

歎渴期

都元敬曰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別娶一婦孟端作詩寄之曰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王名紱以書傳孟端在京邸聞鄰商吹洞簫甚佳寫竹贈之商以紅氍毹作餽乞再寫一枝大笑走還

都梁李時珍曰武岡州山間草土人呼爲燕尾香卽都梁也

古樂府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吳均詩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按爾雅翼鬱金和酒鬯之黃流神農本草蘇合香出中臺川谷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與建安七子俱

者賦艾蒳松衣也五木僅及其三亦猶百和之不止於五耳

泉新 嵩彥休號參寥誤問史太白有照近七 參寥子詩疑即高也江陰李謝謝是宋人

東坡志林曰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曰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果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後七年坡守杭而參寥已居智果院於寒食後一日泛西湖謁之汲泉鑽火烹黃蘖茶為飲因憶前事作應夢記

容齋

東坡送參寥詩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深有得於此邦真教體之意不必成佛在靈運後也

南宮真蹟 文壽山嘗寫雲山一軸後草書七律一首結云山齋十日經過斷榻得南宮水墨圖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蒲城宋侍御犨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各有題詠許詩曰樹色糢糊薜徑平人家只隔水泠泠白雲不辨龍蛇出遠邦峯嵐一半青方詩曰海嶽菴前覓舊蹤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釣風

臨川叔自云曾見米友仁楚山清曉圖于燕邸蓋以呈胡大司寇今存誠畏堂中烟巒變幻着紙如飛小虎如是老顛可知臨本如是真蹟更可知已 明叔嘗遊吾越與陳章侯善舜獨行西廟寫古人以歸吾越競傳其蹟 同

社公 呂太常詩治聾社酒分鄰父含笑山花付佛兒

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酒兵部李濤嘗因春社寄以詩曰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能治聾見賈氏談錄而或謂社公乃壽小字不知當否

止瘧 幽史云鄭綮青州人與張詠同學張既顯三十年不復見一日來謁閽吏以名白張怒罵傳先生天下賢士何敢斥名霖笑曰別子一世猶然好怒罵耶張問何來曰公將去來視耳翼日而張

卒余按乖崖屢有贈逸人詩不應如此久別西清詩話謂三十八年不相見見後一月而公薨似未確

張乖崖與傅逸人善屢欲薦之傅不可而止開寶中嘗會於韓城談論竟夜隣里病瘧者皆愈張後有詩憶之曰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祛夜瘧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敢薦相如傅每發家書必先有夢腹聯蓋紀其實也讀少陵詩可以止瘧豈虛語哉 蒲永公曰文潞公花押佩之止瘧徐文長在胡少保幕諸將有病瘧者謁假文長爲詩與之曰佩此當愈從之瘧止不獨一少陵也

若耶 漢鄭太尉弘販薪若耶溪得遺箭還之乃神人也感分風之報至今有樵風徑云

若耶溪屢見於越絕書及吳越春秋水經註云上承樵

嶼下注太湖唐徐季海浩改爲五雲溪至錢孤及許渾
始用爲題歷朝吟咏最多惟丘爲詩溪中水流急渡口
水流寬每得樵風便往來殊不難四語朴而切爲一篇
之警策溪水灌於三江與太湖相去甚遠酈注大誤

遺山黼文錢全源諸陵詩幽蘭一燈旅圖散汝水悠悠入墓田

元遺山壬辰紀事詩複道漸看連上苑戈船仍擬下揚
州此金哀宗天興元年語也至癸巳則哀宗弃河北又
弃蔡州故曰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而續
歌有虞號分明在眼中之句謂孟珙歸師以晉元人地
道乙未則完顏氏之社屋矣有曰四壁蕭閑懸磬宅一

喪今有賈書錢此野史亭之所由作也他若衛州感事
曰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過羊腸坂曰老
來行路先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繆悠惝怳以此金源
百二十年之案云按完顏本出黑水靺鞨氏古肅慎地遼呼爲女真宋避真宗諱號呼女眞遼良渡混同江據黃龍府而盡有其地後又取宋汴京以淮爲界可爲强矣幽蘭一炬遠勝燧欽而族屬播遷夜竊康尤甚天道好還吾讀遺山集而益信

讀李斯傳

一車致三轂本圓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歎
牆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此曹
鄴讀李斯傳作唐文粹僅摘四語錄之後二句世人習
誦而不知其實出於此

周亞夫廟

剡溪漫筆云景州有周亞夫廟舊有碑書漢丞相條侯
廟記一統志載一詩於其下曰漢室深誅只是癡楚王
嘗事更無機荒墳寶玦應從葬宜有神光夜陸離味其
語氣乃咏亞父范增非亞夫條侯也此如以王元爲沈
約者同志書紕繆往往皆然

細人

宋真宗一日與宰執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
平君臣亦宜以自娛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俱言有無

多寡惟王文正獨以無對真宗笑曰朕賜旦細人二十
卿等分爲教之藝成皆送旦家見李廌師友談記先大
夫嘗系以詩曰夏妝遂橫未處分東封西禪儘紛紜受
金附會天書畢又費君王賜細人細人二字出檀弓并
逸春秋

澁浪西都賦左墄右平摯虞決疑曰城陛階也平者以文磚相亞次也薛綜西京賦注階級中分左有齒右則平即澁浪之義升菴答蔡仲衡論甚是而元瑞引黃翻綽罵劉之龍訓之過矣

宮墻壘石多作水紋有如浪花起伏溫飛卿華清宮詩
澁浪浮瓊砌晴暘上綵斿上句指此陸暢咏階詩登玉
編金次第平花紋隱起踏無聲亦此義

玉京

詩家每用玉京二字葛稚川枕中記曰玉京七寶山周廻九萬里靈樞奎景內經曰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註曰玉京者無爲之天三十二帝之都老杜玉京羣帝朝北斗或騎麒麟翳鳳皇純用道藏語

藕絲孔

謝皐羽游上崗曰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用大藏阿修羅與帝釋戰事

二千仞

劉青田詩天穆之野二千仞天帝所以觴百靈三嬪不

下兩龍云九歌九辨歸沓冥按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illegible]九辨九歌以下郭景純謂獻美人於天帝竊天樂[illegible]洪興祖引此註楚詞朱子斥之羅氏路史曰天蓋指舜禹尊其賜耳此說近之

黃石白猿

李太白贈宋中丞詩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杜牧之題西平王宅授圖黃石老學劒白猿翁用庾信宇文盛墓志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岑參詩漲塞過鹽澤龍堆接醋溝鹽澤見漢書匈奴傳又闞駰十三州志云山氏城北爲高踰淵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又郭緣生述征記云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醬魁二字更僻

舞劍臺　唐李崇簡勒名　明李元陽有記

戚少保南塘武功將畧乘諸史策而偶爲吟詠亦超放自如有鄭都官羅江東筆致鎮薊遼日登遊山絕頂有詩曰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村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詩載止止堂

集其曰故李將軍者指唐李藥師也戚名繼光字元敬有紀要新書與俞大猷正氣堂集並行

金銀二山

駐蹕山之西曰虎谷旁有土岡名小金山亭午人過衣色如金井見谷有玉峯山山石盡白俗呼銀山無名氏詩虎谷名金山客行初未識日午山下過人衣黃金色銀山本在北萬丈青雲梯曉見居庸雪銀山忽在西雜見昌平州志

東西二山

太湖有東徵西徵二山相傳吳王夫差于此置男女二

楊郎中備有詩曰雷霆號令雪霜威二嶽東西鎖翠[illegible]彷彿鄂都蘐棘地嚴扉應是古園扉地有嶽山故累朝每與大嶽于此

青山一髮

林德暘題陸放翁詩卷後有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已滿天南東來孫郎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即用放翁語作結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磈壘也一髮二字用昌黎文其危如一髮引千鈞唐清父杭州紀事詩吳山一髮暮雲孤愁向湖裏楓落都處文蔚題柯博士畫奇山一髮是江南頭白不歸神獨往

東山雲門

德暘東山詩一川白鳥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雲門詩僧開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人是非命意雖同氣機自別宋季詩人欵千古之興衰而自詭于殘山賸水以寄意未路得一白石無唱以收垂燼之焰而唐清淫鐵以行覩習仲才子艮江水雲元量輩之薪傳光雖微不可謂非閣室之一炬也

蠏胥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黑子過龍醢果然踰蟹蝑黑子未詳蝑爾雅曰蟹醢也庾子山永豐言志詩溺醪非鶴髓蘭肴異蠏胥蝑胥疑通用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鄭康成註曰謂四時膳食若荊州之鱃魚青州之蠏胥陸氏音釋曰蠏醬也此事後來詩人罕用惟山谷詩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腔

如桃李

升菴曰山谷詩可嗤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稱子婦之顏色於詩何以贈其兄可謂千古罕聞朱紫陽謂其詩多信筆亂道良不誣也東坡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而當時目爲江西宗派遺山曰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

似鄂州

金古良曰學何李而不佳者其失膚學百谷而不佳者其失俗膚可醫俗不可療也

王百穀少時即以詩名嘗遊白下爲袁相國咏牡丹曰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花名紫羅袍也

又張伯起年已七十其母九十誕辰王以詩祝之有曰共道麻姑如處女笑看萊子似嬰兒題梅衙湘平朔方卷後曰美人學舞魚腸劍厮養能開兕角弓偶至泰興邑令陳君觴之樓上有句曰多君下榻能留楔有客登樓亦姓王皆以實事排偶成文酷似許郢州矣夜過山陰詩白日無多容易落青山一半不曾看則又似楊陸聲口

郴亭詩話卷十終

柳亭詩話卷十一

目次

山陰宋長白撰

元句 遺山之於金亦如臯羽之於宋廉夫之於元也故其詩句不入此條

宋元之交遺金二氏詩不多見元代名手奄有二朝如靜修之雄松雪之雅道園之贍鐵崖之豪皆卓然成家諸體具備者矣他若清容石田秋宜淵穎諸集人自爲宗亦足表一時之風氣間有散見於篇什者因彙摘其警句五言如貢奎泊舟蹬岈曲坐石看雲移王士熙闕花經雨白野竹入雲青地幽迷曉樹花重壓春烟郭奎淚因明月下心在故鄉多何中潮生灘響盡海近夜凉

歸水香梅落處沙潤草生時范德機麥收風漲暑梅熟雨留寒張養浩池小能容月墻低不礙山苔香花覆砌石潤竹通泉黃庚鄉疎鶯占影花雜蝶分香薩都剌鳥道懸青壁龍池浸白雲海嶂連雲起江潮入市流貢師泰世亦同蕉鹿人心類棘猴袁士元誰知持戟士亦有讀書人成廷珪孤花餘晩艷芳草亂春愁楊奐步眾嫌爲客妻孥不諱貧陳基澤國龍分節邊城虎據關倪瓚借地仍栽竹巢雲獨傍松王逢露盤迎月早宮漏出花遲丁鶴年谷虛秋氣早林茂曙光遲捲幔通花氣移牀避燕泥薩顗白石和雲煮青山帶月耕七言如歐陽元標名花塢鶯爭道集句桃符鹿守關龍從雲裏歸六月猶無暑老木千年尚有花郭奎花落始知寒食過雁歸源是夕陽愁江存禮古壘尚存唐歲月江山猶識漢衣冠可溫雅琥蔓草有風嘶石馬荆榛無月泣銅駝范德機山驛蛟眠泉滿洞水鄉雁起月迷津揭傒斯天寒劍閣猶車馬雪滿繩橋正甲兵黃溍雲氣傍花如欲雨椰絲垂地不驚風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猶作雨來聲薩都剌雲外好山如有約煙中野樹不知名樹銜宿雨藏山鳥花落春風老杜鵑傳與瀟湘江竹暗連春雨銜嶽花開隨彩雲張養浩山無高下皆行水樹不秋冬盡放

花黃庚樵斧伐雲春谷暗漁榔歛月夜溪寒張翥家信十年黃耳犬鄉心一夜白頭烏貢師泰松徑雨晴添虎跡竹潭風冷聽龍吟陳樵銀色榜題章草字烏絲闌寫越花名張端絶憐識字翻投閣肯爲窺園廢下帷泰不花琪樹有枝容集燕竹花無實漫棲鸞王翰丹楓盡逐孤臣淚黃菊空憐處士心李祁來依陸氏三間屋勝得劉公一紙書陳基且臨大令鵞群帖不戀尚書雞舌香張昱鵑化羽毛猶姓杜鶴歸華表尚名丁黃鎭成紅樹夕陽蟬噪急白蘋秋水雁來多遊山采藥辭家早掃石看雲出洞遲梁曾萬里舟航通鳥道四時雲雨護龍堆

余關野人籬落通瀟日買客帆檣出漢陽郭鈺汗馬功
名卯命薄蠹魚文字漫心勞王逢三楚樓臺餘夢澤兩
京形勢自甘泉錢惟善花信欲闌鶯百囀麥芒初長雉
雙飛丁鶴年衣冠聚里猶存晉雞犬桃源久絕秦律以
唐音自是中晚境界至五七言古則吊詭冷奇每每蕩
越於繩尺之外已雲間皇明詩選刻意矯竟陵之弊而千篇一律不能各出機杼欲觀明詩
當取各家全集讀之以耳治不如以目治也朱明詩與越詩選毛西河越郡詩選適逢鼎革之際又當別論

中聯

楊介夫送周少宰泰府分封中二聯曰恩波入渭天潢
近使節臨關華嶽低銓事暫辭流內外民風兼問陝東

西王元美送瞿太史使周府中二聯曰太史授圭開赤
社宗藩如帶指黃河天邊漢節蛟龍擾雪後梁園鴻雁
多張助甫送高比部為景府長史中二聯曰碣指恒山
為泰嶽帶縈漳水作黃河朝廷禮數元上賓客文章
宋玉多邊庭實送丁考功秉憲關中中二聯曰周禮職
方分二陝漢都形勝說三秦天浮紫氣函關動雨洗青
蓮華嶽真句句填實不肯下一游移字而氣象輝煌雅
與題稱首尾只須稍加縉染而通體皆靈此真治世之
音也詩躋初出朱太史兆隆說自安得此亡國之音耶

鞠陵

鞠陵與婦翁王白岳先生同著兼書嘗自題其後日嘗想在萬里用意只一字又嘗有句日韻書不求名出處明大義

吾越詩人自朱明蕭毛西河主持風氣不落訓詁窠臼
沿及近日唐音不可問已若俞鞠陵之荒村藏遠樹野
火送行舟飛花流浪滿孤艇就烟棲謂非元和之法派
乎至若卧牛斜睨客倦鳥獨攜雛到得無花看方知作
客真一庭明月逝花白幾處家山入夢青遠道無書分
客夢青山有約記僧期狂驅遠雁長風急亂踏蹲園野
客顛偶爾會心朋相予忽然得意獨窺書雲連海氣圍
天白風奪秋聲入樹粗猶可躋諸永嘉四靈之上非僅
孟於樵隱者所能彷彿也俞名公穀字康先趙壁雲甸錢荊山霍

傳西泥宗王山眉嶼四家詩集俱有可采

長江

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丹鉛錄謂賈島詩此二句為
平生之冠而全集不載僅見於坡詩所引按閩仙為長
江尉人以賈長江呼之此二句豈即作尉時語耶註東
坡詩者趙彥材趙夔

弄明月蘇子由嘗與兒輩曰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
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旋又況其有耶子瞻見書為之憮然

子瞻自珠崖移合浦郭功甫寄以詩曰君恩浩蕩似陽
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

人較文與可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
含蓄尤深有刻四大家詩者以功甫作混入坡集當日
情事一併抹殺矣功甫又有觀東坡所畫雪鵲作詩忠惠州落句云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
雖好不能飛舊刻寓惠集亦誤作坡詩新刻改正

釣烟水

方正學年九歲題嚴陵圖曰親賢在遠色治國先齊家
如何廢郭后寵彼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
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以經語起
即以宋太尉答光武語証之可謂老吏斷獄使人心折
也

雪霜堆聖歎評詩如以繡鋪襲木田衣割裂太多反添痕跡徐氏說詩亦然

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乩動乃聖歎也判一詩
曰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
得雪霜堆裏聽啼鵑吳蘭次云

秋光山色

黃華亭書莫星卿語林後曰張乖厓在成都有幕僚不
爲所知以詩別公有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與濃公謝之歎曰幕有詩人而吾不知吾之罪也亟薦
於朝此人遂爲名士予以此望之東諸侯耳星卿名是
斗由鴻臚出爲縣佐故宗伯及之王介甫爲提刑見劉季孫杖藜携酒看芝

山之句不問酒務徽攝州學蒸子瞻於毛澤民亦同

門生翟渭崖不認毛澄李時爲座主羅景明上書李西涯顯削門生之籍此又別有一見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永叔和
祁公詩公齋每偷暇師廊屢攻堅善謔常無倦餘談亦
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已今來白首再升堂未嘗一
日忘祁公也柳子厚有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
者非人也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詳見讀
書鏡張耒曳哀荊公詩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按漢儒以親受業者爲弟子傳業於弟子者爲門
生

碇司戶劉蕡也爲楊嗣復門生中官王守澄惡之謫郴州

李義山贈劉司戶詩江風揚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
昏碇木貓也墜於水以鎮船者凡江湖深[illegible]有吸鐵石
則用之余三過厦門七渡洞庭親見其製模宛陵集又
作何義山爲御史能雪李師旦之冤又
於去華總若此豈是輕薄文人
事文類聚載其詩是雁聲不到歌樓
字一行上秋色偏欺客路中則與繪詢不符

王奇少爲吏縣令偶題雁詩於屏曰隻隻銜蘆背曉霜
盡隨鴛鷺立寒塘落句未就奇徐續曰晚來漁棹驚飛
去書破遙天字一行令奇之因使就學真宗時召見賜
及第奇賦詩曰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奇
字漢謀歷官御史

三廟詩 元詩載文宗途中一律頷聯與早行二句同但字法稍異

明高廟早行詩兩三點露不爲雨七八個星尚在天宣廟賜黃淮詩十載相逢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向扶疎樸鞾絶似兩宋作家仁廟在東宮時嘗觀內侍象奕命曾學士棨咏之其落句曰輿櫬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兩殘枰仁廟和之結曰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帝王器宇固非儒生所能及也

賜新題

閩人林廷綱洪武初特擢諫垣嘗侍遊江間殿太祖偶吟曰江間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命綱續之綱

應制曰雉扇晓開紅日近龍衣春濕彩雲低旌旗影裏貔貅息斧鉞門前騏驥嘶彩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嘗承旨作春江漁父圖命題於壁寵遇日隆賜名恒忠

蓬池 阮閱宗詩話謂蓬池上遠顧望大梁

李賛皇述夢詩荷亭蓬池鱠天寒郢水醪註云學士初入院賜食蓬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和冰而飲蓋唐禁中有郢水酒坊也 漢書地理志開封東北有蓬池或云即宋蓬澤

輕容 唐類苑云無花薄紗

香山集有元九以綠絲布白輕容見寄詩所謂綠絲文布素輕容珍重京華手自封是也然考之前人多作輕容如王建詩嫌羅不著愛輕容之類或以爲即方空也 蔣永公曰昌谷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濺輕容輕容紗名與方空異張府父曰輕容方空吹綸皆紗名

梔子 顏師古曰支子一名蒼蔔一名林蘭文宗正韻曰巵木丹十名越桃爾雅翼曰草木花不過五出惟梔六出按儋州有六瓣梅花以六月盛開詩紀南風物志

徐悱妻劉令嫻摘同心梔子贈謝娘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庾肩吾詩不如山梔子猶解結同心唐詩梔子同心好贈人本此

桃葉

古今樂錄曰桃葉王子敬妾也緣於篤愛贈之以詩桃

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桃葉答以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隋書五行志曰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後晉王廣伐陳置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亭導北軍之應以男女慕悅之詞而遂關國家氣運此三百篇之所以不刪鄭衛也 後世謠歌如打棗竿劈破玉掛枝兒羅江怨之類皆狹斜兒女子語而一一無不奇驗故樂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

蘼蕪 一名白茝荀子謂之蘭槐吳志供曰芎藭也一名江蘺處山谷如是自號蘼蕪

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爾雅註曰味酢可食邪蒿疏曰一物七名洞冥記光

和元年波祇國獻此草一根百條可紉爲布堅密如冰紈故此詩有織練織素之比而曰將練來比素新人不加故猶昨意也

黃鸝 見文苑叢湘

蜀人熊眉愚與江進之同官棘寺一日聞黃鸝聲江曰此中不乏佳樹何黃鸝之少耶熊曰此物自來絕少江問故熊曰兩個黃鸝鳴翠柳那得多

僧字

鄭谷作詩好用僧字如愛僧不愛紫衣僧之類其雲臺集僅三百首而僧字凡四十餘嘗自題卷末曰何如海

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安鴻漸遇贊寧於途嘲之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揹紫衣也

秤字

史記廉頗食肉一秤秤字平聲小爾雅曰斤十爲衡衡十爲秤蓋五斤也少陵寄劉伯華詩姹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今人不知韻腳且謂十六斤爲一秤廉將軍雖善飯未必食肉如是之多也沈存中云古秤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然文選註謂二十四銖爲一兩相去太懸束晳發蒙記廉頗既老日啖肉百斤北堂書鈔引以爲據豈所謂虎將者必如真虎之善啖耶

淡菜

辛未夏西河太史抵郡會飲於金雪岫齋時在坐則余與呂葯巷吳雪舫方外石公也談詩正劇適以淡菜羹作供西河謂此物不入詩料前此蓋未有也余曰昌谷詩淡菜生寒日鮞魚噀白濤孫光憲詩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余皇日疏曰一名文蛤唐書曰一名東海夫人李時珍本草註曰形雖不典而大有益於人似不起於近日也[illegible]傷政皆舉詩料余次日箋數十事寄之

船爲家

庚午夏習靜西湖之孤山夏入函均舜月夜棹小舟過訪與何含白道士劇飲麴院港中酒氣花光襲人衣裾

屢欲作詩紀之未有佳思後讀陸渭南同何元立賞荷花詩有曰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不須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無酒輒歎此老善於形容爲先得我心也

司花女

隋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蒂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虞世南草敕於側寶兒注視良久帝曰昔傳飛燕能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卿可嘲之世南因吟一絕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

施入唐以方正稱而爾時郤作此語殆所謂表正則影直耶

燕姬歎

黃陶菴燕姬歎曰燕中姹女顏如玉腰素盈盈纔一束翠翹簪勝試新粧皓齒青蛾矜艷曲十斛明珠許換歸初言松柏比心期流蘇帳開珠箔捲破盡工夫與畫眉何知覩面成捐棄只買朱顏難買意北邙蕭瑟白楊風一半春宵酬秘戲陶菴不肯和郴少君閨中詩而肯作如此語亦三百篇褻褻復關之微肯借之以醒世也陶菴昔文昌號復父書字字血性與鄉墨小粘四句俱可驚天泣鬼宜乎殉節既久猶能現碧血二字以警門人也

龍舟

天啓乙丑午月帝泛龍舟於西苑內豎劉思源高永壽蕩槳帝掺柁風起舟覆太監譚敬投水扶駕出二豎死焉陳悰紀以詩曰琉璃波面浴輕鳧艇子飛來若畫圖認着君王親蕩槳滿堤紅粉笑相呼風掠輕舟霧不開錦鱗吹裂綵帆摧須臾一片歡聲動捧出真龍水面來先是武宗南幸漁于江上亦嘗有覆舟之厄坐不垂堂此時紀言動者伊何人哉

兔兒山

重陽日憲宗幸兔兒山鐘鼓司丘印執板唱洛陽橋記
并竹葉鎖不開一闋次年亦如之宮人相戲以為不祥陳悰有詩曰美人眉黛月同彎侍駕登高薄暮還共訝洛陽橋下曲年年聲繞兔兒山山卽旋磨臺也

房山　姚廣題高尚書墓詩月射羊岡玉樹林山齋猶在白雲深土名羊頭岡也

高尚書彥敬西域人畫宗米襄陽而變為設色元時推為第一危素詩曰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羣張翥詩曰老筆精神如米虎此山秀氣敵天台周伯琦詩曰西域才人畫似詩雲山高下墨淋漓皆紀其實也余於丁未歲得一小軸於慈仁寺乃房山真本攜歸敝廬與翔菴集花為至寶後為松江趙使君持去疑復還燕邸矣

西城西苑

嘉靖間禱祠事起輔臣勳貴競以青詞求媚帝亦齋居勿還大內王世貞西城宮詞有曰新傳牌子賜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濃褱裏相公書疏在莫教香汗濕泥封兩角鴉青雙箸紅靈犀一點未曾通自緣身作延年藥憔悴春風雨露中張元凱西苑宮詞有曰夕烽千里照甘泉一紙降魔勅已傳急遣六丁乘羽駕火輪金甲淨幽燕靈藥金壺百和珍仙家玉液字長生朱衣擎出齋元殿先賜分宜白髮臣吟咏最多惟此四首得風人之旨

養生家言 張問初贈鎮先生養生者言常護氣息念自通神

羅文恭念菴年二十六舉嘉靖己丑狀元官贊善嘗遊衡岳遇石某禪師欲以外丹授之公謝曰吾道自足不須也其詩往往作養生家言除夕云能持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趺坐云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單趺龍虎山云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次邵康節觀物吟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連申處起天根年六十一卒於松原故人游復遇之蕃尸解也獻徵錄曰洪先講學石蓮洞王宗沐訪之曰君可聞者吾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予嘗訪于松原語之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非爲死功夫不能得也此實從羅宗悟出不必强爲之諱

應夢 趙宧與力士同朝力士號傳史冊其咏箏詩人盡知之而此君非潛岳一行并無從識其吟咏手行吾尺高將軍烏乎噴乎

唐明皇夢入潛岳慧子井亭有人自稱九天司命因進內官王越賓及諫議大夫李抱朴訪其處錫名應夢越賓以詩紀之曰碧塢烟霞畫未開遊人到處盡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托吾皇一夢來 托夢二字出蔡中郎檢逸賦晝騁情以舒愛夜托夢以交靈王仲宣詩托夢通精誠

浩劫 曹唐詩甲子初開浩劫長

廣韻曰浩劫宮殿大階級也一曰塔也按詩人用此二字微有不同如裴休題泐潭云浩劫有窮日真風無墜時林寬贈與詩三劫一杯酒空言浩劫春似引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之語非指階級言也 楊去奢曰韻會謂宮殿階級爲浩劫不詳何據杜詩慈恩塔一首十家註並不見劫義

盜泉惡木

尸子曰孔子至勝母暮矣而不宿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而況與惡人同處乎陸士衡猛虎行曰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枝時處楊駿趙王倫之際蓋有戒心而爲是言也 王右丞贈鄭霍二山人詩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

懷間絕句

玉樵觚賸曰長沙朱氏女過吳逆之亂爲營兵所掠氏志堅衆莫敢犯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其尸逆流三日浮至故居水濱夢訴於父母驚起跡之獲其尸得懷間絕句十章有曰少小伶俜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又曰狂帆慘說過雙孤[illegible]神潛潛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按陶式南筆獵載漢陽漁舟獲一女子尸是己丑六月間事漢陽上接長沙三日可逆流而上小孤之說或傳聞之誤也其詩十章亦與觚賸不同

鱣魚無知

朱方旦至金陵於雨花臺畔作二眉書院遂偕登講筵說子謂顏淵一章諸大吏莫不列坐以聽何翰林采方家居聞之作詩曰戎服相將入講筵不談老子說顏淵蠹魚最是無知物食盡神仙食聖賢按魏閹肖像大學有皆生為季路擊死吾意方旦說用舍行藏時燭光內亦當現仲由二字以警世之無知者

化鳴梟

考城謠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按後漢書仇覽為蒲亭長有陳元者其母告其不孝覽乃親詣元家為言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感悟卒成孝子覽之得稱父母也固宜其曰考城者覽所生也一名香字季智（王奐嘗謂香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

尺布斗粟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廢法不軌文帝徙之蜀嚴道長不食而死時人為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高誘作鴻烈解敘其辭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也決更古健

笑愁

涼州歌曰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遇值按後漢書光武時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民及羌胡畏之乃作歌夫善惡立斷似非乳虎蒼鷹之比然潮按之尚覺義過乎仁何如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臨淮朱文季之更進邪

輕薄兒

後漢宗室傳李賢註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鄧禹曰孝孫素謹善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孝孫順陽侯字也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全用其語賈至詩乍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薄命何（見王同軌耳談）

嘉靖庚戌宮人張氏死身畔有羅巾系以詩曰悶倚雕闌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凉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其如薄命何按世廟溺於金籙醮壇之事後宮罕幸此詩鳴咽堪憐寫盡長門永巷之苦然身死而名傳矣勝於叛氣逼人眠不得脂弭倚月下迴廊并無由知其姓氏者

感秋詩

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

呼燈起作感秋詩陸務觀見於驛壁知是驛卒之女糾爲小星夫人妬而逐之又嘗有小詞所謂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是也務觀前妻見逐於其母此妾又見逐於其妻釵頭雙鳳大小一揆廬江吏焉敬通殆合而爲一身者乎

雉朝飛（古樂府有此題乃牧犢子作一云衛女傅母所製）

聞筠厂筆徵載雉朝飛一闋云無名氏哀玉田黃貞烈而作詩曰雉朝飛振羽翼重徘徊下朝食南山網羅張北山盧矢直草間挾彈恣强力哀哀孤雛不敢匿吁嗟世人苦相逼刺繡頸裂錦臆絕命當前爾何得君不見

玉田嶺上分巢阿青青桂樹珊瑚柯激昂頓挫有鮑明遠筆意又無名氏紡織行哀命孝烈顧久也和呂林英沙城曲皆可入采風之選詳本集（筠厂石賁先生之齋所書又有四書考紀元本末耐久集）

蠟丸繫燕

田琢從軍塞外有巢燕土人欲捕之琢出爲防護秋社前一日飛止坐隅巧語移時琢曰汝來別我耶因作一詩以蠟丸繫其足後八年琢爲潞州判一燕飛鳴公廨集於研屏諦視則前燕也蠟丸尚在命龐鑄繪爲圖序以傳之詩曰幾年塞外歷崎嶇誰識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茅屋重相依若憐我處頻迎語我慮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姚玉京紅絲繫足郭紹蘭湘浦傳書燕固多情也哉琢金人歷官安撫使

紫姑

吾越斜橋旅舍有請紫姑者以櫛爲題即運乩曰寒巖雪壓松枝折斑痕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斷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陶貞白嘗云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此類殆才鬼憑依而出者乎（句句唐音萄在永木）

（開花之上不北入燕字以慮韵驚人也）

眞娘鄧仙

虎丘山眞娘墓麻姑山鄧仙塚詞人墨客憑弔爲多有題墓碣曰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有題塚碑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前首爲舉子謝銖後首則但曰天嶠遊人也（此雲溪友議所載亦以翻案見奇然流風逸韵何代無傳正不必掃盡前人自稱獨步耳）

御史娘（香山集有聽田順兒歌）

劉夢得與歌童田順郎詩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葉底

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樂府雜錄云貞元中有善歌田順爲宮中御史娘子今據此詩又似御史娘授曲於田順者呼之曰郎則非娘子可知其次章亦曰惟有順郎全學得一聲飛出九重深

津陽門

鄭嵎津陽門詩一百韵序畧曰門者華淸宮之外闕開成中嵎嘗下帷於石甕寺暮及山下遇老翁白言曾事明皇夜闌酒餘爲嵎道承平故實翼日於馬上裁爲長句有曰津陽門北臨通逵雪風獵獵飄酒旗凡十八句屬緣起翁曾豪盛客不見我自爲君陳昔時則承上起

下屬此翁口語其於開寶時事纖悉無遺皆翁語而嵎記之也至逢君話此空灑淚却憶歡娛無見期是老翁所語已畢嵎乃曰主翁莫泣聽吾語寧勞感歎休呼嗟凡十二句答之亦以慰之也讀此覺明皇雜錄天寶遺事諸書尚有遺諸

沙門妻　令暉即鮑照妹所謂才亞於左芬者　明朱澤民有外宅婦詩曲盡其情

鮑令暉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結曰持妾一生淚經秋復度春六朝以前淸規未立世人呼爲梵嫂師娘者往往有之使李重光知此不必更嘲鴛鴦寺主矣林三教將欲具疏令天下僧尼盡爲配偶未必無見劉遵與高數書

尼與優婆夷皆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慘難言蓋因元魏而後狄梁公諫造大像疏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托佛法詿誤生人此時白馬寺主正在北門出入也湖南至今呼僧之畜妻者爲火宅又黃冠有室家者名曰寄褐即火居道士也唐開元中嘗禁之

鐵鉤鎖

黃文節集有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韵云古來作生竹能者未十輩吳生勒枝葉荃宗遠不逮江南鐵鉤鎖最許誠懸會註云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鉤勒成謂之鐵鉤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按柳中丞以書法擅名元和間畫竹當未之聞豈澄心堂中當時尚有粉本耶

碧雲

西山碧雲寺爲中官剏葺踵事增華焜耀巖谷興化吳相公詩曰對山如對僧幽澹乃本色金碧爲莊嚴無乃山之厄吳橋范相公詩曰蔥蒨天生成人工加點綴法王依帝城自應如此麗二公藻鑒各行其意厄耶麗耶須印之有智主人吳名甡范名景文

香山

劉同人詠香山詩獨翠封山謨萬壑來青綴野救諸天謨救二字險而確以神廟御書在上也王半溪詩胭洗遼金元殆盡氣凌韓趙魏皆低三朝三國聯入一聯亦

似詎疏筆法皆翔句也（鮑照大雷岸書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余欲遊香山碧雲欲以四語勒之於石）

北闕

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赴北闕藝文志有宮宅地形二十篇襄陽詩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青蓮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寄慨同而隱顯與一以告君一以私詠也（易木梁志盛有游年定宅書二卷其論九宮八法甚奇王肯堂序曰其法始於黃石公授之留侯未央之製皆留侯指示也層本峻謂梁山人受之劉海田海田受之僧了元了元得之中官曹崇益內府秘密之書也）

東西門

魏武東西門行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孤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此與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同一神理姦雄雖慘刻無情然廻望枌榆亦未嘗漠然無動也（又嘗有諸佗詞日夜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縑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當是初舉孝廉時語）

春明門

元微之西歸詩春明門外誰相待不夢閒人夢酒卮劉夢得別牡丹詩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卽天涯元句憤有仰天大笑之態劉句慘有眷懷故國之心

柳亭詩話卷十一終

柳亭詩話卷十二

目次

柳亭詩話卷十二

山陰宋長白纂

十年不歸　閻毋與字文護嘗不可不讀錢塘吳敬夫詩不能不爲其子臨淄也

餘姚洪浩熙寧閒入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寄以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幃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季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世有違親遠客者曰誦此詩一編不必更望白雲也　彭淵材久客京師家中薪水不給屢以書促之一日攜一巨裝歸至曰吾富且不貲矣親串皆喜以爲必資生之具也解其裝惟奚邦畫墨一丸文與可畫竹一幅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卷而已事雖怪僻猶勝音信杳然

夢中所見

進士丁渥在太學嘗夢歸家見其妻於燈下握管作書末係以詩曰淚濕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雁寄與薄情看後得書并詩皆夢中所見讀前詩可爲缺於溫清者戒讀此詩可爲薄於伉儷者戒　崔球在太學夢其妻燈下作詩有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之句後得家信正是其詩與此同

逍遙堂　姜肱陽城之後吾於二蘇每抱鴒原永歎之憾飛鴻踏雪老淚潸潸已

東坡和子由逍遙堂詩別期相近不堪聞風雨瀟瀟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illegible]復避[illegible]禍變形易姓入林慮山爲治家[illegible]於涇陽

市中已不識聞其音聲乃覺而拜之末二語盎用其事較諸夢繞雲山之句此時猶蘊藉也予由原倡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即用韋蘇州與弟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

撥鐙法 筆記曰昔音辨乃柳晉傳習字之訣撥鐙法李後主徐氏兄弟皆能之楊鐵崖詩書出撥鐙侵蘭帖元時猶有其法也先友王不菴擇有撥鐙八法解見鴻逸堂稿

際希聲善雙鉤字謂之撥鐙法以授沙門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以詩寄之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徧逡巡寄言昔日不龍手應念江頭洴澼人光感其言因引薦之後至宰相淥園有言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多羅隱送晉光詩禹祠分手數辭逢德鎮孝知達九重當是越僧也

樵隱近咏 許見紙膝

黃九煙性簡傲以詩文就正者恒哂而置之寓武水時過隱士徐金友於市肩負擔而口吟哦出出然也黃遽揖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徐出樵隱近咏相示其書懷曰花落無人境雲飛到處山訪友曰野聽天垂遠花深月出遲憶舊曰因風去任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贈友曰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歎服誰謂唐球詩瓢之後斯世遂無其人也唐球見詩文流瑟者今伎以竹瓢其卷可見昔薇露玉瓶昔不是尋常可用之物

三紅秀才 見因話錄

應子和詩有兩岸落花紅風過落花紅蠟炬短燒紅人號三紅秀才以比三影郎中三影張子野詞句先張文公過子野於朝呼曰子非隔牆送過秋千影郎中耶張應曰公乃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也時人因稱公為紅杏尚書

勒將軍 漢有勒尊晉有勒滿

勒僻姓也唐有勒思齊歷陽人與張說郭元振為十友李供奉詩將生勒將軍神力百夫倍刻本誤作勤詩亦疑有脫誤

功名 道山論詩曰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謂鍾記室也

張茂先答何劭詩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又雜詩曰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註云昔夜也晉書張華為度支尚書決勝緣江地近萬里羊祜曰終吾事者惟當華耳武帝嘆與密謀卒平江左豈真無志功名者耶又當賦鷦鷯曰委命順理與物無違誰謂審機覩變非博物君子所優為乎世人第以韋忠所云華而不實衆怨所歸二語槩其末路吾不能不為之三歎

聲音

陸士衡贈顧彥先詩形影曠不接所悅聲與音音聲日夜濶何以慰吾心士衡功名之士彥先曠逸之儔其發

分當別有在不似後人之强作和同也

不娛

陳孔璋遊覽詩有云高會時不娛羇客難爲心又云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前句似以西園冠蓋爲煩或追憶冀州時事後句當是同阮元瑜在記室語何進欲召四方勇猛琳諫之與王粲策袁曹成敗優劣不相上下

料理

桓冲謂王徽之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梁末童謠曰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老杜江畔尋花七首有曰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出此急就篇註皂莢一名雞栖樹

北郭先生

高士傳楚王使人聘北郭先生謀諸婦婦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遂辟之後漢廖扶居汝南不應辟召亦號北郭先生李太白尋范居士詩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杜子美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詩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以其居在北郭遂借以稱之耳

松門丙舍

山半松門度石梁流泉決決徧僧廊置身着色屛風裏梨棗新紅柿子黃中官丙舍即花宮松柏林前梵磬風

試上精廬高處望樓臺金碧夕陽中此朱文恪西山雜咏也酷似大小李界畫山水光彩耀人

金碧

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因遣王褒使蜀雲南府西南三十里有碧雞山顏師古所謂金形如馬碧形如雞者也張雄飛過此有雨霽龍歸洞風生虎過溪尋栁穿竹徑采藥躡松梯諸句要亦一佳境也張名翥元人

石華木華海賦王逸注內石華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姓貿用爰有石華謝康樂遊赤石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海月即

海鏡

黕字微之集有表夏解秋詩各十首詩俱奇與題亦捌見

元微之嶺南詩風黕秋茅葉烟埋曉月輪閑居詩青衫經夏黕白髮望鄉稠黕字捌見遊山詩寒潭海眼淨黕黑自太古

豗字

豗呼關切讀作頑劉夢得有杯前膽不豗趙嘏有吞船酒膽頑似劇飲淋浪之謂唐韵無此字禮部韵亦不收

兒字

宋藝祖一夕翫月命學士盧多遜曰可作一詩遜請韵

祖曰用兒字極乃奏曰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旌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用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也王山農嘗謂危太樸文多誦氣余謂庄州一生誦字盡之若沈雲卿元微之輩尤蹈此弊詩加其人信巳

尊宋 李蒙吉勸人勿觀漢以後書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皆一偏之見足以貽誤後人

都元敬極尊宋詩曰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復有謂元詩過宋詩者眞陋人也引劉後村語爲證曰宋詩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又引方正學二詩曰前宋文

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天曆諸公製作新力翻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抵熙豐作後塵天曆乃明宗年號此時元統已如爝火之光即有虞黃揭亦不能起而振興之矣泰山拳石之喻與正學二詩雖不隨聲附和要亦理障未除也

石曼卿 魏泰曰石延年長於律詩善於序事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爲一集之冠

朱紫陽極喜石曼卿詩謂其豪雄而縝密引籌筆驛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而惜其不見全篇又曰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形容得浩然之氣其

於本朝諸詩家評騭妥貼不似論文之太苛也

天上來

宋藝祖微時嘗作日詩曰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却殘星趕却月國史潤色之曰未離海嶠千山暗纔到天心萬國明徒作門面壯語神氣索然而或指爲明太祖詩豈未見瑯嬛集中所引耶 劉辟綠續集南樓風月第二首結句誰知萬古中天月只游南樓一夜涼自註云才到中天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以日爲月李戒菴漫筆第三句作須臾結南大金盤謂後一百八十七年金人入寇之徵太[illegible]字

西風戰

孝陵嘗咏菊曰百花開時我不發我若開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氣骨傲岸與藝祖同

一點酸

宋徽宗一日幸來夫人閣偶書白團扇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頻內璫曰汝有能吟之士可令續之璫以里膦太學生薦召入內侍省讀宸翰不知所指帝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生遽續曰人間有味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進呈大喜遂賜及第畯宁甚精然出之措大口中還是自呈本色 稗史載明祖微行咏虹霓得三句有一生續曰玉皇知道鸞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又一日潛飲小市書木几上得詩二句適對席有一生戲令續之生

遊吟曰他時若得囊端用要向人間宰不平二年初不知雀帝也一賜以官不受一揮為蘇使二生氣槩固自不同而明祖藻鑒尤精非若袁柳莊所謂秀才皇帝也

梅

崔道融咏梅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梅誠澌極愛之後周燾于鄉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似又探驪得珠矣誠齋嘗有句曰[illegible]前屋角西南月只照梢頭一兩花亦工緻無比

春雪

周伯仁春雪詩照天不夜梨花月落地無聲柳絮風雅有思致超出銀杯縞帶之外李舒章殿聶府寒窣獨月城疑不夜別愁人氣韻畧同然總不若姚康無柳花常在非秋露正溥之句為殊絕也

萬柳堂

都門萬柳堂元時廉野雲所築一日置酒邀盧疎齋趙松雪飲命歌兒解語花歌元遺山所製小石調曲驟雨打新荷是也松雪喜而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蓮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千里思歲久淹廢益都相公因改築於沙河門外沐之暇時與名流觴咏其際亦一佳話也

賣酒瓢

廖嶷宰都昌嘗有句曰風清縣閣留僧宿雨濕庭莎放吏衙後秩滿將去題修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袖為民焦今朝解印吟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凝字熙績與李建勳為友唐詩并逸其名

浣青衫 白沙直知花是路不覺月隨身諸句翁山序渠無悶詩引以為比

陳白沙極喜周翠渠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兩形之赤牘其後周守桃州有句曰宦情秋夢短世事海波深翠渠當承平之日有循良之譽不知何以忽作此語若吳薗次守苕溪方解組梅村祭酒過之有曰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則情境適符不妨出諸投贈之中矣周名瑛嘗令童子躍樹葉於燈中以破幻術

南北限 文帝詔王朗等曰今將梄傳高山沉憒九淵不識西歸矣此溺人必笑之說也

魏文帝欲下江南臨流歎曰嗟乎此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旋師韓魏公過古北口詩東西層巘鬱嵯峨關口鑾容數騎過天意本將南北限即今天意又如何借前人之言作一轉語有無限牢愁不堪說破也

長樂老

蒼雪和尚無題詩石頭城擬受降城莫問三公及九卿畢竟江南長樂老為全桑梓失高名劉盆子舉止羞澀王夷甫自謂少無宦情不消此髡劈面一唾和尚名讀徹吳太倉

揚臺之賦詩最多

多魚漏師

李舒章過陽羨弔盧司馬宋較文參軍行贈楊機部二詩慷慨悲涼包括當年情事然一則曰北軍中尉來匆匆一則曰按兵不動高中監似乎躁進之與逗留猶未有成獄也惟吳梅村悲鉅鹿詩有豈料多魚漏師久一語則尚書之死參軍之去不得不歸獄於椓人矣其後又有詩曰諸將自承中尉令孤臣誰給羽林兵又曰朝廷議論安危外兄弟關河風雪中參之蒙習野弔楊機部詩蘆溝流落劉琨死巴首章門一悄然之句則廟謨顛倒寧獨致痛於人之云亡而已耶

彭城冦

許千仞彭城冦詩月擊情形悲憤兼到前章曰從來援師集彭城已無盜次章曰道路有萬目看叙賊退功熱腸冷眼何減皇甫子浚之順義行薛名岡皇甫名冲李長吉黃家洞詩閑驅竹馬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當時經略其事者皆名臣也而形勢亦已如此若陶鞫延湖南老事云往例自拔𢡟官軍得張孤從馮李一輩人又何足數哉

吳趨會吟

陸士衡吳趨行發仞泰伯歸功大皇謝康樂會吟行始於文命終於勾踐有曰淑美難窮紀商搉爲此歌有曰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皆撮其大指言之不沾沾以鋪叙爲長至唐人帝京諸篇始必極其瑰異窮觀末必形其衰參褒颯非獨辭調異也夫亦氣運所至有不得不然之勢耳

玉衡

十九首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春秋運斗樞曰玉衡北斗第五星晉灼曰斗之中央也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此詩有促織秋蟬之景則是漢朔之孟冬非夏正之孟冬也漢紀高帝以十月至灞上因用爲歲首至武帝太初元年丁丑五月始改夏正然則此詩爲漢

初人作又何疑哉陶式南謂上古迭用三正而不改四時之名以商書元祀三祀書十二月爲証然則此詩所云豈漢世并改其時耶以十月爲歲首於三正之義何居

黑蝝商羊

張景陽雜詩十首其卒章曰黑蝝躍重淵商羊舞野庭江文通擬古所謂張黃門苦雨也何句典確遠出愁霖諸賦之上文通所擬較爲淺薄已黑蝝見淮南子神蛇也音麗

未央才人

臨江節士歌亦厥所著厥存宋孫閒以博雅名字嶭卿

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師古註曰孺子妾之有品號者冰其名臨厥有中山王孺子妾歌歲暮衆飈及秋水落芙蕖賤妾終

下矣君子定何如靖王與冰未聞有顛越之事若鄒信棄卿者而厥詩咏之如此何耶太白亦有此題所云芙蓉老秋霜正用厥語而起結以延年戒姬爲比豈别有所指歟

元丹丘

太白任俠談元與元丹丘最善贈詩凡十餘首其西嶽雲臺歌有曰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楊子見引聞皇祖告錄謂卽此人余按唐高祖自開皇末聞老君之語袖劍訪丹丘子覩其儀表心駭神聳伏謁而歸及武德初又命太宗密訪之宅已墟矣太白生於聖

曆二年至開元時距國初已百有餘歲是時明皇修言仙術或別有出入九重歸隱西嶽如羅公遠葉法善輩與白往還非卽謂日之丹丘子也（餐霞樓上送別序霞子元丹烟子元演似又姓元名丹神告錄謂其稱元近稽則彼因姓李也）

磨公

（磨奴教切唐書西京有鄧磨工天文北夢瑣言唐有僧譽鄉與於渝州李義山樓堂書所見尚類夸花逶迤過近火溫磨揮灑見皮襞美咏金鴻鵠楊康大題稱居國亦用溫磨二字）

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拄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膺嗔余踏破蒼苔色東坡書磨公詩後云見於逆旅祁宗祇壁上滏途水僧寶磨筆也磨本名清戒俗呼戒和尚年百三十死人復有見之者此詩似不食烟火人語遠出琴聽蛩殊之上（放翁詩柴門雖設不曾關爲慵人行摧綠苔）

明冰

富嘉謨明冰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沲明冰時出御至尊每三句換韵凡七轉卽古樂數也後人合爲一首誤（范德機贈鄧提舉詩以薛播州章法亦不當合）

田園樂（事詳忠章錄或誤作錢宰按宰以書儒曾纂修孟子節文不知卽此人否）

明祖閱孟子至土芥寇讎語曰臣子之言何得如是議去其配享有敢諫者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極諫坦胸受矢太祖悟命療其傷孟子仍配享唐一日偶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

到人間飯熟時或有傳之禁中者明日宴文華殿諭曰昨日好詩然誰人嫌汝毋寧朕也何不作憂字唐悚謝未幾放還若唐者可謂有擔當能灑脫者矣

得便宜

陳希夷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地勿再往邵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故詩曰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自足知足

沈隱侯寄懷詩雖云萬重嶺所歡終一丘指墟幸自足安事遠遨遊遊沈道士館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過

可漁留處便欲息微躬可謂隨緣放曠任意逍遙者矣而乃以鹿葱買禍何哉

門外靑山 慈湖名簡陸象山高第知溫州道務文羅妓籍

楊慈湖有六言詩曰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綠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靑山朐次悠然絕無畢竟詩氣雪門雪大師嘗有句曰靑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卷中朱若茶想見此老胸中真是浩然擬地

曾丘九重

淵明遊斜川詩迥澤散遊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按淮南子崑崙山有增城九重駱庭芝曰斜川有曾城落星寺在其上古字曾增居通用

金庭觀 幽山白玉上經曰第二十七洞天日金庭卽天台華頂之東門也

褚伯玉居金庭山齊高帝以名其觀孔稚珪從而受道爲之立碑沈約詩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卽此處也釋小白詩羽客相留宿上方金庭風月冷如霜直饒人世三千歲未抵仙家一夜長羅隱送裴饒有金庭路指剡山隈之句或卽南史所云瀑布山也

水晶宮

吳興之水晶宮不載圖經惟范質嘗語人曰霅晶宮楊漢公爲郡史於九月望賦一絕曰江南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欄樓上月清光

晶宮後滕元發作守林子中復寄以詩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舊仙人嗣是沿爲故事歐陽永叔送胡學士詩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張蛻巷公宴詩我亦玉堂揮翰手題詩合在水晶宮

薔薇洞 王季重曰供奉東山詩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擬

王性之東山記曰山半有薔薇洞相傳謝太傅攜妓遊宴之地按李供奉詩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後人或附會其說以爲白雲明月乃二妓名李文正有詩其落句云太平宰相休云云清言非罪亦非勳四郊多壘一身樂吾憶冶城王右軍幾令小草慙志一時語難按東山因太傅得名者有三一在臨安一在金陵惟始寧乃其故居

俱詳本傳

迷人

張膚父謂劉阮遇仙天台山非桃源事桃源在武陵乃秦人避世之所文人往往誤用之如李涉贈長安毛人云上清眞子玉童顏花態嬌羞月思閒仙路迷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余按王之渙惆悵詞晨肇重來路已迷碧桃花謝武陵溪以晨肇攙入武陵誤之甚者迷字始於少陵須令勝客迷之句卽迷津意至若徐文長流出桃花賺阮郎劉言史又向花間魅阮郎下字更尖

幾令銷恨花枬成薄倖春矣然考劉阮事蹟原有山頭桃樹之語似亦不妨借用也

感春

昌黎感春詩有云壚聲新栗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四句內以叠字起頭以叠字束脚亦刱格也

暮春

邵堯夫暮春詩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西山謂近世評詩者以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詞若卑而

其旨原於六經余謂如此詩未嘗用一六經字面而其旨未嘗不高詩固不可以一例言也康節又有句曰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此見先生學無不窺非一味板腐拘墟者可比

春牛

閩小紀云會城迎春必于忠懿王廟前乞土爲春牛曹能始詩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五國故事云忠懿王審知也漳州亦有忠懿王廟今爲淨衆寺余從軍時寓此主僧號韵木其徒曰徇溪皆與余偕夏鹵均三過虎嗟巖

總成空

恩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人人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此王介甫詩也當是見蔣山後方有此語否則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意清冷雲中無往而非霹靂火也其後又有句曰泔魚已悔當年事博虎方驚此日身回光返照殆神遊鐘山之候乎泔魚事出荀子

寄語沙鷗或云邢宥爲蘇州太守議丈量有以詩刺之者邢疑劉廷美所作甚怨之

張江陵當軸行丈量法吳中有無名子作詩曰量盡山田又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嗚呼虛糧飛洒之弊非淸丈不可惟在執事者遵其法而善用之周之屏所謂伸縮由吾輩也此與

拗相公作用自是不同文苑謂宋人刺賈似道詩有二首休李吳城舊作量田議起句云朝量水田雪暮量山田月青山白水人如雲朝暮量田幾時歇結云安得長風天外起吹倒崑崙填海水更出桑田千萬里嶺字鑑中明初人

李波小妹隆萬間山東有紅羅女與雍容畧似吾鄉周元大曾紀以詩

北魏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掠不已公私咸患爲之謠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兒安可逢韓致堯曰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起句卽用其語而繼以窄衣短袖蠻錦紅結曰海棠花下秋千畔背人撩鬢道恩恩姚寬謂所補不合純是閨情大鴻月安知當時

不別有所感托之於此女子耶

蒲履

五代時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嘗履蒲靸是也然當時婦人履亦有用蒲者劉克明詩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牕離玉指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胡元瑞謂近世婦人以纏足故絕無有用之者殆未見吳下阿娘耶

紅絲

李長吉咏馮小憐結句曰玉冷紅絲重齊宮妾駕鞭曾

鶴江謂玉即琵琶絲即絃丘晧戒謂玉即身絲即衣帶從井出也若紅絃經水未必較重耳朱卓月曰小憐出井已非齊宮物矣賀書法一定所謂欲蓋彌彰者也誰謂詩史各自體裁按小憐齊大穆后從婢也慧黠工歌舞後主嬖之自淑妃立爲左皇后願得生死一處周師攻齊從後主奔青州爲周武所獲賜代王達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請看膝上絃當周師入鄴小憐出諸井方議后妃併律從婢也其名輕賤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有幸於後主宮中稱爲舍利大監桃山期日一時得兩婢爲后不亦何待

柳亭詩話卷十二終

柳亭詩話卷十三

目次

柳亭詩話卷十三

山陰宋長白纂

江南曲 太平御覽梁武帝謂周拾曰柳惲才藝足了十人

柳吳興詩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緘詩者謂二人相遇於旅次若傾蓋然也丘光庭曰據其題稱江南曲是樂府閨情之遺言婦人因夫出行於外春日采蘋洲次見有人爲客而歸自洞庭者因問其夫之消息其人答言於瀟湘之上逢見汝夫更前去也此婦遂竊念曰故人去不返春華復將晚怕已之顏色將漸衰也不道新知樂祗言行路遠者盧其夫在外戀新人而不歸托言行路遠耳故人正婦人指其夫而言如此看於上下脉絡方覺有情 物理論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

宛轉歌

樂府至晉而一變淸商子夜諸曲不獨開齊梁儇薄之端已預洩花間草堂之局矣劉妙容宛轉歌月旣明西軒琴復淸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閨貞白哀夜怨徐孝穆長相思乃有此種聲口

碧城

李義山碧城詩三首蓋詠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

請出家義山同時如文安濤陽平恩邵陽永嘉永安義
昌安康先後丐爲道士槃觀於外頗失防閑其以碧城
爲題者用集仙錄王母所居玉樓十二事也附鴝鵒鸞
當戀陽座皆去來無定之詞故曰若使曉珠明又定一
生長對水晶盤明明以貫珠兒會葬灞陵之事比之也
而註引參同契日爲流珠作証朱長孺因謂水晶盤爲
月皆失之矣次章曰不逢蕭史休迴首莫見洪厓又拍
肩如金仙玉真俱事道士見崇元皆不逢蕭史而拍洪
厓肩者也鄂君繡被則喻川心悅君兮君不知之語以
証之末章曰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illegible]

中山題九仙公主舊院詩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也
元遺山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

金錽

東京賦龍舟華轙金錽鏤鍚錽謂以金箔入火塗飾諸
物也江文通詩朱櫂龎爽者金錽映秋山此字未經人
道蔡中郎獨斷有金鍐謂馬冠高廣各四寸但言其形
製耳於塗飾之義未詳

簇字

陸龜蒙寄吳子華子華名融詩到頭　畔孝漁事織作中流萬尺
簇簇取魚具也酉陽雜俎　晉時錢塘有人作簇年收
魚億計號萬尺簇此字唐韵不收北齊書城梁都督侯瑱任約
於上流鸚鵡洲造荻洪數里以塞船路則簇字乃加竹
於洪內之義東坡詩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楚人呼
水之湍者曰洪

齼字

曾茶山和曾宏父餉柑詩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齼
遠山齼齼謂齒怯也此字玉篇不載湯義仍病齒詩徵
角清吟齼不辭義同而字異或以爲音側

躨字

梅聖俞送寧鄉令張沆詩長沙過洞庭水泊風搖可青
山接戎蠻白晝鳴鵂鶹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躨不躲
卑濕夔清風入詩與躨字出左傳刖林雍之足躨而乘
於車從金此字正韵兩存之

茲字

呂覽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註曰茲年也十
九首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應璩百一詩斗酒當爲
飲無爲待來茲皆本此

朿字

張景陽雜詩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朿朿字自國風揚
之水三章得朿元微之連昌宮辭歲久無人森似朿東
坡過李公擇故居詩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朿則皆指

竹

凹字 東方朔神異經千里無凹凸

周孫虎跑泉詩爪蹙山脈斷掌托石心坳坳字出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施慶徵曰卽凹字施竹補山凹魚沉水面凹匙愛珊瑚枕上凹

嶨字 音鄉張光祿水南翰記載嶨唐阜詩爭涂京城剪淛多竟誤作鄉

沈雲卿七夕曝衣篇有云上有仙人長命嶨中看寶婺迴歡繡說文綹十縷爲綹細韵朝見

醫卜星相 王季重曰醫與祿命醫道相法人百其口星亦有屈伸互帝之日

宋晦翁山寺逢僧談命詩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

話因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是李虛中徐子平無所置其喙矣姚恭靖贈袁郴庄詩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燕虎頭則論骨聽聲不必誇風鑒之精也蔣道林題醫士杜仁夫復春集曰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天堪歎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似乎蚊黃盧扁皆不足憑若李士實贈日者詩蕭蕭雙鬢亂秋雲一日身閒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將軍達十而妙夢是踐竟蹈宸濠之竄豈著蔡兩端竟可置之度外耶

考亭 或曰子稜名端爲御史或曰端公其謚也元人熊禾有考亭書院記

洛陽黃子稜字元威隨父入閩居建陽之東觀山嘗有詩曰青衫水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曉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及父卒葬於山麓因作望考亭以誌感後朱韋齋過此謂溪山清邃可以卜居紹熙壬子晦翁欲成先志乃自崇安徙居後人以考亭稱朱子誤矣 周櫟園閩小志亦以爲非

地理 庾子山詩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江總持詩函關分地軸華嶽接天壇地理之祖

何信陽送人赴湖南有江漢元朝海樓臺半入吳之句

金長眞曰詩句連地理者氣多高壯要之情思筆路自然相合非有所承襲也如楊炯漢國臨清渭京城枕蜀河杜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張說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崔湜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平韋元旦楚寒實中出荊門水上來孫逖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illegible][illegible]繞巴江轉關迎劍道開孟浩然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王維樹色分揚子潮聲滿富春總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岑參驛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杜甫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儲光羲吳山遲海月楚火照江流皆歸[illegible][illegible]岌象態爲千登高踞

勝時誦此數語意與與山川同廓矣

長笛

史記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溪而作笛吹之如鳳鳴風俗通謂武帝時丘仲作非也馬融曰丘仲言其所自出而不知其弘妙因為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洞通之裁以當邁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君明者京房字也猶於易因呼易京按此則笛起於上古而流入羌中本四孔而君明加以商聲也方輿記武夷山有奪秀亭胡寅劉衡同建

御善吹鐵笛寅贈以詩曰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亭後即宗碧巷與客尋其故址忽有笛聲起自林表因復作亭名曰鐵笛胡字明仲劉字兼道

神龍

司馬彪晉高陽王睦之子為父所擯不得嗣位以詩贈山濤曰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嶽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今者絕世用倥傯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純用虛字迴斡成篇乃見心煩意亂之實結曰與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時巨源方以澄清流品為世所推故屬望如此

懸瓠

吳叔庠詠懷詩懸風白雲上挂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挂月易擬懸風二字未經人道

里麻

胃辟疆有後里麻行序云吳太守國倫以古文詩歌名潞藩聞潞變亦年冬後至高州吳與參戎陳豪擊敗於里麻有里麻行予作此追美之起句曰君不見漢代吳公治行稱第一未聞將將師以律又不見魏邪吳起夙嫺兵未聞筆陣能縱橫中云直以偏師當八面東突西馳疾如電一戰功成粵嶺東姓字於今輝志傳然則郴原唱有云輕裘緩帶五花馬親提義卒屯中野千人炊

守裔發陣將軍邦似從天下是已環城居守而豪獨藏珍犁因也故曰白猿黃石非吾略書生豈敢發天威詳見高州志

觀山

觀山去茂名縣四里吳留村司馬有小序曰自祖逆變後村落丘墟與荊棘相半偶爾登眺因賦此詩秋深聊縱目落日獨徘徊海淵人初散天高風自來川原無起色荊棘有餘哀慚愧君恩久嗟非濟世才剛亭之變留村與姚璧巷少保戡定之功為多余往來二公幕下見其磨盾揮毫興賦不朽二公往矣余尚伏守蝸廬偶記此闕以志所沉之感

天塗河水

阮步兵詩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譬窮達自有命得失又何求鮑參軍詩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阮吉逆深鮑言磊落士夫胸中不可無此見解

蘭菊 所南當日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無疆土而亡

鄭所南隱居吳下每寫蘭根不著土以無土可著也嘗自題其上曰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又題菊曰御寒不藉水為骨去國還同金鑄心作心史一書函以鐵沉諸井其後有人得之於宋事悉其顛末云 倪高士宋逸民俱有題鄭所南畫詩

黃葵 婀娜自成暈翠葉生有光東坡句也若木涉草堂諸作多誤指向日葵

晏元獻咏黃葵詩咏咏倚雕闌北方比象難鑄金承露巧剪檗染絲乾麗服朝裁綺芳心夜點檀不須輕采折留映羽人冠此即秋葵也自來吟咏絕少但第二句疑有誤惜無善本可考

墨蘭

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梁楷齋草木子云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裔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仲穆見而愧之遂不復作

水上山前

駱義烏軍中行路難有云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雕戟二句內插入四物筆力驍悍之極但二十五句前有龍鞱龜鉦後又有鳥號龍文雕門鴛被龍領鳳樓諸句得無似白地光明錦裁為負販袴耶同時辛常伯亦有此作則用長短句 負販二字出曲禮世說作版

鼓騎雲吹

樂府有鼓吹騎吹雲吹之名建初錄云列於殿庭者名鼓吹列於行駕者名騎吹列於樓船者為雲吹宋之問詩稍有朱鷺轉尚識紫騮騎此言鼓吹也謝朓詩鳴笳

劉高蓋疊鼓送華輈此言騎吹也簡文詩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衣此言雲吹也 詳見丹鉛總錄

五原 羅隱村曰雲中亦號五原徐子能曰延安府

盧思道從軍行有曰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按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遂朝於甘泉宮長安志五原指此非蜀中之五丈原也李白樂府蕭條孤興外耕作五原多張敬忠邊詞五原春色舊來遲皆指此劉須溪評杜詩五原空壁壘曰五丈本不可省與花溪同

是未嘗知詩中所咏乃榆林地與靈州接壤者也劉詩九種評註大率類此（奇樹或作珙樹）

崑崙關

楊廉夫崑崙關詩賓州海月光團團劍花火樹燒瓓斑將軍如內洛未散提書已剋崑崙關當時諫臣輕武士豈知擒賊遠如此嗚呼銅面將軍今豈無世無丞相寵公甘老死王宮保西行紀云崑崙關狄武襄破儂智高於此運釘錢之巧秘托銅面之威神萬古英靈猶在關前乃一樓地不復存從來不一享祀豈惟報功之典未彰而設險之規遂廢不幾令人扼腕乎因捐俸葺其樓

擇兵以守之太保名揚德號寅叟有百覺堂詩集冒宗序之（太保有子名寰字公簡以都督殉難）

山庄行

太保有山庄行自註曰雲門深山中高祖給諫公讀書處也向以虎狼出沒頹壞不治余因修之習靜其中詩客門水盡瑯溪近柵頭萬山横列不通舟古木垂藤夾修竹風颭影搖心縮胸盤桓愈入山愈深白晝猿啼鬼夜吟惟我從來無束縛峭壁懸崖偏若鄉今人何必非古人先世卿名此緬懷千秋有餘留青瑣百年茅茨猶如昨叢菊野菜連山麓對面青山補墻缺晨夕不聞雞

大聲只我書室常咄咄公後投筆從戎舉進士歷總鎮[illegible]人為緹帥拜征蠻將軍年八十四甍詩註太乙奇門六壬升醫術祁慎原端詩重鎮元戎符剖七麾裴儒將印懸三術疏黄石處金鎖書述丹經尚玉函明代將軍印天下有七而公歷佩江南粤東西三印故云

吟詩臺

劉夢吉題瀛王吟詩臺朝廷乃白樂山林為誰憂何當剗叠嶂一洗他山羞又翟節婦詩末云千年吟詩臺哉我太宰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宋儒以長樂老為大人與葡修眼光相去幾里較諸十王九龍之譏不幾

嚴於斧鉞耶

五人墓

徐茡叟題五人墓詩後段曰賜葬來潮應有待魚腸論義不如君最傑五百田横客青史方名了未聞怯夫慕義何有於身後之名而金閶以士竟與婁洲並傳千古如而夫者可謂能自壽者矣

存陵衣食（石齋有孫名仲孫遁於漳之野力耕而解文胡別駕官當延致之與余善）

黄石齋自輓詩綮綮朝陽霞峨峨太山石榮榮七尺劍漏漏半尺璧化為白板宮宛宛置路側漢人一顏冊胡人一歎息閩宵空自煎瑚璉空自擲狐狸踞龍宮蜉蝣

敬白日妻子不得知親朋但酸鼻爽從孝陵衣鐵從孝陵食孝陵何麥妻風雨庇松栢石齋與蕺山氣誼相若牽殉伏蒲之事百折不回要與乃試為僞學然則如之何而後為正學哉鼎革時有乩仙降筆自署崇禎年號曰吾悔不用黃道周劉子壯之言以致於此東林講學與儕立門戶者何如

蘭蹊

南史劉湛欲衰淑附已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因賦詩云種蘭莫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當門之蘭即曹臟待楊德祖孔文舉已事向楚之璧范增王猛輩皆當酸鼻江夏王鋒嘗著修柏賦以見志明帝使人害之江斅

歎曰芳蘭當戶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謂乎

南山

楊子幼報孫會宗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竟罹當日文網淵明歸居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正用其語而後人以淡遠高曠目之豈漢法刻深而晉宋之交反恢濶有餘耶亦其生平樹立大有不同耳

世短意常多

升菴云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若東坡所云意長日月促則倒却陶語耳按唐子西詩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奚翅延七日以為一劫

城上草大蕪詩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可與俁詩參看

劉俁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仲升礪志於大才晚成之語長源受誡于天覆地載之歌三復俁語可為英鋭過人者作一貝藥

別人遊山

張思光別人詩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孔德彰遊山詩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曠如與如五言短古中不可

多得

關山月

徐孝穆關山月二首其一曰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星旗映疏勒雲陣上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李太白五言佳境俱從此出不止似階級已也

鶴樹

陳子昂登九華觀詩鶴舞千年樹李太白尋雍尊師詩松高白鶴眠或有謂鶴未嘗集於樹者按抱朴子千年之鶴能隨時而鳴登于木上余丙午歲策騎雲中見喬

木之上有二白鶴引頸長鳴聲徹山谷又回中玉册宫相傳有雙鵝栖于桃樹之上余亦嘗過之惜未之見

溫泉行

玉殿谷抛𣏌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水去此楊太真溫泉行也寫景蒼涼絕似驪山鬼語不比羅袖動香香不已妮妮動人

流杯池

上官昭容游長寧公主流杯池詩仰循茅宇俯眄喬枝烟霞問訊風月相知似銘似贊宜乎秤量天下人物又曰書引藤爲架人將薜作衣闘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

脫盡王家套語景龍文館諸絕句亦佳

姊妹三

昔聞南國容華少今見東隣姊妹三此魚元機和聯句詩也自註曰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余因次其韻貽九烟云三美之才不得幼微表章誰知之者惜乎詩不多見并其姓亦不傳詩人中有無名氏詩媛中乃有無氏氏耶九烟唐詩快十六卷目曰驚天泣鬼移人既爲之序復系以詩畧曰諸家非一家采酌非一體寧使一人知毋爲衆人喜於王李鍾譚之外別樹一論亦足令人解頤也

綠窗詩

孫蕙蘭名淑年二十三歸傅若金於湘中五月而卒有綠窗詩十八首若金序而傳之其未成章者如悤前遜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晚粧自傾甕裏春泉水親灑階前石竹花之類皆飄逸有致

細宋闕小記云細宋許配福州翁登舉年八歲後十年未婚舉死又四年乃殉

五言最長者惟廬江吏焦仲卿一首爲句凡三百五十有四爲字凡一千八百有奇悽慨悲凉序次全如左氏高實客瑤江烈女詩爲句凡三百八十八爲字凡一千九百四十餘諸傳奇廬江詩以仲卿蘭芝爲主而母與兄副之若令若守若丞不過從旁點綴而已瑤江詩則

余部排場真如亂絲在握頭緒紛披看其倉皇窘迫之中自有暇豫安閒之勢五提細宋而一則曰天地耶共聞再則曰天地耶共聞血脈蟠然一絲不漏好以衆整好以暇無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如蘭

長樂曾如蘭適同邑林邪甚寄籍武林癸未夏邪甚以哭母得疾死曾誓以身殉其舅漢朝自於邑令令以立孤終養勉之至丙戌秋漢朝亦死曾葬畢遂絕粒十四日正襟危坐索筆賦詩曰鏡裏菱花冷三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復咽雪霜寒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西陵

松柏下夫子共盤桓揶揄而逝馮山公崇作尚行傳詩見解帝集

愁醉

白香山詩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蘓老泉衍爲七言曰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

超悟

謝茂秦曰少陵超悟之妙若自摧朽骨龍虎死黒入太陰雷雨垂至蘊至深此不必解李長吉超悟之妙若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明暢而有風刺造語太奇較之老杜與杭同轍耳鄭都官淮上别故人詩君向瀟湘我向秦茂秦極稱其句所謂超悟者安在哉而巷駁之良是

對雨編淵明田園詩陳述古本止有五首韓子蒼從其說

洪景盧對雨編云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皐一首乃江文通雜體擬編入陶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余謂長公天資豪邁矢口成文其不經意處甚多不獨擬讀長頸高結之句任人爲他山之石也又宿餘杭法喜寺八韵中聯稻涼初吠蛤二句乃唐人祖詠詩送小本禪師是身如浮雲二句乃少陵詩王孟揚古劍行德若清泓如鏡水為延禮函關歌秦時明月漢時關皆直用古詩

黃十廉風俗通曰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

陶靖節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按後漢書尚書令黃香之孫名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即三國時黃蓋之祖但以太守爲佐州豈别有所考耶李供奉詩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按兩宗爲東平相而太白稱爲太守或亦可通用也

暢鍊師宿盧綸有同暢當藏公院諸作

唐有詩人暢當即題鸛雀樓者蓋僻姓也桐江謂波南有此姓其族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有女鍊師姿首妍麗秦少游見而挑之不動因贈以詩曰瞳神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

霧閣雲窻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静落紅滿地乳鴉啼少游擬作張于湖而此女不屑爲魚幼微可謂皭然塵埃之表者已

二十四美人

余存永題二十四美人圖曰蟬鬓蛾眉各鬪妍人人皈佛禮詩天金釵擁出成雙隊賓瑟彈來斷一絃翡翠閣中偕勝友廣陵橋畔族神仙雕闌上下花如雨風信頻催綺閣前東坡咏崔廿四人以爲奇似不如石麟之多多益善也

十三卒

存永有咏十三竿竹詩叢竹生孫若比肩幾枝籠月幾枝烟醉時郯記當今日自註云五月十三日爲竹醉種處偏逢是閏年留作魚竿分釣艇織爲簾簹合箏絃自註云箏十三絃葛陂倘化羣龍去六逸騎來訪七賢此種思應有此種洗發者以唐音宋調繩之得毋培塿之山欲移松栢于其上耶

秋後葉

鄭都官酬高蟾先輩詩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元暉自註云君有宮詞曰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按張生者祜也其詩乃咏河滿子牧之所謂千首詩輕萬戶侯者也唐有兩高蟾俱進士一僖宗乾符一昭宗乾寧俱載登科記自乾符甲午迄乾寧丁巳凡二十四年都官卒於乾寧時稱爲先輩則前高也

玉京遊

晉之素不能詩何得便有此女或曰唐有二李郢則知此人非與張籍以文鳴者

李郢牧江淮盧儲携詩卷謁之李方有公事置卷於几時長女巳及笄尋繹其詩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聞其語遂約爲婚明年盧果舉第一人殿試甫畢竟赴佳期有詩曰昔年曾向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巳成秦晉約早教鸞鳳下粧樓詳見上庠錄

榔亭詩話卷十三終

原缺

榔亭詩話卷十四

目次

柳亭詩話卷十四

山陰宋長白纂

習氣 維誠卽秦亭之祖秦亭序湯古時詩言詩盧甚詳

在六朝無六朝習氣者左太沖陶彭澤也在唐無唐習氣者初唐陳拾遺盛唐孟襄陽中唐韋蘇州韓昌黎晩唐司空圖也在宋無宋習氣者謝皐羽也蓋六朝之習緊唐之習㬎宋之習姿非其人有超焉者曷以臻此右見張蔚然西園詩塵先大夫評其後曰射洪襄陽蘄州肬刊氣信已他或未然若青蓮少陵豈囿於習氣者乎又曰維誠夫子先嚴暨先伯皆及門以程朱道學與黄

學憲汝亭沈孝廉守正齊名未嘗以能詩稱而詩評頗近肯綮當逆璫擅柄時以江浙道望偕先伯幾陷不測雖有來相國崇道毛中丞一鷺力旋而蹤迹免禍亦見才猷無施不宜也

公子行

蕭爽中公子行曰花枝滿牆頭花裏誰家樓美人樓上歌不是古梁州升菴詆曰傷新聲日繁古調日微也

東坡跋叔黨詩

孫端明在惠曇秀來訪叔黨贈以詩有云自欲灰心老南嶽猶能繭足慰東坡坡卽手書全什以貽秀并跋曰吾病已絕不作詩見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按少陵每念熊兒驥子而二君乃無一字流傳阮兵曹巨斧之殺得無虛譽耶伯達叔黨皆能以詩自鳴雖雛鳳未必清於老鳳而眉山家學三世淵源可爲盛已 詩內直稱東坡亦如大令之呼逸少也

青眉對酒

京兆李才字子構年十七能詩嘗從趙承旨飲於海淀有小姬侑觴趙喜而賦詩有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之句李和之曰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暗鼓雲和光風漸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

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心感喚取青眉對酒歌後竟夭死松雪稱其詩雜於唐人中未易辨爲可惜也而貢雲林集全載其什僅易五字於趙李當時情景漠然無與必屬編纂貢詩者誤爲竄入耳風雅體要又誤指爲盧亘

道中書景

祁李朗徵曜爲忠敏公從孫英年嗜古落筆迥不猶人赴長沙趙使君約遂客死其遺稿爲沈梵陵手輯曾見其自常山至玉山道中書景詩十四首偶摘其四有曰雞落翠微開溪山白雲裏春曉逐東風踏花行數里空

山塢無人花開復花墮白日溪流巢照我橋上坐獨樹看飛花空山聽啼鳩何時向此中夜弄松間月蕭瀟叢竹深沿溪幾家住日暮起墟烟蒼茫髣高樹俱有出塵之致而享年不永惜哉季朗卒後花陵以愛女嫁其子且將經理其家可謂生死不相背負者矣

李園

劉同升李園小集詩小橋行過郷溪灣為訪園亭竟日閒出郭已知依綠水登樓更喜見青山寒泉落木疑丘壑瘦馬深衣自往還剩采東籬尋舊約君應無夢到塵寰園在郡城三里河武清侯別業也

西施山

唐蹤採有西施一咏說得天心人事倚伏怕人覺女戎禍水之喻猶似尋常文人之華固毒於炎人之舌哉崔道融詩宰嚭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

越郡五雲門外有西施山俗呼土城相傳勾踐教歌舞處中郎過此題曰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金作城貯此宮花女越王跪進衣夫人潮踴鼓買死傾城心欲出迷天舞一舞傾闔崩再舞燕臺折槌山作館娃舞袖猶嫌宮舞到夫差愁破吳越兵潛渡越來溪此誰體詩也中郎自附於樂府之後篇中雖用故事而出筆尖顏仍不相襲又雁字七律十首亦佳

婺尾

唐人行酒以最後杯為婺尾景文公守歲詩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婺尾杯胡嶠有瓶裏數枝婺尾春之句謂芍藥也芍藥殿春因借以為名慈谿濱義曰南朝有興國貢藍牛尾長三丈則婺當作藍香山東坡俱從之或曰藍稍木名溪三丈詩人取以釀酒

旌節花

黎州圖經曰漢源縣琉璃城有旌節花去地二三尺

王處回庭前忽生一樹其花甚異有道人過之曰此旌節花也當如其數後果歷三鎮薊子由詩錄竹瑕玕色紅蕊旌節花正用其事但不知此花形色果何似耳景煥野人閒話云道士王桃枝書名于竹葉間處回出襟中花子種之頃刻成花

北雁南雁

鍾伯敬序問山亭詩集謂其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自成其為季木而已

雁雁爾勿南火雲滿衡山射工在湘潭黃梅雨方酷青草瘴又蒸烟傷爾毛濕傷足何如北地黃蘆裏雌雄呷唼雙哺子只將字排雁門月歲省一萬六千里年年木兩邊南砂磧征人都愁死雁雁爾其止假我征鐃折大厖雁爾勿北代雲插天沙礫寒紇干山頭雀腦枯老鵰秋翎吃霜力猛士鏃如雨小兒也操弋爾息不得息爾食不得食八月江南水滿湖湖有蓮子水有魚蝦日晴雌雄擁枕女郎不肯驚爾寢此王季木擬樂府二首也鏡例之中如綿裹鐵季木名象春新城人又題程嬰祠一首亦奇崛

沙上日岑在封常清幕下故西域事甚詳如綵海行優鉢羅花歌皆唐人所無也

岑嘉州過賀延磧有句云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僕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可見塞外風霜不若江南花柳而世人每以功名二字甘作雁臣何也

爲將善規

廬陵送李太傅知輿州詩發端曰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吾愛李允則善規多計籌結曰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竟以本朝人物作當家譜系寓規於頌以史才作詩料可謂此道提訣

金吾行漢官儀金吾緹騎二百人周禮註緹色纁玉篇曰色黃

王元美金吾行贈戴錦衣云金吾緹騎不可當迴若饑鶻搏大荒碧瓦珠甍戰嵯峰貂裘玉勒紛輝光但令奚雛剪頭至赤手附奪黃金章寫得氣焰逼人髮解肩栗以下則歸美于戴明代廠衛之酷亘古無倫此錦衣志之所由作也又錦衣戴伯常過訪有句云猶餘廣柳車中淚誰問陵陽石數心更慘切

典琴

與東鄺湛若中翰雅好琴嘗得宋理宗舊物曰南風又得明武宗所御曰綠綺臺遊屐所至輒挾以行有西湖修禊社及琴酌送羽人諸詩家故貧嘗以此二物歸質庫有句月三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尚典琴後殉庚寅之難抱琴而終

女官艮玉事蹟詳見啟禎紀畧

秦艮玉石砫女官也崇禎間帥師勤王召見御製詩四首旌之有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按艮玉敕楊嗣昌邵捷春必敗可謂洞晰機宜甲申諸將得毋人人巾幗者乎御製詩更有從此凌烟高閣上功臣先畫美人圖之句錦繖夫人諸旗娘子不能專美于前

金芝徽宗時里巷門神喜畫虎頭男子號之以金不必拆合宜和二字已兆北轅之釁矣

宣和元年道德院奏金芝生車駕往觀因幸蔡京第於鳴鸞堂置酒京獻詩徽宗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方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中秋於苑內賦晚景曰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宜示宰臣甚爲得意至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遂入汴眞詩讖也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簡文咏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李彧斷曰臺城之讖也

十四日

謝疊山被掠北行在道十四日不食作詩曰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劉戢山殉節亦絕粒十四日

遙同龔勝鼎峙乾坤漢書王莽借位遣使迎龔勝勝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腐儒手

昔人有言宋人之腐不若晉人之元程自修詩乾坤娛落腐儒手只遺空言當汗馬西晉風流絕可人悵望千秋共瀟洒只一共字而淸談道學攝入箇中其爲痛哭也宜哉程名志吾洛陽人宋亡元好問薦其言行以禮部郎中召遂遁去詳見忠義錄遺山詩去去江南庾開府鳳皇樓畔莫回頭又日臺[illegible]蹤跡留與豐巳一斷理典[illegible]使說而乃退薦故人何也

無雙譜劉孔昭日書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旣工且巧吾於無雙譜見之

無雙譜吾友金與禪所作始于張子房迄於文信國柴市之歌凡若干人仿鐵厓王箭體咏其事繪爲圖而又爲度語於左及門盧使君居大尹雕板行世而余與諸君序之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吾欲與翁再向竿頭一轉翁名古良有歷朝詩選

紫濛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

紫濛幽州地名舊唐書張守珪受降帥帥次于紫濛即此韓魏公安陽集有奉使過紫濛遇風詩草白岡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障泥躍冷袖難勝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遙天吹入雁行斜土囊微乞緘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雲族用莊子語言雲散而無雨風愈厲也擺花用杜牧之如今風擺花狼藉之句

浙江葉石林避暑錄亦云漸江即浙江王百穀客越志翻稱其誤何也

浙江亦稱漸江水經註所謂漸江之源出三天子都是也自來詩人不經用之惟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有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李善註文選不加考訂改作浙江張伯起近刻亦從之可見註書之難也

西陵有吾宇布塑詩見思歸之意而闕州名上傳謂周匡物作西興仍作西陵俱誤

蕭山有西陵驛即水經註固陵城也晉時改爲西陵謝

惠連西陵阻風詩可証至唐亦仍其名樂天答微之西陵驛見寄詩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明指錢塘隔岸處也昌谷以下往往見之詩句王郎士元送李達之越有日西興待潮信落日滿孤舟而施肩吾有錢塘渡口無錢納已失西興兩信潮之句當是改于天寶以後長慶之前而或謂吳越時改者訛矣介甫詩烟中沙岸似西興大蘇詩爲傳鐘鼓到西興寂音詩嵩道柔櫓到西興皆指此地而杭人乃以西泠古蹟稱爲西陵者不知何意

蟹蝥蟲名本草曰一名青娘子青蛙能啖之元微之□
邊際十韻詩池淸流蚄蟖瓜蠹食蟹蝥今人作斑猫誤

蝦蟆

昌黎答柳州食蝦蟆詩曰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甞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香山和張十六蝦蟆詩曰嘉魚祭宗廟靈龜貢邦家蠢蠢水族中無用是蝦蟆按漢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以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家足人給爲諫又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兎鼃師古註云三者所以供祭祀是此物上登俎豆何獨以見陷爲蛙耶然蝦蟆與鼃自是二種蝦蟆狀類石鱗閩人

所謂以不脫錦襖爲佳者也靑鼃則差小而無䰟壘取用更爲慘毒讀王丹麓分明殺个小娃兒之句宜仁人爲之掩目況下咽耶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一首文選作古辭玉臺謂蔡中郎作通篇凡七換韵在漢自爲翩翩結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而雕本以食爲飯遂失一韵陳孔璋亦有此題以長短句行之遂爲鮑照先驅思王所謂鷹揚於河朔者良不誣也

黃鵠歸故鄉　和親始于高祖武帝遂踵其事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遣嫁烏孫王昆莫

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以漢武之雄才大畧而屈意和親至此遂爲歷朝口實觀唐人送公主入蕃應制諸詩眞有咲啼俱不敢之態而猶美其名曰此盛德事也噫　錢惟善靈璧手印爲序畧曰公主遣嫁壁當扶以石後人鐫石爲模脆節分明故述其事而爲之詞有曰靈璧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瀾瀾脂節與崇徽公主事相同而前人從未之說

武溪深

樂府有武溪深一曲古今註曰馬援南征門下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

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毒淫二字寫盡瘴雨蠻煙之際俯仰視飛鳥跕跕墮水中意却只如是而止更不旁及一語覺後人從軍行鋪張揚厲未免過情

白狼王

東觀漢記明帝十七年益州刺史朱輔以唐蔽慕化歸義詩三章令郡掾田恭譯之獻于朝故蜀都賦有陪以白狼夷歌成章之語鍾伯敬評曰奇與處從樸野出嘗之腥羶椎髻懷中有寶玉氣斯言得之

思鄉詩　同光係莊宗年號而升菴滇載記稱又嗣以光化五年始改國號陶均菴說末又稱天復二年未知孰是

同光三年長和國使人布燮來貢作思鄉詩曰瀘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按南詔蒙氏改國號曰大長和布燮其官名也天曆間有安南國王陳益稷詩明黎澄南翁夢錄載安南詩十餘首外國詩自白狼王後多出海表唐永徽初新羅國女王眞德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宋咸平五年海南周世昌至日本國與其國人滕木吉來有唱和詩列朝詩選有日本詩僧五人明成化中張寧使朝鮮與陪臣朴元亨有倡和而前詩正德八年有日本貢使嘗詢詩萬曆三十九年有交阯裴福亨詩至若朝鮮之詩景奭趙瑗妾李氏皆爲人也許七歲號神童其二兄篈筠皆彼國狀元筠詩甚工金誠立夫死守節自號蘭雪齋王人有遊仙曲自旨李朝後難吏流玉峯王人乎撰錄載其詩則知四裔六義之音不獨中華文獻彝眉男子能之也

夢中詩 見堯山堂外紀

張子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詩曰楚峽巫嬌來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殆不類人間語也或云名子厚紹聖進士

五衢四照

庾子山詩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烽妝山海經少室有木其名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郭璞註曰樹枝五出若衢路也又云招搖之山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言其光燄燭也顧野王詩爭攀四照花競戲三條衢衢字出禮記音遂循衢也何晏景福殿賦出此入彼欲返忘衢廣雅曰道也梁元帝集世亂九衢花含四照王巾頭陀寺碑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沈約郊居賦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

不作五

垂手折腰

李義山牡丹詩垂手亂翻雕玉珮折腰爭舞鬱金裙按舞袖有大垂手小垂手折腰則用梁冀妻孫壽事集作招腰文苑英華作細腰俱誤又題望苑驛分明十二樓前月不向西陵照盛姬亦誤作成姬

全目左肘

王右丞老將行曰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按帝王世紀后羿有窮氏與吳賀射雀賀曰射其左目羿誤中右目而慚又莊子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詩曰柳瘤也全目固無分於左右而以垂楊代柳字竊恐猿臂將軍未堪著此大樹也又贈胡居士詩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何異蘋勸[illegible]為而食蛤蜊耶

天花春草

新鄉題璐公山池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詩大鴻曰此聯妙入禪理滄溟效之遂有行車麥秀隨春雨閉閣花深對夕陽之句文雖不類而源流在此

江風山月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如是者十六年嘗有詩曰江風索

我吟山月哭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徐霖聊贈詩曰淸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月暈牽牛

梅聖俞詩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謝皐羽詩牽牛秋正中淸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以成語起興接入情景格古而調高不落凡境眞奇句也

烟江疊嶂 補詩制有松雪老人臨王晉卿烟江疊嶂圖歌

泛致能烟江叠嶂詩序云太湖石也王晉卿嘗畫爲圖東坡作詩今借以爲名詩畧曰江上愁心惟畫圖藐仙

作詩甚不如當年此石若並世雪浪仇池何足書雪浪石在定州學宮余嘗兩度觀之仇池石即坡翁欲與晉卿易韓幹二散馬者

卧吹銅笛

朱希眞居嘉禾陸務觀嘗詣之聞笛聲起自烟波間從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以果實啖客咏詩月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夫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任卧吹銅笛過伊川詳見會心編

君不見 陳武别傳曰武常牧羊作行路難曲續晉陽秋曰袁山松酒酣歌之聽者莫不流涕

鮑照擬行路難有曰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與雲澤雉樓其中樂府解題曰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别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按二字雙疊實始於潘安仁內顧詩不見山下松隆冬不易故不見澗邊柏歲寒守一度明遠用入長句起頭更覺飛揚盡致至吳均柴廓以下則多單領

茅山歌 茅濛字初成師鬼谷子于始皇三十九年九月庚子上昇三茅其元孫也秦以臘爲嘉平乃茅山謠中語

茅山父老歌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間盈倒乘也事在漢平帝元壽二年世所謂三茅眞君也儲光羲詩玉簫徧滿仙壇上疑是茅家兄

弟歸 疇曾望有迎眞送眞詞二章皆淸容補和其韵俱佳

河車

參同契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後漢陰眞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運生金花太白草翔大還詩姹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軏大還者九九丹鍊之說也

餐霞 楚詞漱正陽而餐朝霞杜詩明霞高可餐

九歌眞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餐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司馬長卿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顏延年詩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謝客巖

溫州積穀山下有謝客巖因康樂題詩石壁遂傳其名宋許景迂此而題於壁曰出守雖云遠登臨不厭頻五言多好句千載獨斯人風月尋長在池塘草自春超然高世意遺跡日埃塵

證因亭 呂涇野曰柟嘗謂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哉

司空表聖題證因亭詩峰北幽亭願證因他生此地却容身上方僧在時應到笑談前衘記寫真又題商山詩浦溪一路照羸身不似雲臺畫像人國史數行猶有志只將談笑繼英塵按虞鄉詩十卷此二首可謂自譜誌

銘一生忠憤氣薄雲霄至使冠盜望王官谷而不敢入年七十二而追跡首陽真有唐一代偉人也豈僅高士二字足以盡之哉 梁震錄倔羅隱三人無可追跡虞鄉

俗字 瑤阮酬飲竹林王戎後至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人也俗也事也總着此物不得

王無功調琴詩從來山水韻不使俗人聞張文昌宿寺詩客來無俗客應只見雲來韋左司山家詩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違杜少陵漫成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咏四公詩句非獨立高山之上歡與麋鹿同羣者不易識此

漓風

羡民恬賜湯厚卷侍御詩漓風從何來吹彼淳朴散滿地桃李花當春自光炫隨風已飄揚安禦霜雪變所以古君子心惟舊懷羡此詩作於成化初年民恬方在成竜也詳見公餘日錄

尋春

朱紫陽嘗作一絕曰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陸象山聞而喜曰元晦至此覺矣 象山紫陽朝曾之流亞也語錄所載死了告子之說乃門人妄為蛇足以[illegible]復紛紛架訟而與之止[illegible]陸偕和之詩而讀之也

說經 [illegible]老泉讀孟子上方安讀楞嚴都有別解與而今不點古其風不同

何大復說經[illegible]詩有欲蕭觀妙無為自覺遊原評曰老子當有欲以觀其妙當無欲以觀其竅有無二字一讀言大道超有無而為言也若連下為何豈有欲能觀其妙乎先生無書不讀必無無點之悞但作詩時姑仍俗讀如淵明之言古諸耳 紫陽嘗謂二字一讀不妨斷見性理

白沙

陳白沙詩於宋儒六子之外自立門庭其真率處皆滄雅可歌湛甘泉云先生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為嫌人遂以為佛老然則孟子引陽貨之言亦謂為陽貨可乎莊定山曰尊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

楊文曰爲經爲訓與誰識非謝非陶莫測所以言其自然也自然則安排之迹何所用之

元風洞

桂林城東有慶林山山有一洞常出風淳化間州守柳仲塗開營避暑於此刻銘石上曰元風洞張孝祥詩山入鳥飛連越嶲天開平野對珠宮應憐桂海長炎熱乞與清涼萬竅風余謂盡大地是鑊湯鑪炭何獨桂海爲然安得清涼石化作毘嵐風消盡人間熱惱耶

淋池

三輔黃圖載漢昭帝淋池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

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拾遺記云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芰荷帝時命水嬉異景忘歸按昭帝初立年僅十齡況在諒闇之際不宜有此或即靈帝裸遊館所云青荷晝偃葉夜舒之事而予年分而爲二也然其詞特佳知博陸侯忠識上官桀之詐昭帝代賢君也不可不辨

雙鶴此平叔以雙鶴比己與鄧颺也管公明目爲鬼幽鬼躁乃痛惜之詞非詆之也應休璉與杜偉忠書羊寄虎穴鵲托巢心懷怵惕豈其倖哉

何平叔擬古詩雙鶴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羅網憂禍一旦并名士傳云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負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其後竟罹其害雖欲逍遙放志胡可得焉晏幼育宮中曹瞞欲以爲子晏以墨畫地自處其中曰此何氏之廬也小時了了而末路卒如管輅之言

夢遊仙

王子安夢遊仙詩有云翁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烟途儼鸞態豕句詭幻爲沈雲卿盧玉川所宗

清江水

巴陵女子韓希孟乃魏公五世孫爲賈尚書子瑭婦兵州破被俘之明日以衣帛書詩其末曰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

僕成嶺長與沈判官托劉光履屬趙子昂書其詩以傳世劉蒂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言趣爲我求書以發揚幽憤趙聞而異之因爲寫其全詩如此詩偏要加此人爲只恐柳骨顏筋王孫未堪回想

滿宮春

明太祖二十二年選番禺女子屈氏入宮擢爲美人恩寵甚渥裔孫大均嘗作洪武宮詞有曰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詳見翁山詩外

柳亭詩話卷十四終

柳亭詩話卷十五

目次

柳亭詩話卷十五

山陰宋長白著

消夏灣

姑蘇消夏灣相傳為吳王避暑處范致能詩蓼磯楓渚故離宮一曲清漣九里風縱有暑光無處著青山環水水浮空高季迪詩凉生白苧水浮空湖上曾開避暑宮清簟疏簾人去後漁舟占老䣢陰風二詩韵脚既同風神亦似覚如倡和之作

雁蕩

蔣永公曰雁蕩在崮山中外觀不見故康樂好遊亦不識此沈存中記曰雁蕩為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籍未嘗言之

謝康樂守永嘉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至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人始見焉按懷素與律公書雁宕諸矩羅尊者所居在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花名是唐人已識之矣呂文靖詩往年遊海嶠上徹最高層雲外疑無路竹間忽見僧虎蹲臨澗石猿挂半巖藤何日重經孤峯許再登自宋以後其名大著

雙魚 見蜀都碎事

涪州鑑湖上流有石刻雙魚皆三十六鱗一銜萱草一銜蓮花有石秤石斗在旁土人云現則年豐新城王學士過此有詩曰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關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湖不寄一封書學士即阮亭有漁洋集

漁浦

謝康樂富春渚詩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十道志云漁浦在蕭山縣西三十里舜漁處也按定山赤亭皆在江中自宵達旦可至富春潮汐未及故曰遡流丘遲常發陶繇浦闓俱有詩並無言及舜事者陸務觀絕句云剡廬處處是新詩漁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住此隨潮入縣伴潮歸當是從嚴陵放舟順流而下也十道志疑屬附會

魚葩

松陵詩三泖凉波魚葩動五茸春草雉媒驕葩韵書謂葩與網罟之最同徐廣曰葩表標位也疑即今之魚斷媒謂狩雉雉以誘雉者昌谷所云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是也

三泖湖名五茸地名隸松江

姑惡 梅聖俞有四禽言 蘇子瞻有五禽言

姑惡鳥名也相傳上世有婦人見虐於其姑結氣而死化為此鳥詩人動諧入禽言來元成有何云不改其聲稱曰姑・字之既名曰惡來氏以春秋夕家書法之妙

即於北見之

周周

阮步兵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周周見韓子首重而尾屈必銜羽而飲於河蛩蛩善別甘草而不能行距虛能行而不能擇食乃負蛩蛩以行得食則分啗之爾雅名爲蹷

五色鳥

釋奇筆談曰成化庚子八月初二日杭人李東崖偕同輩晨入文廟忽有五色鳥集于明倫堂凡二日乃去李賦詩曰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因覽德

來千仞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偕八同上鳳皇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李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遂冠天下李名旻歷官吏部侍郎陸儼山金臺紀聞罗宇于陽與沈論翻曰

白翎雀

吳立夫聽彈白翎鵲歌云東海來西海去而楊鐵崖則曰西極來鐵崖小序謂能制猛獸尤善食鴛鴦而張光弼則謂生來毛羽弱其曰西河伶人火倪赤能以絲音代禽聽者即鐵崖所謂世皇令伶臣製詞而譜入琵琶者也張思廉又云教坊國手碩德閭御得開基太平樂

嘗是火初擅此技而碩受其傳也王原吉小序以但見鬪此曲曰何其末有孤嫠悲怨之音耶又與鐵厓楊休婦人之說不符虞伯生薩天錫俱有此歌則與張雀而琵琶之義無聞余嘗登賀蘭山頗見此物許詩漫稱烏桓城者近是雀鶡互訛碩一作石

浮石潭

衢州浮石潭在府治北五里有石高丈餘大漲不沒白樂天酬張使君詩浮石潭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張時剌衢也

浮山

浮山在盱眙縣西一百四十里北臨淮水山下有穴去水丈餘水長即浮水落如故上有浮空亭東坡詩人言此地是龍宮升降隨波與海同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木浮空夏禹使庚辰鎖無支祈以靖水患則此地戊幕閒談載李公佐開揚御所說甚詳乃永泰中李湯事或謂明太祖常探而觀其形力踰九象又云宋藝祖事俱未確李肇國史補無作巫

展江公西湖詩止一首葉石林誤爲二

許昌有西湖相傳曲環作鎮時取土作城因潴爲湖先悲獻肖公爲守因稍濬之嘗有詩曰綠鳴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向夕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烟使君眞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亭水中名曰展江魚鳥一聯陳白沙嘗書于屈青野軒中圖知詩以人重也

上林色

泰州西溪鹽倉卽海陵監也呂文靖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曰異香穠艷壓羣葩何事栽培近海涯開向東風應有恨憑誰移入五侯家范文正公海監因題曰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因二公詩筆續和尤多詳見宋類苑

桃花馬張玉笥歌天台九曲溪流芳解鞍春水浮丹光但言天台者意必有實事可據也

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之桃花馬也公征陳友定遇害馬馳歸悲嘶而殞因葬之號白馬墓章溢有詩曰硃砂染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背來愼勿解鞍橋下浴恐隨流水入天台詩見馬祖常石田集首句作白毛紅點巧安排三四句字眼亦異以元詩而作明人彙書乃仍其誤何耶

愬題草漢書地里志清河郡有愬題縣師古註云愬古莎字

愬題草生白帶山在房山縣西南十里亦稱小西天石經山隋僧靜琬承南岳思大禪師付囑自大業迄貞觀刻藏經於石沙門智苑續成開元時金仙公主重修葺之姚恭靖詩有云峩峩石經山連峰吐金碧秀氣鍾愬題勝槩擬西域竺墳五千卷華言百師譯琬公罹變滅鐵筆寫蒼石片片青瑤光字字太古色功非一代就用藉萬人力大哉洪法心吾徒可爲則萬曆閒紫栢尊者復經理其蹟而憨山和尚爲之記

石橋碑宋文忠前生爲姑蘇半塘寺僧二世剌血寫華嚴經後以墨筆補完見歸來世雜記

王梅溪自云前生乃嚴伯威爲族叔之師又有紀夢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呼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曰嚴曰劉蓋悟夙因兩世矣世之達官長者多是歷生淨行中來偶現慧業文人以淵宿願吾遊宋文懿幼習制藝于崖後之瑯琊山自號曰圓覺洞人拜後有異僧來訪云其師曾手書圓覺經一部未竟事而示寂道命於小瑯琊訪之徧歷名山始知在越

文懿一見欣然爲重書一冊俾持歸蜀而留其原本於宅取日誦完其書法毫無分別嘉孫曾磊與余善言此蹟甚今寶之張方平遊瑯琊山寺續寫楞伽經半部東坡序之刻于滁玉山與文懿同

見心斯道見心名復元待郎斯道郎廣孝

明初詩僧二人先宦而後僧者來見心也先僧而後宦者姚斯道也金盤蘇台來殊域玉椀醍醐出上方一則嬰逆鱗而委順所謂把髻投衙眞賊現在也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一則鷙㾕虎於同儕得切肴毛挂劍血濺梵天耶

幽州臺

阮步兵登廣武城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眼界

將襟令人捉摸不定陳拾遺會得此意登幽州臺曰前
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假令陳沉邈迤路岐不知是哭是笑太白詩沉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是
既以劉季為豎子也遺山詩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
江與細論是併欲除準沐猴而事量之也尉宗有知要
前白眼
以待

感遇從孫門問是有感遇□□□一時檡以問
世後以博學鴻詞薦不赴其子洢為松江別
駕文子俱沒於官者有一孫棄家為僧詩亦無有傳之
者嘗贈余詩二首結云後先一詣□□□朱陸何曾有
異同又日他年戎馬經臨處試□
莫危講讀處蕎漳南講學時也
嗣宗咏懷詩高邁卓犖續漢魏之遺徽杜齊梁之輕靡
至唐初而陳伯玉張子壽倣之作感遇詩陳之奇顯張

之韻秀茁令潘陸顏謝望而却走而李滄溟謂唐無五
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謬矣王適見子昂感遇詩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張說與張
九齡通譜嘗曰後出詞人之冠

挽歌

挽歌者即左傳虞殯之類譙周法訓曰出於田橫之門
人世所傳者薤露蒿里二曲事物紀原曰李延年始分
之薤露以送貴人蒿里送士庶也薤葉至滑露水易晞比光陰之迅速也蒿
里草滿徑嘉樹不生喻疾痺之罹難也

雙角

晉書云橫吹有雙角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惟得

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惜其曲不
傳延年倡也北方有佳人一曲致動其主之問故當上紹優孟衣鉢下為黃幡綽導傳燈

琴言李義山雜纂歌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坐無言是欲稱有爲善琴者不言琴也

屠門高琴引趙何曰酒半俱舟往聽君琴之所言序云
秦倡也見宮女幼妙龍鹿乃援琴歌之漢無名氏諸說
銅鑪器一首其發端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贊祖
其詞可見嬴秦以前琴歌屬有特以祖龍一炬未盡傳
於世耳西山易水見之史者人皆信之飯牛援撤扊扅
牧犢之儔音調殊絕何遽謂後人僞托耶漢書黃門名倡有丙彊景
武之屬其即屠門高之流亞歟在梁則曰倩
姬至隋文始罷之自唐以還專隸教坊矣

花月

唐人有春江花月夜一題同時張若虛張子容皆賦之
若虛凡二百五十二言子容僅三十言長短各極其妙
增減一字不得讀此可悟相體裁衣之法此題創自陳後主隋煬帝
有絕句二首溫飛卿亦有長歌

織巧句

初唐有極纖巧句如盧照隣竹嫩偏宜水花狂不待風
上官昭容石畫裝苔色風梭織水紋張曲江露風落鳥
巢總葉挂蟲絲張燕公寺山殷贊齒書石筆無鋒使攤
其姓名示人未有不信目睥黃者如王勃鴈風洲晚葉

蟬露流秋枝祖咏稻涼初吠蛤鄉老半皆燕常資[illegible]
冰紋藏香銷蘚字魚郎士元蟲絲粘戶網[illegible]亦中床懸
買鳥螢從枯樹出蛩入破階藏杜牧小滙娃欲語幽箏
稚相攜又莫不美其精思冥會者意臨摹然由前觀之
尚為拙速由後觀之是曰巧遲兩兩勘較以悟其微始
覺運川之妙存乎一心之語古人不我欺也

何斷意不斷

詩有何斷而意不斷一氣連綿十字如一字者庾肩吾
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發仍於此太白子美集中最
多而摩詰手腕靈妙掩有二家如古木無人徑深山何

處鐘將尚聲前樹遠看原上村之類未易枚舉初唐則
如楊師道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王勃與君離別意
同是宦遊人繼此則如裴迪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泉
顧況一身千里外百舌五更頭錢起清吟送客後微月
上城初劉長卿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張籍月色當
牕入鄉心半夜生杜荀鶴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李
中偶尋花外寺獨立水邊樓皆融貫入神毫無朕跡禪
家所謂着鹽水中飲水方知鹽味者惟在觸類旁通焉
耳

七言亦有

七言中亦有此法王杜高岑尚矣外此則如蘇頲雲山
一一看皆與竹樹叢叢畫不成張謂竹裏登樓人不見
花間覓路鳥先知盧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
人還皇甫曾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劉長
卿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劉禹錫面帶霜
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韓翃落日澄江烏榜外秋
風疎柳白門前溫庭筠三秋梅雨愁楓葉一棹蓬舟宿
葦花許渾溪雲初散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韋莊靜
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不獨上下融化風致
嫣然尤妙在不斤斤作二五句法舉一臠以該全鼎焉

亦為合作明華之一助乎施長公重遊終南詩溪上有棠還獨宿誰人無事肯重來陸務觀山齋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虞伯生和馬伯庸詩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應從竹上題張仲舉浮山道中詩入境漸聞人語好看山不厭馬行遲無謂宋元人不知此中三昧也

弘秀集

李龏弘秀集自云三百年間得詩僧五十二人然寶月
梁人也行路難本柴廓所作梁書謂寶月善音律武帝
嘗勅其作歌以教太樂惠標陳人也有咏山水孤石詩
何得援以入唐施匪莪厝詩鈔惟如沈滿願弘執恭之類皆不細考且古律多誤作絕句惜無人正之

讀周易

烈鶴山詩遂錄入枕報新晴炙鐵衣去後夢不成起傍枒花蕭剔易一牕明月四簷聲嘗於先世陸秋逕蕭頭見無名氏偶書二句夜半梅花深雪裏小牕燈火讀書聲以爲其境清絶非肉食人所能理會偶誦鶴山詩因并識之

碧玉樓白沙爲總督朱英所薦憲宗以古命圭爲聘遂建樓藏之黃泰泉詩百年開道屬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鄺湛若詩碧玉樓前千仞雪青容狂倚瀟蒼穹

問茂叔窗前佛印元於鸞溪開滿目青山一任看之句一日忽見牕前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印印肯之三山林兆恩曰朱子謂濂溪拙賦雖以道家語今即佛印事觀之則二氏之學亦濂溪所不廢也余按陳白沙臨終詩托仙終被謗托佛乃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乃知道學二字埋沒人多少性靈苟非上上根器鮮有不被擔板漢惑者白沙句似靈源叟昔提闢提語

尋藥草

羅念菴夢中贈道士詩談道人多知道少聞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紛頭白早求易走分至難倒倒得來時成至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卽純陽子却向人間覓秋石意念菴從事良知之學而又透徹元關殺後現身都下復有見之燕齋遊上者非無自也

四大奇人王晉溪爲本兵與陽明初不識面得其畫像懸之中堂與相對痛飲諸子曰三見如此方爲天下奇男子

明代三百年四大奇人皆出吾浙劉誠意方正學于忠肅王新建是也三公之才品學術惟新建足以兼之乃於勉事建功之日每懷急流勇退之心一則曰石門遙鎮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再則曰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合諸開門原是閉門人之語即謂公爲儒爲佛爲仙都無不可而必於俎豆一席橫生訾議得無類蚍蜉之撼大樹耶文成卒後門弟子言曰先生之學本于致知而宜之爲文章發之爲政事在犯顏敢諫爲節義在誅亂討賊爲功業三百年全人先生一人而已孫奇逢理學宗傳深得其旨

七十四回遊詳見玉海

洛陽劉伯壽名几溫叟孫也耆英會中人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院記其歲月蓋七十四次矣後其孫之靜偕王輔道至其處追憶前蹟留題壁上云爛紅一點山浮漏夜半嵩峯頂上頭笑對松牕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張芸叟畫墁錄記其遇仙張文潛明道雜志云有道術一云自號玉華巷主每攜萱草芳草兩侍兒乘牛吹笛行山谷中醉而歸余少時嘗與孫恭參王石甫三上祁燕峯夜宿虎穴而陸更欲一登

渺不可繼七十四回安得有如此濟勝之具耶孫名宜化家姪同傍生令湯曲王名永侯與余爲中表刺詩春

精神

元豐中王岐公餞文潞公歸洛詩有精神如破貝州時之句用白樂天上裴晉公詩聞說風情筋力健只如初破蔡州時

合離 馮敬通自陳疏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此雨裘堂裘之憤大有不能已於言也

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按晉書殷浩傳引愼子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攄蓋用其語也又趙泰傳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近有人反其語曰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可爲世道

人心一慨 渭南詩衆士邀同學畢門與議婚信陽詩身經貴賤知交態事到安危憶古人俱妙

隱侯 文太青隱客像贊有日月不以斧修爲白日不以海浴增紅夫如是斯謂之眞隱

河南志盧元明侯山記云漢有王元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宋之問詩王元拜隱侯指此王介甫草堂懷古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寂堵坡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烟蘿世人以爲沈休文誤矣

明府 漢制藏錢之所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漢書王生謂龔遂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齊書沈麟士謂張永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則明府二字乃稱太守之詞自唐人用入詩題并入詩句相沿稱縣令矣其於縣尉或稱少府如李供奉贈瑕丘王少府杜工部贈華陽李少府之類然少府在漢自屬宮禁近臣而邵二泉謂即今之典史亦壓唐人之悞也 明詩有稱縣令爲使君者尤非

相公

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肇見於此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指曹公也

寫眞 顏上三毫乃寫眞神品

揣貌曰寫眞又曰寫照又曰寫生俗所謂傳神肖像也顏氏家訓曰武烈太子偏能寫眞槩簡文詠美人看畫

詩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眞老杜天育驃騎歌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是人物俱可言寫眞也

驢牽船

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渾蹇驢無力牽船纜行到楊村日已昏此馬虛中舟次楊村作也驢牽船正與大牽牌相類朱正獻公本至治集有驢牽船賦虛中名臻有霞外集

金游 毒字有作青字者尤非

金游地名也在交趾水經注所謂金游清渚也張文昌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游刻本訛作麟

潭水松風

岳忠武題湖南龍居寺詩溜水衆生月松風夜帶秋宛是唐人住何不止緊峭動人又題池州翠光亭日鞵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皆作家語

冰絃彈月

有客泊湘妃廟夜半偶見兩衛入廟中置酒鼓瑟迫明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見題詩墨未乾云碧壯紅蕎縹緲香冰絃彈月弄新凉暗橙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此係許彥周所傳今謂英皇未必肯作唐調或是水仙之流也

木居士

衡州耒陽縣鼇口寺有木居士遠近祈禱無虛日韓昌黎作詩譏之所謂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後因禱雨不驗縣令怒焚之蘇東坡聞而喜曰世間有此明眼人乎其後村民復刻像以祀張芸叟謫郴州題詩於壁曰波穿木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牛王姓冉伯嗜而葉甚毘祀爲大王妃但相十姓配五相公耶

社公塑

吳康齋嘗畜一雞爲狸奴所啗戲以詩告社神曰茅廬深隱白雲間養得黃雞作鳳看野有狐狸來咬去家無良犬爲追還甜株樹下毛猶濕苦竹林中血未乾欲寫青詞申上帝先將詩告社公壇不知此雞與吾家處宗所畜何似而聘君悼之如是

傀儡吟唐書段綸徵巧匠楊思齊造傀儡太宗怒其淫巧削綸階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渾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此明皇傀儡吟也當是南內後作回思天寶風流眞是一彈指頃宋人遊春黃胖諸詩那能如此蘊藉傀儡一作窟磊子云梁鍾詩疑誤

奎藻

宋高宗既北狩有御筆畫扇留睿思殿高宗每把玩流涕一日有大璫竊出示康與之與之給璫入內取果核遂泚筆題一絕于上曰玉輦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懼而康已醉無可如何明日攜入內廷伺間叩頭請死高宗取視之一慟而已北之慘若越人視秦人之肥何乃享尊養之報於遐齡豈果射潮兒後身耶吾是以有感于阜陵

侯城仁宗嘗語廷臣曰雜皆忠臣因宥其孫

方正學之殉難也詔令籍其場魏澤自刑部尚書謫

為寧海尉乃匿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其故居有詩弔之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追思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邦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正學欲行三代之法于建文遂致靖難之禍山中自全豈讀周禮講行義者所肯出乎然謂其盛名難居則良藥也

末代孫

魏字彥思溧水人讀彭惠安臨江詩及陶子昌吳王濞歌草除一事瞭如指掌已遺忠定汝愚既去國太學生敖陶孫作詩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群兇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

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佐胄聞之編管嶺南陶孫字器之

五世孫

司馬夢求為沙市監鎮至元十二年殉江陵之難劉麟瑞昭忠詩曰下官名姓君知否溧水先生五世孫魏公溫公同為宋室純臣兩朝顧命清忠粹德其品詣為何如者而子孫判若薰蕕若此何哉元兵入關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南軒之孫張唐起兵復湖湘諸縣及敵破執曰若降何面目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此二公者方不愧乍而一生道學

三百口

僞吳讓皇溥既禪位於徐知誥遷居鍾山渡江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幃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史稱溥諸子姓約近十歲徐氏必賜冠帶詰勅即日斃之嗟乎何慘酷至此吳太子璉以知誥女爲妃既篡位以女爲永興公主女聞呼輒悲感不勝未幾死

十九年閩人知有牧羊詩而不知有域眉篇以窮達論人未免皮相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有人以牧羊試之者即吟曰三百群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裏伴

過蘇卿十九年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謝在杭十歲題牧羊圖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十九年尤有風味

枕石頭

楓溪陳老蓮洪綬當鼎革之際與姜綺季廷幹朱仲軼曾蟄遁跡湖上嘗書先大人扇頭曰世事悠悠枕石頭頭陀不上纍書樓且從積稿問拙學倘見春秋大復讐老蓮以畫擅名自號悔遲蕭山來西老呂禧其婿弟也從之學畫而變其習與余訂交於金臺因地震墻壓死無後

遊天外李于鱗答許殿卿詩彭澤妻孥相對老淮南賓客自言尊予有據但不當屬之貞

衿許名邦才爲周藩長史有梁園集

淮南王雜見於漢武故事及神仙傳蓋好文而尚異者也樂府舞曲云淮南王自言尊又曰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絶天又曰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此即誤稱寡人罰守都廁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槩也爲猶龍曰漢法深峻而武帝好神仙賓客托言八公同升之事以疑帝而息禍耳此言良是

女道士

旌天錫咏吳山女道士詩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掃獨坐蒼苔

補道衣序略云浙民丁姓者棄族爲全眞忽召其妻入山付詩四句云煙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谷鎮長寂抱膝而逝其妻遂束髮簪冠爲道士不下山者二十年因賦此贈之丁號野鶴其妻姓王名守眞有祠在紫陽山

吐綬鳥

庭院春陰護薄寒山禽飛下玉闌干胸中錦繡無人識同向東風自吐看右見鄭允端肅雝集可爲借題寫意恐湮沒而無聞之証允端字正淑宋丞相安晚五世孫適平江施伯仁卒於至正丙辰年三十族人私謚貞懿武林錢惟善序其集

柳亭詩話卷十五終

柳亭詩話卷十六

目次

梛亭詩話卷十六

山陰宋長白纂

古歌

皇娥白帝歌許由箕山歌虞舜卿雲歌夏禹玉牒辭皆以七言成文古與天成大似出土法物卽使後人擬作決非漢以後語至若飯牛歌履霜操則又聲情俱到非身歷其境者不能也

木蘭歌（[illegible]大人渡江歌文雖出於趙曄似非西京以後人語）

七言長篇辭推木蘭歌爲第一相其音調非齊梁以後人能辨仰鮑明遠亦當頫首或以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數語疑出於唐宋未見六朝文集者也樂天長恨歌微之連昌辭鄭嵎津陽門詩鋪序非不匀稱然大段有痕跡可尋難云天衣無縫矣（稱其君曰可汗志其地爲黃河黑山拓跋氏之世也或云隋人煬帝逼之而死贈孝烈將軍此小說之妄淺陋者而宋氏策書猶載之何耶文苑英華謂韋元甫作親秦觀曹子建作但謬）

盧女

樂志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應叔之姊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爲新聲王右丞楊駙馬秋夜詩對坐鄭盧女同看舞鳳凰張子容除夜逢孟浩然詩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皆本此若盧家少婦鬱金香則屬石

斑奴十六生男字阿侯者也

三郎

東坡開天遺事詩三郎官爵如泥土争唱弘農得寶歌用劉朝霞獻仲文於明皇事所謂遮莫你古來五帝怎如我今代三郎明皇兄弟六人其一早亡寧薛二王兄也申岐二王弟也朔方老將指哥舒翰八姨則虢國夫人

四目擲火流鈴詳見道藏洞真經咒

杜牧之詩老翁四目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上句用大蓬呪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語而刊本誤以目為日下

句則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東坡芙蓉城詩仙風鎖然韵流鈴本此眉山張遠霄過重陽老翁以竹弓一鐵彈一質錢三百千後有人謂曰四目老翁君之師也遂遊青城山得道仙去蘇老泉有張遠霄贊

史記典論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用史記鄒衍傳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諸葛一首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上句用典論傳毅與班固伯仲之間耳下句用陳平傳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則定矣庾子山有曰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欲為詩者斷須自博學始

泗州塔章得象泗洲塔詩來遊[illegible]臨典且喜南風逆去船然有意味

東坡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語氣全用劉夢得同施於臨其將在得伊種之喜乃種之所同舟於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李德遠東西船行趣其意而擴充之似不如劉蘊之一語包盡也

琵琶干寶搜神記作枇婆郭忠恕佩觿曰麒麟琵琶之字才子從容而入聲則棋字亦可以用

秦再思記異錄溫州朱使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追悼之有詩曰魂飛寥廓魄歸泉只住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作仄聲王百穀青琴詩引之此詩見弈莊集云悼楊氏妓

蒲字琵字

白香山上裴令公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銀含鑿落蓋金屑琵琶槽蒲字從仄琵字亦然又有酒餘送盞推蓮子燭淚堆盤壘蒲桃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杷之句唐宣宗弔樂天詩侍兒能唱琵琶篇則指潯陽一曲

司字

司馬司字作仄聲老杜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武黃門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白樂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亦止于夏官用之餘司字兒東坡詩集以蒲鬧為鬧蒲青紫為紫青蒼莊莊字作仄而花絮絮字作平音皆遊戲

成文不可爲訓

而字

歐陽廬陵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坐客七人介甫子美聖俞平甫明允姚子張焦伯强也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介甫復作而字二詩其一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用考工記旗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謂頰頌也其一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几何賓客兩忘我與而亦歷落有致而或謂欲與老泉爭勝似未必然

長萬丈　布裘詩曰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并不計丈與城矣

樂天詩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用老杜茅屋爲秋風所拔語覺其宗作六合被蘧蘧二公度量

酒債

岑參詩愛客多酒債又云家貧酒債多胡埕蒼梧雜記云孫權有叔名濟嗜酒不治產業嘗負人酒錢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或云老杜酒債尋常行處有出此按埕嘗肇削陳東伏闕書爲當事所忌編置遠州則此事必非無稽之談然他書俱未之見太白贈劉都使詩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後人誤指爲北海作

望闕亭　衛公既貶著雜文數十篇號窮愁志中雖抱至冤固不爲佷歐陽永叔欲以衛公文與昌黎並稱曰韓李而沈郴州

李衛公在珠崖郡有望闕亭公題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悱惻可傷不必八百孤寒齊下淚也

漳浦驛　衛公起家任子功業炳然歿後能示夢于令狐綯故是一代偉人也與感雷陽之竹者後先頡頏矣宋人謂趙忠定是其後身

衛公又有過漳浦驛詩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較諸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厚薄爲何如耶

悲樂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見方勺泊宅編余謂吏部骨鯁性成凡其所悲蓋深惡夫既不自悲而又禁人之悲者也分司天趣悠然即其所樂於詩酒琴棋之外憂生歎老去國離家之慘無處無之詩滿千首水村南一身愁亦各從其志也

露兒

宋元章詩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兒人不解露兒語往叩之元章曰只是甘露哥哥耳雲子見王母內傳少陵

有假抄襲子由之句下句故是老瀕本色語也

南宮 周書立政篇庶常吉士乃總結衆職之言而今專稱館選曰庶常亦相沿爲故事也

漢建尚書省曰南宮鄭弘爲尚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
政者著之南宮閣上以爲故事陳忠亦然是南宮不專
指禮部也至唐以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
人後人遂以南宮屬之禮部矣老杜別唐十五詩南宮
吾故人白馬金盤陀謂賈至也至時以禮侍知東京貢
舉故云下句則用賈逵事以切其姓

腰帶

謝惠連詩衣詩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王元禮行路
難云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謝語懇至王
語激切唐人閨情懷遠總不越其神理

細腰

王僧孺寵姬怨曰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爲姬人自
傷曰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皆眞情實境語本傳謂
其文多麗逸喜用新事如此種句麗逸不無然何嘗用
新事耶

月隨人

宋趙彥中望月詩大江淵千里孤舟無四鄰惟餘故樓
月遠近必隨人截去後四句方有神氣否則舉體拖沓

唐祖詠在試院賦終南餘雪僅四句有司詰之詠曰已盡

螢苑

廣陵大儀鄉有螢苑按隋煬帝於景華宮求流螢數斛
夜出遊山放之如火光滿巖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
春草鬭雞臺上句指此下句借用吳王夫差事張蛻菴
螢苑曲曰騎行不用燒紅燭萬點飛螢照山谷又曰腐
草無情却有情年年爲照雷塘墓好景紅輝之識阿麼
早已自道却也 東武子映以黃書螢緒傳爲勝蹟丁崖州對之囊中竟與財賄並籍丹鳥遺[illegible]何其異也

將軍引 眞順勸伯玉勿爲寨主又嘗與伯玉自繫於獄亂兵以爲寨四面縱之壽至一百二十五歲

俞指揮民輔南征入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名
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眞順製長歌
曰將軍引令伯玉上之俞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獲
全詩曰將軍開國之勳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
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群雄
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濟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
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
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貔兒猛如虎輕裘緩帶
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荷明主恩金印斗大

龜龍紋大開滿衛制力面則以忠義𨐲高旻宜威布德
民大悅把茱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里雲烏龍夜臥
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
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為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
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磨崖勒㟧韓山石余肖斬形
史嫩一書有勇畧文藻二部若真順者殆所謂二美具
者耶同時三衢宋氏題常德驛壁詩太祖見而卿之婦人作長篇者僅此二人皆不朽大集也

翠微亭

岳鄂王將兵過池州登翠微亭有詩曰經年塵土滿征
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

歸韓蘄王既解兵柄遊翠微亭於湖上蓋傷忠武而隱
寓其意也讀其詩言剪頭仙人傳則一字獄之冤至今未雪

銀瓶娘子詞 劉瑞孝娥井銘有曰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

王逢吉序銀瓶娘子詞曰娘子宋岳鄂王女聞王被收
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詩中有云井臨
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
千秋露神采來元成引金陀粹編辨銀瓶事詳見樵書
第九卷然逢吉去宋不遠其說自當有據

蓑衣仙 戊辰春與吳聽翁茅天石宿守中宗普僧余應霞往尋其蹟

張光弼咏何立事結句曰覩身已是開軀殼一領蓑衣
也是多訪畧云立為押衙官受秦檜指往東南第一山
恍若見檜令歸告其妻曰東窗事犯矣立復命後棄官
學道蛻骨在燕州元妙觀人呼為蓑衣仙按檜嘗夢遊
雁蕩悟前世為老僧而誤國殃民竟至於此泥犁之報
豈千佛所能懺哉歸來世雜記作涉衣真人何中立與廬陵集所載不同

難緘口

鄭俠字介夫初從王安石學後舉進士監東京西上門
時王方秉政以詩致之曰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
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非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
深萬里焉得此言通使雜耶能於此詩致警又何必繪

流民圖也俠[illegible]州將號大慶居士還鄉後更號一[illegible]十宣和元年夢鐵冠道士道之詩乃東坡書列作詩一章以校其孫而序

攝楚 唐書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五品以上効治六品以下狀茳奏聞

唐特參軍簿尉皆以士流任之故有戎幕十年而歷樞
要登節制者有自縣倅而入為給事御史者其職甚重
而其品最卑小有過愆不免笞朴之及殆與府史胥徒
同類杜少陵贈高適曰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昌
黎贈張工曹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
紫微寄小姪阿宜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
中治鞭箠身滿瘡痏語曰刑不上大夫則自此以降槩可

知已而或者謂職在鉏凶且與抵賊相習非身受之也然嚴武杖殺章彝則留後刺史亦在鞭笞之下彼區區小吏庸足計乎

鳴鏑 宋書蒼梧王以骲箭射蕭道成

鳴鏑曰鏑俗所謂響箭也亦作骹魏百官志云拜三公賜鶉尾骹箭十二枚亦作髇元稹江邊詩破竹箭鳴骹皮日休言懷詩髇下撲金鷿李白遊獵篇雙鶬逆落連飛髇捎如京題較獵圖鳴骹直上三千尺皆互用廣韻作骲字隸入聲四覺部 按周禮輪人云其一以爲骹圍註云人脛近足細于股者徐廣曰骲車輻之稍也

畫學

政和中建設畫學以古今詩句命題其一烟鎖橋邊賣酒家善畫者惟於橋邊竹外懸一酒帘而已其一踏花歸去馬蹄香於馬後畫數蝴蝶其一萬綠叢中紅一點於蒼樹濃陰之內有半面美人凭樓遠眺此皆得其神趣者也 曹松題霍山曰直是畫工須閣筆況無名畫可流傳

樹雜

梁元帝巫山詩曰樹雜山如畫林暗澗浮空李君實曰山之精彩浮動全在於樹樹雜則穿插掩映有幽深層沓之趣元帝善畫二語已破山水之的柳待制貫曰善畫如攻詩意到即奇警 葉思白作秋林圖自題其上曰蕭秋景惟楚客宋玉最工象標兮若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言外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

界字

徐凝詩一條界破青山色用孫綽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張敘南征賦界飛流於阜薄凝嘗以此句與張祜爭能而東坡極詆之以太白在上頭也

女墻

左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於堞註云堞女墻也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廣

雅曰睥睨也劉文房詩女墻猶在夜烏啼劉夢得詩夜深猶過女墻來多言夜景者以城樓掩蔽落照易昏云耳

文衡 王仁裕事略同

裴皞爲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也清泰三年裔孫知貢舉榜發引諸生謁皞至第謝裴以詩示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此實一時之盛較諸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差遜於楊嗣復之與慶耳

明月泉 伯玉名璵歐陽公王介甫共爲曾子固者 治不聞知越州事府時有一張璪宗文通 守齊王安石題其書畫鄧元覽爾即所謂無事者 瑩者叩宏當問所受答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張伯玉嘗過姑熟見李太白十咏歎美久之周行泉石間見一水清激詢土人曰此何名以明月泉對張曰太白不題此泉應留以待我也遂賦詩有曰至今千丈松猶作數岩雪不見纖塵飛寒泉照明月按清溪有半月泉蘇長公嘗題絕句至今石刻猶存而端公遺句姑熟無有知之者 蘇子瞻謂姑熟十咏不類李白王平甫曰李赤詩也赤見榔子厚集後爲厠鬼所惑而死

持山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映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回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鐘難席卷聚船來聽響玲瓏此詩起甚奇几通體亦極穩貼非信口亂道者詳見宋文鑑跋云湖口李正臣畜異石九峰因示東坡作九峰詩後石爲好事者持去崇寧元年山谷繫舟於此正臣來訪出前詩追和其韻 按坡公原題曰壺中九華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

舊石公 呂鄭璿於嶺南象江得怪石紺冰而平理 彈之有好聲歸榮陽費錢六十萬雖贊

皇奇章何以過之東坡因王晉卿欲奪仇池石往復三詩卒至心無一物可謂玩物而不爲物移者矣

木仲韶以百夫運房山奇石至艮鄉不能前衛以坦過發以葭是薛千仞閣名代石作詩以報仲韶以詩贊答之葛震甫作長歌紀其事末云主人好禮尊石公神物猶豈甘半籠不如就此樹高閣居處常對飛來峯老顛袍笏之後餘韻猶有存者惜不令楊次公見之耳震甫名一龍 奠奎章有試問堂前石并代石各答五律乃知此公被半籠者不獨居之中李宋之蘇米也

東園榔

天台宋氏本素封之家後中落鬻其廬於鄰賈既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榔他日相逢是路人其鄰見詩即還券并以值畀之此鄰不減蘇長公惜逸其名氏也

文獻祠

張曲江爲有唐一代人物立朝大節在首識祿山之姦明皇僅以風度稱之末已少陵八哀詩亦未盡其底蘊臨海日闢文獻祠有曰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詩才推正始相業憶開元曝日陳金鑑蒙塵想劍門更吟羽扇賦搖李不堪論此詩穩而確勝於張承吉韻始興公傳 臨名大相高明人萬曆間官中允

黨碑 安民乞免書名碑上琢玉坊工人李仲寧痛念蘇黃人心尚在也

林靈素以海上青牛猶動人主及見元祐黨碑乃稽首徽宗怪而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

首肯有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文肯上疏曰蔡京鬼之首童貫國之賊遂封鎖前後賜物私出國門而去林之強直如此不得以方士少之

滿地金 景文公曰人不可以無學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王介甫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吟介甫聞而笑曰歐九不學之故也不見楚詞曰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蔣永公曰可惜歐九極有文章此劉貢父譏廬陵語然歐公郎不讀書斷無不讀楚詞之理蓋菊不宜落而落屈子正自狀其放廢半山君臣魚水而以落英自況故歐公以不比凡花諷之也

口爲碑

正德中流寇北河北攻裕州山陰郁釆爲州同登陴誓死左右曰有母在釆曰曾是偷生以爲孝乎以母托其友壯士僑會州守開門遁賊乘勝入釆巷戰被執罵賊死賊據裕二旬始退士僑於亂屍中辨其骸而殮之哭以詩曰身後春秋有是非路人爭以口爲碑重於岱嶽捐軀日怒若雷霆罵賊時那恐范滂猶有母可憐伯道竟無兒梟天我墮雎陽淚半月荒城未裹屍高陵呂柟爲撰墓志并賦裕州哀七章其末曰結交結君子生死皆可訓要知郁亮之但看張士僑亮之釆字也詳郡志

雉帶箭

韓退之從張僕射獵徐州賦雉帶箭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蔣楚稚曰出復一作伏欲按雉出復沒而射者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伏字亦不宜重 爾雅雉五色備曰翬杜預曰雉有五種東曰鶅西曰鷷南曰翟北曰鵗伊洛之間曰翬徐宗硯曰雉飛如矢一往而墮故字從矢李時珍曰尚書謂之華蟲曲禮謂之疏趾

蒼巖草

次兒岐歸自嶺南撿其篋得蒼巖草一帙知爲棠園高比部新咏挑燈細讀輒歎中州清淑之氣繚繞于楚江越嶠間也李川趙子於弁言摘其警句曰篇首高懷天地闊古道性情眞直自寫照如雨消江岸暑帆挂曉雲秋愁人秋雨急遊子晚風寒開篋金蕊詩盈篋說劍星寒酒滿斟以之送別情何固耶若官閒容問字情至樂銜盃但看心如水何妨月滿船至故園頻問訊深夜每忘眠骨肉知無恙桑麻賴有年謁比干墓荒丘爲古寒雲鎖深殿千秋夜月明輓沈太守無端造次西風起泰岳先頹第一峰雋句不與唐人然無非倫教不涉閒情艷語豈非性情中流出乎書此以誌風雅正宗并爲矯枉與詭隨者戒

華嚴洞

粤西靈川縣華嚴洞去縣二十里相傳有桃花片㵎寸許自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二首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跨鶴歸來不計年洞中流水綠依然紫簫吹徹無人見萬里西風月滿天不著年代名姓要是高人遺蹟也

第一人

唐有二李揆其一相德宗者中外稱為第一人盧杞擠之出使吐蕃其王問曰爾國有第一人李揆者得無是耶耶揆懼留倉皇應曰彼第一人豈肯來耶大蘇送子由使契丹詩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正用

此事

古北口 見塞北小鈔

古北口僧寺刻蘇文定道中詩曰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按宋史元祐間職省代其兄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軾文及轍茯苓賦 外國重才如此至梅宛陵春雪詩織錦以售番舶而中原人士反擠之又下石焉者何也

對奕

[illegible]生山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勢將敗輒以手亂其局有詩曰莫將戲事惱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illegible]乎能忘情於得失者乃又有詩曰諱輸寧斷頭悔棋仍批頰則執拗之性不自覺其盡露矣至題謝公墩詩并爭名字於千載以上豈獨受氣太剛一端而已耶

復官

成化時李文達奪情起復羅太史一峯疏諍謫去葢學士陳文之譖也及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投以詩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李又死在陳之前也 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南光芒亘天時江陵聞外艱方四日有奪情起復之議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上疏面諫下詔獄而刑曹艾員外穆沈主事思孝復以疏諍俱廷杖謫戍鄒進士元標復上疏諍亦杖戍有為

詩[illegible]之[illegible]者曰見正身不正用賢不賢思孝心不孝中行[illegible]艾能醫病元標欲標天五賢一[illegible]傳事詳星變[illegible]非詩詳亦一典故也

重使西域

督粲蓮陳郎中子曾重使西域結句曰却笑虎頭班定遠身親百戰覓封侯王直亦有詩結云想見遠藩歸聖德自西洲水亦東流金南陵曰曾詩結語諷字字情深王詩結語頌字字得體可以並傳

朝鮮倡和

成化中張寧以禮垣奉使朝鮮與陪臣朴元亨倡和百韻寧詩有溪流殘臼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朴

聞鎮曰不能和矣（昇有方洲集其侍妾樂香晚翠誓死守節四十年不下樓詳本傳）

買妾行

湯胤勣沐有買妾行曰東鄰買妾費萬錢西鄰亦不減十千半爲身衣買羅綺半爲首飾收花鈿歸來粧束若膏沐夜夜歡聲徹華屋自言龍虎得同登管取鴛鴦不孤宿張姑李姑日來往買酒烹羔會親黨不知荆布糟糠人欲寄寒衣正補紉自註云丙辰釋褐後鄉里同年多有納妾者因作數行以發讀厚者一笑（湯字沂樂弘治進士有論敘文詩經輕重如一稱其定詩定識非餘人可及其家孫世賢瀞心風雅九工八法王弇洲所稱湯湖州也）

白頭翁

弘治中有老儒貢授校官爲少年所侮翰林中相知者題白頭翁畫贈之系以詩曰幽谷多年滯羽翰上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容白看盡春花雨後殘（魏文靖海忠介皆起家貢校而卒爲一代名臣人固不可以遲暮論也善乎蕭熊之對周文王曰捕虎逐麋臣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時年已九十而文王師之彼白面書生烏足較輕重於其間哉）

白犢

李太白川園言懷詩買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白犢用列子宋人好行仁義之事與塞翁失馬相同清流則許由事

柳亭詩話卷十六終

柳亭詩話卷十七

目次

柳亭詩話卷十七

山陰宋長白纂

米薛

米海岳書爲宋朝第一涪翁謂如快劒斫陣强弩射人坡翁謂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其寄薛紹彭詩畧曰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獦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盲醫可憐智永研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嗤二王之前多高古有志欲躋無兼資薛與米以書畫往還評較得失人或以米薛竝稱海岳復寄以詩有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故知老顛於此道中直欲卧王濛而坐徐偃何有于唐人也讀此詩亦如子路未見孔子時與大蘊題王逸少帖畧同　紹彭名道祖

流民醉歸

釋祭酒繹題鄭俠流民圖通篇摹寫入神讀之使人酸鼻其結句曰願將此圖繼無逸重摹豳本陳吾皇又題任月山五王醉歸圖跌蕩頓挫宛轉盡情其結句曰爲原終古存風教珍重丹青任月山皆有關於世道人心非草草作長歌者比　釋亨　振之

女較書（蜀妓元時有時事一[illegible]者二[illegible]詞相則增出許多與會無宮伎女冠則減却些）

詩多妙

薛濤以女較書馳名當世其詩頗有可觀若高駢筵上聞邊報一首竟似高岑短什矣詩曰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一云上韋臯也（官伎之設即漢人宮婢之遺宮婢不知革於何時若官伎則自唐迄宋相沿不改明初亦有十四樓之設至宣德總憲佐始奏除之遂使劉採春盛蓝之儔絕無影響亦一缺典也始勝寃祁馬湘蘭輩雖與名上往還較之洪度似乎不侔）

琵琶花（李端有來行詩曰其花明艷元詩雲溪友議作韋臯或作王建或作胡曾俱誤）

元微之詩嶲山橋邊女較書琵琶花下閉門居謂薛濤也按駱谷中有琵琶花與杜鵑相似後人不知改爲枇杷莫更韓所謂滿城爛熳開花者想亦未見唐詩紀事也（更韓名是號與唐亦本袁[illegible]吾聯句）

黃鶴芙蓉

陳后山謂少陵以詩爲文昌黎以文爲詩此言似近而實遠以未悉二公肯綮也如東坡黃鶴樓詩以焉當世語作紀事中云非鬼非神意其仙石屏三叩聲清圓末云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焉公傳芙蓉城詩爲王子高志軼事有云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末云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即前後二赤壁賦意安在文法不可以入詩乎

王褒邢邵

王褒詩座空交道絕財殫密親疎邢邵詩衰顏依候既壯志與時闌性情境遇總在箇中樂天文昌祖此一派（燕公張說詩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端明獄獻詩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李章虞集詩藏字躍先白謀生計轉勞廉訪高叔嗣詩愁多長投客官拙竟隨人凡此皆激歷仕途者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唐宋元明有一不自六朝發仞者乎如謂歡娛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彼數君者豈皆無病而呻吟者耶）

歌舞

梲伎之詩不離歌舞二字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梁元帝句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劉孝綽句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陳子良句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劉删句鶯啼歌扇後花落舞彩前陰鏗句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盧思道句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弘執恭句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江總句唐人近體梁陳芽蘖其間者如此復齋漫錄亦嘗捃拾之則自梁及唐

花蕊夫人（或云花蕊入宋宮昌陵甚寵之後爲太宗所殺）

宮詞自王建後花蕊夫人亦有百首雖屬獻諛是娼之詞而口齒俱作唐調亦巾幗中之矯矯者不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即此人否或徐或費不必深求但前王後孟俱有花蕊夫人而俱足以亡國亦異已

宣華苑 衍所唱乃韓琮詩蜀檮杌誤以爲衍

蜀王衍嘗以重陽日宴羣臣於宣華苑自唱楊子居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侍臣宋光溥咏韓偓詩曰吳王自恃兼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如此酬唱可謂有是君則有是臣矣雖顛狗諸上在文以進亦與優俳等耳何益哉

愛妾換馬 裴晉公歲各白樂天乞馬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詩曰誰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驪其結句曰真成恨不已願得路旁見解題曰愛妾換

馬淮南王所作今不傳錢希言戲瑕引魏任城王曹彰以伎換馬號曰白鶻獻之文帝此說最爲佳証張祜咏此題侍宴承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似得其解若唐之李鮑二生及東坡事皆稗官家言不足信也

微咏 癸未三月曾講於武林之沈園洪昉思偶談及此余曰以陳明卿之博覽而慢認劉西澗爲晉人則謬書買當從末減

宋王微字景元小字荆產嘗有咏賦一篇牘文選悞以王爲玉遂列楚大夫名於題下而曰微咏賦此真咄咄怪事也宋人亦曾有辨之者陳仲醇枕談援以爲說乃陸魯望自遣詩二十二首中有一章曰月淡花閒夜已深宋家微咏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潸香獨潸襟天曉子在唐素以博洽聞而此事何以見之聲詩耶不可解已 魯望又有句云但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嘗免似荆復誤讀員字作平聲許丁卯當年國門外誰識伍員忠丁鶴年詩良能辨伍員俱誤

弓珊 補之名袞嘉莆將光祿卿

水南張補之錄記云有國子祭酒和人詩以珊弓作弓珊一監生見而笑之戲爲詩曰珊弓雖以作弓珊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爲酒祭奔來端的負廷朝又嘗聞有滁州別駕同人遊山見墳間翁仲呼爲仲翁一士人作詩嘲之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祗緣書讀欠夫工馬

金堂玉應難到只好蘇姑作判通并書此爲負腹將軍戒

二月二十二

明制小閣服藥後過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驗其口吃與否此五字見李義山集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拆初服藥者初爲極人也事隸兵部 二十二日涉編誤作二十三

三教布衣 王秀之爲晉平太守謂人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

陳陶行迹與秦系相近大中末隱豫章之西山多植柑橘嘗以自給貫休嘗題其廬曰高步前山前高歐北山北戮賊資村伊山資近又足開寶間南昌有一丫髻老

貌與老嫗賣藥於市得錢沽酒歌舞道上曰藍采和藍
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
手歌或以爲即陶夫婦云陶宇嵩伯自號三教布衣嵩明
踏閶闔人林兆恩著三教正宗一書盧文煇梓之閩楪閩觀察曰吾於術不解林三教

官閒年長 盧貞詩名早發才六官遷爲壽長

官閒人事少年長道情多文昌句也年長風情好官高
俗慮多樂天句也兩兩比照似文昌渾融若耿湋之家
貧薗僕慢官能友朋疎無乃太敗露乎

金玉 蔣杜陵曰五言近體部䶒之踐實自盈川始

楊盈川和劉長史詩五龍金作友一子玉爲人張燕公

贈姚紹之詩雖兄金作友婿子玉爲人李乾書端訓丘
拱詩禮將余友等情向玉人偏此種字面唐人每每用
之按五龍故典甚多然連金友二字則用前凉錄辛攀
傳五龍一門金友玉昆之語梁王份傳其孫銓錫時人
亦呼玉昆金友

白石

姜堯章夔爲南渡名流詩皆清婉可誦范石湖稱其有
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晚號白石道人系
以詩曰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
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能頗便便七十二峯
生歸所趣子固目爲詩家申韓而世人祇傳其小詞何
也緬仙佾白石先生中黃丈人弟子煮白石爲糧又焦孝然嘗煮白石遺人

六更 開元遺事宮漏有六更

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汪水雲詩亂點傳籌殺六
更七修類稿云五更絕點鼓遍作謂之蝦蟆更按藝祖
問陳希夷之語命宮中轉六更不知更與庚同音宋自
建隆庚申受禪至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而宋
祚屋希夷蓋以術數推測而隱托其詞耳希夷云兼在五更頭故藝祖命前後二更各去二點今仍其舊非

嚴忠會館 邊廷實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栁邊精衛浙江潮即用信公語意

龍馭兩宮崖嶺月貔貅萬竈海門秋此文信公柴市絕
筆也懷忠會館即丞相祠堂後人題咏最多惟顧東江
清南去星潮嗟往事北來祠廟豈公心之句深得肯綮
若章楓山想所云穆陵地下應含笑不負臚傳第一人
似猶存邦郭之見也葬信公者江南義士張千載十人指公葬處者繼發婦絲荷乃公舊婢也

叉手微吟

與少常嚇微若夢一白衣人叉手向背微吟曰山河破
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旁有人曰此處士劉宗周
詩也與初不識劉後於禮部題名中識之竟成至契崇禎

宋吳殉難燕邸劉以文祭之備載其事未幾劉亦絕首陽之節云（馬文忠世奇嘗夢中承信公詩二句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

挽疊山（楊仲弘題疊山遺墨曰忠臣效死招烏合烈婦捐生報難經兼指謝夫人也）

謝疊山賣卜建陽魏天祐執之北去病居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耶遂不食死胡文友挽詩有云諸臣爭頌莽一士獨傷周場屋言終棄風塵恨未休奉使危城裏提兵小邑中報韓如有托興漢豈無功張儉終亡命虞卿但著書何人分葬地有客復喪車至景泰間韓襄毅雍請謚宋臣謝枋得一疏有云登科對策力詆權姦發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于

運去祚移之後抗敵於兵疲民散之餘著為文章發明道學乞加贈謚錄其子孫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與胡詩互為表裏後得請文謚忠烈謝謚文節（元僧石北使作絕命詩曰丹心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當與文山並傳若張元著則以疊山）

野史亭

遺山野史亭詩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又移居詩有云我作南冠來一語不敢私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本傳嘗自云國亡史興己所當任元世祖欲以館閣處之未用而卒庶幾為金源一朝遺老與宋之謝元之楊後先比烈矣

鶴來遊（正德中安仁劉麟遯菜龍霓湖州湖上與吳琬與太初稱苕溪五隱或云安化王之親支也）

孫太初一元隱居苕上有陳陶泰系之風死葬道場山嘗有鶴棲其側王弇洲詩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懸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坏土道場山陰五十秋那能華表鶴來遊君看太華蓮花掌應有笙歌在上頭蓀爾其墓也至明末委諸草莽康熙八年吳園次為郡守始表而出之吳梅村作文泐諸石

東山草堂

李獻吉送劉東山歸草堂歌沉雄頓挫在西涯相公之

上楊遂菴召督三邊頗有以出處為疑者東山之歸豈遂忘造膝密籌時耶歌中所云慘淡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祿食覥竊胡為乎乃知我公真丈夫辯時度勢之言不獨為東山長價兼可為遂菴雪屈也

江陵伎（袁江鈴山之作甚此則因家禍而）

弇洲江陵伎六解為遼王而作蓋一家亦不哭太姬方啗粥及官今當大赦不願赦王歸諸句似乎憐之之情不勝其幸之之意觀與日史料所載不能為羅織其事者諱何獨爾時竟暴揚者是耶（許以忠答荊明府書謂江陵遼事知先生乃天下士也洪司寇不坐遼王反實從公議云）

馬蹄

晉書同時與石鑿共宿謂鑿曰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孛
相三日不朝與尺一歸第耳詩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
也老杜令生學馬蹄註引此証之不如莊子馬蹄篇之
更穩也

瀉水

鮑參軍行路難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用劉真
長答殷深源語譬如瀉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
方圓者

鶻字

南越風物志凡果實不經蟲鳥食者有毒元稹送人之
嶺南詩酋須蟲已蠹果重鳥先鶻森謂此也韋莊李氏
池亭詩花落魚爭唼櫻紅鳥競鶻鶻猶銜也此字僅見

鶲字 此字見漢樂府天馬歌與鶲字義同宋南宮天馬賦用之

鶲門乃鬱林王故事詩家每每用之獨蘇長公作鶲有
云病骨瘦欲折霜髯鶲更疎又云鶲龍霜鬚照碧銅依
然春雪在長松凡數見則用說文徐氏註 溥羅香積寺詩豈惟卒九
醪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漿九字乃九字之訛強對一字
也自引東坡餅賦為証溥改亦誤作溥持孔花游有云
鄭巢成多聽說人見
其名學胡有所出也

單用一姓

坡詩喜與登仙郭有依坐嘯成又歸來又見顏茶陸多
病仍逢止酒陶郭恭成瑁陸羽陶潛如此驅遣自鉻義
烏軍中詩獻凱多慙霍論封幾謝班句法得來 班固幽通賦
流勝而後號分李虎發而石開單用一姓之
始吳筠詠周承詩一隨平原客鼎飽孫謀餘

翻案

詩中有翻案法如呂衛州劉邦浦詩誰將一女輕天下
欲換劉郎鼎峙心杜紫微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張文定歌風臺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
欲多求猛士為鄭穀夫蠡湖口詩若論破吳功第一黃
金只合鑄西施禪宗所謂殺活自由兵法所謂致人而

不致於人也拈此四則以例其餘

道學風流

陳後山朱紫陽嚴氣正性凜若冰霜然陳有句曰不惜
捲簾通一顧恐君着眼未分明朱有句曰日暮天寒無
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乃知真道學未有不風流者程
明道曰昨日席中有妓今日胸中無妓知此則黎煩微
渦正不必謂世上無如人欲險也 北齊許散愁為國子助教太子集諸儒講
孝經謂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
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
平生素懷若斯而已
且之陳朱過於矯激

檀板驚飛

恭君謨守溫陵嘗召客李覯與陳烈赴之酒半出妓行觴歌作起烈擲杯踰墻走泰伯於坐上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櫓送潮歸晴來游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訟覯君謨解之而止華筵嘉會作此殺風景事可與甪䆗圖并繪矣大穉和葉敎授龍井之遊華堂開絲管辟子選春綠先生疾走避面冷葬在腹朱時以道學標榜如此不必燒車與船也

暘橋

弘治間彭綏之守泰州杵部使者歸適邑令以考滿還任鄉人皆趨迓之彭投以詩曰泊暘幾駐使君䮾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疎禮節好從揚畫說暘橋用到何說他必了幾治畢父事也程編修念齋見之笑曰[illegible]之淺吾邑人深矣彭名福樂平人橋本作鱎荀子作䱁

馬肆

檀韶爲九江刺史聘周續之祖企謝景夷講禮城北所任公廨近於馬肆陶淵明示以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蓋諷之也

衛尊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爲衢尊晁无咎和東坡栁詩一篇何可三致意聽人酌去如衢尊言原倡充溢挹之無盡也此二字叛用晁有雞肋集七十卷

莊馗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士女滿莊馗與愁字押韵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說文曰逵或作馗文選注引韓詩肅肅兔罝施于中馗蓋古字通用也

五洩

宋景濂山水志曰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接句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元剛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按周鏞詩路入花烟九過溪九穿若曲到溪堤天分五溜飛傾北地秀諸峯翠插西鑿徑破崖來木杪駕泉鳴竹落檐題[illegible]年老無消息猶有祠堂一杖藜默謂靈默也自宋以後吟咏始多鄭元詩雨源秋色排千嶂五級泉聲落半天蘇緘詩嵐翠已知冬更好池凉應與夏相便丁寶臣詩花開越鳥勸啼溪外秦人彷彿逢

四明

梅子眞記曰四明山周圍八百餘里孫興公賦涉海則方丈蓬萊登陸則四明天台

施肩吾登四明山詩半夜尋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觸雲行相呼已到無人境何處玉簫吹一聲按[illegible]孫[illegible]謝遁

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雪一日訪龜蒙臨于語以山中之奇品爲九題索詩皮日休和之宋施宿曰遺塵所稱及皮陸諸詩世雖競傳之而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所在蓋可聞而不可即者也明永樂十三年詔道士朱大方圖畫以上

無央

陳陶朝元引無央鸞鳳隨金母來賀薰風一萬年曹唐小遊仙無央公子停鸞轡笑眠嬌妃索玉鞭道書無央即竺典無量之義元始天尊說經一徧無央聖衆從空而至竺典亦有作無央者如法華三眛之類

聖賢中間

陳賈爲司諫劾朱元晦有人作詩曰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慣把聖賢非明胡廣洪武狀元仕至尚書及病篤人投以詩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好究天教名姓正相同名姓相同而賢奸迥別者如趙高王莽輩紹之類指不勝屈然賢在前而人思效之固已乃有奸在前而人故同之其意何居二詩明備口實不知爲鴞嗁龍子覡嗁之句副人避味

當當

李當當元名妓也姿藝超羣一旦若有所悟遂爲女道士段天祐贈以詩曰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岳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璃館月明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都嫌凝絕滄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唐人送女冠入道詩最多此首與于鵠氣味略同結更健

眞眞元時有一眞眞姓文公於玉堂嬉集時配王保者者開許錄所載則幻已

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鄭赴調西都柳設宴餞之出家伎侑飲謂鄭曰此沈眞眞本良家女頗能文詞許公一詩以定情好侯公拜命即當送賀鄭

欣然咏曰玉洞出神仙清聲當管絃詞輕白苧調歌遏碧雲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鄭元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大喜俾眞眞拜謝鄭至京拜伊闕令柳送眞眞赴約鄭既見執手而喜曰柳公信人也長吁一聲淒然而卒鄭詩落句不知何以讖及於此盧氏雜說云伎至嘉祚翠鄭已卒伎及覩鉢遂放伎他適與后言異抒情集載以東美事與眞眞同一結局

鄭重

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註頻煩也三國志倭女傳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梁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云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氤

氣鄭重二字出此蔡中郎胡廣碑頻繁機極志又云贊禕以奉使稱肯頻煩至央抱朴子欽士篇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庾亮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頻繁二字通用老杜丞相祠堂一首三顧頻煩天下計出此

水覆

太白詩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出光武紀反水不收又何進傳覆水不收而或有引小說姜太公令馬氏覆水者可發一笑

割生 忠愍答陳鳴埜詩勞苛音書 知夢在細覽世路驗歸難

沈忠愍論田保安痛憤權姦東藁三像盧杞秦檜嚴嵩

而明之作射虎行會嵩黨楊順巡撫宣大以口外居民截敵獻功忠愍作詩曰割生獻馘古今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順聞之嗾諸分宜竄公名於白蓮教論死後邀鄭與楊應山同謚蓋取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之義云公名鍊字純甫號青霞會稽人 本張居中詩假月堂中倡鬼散水晶簾下英八 末被李林甫當國除拜朝官必用倡鬼收士之用下句則楊國忠事自古權奸忌刻而希淫者到頭總一結局不獨分宜為然也

平陵

虛弁之咏史詩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千秋指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事也起句用縮腳字次句以調笑語繼之於褒貶之旨不符張憲送陳惟允詩觀其辭氣間已類朱阿游仿此與合肥詩四海同心推季布三公流汗對朱游 吳芮詩才勝商山四名 高竹林七此縮脚字之始

續椒山 孫文忠南陽集有二十五忠詩因增禍而 作朱竹垞日東林之君子已得十八九焉

左忠毅道中感懷詩幸未遭嚴譴居然許放還願難成眾里禍恐續椒山送楊大洪歸里詩觸階流血君方見叩閽拼簾宮始移痛定思痛亦未料後日之禍如是之烈也又檻車至涿梁得大洪書乃云含淚看書猶罵賊同心共濟祇呼天此生莫作無家別萬死惟知有劍懸

蓋至是而知事之決不可回矣觀陳黃門作忠毅公序當日情形寔獨一忠賢操縱於其間哉黨惡之罪舍微秀其誰歸 錢虞山丁卯十月書事詩有云閹瑞總戎尚書頒敕還乘御史聽番清役兜爭督扇月白鸞烏盡揀枝死後故應求大鳥生時豈合無蒼蠅時崇禎以八月即位逆案尚未定也

擊鴟吻 沈石田挽蔣御史詩肝膽都消血肉中老 夫和淚哭英雄御史名欽乃正德二年諭宗逆瑾三受廷杖而死者前有振後有瑾更益之以忠賢漢唐宦寺之禍至明代而兼併無遺已

湯若士觀劉忠愍手縫口占曰危言奉天門疾雷擊鴟吻骨肉了無餘銀鉤見忠愍按正統五年雷震奉天門鴟吻劉求直言劉侍講球以王振擅權為對下錦衣獄指揮馬順阿振意夜率小校斷其首骨肉覓無存者脇

川所見手筆不知削疏叢否土木之禍天監已兆於此矣廷振山居詩有日木拖孤村遠山通一徑斜不如禾樹取還任幾人家被害後餘姚成器爲文以祭之至今靈緒山有祭忠臺或謂龍泉山者誤也

七哀按此題陳思王集有七解一本多六句樂府作怨歌行玉臺作雜詩張天如所存之王粲宜有三首以西京亂無遘城爲起句所謂首篇不僅一事張孟陽則二首陽秋所評不甚悉

余忠宣青陽集有七哀詩末云寄言帝京友勉樹千載名一身未足惜妻子非所惜後殉陳友諒之難妻妾俱赴井死劉炳哀之作歌曰漢之季金古艮稱其質與勝

李商隱韓碑詩

紫邏

唐書薛仁貴爲邏逤道行軍總管即吐蕃之都城也音落素太白詩雲山紫邏深子美詩春山紫邏長皆指此地猶云紫塞也楊去奢箋以邏字作山色誤矣又偵探曰邏江表傳曰昭烈日遣邏吏候孝權軍晉書羊祜也襲陽滅戍邏之半楊鐵崖華姿引賜紘根根金邏逤作平聲

西伯

邯鄲淳別曹植詩我受上命來隨臨淄本傳謂淳自荆州內附太祖遣詣植則上字指操又云旣庇西伯永誓沒齒是以西伯比植也下云今也被命義在不俟謂自植邸召爲給事中也詩雖作於黃初然自內附時已稱操爲上則攀龍附鳳之心不待山陽受禪之日矣王劉一粲稱操爲元后聖君而操且愚其下曰吾其爲周文王乎不知淳乃以西伯諛煮豆人也

平楚

張邦昌叛附金人僭號僞楚高宗反正安置潭州後遣馬伸賜死邦昌徘徊嶽麓登平楚樓乃失聲就縊平楚二字用沈傳師詩目傷平楚虞帝魂也非謝宣城平楚正蒼然之句邦昌倘能用呂頤浩之策其罪尚可末減

世上雄客能獻三策於楊元感而不能用王伯當之言寧非禍來神昧耶

李密淮陽感秋詩末云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字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密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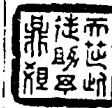
險高蹈不如徐洪客審機不如李藥師乍起乍仆與桓竇賓相似或曰客旣敗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山中然考諸唐書殊無實據蕭膂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固與元同一轍也

舊臣心

陳友定被執作詩曰失勢非人事重圍戟似林乾坤今已老不死舊臣心按友定以驛卒起兵爲元守七閩明師執之其子宗海亦自將樂來就死於君臣父子之間能見大義矣

柳亭詩話卷十七終

柳亭詩話卷十八

目次

山陰宋長白纂

三百二十歲 白香山洛中九老會註云會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文潞公居洛爲耆英會之次年年七十八時和與司馬旦席汝言皆同年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一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讀此覺蘆山一會儼然未散 潞公是汲用香山七人五百七十歲之句可與温公真率會亦六七人五百有餘歲

賜名 宋史謂公詩因同年葉清臣見戲而作第二句後三字是玷華纓

莊獻莒公在翰苑神宗欲大用之爲同列所譖言姓名應讖因賜改後名公有詩曰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接羣英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可見紗籠中人必非娼嫉者所能制也

黃野人 蔣永公曰葛仙化時有留與人間作地仙之句即指黃也

羅浮山有隱者自稱黃野人嘗題詩山間曰雲來萬山動雲去山一色長嘯兩三聲天高秋月白或曰洞賓之流也或曰葛稚川之弟子咸淳中復有人來往此山見人不語一日醉歸以煤書壁上曰雲意不如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豈即野人之

信卿

白玉芽

丹砂以辰州爲上服食家奉爲至寶絕大者名芙蓉有床承之狀似玉盤也徐詩鼎煉芙蓉伏火砂松陵詩更開封檢拭砂床是也增城鳳皇岡有何仙姑宅相傳仙姑嘗往來羅浮其行如飛天寶九載見形於麻姑壇大曆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翾上其事詔賜明霞衣一襲取所作餌雲母詩入大內詩曰鳳臺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玉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却從何處覓丹砂觀此則是雲母又在丹砂之上稚川所采非大藥也 何元端辨仙姑事謂當在慶曆之間似未深考或云姓趙名何

入內說法 玉照新志謂孝聞既死有和州道士冒其姓名爲之

崇寧間蜀人雍孝聞廷對力詆時政授右列不拜政和末變姓名爲道人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嘗自咏曰百萬人中隱一身渾如勺水在滄溟獨醒雖負賢人酒天淵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在翻空過洞庭德操爲僧孝聞入道豈所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耶此詩之外亦未見有如倚松者 城南老樹用純陽子獨自行來獨自坐詩

變律

蘇渙少年爲剽盜人呼爲白跖後折節讀書舉進士從
辟爲從事復棄去嘗作變律詩十九首干廣帥一則
曰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再則曰徒有疾惡心奈何
不知機其後竟死哥舒晃之難此與戴淵出處略同所
末路不及袁石公詩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耻納無
意銜筆結有心賊少陵稱渙爲靜者又比之白起殆以
其爲有心賊也

棗木槊 雄信稱棗樹十八年伐爲槊號棗骨白

貫休作懷素草書歌曰忽如鄂公提任單雄信泰王身
上搭著棗木槊按史稱敬德善避矟與元吉鬬勝嘗三
奪之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槊幾及秦王敬
德橫刺雄信墜馬益實事也

玉魚

唐高宗營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上使術士劉明奴
詢之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明奴曰楚王與七國謀
反伏誅寧有太子乎曰王起兵時吾適在長安天子憐
我養宮中死後葬此殯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頗
見拘礙乞改葬高敞處毋奪我玉魚少陵詩昨日玉魚
蒙葬地用此事也下句早時金盌出人間則用漢武帝

事非盧充也沈炯通天臺表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
陵玉椀遂出人間以金字易玉字変互成文耳

桃花行 唐徽謂是宋之問作韵匯編入徐彥伯

劉氏鴻書唐中宗幸桃花賦詩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
小臣獻絶句曰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靑梅從
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羣作皆廢
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然不知作者姓名唐詩用
家皆不載海錄碎事貞觀中康居國獻金桃早熟者爲絡絲白晚熟者爲過雁紅

春草生 林初文客愔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旅於徐偉長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之句

蘇州詩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李昌谷衍爲七言
曰但知微雨夜來過不覺池塘春草長較諸李嘉祐截
大漠漠陰陰四字者奚啻霄壤

二愛

陸渭南集有二愛詩其序云陶淵明詩曰孟夏草木長
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孟東野亦曰遶
岸雪難幕勁枝風易號霜禽各嘯侶吾亦愛吾曹予取
曰詠二詩有感作二愛詩按靖節貞曜出處固殊氣味
亦與然此二詩可稱合璧破壁陳普歎息歲暮有感正
在於此非故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也

雙童

東延清詩淡遐逢五老五老乃劉龍亭橋下覓雙童雙
童地名吳越備史錢王鏐以錢爽守雙童是也李公乘
西陵詩未見雙童白鶴橋即今之白鶴鋪

白馬三郎

徐存永過忠懿王墓下詩閩國璵書傳五代鼎湖弓劍
葬三郎自註云閩王自號白馬三郎墓在㶚龍山下土
色深紅相傳王有少女洗妝於此按審知終於閩王泊
延鈞僭號僞稱太祖歷延翰延義延政凡五代皆其子
姪用師事詩柳營江上羽書傳白馬三郎破酒眠時正
用閩王閩也淡閩越王郢第三子號白馬三郎即除三史之長者柳營在龍溪王湖下福州駐兵於此

妃子

唐明皇於沉香殿看木芍藥曰賞名花對妃子翩後詩
人稱妃子者惟太真當之他無與焉鮑溶詩金輿未到
長生殿妃子偷尋阿㑹湯湯名甚與特未知其所指俟
考之張祜耍娘歌妃子偷行上密隨又云上皇驚笑悄聲兒耍娘孝兒即念奴王大娘之類所謂前頭人也又云魏國潜行韓國隨偷把邠王小管吹三郎未造總一偷字盡之

平原君

戰國四君惟信陵眞能爲國郡鄲之役平原不敢自比
於人虞卿託從相印而公子竟不能庇魏齊斬姬謝躄
者以自豪而已使非毛遂李同左右其間君未見趙之
不入秦也高達夫詩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
君李長吉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較爲
王摩詰夷門行似被趙勝熱瞞一上

蒿里行

竟陵史懷曰曹公蒿里行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此
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曰勢利使人爭嗣還自
相戕則指劉岱喬瑁袁紹公孫瓚相殺事也大抵羣雄
舉事在初起乎將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余按此
詩全在淮南弟稱號以下八句即桓溫謂王敦可兒可
兒之意老瞞不自覺其捉鼻也

品松

孟東野有品松詩畧曰此松天格高聳異千萬重抓拏
巨龍手擘裂少室峰擘裂風雨獰抓拏指爪牖賞異尚
可貴賞潛誰能容通篇尊奬之至幾於力排造化而其
後又有罪松一首大肆譏訶劉孝標所謂寒谷成暄春
霰落葉文人筆墨固有不可測度者也

浮玉

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劉辰翁曰山有二在歸
安者爲小浮玉在孝豐者爲大浮玉按陸魯望詩入雲

誤李王陸機爲趙王倫作禪文成都王穎救之故作此詩以謝穎而乃不避其諱何耶

熙之

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欷歔淚沾巾困學紀聞曰今人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按原詩又有丁蘭董永乃後人所流傳者以之入詩自思愛之如胡元瑞謂董永或號或晉殊失於考究

上留田

樂府上留田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古今註云地名也其地有父母死而不字其孤弟者鄰人作歌以諷之李子德曰覩詩意似諷父

之聽後婦而不恤前子註未分晰曰里中又曰似類責其父不以爲子也回車一問有無限不可言者以慷慨二字括其不平太白賦此題曰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與蔡叉淵平原康樂爲僞時歲虛僞文爲一家詰旁之詞

房中劉元城語錄云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竹垞載馳方之陋矣

安世房中歌俱作雅頌體中間忽插一語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氣魄雄毅足以凌轢千古史稱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文字非其所長然閱陸賈新語每篇稱善則南山之作或亦稟命爲之歟

過錦

何大張宮詞昆明池水漾春流夾岸宮花繞御舟歌舞三千皆過錦琵琶一曲唱涼州云宮中以鏡戲爲過錦得之黃開平座上高內相所言宮詞故實甚多然無確否有所尚五百棟花三千插雪香綠奏籍之類詩人尚未據拾也

跳脫顧阿瑛宮詞玉鐲銅尸蟠條脫金鳳斜飛上步搖條脫互用

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契闊繞臂金跳脫唐宣宗嘗問宰相古詩輕衫襯跳脫是何物無有對者帝曰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斫粟金跳脫溫庭筠以玉步搖對之以飛卿此許令孤綯故有何日游蘭萃之第二篇刻本作南華者誤

步搖簡文帝詠倀書九梁插花步搖爲古者簪江充傳冠禪纚步搖飛翮之纓似男子亦有之飾也沈炯少年行步搖飛燕釵釵似行蓮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釋名曰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沈滿願詩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得其形製羅虬詩粧成渾欲認前朝金臙雙叙逐步搖不必恭容宮裏伴舞風歌月勝纖腰窈其風神

十千

徐子能耆酒□詞後云開元天子最風流秉燭春宮夜夜遊淡蕩花前呼萬歲大呼妃子十千秋金盤歎杜湘

草極稱賞之而或謂十千無典予能以大藏一千天子為証是已梁簡文與蕭臨川書曰黑水初旋赤申十千之飲用曹子建語唐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十千沽酒不辭頻此類甚多

泰娘

劉夢得有泰娘歌序畧曰韋尚書為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以琵琶後為鄆州刺史張愻所得愻被謫流落武陵日抱樂器而哭洛客聞之為歌其事詩畧曰泰娘家在閶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旗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此敘其始也中云鄆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詩曰謝康樂與東陽溪女贈答詩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此敘其自韋而就張也末云舉目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有感有諷不似琵琶行攬入已身也太倉卞玉京歌視此更為綿密

宜城

宜城醴醪蒼梧漂清曹子建酒賦宜城

襄陽宜城東有金沙泉造酒甚美世稱宜城春又名竹葉清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梁簡文烏

栖曲宜城醞酒今朝熟停鞭繫馬暫栖宿湖州長興縣亦有金沙泉太守致祭以製茶進御其事甚異詳郡志後遞字原本作𨢾注云音豆奔民致名首投簡文類函誤作元帝

事君

曹子建事君行曰百心事一君巧詐寧拙誠呼嗟篇曰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雜詩曰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魏志曰植每欲求別見帝與試用終不能得常汲汲無歡其求通表有云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又曰生無益於時死無損於數直牢圈中物耳其汲汲者以此

洛右

洛河陽詩誰謂晉京遠室邇身甚遐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二叠成章實倣河廣一章之語左記室咏史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永平元康之間斯為翹楚已

賁眼楚詞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此賁眼二字藍本

梁武帝冬歌賁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白紵詞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流目用湯惠休白紵歌流

目送笑不敢言賣眼李太白槩括用之

眼疼

王建同于汝陽賣白牡丹詩價數千金貴形相兩眼疼

疼字翻見十蒸部不收湯臨川有惜花疼殺小金鈴之

句

鼮

李義山上崔司空二十韻有曰終童漫識鼮漢武帝

時得鼠如豹文終軍以爾雅爲對賜絹百匹爾雅

又有鼮鼠鼮鼠郭註俱云未詳又光武時竇攸亦得此

風竇攸識之又唐李恪康得鼮鼠以爲鼮而獻之盧若

虛指爲鼮以豹文爲証若虛藏用弟也

嘶

蟬 張祜傳聲矣貫咽音聲流鳴子虛賦傍人歌聲 流鳴註音錫戴若思詩銜鳴蟬疑是丈菜書還

張正見詠蟬詩長楊流鳴譜証叢蔡邕從鳴字古雅或

嘶字之訛者非也若王由禮曰園柳吟涼久嘶蟬應

序驚嘶字用之於蟬較用於雁者更佳駱義烏詩西陸

蟬聲唱唱字稍雅已甚 韓孟南中聯句鳴口 甚蟬鳴用正見語

茶嬌 唐有妓名火鳳伯敬以火字爲奇余謂茶字更奇遺山詩註云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茶嬌者長安妓也以色慧稱劉貢父作令甚愛之及還

朝臨歧別貢父贈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

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將抵闕歐

陽公迓諸塗貢父以中酒起遲爲謝公笑曰非獨酒能

病人茶亦能病人也詳見過庭錄

佳期 謝莊月賦歌曰 佳期可以還

楚詞與佳期兮夕張註謂以佳人比君也不敢斥言尊

者故隱其詞謝康樂石門詩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

謝元暉呈沈尚書詩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梁元帝

七夕詩妙會非綺節佳期乃凉年至唐以後則習用之

如錢仲文佳期難再得清夜此雲林武黃門幾度相思

不相見春風何處有佳期之類指不勝屈矣

淚冰

劉商古意風吹昨夜淚一片枕前冰香山閨怨夜來巾

上淚一半是春冰枕前巾上一癡一醒惹心男子自能

識之

秋海棠 采蘭雜誌曰一名斷腸花又名八月春

秋海棠花之最柔媚者相傳爲思婦淚痕所化真有楚

楚可憐之色觀東橋詩陰葉翠初濕薄英紅粉香絕憐

秋苑下復爾見春光陳石亭詩露重柔姿斜風回宮秋

京無綠被森色猶得向秋陽湖字未見淚義亦無

素馨花 草木狀一名悉聊茗

海南有地名花田產素馨花似茉莉而差密相傳劉鋹有美姬號素馨死葬於此因以爲名按梁章鉅曾咏素馨花曰細花穿串繞盤向綠雲鬟則不自鋹始也土人皆以此花製爲燈毬蝶熊熊其香酷烈吳聽翁亟稱賓之郡人岑霍山詩燈事尚傳遊予艇搴曾誌美人銘

黃心樹

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似桂四月初開土人呼爲黃心樹白香山爲刺史見而咏之曰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抛芍藥挂高枝雲埋世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或謂即木蓮花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臨邛白鶴寺有

之周濂溪詩曰枝懸緗帶垂金彈瓣落蒼苔墜玉杯蓋純白也黃山雲谷寺亦有此花余友鐵公繪以爲圖見示於武林方虞臣謂即西域之薝蔔花香山又有畫木蓮圖寄元郎中詩花房膩似紅蓮朶豔色鮮如紫牡丹惟有詩人應解愛丹青寫出與君看則又有紅色一種江文通贊所云緗殷曾豔紅林澤也

烽火樹漳州有木棉菴即鄭虎臣誅賈似道處

木棉一名斑枝花高十餘丈大數抱閩越皆有之尉陀所云烽火樹也蓋純黃花六瓣作深紅金紅二色皆有桐花鳳之類宿於花房屈翁山詩燭龍銜日來滄海天女抛煙出絳紗陳元孝詩巢鳥須生丹鳳雛落英挺化珊瑚樹形容盡之矣汪虞洋有班枝花曲

珊瑚林

山丹一名珊瑚林一名不夜花出本草呼爲賓子木以花數而子落也翁山曰變亂以來民多窮困雖有山丹紅艷之兒女不能相保有咏者曰非日官錢斷一兒今日官錢斷一女山丹更莫生紅花我家兒女無如許讀此覺若離長楚之篇猶未抵其沉痛也

歲寒枝仁宗高孝四朝皆有木成文作天下太平字惟淳熙中更異見宋氏筆書

余人侵宋伐香嚴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曰栽松種栢樂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嚴千載樹等閒零

落歲寒枝詩讖至此在理與數之外已

繞竹行

饒節答呂居仁見寄曰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繞竹行節字次守江西人來進士嘗投書於曾布論新法不合棄去爲僧名如璧號德操有集名倚松

三閭書院

三閭書院屈翁山別業也余薄遊嶺表曾吟於此時吳園次張桐君王位北李偉公輩皆流寓而梁藥亭陳元孝諸君則後先爲地主者也一日吟咏正酣適王大將

軍至泗關麾下巳呼騶從王泚筆揮一絕何結曰怨懟
小隊休催去細雨輕風好鬪茶梁照明有云追憶談緒
皆為悲端皆經聯事理當酸悽也王名永譽三韓人山翁手訂批稿欲刻為吳宋合選圖次聞而笑曰乃欲以岸舫為弟子耶遂止

小照

吳興茅天石應江詩善畫戊辰同客吳門為余寫賀蘭
山磨崖圖又寫一小照於冊子諸公繆為評騭凡雜文
詞何難入昔岑錄錄其詩沈篤人五桌二首少時同學
氣如雲倚馬風流獨數君二十年來圖畫裏淡然相對
到斜曛瀟落襟裾抱古初肯將鬚髮狎樵漁當年海國

談兵夜客帳猶存數卷書羅弘載三首六朝裙展與脩
然抱膝清吟似傲儕誰把梅花寫冰骨邦同秋水淡無
邊居原弟子好鬚看冰雪為神玉作姿七泛洞庭君未
倦瀟湘我亦采江蘺等閒意氣俯龍湫萬里空裘說壯
遊最愛詞場同掉首幾人把臂擬曹劉王載南一首相
逢驛厭歎頭顱何君胸中一字無莫把形骸圖七尺東
方昔日羨侏儒婆開先一首羣賢詩藻總清新選品之
嚴盡入神留把前身問米道惟予知是謫仙人沈梵陵
二首龍性由來不易馴拂衣原屬射書人窮經作賦尋
常事尚恨丹青未寫真卅年長劍佩陸離不少探奇觀

里行仙　吳茲捉綵筆教人重認舊書生

磨崖圖

丁卯秋同李靜巷都護張岫巷舍人登賀蘭山磨崖以
紀歲月天石為余作圖聽翁題沁園春於幀首而西河
後系以詩宋公英雄姿意氣本慷慨觀書梁丘山落紙
盤渤海伏蛟螭孔明買駿笑郭隗冏之汗漫遊西去伏
劍撊磨盾靈武秦漢筍元吳蹕一笑登賀蘭四顧盡烟
露青天蒼茫黃河且洗洗拂袖將勒銘振腕直揮灑
雞文并硯嬌胡僧望岩駭青天有府傾黃河有時改惟
此磨崖圖相看巳千載吳詞并附絕塞磨崖山從前及今文人未來況揮鞭馳遍千屯白

草磨崖鑿破萬仞青苔碧眼驚看紅袖借問宋玉真成
軼代才吾還笑笑短衣射虎誰許追陪羨君此巢奇哉
把舊日興亡更感懷想旗分雲武王圖巳往鐲橫西夏
莉棠孫氏酒盡黃龍碑殘白雀賢子成名眼倦開還須
閒問吳婁憑弔好句多栽時與幽巷倡和凡數十首雖
未得江山之助而太史太守一詩一詞篇自幸附青雲
以不朽矣李名嗣興紱
袍人張名世勳燕湖人

惋張巷

王百穀哭袁汝南詩曰山上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石
為人渴文榮公祠曰馬策叩門惟有淚雀羅張戶不勝
悲挹舊相國夫人曰路隔雲階難入拜獨憐身賤愧張
蒼慰懷知巳不減李義山過舊府時

桃亭詩話卷十八終

柳亭詩話卷十九

目次

柳亭詩話卷十九

山陰宋長白纂

高春

梁昭明答湘東王書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元帝遊後園詩斜景落高春又後園詩高春斜日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日經於泉隅是為高春頓於連石是為下春高誘釋曰高春時加戌也唐人屢用之如李義山碧虛[illegible]斛笠紅燭近高春柳子厚越絕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高春之類不一而足泉隅本作淵虞唐人避諱改之（粉時偉謂高春為寅下春為申蕪子美答韓持國書三刻而賦高春而起唐子西謂漏下三刻為三商則高春假高爲寅然准南子此條名例甚繁尚須參考庶連陽諸三商以通雅士昏禮爲據）

簷花（禮明堂位復廟重檐稽檐簷古文通用）

徐孺子與陳仲舉書簷花細雨豈不願承一夕歡事其旅思孤帆欲遂東矣少陵詩春夜沉沉動深酌燈前細雨簷花落正用其語註家俱未之引至欲改為簷前細雨燈花落此正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檐花照月鶯對栖見李賀擬古夢落簷花夜雨飄見陳敬初夷白齋藁）

天雞（鶾鶴俱音翰）

張泌知貢舉試題天雞弄和風但用文選中謝康樂詩句未詳其義有進士白云爾雅鶾天雞鶾天雞未知孰是泌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視一則釋蟲一則釋鳥（蟲乃莎雞之類按康樂出句海鷗戲春岸則此句自應屬鳥）

爟火（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張晏曰狀若桔槹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呂氏本味篇爝以爟火高誘註曰爟如權衡之權）

虞山戊辰紀事詩南郊爟火照寒窻正是秋衾夢斷時才薄可憐仍脫藕爐灰盡盡不成詩自註云王元之南郊大禮詩可憐此夜商於客盡盡爐灰淚滴衣按是年崇禎即位郊天禮成虞山以八月例召旋即聽勘故引此（漢書註罘罳復思也交綱如屛官百官奏事至此當復思也然唐甘露之變文宗決殿後罘罳而出似又非樹之前列者惹賜演繁露謂織絲爲之象罪綱交文之狀朱晦翁乃取程泰之演繁露語）

射干

步兵詠懷詩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又云建木誰能近射干復嬋娟荀子勸學篇云西方有木名曰射干易通卦驗曰冬至射干生一名烏扇爾雅翼云葉似蠻薑排列如翅六月開花如萱草而小則非木本藝苑彙雋曰蛺蝶花也唐荊川詩何言金色翅翩在碧林中（蛺蝶花有二種一開於春末色紫者非射干也荊川所詠當是開於夏秋之交其色黃）

蔗漿

前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析朝醒註謂取甘蔗汁以為飴也此二字見楚辭大招柘蔗古字通用王右丞勅賜櫻

挑詩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曰餹曰漿似今之沙糖也若堅凝成質則謂之糖霜

菽乳

孫司業大雅咏菽乳詩畧曰淮南信佳士思仙築高臺入老變童顔鴻寶枕中開異方傳世人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淸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罍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花皚青鹽化液滷絳蠟竄烟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推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徘詼即世俗所云豆腐也易名甚佳詩更周核

詩見戒菴漫筆 孫名作江陰人明初以薦起

瓜 敦煌有龍蹄瓜女羇瓜見廣志

禮記爲天子削瓜又天子樹瓜華即今之西瓜也劉楨賦藍皮密裹素肌丹瓤陸機賦東陵出於泰谷桂髓起于巫山總文抱綠披素懷丹豈王瓜甜瓜之可比乎李嶠詩龍蹄遠珠履女臂動金花用事甚僻惜未有疏之者五代史謂其種得於胡嶠洪忠宣王弇洲紛紛辯論皆可不必 道經曰世有神瓜則食食可廢本草曰一名木芝楨賦又有甘呤冰寶冷弱水悲之句顏師所引劉峻送橘啟乃用楨語也

蒲萄

蒲萄產於西域博望侯始攜種歸有所謂馬乳者大如琴軫其味尤佳長條之下綴以柔絲𦆯一本而二實細者即俗呼瑣瑣也余在滬中趙勇畧嘗以此相餉因歎物非親見未易悉其形似韓昌黎詩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陳一旅詩未誇馬乳堆枝上先喜龍鬚引架長鄭元祐題溫日觀畫蒲萄詩用之

錦竹

梅宛陵集有錦竹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能徒有期待鳳曾無貫本與凡草俱偶覩君子室自誆云草也似竹而斑按老杜有從韋二明府覓綿竹詩黃鶴

云其皮似綿或曰即錦竹也但有亭亭蒼翠拂波濤之何關非草本可知 揚雄有綿竹頌蔡夢弼評產漢州紫巖山自是二種

竹爐

張亭父咏竹爐詩霜根不着冷烟侵小石屏前伴素琴虛碧暖含沉水玉古斑淸傲博山金風微篆裊湘雲細月冷爐添嶰雪深銀葉有香勤續火莫教灰却歲寒心李西涯皆稱太倉天才敏絕人莫敢攖其鋒有滄洲正續集行世

水碓風爐

岑嘉州詩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爐爲景閒曠脫盡兆

之氣色又野鑪風自爇山磋水能春雖語意似乎重複
然前二句眼在實字後二句眼在虛字並存可也賈長
江易上一語而用其下句白香山則兩句全用之
二姓 雍陶聞杜鵑詩碧竿微露月玲瓏謝豹傷心獨叫風以謝豹作杜鵑用成都舊事
張道濟詩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以楊謝
二姓爲對頗逝豹詩白沙洲上江離長綠樹村邊謝豹
啼亦以二姓對 前一聯才調集作張泌爲是燕公手筆疑未必有此雜識也

柳栗 羅弘載日僧人有上貂熟絲衣藥之具也

蓮峰祚菴主句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蓋
杖名也唐詩俱作栗范石湖病髀柳櫪隨身慣老覺屠

燕到手邊又作燕 曾三異因話錄曰雲水藏衣物之具名燕蓐出近馬書二字甚新

倒插句

庾子山初晴詩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倒插句也
杜少陵五七言俱有此法無不工妙入神若燕題魚貫
梁絲馬發祚樹息人昌黎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香
山仙眉瓊作葉佛髻鈿爲螺姚鵠夜燈明雪牖春夢閉
雲房鄭谷班雖沾玉筍香不近金鑪皆雅潔醒豁略舉
數條以爲詩傷

宋人警句 方虛谷曰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溯下沿窮探遠索而徒追逐於近世之所
倘非屈迺所敢知也此言甚正可爲
救時良藥不得以西江一派掩之

唐人好祇六朝而杜子美獨稱許之明人頗譏兩宋而
方希古獨尊奕之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大氐然也余於
六朝既摘其麗句以爲唐人嫡乳今於兩宋復采其尤
雅者以見一朝風槩揣籥捫鐘當莫逃于具眼人也林
君復山枯鵜朋臨水久蜂瀨得花疎王元之茶園採近
桐花飾生無殼雨痕釋褐位卑松在澗修潗菜經霜范
文正觀潮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小隱亭是非不到
耳名利本無心梅聖俞山行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
黔州嚴風來泥蝴江雨過龍腥春晚鴝鳴矣棠吐村晚
杏花殘余安道靖廣州西園地含春氣早月映暮潮生

王介甫泛江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藉了醅偶題酒
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綠筠堂谷鳥驚棊響山蜂識酒
香黃魯直春寒夢中驚夜雨醉裏度春寒唐子西舟行
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程致道俱山居紙窗先得曉
布被最知秋汪彥章藻過臨平麥風能起枕梅雨不鳴
江王梅溪燕竹龍孫初逆處燕子正來時茶醾且烘香
倍遠雨浥韻尤清趙紫芝師秀甘華亭水程春有雨海
峤曉無山桐栢觀瀑近春風濕松多晚日青翁靈舒卷
括蒼不雨溪長急非春樹亦新徐文淵璣夏日懷友月
生林欲曉雨過夜如秋戴景明昺秋曉草濕蛩聲滑公

涼傍岑清泚致能臨段驛人稱山木書士渡水泉香送
中客愁無錦字鄉信有燈花朱晦菴梵天觀雨濺濺瀉
碧外看雨滌鐘時林德暘景熙宿台州霜增孤月白江
截亂峰青新昌山痕經燒黑土脈入泉紅回祿共朝但
有秋月春花之別子瞻自嶺外歸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陳簡齋渡江雨餘吳岫立日照
海門開吳正仲木落千山瘦天高一雁橫張文潛春雲
濃澤國夜雨暗山城謝皐羽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

七言警句

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
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鬯而不知旁支分派亦
有嘗鼎之時也其可乎間摘數條以附五言之例徐鼎

臣鉉送陳秘監歸泉州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鄉關賀
監歸夢遊聰前人舊偏宜夜戶內春濃不識寒新居清
風不去因栽竹隙地無多也鑿池王元之題李中舍公
署閑拖屐齒防橫筍靜拂琴床有落花韓稚圭琦康樂
園樹密只喧鳴鳥雀臺高猶得好山川梅聖俞東溪野
鳧眠岸有閒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張復之詠貽傳逸人
門連酒舍青苔滑路近沙汀白鳥飛又微風吹雨雁初
下落葉滿階蟲正鳴王介甫金焦天末海雲橫北固烟
中沙岸似西興清暉閣水涵尊俎清如洗山染衣巾翠
欲流孔毅甫平仲西軒樹影轉簷暮未散荷香飄枕夢

初回張文潛夜寒生球箔人無夢月過中庭樹有霜米
元章甘露寺雨州城郭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鷺飛徐仲
車積和路朝奉朝衣脫後常挑眼野史修成或借書王
盧溪廷珪東村鳥不住啼天更靜花多晚發地應偏朱
景齋松招友生讀書有味甘盟好對境無情夢寐清范
致能入秋歸界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都着花鄧
州溟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趙紫芝送翁卷
小雨半畦春種藥寒燈一盞夜修書方巨山岳平山堂
非無烟雨無奇語自有乾坤有此山旅思雨戒山河鏡
虎落五湖烟水欠鴟夷林德暘元日江湖舊夢衣冠在

天地春風鼓角知栝州沙鷗欲近如招喚鬧樹無多亦
厭兵何殺叟夢林感遇江山有恨留青史天地無情送
白頭高菊磵翥天衣寺山向馬頭回禹穴溪分燕尾入
雲門沈必先與求即事經從野店初嘗筍行盡江村始
見梅晁叔用冲之送王敦素緩歌玉樹翻新曲趣入金
盤續舊書若此之類聊見一班若歐蘇楊陸諸公當于
全集中求之不多贅也

句讀趙撝謙考古臺詩話云沈約知音甚未許楊雄識字多

山谷和晁仲考詠編名泥甲乙胸為失句讀轉音當作
逗下云絲布澀難縫快意忽破竹以讀字與竹字押韵

乃西江宗派也（黃文節有正集外集別集凡九十七卷其退聽堂詩則在東坡引詩自編者）

蟬聯

詩有一題數首次章起句即從首章結句蟬聯而下者三百篇後始於曹子建贈白馬王彪我馬玄以黃即繼曰玄黃猶能進凡五六見謝康樂與惠連詩汀曲舟已隱下曰隱汀絕望舟張正見藉田詩旌門擁玉輦下曰玉輦帶非烟楊素與薛播州詩應思北風路下曰北風吹故林皆祖其格（袁清容送馬伯庸奉使西河八首排比尤嚴）

定文

丁敬禮嘗謂曹子建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

知定吾文者耶憶癸亥秋遇吳聽翁於嶺南屈指燕城握席時已閱十五年矣辱以藝香詞評騭而次君彤本復以所遊全集索序明年秋同赴星沙分韻拈題略無虛日嗣此南舟北馬聚散無期迨戊寅夏見晟復遇彤本于珠江以見懷一首遠寄名父之子委頓風塵且手扎有銷認顏標之語懷袖三年書勝於邑詩曰廣平十載借常能到處聞歌嗅奈何才了難逢甘退老英雄無命托諸多悲涼道路秋風客少壯功名春夢婆喜見神明肩勝好參繡佛樂巖阿（彤本名予日偕三幼即能詩余爲序所[illegible]業）

百一

應璩謂曹爽曰公今閒別公幾幾之稱亦如何遠有一失乎李充翰林論曰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謂百三十篇張方賢楚國先賢傳謂一百一篇然世所傳者僅下洗不可[illegible]子慎厥初一篇見蕭文選本集有三首餘若絲微可不慎覺瀆是蟻穴之類系之雜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曰百一張天如曰休璉歷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無賞音嗟乎命也（休璉三要詩古朴有味而世人以淺近忽之是以美疢當惡石也）

雲替

胡元瑞評少陵絕句引岑嘉州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并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四語以為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仇氏詳註云胡氏所引岑參凱歌雲營不同韻蓋誤記兩首為一章耳余按胡氏原引岑詩以為對結之証未嘗合為一章也

龔尚書

合淝龔尚書工於鍊字櫓柔輕白浪山妙領黃昏樹痕奔峽口石氣蟲天門草樹封樵徑魚龍撥櫓聲務齊峰全動帆檣縈千吞間俗浮兵氣還山御浪花虎氣凌孤析岸聲踪早秋花凌晴堅秀鳥過菸天青客破翳床夢

杯偷竹葉春皆入粤詩徐贊村學士語余日尚書督閩冬冰將皆余出遊時微凌汙
起三夫人各有所飛甫駐車卽信口吟日閩中物受三章約飲酒遊山典作詩遂于是年遷背之
越窰也陸羽茶經曰盌越州爲上是龍泉窰晉杜毓荈賦器擇陶揀出自東甌蔬甌茂
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
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闘遺杯所謂秘色窰器雨後晴天
色者世傳柴皇帝始頭之或謂錢氏有國越州燒進臣
庶不得擬用然唐人已有此詩則知不始於五季矣松
陵集又有越甌犀液發茶香之句蔡書何點隱居鍾山竟陵王子良遺以嵇氏氏食酒杯徐景山酒鎗曾孚酒杯詩起句日昔有嵇氏中散子能卑曲陋奓結句日嘗器不復見家家惟玉卮中散遺杯陸氏或見之而又一首日製爲酒中物恐是翠之餘頗然泓休下手世俱何如似又非窰器矣

琉璃河

琉璃河宋敏求入蕃錄作六里河范石湖云又名劉李
河袁小修詩飛沙千里障燕關身自奔馳意自閒日暮
郵亭還散步琉璃橋上看青山按劉郁與李晉王夾河
大戰或稱劉李亦是

金鼇山

台州臨海縣祥符寺法堂有宋高宗御座蓋建炎三年
十二月幸金鼇山之遺跡也先是有人題詩於壁曰牡
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
向金鼇背上行高宗以爲詩讖求其人不可得所御竹
榻寺僧以黃帕覆之復有詩壁間曰黃帽當年駕舳艫
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孙作沼王座右圖
亦不著姓氏

白馬篇朱文公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其稱許如此

劉靜修白馬篇云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
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此咏衆安橋
事也末云惜此慱浪氣不遇黃石師以留侯擬之似乎
太過或如王著殺阿哈馬于殿下亦可雪萬夫之憤也
詩評容城遺稿

蘄村歌蘄村於己未以事爲鴻儒與吳慶伯農祥徐仲山咸清家麥身士曾同赴館試

甲寅之變山賊蠭起明年秋七月猝至倉塘時羅弘載
坤遘母喪獨守柩側賊渠感其誠揮衆去蒲城吳天章
受聞其事作蘄村歌蘄村孝義今所無母死迸血雙眼
枯賊來猿哭不肯去生兒甘與死母俱里閭奔散巷井
寂北隣茶屋鵂鶹呼忽然騰躍白刃至梟有羣賊爭紛
拏蘄村意定神不渝眼視羣賊如孤雛無言端拱繐帳
側雞骨但用青藤扶豈知忠信格金石頓令異類皆欷
嘘有賊有賊泣呱呱君今大孝皇天愉徒馬不踏君園
舍快刀豈犯君頭顱君但守母我自去人心盜賊皆難
誣我聞此語直感激服膺百拜稍誠摅生亦不羨萬戶

侯生亦不散大金吾富貴要津徒赫赫寸心倘折烈氣
孤小人有母在中條中年守志遭艱虞少小不知犯禮
養隱然負罪心如猪既壯一貧只如此東西南北無良
圖常恐母衰養不及人生反不如烏烏吁嗟乎人生反
不如烏烏天章有蘋洋集陳其年太史序之行世而此
歌作於江南客失弘載嘗以手蹟見示因錄之爲人子
勸 是年六月余自侍御舟宅徙居墨蓮巷七月郡城戒嚴將太夫人在堂余扞禦城上不敢發言賊勢會撓標以兵師至蹴賊于胸堰而郡守許公亦督兵方戰賊遁余賦東揚太守行紀其事

隱士僧房 狸戎作状

孟東野懷南岳隱士詩飯不煮石喫眉應似髮長楓狸

指洒斑鵝風落琴床枯寂之狀一一畫出又有宿僧房
欲登高閣詩其起句曰欲上千級閣問天三四言其落
句曰一寸地上語高天何由聞即古樂府佇立吐高吟
舒憤訴穹蒼之意 沈君烈詩四野天圍圓似甕幾人呼透甕中音

散花天

高季廸賦得真娘墓送蟾上人之虎丘結句云高僧方
宴坐身在散花天此從宋延清浣紗篇與陸上人脫化
得來較諸偽姿不障道來止麥西家尤能

償王醉人

李播見志詩去歲買琴不與價今年沽酒未還錢門前
賞王醉行立屋裹醉人魚貫眠醒真真與衛之今人尖
笑 立者自立眠者自眠世間那得此賢償王故報王之意可以不設

歸思即事

王弇洲歸思詩舅如韋社長宜曲跡似湘山盡可叛茅
石民即事詩諸將朱提消貝錦群豪白骨肭青娥皆身
經目擊而得之者王語隱而龍茅語憤而悲 按朱提音殊持此借
對耳

雁重鸞寒

庾肩吾有賦得稽叔夜詩雁重翻傷性鸞寒更養身歟
滄州曰雁重鸞寒唐人那敢下 按養生論云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性字身字從形神想出

秋蘭十二月

穉子珊贈李陵詩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繼以寒冬
十二月晨起踐嚴霜蓋漢之十二月乃今之九月也武
帝太初元年始改夏正史記李將軍傳云天漢二年陵
從貳師將軍將射士步兵五千出居延北戰敗而降然
遣中郎將蘇武爲單于在天漢元年是武被留在前而
陵出兵在後自大初丁丑至天漢辛巳已歷五年贈答
之時難以臆斷

天一閣

武詩四首確是送陵之作惟陵與武三首一則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再則曰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三則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則又明明是送武歸朝而已身獨留也于峇菴謂是送武出使之詩然太史公與蘓李同時其出使從軍年月非非特以世遠人湮無從辨其酬倡不僅河梁二字起人擬議也

避世 河圖要元篇曰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焦氏易林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神山所居無有兵革皆避世處也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初童謠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敗引火自焚不合二字妙甚言此中僅可避世非可藉以弭兵也東坡送梁左藏赴莫州起句用之易中央二字爲其閒

長生 吳書橅勵父兄質素而能獨爲者待其去歷輦衣袞鈎落者幾何

孫亮時公安有童謠云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其弟融鎮公安刺金龜屑服之而死避世而世不肯避長生而生不可長潢池三府可爲明戒已

鎖夢

沈約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用張敏高惠故事齊

已反其語曰重門不鎖夢每夜自歸山趙令畤乃檃括二意塡入烏夜啼詞 岑參詩關門鎖歸路一夜夢還家又在巳公之前

簪花

東坡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笑上老人頭歐飾詩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讀前句當作陶公宜惜分陰之想讀後句當具唐風且以永日之心

三百顆

王右軍書帖子云奉橘三百顆霜未降不可多得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正用其語

妥貼

諺語妥貼猶愜當也王逸楚詞序事不妥貼陸機文賦或妥貼而易施張說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千里妥貼韓昌黎詩安置妥貼平不頗又妥貼力排奡出此

薑芽 庾肩吾與人書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

劉夢得酬柳子厚詩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徙柳復以詩報之曰世上悠悠不識眞薑芽盡是捧心人劉意滋謂諫議書法此時方有盛名柳與同宗所有書帖必盡付愛女故前示孟崙二童有臨池尋已厭家雞之句柳則謂吾雖有女不堪效顰西子那能如官奴之付樂毅諭乎薑芽二字出相書官奴子敬小字 丙午於集

中旅久得董華亭手書二詩其一松風謖謖虔鶯好
及門御李來其一自門米月悠悠中有王孫靜者
流皆容臺贈行作又甲寅之亂有汎兵歸自楓溪出其
亭所書滕王閣序求售余以青蚨三貫得之後有華亭
自跋略云昔昌黎欲讀滕王閣三王之文則知當辛亥
有石刻然詞文歸南昌謀復之因書此以毖其為又
有楊龍友一跋略云無垂不收無往不復此思翁書法
心印總也前詩為王友韓持去後序并佚十洲列女圖
一軸亦友沈孟發借觀于京邸
并致沉沒至今不無遺憾也

檳榔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檳榔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結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

南史劉穆之為丹陽尹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送
妻之兄弟太白玉真公主館贈張衛尉詩何時黃金盤
一斛薦檳榔正用其事但玉真既云入道豈張卿曾尚
之子先耶按上元元年李輔國遷上皇并出玉真公主

是玉真猶在肅宗之朝公主字持盈 燕子箋食檳榔詩商目太嚴吟滋味
嫩葉嫩牛舌不飼人一斛肯多與乃如見本偏但可翻恐語原家凝語已盡牛舌則用劉孝綽有人乞牛舌乳
不付因餘檳榔詩亦

萊字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詩有萊字韻應制者多不叶
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
不獨冠絕一時且于落成穩貼

點字

老杜秋興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樓鑰引來哲補亡詩鮮
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吳林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渭
點與玷同詠㕑厥咎丙兄毀翁叔詩飄忽金馬闇又點
銅駝門按太史公報任安書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當
從此出焦弱侯謂點如點筆之點王建詩殿前傳點各
依班是也 晨葩謂舜也即木槿廣記謂之日及

青白

王右丞詩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起句已用青白二
字腹聯更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似是偶然誤用
而徐子能乃謂大手筆人不嫌重複未免矯枉過正徐
名增有而菴詩說行世其論排律獨佳 古歪又有未能拾餘習偶被世
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還不知二知字兩而叠下較諸二馬字更甚又送朝集使泰雅向九州垂象滿中州

二州字叢亦同

分頂互承

少陵吹笛秋山風月清一首頸聯分頂風月二字春日
春盤細生菜一首頸聯互承盤菜二字此則另一詩格
實肇端于崔灝之詠黃鶴樓也

聞落葉 李攻字公起耳聾而猶有盟鷗集曾能妙合唐汝詢作二異人傳

唐汝詢夜別陸長倩詩起句曰悵別高樓酒易醒坐聞
落葉滿沙汀用一聞字自供任耳而不任目巳下云春
來倘憶同遊地無限垂楊夢裏青看垂楊于夢裏總是
暗中摸索之景昔人謂孟襄陽森眼不覺曉之什是一

韓子吾讀仲言詩而益信仲言七歲而皆家人口讀以書其後遂能詩遂唐詩紀一編語雖歎淺而平易近人亦可謂能自喜者已泄有雙腓㗊㗊而飽食終日者吾不知其何心

咏時禽

陸機悲哉行曰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日感隨氣草耳悲咏時禽咏字逸甚與啼字斷字更別韋莊云蜂蒺野花冷細韵蟬移高榭咽殘蟬之二盡又何知

腹中知

陳叔度秋夜曲悔郄與歡期空房香燼時那能如寶鴨冷暖腹中知陳名鴻侯官人少寒微無有物色之者曹石倉招入社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昌谷詩秋室之中無俗聲也

上邪

漢樂府有上邪篇一作雅愚意古邪耶通用味全篇語氣首二字一讀有疑而訊之之意何承天擬此篇云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則竟作邪正之邪矣上陵石流諸篇尤難理會

壯士

太白留別詩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送族弟詩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前句束字後句低字合看始見憤世嫉俗之情

高深

襄陽集有示孟郊詩一首曰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閒處士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東野生仙永元之世相去已百餘歲有云說編八者是已香山集有閒貫休下世詩按樂天著名長慶而禪月出世在六朝間相去七朝若云下世當屬百年之外矣

客遊

唐人送別詩盈千累萬而陽關三疊獨譜絃歌以其聲情俱到也丁卯春余偕岫菴將赴靈武時祖員外廣淵孝其長公中江張別春明門外執手低徊不勝於邑因訓王子安客心懸隴路遊子倦江干之句於途次各賦十章倚裝中江由今計之已十八年矣是役也李都護以名馬畀余二

人至無定河余單騎亂流而濟岫菴為之咋舌迨癸酉訪中江于婺源遠岫菴令嗣在坐因以畫冊還寄并序中江竹枝詞今中江分府靈州驛尾之句或當見之也

小步馬

漢書西域傳烏秅出小步馬師古註曰小細也孟康贊曰種小能步百步千跡蹄堅如鐵善於涉磧韓昌黎詩橫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寒草春可拈似之

騸馬

明紀成祖北征金幼孜墜馬傷裂楊榮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騸馬

牛馬不敢而騎曰騸令狐楚詩少小邊州慣放狂騸騎蕃馬射黃羊元魏制婦八姊者乘騸牛狗部中

柳亭詩話卷十九終

目次

山陰宋長白纂

五鳳樓

韓浦與弟洎俱有才學洎嘗曰吾兄爲文繩樞草舍僅庇風雨而已吾之文直是修五鳳樓手浦聞之因遺以蜀牋題詩曰十様蠻牋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洎矜而浦謙如此可謂恰恰自得矣梢山之卯君弁洲之小美世間那得如此雁行洎雖泯用火攻猶勝于壁壘溪魚之塤也

秋霞影

代州壽寧寺有劉海蟾古詩十韵醉走白驢來倒提鐵尾汞引過碧眼奴擔着獨壺瘦自言秦世史家任葛洪并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元遺山云此詩宋日唐子西曾次韵子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曾未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若知翁碧眼奴亦嘗盖道之矣今全眞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

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

翠毦 東觀漢記蔡碑錄毦音餌羽衣也一名兜鍪

劉先主好結毦或曰以髮爲之巾幘類也梁武帝銅提歌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則又似可飾以翠若五就七就之盤纓也庾子山詩金鞘翠毦往交河蜀志有人遺犛牛尾元德手自結之又孔明與兄書曰先帝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又與孫權書曰所遺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懸令書扶南傳白銀兜鍪孔雀毦韵會謂兜鍪上飾者爲見

屠蘇 孫思邈有屠蘇酒方亦作屠蘇謂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也

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蘇或曰草菴蕭子雲雪賦沒屠蘇之高影則是屋也又大帽名屠蘇晉人謠曰屠蘇障日覆兩耳則是帽也劉孝威詩挿腰銅七首障日錦屠蘇乃用晉謠後人釀酒於草菴因借以名酒

椒柏

崔寔四民月令曰元日進椒柏酒却病延年尊卑次列以年少者爲先庾開府詩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裴夷直詩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

栽楊

楊升菴與張禺山千里面談載宗懔春望詩都尉新移柳司空始種楊註云漢人尹都尉著種植書中有栽鼠

耳視兎目之語淮南子二月之官司空其樹楊用字溯僻故須畧詰

巡撫 明宣宗賜許廓巡撫河南詩有敦厚資其性勤撫字咨詢必周歷毋憚劬勞勛

王子安春思賦寧知漢代多巡撫虞永興奉和長春應令詩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求巡撫二字始見於此垂拱五年以狄仁傑巡撫河南明正統十一年復以于謙巡撫河南山西是皆求民瘼者也王徵辭位表總督戎機出納帝命總督二字亦有本

都護 盧綸送鮑中丞詩專制臨都護分曹制柘鄉蓋不分文武四事兼充也元和中馬總自刺史遷都護從經畧觀察使可證

漢書鄭吉傳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

護王褒燕歌行隴西將軍號都護始見於詩唐書貞觀十七年置安西都護府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護府隷焉老杜高都護驄馬行結句云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按仙芝以天寶六載破小勃律建立邊功此時寵閒京邸故借馬以諷言長才棄却爲可惜也宋武帝丁督歌又在王褒之前

蒲杏

儲光羲詩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農人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按王融策秀才文杏花蒲葉耕穫不忽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蒲蒲菖蒲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蒲生乃耕山谷正月詩早晚菖蒲勝綰結杏字詩歸誤作荇

烏鬱

陳藏器本草圖曰菰首小者擘之內有黑灰如墨名烏鬱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少陵秋興用之

綠林

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綠林註謂地在荊州當陽縣自李涉博士宿井欄砂有綠林豪客夜知聞之句後人竟稱此輩爲綠林不知於當陽土著作何位置錢仲文詩誰知綠林盜長占彩俊艦就出盜字爲妥

黠吏豪民

劉孝綽詩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不讀酷吏遊俠傳不知此語之妙至老杜云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則又有拔本清源之法

關西渭北

岑嘉州送李太保詩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寄嚴許二山人詩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用意用事全同而自有虛實相生之法前二句以襯貼見妙後二句以撫映生姿 [illegible]

黃沙

沈雲卿移禁司刑詩自傷初心屈黃沙始望孤黃沙獄名晉武帝置司徒高柔次子光爲黃沙御史雲卿以考功郎得罪遂有驩州之謫曰屈曰孤疑有人以主之耳駱義烏獄中詩青陸春初動黃沙旅思催老杜亦用之

李公垂有追昔遊詩二卷備紀被謫之由自詆其下較雲卿更爲憤恨詩人忠厚之意掃地盡矣

六皇帝

元微之連昌宮辭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林西仲曰肅宗後止代德順三宗使傳憲宗六字疑悞或曰自明皇筭起恐爾後字說不去其總評曰前半可

作天寶以後小史後半可作小史論贊

千金公主

千金公主者後周宇文氏女嫁爲突厥沙鉢畧妻隋滅周隨其夫歸朝改封大義公主及平陳以叔寶屏風賜之公主自傷宗祀絶滅寫詩於屏曰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保身勝于樂昌感激比于南陽寧得謂白沙泥與之俱黑耶千金詩本不在李倫明君詞傳誦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桃花夫人劉文房施肩吾皆有詩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此杜紫微過桃花夫人廟詩也夫人爲息嬀左傳載之甚詳所謂生堵敖及成王者而列女傳謂楚王出遊嬀潛見息侯而死不知何據王右丞詩亦有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之句今其廟在益陽郎唐之新康洲余嘗雨中過之鬥隔岸簫鼓作御帶花以紀其事韓范左傳評曰蔡禍始于息而息滅亦從之亡蔡滅息而又殺子元爲夏姬之外又一女禍人矣

阿最

李群玉有龍安寺佳人阿最詩八首蓋咏小尼子也登臨都作子夜讀曲體至云不是求心印都緣愛綠珠何須同泰寺然後始爲奴律以梵綱當得波逸提罪不僅

十五嫁王昌之無禮也以佳人屬寺更奇

天女帶香

皎然答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用莊嚴經聽人故事參以淨名經曹鄴雜誡詩帶香入鮑肆香氣同鮑魚未入猶可悟已入當何如用釋迦示阿難魚茅香紙事皆現身說法諸不得以大月現前不有軌則揣之皎然名清晝李蘭季冶也

蕭鍊師

許郢州贈蕭鍊師二十韵有云曾試昭陽曲瑤齋帝自臨忽宣求故劍冥契得遺簪輿以鳳笙鶴衾北以附山

東海始女冠而供奉內廷若冠天師之類者至鼎湖一夫遂放還山耳此首爲丁卯集中之冠

十斛明珠 吳聽翁極喜丁卯詩余嘗同舟自粵之楚每口誦其警句云

對偶親切李延彥百韻詩已有詭談然在近體中何容杯殺韋莊題許渾詩卷云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山屋有知可無憾于荊樹橘林之譏已

長調 唐人用仄韻者惟劉允濟經廬嶽迴望江州一首足與子山道傳

庾子山和張侍中述懷詩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凡六十句長調用仄韻鏗麗到底無一懈字眞傑搆也唐人

排律以來延清爲第一至高常侍杜工部始多長調若李公垂過吳門二十四韻到宣武三十韻白樂天陽明洞天五十韻劉夢得武陵書懷四十韻亦可稱中駟已

生烟 謝康樂歎披宿莽以迷徑視生烟而知墟此詩所本

謝元暉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晏元獻謂作生熟之生語乃健按劉禹錫瀼西春水縠紋生王建白洲城下磯數生熊羆登水生風熟布帆新皆宜如此看

軍持

軍持 汲水瓶也寄歸傳曰甆瓦者淨用銅鐵者觸用匜瓶說名捃稚迪放翁詩出門屨不借汲水一軍持賈島詩戒有軍持濾弟子吉陽江畏汲清流持戒爲作遲不借草鞋也

參撾 太平興國時淑獻事類賦一百篇太宗嘉之命註釋以行

漁陽摻撾乃禰正平故事南唐徐鍇在秘書省吳淑爲校理凡古樂府摻字淑多改爲操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七鑒反三撾鼓也古歌曰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乃歎服按庾信擣衣詩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已傳自六朝已 魏鶴山謂摻本作操曹魏時以悉意當改于黃初太和間未必始于正平作鼓吏時也

藏擫 晏元獻於中書省壁書上竿伎詩文潞公不能無疑唐州於夏詩置之漠然亦足多也

藏擫者即都盧緣橦之類俗謂踏𫐐戲也丁謂爲玉清

昭應宮使夏竦爲判官一日讌集優人爲此技謂曰古人無咏藏擫竦即爲一絕曰舞補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蓋以諷唐州也 擫常作擫連昌宮辭李謩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三翼

三翼戰船也出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則泛指遊船矣梁元帝詩日華三翼舸張正見詩三翼木蘭船元微之詩光陰三翼過皆祖此

上元 司馬溫公居洛陽值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人

公曰我是鬼耶

上元然燈或云沿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至唐特盛
燕味道所謂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郭利正所謂爛
熳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是也初止三四五日後增十七
十六兩夜侯鯖錄謂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因
進錢買兩夜豈唐以後又革去二日耶太平興國時三
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則是宋
時放燈不止于正月矣李宓同觀燈行正月十四十五間有執大駕觀鼇山引蔡京蔡攸李師師為北蓋借徽宗以諷武宗也詳見夢華錄

耗磨日 唐人又以二至為窮愁日六壬書日四離日也

正月十六為耗磨日張燕公詩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
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為又曰上日今朝減流傳耗
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相傳是日市不交易諸
事盡弛惟轟飲為宜今此習不復行矣

送窮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姚合詩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
窮按金谷園記曰顓頊有子性喜著敝衣新者裂而燒
之乃著以正月晦日死葬日送窮子韓昌黎段柯古有
送窮文

中和

唐人以正月晦為令節李鄴侯請改用二月一日號中
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呂渭和德宗詩皇
心不違而晦改節號中和然則舊時以晦為節不知果何
義也呂渭或作王季友

藏烟 桓譚新論太原以隆冬不火食五日是又不在清明矣

寒食禁火石勒嘗令除之隋李崇嗣詩普天皆滅焰匝
地盡藏烟是雖除於後趙而他未嘗改也王劭修起居
注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上表請變火從之元
稹連昌宮辭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自註
云火禁甚嚴按周禮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原

以節宣天道何必附會綿山也相沿至元始除其禁

流觴 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禊國子水嬉則曹魏祓除乃七月十四日

流觴曲水晉束皙對武帝以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
酒秦昭王飲河曲金人奉水心劍為據乃景龍文館記
曰四年正月晦上幸滻水宗楚客應制詩御輦出明光
乘流泛羽觴則正月亦祓除泛觴不必專在上巳也此
在德宗未改之先周公謹曰上巳當作十干之巳如上辛上戊之類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按史記律書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則又當作巳

五日

謝承後漢書曰陳臨為蒼梧太守以孝悌導人後徵還

郡人以午日祠臨于東城門令小董素服而舞飆收五日詩因想蒼梧郡茲日祀陳君此事僅見齊書初學記輿祭用作聯甚佳

化生 佛經卵胎濕化是爲四生北夢瑣言大食國有化生人乃樹上花形也

俗於七夕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爲戲曰化生謂婦人宜子之祥元稹女樊詩翠鳳輿眞女紅葉捧化生薛能宮詞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銀盤弄化生袁桷宮詞天孫夜渡玉潢清內托銀盤涌化生顧瑛宮詞後宮學做金錢會香水蘭盆浴化生陳明卿曰本出西域謂之摩侯羅 三詩以清容爲確薛顧二君似誤指七月之望

桂子 飛鵝山叢桂詩虎頭點點開金粟屏首纍纍佩印章

駱義烏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劉績霏雪錄詳載其事白香山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按漢武洞冥記有遠飛雞銜合桂實歸于南土蓋月路也自此詩人多襲用之 績字孟熙績說郛誤逸其姓名

登高

登高不止重九晉李充有正月七日登剡山寺詩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是也張望爲桓溫參軍亦有七日登高詩隋楊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宗楚客應制詩九重中禁啓七夕早春還是也韓昌黎有人日城南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有正月十五登高之戲隋文帝亦於正月十五率近臣登高時元宵不在令馳召之是也然則古人登高初無定例後人因費長房故事遂相沿爲重九耳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爲陽數日月並應俗嘉其名故以宴享高會淵明詩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大清明

將樂歸化二邑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廢小而不敢廢大周觀察詩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籬赤壤青松雪色紙鏞州獨作大清明詳

見閩小志 或曰將樂以十月三日爲小清明

流澌 說文曰流冰爲澌字從仌不從水

九歌河伯篇曰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註曰流澌解冰也故李東川有流澌臘月下河陽之句然東方朔作七諫其沈江篇曰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世傳屈子以五日沈淵何得此時尚有冰耶

霧淞 淞音送寒氣結木如珠見睍乃消齊魯謂之霧淞

曾南豐詩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開花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又齊州冬夜詩香消一榻氍毹煖月淡千門霧淞寒 或曰登高木介霜淞若是不[illegible]

雲泥

我昇詩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近人怡子亦多用雲泥二字而不知其所始按東漢吳蒼遺矯慎書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則其來也遠矣

流浪

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曰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俱負素志鮑參軍行路難流浪漸冉經三齡忽有白髮素髮生流浪二字出此

他鄉

古歎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至情實境何減式微行野之篇顏之推家訓曰殘杯冷炙之悲戴安道猶避之況汝曹乎故知高適所云世上何人不識君張謂知君到處有逢迎者始為大言以自快耳其實不堪回想也

莫徭

老杜歲宴行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按隋地理志長沙郡有夷蜑自言先世有功得免征徭故稱莫徭劉夢得有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詩黃元鎮莫徭行曰亍村一逕如的落婦滿軍中金滿橐蕃至頎開當以土司應調故其害如此

華林 李空同士兵行因陳金而作

正德間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田州岑猛從征兵剽掠民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五十家九家遭柴棘詳見田汝成炎徼紀聞可見客兵之害與孤兵約束不嚴者皆民生之大患也

城隍廟 城隍原委詳見水東日記及仰予容辨論不止蔡容齋鎮郢州事也

羊士諤城隍廟賽雨詩有曰積潤通千里推誠奠一卮回飇經畫壁忽似偃虹旗又曰零雨慰斯人齋心薦絲蘋山風渝鼓響如祭敬亭神古人旱則舞雩原無所謂後世既立城隍遂為一方司命此二字則易有之其創為廟者或曰江州祀灌嬰始也杜詩青酒賽城隍

社 周禮社祭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丘光庭曰祭邪國鄉原之土神也

風俗通共工之子曰修軍好遠遊舟車所至靡不窮覽故祀為祖神稽含祖賦序曰漢卜丙午魏用丁未晉則孟月之酉各因其運三代固有不同然自唐以來皆屬里人醵會無所謂遠遊與因運之說王右丞詩婆娑依里社簫鼓賽田神昌黎詩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張演詩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燒祠 陳監丞旅有毁夷婆曹操廟乾興觀魏武何人辛若得荆州可與遺薦參者何中山詩曹操祠猶在濡須將相半一統志謂無為州和州俱有之

徐凝有浙西李尚書奏廢淫祠詩中曰欲悲靈均恨
先燒浙尚祠浙尚有祠今已祠在浙西更奇按狄懷英
爲河南巡撫以吳楚多淫祠奏焚一千七百餘所係垂
拱五年戊子至李公亜爲觀察在文宗太和丁未相去
百四十餘年而淫祀又復如此江河日下安得世世有
湯宮師者繼狄李而廓淸之哉

狐王 嗣宗嘗臥病家人私爇紙錢以祈福嗣宗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耶

邠州有狐王廟相傳能於人爲禍福州人禱祀無虛日
王嗣宗來守集獵師百餘焚其廟薰其穴其妖遂息後
嗣歸長安种處士放者嘗奉詔許便宜言事偶來見嗣

宗不爲禮放責之辭色俱厲嗣宗怒遽起批其頰放即
乘驛訴諸朝眞宗命於嵩山之陽作書院以處之而嗣
宗亦問後去郡有人贈以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
妖狐窟穴空嗣宗謂其子曰吾死勿爲碑誌但刻此詩
於墓石足矣按明逸與穉易簡初在盧朱雁門下盧旣
竄更名爲處士陳希夷嘗戒之其母亦嘗責之要如漢
人所云盜虛聲而無遠識者也嗣宗此舉不得以揚子
招後爲北隴鴉隱士何代無賢

貧女 題語甚質與壻蒞之解道出大明寺水

臨川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
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
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臨川罷相子瞻召遊時公
飲蘸寺中以此詩問之蘸曰予貧女何可以得其人矣
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靑字荒蕪田有草也艸田爲
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
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
爲國寇盜爲賊民蒸靑 靑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按唐
廣德二年稅天下青苗錢大曆五年五月詔自今以後
宜一切以青苗爲名包何有送崇侍御奉使江嶺諸道
催靑苗錢詩曰手持霜簡白心在夏苗青劉長卿送鄭

元兩判官詩亦然則此害實自代宗始也 李師中謂司馬君實曰王安石假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呂誨彈安石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蘇老泉辨姦論比二公更爲先覺或曰長公事後作此借父爲名

吾祖

長山翠峰寺相傳爲陶朱公故宅范文正有詩曰翠峰
高與白雲閒吾祖曾居山水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
還解愛靑山按少伯沼吳之後扁舟以適五湖未有定
居而文正實產吳門詳味詩意必有譜系可考不得以
狄武襄少之范景仁歸成都詩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
吾祖泛扁舟是少伯苗裔蜀亦有之也 賈浪仙送李餘往湖南詩若寺

吾祖宅叙莫在瀟湘間
太傅也二范用字本此

烏臼 盧延讓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牕間嘽剝叩頭蟲

烏臼鵯鶋鳥也亦名批頰楊去奢曰一名山呼廖百子
曰即戴勝張祜詩落日啼烏鵙空林露寄生胡宿詩二
月辛夷猶未落五更烏臼最先啼陸龜蒙詩行歌每依
烏臼影挑頰時見鼠姑心題云撥野蔬也對仗尤工

木棉 一統志哈密出白㲲本野蠶結繭若參上土人采之織為布吉貝見輿物志狀如鵝毳中有實如珠有是二種

沮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為布即白㲲也李
琮詩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棉姜西銘曰白㲲即棉花

也唐時未入中國至元初始傳其種與方氏所說不同
然木棉與綿花其形迥別一樹生一草本南史梁武帝
有木棉皂帳楊用修引史照釋文謂即今之綿花亦悞
王尚文咏綿花山採得內風雲一籃禦寒功在倍春蠶世間多少閑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慙

龍池

李義山龍池曲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容
齋續筆曰岐薛諸王皆薨於開元中而太真以天寶三
載方入此首與元微之連昌詞行宫隊隊避岐薛俱誤

雕陵鵲 雕陵見莊子子虛借用其字王勃七夕賦莊叟命雕陵之鵲亦然

史丹吾詩寄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爾雅翼云七夕鵲
無故皆髡相傳役以為梁姚石耳許昌谷詩曰焦林大
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
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如是而已乃隔河須
津梁以渡故析木為津析昔也鵲之昔昔又鵲能安梁
並訛以為填橋耳然一夕盡髡理不可解

喜逢口

許可用有喜逢口詩序云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
相傳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
笑喜極而死遂葬於是因謂喜逢口詩畧曰見爹解衣
頭撫摩兒飢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去不返

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鄙直出榆關度遼水白頭那能
與影俱登憚山川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父曰從天
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遠如此昔見圭塘
小藁那能二字閩人以呼父者顧通翁哀郎詩翻用之
叚一直心通翁年七十喪一子以詩哭之有曰聲迷斷
後悲成烏滅後復生一子七歲能自飲前生事即
非熊想弱歲官亭藻仲洪武初徵修元史高帝時為小
秀才後出事論死以詩寄父曰出世再當為叉了此心
終不斷盡弱可見天性所關古今一揆許
村林荒境之貧不能不讀其詩而流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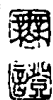
柳亭詩話卷二十終

栁亭詩話卷二十一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十一

山陰宋長白纂

樂以詩爲本

陸儼山引鄭漁仲語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亡乃爲大成漢古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於律呂後來擬作者但咏其名物詞雖有倫恐

非樂府之全也白傳贈張籍詩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劉勰所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竟氣變金石者蓋憂乎其難之矣真西山曰[illegible]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樂不得其聲氣之元此亂欲也韓慕廬曰樂章之欲擬于古難矣習其數者不能明其義爲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後世之通患也

秋風辭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之萌乎

詩家直說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此言是已但虞廷賡歌不知所讀何書

靈臺月節

漢章帝作靈臺十二月詩以宥神也古樂府有月節折楊柳歌自正月至十二月并閏月後人爭倣之李長吉有河南府試詩十三首陳元孝有十二月折楊柳歌皆古雅可誦

巫山高

山海經云巫咸封於此其術子自禹駐巫山之下遇雲華夫人拜而求助

巫山高漢鐃歌曲也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因望遠思歸耳自王融范雲輩以陽臺神女事至唐以後皆踵其說矣惟范石湖此題末段云楚客詞章元是諷紛紛餘子空嘲弄玉色頳顏不可干人間錯說高唐夢可謂掃盡羣妄矣何信陽詩極嚴整然賦此題亦有行雲爲雨之語鍾蓉詩譏傷宋玉千年後留得青山辨是非

芳樹

應璩百一詩馬子侯自云解音律而以[illegible]上桑爲鳳將雛樂府指說自古然矣若魏晉之末出門皮關山諸體使人卒不可解而反有以之爲高曾樂處者真可謂詩有別腸也

芳樹鐃歌十八首之一傷妬而作故曰妬人之子愁殺人王融謝朓但言時歲衰暮衆芳歇絶而已嗣後絶無以妬字解此題者

雁門

雁門太守行漢時祭洛陽令王渙之歌也李廣魏尚嘗守是郡皆有德于民故借以美渙云李長吉之上昌黎詞雖工失其旨矣何大復樂陵令行以平原太守比許忠節得其遺意梁簡文亦有此題全無交涉

白紵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詞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此巾乃手中所持之物即帨也然古人巾幘亦未嘗忌白雜陶新裁白紵作春衣可爲制袍之証白樂天青筇竹杖白紗巾可爲作巾之証歷代史帝王有藏白帢御白衣者世人翻以爲嫌何耶藝林伐山云唐時士子入試皆著白衣至宋猶然七修類稿云洪武二十四年方易藍衫

紅綸

昌谷稿練詩淚濕紅綸重棲鳥上井梁綸或作輪曾鶴注曰即吹綸婦女所執如暖扇之類然沈隱侯詩畫扇

迎初暑紅綸與早寒以扇與輪分屬寒暑當是暖手薰爐也徐君蒨初春携內人行戲詩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曹景宗春郊望美人詩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illegible]識江之說似手自誅義山詩碧[illegible]有味潤紅輪[illegible][illegible]然其用又別

桃李陰

王表於大曆十四年試花發上林詩落句云方知桃李樹從此別成陰人皆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解之不知說苑有春種桃李夏得成蔭之語尤於陰字有關合也

枯柏渡

蜀中昭化縣枯柏渡有張亞子廟唐明皇西幸嘗有雙魚夾舟而躍僖宗避巢難過此復有陰兵示現因幸其廟解劍贈之封爲濟順王王鍔詩爲報山東諸將相在天功業賴陰兵鳴呼神竟以一旅之師取天下而其後藩鎮如林翻以陰兵助順爲幸豈身都將相者曾姚萇王建之不若耶鍔後遭李山甫之劫竟死于高雞泊蕭遘和王鍔謁梓潼張惡子詩據依爲國新鑄鼓掌上神籌更布兵文昌化書曾載其事惡古亞字通用

草木年

孫章闕經王李友鄧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嘗有詩云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有高尚其志之意李勉知洪州引

爲賓客少陵可歎一首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歷數其事殆與朱翁子同調矣時撫州有楊志堅者其妻以家貧求去堅賦詩送之妻詣州請牒顏清臣決其妻而扳志堅於蔡時同地同事同竟可作一合傳

女兒花草

西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此係張公亮西湖口號也自香山東坡爲此湖特開生面從未經如此許騰較之林丹山詠冷泉亭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無乃更爲唐突耶張名明弼

二憾三快

汾陽米之役遊西湖有二賦三快之語引白傅詩繫舄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并大蘇詩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之句為証因賦詩百餘篇示張公亮差足為西子解嘲矣

天下景

東坡詩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好心知口難傳其此眼識宜乎六橋至今日於姤豎放翁詩名山如高人豈可久不見又日遊山如讀書深淺皆可樂世有楊陸二公吾願躡屩從之

水仙王

東坡書林逋詩後有云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四語括盡和靖一生末云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乃未幾而三賢堂作于水朝則此詩似為已身預占地步也

天目 鄰徵士詩武肅百年鍾霸氣文忠千古欠留題謂錢王發祥於此而長公未嘗遊也

伍餘福登天目山絕頂曰天假良緣人酬夙願因賦詩曰自是神龍十二宮依然雙目與天通不知下界人多少都在山靈雲雨中遂勒之石 伍字寒泉有莘野纂開

山椒 謝莊月賦菊散芳于山椒

顏雅士高四曈曰椒康樂詩稅駕登山椒惠連詩悲猿鳴山椒陳圖南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瀵湧山椒 神瀵出列子

夕朝

謝康樂石門詩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暾升菴謂此語殊有變互其酬從弟惠連曰夕慮曉月流朝忘曛日馳亦山居閑靜之久不能得其景況也按老杜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唐荊川遊西山碧雲寺詩宵看朝旭升晝見昏星列川意全同劉滄題德星亭高處月生滄海外遠郊山在夕陽西開闔自如亦見寫景之妙 劉滄或作許能

尺牘 楊升菴作赤牘

漢書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者藏弆以為榮杜篤弔比干文敬申弔于比干寄長懷于尺牘謝宣遠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二字入詩始見於此今人作書末署不盡二字亦從此出 弆字刻本訛作去

西飛孤鶴

吳匏菴遊赤壁詩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自注云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

坡玉局文曰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辰置酒赤壁有進士李委作鶴南飛以獻豈所謂二客者即楊李二人耶抑郭石二生耶世昌又見蜜酒歌序并次韻孔毅父三首之末今畫家作赤壁圖不畫道士而畫一僧指爲佛印且又指一人爲黃山谷不知何所據耶長公外紀作郭九二生又東坡和王彥卿詩序云詞雖不甚工憐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就姓名附見子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說也此與少陵東鄰我者不必寄元意同而何以世昌名字賦中不一載之耶劳不知絶卷之說又出何書

摩舍那灘

好山如隱士避世不自露不應官道旁乃有見山處此

楊誠齋過摩舍那灘作也乃知康樂郴州搜奇抉險盡翻山水窠臼者不欲以淺易近人一覽而盡耳地理書曰真龍本是閨中女豈肯拋頭露面行洪震老東泉詩雲深路絶無人處幾有佳山誰得知又爲鼓蹈下一轉語

雲門寺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此香山爲韶光靈隱而作然於越州之雲門廣孝尤切以韶光尚踞山顛也趙子昊雲門寺起句翠嶂環合封白雲中有蕭寺三爲隣自註曰雲門爲梁武所作今分爲三寺相連意北宋時尚有一支提相雜其間今止二寺並列猶信猶不

荒也東坡有天竺寺詩序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言近城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筆勢奇麗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石刻存耳然考之長慶集此詩非虔州所賦何以遂有石刻而明允尚見之耶贛州志謂是寄韶光禪師詩或當時流傳至彼耳

江行

錢起江行五言絶句一百首邊幅窘澁殊乏風人之致惟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又曾有烟波客能歌西塞山落花惟待月一釣紫菱灣二首含蓄有味不愧文房並稱又霽雲疏有葉雨浪細無花排句亦佳

石門洞洞與沐鶴溪相連青田記謂謝康樂遇二女浣紗于此以詩嘲之陳明卿纂入類書

栝蒼山有石門洞彌經邪挲舟往遊日將暮聞漁者歌

曰浪花汨汨下前溪夜久天長月色低蕩槳不知何處去白雲無數石門西又見一浣紗女歌曰郎去東甌訪謝公妾家正住石門東風寒草冷不知處恨殺猿啼一徑通二詩大似巴渝遺響即使劉賓客見之亦當心折詩見石門洞記

金華三洞

金華三洞上有劉先生講堂孝標嘗讀書於此山栖志所謂春青冬綠三面周繞者也洞之左有依亭所從入一路一綫廣三尺高倍之人仰臥小舟而進石去鼻寸許孰上有句曰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方

夙與謝皋羽俱有記夙字節卿有三洞長歌微言絫拔漢劉殷字仲卿爲射聲校尉因弘恭石顯專權隱于婺州之金華山雙溪别界亦稱劉先生

䴙鵜

穉子由夷中詩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遙想彼中人狀類䴙鵜窟或謂江流既深不宜以䴙鵜爲喻余按洞庭汙漫粘天無壁然秋水歸漕之候正可亂流而渡嘗與滸元白徐荆菴聯騎過青草湖鷦俟殊滿眼也

魚鼠曹子建當事君行上六言下五言共八句此格特剏

歐陽公送劉原父詩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鬚管爲物雖微意不淺當作上三下三中四字讀亦剏格也

又有何部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上三下四所謂折腰格也

絹牀

裴潜爲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去挂之梁柱梁簡文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潜牀下句指此上句則清畏人知事潜嘗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曹操召之還單于復叛

腰品

劍具稍短佩于脇下者謂之腰品隴西韋景珍嘗衣玉象袍佩玉轉兒腰品酣飲酒肆李太白識之有詩曰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見陶穀清異錄轉即帶胯也亦作銙唐制三品以上金胯六品以上犀胯九品以上銀胯庶人鐵胯祁渾傳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即此餘見詩藪

公莫舞

李長吉公莫舞詩摹寫楚漢當日情景著紙如生見才而運以雄風眞傑構也謝皋羽鴻門讌一篇雖有嶔崟歷落之致然張空拳冒白刃不足當劍首之一吷楊用修謂李賀復生亦當心折非篤論也憶先大夫有鴻門行一篇兒時成誦於口今錄左方望夷宮前鹿爲馬山東鼠竊竊天下一炬秦關百二重細人舉玦鴻門中裂皆壯士盡卮酒劍花未冷眞人走項籍方將炫錦衣范增何須椎玉斗吁嗟范增恐甚夫寵成五采天子符天

子不死其知無不事天子胡爲乎昔者項籍意如此泗山亭長一孺子酒中甯之丈夫天下智勇孰如吾何大復亦有此篇排比甚佳然摘摭尚欠嚴整具眼者自當識之

夢荆公

李清臣少負才名嘗謁韓魏公門吏以公方應辭之清臣因題詩於壁曰公子乘閒卧碧幮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後曾說當年吐哺無公起見之驚曰吾識此人久矣竟闢東床之選牧刻魯風名紙毛生不爲迥者大異烏臺公案摘穉子塘送李邢赴詩載我當時皆過秦引清臣爲証及試策黜元祐之政則

此公非俗士也不知何緣得入黨碑或曰謝名者乃撰
公猶子則與白衣老吏不合且吐哺二字亦無著落清
頌高義曰公父爲諫議大
夫故稱公子時知中山也

眞宰相

夏英公竦走倒科有宦者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殿
上衮衣明日月池中旗影動龍蛇縱横禮樂三千字獨
對丹墀日未斜傷禮之見而歎曰眞宰相器也可見此
公手段在初進時已勝蔡君謨一籌時人以韓范歐富
在朝而竦以一人敗之亦論似乎太苛若後身業報爲
龍則以嗔心太盛耳

御書箋

宋文木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嘗以宸翰爲之既成以
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箋猶襲其故事王元之謫商於
有詩曰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
勝逍遙處中猶貯御書箋黃州小畜集不强入意其語
种明逸一首推奠過甚然僅
可兩手明開中猶見
所折餘俱平平耳

四鳥

鵞義烏有傑風鳴過日驚月達疎枝韓昌黎詩喚起愁
而懈偉歸日未斜或謂四物皆鳥名然又有從而敗之
者以意逆志可也

二花

張司業送賈島詩僧房逢着款冬花鄭都官謝島啟居
詩日落風吹鼓子花芝山施重光曰款冬耐寒故子無
辭言島死齋消也則島一生比得二花本草云款冬無
子傳載賦以堅
冰爲實挹吸霜露以自濡又
云鼓子土名纏枝牡丹疑誤

五柞三楊內有五柞亭
崇州泥陽故城

王半山次韻酬龔深甫詩北尋五柞固未愁東挽三楊
仍有樛按輿地志鐘山本少林木劉宋時使諸州刺史
罷歸者栽松三十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山之最高峯
有古槐樹柞木也元嘉中百姓所禱於此下句則用
李供奉白下亭詩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

晚節清風吳絲稱絶[illegible]因老及相從急故
遺臨行亦說表西河所載與不傳異

張元若先生遁跡海隅爲青僧所給殉節抗疏恭友羅
自牧侍　楊貫死之所著詩文散亡殆盡間有一二留
傳人世有日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
晚節徹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往一泯
仍向十洲歸叠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元八
謂文山過便即逃叠山有髮即剃先生落句其寓意良
深矣先生名煌言寧波人江陰既破黃介子毓祺被執
在獄作詠史詩九十三首及
嘗走西市先一日書偈於册
趺跏而逝弘覺禪師存其稿

冷香亭

明季宣城方虎躃名召以兵部司務視篆江山揭牌二曰不愛錢不惜死署有井亭顔以冷香二字閩兵至北里橋書一詩于便面有獨守孤城誰是伴只留烈骨可招魂之句遂赴井死今其墓在檪塁山或曰骨冷泉香四字乃先生夢授于過客者（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乃岳忠武對宋高宗語）

百篇科

唐有百篇科皮日休贈孫發詩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直應天授與詩情百咏惟消一日成之句宋太宗時趙昌國自陳乞應百篇舉御試出五言四句爲題曰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

池雨山僧道郙泉凡二十字字爲五篇篇四韵詩雖未全亦賜及第詳見中吳紀聞

小狀元

孫何孫僅學行文詞傾動場屋咸平元年何既爲狀元王黃州禹偁覽僅文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發僅果第一黃州復以詩寄曰病中何幸忽開顔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鶺鴒原并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蕚榜登科記上並龍頭先莊獻景文二公同榜狀元人艷稱之而孫氏罕傳

村長官

東坡長子邁字伯達少年嘗有句曰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東坡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也坡後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竟卒於官語曰知子莫如父吾翁喜翳翁無譽兒癖也

白打

（周禮註曰白打即白戰不持兵刃而手搏也十八般武藝終以白打可証）

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齊雲論云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宋人則呼曰圓社（宋人蹴鞠詩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放翁筆記貞廟綽告明皇求爲白打使亞氏家說曰白打錢

戲名打字歐陽集古錄作丁原切今內典如之）

雞鳴

南渡時京口旅邸有無名子效風雅體作雞鳴詩書於壁上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於塒鴨鳴於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雞既鳴矣鴨既羮矣雞鼓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見豹隱紀談昌谷詩縣官踏餐去簿吏復登堂於尉乎何有

詩痴符

景文公題三泉龍祠詩西洛用滑刻諸石揭以遺公公

答書曰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人謂之詩嗤符非此類乎按顏之推家訓有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詅癡符嗤與癡疑有悞公所云江左者指和凝事也而顏係北齊人則所云江南當別有指宋御史李庚自名其集曰詅癡符凡二十卷簡文答湘東王書曰懸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于此倘梁帝與景文公今日尚在不知更作何語

金錯刀

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按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

環東觀漢記賜鄧遵金錯刀則是刀也又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則是錢也平子所云刀乎錢乎少陵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昌黎詩開緘賵賤何須吝錯刀梅都官詩銜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則皆指錢孟襄陽詩美人騁金錯纖手鱠紅鮮錢昭度詩荷揮萬朶玉如意蟬曳一聲金錯刀則皆指刀畧見繼古叢編及藝苑雌黃

食本刀 日本古倭奴國唐永徽間改稱日本以國近日所出也作食者不知何義

尚書出自魯壁古文今文紛如聚訟歐陽公食本刀歌末段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繡澀短刀何足云故知古來書籍散失於四方者爲多中原收藏之富反不如外徼弘護之嚴也象山送張廷然往日本序欲其手書尚書之未經秦火者以歸

採樵圖 苻堅將伐晉其妻張氏上疏諫曰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濠曰吉以不用婦人之言而亡其國殆與堅同

宸濠有逆志其妃婁氏屢阻之一日携夫婦採樵圖示妃妃即題曰婦語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蓋因圖中作婦隨夫後夫回顧而若相偶語者也濠不從竟致于敗妃又有句欲借三杯

壯行色酒家猶在步濠中即錢濠也

黃金臺

黃金臺因郭隗而築詩人屢用而楼巷小乘齊東野語論辨不同惟草堂詩箋以陸賈春秋後語爲證說近是至於水經注謂在固安縣述異記謂在幽州城中上谷圖經謂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或謂即千房創造燕太子丹所修疑信參半迄無定形按鮑照放歌行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李善引王隱晉書爲證則流傳固已久矣羅隱詩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殆昭王是負心江東爲吳越書記蓋有感于此也

青樓 大路句韋莊別入劉生詩陸龜蒙吳中七律當來雁驚蒼桷紫列處鴉啼青漆樓用漆字

古樂府大路起青樓註引齊書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曹子建詩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上官儀詩青樓遙敞御溝前王昌齡詩紅粧縵綰上青樓明指金張門第而後人例呼妓館殆始于梁劉邈采桑行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而太白亦有觀妓詩則曰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也

勾闌

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勾闌一百五十步甚嚴飾李昌谷詩啼蛄弔月勾闌下屈戌銅鋪鎖阿甄王仲初

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闌在水中即今長廊中闌干也宋人以呼教坊

只孫 蔣一葵長安客話工部造只孫八百付乃校尉鸞輿錦衣

元制親王及功臣侍詐馬宴皆衣只孫只孫者華言一色衣也亦名質孫其色絳肩背飾以大珠柯丹丘詩萬里名王盡入朝法宮置酒奏簫韶千官一色真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鐵崖集又作織孫

瀑布 亦呼天紳昌黎詩懸瀑垂天紳東坡詩餘波猶足挂天紳

唐宣宗避武宗之忌遁跡為僧與黃檗禪師同行觀瀑布檗吟曰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陸放翁避暑漫鈔曰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致不靖則波濤之語豈非讖耶宣宗題百丈山日月恰從肩上過山河長向掌中看自非等閒人物觀藝文父子新月之句則其末路可知

秋風亭

喬白巖秋風亭詩起句曰荒亭寥落野烟空漢武雄才想像中一往情深宛是唐人家數至云山分秦晉羣峯斷水入河汾兩派源王李諸公故應擊節也 希大嘗受經於李茶陵楊石淙之門與北地姚江切磨為古文所著遊記獨多皆明白簡易文如其人

羯鼓稭

南唐彭濱嘗宿甘泉驛閒步至一官舍見梁上有紅絲羯鼓稭數條一老人倚杖謂曰此開元興慶宮也二百餘年至此者十二人皆有留題請賦一絕濱即書曰長安宮闕半蓬蒿虛暗虹梁羯鼓稭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條香露見秋毫事其幽蟲弟不知花奴何在尚能舞香山一曲否

玉局遊 錢塘言云漢永壽初老子與張道陵說南北經有局腳玉牀自地涌出

東坡過嶺詩有云劍南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遊段挺舉此觀人因呼為玉局仙

柳亭詩話卷二十一終

柳亭詩話卷二十二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十二

山陰宋長白輯

漁陽

涿水亭雜志云幽州古漁陽地也樂府出自薊北門行多述其風景唐時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間有之此外遊宦於茲土者寥寥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咏亦無多自王之渙至范鎮僅得數十首余意李益王安石元好問唐順之諸詩當附見之李詩曰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雲樹遠依依秋來莫射南來雁縱遣乘春更北飛王詩曰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元詩曰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溪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唐詩曰塞下孤城古白檀半臨平野半依山秋來亭堠無烽火官馬千家苜蓿閒李則送客還幽州王充使郎事元則梁園春詞唐則登懷柔城也自遼金元至永樂定都之後吟咏漸多張宿甫塞雁啼雲皆北向濁河歸漢亦東流徐子與天落黃河蟠盧武書飛白日走呼韓謝茂秦關開涿鹿雲連樹路出蜚狐雪滿城胡仁夫刁斗風清初禁夜氈帷月冷晝防秋患制川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鄭繼之柳色欲將關樹折河聲如帶戍樓奔又亂山銜馬蹄殘月遠隨離鴻叫瞞霜謝在杭風吹紫塞征書馬蹄黃河冰衣殘裘小修白羽扇中麾幽國青油幕底拜降王邢子愿風烟不改盧龍塞客于今過飲馬泉以上對句雖不盡屬漁陽然悲壯之氣凜凜如生

燕趙佳人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周青士曰燕趙婦女雖曰纖麗大約調朱殺粉塗飾為多十三輒嫁至三十而顏頓矣此如舜華易落何如王之有至於青樓之伎多着窮袴其被服羅裳者亦鮮也按燕趙當戰國時平原君太子丹之流爭飾美人以資說客彈箏擊筑習以成風至石晉以山前山後盡畀升斗數百餘年薰染益甚匪獨地氣使然亦天時人事有以致之耳

梅花心事

何潛齋寄留夢炎詩白髮門生倖未老青衫留得裹遺尸留亦宋狀元也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文溪附元時人有詩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山二子道生佛生皆以流離中死治命以文溪之子陞為後皇慶中陞復仕元為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此聯可繫文氏宗祠

梅花書屋

諸暨王元章隱于九里山自號煮石山農工于畫以胭脂作沒骨梅花人共傳之寫懷詩曰草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鵑冷澹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即題梅花書屋也元章

而危太樸文多踈氣後遇於大都旅次卽默識其姓名梅花換米眞瞬然泥而不滓者也

依樣葫蘆

趙衛盧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有江淮蠱擣於邊塵之句太學生以詩嘲之曰邊塵已被江淮擣却道江淮蠱擣於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宋太祖謂陶穀語也

鈌字 先莊獻景文二公共讀韓詩清歌緩送款行人於款字訛咸字景文公先議其訛

杜少陵詩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刻本偶鈌過字有數人擬之各謂愜當後得完本方服過字之妙孟襄陽詩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刻本遺一就字時人亦有

擬之者後得善本乃知就字又老杜曾手書林花着雨胭脂濕二句於一寺壁濕字剝落蘚蝕諸公偶見而擬之皆未當識此可悟鈌字之法

虛字

王右丞輞川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正在四虛字下得有情寫出積雨神理而李肇謂見李嘉祐詩或又謂本係五言句而右丞用之按通攷云嘉祐天寶七年進士則是右丞後輩況此聯截去漠漠陰陰四字成何格局卽嘉祐集二卷亦無此句肇說誠誤也

月臺 沈佺期詩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梅溪亦用其意

越城府署雄踞龍山元微之觀察是邦屢誇勝於白傳者也惟有月臺尤為登眺之最王梅溪詩明珠迸吐卧龍頭漸覺清光萬里浮人望使君如望月更須如鏡莫如鉤婉而多風移易他處不得

梅山

越州蔫山如蔟獨梅山絕無依附山有祠祠子真也陸相詩一峯寒影墜江天花落層崖泣杜鵑却笑子真原未隱尚留名姓在山川按史稱吳羌避王莽之亂與梅福同亡福入會稽而羌隱于清溪後人因呼其山為吳羌語云名者無翼而能飛無脛而能行寧獨首陽綿上

留傳麈世也哉

嚴李

徐獻忠評嚴維詩曰神情疎暢時出俊語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夜靜溪聲近庭寒月色深皆有自然之致高仲武評李嘉祐曰綺靡婉麗吳均何遜之儔至於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華之冠冕也又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使許詢更生孫綽復在窮思極筆未到此境余按徐高二家之說似馬文淵徘徊天水時未嘗見劉文叔也

丁壬

昌黎陸渾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元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用修曰韓句奇董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皐命家以丁壬為淫合則其說亦古矣來披真一酒歌王公飛宮丁女藏三伏過井了不害得自昌黎

龍威

河圖緯象曰洞庭山林屋洞即大禹藏真文處吳王闔閭命龍威丈人入山得書一卷凡百七十四字吳王不識以問孔子孔子曰吾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

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強取出喪國廬吳王懼乃使歸其書此亦萍實蜻羊之類讖緯所記未必全誣而或謂山隱居即龍威之姓名則臆說也

徵君

東漢後隱士多稱徵君如韓康黃憲郭泰庾乘輩是也魏晉以來無用入詩題者至江淹雜擬三十首始有許詢陶潛二題任昉答徐君贈徐徵君則同時人也少陵詩徵君已去獨松菊徵君晚節傍風塵則此時之所謂徵君者可知已

信字

杜摯贈毋丘儉詩連引八人為比復以無知袁盎証之結曰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文章叙錄曰摯與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藥一丸以感切求助也儉答詩曰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韓衆藥雖良恐便不能治摯竟無成儉亦蹭敗按古人以使為信至唐猶然今則第以為書信耳儉與文欽起兵淮南特王凌之續耳習氏謂感明帝顧命可謂忠臣似非定論

蘊字漢之班宋之蘊二世俱以三人擅名而休璉三世乃得五人百一之外尺牘尤奇陳孟公後莫與京已

應璩詩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粗粗醜人所惡拔白自

洗蘊蘊即梳也古人通用

時命

夏侯湛抵疑曰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劉得仁宴起詩浮生自得長高枕不向人間與命爭按本傳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昆季皆歷膴仕惟得仁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成又嘗有句曰外戚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才也時也寃竟逃一命字不得宜栖白之過其墳而慟哭也李西涯送桑民懌司訓泰和有曰甲第久[illegible]奇才終恨宋劉幾上句月輪下句則歐陽公事民懌會試策內股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之論中有我去而夫子來評一為吳汝賢所黜再為丘仲深所黜故題詩曰十年

……還向碧天飛也

忘歸

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用伯兮第四章諠焦弱侯謂忘歸誤認背字亦誤張睿父則謂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背爲北堂則面南庭除亦可作襟又引羅愿之說爲証曰使以諼爲萱草則樹之何難而曰安得耶

難醉

蔡江門司李潯州艱危之際不廢吟咏劉孝廉自華以酒杯爲貺作詩遜之曰此日應難醉何煩寄酒杯送傳

爾並監軍武昌詩山河爾亦老天地不曾愁竟殉難丁亥湘門桑日昇江門祀遺曰有思母詩四首并雜題若干今無考矣余嘗至醴陵坡拜公墓因作忠烈傳存郡志

偷生 杜詩偷生惟一老

劉嶯山將殉節其婿秦祖軾以書慰之嶯山報其書系以詩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嶯答其書意也 姚江邵延釆作嶯山先生傳考核最詳

雁吟

許善心於太常聽蔡子元校正聲樂詩有曰悲來未㳯瑟淚下正聞琴詎似文侯聽聊同微子吟此與王令言聞安公子曲以爲宮聲往而不返者同一神解而阿麽且謂離別只經年可爲目不見睫者矣 宇文化及之篡善心不賀而見殺陳用揚素其不死於陳亡之時與街南北諸婦人再醮而殉後宋亦免吹毛求疵

江南事

金陵昇元寺即古瓦棺寺也南唐末有人于寺基掘得古石刻一章乃詩讖也詞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悲抱雞昇寶位謂李煜以丁酉生走犬出金陵謂宋師以甲戌渡江子建居南極謂曹彬列柵城南安仁秉夜燈

時潘仁美以火攻東隅嫦小女騎虎渡河冰謂錢俶以戊寅入朝盡獻浙西之地也詳見方輿勝覽 與中在溫陵官人以鷺門碑文見示者乃萬曆時修古寺而得不知何人豫定實應臺灣之讖

過別船

呂文煥既降元偶與龍麟洲遊琵琶亭呂令賦詩龍即吟一絕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大慙 襄陽之圍五年死守煥非全無心肝者然斷驪之而過別船實覺腆有以致之也

尋夢

昌谷巫山高曰大江翻瀾神曳烟楚魂尋夢風颸然

世謂玉茗尋夢二字本此殊不知王少伯送人歸江夏詩曉夕雙帆歸鄂渚愁將孤月夢中尋先已道却又權德輿斗子灘詩春江風水連天濶歸夢悠揚何處尋亦在長吉之前

英雄夢

長沙志載明太祖一詩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和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相其氣槩籠罩萬夫又采石磯無相寺亦嘗有詩鐫之於石後竟湮沒無存有人題壁間曰玉輦曾過野寺中皇言猶在翠華空斷碑世遠無人識落日鶯啼古殿風又桃州祠山

殿有七律一首勒石尚存

輞川圖

華陰道上有宗留守石刻二詩其一曰營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此與岳侯翠微一詩畧同可知二公意氣別有相孚之處不僅以孫吳韜畧互相推許也宗字汝霖義烏人留守遺表云但知懷王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斯事虜尸於馬革忠義之氣發爲文字如此蔚曾卿讀忠簡公遺事詩云表方出師鳴呼孔明死仰連呼過河者三誦老杜出師二句之意也

次第栽

歐陽永叔謫滁州令幕僚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掛叙尾曰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此亦醉翁之意別有在也

夜半鐘

張繼宿楓橋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謂鐘聲無半夜者然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鐘之句又陳羽隔水悠悠午夜鐘王建未臥嘗聞半夜鐘溫庭筠無復松聰半夜鐘于鵠遙聽緱山半夜鐘李洞月落長安半夜鐘是半夜鐘聲隨處有之至孫仲益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鐘陳白沙衆山鐘近不成眠

人在姑蘇半夜船則又皆楓橋實事矣張禺山點蒼歌葉渝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鳴鐘滇南風景更自不同

兎絲燕麥

古樂府道旁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徐禎起擬古全用其語而繼以人生天地間虛名固無益得其解已

首善書院吳門歸奉世與顧益巷書於逆黨猜事可謂深切著明

京城首善書院創於泰昌元年爲鄒忠憲馮恭定講學之所天啓間閹黨倪文煥借東林二字詆爲僞學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淺不深之揖

哭不冷不熱之茶送仆碑毀至而天下之書院俱廢至
崇禎壬申始稍復之馮太史元颺有感舊詩畧曰惟貞
皇帝神授符詔出明光徽大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並
進者臣從吾請爲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衢彼瞻
人者亦太甚曰宋之敗由程朱封疆在今多事日褎衣
博帶何其迂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吁當日
顛末此詩檃栝無餘詳見帝京景物畧及春明夢餘錄
宋光宗紹熙元年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恍惚無措寧宗慶元二年胡紘又進僞學之黨三年從劉三傑之言籍僞學五十九人姓名悅附其身權也明末之弊與宋一轍讀孫夏峯集約畧盡之

背窻 李師中送子方詩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張東海送羅一峯詩百年事業丹心苦萬古綱常赤手扶可參看

梅堯俞書窻詩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
危言初造膝於文潞公排擯不遺餘力至直斥其名曰
宰相文彥博邪行世無匹潞公弘才偉望都官亦一時
之彥而極口詆譏如此天下是非果未可定耶其後潞公迴天之力召還子方休休有容之度宜乎福德兼隆也

金山鐵甕

范文正爲宋朝第一流人物而函蓋乾坤之量亦往往
見之於詩如金山寺近塵埃絕鐵甕城高氣象雄總似
唐人家數又如過嚴灘詩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
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足與山高
水長四字並揭祠壁

昌平舊廬 易之劉蕡祠詩注稱本朝天啓閒建書院或有稱大定初者誤也

太和三年劉去華以對策指斥宦官逐被放坎壈終身
至昭宗時從羅袞之請始贈諫議大夫天啓閒昌平驛
丞宫祺奏爲立祠新縣即舊廬也自唐至明過客悉形
者不一惟王文恪一首極爲周到詩曰荒灣野木古城
隅何處昌平是舊廬氣帶幽并多感慨策如晁董亦迂
疏同時下第誰云屈此外求官總是虛不盡懷賢千古

意孰難無路欲何如噫近日風漢列名孫山外者不如
凡幾其不至周章罔措如傷嗣復者幾何錢牧齋過劉
諫議祠有句云千秋流恨成甘露兩字驚心是北司設
身處地不覺墮入元中

武侯畫像 草廬有喬孫名嵩元末隱遁明初屢薦竟不出是又匹夫不可奪志者也

吳草廬題諸葛武侯畫像云含嘲沔陽春孫曾不敢臣
若無三顧王何地著斯人又自題草廬曰抱膝梁父吟
浩歌出師表又題大乾廟壁云身合沈江甘殉楚心知
蹈海勝歸秦其心固未嘗忘宋室也何至因雪樓一薦
累膺膴仕明儒有謂許衡吳澄不當仕元者亦正論也

高適臨淮遊詩方從幕府公共究鶩前百奈何乾德偏一聘翻然起

黃鵠

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晉樂府黃鵠參天飛中道還哀鳴出此陳阮卓賦得黃鵠一遠別詩結曰一舉千里未能歸唯有回僥解深意

星宿 宿字作秀音始於庾信哀江南賦金精動宿與東陵麟閣押韻

焦弱侯曰星宿之宿韻略音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所舍以止宿爲義陰符經移星易宿與龍蛇起陸叶韻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亦作入聲讀此祖姻與子馬承卿語則知昌黎南山詩東坡鄜州新堂詩與秀字叶皆誤也 皆以韻略爲誤 容齋隨筆示兒編

家貧身老 司馬德操與子書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斯言可銘座右

張文昌詩家貧長畏客身老轉憐兒人情物理披寫無餘昌黎村何病嫌貧客滿貧覺子孫多雖脫化于此然漢刻太深不若文昌之渾厚也黃星甫偶書身老方知生計拙家貧漸覺故人疎較蘊藉

詠物 蔣大鴻曰巨山爲博所累想其下筆過貪有同餘辯

初唐詠物詩惟李巨山最多句句皆有典故非淹博人不能詮解少陵則又別有鑪錘矣元微之詠物諸什亦有可採但好爲譏刺有努目張牙之態宜杜紫微之痛詆也 金陵謝宗可有詠物一百首俱七言近體汪澤民謂精鍊而不傷于華平淡而不流于俗見元人詩選

詠史 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此詠史之先聲也張郎事詠史亦用古體能發前人未發之蘊見玉臺集

詠史始於班孟堅前人多用古體至杜牧汪遵胡曾孫元晏元好問宋无輩以絶句行之每每翻案見奇亦一法也劉後村詠史詩有三百首游清獻愛之携入都堂故全帙不行於世 孟郊贈鄭魴詩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會得此語方可詠物詠史

海棠花

畢文簡答王黃門寄海棠花詩曰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海棠花愁無內史詞兼翰爲寫真方到海涯其孫將叔註云家有唐人所摹十七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海棠花詩一種黃長睿謂書法要錄並未載此事不知何緣畢氏有之楊升菴謂此花可以染紙引晉武帝以大秦國獻三萬幅賜杜預萬幅寫春秋釋例則所云眞方者乃染方也畢名士安宋賢相黃名伯思有題跋諸法帖 來禽或曰即林檎也唐高宗時李謹得五色者以獻賜謹爲文林郎因號文林郎果

石榴裙

太白嘗作長相思樂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夫人從旁視之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見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即所謂相門女也具此才情故當與參眞騰空爲侶第不知嬌女平陽能繼袜下風否

採蓮曲（瓊山嘗有句曰眼前景致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朱兒昂淺見寡聞者藉口）

丘瓊山採蓮曲云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粧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橈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妖艶非常不似大學衍義中語

廬陵負簇錢之謗而得謚文忠瓊山以鍾情麗集爲人指摘遂不得謚文清細觀此曲人言未必無根也（中郎詩錦袍白馬誰家哥郎不加卿奈妾何益薄矣于廷益亦有此題金古艮云艷情中具俠骨方是忠肅本色）

五柳圖

李逵無題五柳圖傲修江城柳萬條淡烟疎雨夜蕭蕭輕柔不似先生節逢着東風便折腰然譏冷刺撤却尊題格之訣李名至清（虛山錄有一詩曰五字尚吟酒一瓢虛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爲東風肯折腰是爲正格）

月在淵（殘月傍淸淸疎鍾隔岸微曉發江上句亦作）

熙明之詩暮㫃山已昏濯足月在淵衙門栖鵲定悄樹流螢亂斐李侯我至明燈共飯佇立松桂涼疎星隔河漢寫景閒曠非以枯淡寂寥自命爲彭澤蘄州者也明之名智（洪武時辟薦）

蟾蜍硯

宛陵集云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蟾蜍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得靈卯石造示劉原甫原甫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僞也遂作詩予方飲酒因與江鄰幾諸君和之詩末曰仰天大笑飲君酒硯眞硯僞休開口願封漆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原甫素辨博物不止辨龍雀雙環已也（雙池俞氏流寓金陵皆以宋徽宗書鷹易示下有王晉卿賞余一見曰僞物也衆問故余曰君前臣名）

天根

康節詩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又云忽聞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又云高處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棊又云讀書務到大根處常懼諸公問極元元會運世之旨早已迢溯了也

語弊心兵

史記趙世家李兌謂肥義曰毋爲怨府毋爲禍梯劉晝新論引之韓退之秋懷詩詰屈避語弊其詵觸心兵西

守蠅屬生迸郄與悲府禍栫頡頏

悲春

悲春二字見於豳風自楚大夫有悲秋賦無有更言春者惟鮑明遠詩節運何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遵涼清且凜以䔿䅖爲祖此外則昌黎有皇天平分成四時春氣漫誕最可悲東坡有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皆以參軍爲準餘罕見鮑詩類函誤作陸機

四秋 文心雕龍曰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故自昔聖賢以此二時紀事

凡物始生爲春成熟爲秋曾子曰歲有四秋分布四時農事作春之秋絲續作夏之秋五穀會秋之秋女工成

冬之秋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今是以日爲秋也唐以天子生辰爲千秋節是以歲爲秋也莊子冥靈以五百歲爲秋大椿以八千歲爲秋較諸前言奚啻日刼相倍

捧硯看題

藍田王霞卿嘗旅寓會稽一日遊唐安寺題詩壁上系以序曰光啓三年暘春二月王氏霞卿登於寺閣臨軒軫硯卻物增悲雖覩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研小玉看題詩曰春來引步强尋幽恨覩烟霞族寺樓觸目盡爲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序佳於詩亦以春爲悲者也唐安寺今無考

撫仙瀣車

歐陽永叔贈李撫仙詩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題盤車圖詩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咏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梅詩者謂宛陵曾題也兩章歿落俱有至詣琴耶畫耶詩耶其得無聲三昧者耶

闍歖

梅聖俞送方士遊廬山詩有云老僧避俗去足跣野客就澗開門闍又云鳩田將穫鳥雀憐秋果正熟猿猴歖闍歖二字未經人道國語闍門而與之言音義曰闍門也顏籀曰門不正開也闍闍二字

犯重歟嘆然齒聲孔雀明王經有優

田園 方岳深雪偶談曰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大遜力氣於唐人之蕭尚容步焉

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於陶柳王儲之外別設樊籬王叔南評曰纖悉畢登鄙俚盡錄曲盡田家况味知言哉其村田樂府十首寸臘月風景縕染無遺吳中習俗至今可想見也孫大雅謂宋孝宗欲相范志能以其不知稼穡之艱遂中止志能因賦田園雜興詩六十首詳見湯悉尉公餘日錄

田一頃

桓帝永康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作蹺蹺二字總

不可解或是澆薄之澆磽瘠之磽

誡子弟

張東海嘗以詩誡子弟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係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何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莫藥行良言也高門貴胄宜人寫一通置之座右（東海爲部郎作假督詩以諷時事出爲南安太守）

雞鳬行（陳名基臨海人出黃文獻之門）

陳皎初雞鳬行曰雞與鳬皆𣪊育鳬愛水游雞愛陸鳬昔未辨雌與雄毋不顧之雞爲伏雞渴不飲飢不啄以

腹抱鳬誰敢觸鳬脫𣪊雞鼓翼日日庭中求黍稷啄啄呼鳬使之食鳬羽日離褷一朝下水不顧雞雞在岸鳬在水賦性本殊徒爾耳雞知爲毋不知鳬恨不隨波共生死觸物比興喚醒癡人不小似我似我物固有之也

耕織圖

劉待詔松年作耕織圖宋孝宗頒行郡縣李石城宗伯嘗賦之有曰少婦每憂蠶利薄老夫惟愛秋苗多又曰播穀謠趨新禹甸條桑猶記舊豳風乃月泉吟社題也（宋樓璹爲於潛令嘗以此爲式　明鄺璠爲吳縣纂入便民圖）

柳亭詩話卷二十二終

柳亭詩話卷二十三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十三

山陰宋長白著

歠粥

解學士歠粥詩起云水旱年來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結云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頭張子正云不識歲之凶荒而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詳見宦遊紀聞杭人煮飯何如煮粥強之咏可謂自嘲仍自嘲也

寒餓

後漢書耿恭謂岑彭曰方今漢甚須把英雄寒餓杜牧之自序不止蕪子瞻答趙薦詩有云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又有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之句乃次韻仲殊者王盧溪贈洪覺範詩世間何處著斯人秀句天教出寒餓又以坡句爲孤白裘也楊誠齋有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至誠不第為詩人言也

洗冷腸

王子晉論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

正德時嘗幸湯泉有宮人題詩石上云滄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事暖於湯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爲人間洗冷腸余謂世間從無有熱腸者雖以大塊爲鑪燮尤爲炭盡四海水而百沸之求其暫爾融和了不可得而此耶欲以華清碁石徧浣天下沈痾候矣

榜中名 唐宣宗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龍彼時車榜中名如此

魚元機遊崇真觀覩新及第題名處慨然悉羨因賦詩曰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鈎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幼微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忘解珮薦枕之歡皆名根不斷有以致之也與其命咸宜又安得所謂無價寶乎

詩賬

故集有杭州故人信至齊安詩末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自註云故人相約雖錢催僕未一歲再至黃相期結書社未怕供詩賬註云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

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賬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註云江漲橋名讀此可見公與杭人上下交乎之至飣置李定輩肉寧足食乎 初軒筆錄題東坡集後公詩凡三變每變愈近正少年縱橫習豈易造此境當是過海以後詩也

欽厭趾 原註曰欽從故友足錯也

歐陽公送朱職方提舉運鹽詩中有云猶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欽厥趾註云欽音第史記私鑄器煮鹽者欽左趾時鹽禁太嚴公諷以職方之選進之於詩因譏以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安頓有情不比大蘇闘節之咏取憎於人也

問鼎拔山

唐元宗途次脩宮詩長懷問鼎氣夙負拔山雄似齊梁諸鎮分爭口角殊無撥亂反正之心可怪也紫陽謂度湍津關作姿禀英邁有帝王氣欲新都謝藻鑑不及文皇而氣骨過之引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諸句為據 康樂道路詩滿目皆古事心賞貴所為紀遊寓目不可無此見解

左焉

薊題長春宮詩赫赫惟元后經營自左焉鄭谷上秋右丞詩昔歲曾投贄關河在左焉稱左焉翊為左焉亦如以河南尹為河尹也焉讀如字不作平音白樂天有左

焉雖穩我慵來之句劉禹錫有自左焉歸洛下詩

膠山絹海

章孝標詠破山水屏風頸聯曰雨滴膠山斷風吹絹海二句以生造出奇

禽荒

唐人懲創詩有都俞而無吁咈惟魏知古從獵渭川十韻起句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中云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結云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骨鯁良言不意於長楊上林中見之 李日知陪宴安樂公主館詩所願但知樂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中宗重之

汴京 彥冲名子翬世稱屏山先生

劉彥冲汴京紀事詩神霄宮殿五雲間羽服黃冠綴曉班詔許羣臣親受籙步虛聲裏認龍顏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此二首含情無限絕勝建康六咏或有以次首爲師師自作此眞不知馬之幾足者也

鴡鳰 吳都賦作鷓鴣韵作鸔正韵作鷓周書王會解作數費曰北方謂之土螻師古曰梟羊也俗謂山都按山海經梟陽國在北朐之南說作羊廣東新語曰即人熊鸔又作鷃

許郡州送王歷括歸南海詩林藏鴡鳰多殘筍樹過猩猩少落花鴡鳰即狒狒見人則大笑舌覆於面遂掩其

目行人預納長釘釘其舌而走此物既越山中亦有之猩猩但聞其嗜酒豈亦能啗花耶皮襲羨寄瓊州楊含人詩行遇竹王因設奠居逢木客又遷家日南風土之如此故古人以爲畏途也

故山秋 島每於除夕以酒脯祭其詩文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此賈閬仙何也自註其下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魏泰曰不如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東島矜而泰刻吾欲以少陵爲人性癖耽佳句二語并謂南作詩未必能傳後二語爲二君解紛有識者定不以爲錯下名言也 泰字道輔著碧雲騢嫁其名于梅都官

乞米乞食

梅聖俞幸存顏氏帖況有陶公詩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爲按顏魯公乞米于李大夫曰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今其帖尚存乞食不止陶公前有羅友

清陰清影

達兼善題柯敬仲畫竹絕云娟娟惟有窗前竹長是清陰伴夕曛又云記得九霄秋月上滿庭清影露蒼苔兼善即泰不華以台人爲台守郡民呼爲到底清者後死方國珍之難諡忠介

鼻亭公 道南有鼻天子墓王文成有象祠記

湘翁鷓鴣詩眞人夢出大槐宮萬里蒼梧一洗空穆曰愛兄行不得鷓鴣應是鼻亭公按山堂肆考鼻亭祠在道州相傳象封於此柳子厚嘗作斥鼻亭祠記周愛蓮詩憂兄常說行難動術亦胡爲不得歸鷓鴣啼聲行不得也哥哥故二公以兄字醒之鼻亭引據辨甚 鷓鴣飛必南翥恒以木葉蔽身首女呼爲懷南江左名日逐隱一名花豸

張夏

張祖望紀行有張夏店詩畧云側身入土岡緣路盤地裂雜沓樹陰生蔥蘢谷雲潴自註曰古莊嶽地後人訛

傳今名余謂秦亭所証必有考証然或謂兩山相夾故曰張峽（秦亭生平著述甚富殁後乏人經理大見显手訂其稿湯古田壽諸梓僅十分之一云）

北幹

蕭山城內有清風坊相傳爲許詢故里劉眞長曰清風明月輙思元度因取以名坊一云詢有園在北幹山下築室其上蕭然自放因號蕭山宋徐天祐詩高栖不受鶴書招北幹家園久寂寥明月空懷人姓許故山猶自岫名蕭毛西河刊誤云蕭山其來已久非因元度得名也

剡紙

顧逋翁剡紙歌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搗爲蕉葉棱欲寫金人金口偈寄與山陰山裏僧陸魯望詩剡紙光如月歐陽永叔詩剡藤瑩滑如玻瓈黃山谷詩剡藤蜀繭照松烟一名玉版一名敲冰東坡聖俞俱有詩今絶響已（舒元輿有悲剡藤文在唐時已預憂藤之將盡也）

榕葉

閩粵之間其樹榕有大葉細葉二種紛披輪囷細枝着地迸水即生亦異品也前人取爲詩料始於栁子厚榕葉滿庭鶯亂啼蘓子瞻有卧聞榕葉響長廊楊誠齋有榕樹梢頭訪古臺程雪樓有老榕能識舊花驄湯臨川有榕樹蕭蕭倒挂啼此外無有専咏者（按爾雅說文諸字書皆遺此字本草木部亦無榕木嶺表錄異曰蛤蚧多巢榕木間又福州府名榕城正字通補入之）

碧天垂影

大明湖在濟南府歷下最勝處也亦名西湖曾南豐詩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六月蓬瀛夜坐涼彭淵材嘗恨子固不能詩存此一斷以當解嘲其金山寺一首中二聯亦佳至咏金線泉詩界破冰綃一片天又祖徐凝之句不知蘓長公曾見之否

鵞溪絹

潼州鹽亭縣西北八十里有地名鵞溪出絹甚佳文與可寄子瞻詩待將一匹鵞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蘓以謂竹爲寄也東坡和之亦有爲愛鵞溪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鋩之句按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關東之絹清織皆其卷綃杜少陵所謂東絹者以其產于東川也（然梢萬尺倘如坡翁較量取作筏材便足了一生矣）

小宛堂

趙凡夫小宛堂去支硎山十里自署其名曰寒山名流造訪每以畦蔬園果作具王辰玉詩月白松巳花雷驚筍初出分彼鳥雀糧聊爾供口實陳仲醇詩泉流茶竈

下藥繞竹溪間想看不忍別松月共床眠皆實錄也仲蹲

迦香祖巷與人常在漁樵叢老翁多眠醉叢中

十年事 按壁間句乃杜荀鶴旅懷二首之一其起句日月華星彩坐來收岳色江聲暗結愁

吳蘭次曰宛平有歐先生者忘其名為諸生時夢入古寺壁間有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之句寤而異之後督學粵東行部較士遇雨避入古刹宛若夢中壁間恰題前句墨跡猶新呼僧詢之則三日前一過客所書也彷徨不寐漏三下而罷官之報適至先生乃嘆數由前定遂掛冠學道終南山去

黃牡丹 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詠牡丹無有過于此者成化時湯克難琛張豫源淮用中

峯詠梅韻即席各賦百首一序于都南濠穆一序于錢東湖仁夫皆刻成帙惜無人纂入牡丹詩中

鄭旭宗家有黃牡丹盛開時製一金叵羅曰賦詩最佳者以此酬之吾邑黎孝廉遂球詩成為最因得此觥燕斯落蕋成金屋鳳蝕殘英化寶胎月華薔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其警句也徐子能有序 黎字美周嘗自題小象曰狀貌若婦人力能挽強弓豈是木蘭女無雙問廟雄後與楊為贛城門人殉難贈太僕少卿諡忠愍祠在鬱孤臺側

玉井蓮

昌黎古意詩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施肩吾曰始意退之自為豪偉之詞後見關尹傳老子曰與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諸家註韓詩皆遺而不收因表出之按內典千葉蓮花其大幾十由旬如藍十丈於旁何異稊米之在太倉耶

改爾止

桐城方文字爾止謁故人于江右得疾死後有詩仙者乩動乃爾止也判云半生詩酒作生涯老死江干未到家我到黃泉無所見閻羅仍舊帶烏紗爾止平日作詩皆如此類又好改人詩人因呼曰改爾止 爾止好講道學每自稱老名士有客死約抱蓋閻懸之帳中里人作小詞刺之詳載今雨閒

削不成

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古人謂稟西方肅殺

之氣故骨立無膚余嘗兩過其下一盛暑一嚴冬烟消雪霽真有移步換形之妙因憶張燕公詩峯空類削成而岑嘉州增一字曰天外三峯削不成後賢竭力形容卑已被神后一言判定也 玉女峯頭有遺老孫嵎雲遊跡於此張賜向嘗訪之千只嶂畧瞑與余一晤乃自河瀆返轡雪阻華陰停驂[illegible]止留題廟壁而南真生平一大恨事也

高軒過

昌谷集有韓員外皇甫侍御見過詩註云賀七歲能詞章二公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立就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知名余按仁和里雜序詩註曰湜新尉陸渾中有云安定美人截黃綬脫落纓裾瞑朝酒黃綬尉

服正指湜也氷云欲雖小說于天官宗孫不調爲誰憐乃自謂也夫曰不調則居奉禮久矣而湜自尉遷侍御史得七歲時遊著其衔卯况秋蓬死卑尤非細瘦通眉語氣則知歷來傳爲口實者皆未就本集細考之故也昌黎作詩葬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是賀舉進士不成方欲薦禮而湜尉陸渾遊與同時迨湜遷侍御賀已蹭蹬死之年矣然辱推許詩尚久精細也

杜問答

王無功問春桂桃李正芳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春桂答春花能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否此以五言三句成文者盧玉川問答諸什其濫觴此

酒脂曲

包明月酒脂曲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總獨眠抱被歎憶我帳中儂單情何時雙與沈玩前溪歌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同一機調

負心

謝康樂去郡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按元興係晉安帝壬寅之歲景平則宋營陽癸亥間也歷兩姓四主實二十二年去郡者以孟顗將之去永嘉郡也迨元嘉初復自侍中遷臨川內史又曰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而卒不免於禍負心二字乃此公天真發露處羲唐擊壤之喻毋亦溺人必笑耶盧陵墓下云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吾欲以此二語遺質之遊始寧墅云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違志二字可與負心二字對勘

獨往

何遜示同僚詩在昔愛名山自知歡獨往杜牧期沈合人遊樊川不至詩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遊獨字妙甚王季重所謂滿腹書選君氣足未穴而肚先走山水之間者不得者即此故也

巧婦才人

白樂天見小姪龜兒詠燈詩并臘娘製衣因寄行簡一首結曰巧婦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老人閱歷既多關心自切可見騎羊蠟鳳咏絮銘椒直與座前璐草等耳何必多

世情公道

羅鄴詩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耽直辣出鵠白鳥元不必更下轉語

千歲憂

孫子人生無百年之壽而有千歲之憂信士何也曰以千

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王梵志云人是黑頭蟲枉作千年調生鐵鑄門限鬼伯拊掌笑此偶又爲苗子別下一鍾）

想夫憐

李涉聽多美唱歌曰一曲梁州聽未了爲君別唱想夫憐白樂天有想夫憐詩題結曰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開話曰王右丞詞泰川一半夕陽開如此雙釋難以曉解而或謂想夫憐者係相府蓮之訛蓋庾杲之綠水紅蓮故事也

室思

徐幹有室思詩一首凡十句所謂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是也又有五首玉臺編入雜詩藝文以三首仍作室思亦每章十句有云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六朝以下每截其首一句爲題宋孝武亦有此作當以藝文爲正

堂皇

漢書胡廣傳列坐堂皇上註室無四壁曰皇劉孝威詩堂皇更隱映江總詩石路撥堂皇西京雜記思賢苑有堂隍六所又作隍

題識

唐六如題畫云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衲衲髮星星家山寂莫人聲絕狠虎中間讀道經又云紅樹中間飛白雲黃茅檐底界斜曛此中大有逍遙處難說于君畫與君蓋自題幀首也他作雖多此二首獨有出塵之致

戲題（元微之小上寄樂天詩每句頂針該下亦以叠字爲戲筆）

近體詩有一篇之中叠字數見如龍池躍龍龍已飛杜牧司勳字牧之之類人所識也至如長孫輔佐別後夢別一首人所未知今錄於後別中還夢別悲後更生悲覺夢俱千里追期難再期翻思夢裏苦却恨覺來遲縱是非真事何妨夢會時柳子厚種柳詩云柳州柳刺史

種柳柳江邊自云戲題陶淵明止酒詩連用止字二十梁湘東王春日詩十八句春字凡二十三鮑泉和之用新字凡三十尤奇（張蛻巷水字五言律通首用水傍四十九爲狡獪）

曉粧

楊盈川有女姪曰容華嘗賦曉粧臨鏡詩盈川向鄭義真誦之鄭大驚節後誦已作數首鄭皆曰不如首作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初唐四傑近體猶踵六朝容華字字入律以擬盈川勝于道蘊之稱封胡（其詩與朝野僉載小異）

映水曲

范靖婦沈滿願坐後園觀酒池又上洗心亭共索筆硯為映水曲沈先成曰輕鬢學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靖奇之不復敢作按滿願詩雜見於諸集靖亦從無和之者滿願隱侯孫女靖或作靜

梅杏

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不意二姬復為粉本

趙丞相南仲嘗避暑水亭作詩催成六韵忽颺去侍兒小梅小杏戲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尚在紅塵道南仲以為得風人之旨遂存之吾意欲以柳枝萱草雜置梅杏之旁為四大書記龐德公於忽操行者數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古人之言何其質而耶蔡中郎青衣賦精忠小心過事如飛梅杏有之

瓊花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自附歷宋士大夫愛重之作亭花側署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萎趙棠國炎以詩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列女中山礬玉蕊之論風生究不知此花出處為何如也

紅木樨

宋淳家山縣士子史本家有木樨一株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宗畫于扇面仍製詩賜從臣曰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為君開又曰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遂致富焉號山堂外紀以第一首為明高廟作謬甚群芳譜訂洪武年間事二詩俱指高廟尤謬

冬青樹

楊璉發宋陵林景曦結義士瘞西番僧得高孝兩陵骨附以函葬東嘉移常朝殿前冬青樹一株植以為識其夢中詩十首有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骨落誰家詳見鄭元祐遂昌雜錄

拜杜鵑

杭城失守汪元量有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題王導像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後隨謝后北遷故宮人能詩者皆元萁敎之元世祖命為黃冠號水雲久之得南還少主瀛國公及諸王故相昭儀王清惠以下二十有九人分韵賦詩餞之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為

竹水雲歸少年復有詩曰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三賢堂賣酒 豫章徐孺子亭賣酒劉後村以詩諷之與此略同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按南渡時有一袁紹知臨安府多惠政人稱為袁佛子其姓名與本初全同罕有知者而此袁反以賣酒傳

朝京圖

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

人題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祗說臨安路不道中原有幾程此詩較直把杭州作汴州語更蘊藉

誓儉草

元世祖起大內移沙漠莎草種于丹墀以示子孫曰誓儉草柯九思詩黑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朔漠艱數尺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傳咸嘗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世祖作法于涼其計久遠也深矣而庚申君竟以驕奢自壞土偶淚下天寶為之草木子曰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宮詞

咏薔薇 女真黃三字乃文湖公仕升名

劉靜修咏薔薇曰色染女真黃露凝天水碧花開日月長朝暮閲兩國其咏海南鳥曰聲聲解喚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較王景略之語苻堅含蓄尤深

觀物吟

王鈞野中吟曰蘭蕙種而不茂樗楢剪而還多邵康節用為觀物吟曰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白樂天齊物詩青松高百尺綠蕙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天覆地載何所不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非天下之達人其孰能與於斯程明

道闡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如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從古未有人道得

桐鼓曲

許甫草寄朱子容詩結曰我有黃帝桐鼓曲為爾載奏衝奇爽按雲笈七籤黃帝出師涿鹿以桐鼓為警衛其曲有十今無考矣此二字詩家罕見甫草因湯仲舒被難子容貞其不能力救故以詩報之貌四明嘗質於顧茂倫乃悉其情事云錢湘靈哭甫草詩詩篇零落追高適佛土薰修失右丞甫草氣骨倣岸如常侍而又與湘靈依止染香老人故云

楙亭詩話卷二十三終

柳亭詩話卷二十四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十四

山陰宋長白箸

慶善宮

唐太宗幸武功慶善宮詩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此帝生時故居也貞觀六年九月車駕幸之因與從臣賞賜閭里樂而賦詩起居郎呂才請以官商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與破陣樂偕奏於庭史稱魏徵見九功舞不視見七德舞則諦觀者即此蔣大鴻曰文皇詩其源出于建安而雅尚子桓故風氣雖移音情獨遠非獨文似抑亦人似矣

白水丹陵

太宗重幸武功詩白水巡前跡丹陵幸舊宮以下復用碧空丹闕霜白日紅諸字其氣象亦如草昧初開諸事未暇遑也於焉歡擊筑聊以咏南風似非其境

出關

魏元成出關述懷詩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横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結云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此從李密歸唐授秘書丞出關招集時也妙在直述本懷不作一毫粉飾將杜陵以唐人五古深得漢魏風格者首推此篇宜于錄以之壓卷也

按太宗在洛陽幸積翠池命群臣各賦一事徵賦西漢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所謂深懷國士恩者于後來尤驗

夜坐

孔毅父夜坐菴前詩畧云翛然耳目靜覺此宇宙寬宴坐得俄頃境與心已閑所以學道人類多隱深山送謝仲規致仕詩畧云急流能勇退千古來有一鴻鵠羽翼成高飛脫羅罻鷦鷯未有巢側目空自失冷然嵩然見道之言

錯莫

鮑照行路難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錯莫與先異沈滿願詩風蘭葉落未離索神往形返情錯莫此二字老杜用之瘦馬行餘則元詩屢見太白詩長吁莫錯還閉關莫錯二字數見豈即錯莫之訛歟

亂紛

取據表志賦蹈亂紛之絶軌攀大椿之攲何陸機遂志賦惟萬物之運動雖紛亂而相襲吳筠贈別詩亂紛巫山石合沓洞庭淵陰鏗送始興王詩紛亂連山脂溽淺派水清則此二字可互用

觀劇

虞山觀劇詩青袍便擬休官在紅粉還能入道無上句

余即以食寧留頑果飲逍散初筵爲詩下句即以劉向歸神社挑燈送佛錢爲詩所謂本地風光兩彩一賽也弟不知於絳雲樓我聞室能印可否虞山又有句曰人生百年一戲笥郭郎鮑老多態悴故以神悅爲味也

觀碁

虞山於金陵武林俱有觀碁詩四首於金陵則曰老夫袖手支頤看殘局分明一着難於武林則曰世間國手知誰是鎮日看碁莫下碁喻以六朝北諸兩兒此正虞于山所云但坐觀於時變本無心於急難宜乎有白馬盧龍之諷也丁卯書事云獨對空枰書斂手每臨殘局更談碁已巳又云長安碁局日紛紛若眼

爭如局外人辛卯京口六絕云年來覆盡殘杯譜局後方知着勢難傳曰舉棋不定則不能勝其偶歐陽公有語曰勝碁所用敗碁之着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杜陵秋興之悲當不外此

晚節

遺山詩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靜修詩吾儕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漢唐以來於晚節二字能着眼者有幾人哉

二村

忠義集七卷當宋元交南豐劉二村裒集眞忠實義之人據所見所聞而錄之挽以詩而以殉節諸公并遁跡山林之遺臣附焉用人趙景良萃爲一編至弘治時

王僉事廷光重梓以行盱江何尚書喬新序之二村者水村名塤如村名麟瑞此書世不多見余家有之可補宋史之缺文可播宋詩之未備弟裒茲促管難以卒讀云

桃源

高屯田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舟泊桃源詩有云楚國山川周甲子秦人雞犬漢桑麻二句中四國名如銀鈎鐵畫不可動搖

紫藤花

崇禎遺墨有御書折疊扇一絕曰蕭蕭翠竹野人家靜

裹經彝玩物華絲樹千章啼百舌香風吹落紫藤花見高寓公集寓公名承埏屯田子與同年殉難詩有曰可憐李膺榜偃蹇老維楨病中述志曰和陶書甲子賦庚寅又曰推將前進士豫淡衰孤墳薊其自諸家乘幾欲廢蓼莪之什

新嘉驛

寓公有新嘉驛紀女子步詩二首其一曰驛壁題詩訖會稽新嘉幽恨草萋萋小總夜半滄洲夢鸚鵡能言是隴西錢牧齋和袁小修新嘉驛詩三首但云會稽女子而不知其實姓李也

凡木指易簡本名冠與种英同在盧多遜門下盧誚朱昱二人濁遷之極更今名累官參攻升更名放以應爲諫議大夫

蕪易簡登科時宋白爲主文後相繼入院爲學士宋庠詩曰昔日曾爲尺木堦今朝真是靑雲友亦以龍頭喻之也歐陽公於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同爲學士歐有詩曰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宋祁學士入院有朱衣排馬帶易黃金故詩曰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湘素公曰龍得尺木而升天宋意已爲主文不過爲蕪升爲之堦耳

抛毬曲 愼言或作謹言宋人避諱也

湖州士人李愼言嘗夢至一處似水殿中有宮人戲毬并歌抛毬曲十餘首醒後惟記二闋有曰侍宴黃昏曉未休玉堦月色淨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旁人認繡毬又曰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茵揉盡繡鴛央如今重到抛毬處不是金鑪舊日香昔曹公嘗裁歌伎至濡須口中流舟覆後人往往于水際聞絲竹音楊氏作淸夜遊時或亦有此事而失傳耶

湔裙

北齊竇泰母夢風雷暴起感而成娠期年不產有巫告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從之生泰王初銀河詩猶餘傾媛湔裙水幾見星妃渡襪塵上句正用其事下句則兼用凌波海上行之語王初或誤作胡宿

白獸尊

藏榮緒晉書元會設白獸尊於殿上有能直言者飮之蓋杜舉之遺意也歐陽炯句日射紅鸞扇風淸白獸尊蜀檮杌載李璧登科侯氏子賄小吏而竄易文卷全用其語

甘露 香山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正我靑山獨往時傷之也爽作幸災樂禍者

甘露之變事起倉卒訓注固屬首禍而王涯賈餗輩亦昧厝火積薪之戒義山有感二首以屈賈王商諸人爲比左証不誣次章云古有淸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似又爲南衙諸公推開一步第不知老成素心斷屬何人恐玉川諸子未足前席而籌也其

重有感曰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則指劉從諫王茂元一輩人錢龍惕箋註得之蔡與起蔵會昌元年許生于瓊玉泉閒諸鬼倡和詩俱殁楚與常所遭甘露之變者

紫府淸笙 褫文章詩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謂爲也二餘帖一名石笙一名紫簫

厲元渡江見一婦人遺骸收而葬之夜夢入深山明月初上淸風徐來忽聞吹笙聲女在林下吟曰紫府參差曲淸笙次第聞　試得緱山月夜聞吹笙題用爲額聯遂獲售時以林下美女必所葬婦人之魂也果爾則錢仲文湘靈落句或亦有之報存焉者乎湘驂吹參差兮誰思風俗通曰舜作簫參差其形象鳳翼頌參差不齊爲笙由但世本與傳雅有十六管二十四管之分因又

似箏形非若今之洞簫也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篎

青溪小姑

古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小姑者或謂蔣子文第三妹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影娥池

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穿登臺眺月宮女影入池中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上官儀咏雪詩花明栖鳳閣珠散影娥池

湖龍姑

鐵厓玉笥集俱有湖龍姑曲玉笥起句曰洞庭八月明月夾湖龍捧出玻瓈盤其下十一句與鐵厓全同當是師弟一時擬作或悞分為二首也內中字法稍異抑或思廉原稿而廉夫裁潤之耶

九仙骨

抱朴子有神人謂劉根曰汝有仙骨故得見吾列仙傳滑子者齊人好餌术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諸唐肅宗賜句贈李泌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鄴侯力白建寧之冤且誦黃臺瓜詞曰摘下已一摘傾無再摘衣白衣紫又何加于擲擲損骨耶

江東伸伍曰枯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刊於趙奇偏極推為天生詞藝今亦古矣

上虞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則是江東專指錢塘之東非江左可混用也自唐以來詩人相沿不改惟杜紫微江東子弟多豪俊之句不指此地米南宮詩秋帆尋賀老載酒過江東賀老者季真也

西山玉泉

玉泉在西山之麓上有呂公洞下為裂帛湖金章宗明宣宗嘗駐蹕於此李文正詩舊識鄉亭猶問路漸多僧寺不知名劉忠宣詩幾處白雲前代寺數村流水野人家意同而詞別深悉此間風景

劉良女

明武宗幸劉良女南征宸濠携入御舟師還駐蹕應天薛蕙紀事詩燕姬玉袖抱琴箏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水愛殺江南雲母舟指良女也朱竹垞日下舊聞云劉良乃樂戶其女為武宗所幸非以良女為名胡纘宗擬古詩鶯啼君王至西華夜啓扉後車三十乘秋衫美人歸良女名騰檣般以果瑰瑙為丸俗呼黑老婆殿彝詩詞涉編作十家說

蓬萊廟詩見周南林纂要

蜀人張俞嘗遊蓬萊廟偶吟曰玉帝樓前鎖碧霞綵雲培養牡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銜出宮中第一花又曰

金玉樓臺插碧空笙歌迭奏入天風當時親見承春色
盡在君王顧盼中 夜宿溫泉夢青衣童子邀至蓬萊第
一宮見太眞曰感君詩妙增壽一紀 據此則長恨歌所
云中有一人字玉眞必非臨邛道士僞托也

紫鳥雲雁

劉孝綽嘗有詩曰禁上翠鳥返雲中旅雁歸齊高帝見
之爲侍郎後又有詩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乃復
其官沈約曰卿以詩失黄門還以詩得黄門孝綽曰此
即既爲風所開還爲風所落也余嘗愛范石湖吹開紅
紫還吹落一種東風兩樣心之句可舉以似之

大風行

夢尚書大風行爲周櫟園作竟可作雪冤疏讀有云七
月十日曾幾時風翻雨驟何相懸天心倚伏殊有意冰
山海霧翁爲陰陽休咎關三府人衆囘天天不怒又
有送南還詩十首語無虛設事不旁緣非獨見生死交
情實可謂文章知已 吳園次報櫟園書幸風雷之見異致天日以爲昭

午膴

孤忠峻節固不必以詩傳而矢口成文使後人讀之而
不覺涕之無從則以字字從至性中流出而未嘗參以
一毫人欲之私也如楊忠愍午膴酬 方敬所詩一則以

聖君賜我安閒地好做羲皇世上人再則曰於今濕合
昏昏睡笑殺當時勳業人三則曰本來面目頻頻照恐
落窮中第二人惆悵嫩伶肝腸盡是 蕪不待生前求了
事留與後人補而其志已決矣 鄭大史汝思爲劉吉所擠謫吏目辭朝詩曰盡
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泪顯聖朝無一事孤
臣萬死更何悲危身奉上同而任國逢難與龍之終于
方賊而楊之不久
于秋道也天也

於字

何大復還至別業詩人情倦懷土宦貴豈常於無爲泥
形跡所煩恒相俱原莊云於字甚古始於曹大家之離
思賦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而絶按古樂府緩聲

歌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朋於詩中
初見曹子建日若短云廣情故心相於社詩此行非不
濟良友幸相於劉得仁片雲孤鶴肯相於唐人用此字
者甚多正韻曰朋也居也代也楊仲弘送范德機詩往
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楊范于皇慶初同爲
史官也 孔北海與韋休書岸幘坐案杯相於世說殷中軍道王右軍曰逸少淸貞人吾於之甚至

擬古咏懐

正德間劉瑾用事大復移書當路言宜振立以抑瑾權
瑾聞而銜之乃謝病歸因作擬古十八首中有云蜷山
各言奸知肖良獨難又云一心奉光 忠常恐若遺忘忠

厚篤摯之忱溢於言表其後豚犢十首有云千金買一
壺爲豚當及早又云忠信苟不顯殺身亦何爲憂讒慮
危又何其兼至那世以何李竝衜介謝北地鋒頴太露
不若信陽之善刀而藏仲默七古絕學初唐明月篇序中巳備造其肯若大梁行漢將
篇諸作則又參以新鄉嘉州之體不斤斤以四傑爲指歸也前北則是修曾子啓後來唐應德吳兹公與宗比派而首尾鏁至則在信陽太倉

賛經綸

郭定襄登送岳季方釋累還京起句云早承黃閣賛經
綸欲報君恩敢愛身直將季方心事寫出頸聯曰青海
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移孝作忠可謂一人如

巳腹聯日鳴瑞又喜趙仙仗補衮還思用舊臣英廟原
有岳正倒好只是大膽之語也結曰漫道歸來心便了
天涯多少未歸人推開一步說覺後來徐武功一輩人
猶未過斯曠典李西涯曰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定襄有聯珠集行世聯珠者公自錄其
詩而先之以其父錄其兄武之作凡二十二卷他如人經戰寒熬蛇蟲客愁盡江赴虎場潤底泉聲消永日背前草色換流年百棱夜添螢雨潤曉江晚壓瘴雲低諸何皆不愧古人

倦鳥風林

劉青田旅興云倦鳥與安巢風林無靜柯路長羽翼短
日暮常如何此與老驥伏櫪之意相同按其神請尚非
西湖見五色雲時也題釣渭圖中二聯云浮雲看富貴流水請籍前偶憑非熊兆尊爲帝

者師朔如自寫小照其說說集乃元季作學相公集則明初作

圭峯秋聲

盧琦字希韓泉州人至正進士所著有圭峯詩集如嵐
氣滿林晴亦雨溪聲近驛夜如秋湖生遠浦歸帆小雨
過蒼蛙古木衆名衣午濕松花雨鶴影先分竹院風龍
出湖雲浮檻白鷺鴉海日射牕紅小橋跨澗村春急老
蕭八花野店香暮雲松徑僧歸寺夜雨蓬牕客在船語
葉幾番深夜雨梅花一樹短籬霜木地風光披寫盡致
又郭武黃鎮成有秋聲集十卷如青山盡處海門潤紅
日上來天宇低花竹一家巢絕頂烟塵九點認齊州潮

來估客船歸市月上人家水浸空山驛水流花落盡石
田雲暖麥抽齊皆七律中警句也吳非熊詩舟中宣尔碓聲上山人家勃子家家梧桐竹處處送芳民晴蒼岱市女晚簪花皆眞境也

閩派子羽爲膳部郎鄧鼓龍進春晚孤雁二詩得名

明初林子羽鴻以詩學倡三山後人效之因有閩派如
山鐘知遠寺海月憶貧家溪橋寒吐月驛樹晚藏烟淮
邊木落南天盡江上雲寒北雁飛亂山背水孤城晚獨
樹臨關一葉秋皆唐人中晚境界清婉可誦或比諸高
廷禮品彙之中或詆鄭少谷謂在杭輩爲其所惑不免
軒輊太懸不足以服其心也閩府纸詩殘服然中盡流年夢裏過野水歸雨秋

□燒隔雲砧杵搗殘千里夢一尊傾盡百年心南畝而添耕後草西疇塵掩讀殘書周如塤詩柴門去郭無多路翠竹臨流自一村百花潭上漁舟在五柳門前鶴徑荒之類不下林初文也

白燕 滄叟卒後好事者於故里作白燕菴以祠之題詠成帙

袁景文以白燕詩得名於時然其佳處故不在此宋幢文嘗評之曰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是作家語月明湘水綠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上句稍巧下句則唐人後語也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則全乎溫李矣趙家姊妹爭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乃宋學究咏物詩耳余謂此係定評不似獻吉之一味偏憎也浙知錄謂凱以元人而入仕新獻慨風刺意味深長男耕豈願將軍顯肥遯聊成處士名隱翁小圃桑樹撥漁父扁舟競更尋皆七言警句

朱竹 道州瀧中有丹竹宜都元魚口有紅竹黔陽有赤斑竹

周櫟園有朱竹詩序畧云頃過剡津西山數頃瑕玗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爲賦二詩中有舊族傳爲緋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又翻新競比紅兒曲裁管留吹赤帝歌棋比停勻得其神致余嚮遊此地亦嘗見之乃知眉山寫照故有粉本也

昭烈嚴陵

何大復過昭烈廟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徐文長過嚴陵祠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 鉢山題勉馬樓三分先帝淚六出武侯心自然合拍王麟雄跡聯二語全用文長句也

明句

金觀察嘗云唐人詩中用地理者多氣象余謂明人深得此法如高季迪送汪參政之陝西詩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金文靖龍虎臺詩山繞平原烟樹綠天連碧海暮潮平薛文清沅州詩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峨諸嶺接南條李空同登明遠樓詩地平嵩嶽窗中出天倒黃河檻外流何仲默華州詩天上嶽蓮開二華雲中關樹引三秦李于鱗煕中詩江嶂忽分三楚斷海天不盡百蠻洲崆峒詩長城雪色當峯盡大漠春陰入

塞多王元美嶺右詩桂嶺風來秋色早盤江木合瘴烟多謝茂秦詩千家射日魚鱗上百舸穿雲雁字排朱蘭嵎弘濟江詩風定千艘帆影亂波流中夜月明孤徐子與玉女潭詩石鏡月華流桂樹錦屏秋色散芙蓉邊庭實居庸關詩雄吞巨海山形斷秀壓中原地脈多曹能始送人之西安詩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繞七盤吳六益嵩嶽詩三花琪樹西壇發六代笙簫少室多于鳳雲氣象之中具磊落英多之致律以唐音要非元和以後所能幾也

仲遠

劉水村補史詩弔李忠節云吾非旹枉屈致以死觀主正自常事耳命義逃安所冲邈誰與儔睢陽有張許自註云吉艳字祖冲丁穆字彥遠皆晉忠臣冲遠二公不遇水村表出人亦何從知之淇自澂云襄圍以來死忠者蓋不止此然多所不知知其詳且顯者莫如十公十詩存即十公不亡非深於詩精於理者勿輕示之憶水村與十公俱不亡矣如村昭忠逸咏五十律仿此背孝武四年苻堅陷魏與吉艳死之堅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已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之多忠臣也

茂陵風雨

林初文嘗渡揚子江中流舟覆據書篋而遇救又嘗夢

人貽以翁儀書茂陵風雨四字心甚惡之後以上書得禍因作蛾眉篇以自況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楊子波濤一夜悲之句初文以春秋舉于鄉嘗從戚大將軍遊座上作淡陽宴別序酒未三巡詩序并就又嘗抗疏請止礦稅并陳立兵行鹽之策疏相承中貴指客揭請逮治即日下獄死二子君遷古度皆能詩稱傑山寺月相迎舟門秋無家逐寺好多病見僧親皆初文遺句

天醉

閣用千秋懷詩曰不信有天常自醉最憐無地可埋憂上句用秦穆公夢與天公博事下句則用仲長統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語

舊雜犬況青霞曰人皆貴自樹能自樹而後可以樹人吾於雲間太倉與白嘉於斯言多如

鄉嵩學士云梧桐推爲薪蘭蕙化爲枳中夜坐長歎皓首思君子吳太倉咏古詩曰入山山易淺飲水水不清一身累妻子動足皆荊榛又曰廣柳可以匿匿當猛虎蹊夜壁可以藏藏憂黠鼠窺其將終也遺命題墓道曰詩人吳某之墓回思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之句能弗爽然增痛耶清涼山讚佛詩窈渺恍惚歌哭無端以定哀之微詞寫攤跡之變調綜三朝故事而融貫于筆端非深悉當年宮禁之情者未易窺其底蘊也咏史諸作傚此

仙人詩

許宜千賣薪於市擔上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

微又題詩巷壁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壟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李白東遊見詩歎曰此仙人詩也就巷訪之不得見留題巷壁而返詩載全集中列仙傳又載一池荷葉衣無盡四句乃隱山和尚偈有二首指月錄作大梅偈釋互傳似無確據

管夫人

廣山觀管夫人畫竹并書松雪修竹賦有詩曰仲姬寫竹如作書八分篆籀相扶疏仲姬作書如寫竹雨葉風枝披簡牘若曰却笑吹簫吾胥子諧謔客傳倒好婿按吾竹房有印章曰好婿于松雪嘗携仲姬書相示吾例

簪其印於幘首仲姬見而訝之松雪笑曰此瑞子謂婦人善畫倒好嬉子耳詩話有學集

楚妃吟

𢙢中腊花早飛林中明鳥早歸庭中日暖春閨香氣亦霏霏香氣漂當軒清唱調獨顧慕含怨復含嬌蝶飛蜘復燕裊裊輕風入翠裙春可遊歌聲梁上浮春遊方有樂沈沈下九脫丁得上玄 非此王元禮楚妃吟也眞如百囀春鶯彈 筠嘗爲沈約作草木十詠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註

荀子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

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左記室詩峭蒨青葱間松柏得其眞出此

如賛

劉夢得一七令咏鶯曰千門萬戶垂楊裏百囀如簧烟景晴雖用經語卻從風景上描寫章楓山禁中聞鶯曰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下一舌字便刻入一層李石城初入館試禁苑聞鶯結句曰君王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晩聲用一厭字加一弄字幾令金衣公子竄身無地回視太白龍池柳色之歌愛惜天淵矣

悲感

曹公詩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寫出無限纏綿張司空曰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是絶妙註脚後人送別懷遠諸詩總不能出其範圍

言懷 謝朓詠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太白讀書言懷曰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非个中人不能道亦不能知也漂麥燃糠翻覺天眞錮閉

大燈 江文通燈賦螢光別桂蛾命蘚蘭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居民然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丈餘大書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

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蔡公屢作韵事而屢爲此公所窘水雍當門之舉難乎行於今之世矣謚曰忠惠也宜 何鏡山喬遠忠惠祠詩美芹豈必饋閭餅嘉樹仍聞諸葛荔好事已傳坤瑞行人還看洛陽碑美芹借以翻歐陽公語餘俱君謨事

曾

地棠 大防名鑰攻媿集

樓大防詩山裏春風無間斷海棠開過地棠開按地棠細葉柔條花色黃人多誤謂薔薇

柳亭詩話卷二十四終

椰亭詩話卷二十五

目次

山陰宋長白纂

禹穴（大禹陵三字乃正德中郡守南大吉所建）

太史公自序曰上會稽探禹穴或謂即陽明洞也魏鶴山詩禹穴無從一罅通禹陵原在亂山中飲泉窆石皆如舊誤却東遊太史公王梅溪詩好古負奇司馬遷胸中史記越山川如今禹穴無尋處洞鎖陽明石一拳楊升菴必欲闢入蜀中嘗其辨於丹鉛錄汝南陳晦伯即以史記駁正之真不刊之論也詳見天中記（禹穴藏書地匡山種杳田此太白送二季之江東詩也太白本蜀人而未嘗寫蜀事升菴并欲將匡山硬扯入蜀何不就江東二

字一思之耶曹能始有云事在有無語類不知人必愛之今耀為真乃題太白碑者）

茂陵

義山集有茂陵一題其腹聯曰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粧成貯阿嬌按唐史武宗好遊獵又親受道士史歸真法籙寵王才人欲立為后故通首全借漢武事以諷之而隱寓其意曰茂陵也升菴謂第五句是瑤池宴罷歸王母無論他本俱未經見即八句內橫插穆王一事亦覺比擬不倫矣朱長孺駁之良是（裴庭裕東觀奏記作趙歸真為宣宗杖殺）

雷平（龔美和魯望五言懸在雷平上伎願復半醺塵與魯望道院書事寄龔美詩可中值著雷平信為丞開眠者竹牀皮有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魯望復和之曰想得雷平春色動五芝烟甲又芊眠雷平山在句容縣有用公泉飲之能除三尸南史陶弘景葬此昭明太子為之誌）

病梅酸湖

明末詩文之弊以險仄居奇。時名流趨嚮過當然原其初意止因白雪樓邊踏襲可厭思有以矯之耳至其負偏性成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唐兩宋之後自少此種不得嘗見倪文正手書一幅似罷司成後過西湖

作也贖在舊水樓字如其詩至今光怪陸離也詩曰丹破鶴離夢粗吟與細呼柔風扶病梅瘦影照酸湖新須元題水堤身合姓蘓山山有新意不是謝莿蘆徐袁以後故是傑出矣

丁東

西蜀嘉定州學宮有丁東洞因水聲而名黃魯直改為方響洞系以詩曰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為更名方響洞信知山水有清音書此為不識丁東者一噱（黃詩自方下聽方響詩得來萬溪鐵片梨園調耳底丁東十六聲又韓偓詩坐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塔岡

袁石公月夜登塔岡詩秋山瀲瀲滴青露城外人家煙裏樹白埃一道衙紅亭正是馬蹄離別處大似趙子昂設意著色之中頗饒淡遠佳搆也

華山百韵 次兒嚴蕭翁山集有句曰名士有綠偏依佛才人無命貫從軍翁山初為僧字一靈又曾預粤西戎幕

番禺屈大均以華山百韵詩受知于陳觀察永祺遂有王華姜爲之配然非其至詣也翁山詩外力袓唐音而於太白爲最近張袓望詩吾愛屈翁山詩詞擬李白是已吾欲以竟陵所云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移以贈之 華姜自關中隨翁山過嶺栖于屈沱後小有飢歸遂夭死翁山以詩哭之慟其葬亭陳元孝嘗爲余言其槩云

遠山

張泰娥嘗賦遠山詩曰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後流落不偶劉昂過之贈以詩曰遠山何好畫難成揶絜才高總是情滿眼詩魂招不得付鐺容聽煮茶聲哀怨相遭何減直視雲英掌上身耶

蓬萊縣君 費鉛山女嫁宜興吳尚書子嘗以詩寄父曰洞房孤負十年春事畧同

王臨川有女適吳安持爲蓬萊縣君然琴瑟不諧居常悒悒嘗以詩寄父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臨川以新釋楞嚴經付之并和其韵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惟有妙蓮花元澤生前去婦蓬萊半路出家介甫平生執拗而夫人又似過之隹兒作女戾氣釀成正須以寄因了義消其顛倒庶幾因緣自然不至妄想流泛耳

修門 楚詞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註謂郢城門楚所都郢子厚汨羅詩重入修門自有期正楚地也

余澹露椒花雨楊誠齋自製二酒名嘗賦詩以鳴得意其結句云祇堪獨酌不堪分老夫猶要入修門謂使早

赴朝須藉以禦寒耳吳正傳書事詩修門此日逢佳客咫尺清光倚照臨錢牧齋應名詩三年嚴譴望修門隨例趨朝又北轅皆借指都門也

危於棊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一棹危於棊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陳輔之曰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

不耐寒 胡元瑞謂黎惟敬嘗誦此詩首句作誰家一女子與性理所載異

江進之曰裴山詩其中五言一首絶是唐調詩曰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

丘處機應元世祖聘從獨山來謁世祖曰天道好生惡
下春秋高畋獵非宜因罷獵時中原板蕩民罹俘戮長
春還燕使其徒持牒招來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
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無慮數萬年八十留頌
而逝今都城西南白雲觀即長春宮也朱文恪詩一首
止殺古人難多少遺臣藉爾安辛苦捐軀文信國得歸
也擬替黃冠文恪名國祚

王孫爵

洪武三年庚申君殂于沙漠詔謚曰順帝是年獲其孫
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宋文恪詠王子過故宮詩侯

封一代皇孫爵帝紀千年太史書指其事也宋以勝國
進士歷官閣學故曰街頭野服儒冠老曾是花磚視草
臣（王逢吉詩泰地舊歸燕僭子濛封曾界宋孫見因洪武七年之事而並賦之也）

楊花曲

連江陳李立以諸生爲俞將軍大猷所知勸其立武功
以自見薦于譚襄毅綸居薊鎮者十年與戚南塘論兵
相得已而俞死戚罷見幕府驕横不法作楊花曲畧曰
春光迅速若轉蓬丈夫建樹難爲功李廣不侯馬援殤
至今慨歎傷英雄傷英雄徒拂抑翻華忽似楊花色不
如匣劍歸去來南山之南北山北蓬拂袖歸畢爲名儒

長樂陳名錦有毛詩古音考

太液波

王蒙少時嘗擬宮詞一首曰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
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仁和俞
友仁見之以爲盛唐佳作遂以其妹妻焉七修類稿曰
湖州王旬字子宜非叔明也詩中明月二字作晚涼

細草殘花（烏訝山經傳不露花塡月令數仍孫考藥花開著疏面櫻櫚葉散夜又頭皆盡句也識錄之）

老杜詩細草偏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寫景纏綿
別有風味其後廬陵效之曰野花向客開如笑芳草留

人意自閑亦蘊藉有致又東坡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
知名時自呼又鳥不避人如有意月常作伴若相邀皆
脫胎於此（東坡前二句一本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似不如前句之穩于少保野花偏向愁中發池草多從夢裏生詩以道性情吾于蒲公見之）

仄平互用

蒲碭詩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
斜雪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
下釣眠今古欲論英達算賜夷高興固無邊通首以仄
平兩韵分用到底似有意爲之者眞倡調也姚江談公
予指以平仄互拈爲詩病惜不以此作示之（高季迪吳宮詞上句）

五平字下用五仄字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大戴禮謂逸詩語也沈隱侯高門列騶駕廣路從驪駒全用其語

布衣

庾信哀江南賦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本史記春申君謂應侯語古今樂錄云楚之王子質於秦作思歸歌洞庭兮木落涔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當是後人擬作而子山兼用之自此轉展相沿入爲詩料如高達夫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又曰仍憐門下客不作布衣看雖用張祿事而意實出此（明皇謂李白曰卿以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後來之紛紛稱布衣者自問與白之才之遇爲何如）

清巷

崔欽甫金人也工詩有盛名偶遊清巷值諸人會飲不之識但賦清巷欽甫故拙起一句云爲問清巷何以清衆掀手大咲及賦次句云霜天明月照蓬瀛衆色動續云廚樂宵聞琴三弄白玉樓頭角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始知爲欽甫延之上坐玉樓玉壺二字犯重想冲口而出不暇計也

聽月

有豪家以聽月名其樓者丐人題咏惟一首爽朗有致逸其名氏百尺危樓接太清耳邊消息甚分明轆轤軋冰輪響搗藥玎玲玉杵鳴樂奏廣寒聲細細斧侵丹桂韵錚錚有時一陣天風過吹落嫦娥笑語聲此余丙午歲初上長安於黃河舟中聞胡子潛誦之或曰楚人萬浩挾乩筆也（羣芳譜謂崔灘詩）

石城懷果（事詳杜記室）

有士人不得志乞夢於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示之莫知所謂越十年成進士得石城令夜宿縣界見四山燈火粦然顧問寺僧以清明祭墓者對其寺額乃懷果也默理前夢因借成詩曰眼前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即是眞眞即夢石城懷果對清明按周禮有掌夢之條後世失傳競乞靈於土木然往往有奇應者不得謂盡屬想生也

不平不由

破錢詩曰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彈琴詩曰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原自不由人乃宋晁以女子李氏十六歲題前首似藏鋒而實

鏴頭次首竟與庭前一古桐經時未架却一例矣

陽五伴侶

北齊陽俊之好作五言歌詞謠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過於市見其字誤欲取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敢輕議論俊之大喜常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噫打油釘鉸之流好雕板以充雜匹其不爲陽五伴侶者幾希吳邁遠好作詩得意語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然按其詩特平平耳與陽五同時人

近局孤影

淵明田居詩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又曰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於醉鄉日月另闢一世界讀前二句覺河朔西園絕少山林氣味讀後二句覺竹林金谷太涅名士風流元次山曰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陶公有知應以素心許之

遊山結子

韓昌黎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病將死汝詳視吾手足毋誑人曰韓愈癩死也先大夫曰蕪子聯詩空餐雲母遊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蓋指昌黎晚節也而楊林以方正歸之亦見不掩人長之妙先公所云晚節者指火靈庫事

棊客山精

李贊皇重賦茅山孫尊師詩有曰棊客留童子自註曰雁山顧朗先生弟子桃源得仙人棊子載在傳記山精避直神註曰先生初至茅山童子誤觸法鏡有聲先生疑山神所爲書符召之其靈異如此又原題二首結句曰想君遊下泊方歎黑闇非按茅山志下泊宮在中茅西大司命君昇舉來句曲立茅舍以候二弟處也道書曰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南徐州記形如巳字亦名巳山所謂金陵地肺也

亭皋海日陸龍京過沈山子於竹塢坐次誦其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句遂定交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柳惲句也王融見之書於東壁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王灣句也張說手書於政事堂古之名臣誘掖文人者如此孔闓初有才華未爲人知謝元暉見其作讓表折簡寫之謂孔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毋惜齒牙餘論

重碧晚紅

渭南雜興詩東樓誰記傾重碧自註曰叙州蓋古戎州也有東樓樹醞本名重碧范致能易爲春碧北嶺空思嫁晚紅自註曰北嶺在福州予少時與朱景參會嶺下僧舍時秋晚荔子獨晚紅在余按少陵詩重碧拈春酒殷紅擘荔枝最爲風韵文穆欲以春字易之似從宋世坊庫例以春名酒耳

無魚有詩洞庭志

卓彥恭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名不答晉之劉宋之呂俱以捕魚聞而此翁竟不留名姓蘆中人後罕見其儔

水口行舟

楊誠齋有水口行舟詩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此即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之意性理大全采之亦有見但不必多添註腳耳吳寬弱咏桃花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吳名

夢以字行詩亦可入性理見李文達古穰雜錄

布帆無恙

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李太白荊門詩布帆無恙挂秋風本此風俗通曰恙噬蟲也喜傷人然爾雅說文俱以憂字釋之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三無恙黃庭經云子能守之可無恙謝朓箋曾履獲存推所無恙則不必泥以為蟲矣

秋駕

步兵詠懷詩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按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授以秋駕明日朝其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秋字或誤作稅字東野稷見莊子達生篇顏闔謂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也家語作東野畢顏回

天馬一作狒又作佛

至正二年拂郎國進天馬勅周朗貌以為圖揭傒斯為贊戊申後此圖流落人間丁鶴年有詩曰春明立仗氣如山顧盼俄空十二閑一去瑤池消息斷西風吹影落人間按周伯溫應制序云馬高八尺三寸七度海洋而至楊廉夫詩佛郎獻馬七度洋朝發流沙夕明光任公求昔為神駿妙筆不數江都王則貌圖者又是任月山也傳與集有敬書宸翰一通詩註曰貞申君手跡

請急

晉書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東武子早急出請子敬書急而還是也老杜贈畢曜已今請急會通籍本此

獨食

應休璉遺詩曰豈隆窮美味獨食有何甘昔羅友每何人祠劉穀胃詣鵝炙裴御史自攜七筋以就權瞻皆深惡獨食之無情者也何必黿鼎羊羹始能僨事

餘甘

蔗子瞻食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餘甘見左思吳都賦薛瑩荆揚異物志云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味苦後更甘長公雖作虛字用然亦有來歷也黃魯直呼橄欖爲諫果有味諫軒詩爲叙州蔡次律作本草曰即菴摩勒與藏經所說不符

醉歌

老杜簡薛華曰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係天寶十五載詩而王子安有別薛華詩曰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王著名於貞觀永徽之際去薛已百餘年同可疑也乃于良史又有寄薛華詩曰隱几讀黃老閒居耳目清于與李益同時相去又晚不知所寄即此人否老杜至以李白比華而華詩從未經見尤不可解元稹有酬杜甫見贈詩十首曰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按老杜卒于大曆五年微之于元和元年登第本傳稱其年少則微之不應見老杜也詩敢稱名亦非後生尊前輩之體

雜箋

西河雜箋曰今人作詩以廣輿爲行枕之秘雖僻縣孤墺皆有標識若指點界淵翻皆不切不知古人所見者大名山巨浸泯維人齒如入吳不逢張子布渡江不識王茂弘雖切認無當也于鄉雲門與禹穴距遠而宋考功雲門詩山陰伯禹廟靈隱與江亦距遠而駱丞靈隱詩門對浙江潮太湖與七里灘更遠而喻鳧泛太湖詩灘廻七里逝如此不可更僕甚者盧綸憶權汝詩因汝客江西也故首曰夜問江西客而云晴日游瓜步則在揚州新年到漢陽在湖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在嶺閩中傳有靈應且任南康又在閩王維同崔傅答賢弟詩爲弟客姑蘇也故首言洛陽才子姑蘇客而中云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此九江與揚也揚州西發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蘭陵今常州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一嚴陵一秣陵矣周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前溪屬湖州地也凡詩留小史家草堂裴晤山陰墅山陰西河詩札駁議譜書大有裨於後學偶記此條以破

世人眼光如豆之癖

酒行舟

梁簡文咏疏楓詩萎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花葉酒行舟仍持送遠客似楓落吳江冷句爲題而此詩賦之者

橫石長松

庾開府咏懷詩二十七首有云横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眞興理當無祇此四句而二十六首之眞興具在是矣涪翁曰士俗不可醫而世顧有任骨難挑者奈何放翁曰俗人自是無因到雖設柴門不上關所以爲閒中富貴也

鷗識雲留

劉文房泊湘江詩萬里無故人江鷗不相識水西渡詩何事還山雲能留向城客鷗若忘機則故人可狎已雲本無心奈何淹此留耶

梨花楚辭九歎靈懷爲起手六句靈懷二字凡五見

元微之遣興十首有云始見梨花房坐對梨花白行看梨葉青已復梨葉赤叠下四句似老杜杜鵑行起法微之有詩節顛詩叠下十六顛字

旗葉劍花

楊升菴燕歌行楊柳先春旗葉展芙蓉不夜劍花開先

春不夜妙甚從庚子山都尉青旗即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脫化出來通首俱作俳語似江總持

題識

東坡題識詩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絲爲道元自註云殷鐵石梁武帝時人今法帖大王書中有鐵石字又一世所收吳書多朱絲筆按鐵石兩見王子敬帖非梁人也朱絲竇苑僅存其名子敬帖云近與鐵石共書又云知鐵石前往縣或作孫

迴文傳咸温嶠皆有迴文詩江淹別賦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朔若蘭也

蘇若蘭織錦迴文奇思幻想巧奪天工固千古未有之製亦千古未有之才武則天序曰計八百餘言詩三千餘首蘇黃諸公循環由繹詫以爲神近有因其自序以五色繪圖推廣其辭滔滔無竭竟雖以夜來之神針遇出盤中之妙手猶未能得其萬一也宋龍時瑯琊王氏豫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誡其子曰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眞圖上獻明皇時東平太守具其事以聞高適代爲之表此雖不及蕙子之神妙無方而以閨閣女流預作未來圖讖覺劉更生李淳風輩有其術而尚無其才也天壤間乃有此種異物上元初有南海女子製盤鑑圖名曰轉輪鈎枝錦凡迴文一百九十二字皆四言王勃序之令狐楚跋

白布題詩

沈太史懋學與方侍御書曰聞兄疏上署中夜坐挑燈不能成寐至四鼓夢有持白布一幅求題隱居詩者即書曰烟霞萬壑藏茅廬絕頂新開一徑餘誰爲蒹葭分白露祇因秋水到漁磯醒來報兄有歸旨矣僕何預聞佳兆如此亦大奇哉詳見藝苑兼犒但磯字疑訛

扣角歌見稗光錄

有僧於婺州山中見一叟騎牛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世界壺中仙界瓊田有路通僧遂揖之不顧而去入之高士傳中知其不肯歌白石爛也

榔亭詩話卷二十五終

柳亭詩話卷二十六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十六

山陰宋長白纂

形影神（張邇公刻陶集遐字作從字我字作汝字）

玉澗雜書曰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意謂世俗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遐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我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遐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壽爲善而見知則神亦可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及其知不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使其聞道更進一關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以此心之神也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人矣

千金軀

方巨山曰淵明飲酒詩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以寶喻軀軀失則寶亡矣拔公曰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余謂巨山非獨憒讀陶詩抑且錯會雜語末云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傳消息（宋有附王著一醉哭殿庭人謂思周世宗者一在淳化間摹帖不知此屬何人元遺復有一王著即殺阿合馬於闕下者）

洛陽王著七歲能屬文十四成進士少嘗受業於張嘏東京應舉久無消息一日忽遇于通衢邀入茶肆嘏賦蝴蝶詩曰今夜棲君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忽然不見著遐訪之鄉人云亦已半年矣

質羸（謝康樂擬古於劉楨曰卓犖褊人而文最有氣褊字下得好蓋得氣之偏者也平視阿甄）

（自非中道）

建安七子子建之外獨數王劉鍾嶸謂粲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余謂羸莫甚于公幹如贈從弟三首一曰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二曰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三曰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一時一事句法重複至此回視仲宣之雜詩七哀有慚德巳（太白洞庭五絶結句三用不知二字亦犯沓之疵也）

高足立身

十九首曰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又曰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此四句可作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註

郷世有托名高尚其志而坐老邨逕者曰宜三復此言
晉于逵云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君不歸

飽令嬋詩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謝元暉詩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前首是瞻望弗及之意後首是誰適爲容之情徐孝嗣以三語該之曰願君早流眄無令春草生尤含蓄有味令嬋詩或誤入花蕊夫人集

河邊雁揚雄方言雁一名蒼㢮管子書雁胡謂之雁膙

庚子山別周尚書詩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

邊雁秋來南向飛言簡意盡得比興之神

心最苦孫名奇逢著理學宗傳載司農湯宮諭出其門

孫夏峯讀許魯齋集題曰我讀公遺書知公心最苦不陳伐宋謀天日昭肺腑題墓有遺言公意有所取道行與道尊兩義各千古按魯齋應元世祖之聘遲久方至或有譏之者曰輕出則道不尊不出則道不行元史稱其以理學自任與竇默姚樞並重云

乞歸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有詩曰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裏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洵乃傳誦王南原詩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寄慨略同

虦貓

皮襲美明月灣詩松癭忽似狖石文或如虦爾雅虦貓食虎豹郭璞註曰即師子也消夏灣詩山果紅蔌斡水苔青㲚毿毿字當作毿西京賦猛毅髬髵王逢職貢圖詩神獒髬髵狀乳貙又作髿

龍君祀張文潛本茶陵而夜過洞詩亦以吳遂混入於楚何也

洞庭山有椰毅井爲一龍詩曰山根一泓君中有龍君

若椰生洛地客傳得涇陽書按唐人作洞庭君傳自是岳陽之洞庭湖非姑蘇之洞庭山也毅乃郴州人郴人至今過洞庭者以鄉串禱於其廟則無風波之險留青日札載嘉靖辛丑王中書與神女詩似亦未確何仲默有舊井湖深柳毅祠之句則寄題君山也

連昌宮

曾南豐曰津陽門長恨歌連昌宮俱載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麗至長官清貧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由興也祿山宮中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陰陂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耶微之敘事遠

過二子余按南豐此論似屬皮相北彭淵材所以爲五恨之一也

午橋莊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得裴晉公午橋莊爲别業日與故舊乘小車携觴遊釣嘗有詩曰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門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師亮司空字也謚文定

柽觀 南史臨川王義慶于羅公洲造觀其大而惟一柽博物志曰在江陵

劉孝綽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柽觀出入三休臺按一柽觀在松滋縣相傳爲魯般所造俗呼木屐觀三休即章

華臺楚王饗客三休而至其上出賈子

賣聲兒 謐字永和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周孔垂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賣聲兒可李謐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常作神士賦歌曰心閑自樂終不爲人移詳見北魏書較李元忠以素琴濁酒邀神武于道上者似勝一籌 賣聲出莊子

豪氣蓋九州

乾道丁亥朱元晦如長沙與張敬夫講學於嶽麓書院倡和諸詩備載院志敬夫賦别元晦一首失載有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乃追芘陛與癸未入對垂拱殿事也晦翁以理學自任而南軒以豪氣擬之黄勉齋有云乾淳諸儒論議與晦翁相表裏者南軒一人而已又曰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原注引蘇穎濱逍遙堂詩作証似非南軒本旨殆用韋左司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也 性理補南軒感興詩二十首於太極反覆言之其曰珍重無極翁爲我運指掌蓋謂周濂公茂叔也無極出逸周書命訓解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

衆樂亭 山谷詩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錢公輔知明州於月湖中作衆樂亭名賢題詠成帙惟司馬溫公一首至今人傳誦之詩曰横橋通廢島華宇

出荒榛風月逢知巳江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顰何以知家給笙歌滿水濱以獨樂園人賦衆樂亭詩可謂自然合拍

岣嶁 語越夏王廟所勒石即此碑也甲子秋宿于嶽麓欲往尋寺僧以險僻力阻遂怏怏而返

岣嶁碑在嶽麓之上金壺字考云音矩呂然考之蔡子聽詩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與叟字叶則當作構漊方蜕巖詩蝌文鳥篆不可識加蹟岣嶁神禹碑作平聲用又當是勾樓平仄互異似無定音昔楊誠齋好看韵書晁景迂日課音韵十五字識此以爲拈詩者勸字考乃宋僧適之集 升菴禹碑歌妥貼排奡我與退之石鼓歌爭雄退之岣嶁

者詞妙于用短升
菴此歌巧于用長

魚棗

庾肩吾三日蘭亭曲水宴詩踴躍赬魚出參差絳棗浮江總侍宴宜猷堂曲水詩醉魚沉遠岫浮棗漾清漪按杜篤祓禊賦浮棗絳水酹酒醲川蔡邕月令章句暮春鯈魚時至張協禊賦素魚躍濟於涤波二詩盖櫽栝其義

花勝

續漢書輿服志太后入廟左右簪花勝釋名曰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唐制人日賜百官剪綵花勝沈佺期應制詩千官黼帳杯前壽百福香奩勝裏人

賈充典戒人日造花勝相遺像瑞
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

職田

唐韓青春牛榜子詩不得職田饑欲死兒儂何事打春牛職田者即古官田之遺制自周以後其法不常隋開皇中從蘇孝慈言始有定制至唐開元間停給旋又復之永泰元年以職田充軍糧肇係咸通中人想此時猶未復也宋真宗時復職田天聖七年詔罷天下職田范仲淹上疏論之慶曆時限職田紹興再復元成宗時鄭介夫上言請復舊制李侯卷戒役論有職田于牧尤難諭之句是延祐以迄至正猶相仍也明初官田之賜止及勳戚近臣而周禮之遺意遂亡

省斂　楊慎論漢武曰好其文不盡其實
發其名不要其終吾于明皇亦云

唐明皇幸湯泉詩爲餅知吟近省斂覺年豐華清之役窮極豪奢而美其名曰省斂豈眞朕瘦民肥之初意歟漢章帝秋稼觀穫詔禁逢迎煩擾曰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於爲餅之義無聞此至性愷悌所以卒稱爲長者而驪令供頓遂致貽譏于兩截也

頌任　黃裕南征詞殷勤供廟薦瀟灑事宸遊秘戲
微行戎速樓騎北狩武宗可謂兼隋唐之勝

隋煬帝幸江陵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蕭妃誣罪去之帝不能且暇日發迷樓憶之因題東南二柱有云閒來

倚檻立相望幾含情又有宮婢羅羅者帝嘗戲之羅畏蕭妃避去亦題之曰幸好爲儂伴成夢不留儂任意如何其後蕭后終邪復預唐家宮讌其去羊后之歸劉曜者幾何　宋明帝嘗令虞通之撰
妬婦記惜其書不傳

慨當

顏介家訓曰云云地理必須慨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曰鵞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曰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哉斯言可爲竪文法筆者戒

及時（樂安有四子東里 西華南容北叟）

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冰二衫段以詩投之曰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惡儻及疛無待秋凉日溉荅曰余衣本百結閩中徙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令廉夫貪觀此則知葛衣之痛不必待西華而始見也八蠶詳見丹鉛錄瑯琊代醉編雲夢藥溪談

榑華菴

福州西關外榑華菴壁上有乩仙詩一首曰綠雲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雲自無心鶴自還筆力森挺似非僞托

蒙山茶（茶字肇見王褒僮約 孫樵呼爲晚甘侯）

六經無茶字或云即荼也張孟陽登成都城樓詩芳茶冠六州茶字始見吟咏魏鶴山有邛州先茶記自宋以前皆製爲餅碾而煮之且有加鹽與薑者蘇能烏觜茶詩拒碾乾臠細撑封利穎斜鹽損添常誠薑宜著更誇范石湖詩末暇煮茗和薑鹽是宋猶然也其接葉而瀹以湯則自元明間始黎陽王咏蒙山茶詩聞道蒙山風味佳洞天深處鎖烟霞冰綃碎剪先春葉石髓香粘絕品花蟹眼不須煎活水酪奴何敢鬭新芽若教陸羽持公論應是人間第一茶稱許之至幾與穆陀樹葉爭衡然近來茶品最多未可遽爲甲乙也

七椀

玉川叟七椀茶詩脫胎于沈炯獨酌謠東坡嘗遊杭州諸寺一日飲釅茶七椀吟曰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又試院作煎茶歌末句即用玉川語

玉童（羊祜父名道先娶孔 融女繼娶蔡邕女）

長慶集有談氏小外孫玉童詩頸聯曰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按羊叔子有讓爵表爲其舅子蔡襲是中郎有子矣踈羊所自出則非文姬子幼楊惲字（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母蔡氏邕女也 又羊祜傳祜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金牛峽

金牛峽一名五丁峽在寧羌州北五十里張儀司馬錯入蜀之路也胡曾有詩曰山嶺千重擁石門成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噫蠶叢魚鳬開國茫然造物欲聲教之廣被自不能不假手於五丁從古迄今寧獨一金牛峽爲入蜀之道哉（黄叔度謂負薪者曰藍關之險平於九衢太華之限裕于戰場所以慷慨而悲歎也）

五臺山

水經註溥池水西注五臺山是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按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山名清凉昔有一萬肉身菩

醮于內修行郴子厚云雲代間有靈山爲與乾竺鷲嶺角立相望即此山也遊人題咏不乏而擅場者絶少如雄臨絶塞風霜苦衆過新春草木疏王琮句也雨少四時山自潤雪當九夏地偏炎蔣道句也孤峯聳翠連三晉八水分流潤四方釋覺圓句也濟磬有聲常出樹古碑無字漫封苔蔣誠句也碎金寸璧時或有之求其發皇揚厲一空千古者不數數見也豈境當邊徼名公鉅子未能接踵而來耶抑山靈自閟不欲顯名於塵世耶

故山自爲浮休居士芸叟別號也唐有張鷟號浮休子即所謂萬選青錢者宋有張鷟著朝野遺記

張芸叟善畫多所題識題劉明復秋景曰我有故山曾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張名舜民入黨碑嘗有快快之色其女亦能詩咏蠟燭云莫訝淚頻滴只緣心未灰蓋諷之也後歸司馬朴侯延慶雅聞錄作尊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似不如原句之穩

統字

王建宮詞柘黃新統御床高韵藂云統去聲晒衣竿也別本作帕字俗甚

埤字

晉語醫和對趙文子曰松柏不生埤荀子埤汚庸俗子虛賦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劉向諫起昌陵疏增埤爲高猶康聲無哀樂論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皆作埤字解王褒山家詩衆林積爲嶺園竹茂成埤老杜題省中壁竹埤二字祖此

不字一音泉一音虐

燕子瞻丹桂詩幽芳本長存暫悴如蝕月月當付造物未易料枯不又圓中草木詩牽牛獨何畏詰曲自芽不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此字此韵從未拈出

軟弱

史記春申君曰李園軟弱人也漢書王尊之子伯爲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劉越石詩嗟余軟弱弗克負荷當是用漢書語

天長地久

張衡思元詩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高彪清誡詩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抱朴子用之於文曰大陵假蔬之松上谷倒生之柏皆與天齊其長與地等其久也高適有天長地久詞三首

舊府一作過崔兗州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亦云安平公所爲也須考

李義山過舊府寄緒掾詩莫悲無鬼論終負託孤心上句用拾遺記田疇哭劉虞事非泛引阮宣子也下句則史記趙氏事此必令狐楚第也然飛卿有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孤悉帶鈴之語何得如此敘

琴溪山又曰郎君官重旅行駕東閣無緣得再窺則不滿于翻可知

白雲遊

南齊褚伯玉字元璩隱居瀑布山王僧達邀入郡信宿而逝僧達與丘珍孫書曰褚先生神從白雲遊矣孫逖詩只疑仙路近夢與白雲遊本此于鵠詩獨來多任性惟與白雲期更切

荔枝來 張曲江荔枝賦物以不知爲輕味以無比爲疑上無深知與彼何異

遯齋閒覽曰杜牧華淸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荔枝六月方熟詞雖美而非

實事嚴客揮犀亦云余謂長至元旦諸大朝會俱在正衙必無行宮度歲之理況有春來賜浴華淸池之事安知六月不復遊驪山乎 程大昌雍錄云十月往歲盡還宮此亦一証

蘭生 事見龍城錄

魏鄭公徵善治酒有醽醁翠濤二品太宗嘗賜以詩曰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漢武百末旨酒見寶鼎歌師古註曰百草花之末也玉薤隋煬帝酒名 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刻本誤作百味

玉堂

世人稱翰苑曰玉堂以宋太宗賜蘇易簡詩翰林承旨貴淸淨玉堂中也然此二字肇見於楚大夫風賦秦漢則有殿名玉堂在太液池南翼奉傳久汚玉堂之署是也文翁講室亦號玉堂揚雄解嘲登金門上玉堂謝朓後閣賦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泬寥古樂府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薛維翰詩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則是白玉亦如黃金之類不必以飛白翰苑爲定名也

七歲及第 鄭谷有贈劉神童六歲及第詩

買參政黃中幼穎悟讀書等身七歲以童子及第李司空昉贈以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千

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七歲神童前有劉孝綽後有李東陽而黃獨以及第聞若晏元獻殊七歲賜同進士出身則以張知白薦之耳 名臣言行錄曰殊召試闕下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有此賦乞別命題

淸水詩

劉原博八歲作淸水詩曰門前一淸水日夜向東流借問歸何處滄溟是盡頭人目爲聖童後與蘇平晏鐸諸人爲景泰十才子 原博諱儼御史按廣東詩最古逸人冰雪壺中老相識孫撰即盛果也

疑塚 俞左符輟耕錄作俞應符絲雪亭雜言撰爲元人

曹瞞死作疑塚七十二宋俞左符有詩曰生前欺人絕

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其後馬氏據有湖南效其故智爲疑塚于青草城東且多至數倍王琎有詩曰疑塚何勞苦用心沒堆青草獨相尋屈原只葬江魚腹留得香風直至今

有知音

漳河疑塚北人歲歲增土於上范石湖奉使過此有詩曰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酋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七十二塚不知作何封法老瞞地下應笑番邪無復有識捉刀人者按武曌葬乾陵俗呼爲阿武墳前列諸貴人陪葬亦疑塚之類其碑係僞周自製金塡其字後人題咏無算余皆特往視之有大金御弟郎君題名書法絶佳

水葉風絲

六朝駢體之句皆不勝皆然生成一種風格不得混人晚唐若浴鷗閑水葉戲蝶避風絲纖巧殊絶似蘭畹金荃中語邵二泉謂起阮嗣宗作登步兵遂降格至此耶抑別有一嗣宗也陳文惠有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之句仿佛近之唐有詩人備嗣宗阮字登備字之訛與

詩囚

昌黎嘗夢人以丈書一卷强令吞之旁有一人拊掌而笑後遇東野正夢中所見者

孟東野慈母手中線一首言有盡而意無窮足與李公垂鋤禾日當午並傳餘如峽哀杏殤之類邊幅窘縮寒乎不足以盡之而昌黎謂孟郊詩高出晉魏浸淫乎漢未免揚詡過情東坡曰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遺山曰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信已東坡詩如其書劍拔弩張之氣時時露諸筆端若送戴蒙赴玉局觀題張敷長篇巻堂二首格律嚴整似唐音矣遺山亦以氣勝其穠縟處於七言近體見之

駢對

庾子山交河望合浦元兎想朱鳶徐孝穆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皇甫冉行人隨旅雁楚樹入湘雲耿湋鐘刹臨回移來樓閣碧叢俱五言駢對

三元之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洪覺範

謂多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也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所謂交股對亦謂之蹉對按李文山裙拖六幅湘江水鬟挽巫山一段雲唐人故有此格也

石田

謝遺塵事詳松陵唱和詩

黃文獻贈石田錄師詩石田外史丹山住如此溪山得此人窮冢久無皮襲美清風復見謝遺塵門前飛瀑長翻雪洞口幽花淺駐春老我京華歸訪隱抱琴安得日相親石田者道士毛永貞也貞名晉字晉卿

尤楊

楊誠齋和尤延之覓道院集遣騎送呈七律一首其起句曰與君鬢髮總星星詩句輸君老更成結曰誰把尤楊語同日不教李杜獨齊名延之嘗戲誠齋曰楊氏爲我楊即應曰尤物移人是嘲謔亦齊名已

黃徐

黃九煙與徐野君同集汪㴥漪許黃有句云徐孺客中元第一黃香天下可無雙上句極推野君下句乃引以自遜也徐和曰席上逆人多落落鏡中自許只雙雙避故實而運以發字覺松陵唱和太費推敲戊午秋將從軍入閩別野君於雁樓以百果詩見委走筆應之并以小詞來正明年野君寄弁言一篇於漳南元晏先生謬承推奬已

十三絃

藕長公外記云東坡將還都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攜一琴來有十三絃而中破坡歎息殊曰雖破可修坡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事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筝是響泉覺而志之及夜復夢殊來理前語方驚覺而殊至蓋其非夢也問之殊乃不知按和璞與房琯發松下石甕得所埋手書琯始悟已爲永禪師後身坡屬五祖戒和尚轉世豈戒又屬永之後身歟

孫伯融炎以都事知處州書幣迎伯溫不去不還至貽以劍炎還之報以詩曰還君持之奉

明宋若歲大旱作稾雨數禱再三乃出山

劉青田以佐命雄才時當末造採其初意亦未嘗絕念於庚申君也加雜感諸咏有云淮海風雲連鼓角湖山花木怨笙歌古戍有狐鳴夜月高岡無鳳集朝陽江湖滿地蛟螭浪秔稻連天鳥鼠秋高牙畫戟尊方伯繡段黃封出內朝塵埃不辨風雲色雨露全歸枳棘花濟世何人希管樂隱居無處覓求羊肉食不知田野事布衣深爲廟廊憂雄豪竊據皆屠狗功業興王盡納貂胸中眼底有無限牢騷鬱勃之氣逆其後題望江亭曰興亡莫問前朝事江水東流去不還天時人事總付之不言之表而已非好以詩鳴也伯溫迫之於前惟庸扼之於後吾欲以宋中變化觀龍與臺世叔諒居求二語言其生平

安歸

指叔夜述志詩斥鷃澹蒿林仰唉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所歸五君咏所謂立俗忤流議者以此阮嗣宗咏懷詩鸒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所謂臧否緊亦洞者以此東方朔云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故丁其時寧爲阮勿爲嵇毋之無甚高論也楊子雲曰說志者莫辯乎詩劉彥和曰標心於萬古之上送懷于千載之下述志咏懷如此領會始得

柳亭詩話卷二十六終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十七

山陰宋長白撰

識道知理

王摩詰詩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又曰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劉眴作右丞傳曰維兄弟俱奉佛日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爲樂豈凝碧池後有戒心而然耶然讀其全集超悟非凡自是夙慧所鍾非晚年論定也

烏皮几 謝朓有烏皮隱几詩

高士傳宋明不仕杜門誦黃老孫登遺以烏羔皮裹几右丞贈慕容承曰紗帽烏皮几閒右恒賦詩用此顏氏家訓

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其即方褥也故曰坐非與人對奕之謂

三癸亭

李荷澤選皎然詩有三癸亭一首發端曰秋意西山多列岑縈左次繚亭歷三癸疏址鄰佛寺自註云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立故名顏名陸創謂魯公清臣處士鴻漸也 按皎然名清晝顏魯公集聯句可證唐藝文志誤以山堂肆考爲正

君子行 齊已有白蓮集張光憲序[illegible]和尚諸云已項有瘤人目爲詩囊本姓胡名得生

齊已作君子行曰聖人不生麟龍何瑞梧桐不高鳳皇何止吾聞古之君子行藏有時進退求已榮必爲天下榮恥必爲天下恥苟進不如此退不如此亦何必用虛僞之文章取榮名而自美其讀李白集曰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馬太青評前詩曰光明俊偉儒者殺又曰能使李白心死 王彝題太白像曰青天無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河渚通首倣岸可以呈似青蓮嘗著論力詆楊廉夫以爲文妖後與高啓俱死魏觀之禍

青蓮谷

長興臧侍御嘨亭題青蓮谷云丹崖翠壁豈寒盟好何曾留在化城自古遊仙隨處是清風明月嬾將迎按太白嘗讀書廬山老杜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嘨亭即用太白語作起結自是本地風光

臥龍眺月

乙丑客長沙嘨亭攜楚遊詩索序今其稿已失甲申在桃州宋刺史以嘨亭遺照見示有二絕曰三江東望是蓬瀛銀漢光浮苦竹城遙憶當年臨眺處蒼苔零落舊題名曾城雄峙越王臺絕頂浮雲徹夜開我向[illegible]閣題拂袂嵯峨起處待君來蓋臥龍眺月圖也

風雨虎丘 兒名永修字敘來十三遊庠十九而夭有子繼渝孫曰汝爲皆以文行世其家

先侍御易有十子余呼兒者一餘皆弟行也兒早世其二曰漢章名倬英才逸氣走筆成文二十二客死嫁翁官署遺稿罕有存者嘗記其風雨渡江有小艇鯨鯢三

[illegible]孤江風雨一人歸之句又虎丘詩曰霸業不終羞作虎劍衰未泯孰為龍而全篇失傳

賭墅簪花

王旻仙倩遊嶺南有紀懷詩四十首內有見懷一首曰萬卷何嘗羨五車同袍與姊隔天涯旻仙與余為中表曾經峽口傳神女指余楚游事也客立樓頭望主家余在都屢館于余張之第少傅棋枰觀賭墅謂侍御勇有宅相之稱夫人筆格喜簪花謂先慈素喜臨池傳經共道推元季甯氏諸兒敢並誇指昱晟也旻仙珊珊瑣竹試輒冠軍竟以中酒被疾憤懣而死倪無功會鼎馬太

青青及余皆有序會當代梓以問世

把酒吟詩　韋莊詩能詩豈是經時策愛酒原非命世才吾欲以此二語規之地下

又一首曰把酒曾同哭杜翁吟詩又見邵諸公自註云蔣杜陵逝世九年吳雪舫姜克猷相繼訃聞翻將季子余刀排可惜姜生布被客新鏡彩鸞應有淚自註云克猷新納少姬舊樓紅鶴竟無踪自註云雪舫宅有紅鶴堂水洪花裏開門坐牖得頁宵隻影中三君皆與余契誌此以示車過腹痛之意旻仙有客翠詞與雪舫吹香詞並傳

清敏先生　朱謀垪亦獻王七世孫諡貞靜先生有枳園稿

朱多烜亭獻王孫嘗變姓名為來相如偕吳明卿訪王百穀于金閶訪王元美于弇洲有集曰倦遊雪浪選定之謚曰清敏先生過龍沙詩曰草昧君臣定爺瓚父老迎孫太亂下江西事也五排集樓霖巖其送甯康訪之蜀一首何句典核確是唐人家數

無家有賦

徐學謨守荊州趙郡宋登春以詩投之有曰無家自合依劉表有賦誰能薦長卿徐後以大宗伯致政登春復訪于吳餞別城外趨呼傍人勿恨我潮信掉頭徑去抵海口跳白波而逝　宋字應元號海翁晚寓江陵天鵝池又號鵝池生嘗遊京師邸謝榛詩名籍甚生見而嗤之曰此以聲律備巧者也

滴夢梳骨

東野詩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升菴詩春鈕胸內貯石關口中生寫出才人潦倒之狀不堪回想太白有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

孤桐蘿蔦

張曲江雜詩孤桐亦何為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又曰蘿蔦必有托風霜不能落酷在謝將惑甘從葵與藿味其語氣當是假月排擠之候羽扇自況之餘也

一代言　梁天與致之詩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

相怨同處則以情相與知我罪我存以詩也

白香山贈樊著作詩以陽城與元稹又將劉闢庾氏盧從史孔戡參錯序之其末乃曰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亦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代言以備史闕文載道然曰直是餘論白之手樊之耳皆千古

知音知己

儲光羲詩知音蓋詞客方見交情難又云希聲盡衆人深識惟在己陸放翁有云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可爲儲詩合註蘇欒城曰儲詩高處似淵明平處似摩詰

捧劍

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闌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此郭氏蒼頭捧劍詩也其題牡丹并留獻一云齊亦佳尚令蒼頭士家兒見之定當把臂爲莫逆交誰謂捧劍中無與人耶餘見雲溪友議前略時南海歐訊導有僕曰李英字少芝以詩自見宋較文當稱其清勁可稱能宗其主人

奴才子

水經註李特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晉書成都王穎敗劉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眞奴才也又郭汾陽自謂諸子皆奴才老杜寄高適詩王將奴才子蛇同足凱歌時適爲河西書記哥舒方以功名顯奴才二字兩下俱無交涉按史記蔡泰謂張儀曰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奴字當是收字之訛與足字對恰合

中使貴高嘆成與詩寺人一篇有日小奴壞王道應患防須早不意處人有几違識

韓邦靖字汝慶與兄邦奇同舉進士觀谷太監出軍歌五千精銳下良鄉雲裏旌旗閃日光諸將不知中使貴夜來馬上別君王按正德三年乾清宮災汝慶爲水曹郎應詔陳言云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大繫詔獄奪官金射堂曰讀此詩則前二語乃實錄也邦奇字汝

節號苑洛先生

狀元兒

宋眞宗東封放柴固以下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及第魏野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固灝子師德去華子也又安德裕與其子守亮亦父子狀元見文獻通考

平康夜過

徐適崇寧中狀元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是宋朝狀元之老者適又在陳同甫之上矣而文昌雜

錄遯齋閒覽皆謂梁灝八十二歲載其謝啓云云按
灝本傳雍熙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暴卒年四十三則灝及第止二十三歲實少年狀元
也何文肅喬新題梁秘書墓詩亦考斷未詳嵇康問長嘯於蘇門
山在魏晉之際孫綽作蘭亭序在永和之時筆蘐及
以孫登爲綽之子其倒置如此何以服新都之心耶

二十三

清夜錄載詹義登科後作解嘲詩曰讀盡詩書四五擔
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玉露載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其年對曰七十三問
幾子對曰未娶遂以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爲詩曰新
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義與修同出一轍矣

陳修山堂肆考作陳敏修

鶴仙靈

周宗伯洪謨計偕日舟泊邗江夢一異人謂曰吾即子
之前身也問其姓曰吾友鶴山人丁其姓家維揚及公
官留都以詩訊維揚守王三原恕曰生死輪廻事杳冥
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
王得詩甚訝訪諸耆舊羅文節曰友鶴山人丞友丁啓
宗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卒於成都以
儒雅重於蕭王有德人也王即以此復之右見雙槐歲
鈔鄭公名衍于羅定中易形而來者此此皆是若人魏則又似羽客矣黃涪翁前身是一女子夢中詢其故
氣改葬而愈輪廻之說故當不安

石材廟盧溪贈澹菴詩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

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敵泊舟廟下夢神
告曰速行敵且至遂放舟趨章貢後封廟神剛應侯胡
澹菴乞斬秦檜寺丞陳彥柔以啓賀之坐貶安遠南行
過此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
夢還舒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
遂客幾時回時王盧溪以詩賀澹菴亦貶辰陽孝宗朝
盧溪召赴闕壽踰九十而彥柔竟卒於貶所盧溪名廷

珪彥柔名剛中詳見鶴林玉露

玉帶生

張都事玉帶生歌有曰鸞刀夜判黑龍尾硬作端溪蒼
玉砥蓋琢文丞相遺研也有曰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玩
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録至今猶可想謝公
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死出門去冬青
樹邊書憤詞是此硯爲皐羽所得而後流入會稽也但
原序詞多隱約而冬青事又與遂昌雜録不符所云上
皇者豈此硯爲紹陵所賜歟丞相硯銘四十四字詳本集小註

圖圓曲陳沅也宋遺民文虎附壁陽已十年八不混鄉爲章君臣父子總無公之可

與梅村圓圓曲共婺蝤曰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
爲紅顏二句已槩括一篇之旨以下只參錯序事使人
自得於言外至結尾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
照汗青明明以忠孝二字作兩頭關鍵其雜感有云只
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尤見味外味也

進士將軍 郭彥章詩梁震徒稱前進士灞陵誰識舊將軍

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塞自稱前進士
夜亭誰識故將軍銀錯搖落星辰氣鞺鞳沈涵虎豹文
酒上重來欲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此閻古古贈太原
軒綎詩也軒初生時其父夢劉將軍入其室因以爲名

而字曰公劉頸聯二語蓋指此閻名爾梅沛縣人古古題面
谷關曰張祿入來人未覺田文歸去吏猶眼深得風人之旨

青鸞尾

沈石田題趙善長所畫折枝竹云青鸞有尾不可剪飛
過猶餘五尺強借得庭前夜來月倒描一影在東牆憶
幼時於書塾見徐文長畫折枝竹一幅自題其首曰青
鸞五尺尾一半入青霄老眼摩挲看方知是竹梢二詩
命意全同俱可誦也

石湖

姑蘇上方寺踞石湖之上與虎丘競傳袁中郎謂虎丘
如冶豔女上方如披褐道人是已然虎丘吟咏最多
而石湖自許丁卯一聲山鳥曙雲外幾點水螢秋草中
之後絕無佳者范致能詩一川新漲熨秋光挂虬遂隱
受晚凉楊柳無窮蟬不斷好風將夢過橫塘殊有興味
而前後二首不稱楊鐵崖三月十日春濛濛一首兩句
一轉情敘錯綜原以花遊曲爲題也

問道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
作八詩贈之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爲韻其曰寢興與
時俱猶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是告之以

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
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其曰聖學魯東家恭惟同
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理也略見
韻語陽秋 按展如名閔子玉之孫仲遠之子坡集有祭子玉仲遠文

猛燭 文帝有炎燭繼望舒之句似猛字爲精

魏明帝樂府晝作不停手猛燭繼望舒晉庾闡藏閣賦
昏猛炬以增明從因朗而心隔蓋周禮所謂賁燭楚詞
所云懸火也杜詩銅盤燒蠟光吐日殆指此乎詳見藝
苑醍醐 歲時雜記曰除夕作賁燭如庭燎賁字即墳字之義

雜人

周禮雞人夜呼旦以叫百官晉太康地記曰後漢時周
始公安劉陽㴝陽四縣衛士習雞鳴由於闕下歌之明
制升殿雞人於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劉孝標文雞人
曉唱鷄蓋成除王右丞詩絳幘雞人報曉籌

玉帳

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袁卓遁甲
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
兵家厭勝之方位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
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之也李太白
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謂戌爲河魁主將之帳

在戌也齊賢註謂唐藝文志有玉帳經河魁在九星爲
文曲似當再考袁卓尚友錄作貝卓譜系混淆難更僕數

鹿葱趙韓王令道士上章祈先美事手書青詞吹墮臨門與此正同

沈休文爲梁朝佐命晚年祈進搆之取所爲鹿葱詩以
自武帝帝銜之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怒約以憂死
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萱與蕙豈供麋鹿
食濯吐老圃曰身處嫌疑之地口陳形跡之語加以媒
孼之人爲搆于旁約之不免也固宜

奪情南陽江陵皆以奪情而干清議李因循攻日淺故身後之謗毀猶輕

湯宄守諫奪情事予杖歸沈君典以詩送之有曰愧殺
盧名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晢辭江陵於神廟功過自不
相掩于穀山上丘乃林青故是平情之論楊四知爲御史有追論盦
惡樣後一疏蓋因江陵既死而追論焉保徐爵并及尤
七也陸冢宰五臺見之曰太岳者貽余一倡樹風虎方
怒深林蝶正眞世無行路客終是不傷人則其剛愎可
知康峰此疏足爲人心大快康峰楊字也見詞林館課
註

欲上天

後漢書五行志曰隗囂起兵於天水民間謠曰出吳門
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囂
少病蹇吳門冀郭門也緹羣山名李天生曰此謠眞爲
癡妄人寫照末二句尤奇快世多蹇者可以悟矣天鐵囡反

醉如泥劉毅居齋宮妻省之即奏加妻罪蕭解齋故知醉門迎使客滅燭看家書不足怪也

漢官志曰北海周澤爲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
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
送詔獄并自劾時論非其嬌激爲之諺曰居世不諧爲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此歌恢諧得妙覺李載仁河魁
在房不宜行事之語猶讓此老道學三分澤字稚都

怯如黽

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
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譚苑醍

謝曰泥音涅甿音氓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盞不得其音而改之李天生門註論最是古音漸失後人妄言轉叶甚有改其字者亭林先生韵正所為作也

機上絲 魏有王肅乃朗之子隨父在會稽汪易於東齋者

王肅仕齊為秘書丞娶謝氏後奔魏復尚陳留公主謝氏為尼來奔以詩與肅曰本為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此尼殊乏林下家風公主又無南威恩宇兩賢相厄不能特置左右夫人

也按肅本傳景文之孫奐之子奐為武帝所殺乃奔魏尚陳留即彭城公主先為劉昱子婦前娶謝氏生子紹與臨紫謝氏始攜子女至壽春紹遂有詩二詩不知何據諸家紛載之

如循環

伉儷之為者莫如徐淑秦嘉往還贈答何其悱惻纏綿耶白頭吟可以邪茂陵之聘織錦詩可以息陽臺之妬吾獨怪夫王子敬之于郗李易安之于趙非所稱士女中之錚錚者而何以逃謬至此耶一別懷萬恨起坐為不寧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不能不三復于此言汪清河劉聘甄氏女未娶而女卒欲聘張將奠雁設祭于甄家哭之慟夜夢甄來慰曰紉遊大夫欲害君須防之及舟不解所指後食江西宏過紅遊波忽憶前夢托故維舟而解觀者俱殺張于正日汪冀生未相逢而死銜相願如此世有朝夕相親而終身相思者能無憾乎汪名應軫以庶常謫守泗州武宗時有直聲

茜衫溫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此文長憶內詩也序云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漬余為泣下數行時夜天大雨雪文長篤于伉儷如此不知何以致後妻之究前乎此者不止一鄢文勝後乎此者寧僅一屈翁山

對馬軍

韓維謝兗夫寄新酒詩有客忽傳龍坂至開尊如對馬

軍嘗自註云嘗怪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之句及得錦屏山廸名有脊河南府使馬軍送對酒者然後了然余按杜詩以對馬軍為句捋囫似乎以對字截斷須更質之知者

月石屏

蘇子美月石屏詩有云老蚌向月月降胎海犀望星星入角形霞鑠石變雲砂白虹貫巖生美璞刻畫精到物無遁形廬陵所謂不經老匠先指抉有手誰敢施錐鑱傾倒至此洵乎滄浪非易才也然禪家有犀因望月紋生角之語似望星特因向月而借對耳通天之犀於星

平何庸

秋山畫竹

沈石田題許道寧秋山暮靄圖有云平生見此真有幾不負長安許道寧殘山豈合推馬遠爽林亦宜矜李成題夏仲昭畫竹有云近來畫竹有數家世人皆愛我不辨我非能畫却能看別有苦思通幽元盎白石翁自擅絕技其所推許非苟然也二歌甚長當於本集觀之（許道寧畫孫敎祥比之新唐書夏㮣與張益同年俱善寫竹見仲昭畫竹妙絕遂不復寫此與唐人各畫水火者同）

畫狀元

吳小仙幼居鄉塾嘗以敗紙作畫題詩于上曰白頭一老子牽驢來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蒙師搜得之驚曰吾非汝師也遂辭去其後為武英殿待詔宣宗呼為畫狀元（小仙名偉筆墨僅可與平山匹對而浪受重名如此彼以紅衫作釣魚人者能勿致同儕之誚耶）

畫魚

劉進善畫魚名重一時魯祭酒鐸題曰劉生亦是丹青家近來作畫無此曹戲將禿筆作鱗介巳覺四壁生風濤黃宗伯其昌題曰魚為水族類最稱近來畫手安成劉生稱如雲筆如雨恍惚變態不可求二歌甚長有神彩氣鋏非獨劉生藉之以傳亦覺織鱗巨鬐皆活潑潑地也

應夢羅漢（紫柏尊者嘗夢十六僧求挂瓶鉢登日購得禪月所繪揭供都城明因寺）

歐陽炯題禪月大師應夢羅漢歌有云閉目焚香坐禪室脫下袈裟點神筆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通首形容俱極豪放疑其翰墨有意到筆隨之致此畫尚在咸陽丁卯歲鳩茲張岫菴與予同赴靈武予抱病邸中張獨至水陸寺觀之以為工級無比不知即歐陽所題否禪月者貫休也字德隱

行學規

會稽吳孜嘗從胡安定學馳名嘉祐治平間郡人謀建學即捨宅為基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龜齡贈以詩曰右軍宅作空王寺秘監家為羽士宮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歸在杏壇中人知始藉學宮為范文正故宅不知會稽學宮捨自吳君何耶然非太守雅量恐學規亦未敢行（伯玉嘗守太平令司戶曾子固作六經閣記尊炯指為王安石爪牙與李定同稱先輩謂歷朝小人易識而宋朝小人難識者以其多托於理學之林也）

叩銅鉢

齊書蕭之琰與丘令楷並以文稱竟陵王子良夜集令

賦詩四韻刻燭一寸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之有乃與楷共叩銅鉢響絕詩成觀此覺研京練都十年吟古鎸者未免迂鈍丘令楷初潭集誤作江洪

鍾山公

李司空建勳既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以狀賀之勳答以詩曰司空猶不作那致作司徒又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求退歸青陽自稱九華先生未幾復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或以宋公爲比因賦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可謂知止不殆者矣許載吳唐拾遺錄有齊丘致徐知誥書責爲勸農止彘而九國

志不負不書似不當以人廢言

騎鶴來

葛稚川曰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世之妄意求仙者可以悟矣

白眞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值戲題於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不留姓名而去人傳呂仙過之朝野輻輳平章察罕也見草木子玉霄名賓暘人嘗提舉江右儒學後棄家入道居天台山

青山瘦

宋元成作藥書十二卷自序末云邾清往詩市城誰念青山瘦盡日蹋頭不斷烟青山瘦矣而薪之樵之蕪穢不已無乃心爲形役行盡如馳汩汩於塵垢穢亂而不知返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盍若洗心而退藏于密抑按對山堂著述充棟而自序乃復如此知其解者安能旦暮遇之耶

春秋筆

明祖遣詹同徵楊維楨楊賦老客婦詞以進留百二十日放還又嘗有句曰老夫一管春秋筆留向胸中取次裁宋濂溪詩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廉夫病亟撫歸仝宰記與則而就曰九華由濟君迎我遂擲筆而逝

研露珠沈約傳曰賦與理合匪由思至又云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知其解者可與論詩已

先公遯世以後手不釋卷家庋盈書萬軸朱墨淋漓兵燹之餘散亡過半偶檢宋元詩話百有餘種皆先公評騭并系以詩曰老病閉吟哦慮除桃花亂撲案頭書祇疑天遣成批點絕勝清溪研露珠識此以見手澤之僅存者如此

浸野梅史稱葵年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理宗嘗稱爲儒臣之所難

趙信菴葵過慧山寺詩古木森森映綠苔螺峨樓閣倚雲開山僧不問朝天客自汲冰泉浸野梅風骨森挺足與宗留守岳鄂王旗鼓相當

柳亭詩話卷二十七

柳亭詩話卷二十八

目次

山陰宋長白纂

紀行

紀行詩前有康樂後有宣城譬之於畫康樂則堆金積粉北宗一派也宣城則平遠閒曠南宗之流也兼斯二美斷推少陵矣范石湖有句云扁舟風露熟半世江湖徧非足跡徧天下者紀行詩未易措手楊元孚灤京雜咏一百首乃紀行變調然亦足以備一朝之風物云

和韵

（徐伯魯論詩於和韵一條極為詳核）

顏延年謝元暉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此和詩之始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韵蓋同用改字十韵此和韵之始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韵別為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故史於諸文上中獨言筠善押強韵逮及唐人和意而不和韵至元白而此風一變至皮陸而為之再變自宋以還誇奇鬭險毋論元氣索然即勝理之間亦覺不相連綴刻楮雕冰幾何而不唐捐耶（東坡和蔣大夫贈我皆強韵知君得與書）

琴操竹枝

退之琴操夢得竹枝仲初宮詞文昌樂府皆以古調而運新聲脫盡尋常蹊徑至若李賀盧仝孟郊杜牧賈島曹唐輩亦各自立門墻不肯寄人籬下雖非堂堂正正之師而偏鋒取勝亦足稱一時之傑矣

義山渭南

李義山陸渭南皆祖述少陵者李之蘊藉陸之排奡皆能寓變化于規矩之中李去其纖陸汰其粗其於大曆元和也何有（松雪之近體空同之古風一失之靡一失之率皆學杜而不得其推蹤者也）

文章之厄

洪覺範曰詩至義山乃文章之厄吾謂此言太過甚於秀鐵面之呵魯直矣隋煬木刻柳晉昌黎遊拜孟郊李洞念賈島佛王晉卿禮楊大年瓣香援記何以過之義山生前有里娘結帶而求死後有劉筠肖像而禱不可謂非文采風流之一助也（筠字子儀）

告歸

不加誠齋（史稱誠齋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韓侂胄築南園屬記楊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遂告歸）

渭南全集畢竟以七律擅長遠撮錢劉之標近萃蘇黃之勝而乃曰我不加誠齋毋乃鳴謙太甚乎昌黎傾倒于東野廬陵尊奬于聖俞特以耽奇之故不覺盲之崐姚試取楊陸二集並觀必有辨其為邢尹者

明詩

（戴司農明說選詩自魏迄明凡十一朝除少陵供奉外僅五十六家宋一人元一人）

明詩繼唐人之絕緒挽風氣於六朝高季迪楊孟載袁

海叟劉誠意草輅藍縷以啓山林則四傑之前驅也北地信陽關鹽叢而保兒釋訒非少陵供奉之遺風乎茶陵應制諸體故是臺閣規模至新翻樂府則獨步一時鉄雖玉笥不足多也嘉隆七子大如王謝子弟舉止動人所恨冠裳一例畧無差别濟諸大曆才子之內未免退避三舍嗣是以往各有微長而鬼不如賀怪不如仝若青藤之好人不任世惡人磨世尊有鼻有眼孔無頭無尾巴巾耶之船如木屐大士北郭魚多一个莊嚴佛千秋骨董人直是佯狂玩世英雄欺人語耳詩之爲教不如是也竹溪市語混入詩歌者濫觴於元白横溢於德祖此如太倉之有朽粟大海之有死屍而

後人每每效之審如是也則剃妻怕酒盞可咏擰冷飯搭魚總堪紀事而有批兩个活雷公洗出方知本中覓可奉爲金科玉律矣

漢宮篇

崑山王逢年字舜華爲諸生時試經義多入古文奇字爲有司所黜嘗作漢宮篇有云吾道欲與周禮樂聖朝容老漢文章詩名海岱集王弇洲序之極推許而舜華頗騁時摘王李句嗤爲俗調弇洲怒而聲之李亦改同時有袁景休字孟逸賈于市嘗摘劉御史詩以爲笑御史屬郡尉笞之景休寧受笞不改口尉笑而遣之蔡九逵所謂少陵不足法者尚未將頌言攻北地也

梅村張損菴曰詩人之志至平易今以艱險求詩何由見詩人之志朱紫陽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北地信陽之變而爲公安竟陵也舍蒼燚綠錦而求瓦棺木瘞也矯之以雲間却首蒯而披綺紈矣扼之以虞山舍康莊而趨九折矣汪鈍翁與計甫草詩曰天下幾人稱作者翰林獨數吳梅村又曰黃門得名三十載體勢皆與梅村同平心之論不得謂阿其所好也

水谷

歐陽公水谷夜行詩於子美聖俞極爲推奬蘇則狀其超邁横絶所謂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㽞如千里馬

已發不可殺梅則形其深遠閒淡所謂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二公嘗日齊名而蘇頗不足於梅嘗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按越在天聖景祐間嘗爲尚書郎雖以書得名而時論謂其輕俗無古法

白袷禮記深衣曲袷如矩以應方故曰交領也

李昌谷詩白袷王郎寄桃葉正用大令故事而坊本誤以王爲玉遂覺情致索然按公蒸元宵尚白袷裁衫玉滿頭吳梅村集白袷二字凡數見蓋自唐以來不勝枚舉憶辛巳歲予爲羊頭小帽所傷移文詬之內有紫冠

白袷之句以其重服横行也而不識絵字者指袷當爲帢助其狂吠時亡友趙使君過予相質予謂冠袷自是二物拳廣决疑要話白袷深衣正喪服也此非文義不通姑置勿論即袷之一字說文廣韻箋注甚明若証之經史文集則禮記有不上於袷史記有錦袷繡袷廣異記有黃袷皂袷不但詩人撫拾已也趙君曰何不備晰其原以爲玄人針砭予唉曰是欲以太形作太行者爲教猱之具耶附此以博一噱

荷亭辨論 劉韺四序荷亭乘曰後儒不及前人由其思人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也

盧正大著荷亭辨論多駁古人成說有人寄以詩曰桃

花間偏上樓亦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唇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觀此則孫楚反金人銘王粲反金人贊可以不作盧名格東陽人自任爲朱子忠臣與章楓山友善辭見雅溪家乘

輕雲飛雨

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子安咏滕王閣曰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杜少陵題江陵樓曰碧窗宿霧濛濛上朱栱浮雲細細輕王合用其意杜則離而化之皆善於取材者也

縱横舒

陶淵明擬古詩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横舒静觀元化得天理流行之妙莊子曰春雨日時百草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怒字駭字二老滿腹天機

竹香 丹鉛錄所引香字甚多

少陵咏竹有風吹細細香之句元遺山兩用其語曰潭影午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静中聞又曰魚樂定從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

青雲干呂

十洲記曰月氏國獻神香曰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有妙道之君乎唐獻陀以此爲題王履貞有曰異方占瑞氣干呂見青雲表聖典中國來王見大君叙其事也令狐楚有云色令天下見候向管中分言望氣而應律也恭惟漢武帝餘烈尚氣氤推原其所自也如此相題可無恍惚物象之譏已 彭伉遠示無爲化將明至道君 林藻還同起封上更似出横汾

霜下鐘鳴

霜 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 郭璞註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蘊味道咏霜詩孕冷隨鐘徹飄花逐劍飛徐文長用以咏劍曰抑衣霜欲落脫匣水堪捎下句則用李長吉先

帶匣中三尺水之句可謂精切不淆

岫

爾雅山有穴曰岫說文從之黃氏日抄曰山谷謂謝元暉窻中列遠岫徐季海孤岫龜形在背誤用然山谷兩崎過石塘詩有崎嶇揷天如畫屏之句不幾自背其說乎元暉好用岫字曰隱潤凝空雲聚岫如復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帆

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孟襄陽詩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舟般也詩人多作平聲徐孝穆詩南茨大旆北帆淸湘如作仄音升菴謂在舟則平聲使風則去聲以動靜之異也似太泥

山帶

張野廬山記曰天將雨有雲冠岑巖謂之山帶陰鏗對雨詩山雲遙似帶庭葉近成舟韓翃江州詩風吹山帶遙知雨露濕荷裳已報秋

白楊

古詩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按通志白楊一曰高飛一曰獨搖古今註曰白楊葉圓青楊葉長南史何妥住白楊巷蕭賁住青楊巷古人未嘗以楊為嫌也太白金陵詩亦有白楊十字巷之句正韵因十九首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遂專指為墟墓間物似失前人言曰古之葬者梧桐松柏以識其墳則不止白楊也宋書蕭惠開除少府不得意剗除階前花草列種白楊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亦墟墓間意

樺燭

陳藏器本草註樺木似山桃皮堪為燭秦中歲時記寒食入內金吾卒以樺燭導引代漏院記所謂火城也白樂天詩宿雨沙隄潤秋風樺燭香因其弟行簡自拾遺入闕而言鄭谷詩樺飄紅燼趨朝路蘭縱清香宿省時則借以贈禮部郎中者嘗見一扇頭賀新婚詩樺燭雙開出艷粧恐非卑平世胄不可濫用也

花乳李寧上簡梁待詔武帝嘗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兼之矣然其詩不多見世說所謂壯哉雀鳥言即此人也

張華對酒詩如花且可貴似乳更堪珍乳以味言花以色言也乳字易擬花字未經人道

明駝

蒙駝飾白如玉臥時腹不著地日行千里所謂明駝也木蘭詩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刻本或誤作鳴駝唐史哥舒翰在隴右遣使入奏常乘白駱駝日馳五百里

鶱音軒江淹知己賦聳孤鶱以風邁鶱逸氣以翻翔謂吏部殷孚也

杜詩風雅藹孤騫韓詩挾勢欲騰騫尙會云從鳥不從

馬讀作慫者誤惕去聲賦引西都賦鳳騫翥於甍棟謂

即世說所謂軒翥也按楚詞鳳騫翥而飛翔賦本此

霓將魚詩三休盡九折步雲霓汪啖洋詩倒藤懸宿鳥挂晴霓則用平韵

陳思王孔廟頌德倫三五配皇作烈仁塞宇宙志凌雲

霓作入聲沈隱侯雌霓所本也爾雅云蜺雌虹也一名挈貳春秋孔演圖曰斗

之亂精也張衡東京賦雲旗拂霓叶音摯原有

平去入三聲范鎮試院用彩霓作平非誤也

飛堶

丹鉛錄宋世有抛堶之戲正韵曰七禾切或曰起於堯

民之擊壤梅聖俞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

各飛堶疑即北方兒童之戲所謂打陀羅也錢牧齋高

會堂八百字坂河羣作隊蹀堶巧相當自註云抛磚戲

颶母

嶺表錄云春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必有暴風椰子

厚詩颶母偏驚估客船房千里投荒雜錄云南方諸郡

皆有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也作颶字者非蘊叔蕉行

颶風賦昌黎贈裴行立詩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顧況送從兄使新羅詩颶晶晴自起陰火瞑潛燒

刻本俱作颶

水中央

少陵除草詩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自註曰去聲蕁

也蜀都碎事曰蕁麻也葉能螫人有花無實俗呼蝎子

草按周禮薙人善殺草有水火之化以舟載致則水化

也

閣欄頭

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處元微之通州詩平地幾㕓

一頃餘閣欄都大似巢居註云巴人都在山坡架木為

居自號閣欄頭史稱板升更雅

虎樹亭

王梧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山高白

月暗草偃黑風腥植物領英爽精藍被寵靈涼陰慎翦

伐留護石函經註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

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

傍驗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闢亭樹間扁曰虎樹

西山深谷寺有巨蛇二亦呼大青小青聞啓聲即出以應供予嘗往尋之不復見

天山雪

徐荆菴元禹嘗為川督幕賓烏蒙畢節之區遊歷殆徧

有紀事詩曰五月天山雪未收將軍氊帳怯重裘却教

織女三冬既採藥淘金試石猴後令華谷幾為鼓鑄學

誤余解紛于筍亭得釋有涓華集貽余為姜君庄持去

來不時

曹子建九咏曰臨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

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此思王借以自況不自覺其沉痛至此少陵會得此意故曰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若沈休文代織女答牽牛王元禮代牽牛答織女總是借面弔喪雖悲弗哀矣

薩發江

薩發江上女樂舞最婆娑慢擊雙聲鼓低翻小洛河此無名氏無題之一也抄本一百三十五首有兀喇江白石堡灰擺鬨鷹鵰闊諸地名而系以壬寅之歲當是明史朱連播遷口外者陶燕公弁其首曰此卷乃萬里寄歸緜淡綿密不可卒讀云燕公名芳賓筠厂族人

鳳皇池

范雲古意贈王中書起句云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已見比興之體末段云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有感有飆何滅炎熱場中投以清涼散耶而元長少年躁進波及竟陵之謀迄今觀其遺集蕭屬琳瑯錦繡使天假之年而老其才徐庾不得專美于後已惜哉沈約懷舊詩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峯融乃僧達之孫道琰之子也符有王融則太保祥之父永明中有一王融則雍州刺史奐之子元長在隆昌之末相去十年同作齊同一瑯琊亦奇

戲馬臺洪景盧曰蘇端明事多誤用

撫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曰路失玉鉤

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映后山謝虞陵何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隻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非徐州也周文襄忱詩亦不免當時矣戲馬臺舟此地名亦指彭城

麴塵鄭樵通志鞠衣菊裳服也色如麴塵用周禮注北戸錄云鶴子草蔓生其花麴塵色即媚草也

張櫳客稽仲面目嚴冷而小詩極有風味岐王宮背有侍兒祝髮為尼張以詩嘲之曰六尺輕羅染麴塵金遮隱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山一朶雲麴塵疑即麥塵前此惟劉夢得龍墀遙望麴塵絲白樂天墻御溝家瑞麴塵但係咏柳若李義山小眼紅牕鳩麴塵始別用矣但諸家俱未之解後此則百尺長條浣麴塵亦徐鼎臣咏柳綠岸波生染麴塵則陸放翁野飲仿彿新耕改麴塵[illegible]錢牧齋咏臘梅

一束

冠萊公雄姿傑望冠絕一時燕寢敝幃補苴過半而賓筵索費燭淚成堆纏頭之費更為豪侈侍兒蒨桃以詩諫之有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老乳母外復有此人後覺預定死期蠟炬而去世間那得有此青衣涑水紀聞萊公少時縱愛

鷹犬毋姓嚴一日怒舉飛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毋已亡每捫瘢痕輒哭

梳粧臺 章宗幸仰山有句曰鶴鷺清霄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風

梳粧臺乃金章宗時李宸妃築後人悞指爲遼后拔萬邐迤過野詩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韶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秋蟬玉鬢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其落句葢因章宗有二人土上坐之語而宸妃以一月日邊明對之也

新安新建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壁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

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庭眠此新安新建本色真詩也若全集所載多爲道學二字掩却游翁盧山雜咏於古樸中特饒爲永之致洗盡頭巾習氣眞軼才也

移居 杜牧之自序云自幼事佁八年中十徙其家

劉後村移居詩蹊曲無來往何出有別情惟應小樓月長記讀書聲余避地木蓮巷爲青藤故里三十年許蹤里罕識姓名亦有未經謀面者架上殘書半以貿米求一素心晨夕之人杳不可得潛夫此作足以發吾覆矣潛夫論曰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已

風韻

陸濛妻蔣氏善屬文而耽酒或有勸其節飲加餐者即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一日有詩僧知業訪濛清談之際蔣氏遽自內遣酒一杯業曰已戒蔣氏隔簾應曰祇如上人詩接巒橋通何處路倚闌人是阿誰家有此風韵得不飲乎此兕以受戒爲辭確是寒岩枯木詩雖風韵得無效寶月故事耶潘艮紹古逸書註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亦嘗酒與馮子猶所載疑有一誤

趣

淵明詩但得琴中趣無勞絃上聲太白詩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謝友夏云琴酒之趣但以含蓄不做破不

說破爲妙此言是已然亦有說破而妙者如太白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王季重序雪香菴詩曰昔人論空翠濕衣月明生清之句輒言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奇韓信則天趣可解矣

白頭

香山詩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楊誠齋全用其意曰君道愁多頭易白鷺鷥從小鬢成絲宋子虛亦云吳霜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白頭溪上鷺鷥渾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鳳皇驛 此人與源州忠節公姓名適同不得誤認

李芾將歸江西宿鳳皇驛見壁上有詩曰宿川遙望劍

江西一片孤帆對落暉有淚應投烟樹斷無書其奈雁
鱗稀問安已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海闊天高俱
足念悲誰爲我說歸期夜夢素衣女子斂袵而前曰妾
楊氏女也可附載否遲明起視艣後一棺沒荒草中題
曰江西楊氏雲瑤之柩乃設奠載歸葬於苧溪巷側題
詩墓碣曰生前應識杜蘭香謫下相思命若霜一束愁
魂飛不去紅塵高夢正黃粱雲瑤矢口成文似非凡塵
中物何以內外一姓遂無過而問之者李生惠及旅魂
物皆銜石填珊瑚當不在鳳皐驛而在苧溪巷矣吳妖[illegible]吳越雖西施化爲土[illegible]留題如氏永歸長夜

鶴總 名洪字浩淵

鶴總嘗泛西湖與友人分韻賦詩得十灰明日有人
召隻仙者運筆如飛詩曰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
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
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
正可哀後書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總先生嘯晋河橋首
唱印此可証小小非秀州人然以蘇鬼而作唐音豈亦
除格爲之耶

春曉秋情

朝鮮學士趙瑗妾李氏工吟咏有曰虛簷殘滴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簾
又曰翡翠簾疎不蔽風新凉初透碧紗櫳涓涓玉露團
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蒲萄閒院之句矜璀欲活不愧
與許景樊並傳餘見平壤錄

五傳

昌黎贈玉川詩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韋編究終始韋
編或作遺經五傳者班固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也三傳行世而鄒夾二書失傳不知玉川從何得之若
云韋編則是易矣許彥周謂玉川春秋傳其家有之得聖人之意爲多又云其書已失季彭山春秋私考一書引昌黎詩仍作遺經

踏歌歸去

陳白沙元夕詩村南村北此宵同好景難消一老翁在
處恐妨年少樂踏歌歸去月明中與唐人不待曾孫終
搖鞭背花去同一眼識

不著書 遼東賀欽聞白沙之學解官執弟子禮人稱醫閭先生

白沙答有何云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又云他年倘
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先莊獻有言曰文字亦静
中一業後錄服膺家訓而舍此別無生活殆亦結習難
除耶昔者正一業也大戴禮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白沙莊獻二公說又[illegible]

鶴梅

袁石公詩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韵也遭刪又洗水有方能出世名山如藥可輕身句甚森峭不必定其爲唐爲宋自是可人梅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覧者會以意凡讀詩者應如是解

天魔戲

石公詩脫胎于昌黎昌谷肖貌於香山眉山方言市語並采兼收當七子頹波之後而故以狡獪行之有曰掉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又曰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其自爲品題槩可見矣至北王李爲重臺見

天池而鶩躍無非爲優孟衣冠痛下針砭非好作蓬山罵座人也

夢歸時

青山白社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泠風雨後眞堪圖取大蘇詩此祁止祥先生遺墨偶撿敝篋得之人但知先生以書畫擅名而不知其吟咏有過人者存此以見吉光片羽云止祥忠敏公弟也毛大可曰忠敏公以大節自見閨門內外悉隣絕人事以吟咏寄志侍妾家婢無不能詩眞盛事也

柳亭詩話卷二十八終

柳亭詩話卷二十九

目次

榆亭詩話卷二十九

山陰宋長白纂

名媛詩

大中時博士沈明進新添毛詩四篇詩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之首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先帝王而後后妃刺延熹之丘光庭曰沈明論詩一何狂謬詳載兼明書第二卷

呂氏春秋塗山氏女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作候人歌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則是虞廷賡歌之後詩教實托始於婦人至漢而唐山氏房中著述博大昌明遂爲一朝典制嗣是以降代有傳人可見天地英靈之氣原不專屬於男子也每歎名媛詩篇

雖未盡見假借者多安得廣爲搜定使玉臺彤管流輝勿替耶蔡文姬悲憤詩二首五七言各一體纏綿悽惻之中絕無一毫剿襲漢人文字非後人所能擬議者同時丁廙有蔡伯喈女賦一篇大似別開寫生可參玩也至十八拍則當別論

徐賢妃

明洪熙張皇后有賜司寶黃維德歸南海七言一篇可謂高文典冊獨超千古

唐太宗嘗召徐賢妃良久不至怒之妃獻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妃能上疏直諫而風情亦復如許未可與明容如意出一例雖黃也鍾伯敬謂長孫皇后作豔詩有傷盛德尚不其然

李易安

宋朱紫陽云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易安與魏夫人李有

詩曰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悉妝易安在宋自是閨閣勝流然以殷周比莽殊覺不倫况桑榆一北未免被人點檢耶若魏夫人詠虞美人草方見英雄氣槩

徐都講 都講幼時受業於西河太史毛翰林集有徐都講詩一卷

吾越閨秀以詩鳴者祁湘君商雲衣王玉暎後則徐都講爲最都講者名昭華字伊璧余友昊倩之女弟而駱君加禾之室也倡隨之暇雅好詩詞因自號蘭癡有素蘭詩四首余嘗和之而西河集中失載 宜興陳檢討維崧字其年詩詳

面按鹽瀆宋名人恭贈吳倩詩庭際小聽煖茶母壁間遺教來徵君倘而切

衲子

衲子詩自道猷陵峯采藥慧遠遊廬山二首古澹天成絕無蔬筍氣味繼此則湯茂遠聲名籍甚然而反初服矣宋李龏弘秀集十卷純駁互收正如禪門所云野狐跳入衣毛隊未免旁觀者哂禪月以後若寂音之清猗石屋之真率亦須與偈語分別觀之射堂選明僧詩自楚石琦以下凡二十四人去取頗當道士詩則落落如晨星爲之歎自鄶以下矣

晉葛

晉唐葛長庚頗有思致然皆如李少君招魂在是耶非耶之間葛則似雲水全真未脫走方賣藥之態王南溟詩石鼎夜聯仙筆健布裘春醉酒錢饒汪麗陽詩石榻枕泉眠竹影柴門留月浴金丹道士中所僅見然究竟是本色語至馬虛中張伯雨輩全集始可觀已明代如張宇初席應珍諸人亦可採 閨秀詩無脂粉氣衲子詩無蔬筍氣黃冠詩無丹藥氣武弁詩無弓刀氣道學詩無頭巾氣此皆從性分中帶來非學問二字所能伐毛換髓者也

無題

閨怨宮詞以蛾眉而效巾幗正如宓妃佚女之類有托而逃焉者也若羅虬比紅兒百首得毋類崔灝之見謝

於北海耶近日宛丘莫草之流斯服鼠齒之輩名教蕩然輒以無題二字槪之張承吉有云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戴石屛亦云肯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操觚家試一猛省

呈佛

貫休贈栖一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炎樹幻鈔曰禪榛中有絕類詩句者集之左方凡緇流題咏槩不錄所摘凡數百句余謂宗門提唱別有鑪錘從上古錐以葬首作佛事一言半偈如五色摩尼流光無定而晩近衲子每每拾人餘唾爲棃棗災安得妙香文字淨掃伊

謝那

典袈裟（見靈隱寺誌）

恭行巳者高僧也與趙松雪遊嘗有思母詩曰觸須慧花淚點衣白頭無復筍柴扉去年五月黃梅雨曾典袈裟羅米歸陳尊宿後僅見此僧若俗傳黃檗禪師隔江焚母事眞亂談也（錢起集有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詩可見父母又拜之語宛陷如來）不步

簡寂觀

廬山簡寂觀乃陸修靜棲眞處觀旁有古松十餘株相傳是六朝物惕誠齋詩青松數悲復重數依舊從前八

九株是巳余友鐵夫和尚主席雲谷訪同門心壁于開先匡廬之勝領畧殆徧凡諸吟眎彙成一帙其題簡寂觀云徑荒人跡少觀破鶴聲消自祉思三笑蒼松見六朝有花橫覆地無樹不摩霄因憶誠齋句循環數幾遭蕭措此也泰留仙太史題鐵公黃山紀遊詩曰清古無倫直與名山相映發余謂此語可兼焦洞匡廬諸集評之（畫家作三笑圖謂惠遠淵明及修靜也遠公示寂于義熙十二年年八十三修靜生于義熙四年元嘉末始來廬山殁于元徽五年年七十二淵明之時陸纔十歲安得有三笑之事乎或曰晉蕃有兩人也）

卜居心

蓮花天都二峯詩奇峭幽豔括盡黃山之勝雖非親歷其境者亦如身在此山中也二詩具見鐵公全集汪思白學使謂爲造物忌者故當不妄王文成嘗曰句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余於匡阜黃山不禁神觀飛越矣

忘死忘歸（白樂天與元微之論廬山曰不惟忘歸可以忘老老字替那死字何如）

汪思白嘗於癸巳攜其嗣君訪鐵公於雲谷愛寺前磐石最佳欲鐫忘歸二字於上嗣君曰蔡忠惠曾題於福州鼓山矣因笑謂鐵公曰死不可諱曷以忘死識之遂系以詩曰欲別桃源更徜徉火輪雖熱客心涼磨崖兩字深難定忘死忘歸總不妨其題棨菴和尚塔曰青山是處堪埋骨埋向黃山骨更香讀其詩可知其境并可

知其人矣

禪狀元

吾越平陽寺爲弘覺國師道場中燬於火辛未歲寒泉老人復爲營繕襄其事者余與劉存白聞人漢遠老人旣以偈授余復以三絕付漢遠曰耶溪上溯洞天開繞屋山花石上栽雲路險巇山又滑如君不是等閒來當年神運殿尤奇木湧崕泓且十圍修德愧予非惠遠郤煩公等鵲銜枝喜怒常看未發前個中儒釋本同源功名會見探囊得預作吾宗禪狀元未及十年燬復火老人已住天童祖席于乙酉春具疏請額得傳燈寺三字

其建典可立俟巳老人復有一偈授存白今存豹隱堂

湖州賣米青士遊燕有析津日記

周青士貧隱於市廛傾家結客歲丁卯攜和陶詩索余序于長安旅次屬余至達司業雅而青士則塞大僕泠館之陳健夫于王爲余言青士不特讀書皆古兼于禪悅甚深因口述靈隱和尚所贈偈曰湖州賣米周青士自業於今精進無曾記歲朝深雪裏扁舟訪我過西湖則知青士乃劉遺民呂逸人輩而俑托於雙林聚柏之間者也一別廿年死然見其面目

寶華哀挽

鄉城大聖安寺金章宗所建相傳栴檀佛像曾駐於此前殿有孝宗章宗御容後殿奉李宸妃像葛易之詩寶華幢蓋合哀挽讀圖開蓋指此也湛然居士集謂庭前有怪柏數株居士即耶律楚材受記于萬松老人者七余上長安三寓此寺摩挲刻石尚存而二宗宸妃之像無矣主僧一也元公與余善別後二十年自京之越複授記于大童老人

應制顏魯公撰廣平公神道碑云公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見之以爲有王佐之才

唐人應制詩典雅莊重自是專門然有體有要屏去一切應副套頭者惟廣平公柰和御製送張說巡邊并三相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詩二首寓頌於規有古大臣陳善納誨之意文貞相業不獨見之梅花一賦也

成句相襲

李陵詩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曹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宋子侯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曹子建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曹子建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應德璉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劉公幹步出北寺門遙望西死園謝康樂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王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潘岳元體染朱顏但愬杯行遲謝康樂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李太白揚帆采石華乘船鏡中入陸凱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楊嗣

復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梁簡文與戈夏服箭羽驕馬綠沉弓唐太宗濶戈夏服箭羽驕綠沉弓謝貞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李嶠帝澤頫堯酒薰風入舜絃宗楚客湛露飛堯酒薰風入舜絃張燕公大風將小雅一字重千金韓君平題詩更相應一字重千金古人成句不嫌相襲如此

蘭若

佛寺曰蘭若梵言爲阿練若華言爲無喧靜處辨林曰蘭香草也若乾草也乃香潔草莖之義上官儀萬年宮寓直詩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

步也險覓狂投導獨一盧延遜那

異代同悲

唐衢善歌詩應進士不第見人文章有傷歎者讀訖必哭白樂天贈以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金聖歎嘗謂哭者人生暢遂之事則凡有杜默謝翱之感者不必向高山頂上作十日計也許伯哭世代有傳人

煉心

劉静修題楊黯詩卷曰煉心如石補天缺煉心如泥補地裂缶器正飽丹鳳飢心能竹石亦能鐵琢句恢諧似

唐玉川　元史劉因蓬戶窮理之學性不苟合家貧甚一介不取隱居教授累徵不就

老態　蘇長公曰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

陸放翁老態詩齒如强留客雖在無久理目如新募兵亦敵烏可使浮世真幾何用短亦自喜廉隅峭叢自隨公家如逆旅今我如當去客脫化得來

孤生竹

曹鄴詩自憐孤生竹出土便有節每聽浮說言喉中似無舌韋應物詩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羈窮時去就當如此前四句可以觀人後四句可以閱世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逮千秋詩被禍斧鑕不能不決擊于皐魚

愁摧斷椰椰遊稀淚洒殘花花更飛一寸未忘遊子綠萬年難覓老萊衣何大復過先墓詩也椰子厚夏畦馬醫之痛死無以過

受恩

鄭所南題孫子芳齋壁曰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張侗初曰勿中夜誦此語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陳白沙病中寫懷詩多病一生長傍母孤臣萬死敢忘君則在承平之際思受爲而請終養也出處之言不其多讀書義馬羅裝行僉曹義士期於世夫忠臣出于孝子不能推心奉母焉能死節事人吾讀張養浩長公者了曾簡詩爲之嘆整者累日

神鴉　黃山有神鴉一雙遊客必相迎送許方城詩五百僧埋黃葉寺一雙鴉出白雲朕

江湖行旅祟祀水神風檣雨檝之間嘗有群鳥飛繞舟人拋食空中競接以去謂之神鴉張祜送韋整詩風帆白為狹吳水洞庭寬水客提蔬束江烏接飯丸此則在長沙也顧況小孤山詩古廟楓林江水邊寒鴉接飯雁橫天熊孺登過蕭郎廟詩神鳥慣得商人食飛趁征帆過蠡湖此則在鄱陽也燕子聯巫山廟詩群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此則在三峽也

信天翁　斷九成云一名信天緣形似鵜晝而性相反李時珍曰印青非

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候魚鷹所攫而墜者則啄食之

蘭廷瑞詩曰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銜鯊淺草中波上
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徐華史雜感詩不見信天翁耽立道無能深識鷹鸇思飢飽亦何曾鄭長倩與公孫弘書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讀蘭徐二公詩可以示戒

批書尾

李建勳出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忽報九江帥周
宗書至以赴鎮日近需用儀仗稍缺求輟于臨川李乘
醉無復報簡批其書尾曰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
可應官忠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落句似引
牛奇章爲訓然奇章出爲長史非刺史也以前又無別
牒若與賈二人則在司空之後

誤入行館

郵亭千守貽從侍謁陵寢抵昌平誤入御史行館因賦
詩曰雙眼風沙百里程敝衣瘦馬到昌平欲尋泮水先
生館誤入分司御史廳導引輿臺顏盡赤將迎牙纛眼
偏青只愁太史明朝奏昨夜文星犯法星陪侍諸臣例
多假宿故事察院爲御史所居翰苑居蠻校也

林於左思吳都賦其竹則篔簹林於或作林菸

米太僕萬鍾別業曰勺園有林於澨木竹交生處也狄
庾子山言志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林於竹名越
女試劍竹也見戴凱之竹譜古度樹名三都賦有之

古屋紅妝

后山詩埃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淮海詩翡
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一則寫盡荒涼之景
一則描出駘蕩之情二子生平出處畢現於此至若月
明銀漢三千里人醉金風十二樓潮聲出海鳥歸樹月
影下山人上樓一則英銳逼人一則曠懷自若是又在
其眼者爲能識其氣味耳上二句出阮大鋮下二句則
南海梁約亭也

無雙第一

文章天下無雙晉伯仲人間第一流此廬陵挽先司空

何也上句用江夏黃童語下句用世說顧爲古今第一
流人物非此獻景文二公何足以當之

詩似其文

廬陵于于美聖俞最爲傾倒五七言古多宗其派至七
言近體則又自爲憲章矣如桑城日煖蠶催浴麥壠風
和雉應媒細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霜後樓
臺明曉日天寒烟霧著宮槐東風楚岸神鼉而殘月吳
波上下湖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萬馬不
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皆紆徐不迫雅似其文境
矣元裕之曰九原如可作吾願從歐陽攻遺山詩集雅似廬陵

翻句

詩有勢空翻造之句悠然自如者如孟東野看花詩山
首其二曰芍藥誰爲婿人人不敢來末章曰料得一孀
孀經時獨淚垂空前絶後難以理斷盧玉川竹石馬蘭
詩客代答之類非但詩奇題便作怪倘率意效之則有
一種高貢我慢之魔入其心腑此正李北海所云似我
者拙學我者死也

說用

李獻吉題徐後渠書屋詩是否遺蒙鴨將無逃少鵝下
何有典上何啓望實無其事不知楊大年談苑從何考

宋甫里集內辨之至悉 東坡吳江三賢堂詩拓因蓋得徙吉鴨番殺王孫金彈九李甲辛和上百一詩若爲蓋得能言鴨未郎除德引臓蛇借以寓意非實事也

所欽 字木秦鳳

補中散贈弟詩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爲弟謝
宣遠答康樂詩有懷存所欽亦然陸平原贈從兄詩縮
雖康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文羆詩
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張司空情詩
晏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則又以所欽爲妻憶其夫張
燕公酬韋祭酒十韵來藻敷幽思連詞報所欽曲江和
許給事皆從友說朱淑庵酬丁壽子靜詩德義風流仄
所欽亦然

比玉

王元美題周公瑕小像腹聯有曰名似盧郎甡比玉頗
如裴令欲添毫乃用劉越石贈盧諶詩所謂璧由有元
璧本自荊山璆也下句則用虎頭事而註七子詩者謂
盧郎未詳何憒憒耶又梁公實匡門弔古起句曰誰留
當年識巳真汴杭回首總成塵郎直把杭州作汴州之
意而註引唐書裴儉說泰王語可謂全無交涉至吳明
卿張園宴集詩十畝新營百卉移主人猶是黑頭時則
用世說王珣當作黑頭宰相語而又引隋書江總云云

不知江令入隋年巳七十餘矣少陵所謂避家尚黑頭
意別有在註釋如此何得駕名鹿門大樽耶餘可類推

諷諫

韋孟諷諫詩援古證今有典有則然述王戎事亦覺發
露無餘矣惟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
四語得詩人忠厚之旨王右丞執政方持法明召無此
心韓昌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大槩近之或曰諷之
子孫述其先人之志而作是詩

山石 司空圖曰韓吏部歌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扶於天地之間

瞿宗吉曰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曰有情芍藥含

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旁加渠是女
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
此二句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
觀之則渠乃女郎詩也按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黃
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
山因爲此論然詩須相題而作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
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
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宗吉年十四和楊鐵厓香奩八詠即席便成鐵厓謂其從祖士衡曰此吾宗千里駒也

弄猴

羅鄴有感弄猴人賜朱紱詩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烟
月奈相違何如買取猢猻弄一笑君王便著緋此昭宗
時事後人屢用名場往往引之幕府燕閒錄云是昭諫
詩第三句作何如學取孫供奉提出官銜比于大書特
書更覺有情猪禾公曰朱温之篡唐臣皆稱佐命猢猻上殿搏擊滿朝將相安能學孫供奉哉

忙閒

白香山詩見名力知樂經忙始愛閒又巧未能勝拙忙
應不及閒皆閱歷到家語高房山曰無限飛紅隨馬足
春光更比路人忙可見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
閒人也魏無功曰吾儕還明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上天爲人說閒諸管閒事必斯人之所
拝忙人之所閒庶幾無忝所生

開船立馬

貢師泰發通州作日日思歸未有期及歸翻恨數年遲
開船聽得吳歌起絕似閶門送別時文徵仲出都詩立
馬雙橋日欲斜沙塵吹霧暗征車從今絕跡江南去只
見青山不見沙一則思其既往一則誡其後來兩首參
看曲折盡情余七上長安奔走于軟紅塵中回憶故鄉風
景未嘗不嘆二公之勇決也劉靜修詩老自非緣白髮愛閒元不爲青山李商隱詩白髮不公人易老青山有素恨無涯世有顛毛種種而夜行不休者急宜猛省

微月松聲

王敬美曰常欲若贈王龍標詩行松際露微月清光猶
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曰日落山水靜
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
優劣也王詩韵涵作黃思恭

倪王

明末詩文之弊以雕琢小巧爲長縢颺頎之類爲口
一聲若鄉先正如倪文正鴻寶王文節季重皆名重一
時代言文俱有識者所共見矣至其詩若倪之曲有公
無渡蘂難王之不留王之買天應鞍尺蹤月不論錢後
市語信手拈來直謂之遊戲三昧可耳昌黎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

填險字易撰高字難能馬虎山
云苦心雕琢易聞巧渾成難

除夕

湯氏素畹字雅卿大都吳贈雯婦也僑寓吳中以避風鶴之警丙戌除夕有詩曰病餘弱質困風烟老入今宵怕說年臘盡不知秦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勞苡草來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眉案未輸鴻與耀只愁時事正紛然筆筆藏鋒可云哀而不怨微而婉已

馬嵬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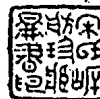
馬嵬坡題咏甚多惟杜金期一首極婉雅楊柳依依水拍堤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藉殘紅襯馬蹄樵樓華清宮後此為傻矣

去酷吏

聞見錄范質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何忽一人貌怪陋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扇去後至一廟見土偶適如其狀扇尚存此輩自應立傳後何代無賢然亦有江河日下之勢矣實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吾願有民社之責者當以天理人心四字銘諸肺腑

柳亭詩話卷二十九終

柳亭詩話卷三十

目次

柳亭詩話卷三十

山陰宋長白纂

歌行

盧思道聽鳴蟬薛道衡豫章行開隋變化為初唐四傑

晉宋之交七言歌行舉竟以鮑照為第一朱晦翁曰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此特就其選體言之耳若七言長短句則敖陶孫所云飢鷹獨出奇矯無前庶幾盡之

王介甫集有羅官雜言效鮑明遠體十章亦奇崛有氣魄

潘江陸海

建安七子之後斷推阮公為第一自陸平原組織成文遂開康樂俳偶一派劉勰曰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詞隱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鍾嶸謂潘江陸海似是而非嘗諸晉法陸似顏清臣未免有堆餅之誚潘則舉止羞澀似羊欣婢作夫人矣

遺山論詩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註云陸蕪而潘淨語見世說似為河陽左袒

擬古

鄭夾漈謂擬古始於太白誤

擬古不如代古此竟陵之說也平原擬古諸什借題寫意與原倡絕不相蒙然思致沉着亦足動人咀味鮑明

遠江文通雖辭口諧秀要是本色當行語耳永和元嘉已遜一籌安望黃初以上耶步兵咏懷記室咏史弘農遊仙彭澤飲酒皆自出機杼爲古今絕唱

十九首蕭子顯曰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吾安得蕭郎而與之談詩

古詩十九首淵淪磅礴純乎元氣鍾嶸謂十四首是陸機所擬幾于一字千金余謂平原手腕凝重要非穠李一流人物未易得其神境建安諸子猶當望而却步何況泰始以下耶徐陵以九篇爲枚乘作王弇洲從而踵之則亦未可遽定也徐禎卿曰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排律薛道衡昔昔鹽十韻足與陰鏗安樂宮並傳真排律之祖也

自六朝以駢儷成詩而唐人遂製爲排律大約以六韻爲準蓋試格也其長者不過十數韻而止杜必簡送李嗣真存撫河東詩四十韻榘矱森嚴遂爲文孫衣鉢即少陵集中百韻者僅得一首迨元白倡酬誇多鬬靡詘後之效尤者益衆然連床架屋不患無材而患無法堆金積粉不恨無情而恨無氣閩人徐存永挽曹能始一首排至一百八十韻有聲有淚如須加銘虎山錢宗伯評曰述碭秋韻琬琰富矣哉古良史也原名延蒋當爲周櫟園頌凫七言排律忌似歌行自泰淮明余發無多少陵清明二首朱瀚駿其甞秋矣其姓足諸李獻吉送胡主事十六韻何大復寄李郎中十七韻都界蔚然足使唐人鬭筆

百韻

百韻排律杜少陵後如元白東南行溫岐抱疾書懷章莊秋日感事俱極精到可入風人之選宋沈立咏海棠王阮聖德惠民詩皆散漫無法王元之排至百五十韻亦奚以爲耶律楚材懷古一百韻于宋遼金三朝故實極爲羅縷自敍其後曰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鑒出世之人識興廢之不常系之以偈殊可撫掌也

池塘生春草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園

柳變鳴禽之句故嘗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吟窻雜錄云惠連坐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有客以請舒王舒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池塘者泉洲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半山讀書辨而且博所引故當不妄然信如德輿所解則文人動口皆成詩眼矣司空圖有云詩中有慮猶須戒莫向詩中著不平此嬌嬌名臣鄰贈山之句所以不免爲吳處厚撫掌也

客部

茅止生元儀有騎客部哀客部二詩事詳二序序則發潛德之幽光詩則干青雲而直上㫄之曰聊成九百字

酹君自報恩哀之曰傳家無用尚書履破帽青衫拭眼看按國本一局黃伯念以疏救孟養浩謫死後雖邀郵典而石民未知故有此作孫覺峯開止生計有句曰乾坤未了揮戈恨海岳空懸報國心又挽之曰猛力窺天小雄心拓地長語錄云止生皆欲逆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指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

罪松 王仲淹謂狷者其文急以怨狂者其文怪以怒若謂東野玉川二人正在狂狷之間

孟東野有罪松篇末云天令設四時榮衰有常期榮合隨時榮衰合隨時衰天令既不從甚不敬天時松乃不臣木青青獨何為陶靖節詩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壯

生所云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吾於東野之詩而追憶陶公者以此

嬋娟 丹鉛錄妓嬋娟作嬋娟

東野嬋娟篇曰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夜半姮娥朝太乙人間本自無靈匹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妒嫉以花竹比與以妓比月接入姮娥則猶是月也陡以人間二字跌出飛燕婕妤不倫不次變幻非常可謂善鳴其不平者已敖陶孫評東野詩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

暗室碧霄

賈長江寓興曰莫居暗室中開目閉目同莫趨碧霄路容飛不容步暗室未可居霄路未可趨此禪家所謂兩頭坐斷也戴滄洲曰郊島皆工於為愁嘆與猿造物不廢其聲以成天地之大淘然

醉翁亭

歐陽公題醉翁亭曰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有行雲流水自得其樂之意會峰亭結語四句全同白香山閒居詩深閉竹間扉靜掃松下地獨嘯晚風前何人知此意二公胸次同非褻者可比

妾命薄

陸渭南擬古樂府有妾命薄自註曰太白作此篇言長門事予反之其結句曰不須悲傷妾命薄命薄却令天下樂此借用明皇肥瘦民肥之語為阿嬌解嘲非故翻成案也太白白頭吟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蕭士贇註解甚明

傷此曲 義仍答凌初成曰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者有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按徐渭有雪中芭蕉賦則摩詰亦非剏造

湯義仍有哭婁江女子詩序略曰婁江女子俞二娘年十七未適人酷嗜牡丹亭傳奇批註其側幽思苦韻有痛於本詞者憤惋而終周明行中丞言王相國當出家

衆演此劇曰吾老年人頗爲此曲惆悵王守泰亦曰乃至俞家女子好之至死情之於人甚哉詩曰書嫣擒金閣與珠泣繡腮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臨川四夢首推還魂俞氏女豈即阿麗現身耶批之詠之可無憾于王維舊雪圖已吳山三婦評梓行於浙而會二娘之批註失傳

英雄死

臨川十咏有信陵君飲酒近婦人一題詩曰魏國乃爲累萬古悲公子世上無神仙英雄如是死徵辭拉雜與丁介洲所謂不欲生爲秦虜者同一悲痛

白雪長風宋太宗以兼論取士廖融語潘若仲曰豈如今日詩如大市裏賣平天冠並無

人間耶可見閒來寫幅青山賣不如多買胭脂畫牡丹

李于鱗寄王元美曰悪將白雪寫朱絲總是人間此調悲縱使謠裘君莫管古來能得幾鍾期又曰櫪下長風萬里生誰憐汗血老無成若教一奉瑤池御入駁加雲不敢鳴濟南瑯琊聲望正等此倡彼酬略無瑜亮之憾飯顆山頭似循讓其義氣嗚呼吾安得御二龍於長途耶洽濱別有句曰陽春若許千人和明月何須萬里投又曰非時按劍投珠起無意償城抱玉還皆沉雄激越薊之使人息銷

吮毫前渊川嘗曰吾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吾嘗以刻文字爲無恥之一節

平臺新賦許誰賢惟有相如賜獨偏若要上林天子問吮毫應更十餘年題曰無錫陳生自樊山王耶來將楫其詩乞序姑與飯而以二絶句止之按柳子厚送薛存義序曰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曰皇則可取在薛曰姑曰止則可諭在陳北見有人倆一曳裾侯門而遨以苦海中物炫諸鄉里者皆陳生類也

迪志

傅毅迪志詩二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入句開闔入神可銘座右毅字武仲建中初爲蘭臺令史與賈逵班固共典校書此詩作於平陵習章句時故上引祖宗下

率朋友而以庶士爲勗也

遲速

揚德祖謂子建作文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以彼入斗之才故應有此劉彥和謂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斯言是也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夕賦瀟湘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匪獨文也詩亦有之歐陽公讀書詩初加兩軍交采勝方醞職至莪天下集終只在書案

不讀書沈攸之日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袁不修謂南忠悲曾稀叹

北齊盧潛與弟子遜少爲楊愔所知曰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太白遊獵篇生平不讀一

字蛩但將游獵誇輕趫長吉明少年生來不爾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誇字尚淺買字特深二李眼光爍破千古鈕玉樵相逢行贈三孝廉有日但求通籍列漢蟹不用剔縊拚煎家

白附鳩

晉樂府有白附鳩曰石頭龍尾灣新亭送客渚酤酒不取錢郎能飲幾許劉夢得鄂渚道濟故壘曰萬里長城壞荒臺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按宋書陽之廢雖始於傅亮謝晦徐羨之而道濟實與其謀況廬陵與之俱斃耶文帝之誅勢所必至迫魏兵南下而白面書生無所恃其䖏則長城之壞亦可謂自貽伊戚矣楊

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本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屬晉也晉曲作于盛時中山益借往事以喻元嘉耳附符鳧疑傳寫之訛

斧藻

呂黎和席八十二韵有曰芳菲含斧藻光景暢形神注句出楊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楽者下句則用嵇中散養生論又曰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一謝宣城句一謝朓與何韓詩舊注以席八爲席謙按少陵有席謙不見舊彈碁之句是大曆時已作古矣蔣之翹引韓行錄席夔係貞元十年進士是已亦誤無疑字當作夔

雲和

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註云雲和地名產良材中琴瑟漢武內傳王母命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則又非琴瑟也張景陽七命曰吹孤竹拊雲和王龍標宮詞斜抱雲和深見月是以地名作器具矣白香山詩非琴非瑟亦非箏不知確似何物太白纖手弄雲和老杜朱袖拂雲和或樂器另有其製也

秋千蹴鞠綠樾拔河跳丸古人皆湔時氣爲之非漫爲劇戲也

復古編曰高無際作鞦韆賦漢武帝後宮之戲本千秋祝壽詞也訛爲秋千又爲鞦韆韋莊清明詩綠楊高映畫秋千李山甫寒食詩秋千女兒飛出牆此戲特宜於

春與風爲相類所以疏導三冬伏藏之氣也但呼爲秋千則可若王仲初之呼爲鞦韆則外巳

蜜點梅花

楊誠齋詩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要界無煙火氣便教獨上少陵壇林洪山家清供曰剝白梅肉少許浸雪水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較之敲雪煎茶風味尤勝也

麥飯葱湯

江西廿發梅以五經教授從學者多其徒有爲行臺御史者也謁與之飯口占一絕曰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

蔥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有炊烟詩見
讀書鏡教長恩似東瓜印板令人生意索然故絳帳撤皐比湘去何太懸耶折中而論以清溪草堂爲雅

新築書堂

裘萬頃登淳熙進士累遷大理司直在朝賦詩曰新築
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
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夢十番風雨一番寒何如
静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致仕歸錢若水爲樞
密四十而乞休陶貞白亦朝請三十六而挂冠裘君有
兒時老去之語或亦在引年之候耶

歸去來圖

劉静修題歸去來圖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陵天
衢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咏淵明者多矣
如此者想千古無偶豪氣二字張南軒以之稱紫巖

米家燈

米仲詔爲水曹郎築勺園於北淀以園中景物製爲燈
號米家燈嘗於元夜召客吕邦耀即席口占二闋曰玉
綃巻出上元村雙炬懸來景物繁恍惚重遊丘壑裏米
家燈是米家園輕舟寒夜渡無冰波入銀綃訝月升猶
似夢中曾一照米家園是米家燈二語如明珠走盤流
光無定月誦一過宛若入林於滋上書畫船矣曹石倉咏剔燈
紗燈鳥向窓中度花從鏡裏開黃昆甫咏燈花白喜結
根依小草不愁飛片落蒼苔謝宗可咏冰燈珠浮赤水
光猶濕火浴丹池夜未乾

一枝春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之臣有韓子
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耶陸凱自江東
遣使寄梅花一枝於長安與范曄并係以詩曰折梅逢
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正用其事
此事此詩爛熟人口而近有混入唐詩中者且改其名曰陸開真著述苦海也

一葉落

唐子西曰唐人詩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
及覩淵明桃源詩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歳便覺唐人
費力如此此言雖觕不得尊大樸而孱形鏤惟善悟者
得之

白蓮

洛陽無白蓮花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其白蓮
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窓小舫信風回誰教一
片江南興逐我慇懃萬里來又種白蓮詩曰吳中白藕
洛中栽莫戀江南花嬾開萬里携歸爾知否紅蕉朱槿
不將來周濂溪謂蓮爲花中君子況純白者耶但移入洛陽是以君子而入富貴之鄉矣

一斗霜鱗 蔣永公曰蓋以鱗斗盛魚耳越俗有斗籃即此

皮日休劉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薛云吳中賣魚論斗
酒乃論升或謂賣魚無論斗之例然前漢貨殖傳水居
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萩既以石計似不妨論斗也 子萩韻會謂萩字通韻語陽秋謂其香色俱作富鄭公知汝州常植數百本于後圃又材宜棋枰謂之萩枰刻本多誤作萩字

抑鮓

景文公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鮓天出楊渦五湖賦連
杭抑鮓

比冬青 白傳贈夢得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劉夢得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曰元都觀裏桃千樹盡
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及再召又賦詩曰種桃道士
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遂連黜晚始還朝同輩零落
殆盡有詩曰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又曰
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曰舊人惟有何
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穆敬文武
宣凡八朝暮年乃與裴白優游綠野故有在人稱晚達
於樹比冬青之句又曰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其英
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挾字

嚴有翼藝苑雌黃云予與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
行可曰王介甫最善下字如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
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長挾貴之挾予謂
介甫又有紫莧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己有寒氣挾
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正與介甫前一
聯同

牛船 西涯嘗作斑殺韻律詩五首戲吳匏菴匏菴和之戒菴漫筆載其警聯于卷首

李西涯云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
蝶詩押船字有曰跟個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
爲何名字也按前句相傳乩仙降筆後句未詳

無乖商確

昔人謂衛玠神清杜乂膚清得其解者可與論詩江文
通雜體三十首自謂無乖商確然徘調太多未是邯鄲
故步惟古別離一首差近自然擬班倢伃神詣兼到若
劉太尉陶徵君謝法曹休上人諸首僅能得其形似非
綵筆所能勝任也詩藪謂遠出齊梁之上殆不其然 藝苑卮言曰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變體

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加遺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
無取白衣宦二事串作四句詩家之變體也老杜蓋將

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始為精妙

腹聯隔扇對

隔扇對惟起句為多在腹聯者丘遲酬柳僕射一首雀飛且近遠暮入綺牕前魚戲雖南北終還荷葉邊唐以後祖此

起句　對起用韵如李嶠仙蹕九重臺香筵萬壽杯李端雁塞月初晴狐關雪復平俱佳

楊升菴謂五言難於發端唐人多以對偶起句雖森嚴而乏高古之致因取柳吳興汀洲采白蘋諸句實之皆平調也余按近體莫盛於唐即以平調論如李杜王孟諸大家難更僕數矣則如楊炯驄馬鐵連錢長安俠少年宗楚客御輦出明光乘流泛羽觴岑參片雨過城頭黃鸝[illegible]根像光義朝看秋雲險乃王青松林張說半額畫雙蛾盈盈燭下歌盧綸樹老野泉清幽人好獨行李賀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喻坦之誤入杏花塵晴江一看春鄭谷萬仞白雲端經春雪未殘許渾香徑繞吳宮千帆落照中畧舉數條以槩其餘要皆鏘鍠鏜鎝擲地作金石聲寧有讓於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歷千古耶　楊采驄馬宗侍宴滻水岑武威春暮儲辨覺精舍張觀佐盧秋晚李過華清宮喻春游曲江鄭戲眉山許重經姑蘇

對結

律體對結惟七言有之然要斗成起收煞語氣方妙如老杜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之類直是顛撲不破　按此體實始於杜必簡大酺一首火德雲官逢道泰天長地久屬年豐字字塡實一絲不走少陵亦云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倘無二公全副精神而率意效之非赤踏跣則金貼蚁嫌矣

疊韵

疊韵始於韋莊和薛先輩初秋寓懷二十韵凡三見韓偓無題亦三首其一首係創押自宋以後勢若履豨矣

險韵　松陵夜宴聯句云清言聞後醒強韵壓樽別強猶險也梁書謂王筠善押強韵

大抵以前用險韵者不過數字而止韓孟聯句始濫觴矣如皮襲美新秋書懷寄魯望三十韵用三爻江南書情二十韵用十五咸魯望皆步韵和之元微之江邊四十韻亦用三爻[illegible]三十韵用九佳白樂天和令狐公二十二韵用十四鹽柳柳州述舊感時詩用六麻增至八十韵愈出愈奇始覺韓蘇义尖二字未足多也　東坡雪詩义字用劉义即指昌黎爲詼蒐中人語者唐詩屢見此人苕溪漁隱叢話俱作劉義正字通從之

芺字

江總詩風高暗綠凋殘柳雨駛芳紅濕晩芺芺字押韵

[illegible]

犯字

萊元帝寒沙逐風起春花犯雪開沈隱侯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二犯字未易優劣而沈句對仗尤工李衛公海上東風犯雪來本此（王子安春思賦梅花犯雪妍）

企字

北史斛律孝不識敦字難於署名神武令改名金猶以為難神武指屋角示之陛渭南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縠紋上句用其事下句則蘭溪地也

宗袞

謝宣城和王著作八公山詩阽危頼宗袞微管寄明牧宗袞謂太傅安也此二字溯于劉宋微管生硬可笑與殆庶同（此四字俱見傳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阡陌

秦廢井田而為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正義亦同古逸詩越陌度阡互為主客陳思王詩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又鮚埼說經以大陌帶以橫阡與前二說互異詩家每參用之

嫖姚（漢書作票姚漢紀作票鷂道說詳杜詩謂唐人謂為不辭似未見服注也虞趙謂可已可見杜詩不誤何不引荀紀二荀正之）

史記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註音飄颻顏籀註嫖頻妙切姚羊召切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漢馬三萬匹夫壻仕嫖姚庾信詩屏風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皆用服音

春寒曲

王世昌春寒曲曰二月邊城雪尚飛年年草色見春遲不知上苑新桃李開到東風第幾枝王登景泰進士廷試日旋風掣其卷去明年高麗貢使携以進識者曰此封侯萬里之徵也後屢立邊功封威寧伯謚襄敏至云移為邊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可慨已

天風海濤（宋史汝愚為相首薦朱熹一時正類皆獲登用熹予祠汝愚泣請留之）

福州鼓山石刻朱晦翁書天風海濤四字乃趙丞相汝

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見丹鉛錄

讀書癖（王維詩老大誰能更讀書）

讀書乃一癖吾亦不自知坐書窮至老更欲傳吾兒此放翁自譜行述也流離偃仆之餘未嘗一日釋卷年已耄而志不衰能於此老見之其後示兒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其心事為何如者而後世徒以風流駘蕩目之亦淺之乎視讀書人矣（北魏李彪之恆人事皆語人曰吾讀書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好是以孜孜披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隋崔儦以讀書為務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

九雲詒（元史王王二年追謚壯用曰文貞）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如言而往有鵞冠童子告曰天賜汝以九雲誥可往豆隴下求之果得一石上有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㸃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觀此則知少陵之萬古不磨者原有造物以主之也而何嘆老嗟卑之有（東坡南華寺詩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鍊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文星典吏何減奎星奏事時）

騎牛圖（南康郡治後有冰玉堂渙故居也東坡嘗曰凝之父子冰清而玉剛堂名以此）

李龍眠畫劉凝之騎牛圖山谷見而拜之且賦詩曰棄官清穎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

四十年保此清淨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按凝之名渙與歐陽公同舉進士以剛直棄官隱于廬山之陽號西澗先生歐公作廬山高以美之（張文潛曰文章似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氣節似廣愛而廣愛無其文章兼其子恕言之也恕字道原同司馬公修資治通鑑）

重疊字（戲題所引未盡因後綴此）

詩有一句內疊三字者如吳融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有一句內重三字者如杜荀鶴一更更盡到三更吟破離心句不成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曰日日斜空醉歸又夜夜夜深聞子規有兩句重四字者如李頎少室眾峰幾峰別一峰晴見一峰雪方千十六聲中運手輕一聲聲似自然聲有一句重二字凡四字者如方千馬首寒山黛色濃一重重盡一重重有兩句連三字者如魏文帝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阮步兵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有兩句各八字者如李義山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有兩句疊四字重二字者如孟東野連山何連連連天碧岑岑劉駕香風滿閣花滿樹樹樹樹梢啼曉鶯有四句平頭疊八字者如曹攄涓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翠翟飛咬咬春鳥吟謝惠連鮑明遠李太白亦有之有二聯四字平頭下疊八字者如蕭中郎山樹高高影山花寂寂香山天遙歷歷山

水急湯湯有三聯疊十二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十四字者如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劉彥和曰詩有恒裁思無定位拈此以為學詩者告

柳亭詩話卷三十終

柳亭詩話三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宋長白撰長白原名俊以字行山陰人是編成於康熙乙酉自三代以迄近人凡涉於詩者多所記錄時以已意品題而議論考據多無根柢猶明季山人之餘緒也

春秋詩話五卷

[清]勞孝輿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詩話五卷》提要

序

吾友勞孝于阮子業爲立傳張司冥相園樹其春秋詩話又並子文爲之敘乾隆壬午臘月二子濟濵刻其阮鼎集五峻屬弁其首予於孝于情分不淺再三言之而不能自已也憶康熙癸巳惠天翁曾學吾粤予與蘇子瑪一同寓儀湖與陳子壓郎晚峰生

繇以而孝于弁何子報之寓館文近阜夕過從酒闌燈炧之下多輒論報之唱紀綿樓院本紫綿樓曲報之所填閒覆與瑞一效韓孟爲城南聯句相與爲樂

孝于聖取鬪酒其旁多贈孝于詩有酒杯催乾服愈大月影橫斜讀不休之句其風致可想也已而稱闈報罷各散一方不通音問者數年雖

正廣氏　詔天下脩大清一統志多與孝于給事西局兩窗竹榻清談諧語不異仙湖時總都以人物傳屬多二人遂以各成傳後多題之

絕相與爲樂子伏波傳云魏峴銅柱高千古掩郤背頭路伏波孝于曰吾與若將爲巍峨銅柱耶多唉謂恐不免薏苡之誣百後纔冲謝己酉

庚戌報之連捷聖取以
薦舉試用浙江惟多帛
孝于瑞天三人青從濟
倒和故世越數年乙卯
詔舉鴻博大吏以
余三人薦時同寓羊石

孝于曰我輩毋墮處士
虛聲盍偕往瑞一日多
二人有母年八十不畏
碧玉老人見哂乎孝于
獨策蹇去多送以詩有
聲價競騰千里焉辨香

傳得五先生句孝于遂
詣　闕下賦山雞舞
鏡詩惠天翁賞之三場
報罷以拔選得令黔中
孝于生平有大志局於
荒徼無所施其長也以

詩廣之有計吏秋風甾
女稅說堂春雨竹王祠
句自後不通音問者又
數年丁卯龍得黔中書
而孝于死矣予病中哭
以五古數十韻內有詎

原缺

豈天忌才溘逝竹王龍
近聞岦苗亂豈舊伯世
受倘得殺王事太可壯
吾徳魂兮歸來未稱夢
何糊模倘曰傳朱真欲
殺卅豈無行作再生詩

何與點中魚報之如韵
繙之同一悲懷世鳴嚶
予序孝于詩而序己所
與孝于之詩而孝兮之
詩見即予風以與孝于
止詩之情亦見孝于者

序

康熙甲辰余應歲試識孝輿場中時羅履先同余寓
仙湖何報之陳聖取朝夕相過孝輿並締交擲莫逆
諸子皆學使惠公所賞識同在師門風義倍敦也孝
輿性情篤雅類履先風致瀟洒類報之志大則似聖
取惟聖取不修邊幅頹然自放與孝輿頗異余亦疎
慵忤物而孝輿反並愛之與諸子共爲耐久交無異
也嶺南舊爲詩藪代有名家惠公嘗勗及門接武余
善病不能工履先天才獨絶超超元箸余尤喜其贍

遺之作頌不忘規報之下筆蘊藉欲言者無罪聞者
足戒以合於風人之旨聖取孤行己意語多悲痛孝
輿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然孝輿不
徒以詩鳴思以其才見於世所謂志大似聖取者聖
取貢入太學後舉優行丞龍游孝輿亦膺選拔令黔
相繼沒才士何多不永耶澳門司馬張公孝輿同年
生也分守佛山訪其孤得所撰春秋詩話梓之以傳
屬履先報之及余爲序夫慈母於垂絶之兒罔懷以
哺仁人於久荒之墓樹表以識公于孝輿不令言與

俱沒其用心將無同願公推是心於有政也嗚呼孝輿聖取已矣余與履先報之雖幸存而感念同門悲深梁木惠公墓棘與孝輿宿草同湮無復甄陶鄭切其傷悼何如惠公著有春秋說孝輿此書無乃淵源獨得微司馬之力孰知河汾之傳猶有瓣香未墜耶余將與履先報之合刻聖取孝輿所自為詩以不死吾友爰敘是書以為乘韋先乾隆辛未至日友弟碧江蘇珥

序

少時讀孟子至詩亡然後春秋作嘗為轉一語曰春秋作而詩乃不亡聞者或疑之既而涉獵諸經以次而治及春秋雖文成數萬其旨數千所為維王迹於勿墜者未易盡窺其涯涘而華衮斧鉞寓於筆削大要與風人美刺之意若合符節始信曩時所言亦非謬而不經也歲癸丑予初入粵客端州署校閱試卷時同事者為江南江寧劉君裁厓廣東南海勞君巨峰皆博雅士也月餘內樽酒論文刻燭吟詩頗極人

生韻事試既竣劉君以病去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屬序於予予心賞其名及展卷披閱蓋取左傳中與詩相附者集為五卷曰賦曰引曰解曰拾曰評類聚羣分章疏句解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其仍繫以春秋者傳固為經作也夫不精一經者不能治諸經不精諸經者不能治一經學者通患類多不免今治一春秋傳而詩之原流得失皆於是乎見之是春秋也而可作詩觀矣通是意者編年紀月可以觀易悖詹命誥可以觀書朝聘會同可以觀禮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其爲開拓萬古之心胸甚有紀極寧僅詩
話云爾哉顧予也暮景飛騰才疎著述往往了於心
而弗克了於手而勞君以壯年英發乃能於舊巢故
壘中力闢生面且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確然可以信
今而傳後是則予之所俯仰感懷中惕息而愧讓弗
如者也遂書以復焉

旹

雍正癸丑季夏上浣江右禾川年家同學教弟盛逢
瀾海覲氏拜題於端署梅花書屋

序

吾黨工詩者素推羅履先僕與勞孝輿陳聖取蘇瑞
一皆不及顧孝輿善言詩嘗同飲聖取晚成堂雨窗
夜話孝輿謂國風淫詩脩列不知所逸何等宣尼可
作當不受刪詩之誣又謂陳正字碎琴燕市無異王
右丞主第琵琶一座首肯然尚未知其有春秋詩話
一書也未幾聖取宦越孝輿宦黔僕亦沿牒象郡自
是杳不相聞歲辛未蕭告里居相國張司馬乃爲孝
輿刻此書屬僕讐校孝輿故善言詩此書尤卓然可
見者其詩亦日進而工而所著阮齋詩鈔其子無力
授梓弗克表見當世用是歎司馬之高誼爲不可及
也司馬官粵十數載所至以慈惠稱尤折節下士士
之單寒者振之嘗雨夜乘扁舟訪履先於村墅又嘗
醵金郵詩人汪白岸之貧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問
徐孺子所在徑造其廬王東亭作吳郡與張希祖情
好日隆韓退之贈盧仝句俸錢給公私蘇子贍貽呂
倚詩薄少可時助司馬既追步古人茲復有此舉俾
孝輿半生心血不致泯滅無傳且使讀是書者知孝

與之善言詩因以知孝與之工於詩不特孝與之幸亦吾黨之光也獨是孝與聖取著作相埒兩人並卒於官遺文散軼存十一于千百責在後死者僕既不能如李建中手寫郭集以待上獻復不能鏤之金石以永其傳追念二十年前尊酒論文徒深舊雨之感視司馬高誼能勿愧哉僕亦少有詩筆老去不復料理牙生輟絃于鍾子匠石廢斤于郢人冥契既逝發言莫賞覆瓿災木聽之後人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比日方與瑞一共遊醉鄉且讓履先獨步九原有知得毋笑我潦倒也乾隆辛未重陽日友人何夢瑤敘

春秋詩話卷之一

南海勞孝與　巨峰輯

賦詩

風詩之變多春秋間人所作而列國名卿皆作賦才也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歟蓋當時秪有詩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爲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爲自作期於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記曰詩言志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春秋之賦詩者具在可以觀志可以觀詩矣敘賦詩

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朝宗於海）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賦詩贈答春秋始此兩雄相當意氣逼人隱隱有當今英雄惟孤與使君意

文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

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頌不忘規詩之教也以樂倡即以樂畣一唱一和視後人步韻往復者倍有深情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畣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政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

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此作詩之旨即作春秋之旨也一段大議論輕輕從杯酒間說出遂覺晉之郊禘八佾紛紛無益衹成妄人彼初不解湛露彤弓是何物也大抵當時名卿不乏作賦才而大識見大學問如武子者僅見耳宜聖人歎爲不可及也厥後穆叔不拜文王肆夏一依粉本其武子詩教遂傳於魯歟

先蔑之使於秦逆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義取其聽芻蕘之言也林父剛人其深情乃如此）

公如晉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宴公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畣拜

鴻鴈自言寡弱所相鄭也四月言已行役之勞將

歸祭未遑也載馳更告急也采薇言不敢安居也四詩拉遝稱引各各不言而喻而當時大國憑凌小國奔命之苦淒然如見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思古人而獲我心也）

韓奕取其事之切綠衣畧其事而取其意同時共賦而各不同古人不執泥如此可爲詩法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意本寗武而屬詞婉至娓娓動人不亢不諂自是對大國之體可見古人之善脫化處至其訓詁之精細直是漢儒玉律金科

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及時相赴伐鄭也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草木臭味句妙有詩情彤弓之賦寗武所不敢聽此則受而不辭看他請出天子歸功先君就詩中藏字牽合自已遂令賦者受者俱覺有謂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豈有定指哉

向之會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之責其漏洩言語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

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

子辭焉使印事於會成愷悌也

青蠅一賦分明當面指斥而反動宣子者愷悌二字入人心曲使人意消所謂溫柔敦厚之教也左氏一注非丹筆妾乃明戎子一席話得力却在此耳然戎亦能賦可知當時詩教入人之深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葉叔向退而具舟

倉卒師行矢口成賦想三百篇久爲諸名卿奚囊中物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喻文子居河上將爲亂階）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歌之以怒文子文子遂作亂

此詩禍也然詩不任受過顧用之何如耳

春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拈出一類字說詩入妙今之詩人不戚而憂未衰而老無疾而呻吟者抑何不類之甚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辭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穆叔於春秋時賦詩最多此章兩賦俱感名卿動容相謝知其風雅之氣深矣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

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詞有雅介擷詩之腴

齊及晉平故穆叔會孫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賦常棣而獲重賄歸而受大宴武子亦榮矣哉抑
南山之詩辨國基焉而中有譏是時專政公室已
卑武子聞而驚避其宜矣
晉人執衛侯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
侯賦嘉樂國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
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
叔向請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使叔向言衛侯之罪於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
子展賦將仲子兮言人言可畏晉侯乃歸衛侯
國君見執怨鉅矣仇深矣豈可以口舌爭哉二三
君子善於解紛但於杯酒賦咏間宛轉開諷而晉
怒可平衛難已解甚矣詩之善移人情也長門雖
棄舊愛未忘長卿僅得詩意遂橫致千金小儒從
而詫之抑何少見多怪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爲與之食不敬賦相鼠亦不知也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

曰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義也不義而强其斃必
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强不義也
大明之賦得意在赫赫二字叔向卽引詩赫赫二
語見不足恃赫赫而得則可爲文王赫赫而失則
滅於褒姒孰謂春秋非詩史哉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
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義取薄物以獻也子皮遂戒
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
曰敢乎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
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
乃宴穆叔賦鵲巢喩晉有國而趙孟治之也趙孟曰武不堪也
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
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
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
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
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歌匏葉以辭重享雅甚賦常棣以安吠尨奇甚上
賓二詩本不相蒙看他牽合情理宛然如此說詩

豈復有枯滯之病哉尤妙贈答之前有一穆叔鵲巢采蘩互為映發愈有波瀾至草賢衆兕爭奏顏色則狐虎之威跋扈飛揚分明畫出　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之世界矣此會乃趙孟極得意之舉是在公極着意之文與前范宣子受彤弓同一洗發閱者毋草草忽之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韓子比四臣也）

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賦節之卒章（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因詩及樹因樹不忘詩絕妙詩情遂為千秋佳話

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明王不作雅詩既亾僭侈之君衍而用之子產雖提敘將順良苦矣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不會賦君子曰必亾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即用詩語作斷案映發絕佳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起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

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暱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按六詩自羔裘美大夫外餘如同車扶蘇蘀兮序以為刺忽者固為不根若朱傳以為皆淫詩而莫

淫于褻裳誠如其言諸卿不且自揚國醜乎大抵詩人取興多托之男女綢繆之辭以言其情王平仲云蔓草一詩子太叔賦於垂隴子齹以餞韓宣孔子與程本子傾蓋而賦古人於君臣朋友間每托言配偶至流連想慕之際多言美人其非淫奔之詩也明矣此佳人芳草騷之所以托始也歟

自垂隴七子賦詩後至此二十有一年復有六卿之賦鄭以孱國處必爭之地諸君子以風雅之氣扶持勿衰孰謂詩人無益人家國哉

餞行賦詩始此

小邾子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武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右列國公卿大夫宴享贈答而賦詩者三十一則自僖公二十三年春秦穆享重耳起（用河水逸詩）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婼聘宋而訖（用新宮亦逸詩）穆公賦六月而以興重耳之覇昭子賦車轄而無救於昭之亾合觀二百年間興衰成敗之跡歌之類與不類可以見其志之所之矣

補遺

吳人旣取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庭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詩話卷一 終

春秋詩話卷之二

南海 勞孝輿 巨峰輯

解詩

解詩者因詩作解也左氏傳春秋未嘗解詩今曰解詩毋乃誣傳并誣詩歟曰不誣也左氏傳春秋故解詩也未有春秋先有詩凡征伐宴享廟謨野俗一寓於詩此文武志也旣無詩乃有春秋文武大法寓於春秋此孔子志也左氏體孔子志作傳傳春秋猶孔子體文武志作春秋以繼詩然則全傳皆解詩也誣云乎哉余之摘

其一二語以爲詩解者但就詩言詩猶淺之乎解詩者也序解詩

周鄭交質旣而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本引詩體然拈出忠信二字遂爲四詩的解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此說詩標題解也特見者四此與衛之新臺載馳鄭之清人秦之黃鳥是也左氏傳春秋學最博而尤好說詩詩之關時事者往往標出獨怪春秋時事之見於詩者如于田之刺莊同車扶蘇蘀兮狡童之刺忽蟋蟀之刺僖山有樞揚之水椒聊之刺昭無衣杕杜之美武葛生采苓之刺獻車鄰駟鐵之美秦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左傳雖非詩史然何

不一偶及之耶夫左氏說詩每於他處泛引廣說而事之關切者輒遺之豈左氏博學不逮毛公歟此小序所以與紫陽以隙也然諸詩往往襍見傳中又未必盡如朱說則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耳大抵詩之作必有題而善讀者不可有題非謂詩本無題也學者生千載後不得起千載以上之人而請業爲事在渺茫而强爲之題牽詩以就我則有題已無詩不如無題詩尚在也試觀諸名卿所

賦何詩其詩何題哉余故就此一題解發詩之大
凡以與解人參之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左公子爲娶於齊而
美公娶之新臺之詩所由作也
戴嬀大歸於陳莊姜作詩以送之其末章曰仲氏任
只秉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
公欲平宋鄭盟於句瀆之丘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
宋公辭平公與鄭伯盟於武父遂伐宋無信也君

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無信也
句瀆虛龜解屢字確信字是骨無信故盟盟愈無
信屢盟則屢無信安得不長亂哉解得痛快
衛侯朔入於衛放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
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
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
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此本引詩例然本末二字講得透快乃將詩句一

點大旨躍然不煩言而解作解詩觀悠然有昧
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
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書
簡書二字解得嚴正尊攘霸業皆簡書中經濟也
古人讀書得力處如此
狄滅衛戴公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棄其師鄭人爲之賦清人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畧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墻外
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林堯叟曰此詩本周公閔管蔡之作今富辰以爲
穆公作蓋周樂久廢穆公所作蓋周公樂歌也
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

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以書釋詩可見古人讀書貫通處以天地釋稱字
監義宏敞訓詁小儒能無咋舌
按春秋至僖二十四年爲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
列國之風前所引者皆雅頌可知風詩皆隨時所
作如碩人清人之類是也而左氏不悉標出者大
抵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
城濮之戰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不特賞是惠卽刑亦是惠惠字之解乃全于產用
猛政鑄刑書仲尼以爲古之遺愛是也
箕之役先軫黜狠瞫而立續簡伯狠瞫怒其友曰盍
死之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
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
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
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
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
謂狠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
君子矣
看怒字絕妙見解人知詑孟子論大勇之奇闢誰
知濫觴於此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
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故魯頌曰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

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
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諸姑伯姊從來謂詩偶然趂韻耳一經搜剔便有
至理解人當作如是觀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
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
人乎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若何奪之
橐泉之殉自是抗儒家法左公箋詩非爲秦穆惜

霸業盖爲天下後世哭善人也一唱三歎凄惋欲
絶有國家者何可不誦詩

邲之戰潘黨請築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
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
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
萬邦屢豐年杜註此三六之數疑爲楚樂歌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
暴而不戢不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
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
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

歷敘諸詩看出武王純是神武不殺作用識解卓
絶如此學问小儒莫輕議霸主也愚嘗謂五霸除
宋襄不足道楚莊秦穆的是桓文對手而且過之
楚之吃虧無奈聖人說出左袒二字遂爲後世耳

食者藉口於是一部春秋成了鐵板爰書楚人終
古寄棘移郊矣不然平心而論如桓之好内文之
懷安若無管趙諸賢二公一酒色公子耳豈曾夢
見楚王雄風耶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
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
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
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
相見無亦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
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
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
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
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腹心股肱爪牙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
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兩章裁作兩解不依詩解却大會得詩人之旨此
又同一詩而斷章各義之法也
穆叔如晉解三夏及文王鹿鳴之三
此條解詩詳細見上賦詩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
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
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
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穆子邃於詩解如此其有太伯子臧之德也宜矣
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
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
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
孫子必亾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亾之本也詩曰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將委蛇分出從衡來解得大奇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辭曰夫和戎國之福也八
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臣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
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
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
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
謂樂也
樂字中有如許妙義從來誦詩順口便過孤負古

人也
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大夫讓位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能讓其下皆讓欒
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型文王
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
其下小人農力而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

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忠爲民望望字不浮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蒍子馮爲大司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右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周行二字看出詩人雙關之妙故知卷耳思賢的是確解

子産寓書於范宣子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解基字實落解樂字透徹詩詁那得此名通

聲子通使於晉還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

解僭濫暢快直至受福天人之理微眇可思下而文多不錄

公如楚過鄭鄭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將敬字賠解詩中齋字諧出季女小名足補葩瑣
軼傳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可不愼乎澶淵之會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
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

以信字說陟降左右精微可參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
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
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何謂威儀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
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
儀也周詩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
必相敎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
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威儀不特解詩透闢可作一則古禮經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
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
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
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
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
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不出
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春池之冰
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本意引詩証藏冰却已爲七月作一的確箋註就
中寫出聖人調燮作用直是彌綸天地古人讀書
見解如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
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

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
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
時
盟於平邱子産爭承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産於是行
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産
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左氏每於詩所不經意詮出妙解樂字下一求字
奇甚
晏子與齊侯論和同畧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格無言時
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
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
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
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

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
所謂可據亦曰可否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若是
和字妙解因味及聲及心而總歸於德可見飲食
音樂俱有至理卽在生人大欲中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火烈則民畏之故鮮死
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疾數月而
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

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以寬猛平和解四詩妥協

魏獻子與魏戊縣謂成鱄曰人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仲尼聞之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泛引文王詞訣而誇矣然其疏則九德鑿鑿有味其言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干旄取忠甘棠愛人經生家常談也靜女取彤管先生能無反唇哉知其解者可為說詩長一格矣然細按二取字文義皆於不美中取其美者則干旄亦靜女類耳詩豈有一定之柄哉何今之泥詩

柄者紛紛高叟之多也噫

右左傳解詩三十三則本引詩例也而其中往往就詩作解於詩多所發明或解以其題如碩人黄鳥之類是也或解以其事如日食藏氷之類是也或解其大旨如蘋蘩之忠信卷耳之周行之類是也或訓詁其字義如四牡之周咨以及九德之類是也或大暢其詞而另闢一解或斷取其義而不泥其文俱可作解詩觀總之解不一解亦無定解得其解者進乎解矣

補遺

秦納惠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君臣所解忌克皆洞入世情自是霸主本領

春秋詩話卷之二 終

春秋詩話卷之三

南海 勞孝輿 巨峰輯

引詩

引詩者引詩之說以証其事也事主也詩賓也然如斷獄焉詩則爰書也引之斷之而後事之是非曲直錙銖不爽其衡則又事爲賓而詩爲主知引詩之詩爲主可與說詩矣序引詩

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其母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毋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類作同類說意味深長孟子所謂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也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
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
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即以宋詩作証確甚切甚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
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
國何為
鄭忽守正兩辭齊昏此獨行君子之所為也竟使
折脇之禍移於魯桓豈非自求多福哉小儒好以

成敗論人遂咎其守小節而失大援抑何其不樂
與人為善也小序於扶蘇蔓草等詩指為刺忽者
不一而足甚至詆為狡童獨何心歟抑何見歟
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
惠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曰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詩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

戚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
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
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議論之奇納諫之巧不必更言妙在天然城字引
用確當古人讀書有用如此
荀息不食言里克弑卓子及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於此可悟詩之可以言處却在謹言

齊侯使管敬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受下
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
其上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惠公在秦謂韓簡子曰
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對曰龜象也筮數
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
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天人之理曲盡幽微惜彼昏之不悟耳

[illegible]人伐曹討不服也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尚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僖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

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毋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老成謀國之言兩引詩尤見根柢

臼季薦冀缺於晉侯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殽之役秦大夫請殺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爲政

此可與楚子不築京觀合觀一善於居功一善於處過可見秦楚二雄皆深得力於詩者桓文豈能及此此秦誓所以與典謨並垂不朽歟

趙成子言於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秦伯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三引詩各有至理孟明之有顯而易見子桑之有遮至貽謀可知薦賢者慶流子孫則蔽賢者毒流後世矣識見極高議論極大若秦穆之有乃至以用人之事謀及祖宗微哉微哉非神明於詩而不泥其解者豈見及此

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左傳多事後傳會然其論以敬爲主自是名言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以痛逝者行自念也賢君憂勤惕厲如此此秦之所以日大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兩引天字以言禮禮有天禮爲有本天有禮天不落空古人晰理精細如此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羊斟何足責責以無良者所以罪華元之失人也

士會諫晉靈公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將改之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亡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

會於攢函狄服也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
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文王猶勤句振起庸人無限惰氣天下學人皆當
銘之座右誦一再過
晉師救鄭鄭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
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今楚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
虺有言取亂侮亾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
也
以養晦爲攻昧另一解也
邲之役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
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
者是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
夫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
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士伯用中
行伯君信之亦用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
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
也其何不濟
士會獻狄俘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
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
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
此武子一則家訓君子喜怒以已亂是學問中語
弗已則益是閱歷中語皆從詩得來可見當時名
卿醞釀之深醇也

鞍之役賓媚人賂晉師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土物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兩折晉人三引詩以暢其說皆中情理詩可以言信矣

巫臣將取夏姬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戲言不宜直斥借桑中一詩作談柄吐屬更雋

楚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

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位字說出如許鄭重逐將詩人謹肅官箴之言看

出聖人愛惜名器之旨凡百有位其敬聽之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傷心之語幾於下泉之痛哭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
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侯信以行義義
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
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
私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
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
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
矣

楚人伐莒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
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
之不可以已也

逸詩如此類識解高絕雖零金碎玉令人把玩不
忍釋夫子豈忍刪之或謂詩之自軼或傳之者之
失之非夫子刪之也此說近理

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爲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
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
也

傲可亾家柔能致福名言可作絃韋

鄢陵之役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
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
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論戰之道而通於神明說迂遠矣然觀孔子曰我

戰則克祭則受福事殊而理則一也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乎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兩引似迂而切似詭而正波瀾洶起可見古人詩情

祁奚之舉君子謂其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有字似字切當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逸詩

楚子襲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

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姑從楚以紓吾民

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八字深情若揭魏武父子古樂府擬之不盡

吳伐楚喪養由基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偶然口頭語亦引詩以實之想此二字當時已爲成說可見此時絃誦有素詩作典用久矣

范宣子以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

不亦感乎
兩人各稱詩以贊揚其美足見古賢相知心處俱
從詩書中印証自非世俗標榜惡習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
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
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
生在敬戒子張之憂患深矣名言可佩
子産寓書於范宣子略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

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
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引詩基字貫落樂字透徹安得不動人
衛獻公求復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烏乎詩所謂
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
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
視君不如奕棊後世六朝五代臣子都從此妄身
甯子其不祧之祖哉噫
宋左師合晉楚之成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削而投之左師辭焉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
亾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
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
戌之謂乎
鄭子展使印段往會葬楚靈王伯有曰弱不可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
事無曠何常之有
當時每有國議識者輙引詩以折之而議遂定此
即漢人引經斷獄之旨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曰
若之何哉子晉國不恤其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
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鄭伯有强使子晳如楚子晳怒將攻伯有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

傳中屢引此詩可想春秋惡盟之旨

子產壞晉館垣晉謝不敏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辭字是鄭國安身立命處亦是子產一生學問經濟處引詩一証分明見辭之所繫甚鉅正非徒爲輔頰舌之感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一濯字也孟子以喻仁左氏以喻禮俱能見其大體此意以說詩何患不觸處皆靈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令尹子圍弑楚王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二句詩長人多少厚道增人多少氣力故知當時名卿熟於風雅常存此二句在胸中天下豈有難處之事

叔弓聘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叔向曰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齊景公繫於刑市有鬻踊者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曰踊貴屨賤齊侯於是省刑君子曰仁人
之言其利溥矣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踊貴屨賤四字驚人省刑固其宜耳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
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
於人言吾不遷矣

逸詩似五言古率直有味

宋寺人柳有寵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
寺人柳比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
亾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於女亦何有詩曰宗
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
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脊令在
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
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講兄弟處惻惻動人可知霸主之術非純任威也

孟僖子至楚病不能相禮將卒使其子師事仲尼仲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
可則傚已矣

一補過便可則傚然則過曷嘗負人哉詩語鞭策
庸人不少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
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
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
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
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

子野論石不當言而言叔向又賛子野之言爲君
子言於是引詩無數言字相爲映發覺得一篇文
字花團錦簇左公文情勃發時有此種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昭子言曰詩曰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
民其可乎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社臧武仲在齊聞之
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
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
哉
周公不享魯祭語有餘悲乾侯之事兆於此矣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遂取蠻氏二月齊師至
於蒲隧徐人行成遂盟賂齊侯以甲父之鼎叔孫
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
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
之謂乎
匪風下泉詩人怨痛左氏至此亦無限悽惋大抵
霸者亦救時之道至於無霸生民所以憔悴於戰
國歟
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歎曰蔡其亾乎
若不亾是君也必不忠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今始即位而卑身將從之
于大叔相鄭伯如楚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曰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
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
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
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
寧晉之恥也
齊侯禳彗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
何禳之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
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流亾若德回亂民將流亾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施於
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諸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
公厚斂焉陳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坐此室者而問其有此者誰發想奇甚分明勸酒
長星無聊之極矣當時世卿之強其上未嘗不知
而往往付之無可如何其臣雖賢如晏子叔向亦
坐視而難挽盖積重之勢至於如此國愈大則其
禍愈酷齊而田晉而三不待戰國時可知矣此春
秋惡世卿所以示後世以尾大不掉之患也
原旅小惠不可以言德而民已歌舞之則民之當
時憔悴虐政可知矣引詩巧合亦與上二詩德字

相映發
晉魏舒合諸侯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魏子南
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
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
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大夫之強橫如此時事可知矣
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以復父仇
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
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
殺女
子胥鄖辛怨同而報異忠孝各行其是而已然君
命猶天之言大義猶覺凜凜斯理絶精不得訾其
忘父仇也若乘君之厄而下石則忠孝且兩傷矣
余嘗論子胥稽紹所行不同其人皆有血性然以
鄖辛王裒相比則二子未免有慚色引詩最精慕
容垂不廹符堅於險深得詩意自是英雄人本色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
成於衛衛人不許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
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
亦遄矣哉
引証遄字涉筆成趣搖曳多姿
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與鄭師遇卜戰龜焦樂丁曰
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衛出公再奔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

右引詩七十五則通前解詩共一百零八則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証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臺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余嘗伏而讀之愈益知詩爲當時家絃戶誦之書凡周家之所以維繫八百年之人心醞而釀之以成一代之風氣胥是物也今日六經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蓋自尼山論定耳若當時易象春秋僅藏魯府學士大夫猶不得徧見之若禮樂則太常工瞽乃有專司俱非可以誦讀而稱引也可以誦讀而稱引者當時止有詩書然傳之所引易乃僅見書則十之二三若夫詩則橫口之所出觸目之所見沛然決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夢寐間所呻吟也豈非詩之爲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厭飫之者至深遠而無涯哉蓋嘗私揣諸經有邃於理者有嚴於法者有束於事者惟詩獨深於情當其情之深也止有一往不自知其爲理爲法爲事之所在而理與法與事固已悠

揚曲折一一具於其中此文武周公之教所以入人而無人非詩人無地非詩景無言非詩聲蓋至幽厲既傷而後曹檜既亾以還天下陵遲敗壞至無可如何而學士大夫騷人怨客猶得稱引以舒其憤悶之氣而寫其無聊之思則詩之教可知矣余故摭拾左氏之引詩而見文武之造周焉

春秋詩話卷之三 終

春秋詩話卷之四

南海　勞孝輿　巨峰輯

拾詩

傳中多軼詩皆左氏拾而出之者也雖然風雅之墜地久矣左氏體聖人之志傳春秋以繼詩之亾則三百十一篇皆拾也夫豈惟軼詩余故因左氏之所拾而麥拾傳中所有之韻語以暢詩之流以補詩之闕而極詩之變焉蓋天籟之發觸而成聲凡有韻可歌者皆詩也其體凡十

有一因傳所名而區之曰賦曰誦曰謳曰歌曰謠曰箴曰銘曰投壺詞曰繇詞曰諺曰隱語序

拾詩

賦一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鄭莊公母子相見之賦

悠然母子之愛二樂字中無限悲痛可歌可泣不堪回首矣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士蔿築蒲屈城爲晉獻公所譏而賦

三句連韻是柏梁做體

誦二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城濮之戰晉文公聽輿人之誦

此即今人卜口卦所自始輿人無心之誦說出新舊二字適中晉文之疑此天籟之動於自然與人事相感發也後秦鳩摩羅什善聽風鈴疑有此術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臧武仲師敗於邾國人誦之

武仲在魯有聖人之目此一舉也蒙朱儒之誚爲

用聖人爲哉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輿人之誦忽祝忽詛子產若非久其位則孰殺之語爲病終身矣危哉故知火攻一道亦是下策何今之傳舍其官者甫得京兆五日亦矜言猛烈也直是不怕殺耳

謳三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城者之謳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華元使驂乘答謳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城者復答謳

宋人歌謠好以貌寫人尤爽奇於此謳以睅目大腹而多鬚之人形狀魁梧至於棄甲寫出令人發笑答謳佯爲不解以欵掩羞鍾評所謂滑稽得妙頑鈍得妙是也至又謳眞出咄咄逼人矣安得不驅而去哉吾粤人好歌往往以花月之辰登臺倡和語俚雅互爲嘲譏多比興之體外江人聽之哂爲蠻俗豈知此風始於春秋時哉采風者可以觀矣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宋築城者之謳

不斥其名曰皙曰黔舉目所見隨口而吟其情如見

歌四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聲伯夢中歌

楚語離奇幽豔誦之覺荒邱鬼嘯暗室燐青矣聲伯諱夢中占之遽卒後人所以有胥靡匪禎札闥洪庥之書乎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又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南蒯鄉人詩

恤恤湫攸古奧若不可解而南蒯浮淺之形如見後歌殷勤開導語意深厚居然風詩之遺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衛太子過宋聽野人之歌

譃太虐矣歌者快口鬭者刺心遂使衛人父子三代禍亂相尋者此歌兆之孽也

景公死兮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萊人之歌

此哀羣公子之失所也音調悽絕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一國憂 齊人責魯稽首之歌

皐緩也魯人緩答齊之稽首故齊郁二國高將來

此會則以魯人恃其儒書之故也國之壞也儒書

亦足生憂周禮在魯乃爲病矣周公之衰一至此

哉

謠五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獻公滅虢之謠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文武之世童謠

此讖所自始也杜元凱曰童齔之子未有念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有馮之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可有益於世教孫月峰曰熒惑星不見必下至民間化爲童子而言後來之事羣兒從而傳之聖人屢採之以誌興亾不得以左氏爲誣矣杜言理孫言氣附記之以備參考

箴六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辛甲虞箴

此箴最古風雅先聲也漢揚子雲極力摹倣僅得其貌便巳雄視餘子古人之沾丐後人豈淺鮮耶

銘七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讒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

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宋正考父鼎銘

此聖人家箴也詞繁而不殺極寫恭字此與商頌曰自古又曰在昔又曰先民同意俱是鄭重恭謹不敢少有輕忽之思也明德之後有達人遂爲萬世之師鼎之食報豈僅饘粥餬口巳哉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禮至滅邢而銘其器之詞

投壺詞八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晉侯投壺詞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齊侯投壺詞

有聲有情齊君晉君角勝於肉酒之場如是如是

繇詞九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懿氏卜妻敬仲繇詞

儼然正雅之音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晉獻公卜立驪姬繇詞

詞古奧而理深邃爲焦氏易林濫觴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得蠱繇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 史蘇之占

占驗之詞從後觀之疑爲傅會然古人累世守一官終身名一藝專精之至可以通幽何怪其言之如神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孫文子卜追鄭繇詞

此衛定姜所斷繇詞也所謂我往彼亡卽依此解齊女二人皆有絶世聰明邃於易理而穆姜宣淫不足道矣

諺十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周諺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周諺

此卽易所謂負且乘致寇至是也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晉士蔿引諺

二語和平可以銷人怨憤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虞宮之奇引諺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鄭子家引古言

二諺所喻俱近取諸身指出絶妙道理古人喫緊爲人之意閲歷深者自知之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此諺無韻可叶然連類引譬深得比興之情可作詩觀也優孟耕田歌亦無韻大抵音節之妙自有詩情讀者聽絃外音可也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此齊伐鄭孔叔引此諺請下齊喻旣不能强則但
甯安於弱病不可憚也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
受命意亦如此而四韻天然相叶四句意亦相接
豈同是古諺而各述之歟然不可考矣

隱語十一

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
之 軍中隱語

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翕詞

右拾詩三十五則體裁不一語鮮成章然其味悠
然而長其色幽然而蒼如鼎彝𨫼蝕而古色照人
者精彩四射而光焰日夕暱對可見古人之氣味
故採入詩話以與嗜古者共商之

春秋詩話卷之四終

春秋詩話卷之五

南海 勞孝輿 巨峰輯

評詩

自談詩者有詩品詩式詩格詩法於是唐宋間
人詩話汗牛充棟矣其中論聲病談法律別體
裁不啻人櫪賜秋家懸月旦而詩之源委迄無
定評愚嘗謂李杜二公千古知己文章亦復齊
名而東北一方無從長晤若天作之合晨夕數
過則樽酒所論必有可觀今觀吳公子之論乃
知千古知音已有定評可無憾子期之不作耳

敘評詩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
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
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

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
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

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
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
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
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
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
哉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
箾者曰美哉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按作見舞象箾以下屬舞無聲可譜故用見字

此無關於詩止因評樂文相屬故全錄之

右吳公子觀周樂一篇評樂也何曰評詩曰在札
爲評樂在傳爲評詩卽傳曰評樂而吾則以爲評
詩也何以曰評詩蓋樂與詩存則樂爲有聲詩樂
亡詩存則詩爲無聲樂樂與詩一也子曰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歧詩樂而二
之也然皆古人之迹耳古人不傳而樂傳札僅得

以耳見古人古人不傳并樂不傳而詩僅存吾安
得不以目聽古樂哉雖然耳與目亦無庸也必執
耳目以求古人而傾耳而側目曰古人在是古人
許我乎其不爲小序之聚訟與諸儒之臆說也與
有幾而後乃今知說詩之難也惟公子以至聰之
耳至明之目而遇以古人之心得之於神遇之於
幽不覺其津津道之皆有以見古人之眞而日眞
性情也今之說詩者苟如其評以求之不爲耳牽
不爲目礙并不以心爲師或可介公子以見古人

也余故序春秋詩而殿此以爲詩評

春秋詩話卷之五 終

春秋詩話後序

乾隆丁未春柏園張司馬權丞佛山書訊彼都人士之能文者予以故交劳子孝與對司馬就其家得春秋詩話五卷序而行之噫孝與胡爲而有此書也哉雍正庚戌　詔修一統志予與孝與與輯粤乘孝與負奇忤物與同事不相能遂拂衣去而家無擔石總裁魯太史佑人憐其才爲之餞平邑令餞平在萬山中旅食無聊爰托筆墨自遣積成此書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孝子忠臣勞人思婦之情三百篇盡繪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燕享贈答恒托以寫其情孝與壹鬱不自得又托於托寫其情者以寫其情嗚呼其可哀也已孝與才峰豪逸入采葩流此書括爛熟之朝報展肆好之襟期實兼征南匡鼎之長世有子雲定當賞識而忌者或以投澗故孝與不輕示人非司馬孰從而知之近代怫才闘䶸稱中郎牧齋二公要欲得同調者爲羽翼以樹壁下弇州之敵故亟取青邱松圓以張其軍非真有所受于徐程也司馬與世無競而於孝與此書

心契而雕鏤之此眞憐才闡幽者非二公比也孝輿生平懷才落拓與世齟齬薦鴻博再試不遇吏夜郎勞瘁以死遭遇雖厄于生前而著述獲闡于身後不可謂非孝輿之幸矣順德友人羅天尺序

春秋詩話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勞孝輿撰孝輿字巨峯一字阮齋南海人以貢生官鎮遠縣知縣其書專取春秋左氏傳之言詩者集爲五卷一曰賦詩如重耳賦河水秦穆賦六月之類二曰解詩如郤至解兔罝穆叔解三夏及文王鹿鳴之類三曰引詩如鄭太子忽辭昏引自求多福陳敬仲辭卿引翹翹車乘之類四曰拾詩乃古詩軼句左氏拾而出之者分賦誦謳歌謠箴銘投壺詞繇詞謗隱各名五曰評詩則爲吳公子觀樂一篇每條後各以所見附著之既不同銓釋傳文又非盡沿討詩義編葺雖勤殊無所取也

鐵立文起前編十二卷後編十卷首一卷

〔清〕王之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鐵立文起二十二卷》提要

鐵立文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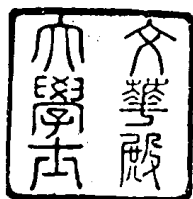
鐵立文起凡四編一論文二論詩三論詞四論曲蓋文章之總持古今之統會也嗟夫今之士往往沉溺八比中子史百家不暇一覽莊南華所謂拘於墟而篤於時其人亦大可憐憫矣有如王子懋公之望古遙集著書等身雷霆精銳

氷雪聰明豈非異人哉予以文起及五經人物志評註才子古文三書尤當畀立於千秋計予之知懋公自甲子評註古文始猶未

見其人也迨辛己秋與遊黃海見其濬心靜氣爽然不屑名下無虛信矣卽以黃山遊畧觀之上下千年之識縱橫萬里之才具見

乎辭王子豈非異人哉今者文起行世經志卽相繼以出予喜其禪益弘多遂援不律以爲鐵立居羣言之弁首

康熙癸未陽月朔日京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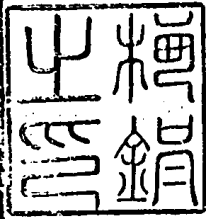
張玉書題於文瑞堂

序

余觀古今論文之書多矣子桓典論而下弇州巵言而上指不勝屈各傳於世顧於其間欲求一盡善兼該者而卒未之覯也今乃見王子懋公鐵立文起而後太息得未曾有嘉惠學者於無窮焉懋公於甲子秋以評註才子古文名天

下擬卽以文起與五經人物志竝行乃遲之又久迄今凡二十年而文起始出嗟夫士衡文賦寥寥一篇猶且不可磨滅而況文起裒非一狐之腋鼎爲九牧之金乎先是歲在乙亥新安宿儒黃白山時年八十有四見五經人物志而歎曰如此大胸襟大眼界大

本領大手筆鄙夫一見下
拜猶恨相遇之晚也知言
哉獨惜文起之鎸今不及
見耳然經志爲識者跂望
已久尚當速公宇內以爲
五經之羽翼

同郡梅鋗桐崖氏題於
獨坐軒

叙

易之責文有天人之別至
於華文有炳蔚之分大哉
言矣寧僅區區字句間云
乎雖然即以文辭論亦未
易易矣必也命世之才曠
代之識博綜今古之學而
後可以權衡人物司命文
章而無復有餘議故爲之
者與論之者稱二難焉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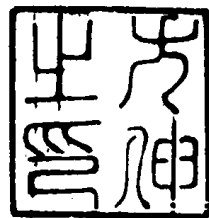
謂爲文難而論文尤難夫盡一己之長以見諸篇章祇自成一家言可也評著述之正變集古今之大成既欲公聽並觀又欲盡態極工使人各如己心所欲出仍如鍾司徒書中有意外奇妙非復恒情可得而測識斯稱論文僅事矣往覩摯虞流別昌穀談藝諸

書非不輝煌前後而使覽者終有偏而不舉之遺憾焉今觀王子懋公鐵立文起遠爲往哲徵顯闡幽近爲承學深思長計凡所以禆益文事者無之不盡也故有體製以定其規模有家數以辨其源流有世次以叙其升降有羣書以著其博達有意匠以盡其變

化吳延陵曰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其是之
謂乎懋公著書等身美言
可市而顧以弁首屬予則
姑舉杜老語復之曰豈有
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江干云爾
康熙癸未仲春之吉知汀
州府事前會魁翰林院
庶吉士同學方伸位齋

氏拜撰

方伸之印

東熊氏

鐵立文起序

瑯琊王之績懋公譔

向者甲子秋予評註才子古文行世序中已詳鐵立文起一書矣識者皆有不得遽見之憾故今可以不復備叙耶畧而言之

昔黄涪翁謂史家當觀史通文家當觀雕龍又曰文章最是儒者末事然旣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此皆老成典型語也予以雕龍修飾詞章未能淋漓委曲暢所欲言非獨傷於文而其體亦不備自西山正宗後則無如吳文恪文章辨體徐魯菴文體明辨惜其持論不無千慮一失而文章極致猶多未盡於是思覓一毫髮無憾之書以為導師而卒不可得為之鬱鬱不樂

者久矣乃發憤合采二書於諸小序片言不遺刪其重複正誤補闕以歸於允當及觀他籍有可以互相發明者急為手錄如獲異珍喜不自勝如是者亦已積有歲時猶未敢自以為是也

諸友借觀咸曰是誠毫髮無遺憾矣既而反覆省覽或間月或隔歲終不能棄置亦覺庶乎其可也向之鬱鬱不樂者今且得此而心曠神怡焉嗚呼國策有之人事吾已悉知所不知者獨

鬼事耳未嘗不笑其言之大而誇今於論文何敢妄作此想然而傾羣言之瀝液遡千載之風流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庶幾於藝文志文苑傳而外別成一快事乎猶憶少陵贈李爲賦重

與細論文之句寓意深矣蓋杜之所謂細論即黃之所謂曲折其箴規微而屬望甚遠也受弁書之以見古人之於文章深心如此後之人其亦可以知所從事矣

康熙癸未春日書

凡例七則

一是編論文非選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錄。杜工部云。論文或不愧。予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一古文辭選不勝選。讀不勝讀。先將體製辨明。則提綱挈領。範圍不過。亦昔人得訣歸來好看書之意云爾。

一是編雖不選文。必引証一二。使人了然于心。凡正變古俗諸體。必如黑白無疑。

一是書盡取前言。以爲師友。原不欲自立一說。如搔癢者。貴以他手也。但其間議論或有所不足。則又

不得不稍以己意補之。

一古今著作文難於詩。故先以是編問世。詩外有詞。詞外有曲。又皆雅人深致。豈可藉口不求甚解。行即各爲一書。以資勝覽。此係二集。

一論文初意。分類有五。首體製。次家數。次世次。次摹書。次意匠。頗覺詳悉無遺。第恐失之太繁。故各附大畧於體製內。餘俟三集。盡出所藏。以公同志。

一文起有論文論詩論詞論曲四種。後三編即與五經人物志並出。惜卯子評註才子古文版半漫滅。求歲垂較。廢慰購求。他若季漢史。俠史。千古憾至性錄。名山大川集。明文蔚。江左人文。宛陵文選。悔溪史。待評註詩歸經史領要諸書。擬皆次第付梓以就正　有道。

宛陵王之績懋公識於鐵立齋

凡例終

鐵立文起目錄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後編卷五
論策
後編卷六
論論
後編卷七
論篇法
後編卷八
論表
後編卷九
表諸體

後編卷十
論判

文起目錄終

鐵立文起卷之首

梅溪 王之績懋公 纂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参訂

文體統論

曹石倉曰古文時文無二理也秦漢之文無以異於今日之文也古之文也簡而質今之文也繁而無當古之文也序記傳贊之類各有根致今之文也不暇辨析祇成一論體古之文也是是非非義例甚嚴今之刻薄者隱譏誹闒茸者濫夸與而已矣

倪正父曰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金石例曰學力既到體製亦不可不知如記贊銘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儀雖有實行識者幾人哉體製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反覆難應關鎖血脉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自得於古人

文心雕龍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賛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記則軌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工艶此修體而成務隨變而立功者復契令

相參節文互雜辟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王懋公曰後漢劉熙成國氏著逸雅中有釋言語書
契典藝三則予甚喜其有功者述而語又不繁因合
錄之如左○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
成辭義如文繡然也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
敘已所欲說也說述也序述之也序敘同抒也抒洩
其實宣見之也演延也言蔓延而廣也讚錄也省錄
之也○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述其美而敘之也
銘名也記名其功也○述其功名使可稱名也記紀
也紀識之也○紀記也紀識之也識幟也有章幟可

按視也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誓制也以拘制之
也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噫
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嗚舒也氣憤滿故發
此聲以舒寫之也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思忖亦
然也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漢制約勅封
侯曰冊冊蹟也勅使整蹟不犯之也傳傳也以傳示
後人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與物而作謂之興敷布
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
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頌容也
序說其成功之形容也詔告詔昭也人暗不見事宜

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論倫也有倫
理也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謚曳也物在後為
曳言名之於人亦然也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爾雅
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
近正為主也覩此則文旨皆了然於心矣安得僅以
詁字目之
王懋公曰逸雅既釋文矣何獨於章而遺之按六書
精蘊云章樂之一成也字意從音從十條理自始而
終也章與文同文也者其輝光也章也者其節奏也
節訓止奏訓進取進止不越軌度之義於此可悟行

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正文家大章
法也章法具而後成文亦猶條理全而後成樂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
者謂之制綵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
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
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廸之者謂之訓為其
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
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
之令時而戒之者勑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
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

賦頌騷辭銘箴變千態萬錄之

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揷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剳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此文之異名也。○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合而

齊梁餘態　俳儷

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漢蘇武李陵、唐沈佺期宋之問）事類賦曰、詔者照也、照人之暗、使見事宜也、誥者告也、告諭使曉也、教者效也、言上爲下效也、令者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也、表者思於內以表于外也、奏進也、牋表飾也、記之爲言志也、或曰約信曰誓、孚合曰符、序言如意曰書。（書者愉令、如也）致然曰微、舒其物理曰序、發難而答曰策、記其年代曰誌、摹其德行曰狀、喻美辭麗曰連珠。曹子桓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陸士衡曰、詩緣情（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而綺靡、（綺美華靡）賦體物（賦以陳事、故曰體物）而瀏亮、（瀏亮爽朗）碑披文以相質、（碑以敘德故質、稱生而文用之）誄纏綿而悽愴、（誄以陳哀、纏綿悽愴）銘博約而溫潤、（銘以敘事、文約博）箴頓挫而清壯、（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頌優游以彬蔚、（頌以褒述功美、以優游彬蔚爲主、故）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平其詞、通徹其意）（雍容閑雅）說煒曄而譎誑。王懋公曰、銘欲其典、溫潤殊非所貴、說亦論類也、何取於譎誑。凡君子立言、雖微物瑣事、必引而歸之義。

理以垂訓於天下後世則彼詭誕之說胡爲乎來哉至於論詩而專尚綺靡亦不能脫六朝人習氣蕭德施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荀卿宋玉)賈馬繼之於後(賈誼司馬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咏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

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韋孟傳楚元王孫戊作詩以諷王四言自此始)降將著河梁之篇(李陵別蘇武於河梁作詩五言自此始)又少則三字(三字起夏侯湛)多則九言(九言出高貴鄉公)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匡弼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圖像則讚興(圖畫其形因而美之)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符孚也檄者皦也辭意皦然明白也)弔祭悲哀之作(弔問也悲傷痛之文哀哀念之辭)答客指事之制(東方朔答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八字之文(三言漢武秋風辭字魏文帝樂府詩)入篇辭引序(篇偏偏偏述一章之事辭偏思寄辭遣思序舒也)碑碣誌狀(碑披也披藏其功美碣傑也亦碑類)衆制鋒起源流間出作者之致蓋云備矣王懋公曰詩古文之體不一皆範圍於五經五經有文有詩最爲完備後世之子史集詩詞曲乃其雲仍耳今學者當以經爲體而以史爲用有用無體則文湛不立有體無用則文境未窮故韓昌黎嘗自謂約

六經之旨而成文而史亦稱南豐文章本六經程子又有觀史一字不輕放過之語雖不爲詩文說法文事要莫外焉誠能宗經而參以史氏之精華古今是非得失成熟於胸見之言語自廣而有據施之筆墨亦俊而不纖所謂大家其在斯乎至諸子集則總在經史之下猶可緩也鍾竟陵又曰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證事取諸子以辨學取諸集以徵文其言亦自周匝可從

顔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

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故凡朝
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皆
不可無。
劉彥和曰、六經象天地、効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
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詞序、則易統其
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
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百家
騰躍、終入環內。故文能宗經、有六善焉。情深而不詭、
一也。風清而不雜、二也。事信而不誕、三也。義直而不
回、四也。體約而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淫、六也。○建言
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
不其懿歟。
或曰、林蕭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
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
之餘、厥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
萇詩註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
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詩文之祖、信哉。
王弇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
五帝之世、若存若亡。憶、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
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

傳、史之正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
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
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
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
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
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
吳文恪文章辨體曰、四六為古文之變。律賦為古賦
之變。律詩雜體為古詩之變。詞曲（詞謂詩餘、曲謂揚郎、及竹枝之類）
為古樂府之變。西山文章正宗、凡變體文辭皆不收。
錄東萊文鑑、則并載焉。
王懋公曰、論文之諸體、以正、變、古、俗、四言盡之。如體
當敘事而用議論、則為變體。體當議論而敘事、亦為
變。又正變二體外、復有所謂別體。要之別體中、亦有
正變之異。至於文有散文、四六二體、則以散文為古、
而以四六為俗、非謂其文俗也、亦就其體言之耳。其
他尚有不可以一言盡者、皆詳著各類之下。
王伯安曰、四六之工、工在裁剪。
王懋公曰、史稱隋文不喜辭華、詔天下文翰並宜實
錄。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左齊梁、其
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

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搆無用以為用也而明高帝亦嘗詔禁四六文辭先是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因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須為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而古法蕩然矣近時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凡表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嗚呼今之以靡麗見長聲偶為美者

使能取此二詔而思之當亦自知其無謂而無復有文而不慚之弊矣

王懋公曰、我嘗謂詩有律絕文有四六皆衰世事漢以前無矣故古學、騈儷非所重而為之亦甚易獨疑司馬涑水嘗以不能為四六而辭神宗翰林學士之命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此一事足稱聖主然予嘗見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然則非真不能為四六亦心厭俗體耳世又有四六工而散文則不古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

王懋公曰、四六為今人所尚略舉杜詩言之可乎如曰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此當戒者也如曰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江間波濤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此當為者也近見潘木厓詩序少陵雄渾蒼深體兼衆妙香山排宕瀟灑自為一家要皆不縛束於聲律比偶之中獨抒寫其性情務為極言竭論窮變盡妍香山之詩務於盡少陵亦未嘗不務於盡而不傷其涵蓄者氣有餘也香山務於盡而不傷其

高淡者韻有餘也又曰、才人握管思以暢發其性情類不樂為初唐諸子句鏤字琢比偶屬對之功而浩衍流暢以務盡其才凡為偶體必有此意乃稱方家

歐陽文忠曰、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

王懋公曰、文體以文論又當以人論體以補文體之所未盡大率文以體立以神王魚非水不生川非珠不媚我不同人人不類我特立獨行自為一體而已所謂文章有神蓋謂己之神明耳何以有此神明實

學是也。李北海曰、學我者俗、似我者死。如徒寄人籬下。則無體矣。尚何文之可言。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昌黎此言足起衰矣、

沈君烈曰、造物範人。不曾以此面肖彼面。則學士立言。何苦以我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體、亦有開闔立海之體、亦有凌轢波濤、因鑠怪異之體、亦有搏虎豹、鬪蛟龍、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源泉萬斛隨地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

才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韶女郎、唱曉風殘月之體、亦有銅將軍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其爲自成一家之體。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焉。鼓舞變化。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爲人。眉目人也。齒髮、人也。即肝腸支節、無不宛然人也。然而析之則與薪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體具而神不具。雖謂之無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恒懍懍有生氣者。神不死也。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活也。知此可以縱論文章之體矣。○就尋常文之體。而能爲天下不尋常之文。是乃所謂奇文也。至文也。

鍾伯敬曰、士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吾願求予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

汪茗文答陳謫公書曰、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

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牂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荊卿、輕生慕義。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先生嘗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

其文或簡鍊而精覈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發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蕩披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嘗雜見於其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攝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

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奇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日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

王懋公曰予向辨別詩文體製後有家數世次羣書意匠四類家數云何如汪彥章謂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所謂一代大作手是也又如昔人云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古今文章家能出此數語耶世次云何如昔人謂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又曰西漢自王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所以讀書不可不論世也羣書云何如漢人稱揚雄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

若夫學者既知文章體製而又博極羣書則多錢善賈有必然者猶患不能出人頭地哉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宋呂本中云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有何干涉故論文而終之以意匠所謂運用之妙在一心蓋兵法即文機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一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序

王懋公曰概論詩文當先文而後詩專以文論又當先序而後及他文今人多首稱賦此梁蕭文孝文選陋例不足法也予最喜李必度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之說而西山正宗亦列詩賦於敘事議論後誠以詩賦雖可喜而其爲用則狹矣今以賦作殿爲其與詩詞相近卽與須贊銘

箴諸用韻之文爲一類可耳自古迄今文章用世惟序爲大更無先於此者然其間亦不能無辨宋陳騤氏謂自孔子爲書作序文遂有序不知書序多謬非孔子所作論序之名其始於易之序卦予序之文則初見於子夏之詩序我猶嫌後人訓詁氣已萌芽於此非末學敢議先賢蓋衡文自不得不嚴欲以爲萬世式無可諱也或謂詩序衛宏撰而託之卜氏今且置此勿論若司馬子長之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詳矣而各自有體卽其自敘非序也彼自言列傳七十今觀伯夷傳以下凡六十九篇乃知所自敘言之此正其自爲之傳耳而徐魯庵文體明辨顧援入序文內誤矣如以文章高下言則昌黎韓氏之送召南東野其筆法所謂周公制作無容復議今卽嚴於辨文又何間焉

附陳騤文則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爲書作序文遂有序自孔子爲易說卦文遂有說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自有考工記學記之類文遂有記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文遂有解自有辨政辨物之類文遂有辨自有樂論

禮論之類文遂有論自有大傳閒傳之類文遂有傳

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明辨曰序字亦作敘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

事。故真氏寄分列於正宗之編。故今倣其例而辨之。其敘事又有正變二體。至唐柳氏又有序畧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於名字說。

王懋公曰、序之體。議論如周卜商詩序。敘事如漢孔安國尚書序。變體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有謂序文。敘事者爲正體。議論者爲變體。此說亦可救明辨先議論後敘事之偏。

後序

序引在前。後序在後。

鄭鼐一曰、吾觀自漢以來。儒之見用於時。如賈董劉之輩。既發爲大篇。獻其所可。替其所否。於以上爲德而下爲民矣。其在野者。亦相與鑽研聖人之遺經。作爲訓故。授之其徒。以傳之於後。毛伏而下皆其人也。求所爲流連光景。抒寫性情。如後世序記閒適等篇。未之前聞。蓋晉宋之間。始漸盛焉。彼其撫時觸事。非不可以各見所志。而於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覺漠然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乎著書之數也。然而志乎大者其爲力難。志乎小者其爲力易。故一輩學人。其陋者固惟程文是殉。即稍知撰述者不過闕異於枲不之間。爭新於投贈之際。以自適己事而已。吾甚慨夫古立言之月必非此輩。是以當之而思。得有心者以一鑿此懷也。

熊幡州曰、大凡爲浮屠作記序。最要古地步。措語有斟酌。

引

王懋公曰、引、序之類也。猶之弁言題辭耳。近有援典引立說者。不知孟堅所作。與揚馬封禪美新一類。不得以引目之。文選以入符命。體良是。至引之文。吾甚愛蘇老泉送石昌言爲北使。其敘述情悃與意氣之

盛。手藝下。偃然如生。真不減史遷風韻。或謂引非前賢留意之章、謬矣

明辨曰、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題辭

王懋公曰、題辭之文盛於明。而臨川湯氏尤爲傑出。如南柯夢起句。天下忽然而有唐。牡丹亭辭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語皆曠絕。應味穆如清

風之詩以删之

述

王懋公曰文體有述如近世祝枝山愛梅述之類與序相去不遠此外又有所謂述而爲行狀之別名者與此絕異

傳

王懋公曰傳以史記爲祖或謂左氏書其傳之濫觴也然皆隨人隨事散敘故有其端而無其名若合一人始終本末而次之則自司馬子長始予近欲將內傳分國類編畧如國語有可併者併之顏曰左氏紀

傳又史記有本紀世家列傳三例其實皆傳也漢書不用世家而以紀傳括之紀亦人主之傳特因其人不同而所稱亦小異其爲傳信之義則一而已至以行文言必謂前敘事後議論者亦太執妙手以敘爲議而使人但見其爲敘以議爲敘而使人并不覺其爲議隨筆所之神化萬變尚何前後之拘拘耶噫能此者難其人矣

辨體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明辨曰按字書云傳者傳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

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考焉

唐荊川曰傳體前敘事後議論伯夷傳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潛寧居曰敘事不帶議論猶列頑山耳文獨騰雲起霧峯峯見奇

初學集曰吾聞之古之人有史傳無家傳家傳非古也用史家之法則諂毁史家之法則濫濫與諂君子弗爲也○瞿太僕之没也請余爲家傳余直[illegible]其太

節無所遜避

王懋公曰史傳有正變二體正如司馬遷管仲傳司馬穰苴傳平原君傳信陵君傳蘇秦傳張儀傳范雎傳班固兒寬傳范曄王丹傳司馬遷扁鵲傳變如司馬遷伯夷傳孟子傳屈原傳范曄黃憲傳家傳如歐陽修桑懌傳曾鞏徐復傳托傳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梓人傳假傳如韓愈毛穎傳秦觀清和先生傳此四例亦既詳且悉矣然猶未盡其變也他若黃帝內傳漢武外傳及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之類皆文章中異觀又有以別傳稱者合之復得四焉此亦

不可遺也傳後又有論贊並用體論曰者散文議論也贊曰者四字句贊語也此亦不可不知

沈鶴山曰奇寓之文毛穎傳是也此等文點綴易着雅難非大家不辨

袁石公曰志已卒業然諸傳非聞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南北史多於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

太平清話曰作傳與墓誌行狀正如寫照雖一瘢一痣皆爲摹寫不然不類其人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二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紀

王懋公曰呂氏春秋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則紀之名非始於司馬遷今以史記之例言之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蓋以帝王之事爲本而後表書世家列傳咸有所屬故曰本紀紀之爲言記也亦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意云爾然紀之體有二以年月記者紀之正也亦有不

記年月而惟以事敘去如項羽本紀者紀之變也若其行文之法見冠一部史記後之作者當以爲法又後漢書有皇后本紀予謂天子尊無二上呂雉稱制史臣不紀惠帝而紀娥姁已屬大謬何況後世宮闈則皇后但作傳可也不然外戚世家極矣

陳白松曰太史公作本紀有二體五帝三王紀編世也秦漢紀編年也

紀事

明辨曰按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文人學士遇有見聞

隨手紀錄以備史官之採擇以裨史籍之遺亡故以紀事某之嗚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王懋公曰、紀事之文如唐莊牧燕將錄羅隱拾甲子年事孫樵書何易于是也若近言之如史忠獻之致身錄趙文潛之建文年譜周文恪文簡之遜國臣事鈔豈非有明一代之大事紀之必不可湮沒者乎

表

王懋公曰、史記十表予長之創體漢書仍之良以其闕不可廢耳其古今人表雖招衆論要不可謂非稽古之一助知有志於史學者猶無惡焉近世譙城薛

氏倣遷史遺法而爲牡丹表又爲牡丹入書少陵所謂文采風流其此類歟

志

王懋公曰、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名始於此史記有八書索隱云書者經籍之總名、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今仍志之名而不復標書以書之名目他載籍而志獨不可移易然均之爲記事則不異矣初班堅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曹大家就東觀藏書闕踵而成之夫以巾幗而有史學如此今之文人往往卑陋自安能無愧乎唐李延壽作史一百八十篇本宋真初元年盡陳貞明二年謂之南史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大有苦心司馬君實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乃知志之所係者爲甚重也近世如王鳳洲錦衣等志殊詳悉可觀古文大家中柳子厚之永州鐵爐步志亦佳

明辨曰、按字書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於漢書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他如墓誌別爲一類

白石樵曰、拔讀書函目錄、條整嶄辨、而考志尤詳、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于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畧二十畧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

或、曰、晉書禮、樂志食貨志刑律志等書、即于準河渠之類、史之派也、顧野王輿地志南裔異物志即湘中廣州記之類風俗通之別號也其體徵實以備文獻之考援異以逞筆墨之秀非其于史之才者不能作也

記

王懋公曰、記之名不自戴記學記等篇始。蓋自黃帝設左史官。命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已。彰彰矣。其文奇古如考工記。三代而下。遂成絕響。或稱其聖於文。惜不知出誰氏。應首標之以爲則。

辨體曰、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

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于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爲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也。

明辨曰、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今采錄諸記、而列以三品、曰正變二體。曰變而不失其正體。又有托物以寓意者。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有篇末系以詩歌者。皆爲別體。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茲不復列。

王懋公曰、記之體正如韓愈畫記。變如范仲淹岳陽樓記。變不失正。如柳宗元監察使壁記。別體正體如王績醉鄉記。托物以寓意。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別體變不失正。如蘇洵張益州畫像記。篇末系以詩歌。秦少游嘗稱文公畫記善敘事。該而不煩。詳而有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數語可爲作記法。

王懋公曰、文莫難於傳記。必令筆筆飛舞。方爲妙手。蘇潁濱謂白樂天詩詞甚工。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或失之。大雅綿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爲文之高致。杜少陵哀江頭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使以此爲記事之文。雖呂梁何以復加。王摩詰有藍田山石門精舍五言古。鍾退菴以爲妙在說得變化。有步驟。而無端倪。作記之法亦然。益可見詩文之

道相通如此惟在人能住處領其要爾

讀書偶見日作記之法禹貢是祖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記宏為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廻旋作碎語然文字止于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

王懋公曰漢人文字如光武東封泰山記無論矣諸葛武侯實有兼才如出師表之正大黃陵廟記之奇古儼然兩手何其異也其中寫景之工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東坡赤壁詞用之豈非平日深愛其語耶然因此亦可見坡公之皆學到處留心矣

鐵立文起　前編卷之十二　六

王懋公曰宋人題名記甚多司馬涑水諫院石後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云云真得題名意文有能使人不寒而栗者此種是也

曹能始曰作文惟遊山記最難落筆時搜索傳誌鋪敘程期洋洋纚纚堆故實於滿紙但數別人財寶而已於一種遊情了不相關即移之他處亦可移之他人遊亦可拘而寡韻與泛而不切病則均焉紀遊如作畫畫家必須摹古開後出已意着色生采自然生動及乎對境盤礴往往難之乃以為畫不必似

蓋遠近位置木石向背逼真則礙理兩不入乎法陸不傷於境復背又何以似為病也鼓山遊記予讀之初若不汲汲於遊者或為嵐翠掐之或為友朋動之或自崖而返或登頂者再惟隨其興之所造及乎境之所券故其為記亦不為傳志故實之所窘縛與夫年月里數之所役使神情蕭足氣色生動嬉笑戲謔皆成文章以如意之筆術奪難肖之畫工此所為合作也

或曰遊者不必先結一記遊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

鐵立文起　前編卷之十二　七

張秋紹曰遊記著色點染多失之太肥第務為落落數筆即山水性情不出于鱗華山記奇絕一世僅得文字高古至中郎季重時作慧語快筆膾炙人口非不瀟灑殊少厚味惟柳州嶺南諸篇郝是土石氣質如左氏敘戰陣兵法妙在簡括呂寒木遊衡山記亦如子長作封禪書項羽本紀及傳荊聶諸人非千百長語形容蕩曳不見鱗甲離奇神色飛動要不落單薄相真千年絕響

沈石夫曰宗元文以鍊字勝他人廢之乎者也處柳獨簡與廉峭

孫月峯曰、記卽用列傳體起。近日槐野如此。

[illegible]廻瀾曰、記以簡重嚴整爲主。而忌堆垛窄寒。以清新華潤爲工。而忌浮靡纖麗。

書　奏記　啓（又見後四六類）　簡　狀　疏

王懋公曰、書記之用不一。書則有若時政、經學、論文、師友、規諫、遊說、投謁、陳情、辨賢。奏記則有若定策、規諫、辭免。啓則有若慶賀、辭免、陳情、投謁、通問、陳謝、報謝、戒賓、餽遺、婚聘。簡則有若規諫、請勸、通問、答報、稱頌。狀則有若慶賀、報謝。疏則有若迎迓之類。凡似此者皆不可悉數。今稍舉一二。以見文各有用而非多事若引伸以盡變。則存乎其人。

明辨曰、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考其雜名、古今多品。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啓、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啓、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以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爾漢無啓。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故黄香奏牋於江夏。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學副提頭書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故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取其者刻之而辨其體。一曰書。書有辭命、議論二體。二曰奏記。二者並用散文。三曰啓。啓有古體、有俗體。四曰簡。簡用散文。五曰狀。狀用儷語。六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有此體。故姑著之、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啓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蓋嘗總而論之、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釋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疏得情、是又存乎節文之間、作者詳之、

王懋公曰、書辭命如鄭歸生與趙宣子書。啓古如梁任昉上蕭太傅辭奪禮啓。俗如柳宗元謝李吉甫示手札啓。簡卽尺牘、如司馬遷與摯伯陵。狀如韓愈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疏如王安石遠迎宜徽太尉疏。鍾退谷云、書牘貴朴。而有法。此可謂一言居要矣。

辨體曰、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

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于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詞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生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于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哉。

王懋公曰、或謂子產告范宣子輕幣、此古人通書之始。不知鄭子家已有與趙宣子書。蓋子家事在文公十七年。子產語乃襄公二十四年。其相去既甚遠。而子家語又佳絕、則以爲弁冕罔究。辨體論不及此、何也。至於今人書牘、多以致勝、不知此非極則。試取史遷之答任安、昌黎之與時輩、及蘇王之上人主、與諸執政者而並觀之、真有書家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象。視彼落花依草、隙月窺人語、殆如婢子不堪作夫人觀。然亦不獨書牘爲然。以此推之、則古今文章家大小之分、較若黑白矣。

王懋公曰、漢人之書、有大文、司馬遷答任安是也。有致語、東方朔與友書云、不可使名網塵韁拘瑣、恰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是也。後世書皆不出此二種、故標之。

王懋公曰、予觀文選諸啓、或奉答人主、或以謝人、其歲或與人主及太子、或答侯王、或以勸進、或辭奏記。如阮籍詣蔣公、蓋不欲就辟召、固皆書之類也。辨體明辨、亦云論之詳矣。然猶未能盡書之變。諸書記外、又有所謂擬書、謂擬古人而代爲之。如陂公擬孫權答曹操是也。或遺或復、亦各不悔。而王介州又有遺亡友宗子相書。晁道元至爲箋以與天、則忘橫芘。嗟夫、文人之鋒、固無所不至也。往聞米襄陽以書抵蔡魯公、至言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于行間。此又書中之奇之奇者。時米方流落、而韻勝如此、古人胸次不凡、於此可見。徒以顛目之、不知子鄙之妓、惜哉。

王懋公曰、丙吉奏記霍光、鄭朋奏記蕭望之、皆西漢人也。或謂記始於班固奏記、可謂大謬。且傳記之記與奏記、亦有天淵之異、又何得謂記從奏記出。既操選政、而弁漢書文選、不知何耶。

王懋公曰、尺牘莫盛於近世、別爲一書以傳者、不勝屈指。然予觀史記縱際通尺牘父得以後事之語、則其名之立、亦已久矣。

毛稚黃曰尺牘小技而難工近代蘇黃此道稱能純乎本色質敘無不臻妙今如百穀君公亦俱能撮勝或嫌王太肴色陳太取致斯固有之然亦山人地耳蘇黃二公少壯立朝離流離悲憤兒女故舊之情皆關國是故落落寫來俱有動人而不可磨之處王陳不過兩布衣而言又不可出位其所舒寫本無大事則不得不借資于色與致才固不逮亦地限之此知人論世者自應得之

王懋公曰序記書之文莫過昌黎歸安以爲嶠起門戶真不可易此亦猶歐之碑誌蘇之論策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三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議

王懋公曰論議辨之名似無甚異我以爲皆分見於南華如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是也注云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辨則彼此反覆今文中亦有論議辨三體予謂詩文殊途同歸豈容瑣瑣分疆畫界哉然其名既不一則其義亦

當明毋以呂端糊塗自便可矣奏議一類歸之臣語見後其有無關國事而別議者則列之于此（論見後策論類）

辨

辨體曰昔孟子荅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敬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

爲。

明辨曰按字書云辨判別也。其字從言。近世魏校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源實出於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其題曰某辨。或曰辨某。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說

王懋公曰陳思籍田說頗佳。近有無名氏曲城說殊縱橫可喜。若劉誠意賣柑者言亦說類耳。而或遂立一言之名何居。他如韓非說難其字音稅。某遊家引

入解說類。盲人瞎馬。一至於此。悲夫。明辨列之雜著斯得之矣。

辨體曰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卽事卽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爲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爲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明辨曰魏晉以來作者絕少但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與論無大異也。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爲一類。

明辨曰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若大字辭祝辭。則做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故今以說爲主。而其他亦並列焉。至於名說名序則援

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以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

王懋公曰字說如蘇洵仲兄文甫字說。字序如陳師道少游字序。名說如蘇洵名二子說。女子名字說如宋游九言黃氏三女甥名說。其文並佳。

解

王懋公曰禮記有經解。此解之始也。或據楊雄解嘲以嘲爲一類我不知其何謂也。且云張協七命是術之七術皆變嘲之局而成文則尤謬。此乃效攀枚乘七發者。於嘲何與焉。

明辨曰、按字書、解者、釋也。楊雄始作解嘲、世遂倣之、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

釋

明辨曰、按字書、釋、解也。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可以備一體矣。

戒

王懋公曰、儆戒之說。見於尚書。其由來久矣。德施詔箴、興補闕。戒出匡弼。文選無其體。亦爲踈漏。呂黎守戒云、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其爲戒甚深。可以爲法。若諸葛忠武之戒子。初非有意爲文。而其文亦未嘗不佳。此又德之見於言者也。

辨體曰、按韻書、誡者、警敕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戒者錄之。

明辨曰、戒、字本作誡、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於垤。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故分爲二體。

王懋公曰、散文如柳宗元三戒。韻語如柳宗元敵戒。後元人對帝師曰、我奉孔子戒。一語絕正大而兼滑稽。足令彼妄自尊大者知警矣。

規

明辨曰、按字書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頗分爲二體者何也。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于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

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訓

王懋公曰、尚書有六體。典謨而下。今見于文者有四。爲命與誓誥之外。訓其一也。先正庭訓之文有絕佳者。書如顏氏家訓。其中美談。已不勝收矣。

考

王懋公曰、考之爲言究也。欲究其始終顚末而使後人有所據。或人物。或政事。此非有本之學。安能使之歷歷如目前事哉。書若五代史考。文獻通考。亦可謂無愧於其名矣。考之文。如近日左仲及之鹽政考。亦

其一也

駁

王慭公曰文體有駁如蘇眉山之續楚語其駁于學處柳州復生莫能置對今學者或翻古人已定之案或正時輩未確之說是文章之無盡藏也其文必一字不可移易有推倒一世之意令人讀之一字一叫絕始稱然此非快人不能若人臣論事之文如駁復佐議則歸之於議而見臣語類他如駁某謚議與答某駁某謚議又入謚議而不在此例云

評

王慭公曰評者平也凡作評斷須評得古今心悅誠服乃可若使人覽之而不平又何以評爲

明辨曰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辭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於三國志後世作者漸多則不必手秉史筆而後爲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集中今以陳壽史評爲主而其他作者亦登列焉分爲史評雜評二品云

王慭公曰史評如陳壽三國志任城陳王傳評雜評如唐程晏祀黄熊評他如袁昂古今書評敖陶孫詩評亦佳而涵虛子元詞評只以四字盡其人尤爲簡潔可喜

謝叠山曰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弈棋然敗棋有勝着勝棋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棊師旁觀必能覆棊歷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爲良工

陳明卿曰史臣愼于持論則有關文彌簡彌真鋪張

後附雜評

譏彈詆自褻陋予閱廿一史率用此法

陳白松曰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一訣也天公業案惟胡亂評文字爲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不必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意揔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裝自己咳笑而妄以

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乎○評文必曹所可而我否曹所否而我可我所生平可而今否非敢得罪于人不敢得罪于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竊國之上故快評不惟懺悶文之悔而亦爲海內懺作文之悔也

品

王懋公曰品亦評類往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甚愛之有無名氏著花品一篇雖其文俗韻未盡脫而致語亦復佳若夫文章有品當簡如噫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八字盡之矣

原

王懋公曰原與論各一體今稱韓文曰原道論何也論文必先正名故不可以不辨辨體曰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云

明辨曰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于本始致用于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

喻

王懋公曰喻體之文如唐盧碩古之治以心喻君百骸喻民而又以目以物以醫以疾以材以閥以水是也亦原論之流亞又蘇玉局有日喻亦自快絕古今

終

鐵立文起卷之四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碑文

王懋公曰、唐陸龜蒙云、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又宋景文筆記。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予謂或

言碑銘。或言碑文。猶可。最所怪者。銘文皆不言。而獨謂其文爲碑。則無謂甚矣。宋鮑源力古嗜學。其女孫何嘗作碑解以嘲之。文甚辨而確。學者不可不旁至於今人之偽德政碑愈多愈醜。其亦文字中無恥之一端乎。

辨體曰。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室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亦廁其間。至于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爲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明辨曰。按劉勰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秦始刻石于嶧山之巔。此碑之所從始也。然考士婚禮與祭義。及註云云。則碑之所從來遠矣。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城池宮室橋道壇井神廟家廟古跡土風災祥功德墓道寺觀托物等碑。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

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于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故今取諸大家之文。而以三品列之。其主于敘事者。曰正體。主于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于托物寓意之文。則又以別體列焉。其墓碑自爲一類。此不復列。

王懋公曰。正如秦瑯邪臺石刻。變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變不失正。如蘇軾上淸儲祥宮碑。而泰山又有無字碑。意欲何爲。豈將以愚人耶。

明辨曰。史記載秦刻石辭。凡入篇。嶧山泰山之罘東

觀碣石會稽各一篇、琅邪臺二篇、其辭雖皆古雅、而稱頌太過、獨琅邪臺石刻、但敘其兼并之烈、斷爲實錄、有敘有銘。體復馴雅。故特取之、

王懋公曰、廟碑、有終之以詩者。如陸魯望之碑野廟云、既而爲詩以紀其末。蘇子瞻之碑、昌黎、作詩以道潮人使歌以祀公者。是也。此與敘後用銘之文、又爲一、體、不可不知。

明辨曰、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

王懋公曰、柳宗元有大明和尚碑陰文。蘇長公太白碑陰記、則爲洗千古不白之冤。尤稱絕識。學者當法之。

廟碣

王懋公曰、碑碣不同。字書、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特立之名。高舉之貌也。墓有碣而廟亦有之。如楊植有許由廟碣。可以知其例矣。

疏

王懋公曰、疏之爲用不一。大抵募薦二者居多。募或建剎。或備經。薦或家人師友。或陣亡將士。薦多用四六。募或散文或四六。又有募疏。四六文後、系之以四偈語者。亦不可不知。若宋白玉蟾募修精舍疏、則又翩翩仙風道骨。不知人間世烟火爲何物。以斯知文家自有撮土成金法。題固不礙文也。若拙手則佛頭亦未免着穢。至如李衛公獻西岳大王疏、末云、三問不對、即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未幾也。殆欲飛而食肉矣。足稱人豪。然此、又、書記之、類、也。他若或請僧住剎。或歛金放生。種種不一。在學者以類推之。又疏有上進者。則歸之於臣語。而別自爲一類。

禱

王懋公曰、周禮禱辭。掌於太祝。其由來已遠。後世文如唐劉軻之農夫禱。則又不同。劉云、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于神、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傚於有執事者。此亦代作文獻神之意。然其文句法長短參差不一。又有別作小序。至於禱詞。全用四言。間句押韻以終其篇。亦一體也。

青詞

王懋公曰、道曰青詞。猶之釋曰齋文云爾。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青詞

蘇長公鳳翔醮土火星青詞、散體也。其行文儼然尚書辭。卩隹絕。此亦未易襲之。而歐陽文忠內制集序、乃云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于青辭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所穢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此又當別論矣。

約

王懋公曰、昔漢高初入關。告諭曰。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又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則約孰有大于此者。特其文已入王言類。此不復列。後如王褒僮約、論文者不當援以爲例。李習之嘗以其文與劇秦美新並論。譏其義不主于理。言不在於教勸。而徒詞句怪麗。可謂知言。近代茅順甫亦有僮約。蓋約其僕嘗事一客以終其身。亦可因文以見交道之不汚矣。

明辨曰、按字書、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非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爲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爲一體。

題跋

湛體曰、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撮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抑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明辨曰、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于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于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專以簡勁爲主。故與序引不同。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然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辨也、

王懋公曰、凡論文而欲別立一類、必令其義確不可易。如李溫陵論楊子之反騷、此亦讀反騷而自書所

見。題跋類耳。文致題曰反、則亦將名離騷之文曰離可。予雜亂人目。莫此爲甚。後人當以爲戒

鍾伯敬曰、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諸種最可誦法。以此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每讀蘇黃游戲翰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

問對

王懋公曰、問之名、始見於戴記之哀公問曾子問。問對之文。其類不一。如張治道雀鷄對、謂鴿張喙聯日。口不能言。而對之以意。斯又對之尤出人意表者已。

辨體曰、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荅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荅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荅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前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明辨曰、問對不同、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荅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于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横。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若其詞雖有與奪而名實別體者、則各從其類云、

王懋公曰、古人詩文可。好而不可。擬江綠蘿謂古樂

府古詩題目。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等類、皆就其時事搆詞。因以名篇。自然妙絕。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譬諸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何足爲貴。彼不肖者又無論矣。且君馬黃雉子班等。必一一擬作。則關雎、螽斯之類何爲丟下。不擬豈樂府古詩能古。于三百篇耶。而鍾退谷亦云、生平於樂府未着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予謂以文論。曼倩客難已非極筆

揚班諸子。率相倣傚。陋哉。奈何至唐猶有擬之不已
如駱丞應詰者。夫以文人自命。而至下同輿蟠類哉。
之呼。靜言思之。不大慚乎。若屈子天問、柳州天對、介
而言之。眞千古問對之奇。即命雪兒歌可矣。
王懋公曰、凡為文以難人。要難得人倒。此惟理明辭
確者能之。長卿難蜀。不獨強辭。亦嫌帶賦。未為純古。
王懋公曰、按字書、諭譬也。曉也。俗作喻非。知諭之義。
則知所以為文矣。若漢元帝之諭單于。則又王言諭
告類也。
王懋公曰、文體有問對、足矣。如難如諭。名義稍別。曰

答曰應、獨非對乎。今姑以東方曼倩之答客難備一
體可也。
王懋公曰、駱丞設為人詰己而已應之、曰應詰、猶張
衡之應問耳。文致以詰標額、謬甚。則又不如立一應
之名矣。

文

明辨曰、按編內所載、鈞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
蓋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
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
王懋公曰、文有詛。如秦惠王詛楚懷王之類。有招如
柳宗元招海賈之類。有乞。如乞巧之類。有送。如韓愈
送窮之類。有逐。如孫樵逐痁鬼之類。要之隨人命名
不能以言盡也。
或曰、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做金縢、漢光武即
位大赦做武成、典謨之文也。第五倫薦謝夷吾文、章
疏之體也。李華弔古戰場文、論斷之體也。韓愈祭鱷
魚文、告諭之體也。李廌悼蘇軾文、悲須之體也。典謨
之文貴高古。章疏之文貴條暢。論斷之文貴英勁。告
諭之文貴尊嚴。悲須之文貴誠懇。其他各以意製、初
無定體、約計之有此數例耳、

王懋公曰、或謂移文始於劉歆讓博士書、不知孟堅
漢書薛宣傳已有移櫟陽令書。然此散文也。齊孔德
璋北山移文、則屬對用韻。後之為移文者。或宗之。觀
其林慚澗愧。及結束二語。何其嚴毅。幾與問罪之師
相似。即以稱之檄文露布。無不可。明辨編入文內。
而今人或又另立為移文體云。

雜著

辨體曰、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
之雜著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
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

綠弗盡者、則總歸之襍著也。著雖襍、然必擇其理之弗襍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

明辨曰、劉勰云並歸體要之詞、各入討論之域、正謂此也、

王懋公曰、劉青田萊蔬畧、亦言其大畧意也。行文全倣易之序卦、而皆出於天然。無强爲聯絡之跡。故佳。文鈔公記與歐公語、自謂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選家以此標曰記語、無礙。若有感而自記、亦此類矣。文致又別名感語、徒亂人意而已。近又有以僉言入文類者、予謂此與偶當附詩。此不復列。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五

栟溪　王之績懋公　輯著
歙州　趙　柘偉士　參訂

祭文

王懋公曰、人有寄必有歸。如秦始惡言死、言死者輒誅。豈非大愚。陶淵明有自祭文、白樂天自作生墓誌。大觀。何所不可。及讀朱升奉送徽宗大行文、則又泣數行下。君臣至性、情同父子矣。今特首標之以爲法。

辨體曰、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

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

明辨曰、按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今各以

類列之、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宜、皆非工於此者也。

王懋公曰、散文如韓愈祭十二郎文、韻語散文如蘇軾祭歐陽公文、四言如陶潜祭程氏妹文、六言如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雜言如歐陽修祭蘇子美文、騷體如柳宗元祭崔氏外甥文、儷體四六如李白爲寶氏小師祭璿和尚文、儷語如歐陽修、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此外又有祭戰馬文、非獨儆帷不棄之禮試思與人一心成大功、則亦不容不傷心矣。

弔文

王懋公曰、弔有二、並時而弔者、不待言。有相去千百年、而相弔、如柳宗元之弔萇弘、賈誼之弔屈原、陸機之弔曹瞞是也、若昌黎之祭田橫、其文亦能令人讀百世而相感、獨其人乎。

明辨曰、按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劉勰云、弔者、至也、詩曰神之弔矣、言神至也、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故謂之弔、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人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則弔之祖也、然不稱文、故不列之、其文濫觴于唐、故有弔戰場弔鈎鍾之作、今亦附焉、大抵弔文之體、彷彿楚騷、而切要惻愴、似稍不同、否則華過韻緩、化而爲賦、其能逃乎奪倫之譏哉。

行狀

王懋公曰、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有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行狀、此亦不知實自漢始、又行狀亦有人予自作者、非獨門生故舊也、而其爲史諡誌銘張本則不異、然亦有後誌銘而作者、茅歸安評王半山謝公行狀云、令人每先狀而

後誌、謝希深之誌、歐公爲之久矣、而王公以補其狀如此、此亦學者所當知、

偃曝談餘曰、王荊公爲謝絳行狀云、其學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謁銘也。其後又云、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國史採擇而作也。

辨體曰、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于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伯起行狀、然徒有其名而無其辭。

蕭氏文選、惟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一篇、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明辨曰、按劉勰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工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王懋公曰、行狀體有正變。正如韓愈董公行狀。變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曾弗人耶、唐宋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為多。宗元敘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概見。豈求之者少耶。

述

明辨曰、按字書、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

王懋公曰、如王安石有先大夫述。不用他人文字。

誄

王懋公曰、誄舉生平之實行。定謚以稱之。惟上可行於下。故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而後世乃不復問何也。陳思有言、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行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文選誄與哀並列、而哀文之中、潘岳顏延之謝朓三子文在焉。裴嫌其混而不分也。今以哀策入冊類、而存哀永逝文于哀辭中。始各得其所。然誄與哀亦自有辨。惟哀可以兼誄、而誄必不可兼哀。蓋

哀辭、或四言、或騷體、若用四言、是哀體已兼誄矣。誄則惟有四言而已。然此亦就後世文體論之耳。觀魯哀公仲尼誄、則四言、果誄之鐵案否也。又魯莊公賞誄縣賁父、而班氏火表遺之。今論誄者亦多不及。豈習木之思歟。

辨體曰、按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惟有辭而無謚。蓋惟

誄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是則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但謂之哀辭焉。大抵誄則多敍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楚體不同。作者不可不知。

明辨曰。誄者。誄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誄孔子云云。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畧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畧。蓋制誄之初意然歟。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誄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以爲之。至于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

茅鹿門曰。魏晉以來。誄兼藻麗。

哀辭

王懋公曰。錢蒙叟謂哀辭宜爲。且曰。曾子固不云乎。墓誌納之壙中。而哀辭刻之塚上。然則文之有哀辭。不銘而名焉。不傳而傳焉。是或一道也。

明辨曰。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昔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于察惠。弱不勝務。則悼加乎膚色。此哀辭之大畧也。其文或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

吳訥乃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歟。今取古辭自爲一類云。

沈石夫曰。漢莊忌哀時命。後人哀辭之始也。而澹蕩多風。有騷人之遺焉。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六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墓誌銘　碑　碣　表

王懋公曰、墓誌表、始於漢、碣始于晉。碑之由來遠矣。逸雅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無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此說與諸家異。存以參觀。又墓碑碣表。或有銘。或無銘。誌與銘或兼有。或單行。此亦不可不知。

辨體曰、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註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于槨前後、穿中為轆轤、繞之繂、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者有功業、則刻於其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葢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而名云耳。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氏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乃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歟。

王懋公曰、吳文恪盛稱昌黎碑誌。亦猶世人之見。獨茅順甫謂碑誌當以歐陽永叔為第一。最確。蓋六一敘事。得史遷法。而韓不然。固宜遜之。至論墓之有銘

雖始于漢。我嘗以為其義與古。人。與銘。通。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慈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又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其次也已　名次下先祖之下無　所逮于觀故曰顯　明示後世。教也。此在箴銘贊須之銘中。特其一端。然而墓銘之意已盡于此。所不同者、自銘人銘之別耳。其意之主于榮先固無彼此也。

觀此則凡求銘於人與爲人作銘者皆宜審其事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可乎曾子固有言銘誌之著于世義近于史善人喜于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其有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故激勸之道與史近而亦有與史異者史于善惡無所不書銘則古之人有善而懼後世之不知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然則予以墓銘之義與古之銘幾苒相通其說誠不誣而若南豐之謝歐公爲其祖銘與子瞻之謝張公方平爲其父銘皆言之反覆窺其中若有不容已者豈徒然哉後之人仁孝之心亦可以油然而興矣

明辨曰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没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于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畧勒石加蓋埋于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于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於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却有銘單云銘而却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却是銘題云銘而却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于蓋者曰蓋石文刻于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于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誌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三句一韻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

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内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于各篇之中。難以例列。故今錄文致辨。但從題類。仍分正變。稍以職官、處士婦人爲次。而銘體與韻則畧序之。

明辨曰、韓愈清河張君墓銘、以徵揭剳事折厲奔出爲韻。而行生清兵明貞、復自爲韻。乃隔句用韻體。如徵行、揭生、剳名、厲明、奔貞、出是也、蓋法兔罝魚麗等詩也。

王懋公曰、墓誌銘、正如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變如韓愈樊紹述墓誌銘、按唐之、古文。始于紹述。亦一奇士。韓爲作誌。故非泛墓誌銘之類。權厝誌、有銘。續誌後誌同。柳宗元續榮澤尉周君墓誌云。前誌、附太傅崔公祐甫作。祐甫既卒。而君尚未葬。故復續誌以書其緩葬之故云。墓誌蓋石文、既有墓誌。又有蓋石文也。柳宗元云、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墓磚記、墓磚銘。同。有記有銘。又有無記有銘者。墓版文、墳版文、同。壙銘。有誌有銘。又銘中着問答。僅見。亦一變體也。

辨體曰、劉先生夫人墓誌、藏昭明文選、有銘辭。無序。後昌黎亦有此體。

王懋公曰、昌黎有女挐壙銘。柳州有墓版無銘。又銘有雜言不用韻者。亦所當知。

陵約言曰、近世文士製碑、序終申以銘。猶大雄氏演法。義終宣以偈。多是櫽括上文。不免床上疊床之病。獨韓柳作銘。超然以他語發揮之。不襲常格。

王懋公曰、近世之士、文而不慚。蔡邕云、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爲郭有道碑須無愧耳。夫求文者。使人不樂如此。過矣。然則將如之何。曰一切詩文。心所不欲。誓勿爲之而已。因附識於碑後。

辨體曰、韓退之曹成王碑文、不書卒葬年月、不書妻、畧之也。蓋凡墓碑皆立在既葬之後、此碑之立、距王薨已二十五年、葬時已自有志。故此但書其大者耳。大者謂世系也。名字也。功業也。官位爵謚也。所宜詳焉。此墓碑之例也。

辨體曰、王介甫梅侍讀神道碑、序畧銘詳。蓋效昌黎劉統軍碑例也。

明辨曰、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

幽。又有碑碣表、以揭於外、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系、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畧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銘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于釋老之塋、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碑銘并序、亦別體也。若夫銘之爲體、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畧亦相通焉。此不復著。

王懋公曰、碑正、如漢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陳太

丘碑。變、如魏邯鄲淳曹娥碑。

明辨曰、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至于專言碣而却有銘、或兼言銘而却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爲典要也。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韻、亦與誌同。

王懋公曰、正、如潘黃門碣。若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則體之變也。

胡秋宇曰、近世史家修列傳。多據渠家墓誌。筆削成篇。然誌往往紀載溢美。擬類非倫。而史必因之。百世之下傳信不刊。誰則證者。是以論篤君子不攻阿所好。蓋慎之也。若柳子故御史周君碣、登之太史氏無忝矣。

明辨曰、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於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爲文有正有變。錄而辨之、又取阡表以附于篇、則

溯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

王懋公曰、表正、如歐陽修石曼卿墓表。又公有瀧岡阡表。路南北曰阡。

馮開之曰、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卓卓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已也。

諡議

王懋公曰、諡、出于行。樂記曰、聞其諡。知其行也。明制、三品以下無諡。則私諡勢不容已矣。諡法之書不一。周公諡法。中多後人語。謂盡出於公不可。其後如蔡邕蘇洵楊侃之言亦多不確。今爲論文而及諡、則辨

體諡法諡議二條、並存非是、明辨獨存諡議、得之矣。

王懋公曰、諡法始于周而除于秦。始皇曰、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甚無謂也、自今以來除諡法。嗟夫祖龍愚矣。去諡而以世稱。果能一世以至萬世否耶。古者爲美諡以尊顯其聲名。然善行雖多。惟節取其大者以尊其善。故曰壹惠。惠、善也。蓋諡號爲人所定。故曰名生于人。觀此、則可。以。自。主。者。自。有。實。行。在。又何畏乎人言。但後人定諡。諡亦必不虛美。不隱惡。乃可以爲彌世摩鈍之具。不然。諡亦有若無矣。雖除之可也。至論私諡其來已遠。隋王通沒、門人私諡之曰文中、猶其後者春秋時、柳下惠卒、門人將誄之。此正。欲定。其諡。耳。柳妻謂二三子不如其知之深。乃曰夫子之諡宜爲惠。門人遂從之。而黔婁先生死、其妻亦謂當諡之以康。則是二老之諡。實定于內子。亦諡之一奇也。此即私諡。議矣。又何論近世門人朋舊之紛紛哉。徐伯魯以漢蔡邕有朱公叔私諡議、而謂其事起于東漢。不亦後乎。

辨體曰、周禮、太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諡、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喪、君親制之、使太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是則賜諡之制。實始于周焉。崇文總目載周公諡法一卷、又有春秋諡法廣諡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諡號增輯而爲之也、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諡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諡、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諡、爲書以進、大抵諡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

辨體曰、按諡法云、諡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由是觀之、則諡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諡、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諡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有私諡易名之議、蓋亦

不可不知云

明辨曰按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于己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天子崩則臣下制諡于南郊明受之于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于君也蓋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故受之于天于君若卿大夫則有司議而諡之故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秦廢諡法漢乃復之然僅施于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唐制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議諡宋制擬諡定于太常覆于考功集議于尚書省其法漸密故歷

代以來有帝后諡議臣僚美惡諡議而其體有四一曰諡議二曰改議三曰駁議四曰答駁議今制雖設太常博士然不掌諡議大臣沒其家請諡則禮部覆奏或與或否惟上所命與則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初無惡諡以示懲戒而諡議遂廢至于名臣處士法不得諡則門生故吏相與作議而加私諡焉其事起于東漢至今相沿不絕亦可見古法之不盡廢于今也故五曰私諡云

王懋公曰諡議如唐獨孤及苗晉卿諡議改議駁議如唐李邕駁韋巨源諡昭議答駁議如唐獨孤及答嚴郢駁呂諲諡議私議如漢蔡邕朱公叔私諡議然爲駁議者文欲明白痛快能如柳柳州之駁復仇議則善矣

王懋公曰記曰生名死諡周道也後人謂諡自周公始當矣或謂黃帝實作諡法非是至于諡欲勸懲天下非美惡兼舉以寓春秋褒貶之義不可而諡至有明有美無惡何哉若夫諡當一字二字非古則唐人之重議呂諲諡甚確但謂舜禹等字皆諡則又謬觀書格爾舜與咨禹之呼便見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七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四六類

啓

王懋公曰、四六之體、始於連珠。至於啓則書記之類。有大啓有小啓。或謂自下達上之詞。不知平交用啓者甚衆。泥則非。漢避景帝諱。而無啓。不待言矣。其後有散文。有四六。猶表之在漢晉。與唐宋絕異。自專尚偶儷。而其格卑矣。然亦未可概論。如宋播芳大全上

史丞相啓則。絕大手筆。不得作四六觀。彼小言詹詹者。當望而却走矣。〇啓在近世特盛。甚至另爲一書單行。要惟有別才別趣。乃可擅場。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儷語中尤急須此振靡之手。

或曰、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啓、述謙讓之懷、紹前後之敏。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表忠靖之風、悲宿草之莽。固宋朝之妙筆也。言簡意長。唐啓則工麗似賦矣。宋啓自歐蘇爲之。韻悠辭逸。筆墨間有行雲流水之趣。則又勝於前賢矣。其法先敘事、次入題、末陳所言點、

帳詞

王懋公曰、帳詞全尚四六。多用之于慶賀。亦啓類也。太上隱者詩云、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此等題有此風致。應稱文中之仙。

上梁文

王懋公曰、宋葉愛日齋叢抄、吳氏漫錄考其所始云。後魏溫子升有閶闔門上梁祝文。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論此體者、多不能窮源。爰表之以見六朝餘韻。至于近代作法。文皆四六。起用伏以。中列六詩。詩後則用伏願起。其詩七言。隨東南西北上下六字之韻

而爲之。如上梁東、郎用東韻。他皆倣此。詩三句。首句用韻。次句不用。末句用韻。其平仄首末二句同。而中否。如首用平仄平。則中用仄平仄。而末又用平仄平。首用仄平仄亦然。如朝鮮女子許景樊、廣寒宮玉樓上梁文、可謂非想非非想。而又八歲時作。奇乃一至于此。疑其前身爲月中人。

明辨曰、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麪、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匠人、於是匠人之長、以麪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

下蓋俗體也今錄之以備一體

沈石夫曰文以雅上此直近于俚矣然若靈宮修蓋英宗神御殿安石亦嘗有作則此亦詞臣不免非若樂語口號上碑諸體之可槩刪也若夫道場榜文靑詞募緣疏種種外道雖工弗錄

樂語 音岳

王慹公曰坡仙集樂語數篇皆四六致語也似僞表似小啓或以上進或以平交其寒食宴提刑致語風致翩翩差强人意○樂語卽坡公亦未極其致文章一事真不易言柰何輕視之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八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折偉士 叅訂

韻文類

頌

王慹公曰禮少儀云頌而無諂 諂 此作頌法也至論後世之頌源於詩之三頌誰不知之然而三頌正不容無辨予觀史遷有言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孔子世家又云正考父佐戴武宣公及

以宋譜系考之則宣公之後凡歷數君而後至于襄子長不亦自相矛盾耶有謂戴公時正考父得商頌十一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庶幾得之必如襄公時云云是周魯之頌在前而商頌其後出矣至于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或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因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乃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此頌體正變所由分也漢宣帝時王褒頌聖主得賢臣雖爲散文而已趨于排偶不足法惟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序簡潔可喜而于德業二字又辨別

不少假借大有董狐筆意亦可謂變體中之矯矯者矣

王懋公曰王元美謂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予謂推而言之賦亦詩六義之一今已入文類矣何獨不安於頌世旣曰頌曰賦則亦賦其文頌其文而已雖然此意不可執而其說亦不可不存也

辨體曰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耳故頌之名

實出于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先儒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明辨曰後世所作頌皆變體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者是已劉勰云頌之爲體典雅清鑠揄揚汪洋詳味斯言可以得作頌之法矣

王懋公曰散文如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韻語如楊雄趙充國頌

箴

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鍼之療疾如醫者以鍼石刺病故以爲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師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故爲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于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

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儆戒切劘之意有志于文辭者不可不之考也

明辨曰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虞人一篇備載于左傳於是楊雄倣而爲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以垂警戒

銘

辨體曰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

觴豆之屬、無不勒銘以致警戒。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蓋得之矣。

明辨曰、劉勰云、觀器而正名。故曰銘。昔者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寖繁。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不並列于此云。

王懋公曰、武王器物銘十七首之外、周又有金人銘、嘉量銘、朱正考父有鼎銘。（在孔廟）漢有笥銘、漏刻銘、座右銘、鞶銘。李尤有井銘。唐有甲銘、笏銘、石橋銘。宋有廟銘。近若徐文長書牘銘、亦佳。然予喜其痛快、而惜其淺露、不能耐人思索。謬謂武王銘、有一二字備似題者、有絕不與題相涉者。讀之愈覺其妙、即極切題者、亦自語意含蓄深遠。凡銘語似當如此。

贊

王懋公曰、贊之文、以四言爲句。常也。亦有三字句者。又有五言。始于六朝。又或用長短句。亦不可不知。至史記傳末、雖有評斷、猶左氏之君子曰。並無論贊之名。後人妄以贊字加之。遂令至今相沿不改。

辨體曰、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頌贊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

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詎不信然。

明辨曰、贊字本作讚。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爲體、促而不曠。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可謂得之矣。至其謂班固之贊、與此同流、則余未敢以爲然也。蓋嘗取而玩之、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敘傳也。詞雖似贊而

實則非序之語。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辨乎。

王懋公曰。雜贊如魏王粲正考父贊。哀贊如漢蔡邕議郎胡公夫人哀贊。史贊如范曄後漢書光武紀贊。

連珠

王懋公曰。連之爲言貫也。珠則有取於珠圓玉潤之意。凡論文只在顧名思義。知其義則知所以爲文矣。

辨體曰。按晉傅玄云。連珠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考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今錄之以爲嗜古者之助。且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云。

明辨曰。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蓋楊雄綜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傅玄乃云興于漢章之世。誤矣。其體展轉。或二或三。工于此者。必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否則惡能免于劉勰之嘲耶。

篇

王懋公曰。詩類有篇。而文亦有之。如楊升菴無悶篇是已。此雖用韻。而終不得目之爲詩。蓋與歌行自徑庭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九

栟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賦通論

王懋公曰、賦之爲物、非詩非文、體格大異、而人之好惡亦不能同。如漢宣帝謂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而宋胡安定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二十餘年、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踈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凡此皆黜賦之說也。若夫觀千劍則能劍、讀千賦則能賦、非深嗜篤好、何以至此。蘇玉局遺陳傳道書、謂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聖俞昔嘗如此。詩固有之、維賦亦然、知不得以浮慕而擅場明矣。爰爲從事此道者詳論列焉。

王懋公曰、昔人以賦爲古詩之流、然其體不一、而必以古爲歸、猶之文必以散文爲歸也。顧均之爲古賦、而正變分焉。大抵辭賦窮工、皆以詩之風雅頌賦比興之義爲宗、此如山之祖崑崙、黃河之水天上來也。

故論賦者、亦必首律之以六義、如得風雅頌賦比興之意則爲正、反是則爲變。若以古賦而間流於俳與文、亦變體也。入韻律賦盛於開元之世、以其時部以詩賦取士故也。此皆諸賦正變之所由分、不可以不辨。而晉皇甫玄晏乃僅以美麗爲言、則亦淺之乎其論賦矣。

王懋公曰、賦有古俳文律大小諸體之分、固截然無容溷。至于古今作者之概、則合王袁二家之論、足以括之。由瑯琊之說、則作賦甚難、然吾以其難而又見其易。由公安之說、則作賦甚易、然吾以其易而又見其難。

盧次楩賦畧序云、予得盧柟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曲喻、其要歸卒澤于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以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各能文章家、柰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賦若茲乎哉。郎盧生所就鹵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釆人物之變、與夫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于左徒（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之門、豈其先構

而室哉與江長洲書云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真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樂之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爲今者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文之變也夫豈不能爲繁爲亂爲艱爲晦然已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快安用敖牙之語艱深之辭譬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否毛詩鄭衛等風古之淫詞媟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絲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否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梁在之賦稍異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甚矣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益工古不可優今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爲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盧柟諸君不知賦爲何物乃將經史海篇字眼盡意抄謄謬謂復古不亦大可笑哉嗟夫以一人之所爲文而論昔或登之于天或推之于淵豈果文無定論乎予謂若作

者流才不大不可文不真不可要未有無大才而能爲真文者故賦非畏難就易者可假借且賦心真可也不工不可也彼有俚韻未除而輕言風雅是野狐禪亦真可以成佛作祖耶

王鳳洲曰作賦之法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焰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王懋公曰黃雲孫謂文筆易工賦心難學此亦一說雖然有長于文而短于賦者司馬遷是也有長于賦而短于文者司馬相如是也天下事何可以概論

王懋公曰賦有情與詞理之別毛詩爲賦皆發于情而理與辭自赴之所以不可及嚴氏論詩謂有別趣非關理也東坡前赤壁賦自變者而觀之自不變者而觀之李溫陵塗抹以爲正好發揮可惜說理而且謂俗氣甚此雖無礙于蘇而亦後之學賦者所當知

文章精義曰賦有辭到者子瞻澱灝堆是也有理到

者。天處觀孔泉是也。
楊子雲曰、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勸、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有飄飄淩雲之志
都穆氏南濠詩話曰、六經如詩書春秋禮記、所載無非實事。自騷賦之作、興託爲漁父卜者。及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而文、詞、始、多、漫、語。其言悉出於莊子、莊子一書、大抵皆寓言也、
精義曰、賦設問答。如西都賓東都主人之類、至子瞻後杞菊賦起句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便自風采百倍。

王懋公曰、賦有以七言絕句起者。此須來得有迅不可遏之勢。如雷轟電掣方佳。賦後有詩。如班孟堅西都賦、後有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五詩是也。此亦一體。不可不知。
祝氏堯曰、古今作歌。莫非以騷爲祖。他有誶曰重曰之類。即是亂辭。中間作歌。如前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體。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漁父體。
辨體曰、所謂少歌倡亂。皆是樂歌音節之名。○篇章之成。撮大要以爲亂辭。
或曰、賦有所謂系曰系者、繫一賦之意也。

王懋公曰、凡作亂辭。必別有言語。與前不同。得古人牟頭更進之法。方爲盡善。若徒就前說而揔作數句。又何取于亂。

古賦

明辨曰、離騷遠遊招魂。及九歌九章九辨。實爲古賦之祖。卜居文賦之祖也。
王懋公曰、我以屈原爲賦之聖。或以推司馬長卿、誃矣。
辨體曰、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咏

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逮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佹詩是也、然其所識、則以離騷爲首。而成相等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佹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詞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言、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明辨曰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君臣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喩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晉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饗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之類皆以吟咏性情各從義類故情形于辭則麗而可觀辭合于理則則而可法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春秋之後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屈原宋玉楚辭是也揚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

然自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爲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趙人荀况遊宦于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他如相如長于敘事而或昧于情揚雄長于說理而或畧于辭至于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于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托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尚理而失于辭故讀之者無咏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于律賦其變愈下始于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于隋唐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故今分爲四體一曰古賦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

王懋公曰楊子麗淫之說但指宋玉景差唐勒枚乘

輩非斥坐屈原也明辨誤矣觀楊子或問自知之

蘇子瞻曰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

王懋公曰古賦如漢司馬相如長門班倢伃自悼擣素張衡思玄晉潘岳秋興唐柳宗元夢歸漢禰衡鸚

鵲、魏王粲登樓、晉孫綽遊天台山、漢揚雄甘泉。以上正體而俳體間出於其中。宋蘇軾屈原廟、漢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晉潘岳籍田以上變體而流于文賦之漸。俳賦如晉陸機文賦、宋鮑照蕪城、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鮑照野鵝、顏延之赭白馬、鮑照舞鶴。文賦如漢揚雄長楊、唐杜牧阿房宮、宋蘇軾前赤壁。律賦如唐韓愈明水、宋王曾有物混成、秦觀郭子儀單騎見虜之類是也。

俳賦

明辨曰。自楚辭有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等

此句出虛賦

句。已類俳語。然猶一句中自作對耳。及相如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等句。始分兩句作對。而俳遂甚焉。後人倣之。遂成此體。

王懋公曰。吳香爲云。嚴子羽曰。學詩須先讀楚辭。紉秋蘭以爲佩。蘭可紉乎。駕飛龍以爲車。龍可駕乎。荷衣蓉裳。亦作如是觀。因附論于此。

文賦

明辨曰。按楚辭卜居漁父二篇。已肇文體。而子虛上林兩都等作。則首尾是文。後人倣之。純用此體。蓋議論有韻之文也。

要約奇式句

林氏希恩詩文浪談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恥相襲也。

律賦

辨體曰。律賦起于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由是學者棄而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云。

明辨曰。六朝沈約輩出。四聲八病之拘。而俳遂入於律。徐庾繼起。又復隔句對聯以爲四六。而律益細焉。隋進士科。專用此體。

宋王楙氏燕翼貽謀錄曰。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

華無技曰。凡應試之賦。其體格便覺拘束。而少天然之韻致。故文苑英華中賦最多。不欲多錄。

大賦

王懋公曰。賦自古俳文律之外。又有大小之名。從何始耶。昔宋玉大言賦云。方地爲車。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

切幾肵此特其所言者有大小之分耳後人分賦大
小蓋分之于其題也或謂宋玉對楚王問爲小賦之
始謬甚此乃問對之文與賦何預
或曰大賦如于虛兩京三都郭璞江賦虛肇海潮賦
等類是也學者博極羣書方得選材豪富拓開萬古
方得標青空曠多設問難方得變化開闔之法

小賦

或曰小賦如賈誼弔屈原鵩賦庾敳意賦束晳風賦
王褒簫笛諸賦晋魏六朝後學即席就賦是也機敏
才捷思巧文妍撤磬席談矣

王懋公曰歐文忠有鳴蟬賦王守溪云大凡作此小
賦畧靠在人事上說道理方說得有去處且覺艶麗
動人不然一蟬之微有何可說縱說亦無味了此論
能開後來無限法門又如陸龜蒙零陵總記張倦長
于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
之狀數語尤令人歎絕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十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論歷朝賦

皇甫謐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
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
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
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
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

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
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
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
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
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
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
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
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
空類（按誕皆大也言不附實但爲空大）大者舉天地之表細者入毫
織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

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産。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傳、過以非方之物、非方之物謂所述非其地所出、長卿上林言盧橘夏熟、揚雄甘泉言玉樹青葱之類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于無。祖構之士、祖者宗習之謂也構作也雷同影附。流宕忘反。宕過也非一時也。王懋公曰。統觀古今。賦有五失。有以艱深失之者。有以淺陋失之者。有以直說失之者。有以不能定宗失之者。有以不知詩教失之者。王元美論賦、明白條易。

鐵立文起　前編卷之十　二

便乖厥體。又曰。勿令不讀書人易竟。極其流弊。必至于艱難深晦而後已。不知古人非故示人以難也。葛稚川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其文露而易見。故水不發崑崙。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然則古人雖有隱而難曉之文。一出于自然。猶之龍翔雲附。虎嘯風生。其勢然也。今人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意。尚得謂之文哉。朱晦菴嘗謂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都不可曉。此其失之者一也。樂天爲詩。必老嫗能解而後存。所以白俗。譏並元輕。揚子雲曰、五百年後必有知者。卽不爲此。亦何至以姊人爲詩文之知已。有人問考亭。高遼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此其失之者一也。記曰、天地之道。一言而盡。此該理之宗。而非作文之法。千里江陵一日還。何若曲而有直體之。爲勝乎。南軒張氏論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此其失之者一也。或問紫陽司馬相如賦似作

鐵立文起　前編卷之十　三

之甚易。曰然。又曰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予謂若以長卿爲賦之聖。則後之作賦者。苟宗長卿可矣。今觀其賦。惟有長門。以意勝。他若子虛上林。特靡麗無情之詞而已。聖于賦者。顧如是乎。林之所謂聖者。特以其不勞而就。而餘子皆不能也。孰知聖亦別之于意。而已。必如所云。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然後得之。使人就趨于詞。而賦之體壞矣。此其失之者一也。三百之詩。所以治性情。教忠孝。賦何獨不然。

陸象山曰詩之學尚矣原于賡歌委于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雲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彭澤一源來自天機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予謂賦家有陶之性情杜之忠愛而後與詩教合不然直彫蟲耳何以賦爲此其失之者一也嗟夫昔人稱山谷詩之孝工部詩之忠予亦謂騷顏楚國係心懷王靈均賦之心長卿徒以包括宇宙總覽人物當賦心末矣故無左徒之忠而徒以賦鳴君子所不許

楚賦

辨體曰祝氏曰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於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于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爲讀（音豆）遂爲楚聲之萌糵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蓋兼詩六義而賦之意居多）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于是焉又按聯菴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事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義矣

馮開之評離騷曰覽其菁華如微雲染空映手脫去玩其瑤實將青春無主移人愈深

明辨曰按楚辭詩之變也厥後宋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辭賦家悉祖此體故今列屈宋諸辭于篇而自漢至宋凡倣作者附焉其他曰賦曰操曰文則各見本類

楊子雲曰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誇誕過實）之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無益于正）

或曰宋玉變騷而爲賦婉約風流上不乖諷諫之旨下能善藏身之道蓋深於道德功名之際者而獨以文見如高唐神女諸篇是也

漢賦

辨體曰祝氏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

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于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性情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辭。其辭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辭。故麗而可則。辭合于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于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于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咏歌之遺。而於麗也何有。二十五篇作屈原之騷、無非發于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

賦。文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或曰、賈生弔屈、所謂通人豪士之筆。不窮辭極思、然亦自爽俊。賈生用世才。所爲賦、自成一家。

蘇子瞻曰、列仙之隱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始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鳥賦、真大人者也。

辨體曰、祝氏曰、長門賦、以賦體而雜出于風比興之義。其情思纏綿。敢言而不敢怨者、風之義。篇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跱于枯楊之類者、比之義。上下蘭臺、遙望周步、援琴變調、視月精光等語、興之義。蓋六義中惟風興二義。每發于情。最爲動人。而能發人之才思。長卿之賦甚多、而此篇最爲出者。有風興之義也。故驂翁稱此文古妙。嘗以長卿之子虛上林較之長門、如出二手。三賦尚辭。極其靡麗而不本于情。終無深遠意味。長門尚意。感動人心。所謂情動于中

而形于言。雖不尚辭而辭亦在意之中。由此觀之賦家果可尚辭而不尚意乎。尚意則古之六義可兼。是所謂詩人之賦。而非後世詞人之賦矣。

沈鶴山曰、長門賦、哀怨悲涼。開千古閨思之祖。

王懋公曰、子虛大人、史遷譏其靡麗多誇。予謂郎此四字已盡長卿生平之賦。王弇州稱爲賦之聖、造體極玄、使子長聞之。當掩口而笑矣。

王懋公曰、韓子論文、貴自樹立。可稱卓識。康德涵謂古人作文、皆有依倣、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予謂以此勝杜撰家則可。而必援以爲訓。獨不曰

前無古人乎意過矣
王懋公曰或謂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所以不可及予獨喜倪正父謂賦無異在誇多鬭靡如魚龍變衍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最爲知言矣
辨體曰祝氏曰子虛上林雖曰兩篇實則一篇也賦之問答體其原自卜居漁父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此體遂盛此二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蓋又別爲一體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于辭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俊而專于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盡然此等鋪敘之文雖遠于情猶是賦之本義若施之臺閣深爲得體故必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辭夸取風雲山川之形態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詞贍取金璧綵繪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則詞人之賦吾既盡之然後自賦之體而兼取他義當諷刺則諷刺而取之風當援引則援引而取諸比當假托則假托而取諸興當正言則正言而取諸雅當歌咏則歌咏而取諸頌則詩人之賦吾又兼之矣
鍾伯敬曰文各有體體各有宜子虛賦體也其語音艱滯字句繁複處讀之俱不厭而末章曲終奏雅反覺索然贖然所謂儒冠而胡服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通字長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曰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茅鹿門曰長卿賦多爲瑰瑋奇崛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諫獵書絕佳
王懋公曰歸安盛稱檄蜀諫獵亦未確弇州謂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綿麗少骨最爲得之
明辨曰宋朱熹曰晁補之以爲班倢伃自悼賦詞甚古而侵尋于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

矣至其情雖出于幽憝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
慰和平中正終不過于憯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
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
王懋公曰史稱揚雄嘗好辭賦先是司馬相如作賦
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爲式又謂
屈原文過相如此一語殊確今特表之
辨體曰揚雄好奇字人或載酒從問故賦中難字
最多厥後靈光江海等賦皆以用此等字爲體然賦
之爲古亦視六義所發何如耳豈專尚奇難之字以
爲古哉至其辭則全倣司馬長卿其所謂同工而異

曲者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後麗之一體以爲
賦至子雲此體遂盛不因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
詞而流于淫矣先儒謂雄晚年亦自悔悼
明辨曰宋祝堯曰甘泉全倣相如之文雖曰因宮室
田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誇而非咏歌則興之義變
甚矣雖曰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比然涉奇怪而傷
博雅比之義變甚矣雖曰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
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甚矣雖曰稱朝廷功
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又
變甚矣

徐禎卿曰昔桓譚學賦于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
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
王懋公曰子虛上林創見亦佳後再蹈襲則堆塞可
厭矣子雲甘泉加以詭譎更不足法孟堅兩都雖用
鋪張猶不甚貪其自謂義正揚雄事實相如亦實錄
也
明辨曰宋祝堯曰西都東都兩篇實亦一篇也前篇
極其眩曜賦中之賦也後篇折以法度賦中之雅也
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嗣是張衡作兩京南都
左思作三都賦大抵祖此

沈石夫曰西都麗而不靡似倣相如諸篇而骨法自
具東京大作于東都意歸典則不尚侈靡相其體裁
直欲自成一家不欲規模揚雄彷彿相如也
班孟堅曰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
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
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
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
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
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
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

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使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二代同風、且夫道有汚隆、學有麄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故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王懋公曰、傳稱張衡少善屬文、時天下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以諷、所謂平子研京十年、太冲練都一紀、是也。前此枚皐速而不工、相如工而不速。要未有若是用功之深者、後人猶謂三都兩京、博而不奇。誰云文章小道、而可易視之。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十一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三國六朝

辨體曰、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于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于事有觸。其賦物也、則于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于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話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為、

麗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作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古、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于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

與騷得古詩之情矣。於此益歎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辨體曰：祝氏曰，禰正平鸚鵡，中含風興之義，蓋以物為比，而寓其羈棲流落無聊不平之情。凡咏物當以此為法。

或曰：登樓賦朴茂勁質，魏文高手。

王楙公曰：曹子桓謂仲宣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吳才老稱陳琳大荒賦，用韻極奇古。而陳思乃曰，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詞賦，而多自謂與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者也，似未免抑之太過矣。

王楙公曰：左思傳云，思先造齊都賦，復欲作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構思十年，門庭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其見推于時人如此。蓋緣留心此道，非一朝夕故也。譚友夏論文，精神大用則大垂，小用則小垂，信非無稽之言矣。

辨體曰：陸士衡敘作文之變態，以為賦中曰，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道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蓋當時貴尚妍巧，以為至文也。

王楙公曰：文貴高古而賤妍巧。桃李之穠艷，何如松栢之蒼鬱。郎以辭賦論，如淮南之招隱士，此皆六朝才人所能措手。

明辨曰：潘岳秋興賦，其情尚覺春容，其詞不費斧鑿，漢魏風流，猶有存者。

歸玄恭題秋懷詩曰：詩雖以秋懷為題，詩不獨賦秋也。潘安仁之賦秋興也，惟于歸燕吟蟬、流氣槁葉、清露流火、翕魚草木物色之間，津津靡已，其所感者淺也。若杜陵之八詩，則宮闕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百年世變，一生行藏，皆在焉。而感時起興之意，不過玉露寒衣數言而已。楚辭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

悲此凜秋。又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蓋氣至秋而肅殺，物至秋而悲傷，故凡當天道反覆、人事變亂之際，上君子有無窮悲憤鬱積于中，而發之于言，皆可以秋名之，不係乎其時之秋不秋也。此秋懷之作，所以踵武杜陵，而非安仁之比。乃其詩則志氣激昂，風骨遒峭，音調清越，皆稱乎其為秋懷者也。

辨體曰：祝氏曰，楊馬之賦終以風，班潘之賦終以頌，非異也。田獵禱祠，涉于淫樂，故不可以不風；奠都籍田，國家大事，則不可以不頌。所施各有攸當。凡為臺閣之賦，又當知此。（帶結者書以籍田須而文選則以為賦要之篇末是須而篇中）

賦純是
或曰籍田著雅醉穠在岳賦中應推第一
沈鶴山曰孫綽遊天台山賦雋處徵傷其朴
明辨曰宋祝堯曰顏延之赭白馬賦詞意皆出于漢
天馬歌極其精密至唐李杜咏馬之作則又出于此
矣
王楙公曰今人欲為某文而專就某文學之者非也
觀顏賦本于歌李杜詩又本于賦如此亦可以悟矣

唐

王楙公曰唐以詩賦取士而詩賦竟不能復古取二

者而並論之賦更降于詩矣
辨體曰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彫蟲
道喪頹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
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有學古或就有為
古賦者率以徐庾為宗然亦不過少異于律耳甚而
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為古賦者中唐李
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
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艷時作奇語然只是六
朝賦耳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為宗而超出俳律之
外唐賦之古莫古于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

特律賦宜因覺詩遂難易

矣但大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為賦矣要亦惡俳律
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言文章先體製
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洪容齋曰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
王楙公曰傳稱唐太宗時李百藥工為五言詩而謝
假善作賦稱為李詩謝賦焉蓋人之才性各有不可
強者類如此
華無技曰子安詞賦如千錦飛光萬花騰焰篇篇結
綠語語連珠胸無儉思腕有餘藻其于文章家信乃
天之霞府百川之谷王也天才橫恣浮音時亦間出

要之少年肆筆何妨馳驟飛揚哉
辨體曰祝氏曰李太白大鵬賦蓋以鵬自比而以希
有鳥比司馬子微此題出于莊子寓言本自宏闊而
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逸去騷
頗近然但得騷人一體耳若論騷人所賦全體固當
以優柔婉曲者為有味豈專為宏衍鉅麗之一體哉
金氏鎮曰杜工部文不多見集中所載太清宮諸賦
郭景純所云呵歎掩鬱矆睒無度也自宋以來為
獨有藍宗之體余嘗云班馬之賦如山工部之賦如
海而天下後世但知讀其詩未有誦其賦度數行下

者則以詩之工易見文之工難明也
華無技曰獨孤及夢遠游賦託遠游之夢寄無窮之慨當時世變物情靡弗影借臚列是必二京復後作也意遠而中事肆而隱古賦名手於茲再見
沈鶴山曰韓愈明水氣樸詞典唐賦之作
辨體曰祝氏曰阿房宮賦前半篇造句猶是賦後半篇議論後發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賦之本體恐不如是以至宋朝諸家之賦大抵皆用此格潘子真載曾南豐曰牧之之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于此

蓋南豐亦只論其賦之文而未及論賦之體后山叢談云曾子固短于韻語則其以文論賦毋怪焉

宋

辨體曰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于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耳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矣聯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于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王懋公曰傳曰范文正督學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爲法於此乃見古人之自處處人皆非苟且以從事也
溫公瑣語曰夏竦辭于父故錢氏臣歸朝爲禁侍竦幼學于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喜曰可以教矣
辨體曰祝氏曰秋聲等賦自卜居漁父篇來歐陽專以此爲宗其賦專尚文體以掃積代俳律之弊然于

三百五篇吟咏情性之流風遠矣
孫月峯曰秋聲果是以文爲賦稍嫌太切近然說意透亦自俊快可喜黃楊樹子精工有腴隊彷彿枯樹賦意
王懋公曰宋人固多文賦然如玉局赤壁脫去凡胎獨標仙骨覺相如楊雄未能免俗矣讀此須放天眼而論者尚呶呶不已予竊歎人心不空如此
謝疊山曰赤壁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蕭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

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精義曰學楚辭者多未若黃魯直最得其妙魯直諸
賦如休亭賦蘇季枯木書道士賦之類他文愈小者
愈工如跛奚移文之類但作長篇苦于氣短又且句
句要用事此其所以不能長江大河也

元

辨體曰元主中國百年國初文字不過循習金源之
故步迨至元世祖年號混一士習丕變於是完顏之粗獷
既除而宋末萎薾之氣亦去矣元祐仁宗設科以古賦
命題律賦之體由是而變然多浮靡華巧抑揚歸美

至末年而格調益弱矣
辨體曰以太極命題斯實二氣五行之本繼善成性
之原非若一事一物可以鋪張形容旁比曲喻以成
賦也故長于辭藻者多悖理而害義專于經訓者率
成有韻之文黃晉卿作理趣純熟音節爽朗下句命
字不失賦家調度且如太極之義自源徂流發明殆
無餘蘊後之賦性理者不可不知

明

備考曰自風雅變而賦作去古未遠梗概足述道源
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蒓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

鑿矣規撫天地聲系萬物體無常式變化窮矣四聲
不句八病非瑕宮商縱矣賦也者篇章之象箬而歌
謠之鐘呂也靈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立言因
物賦象絳幃格論麈尾清言也宋玉以文緯情雅與
婉至多風而可繹楚臣之堂奧也枚乘八公長卿之
流披形錯貌彫藻極妍華而不浮辭人之軌轍也若
忠憤激昂直寫胸臆篇不繪句句不琢字賈誼是也
比偶為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
也大抵賦擅于楚昌于西京叢于東都沿于魏晉敝
于五代迨律賦興而斬然盡矣此其槩可舉者自恩

意論之詩莫病于輕淺賦莫病于艱深學步可嗤效
顰增醜有能肖心吐理纚吻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
杼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不悔至于天
問曾無銓次婉惻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倣哉後世諸
君子愛積總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為掩耳晚近
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闢靡故必冗險韻在几
類書充棟一經繙閱可就萬言寧須厠溷置筆硯哉
蓋賦體弘奧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
也然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短
古與爾雅吾情附之以宣而不因以聊塞浮雲無心

賦形爲象。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真賦哉。昭代此道上掩唐宋。操觚帖出。株摭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沿波爲淪耳。盡扶蹊徑。嗣響靈均。尚俟君子。

辨體曰。聖明御統。一洗吳元陋習。以復中國先王之治。當時輔翊興運。以文章名世者。率推青宋公濂爲首。迨若太史胡公翰。則又宋公之所畏服者也。今並采其賦。以昭我國家文運之興。非若漢唐宋歷世之久而後盛也。

趙青巖曰。兩京三都。窮極綺麗。徒彫琢于字句之間。

李公時勉北京賦。洋洋纚纚。冠冕鉅麗。一代大手筆。後進當熟讀之。

王懋公曰。我於明文中。甚喜徐山陰（文長）。表公安。推爲三百年第一。不無太過。然其才最別。卽如牡丹賦。奇思幻致。俱非舒元輿所能夢見。其賦梅花。卽宋廣平亦以軟媚遜其冷峭。後一名士。純用其語。作補孤山種梅序。盛爲人所稱賞。豈亦相如之於遠遊歟。破械小賦。尤爲出色。我每置之案頭。以爲怪石供。○文長賦曲擅場。著四聲猿。快絕千古。無論近代名流皆避一頭。卽元人百種。應亦自謂不如。所以尹婕好羞見邢夫人。太白語殊可思也。

王懋公曰。看赤水天才橫軼。無施不可。其於禪學說家常。昔人手偶翻翻。何足道哉。雖以蘇之前身五戒。黃之宿世香嚴。遇緯真則讓其縱橫。莫當矣。滇遊波恬。偶然有賦。天馬行空。一息萬里。視木郭江海諸賦。皆三日新婦。何無丈夫氣也。

名山業曰。湯臨川于古文詞。可爲兼才。然終當以賦曲爲第一。

名山業曰。三都兩京。博而不奇。必如文太青。方可稱賦才絕手。○讀太青鳳凰臺天闕山諸賦。閎奇瑰麗。

不減長楊子虛。會表亦先露其概矣。

鏡林曰。公亮賦才艷絕。出其緒餘。以切聲韻。故凌顏轢謝。含庾吐鮑。無所不有。

名山業評張天如文曰。天球河圖。古麗絕世。博觀文選諸賦。蓋罕其儔。彼以漢魏。此以三代也。

王懋公曰。一家言云。古文詞之最易倦人者。莫過于賦。惟揣摘不然。以其意淺而詞近耳。此與備考賦病艱深之說。足相表裏。

論賦韻

明辨曰。子虛賦。有一句用韻者。有二句用韻者。有三

句用韻者。有五句用韻者。有二三句無韻與上下不相叶者。豈古體若此歟。

沈鶴山曰。秦觀郭子儀單騎賦。用韻前後錯以成文。亦一體也。

明辨曰。蘇軾屈原廟賦。甚得古體。但其用韻。以古今考之多不協。不知何謂。

張祖望曰。詩賦之韻不甚離異。其說未能該洽。聊舉侵韻一部言之。侵部係閉口音。惟十三覃中有數字。如南男潭參之類。古人常通用。以覃部亦閉口音也。武間用楓風二字。楓風俱叶孚金反。本于詩經離騷。栢舟章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哀郢篇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俱風心同叶。涉江篇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芳林。風林同叶。招魂篇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厥有源也。若真文與青蒸侵六部。詩家絕不概通。真文通用。庚青通用。蒸侵各獨用。此五言古詩昔人用韻法也。至于作賦。雖體格不同。有能出于漢魏六朝之法者乎。今按其用侵韻。未嘗有異于詩。反覆研覽古人。並無通用者。蓋以閉口與開口聲音之道。此處斷斷不容混入者也。即真文與庚青韻古人賦中亦未嘗混用。或先用真文韻後用庚青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真文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真文韻。又用庚青韻者有之。或先用真文韻。後用侵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侵韻者有之。或先用真文韻。後用侵韻。又用蒸韻。又用庚青韻者有之。皆區分類別。條貫井井。此部既止。彼部方叶。世人讀之未能細心領會。明辨段落。徒見連篇接句。因之叶畧上口。遂謂皆通。喉舌不分。開閉莫辨。又未能詳閱古人獨用真文。獨用庚青。獨用蒸與侵韻之

處。將六部韻。全無分別。雜出並叶。非獨古今詩中。所未覩。即賦中索之。亦未有如此之淆亂者也。或者有一字之偶差。亦係失檢點處。不足多效。其可通者。東冬與江通。魚虞與尤通。陽與庚半通。真文與元半通。今人多不解知而從前未通者。反混而相叶。僕不知其何說也。仄韻未暇博採。

賦之用韻。與詩相近。固矣。而古今之韻書。又不可不辨。於是復詳列如左。

朱錫鬯與魏善伯書曰。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

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四三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于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亾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仁宗年號以還、行禮部韻界廣韻漸廢、而毛晃之增韻出。蓋切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理宗年號中、平水劉淵、始併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畧。足下所見今世所行者。特劉氏之韻耳。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訴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于魂。吞恩歸于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爲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近體詩誦之。凡勤斤字[illegible]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寬。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于韻之本位、毫釐不紊。通則臨文不至拘泥。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〇且韻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集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

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皆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以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謬也。至正韻之成、樂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鴃舌、鷙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訴譏南人、何哉。韻禮竊有取正

一卷

吳志伊曰、字學與韻學相表裏。而韻學尤必以等韻爲宗。蓋等韻三十六位。角音四。徵音八。商音十。羽音八。宮音四。半徵半宮各一。原出于自然之天籟。雖童子亦可與能、猶夫調四聲者、夫人而能習之、江左知有。四聲。而不知有七音。此韻學之所以不明也。但中間疑喻二母之易混。孃母押字之多淆。又或有江陽不分。東冬同讀。是在審音者析其微耳。

王懋公曰、沈約四聲、天竺七音、聲韻之道無遺矣。又有六體之說。亦不可不知。六體者、平仄、虛實、死生、是也。今因論賦韻而并及之。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十二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騷 附論

王懋公曰、離騷、賦也。原不以騷名。蕭文孝摘取騷字、立爲一體、誤矣。漢書地里志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觀此足證以賦名。後人不當以騷名矣。李青蓮詩云、屈平詞賦懸日月。何不言騷哉。以太白之豪放無前、乃能斟酌盡善如此。良由其識卓耳。何今人文集中稱騷者之紛紛也。

宋吳氏林下偶談曰、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題篇之名義且不知、而況文乎。

辨體曰、文選先兩都而後離騷、編次無序。

或曰、伯爽采薇歌、騷之祖也。

王鳳洲曰、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王瑯琊曰、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禽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志者自尋、修郄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王弇洲曰、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驟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覽賦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宮、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

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或曰、騷非屈子不能擬、吾觀篇中兩言彭咸。（彭咸殷忠臣投水死）者是屈子作騷本旨。其餘皂槩女嬃巫咸之類、皆三百之興比。莊子之寓言也。反比之中、雜以正比。既賦之餘、忽而起興。潔己所以愛君也。嫉俗所以貞世也。逞恤我後、嗟句不行。情真而思苦矣。極愛之中、似夫怨君。無聊之至、反謂容與。文典而意迫矣。今之讀離騷而稱名士者、曾念及吾君父乎哉。古人文字、非忠孝人不能讀離騷。其一也。

王懋公曰、王子克嘗言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爲譎怪、

之談荒淫夸艶之語今亦無取予謂詩文詭麗誠爲大雅所病然如子克招游子辭平平無奇亦易取厭故才人尤癖予終不忍棄之

明辨曰宋祝堯曰莊忌哀時命出入比賦蓋騷體之雅似者

沈石夫曰淮南小山招隱士此騷之正響善摹屈子本經者非宋玉以下所及

陸雨侯曰東方朔初放悲憤無聊之中怨而不怒得屈宋之遺而去其褻濫

沈鶴山曰韓愈訟風伯意憤而言誕以次屈宋之騷允稱同體

王懋公曰王摩詰之山中人以淡遠勝劉復愚之哀湘竹下清江以峭麗勝卽此亦可見文中天地儘寬何所不有作詩必此詩者殆泥矣

辭

王懋公曰辭體古賦各朝後皆有附錄或歌或樂府或弔祭或移文或雜著大爲失所至于辭實爲文之一體亦置賦內何哉如漢武秋風淵明歸去龜蒙戰秋楊萬里延陵懷古袁伯長垂綸亭等辭何得以一賦字概之且古人書有專以辭名者如楚辭實賦而皆曰辭則辭之名亦大矣明辨以辭入詩亦非是文選離詩而入文殊確今仍之

黃東發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昔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殆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淫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王懋公曰或謂淵明恥事二姓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辭夸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其怨尤切蹙之病李性學狀以野鶴任風閒鷗立海或者有以賦爲辭之義此論甚合又坡公詩餘有歸去來辭其自序云淵明有其辭而無其聲予乃取其辭稍歸檃括使就聲律令人歌之于此又可見詞與聲之別矣若元稹之連昌宮辭詩也遼后之回心院詞詩餘也此皆不得以辭名

七　附論

王懋公曰枚乘七發亦偶然作原不可定爲一體我

欲列之雜著中自東漢魏晉諸人爭擬之儼若傳記
詩賦之類必不可缺其堪爲之嚆矢也昭明文選、竟
標曰七、彼拙于文而陋于識固不足怪而辨體明辨、
亦襲而莫知是正何耶李空同謂七者非必於七文
演而成七後人無七而必于七皆俳語也今人多擬
杜少陵秋興八首鍾退菴謂胸中若有八首則無秋
興矣此皆卓見快論也我欲舉七之文盡付祖龍而
今猶存其說于後所以使人共戒不復效此陋耳因
思屈原有九歌九章宋玉九辨之後王褒劉向王逸
皮日休鮮于侁諸君、遂有九懷九歎九思九諷九誦

鐵立文起　前編卷之十二　五

必不十不八是亦不可以已乎得毋藉口于九辨九
歌、天帝之私、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歟、若然則七之
外又當立一九體以配之予謂古人之文原不必酷
擬況又拘于其數而爲之益可笑矣然屈原九歌又
有十一章而後人乃不擬十一歌何也獨東方朔作
七諫、尚不強滿九數、在楚辭中頗有鶴立之概
辨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
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
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固爲可喜後之繼者、
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

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
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
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
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騈儷、然造辭變化、與連珠
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鮮聞、並元袁伯長之
七觀、洪武宋王（宋景濂　王子充）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
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明辨曰、按七者文章之一體、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
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也、
王懋公曰、明辨謂七者、楚辭七諫之流也、此語甚謬

鐵立文起　前編卷之十二　六

七發之文與曼倩七諫、自悲哀命怨世沉江之說遠
若天淵而又枚乘在前東方在後豈可謂乘倣朔乎
凡論人論文而不先論其世終不足以定其人與文
徐骨庵頗不惜貽誤後人何哉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一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栢偉士　參訂

經世類

王言通論

王懋公曰我觀周書周公曰王若曰知人臣代言蓋自昔而已然矣後惟炎漢諸君皆自爲文絕非書生捉刀亦一奇也他若梁元簡文隋煬及唐太宗明皇輩亦多才藝然予特嫌其有文士態書曰大哉王言則虞世南之不和宮體詩不亦宜乎至于後世重代言之人乃別設官職非不榮談亦何易故歐陽文忠謝知制誥表云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又曰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貴之重由是觀之其事亦甚鉅矣任此選者亦宜其難其慎矣所以內制集序又云錢思公嘗以爲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于青詞齋文必用

老子浮圖之說所穢祕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于宣讀尋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直草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及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于斯焉其後觀裴公別集有曰誥勑盛于六朝其原肇自舜命九官義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之命其遺制也此即口代天言唐惟常楊元白宋陶穀遂有依樣畫葫蘆之誚厥後王介甫最爲得體而蘇于瞻尤擅獨步多訓飭戒厲之言有訓誥之風非如今之誥勑所謂一箇八寸三頭巾人人可戴者也予謂後之詞臣能以歐蘇爲式則於王言庶不辱云

初學集外制集序曰前代學士院掌內制舍人院掌外制國朝兩制皆屬翰林設中書科就翰林承草登軸而已太祖嘗言翰林鮮人制誥多自作今內閣尚有存者詞意詳重足以仰見聖祖審慎職司儆勵臣工之至意成祖始掄七人入內閣備顧問兼司兩制孝宗弘治時李文正公以侍郎入閣專管誥勑嗣是皆以尚書或侍郎兼閣學專管可謂極重矣然文正諸公文集皆刊落制詞不載或謂綸綍尊嚴不當錯置

別集、或謂館閣隆重、無暇簡點文字、理或然也、正統
以後、迄于正德、簡牘相沿、郎吏胥史、可以按稽繕寫、
王言遂爲故紙。而代言之任日輕。嘉靖中、天子雅意
右文。每與相臣言、祖宗任翰林、推舉翰林侍坊官、入
管誥勅。於是翟文懿高文襄之流、訓詞爾雅。彬彬可
觀。久之而增華加麗、鋪張藻飾、予取予求、無復體要。
代言之任重。而王言則未嘗不輕。萬曆初、江陵特疏
駮正、以君諱其臣爲譏。申飭嚴厲。而迄未能止也、天
啓元年、少師高陽公、以宮庶領外制、刱爲嚴切典重。
之文。援據聯學。訶復訓誡。闡潛德。章壺儀。鄉里婦孺。

纖芥畢舉。於是制、誥之體、粲然、一變。余以史官承之。
從公之後、大端皆取法于公。而參酌質文。規撫唐宋。
則竊有微指焉。余謝事不及十年、而制誥之文又再
變矣。常竊不云乎、其文流則失正。其詞質則不雅。夫
質而不雅。非吾之所逮及也。近代之流而失正者有
之。抽黃對白。肥皮厚肉。其失也靡。標新竪異。牛鬼蛇
神。其失也纖。靡之與纖。其受病于卑俗則一也。然而
世之病之者則寡矣。嗟夫、以余之老于史官、在昔作
之庭、又幸附通儒元老之後塵、不能洗心竭力、明綸
旨之典要。定後作之章程。而所謂流而失正者。在後

於余者乃滋甚。豈余之不肖、不能障狂瀾而東之、顧
反爲之掘泥而揚其流乎、權藏之曰、使盛聖之文明。
不登于典謨訓誥。罪在菲薄。予誠無所逃罪也矣、歸
田多暇、發向所作制草、而閱之、顏面赧赤、愧汗交下、
畧述代言沿革升降之槩、以敘於首、聞一省視、庶可
以知余之有罪、而長遺恨于斯文也、
穆廟隆初、高文襄當國、歸然甫以僕丞管制勅、二時
賦祭文爾雅可觀。厥後辦事者、多用乙科闌入、間求
詠祝爲故事、不復簡括、制詞日陋、王言日輕、間與諸
老言之、相視自笑而已、於乎亦可爲一慨也、

余揚文公談苑、論學士草文曰、學士之職、所草文辭
名目寖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
曰德音處分公事曰勅榜文號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
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書、批勅羣臣表奏曰批荅、賜
外國曰蕃書道門青詞、釋門曰齋文、開教坊宴會曰
白語、並本興建曰上梁文宣勞賜曰口宣、此外更有
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號簾隊曰讚佛文疏語、復有
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章表歌
頌應之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於學士、取眼兒歌、德
學士作桃花文、孟昶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

餘慶、隹節號長春是也、

王懋公曰、瑞桂堂暇抄云、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温、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寖衰、矣。其後明太祖亦毋自作制誥不用詞臣。其祭泰山文尤高古。絶倫。又出。漢。諸。帝。之。上。乃知英生。自有雄文。所謂天授。亦於此可見一班。

命

王懋公曰、秦始稱帝、改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此亦變古之一端。命存命之名而錄其文。不。予。秦。也。

明辨曰、按朱子云、命猶令也、字書、太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冏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秦幷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者猶存。故首錄之、以備一體。

王懋公曰、周靈王賜齊侯環命。左氏載之。齊侯卽靈公

諭告

王懋公曰、漢高帝入關告諭。爲義帝發喪告諸侯。四百年天下。實基於此。若元帝之諭單于。則又不必言矣。

辨體曰、按西山真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呂氏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唯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由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明辨曰、按字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勑下之辭。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使人傳言。不假書翰。故今不錄。而僅採漢人之作以爲式。

詔

王懋公曰、詔以正。大。光。明。爲。得。體。文選註云、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至論其用則有尊立、分

封、求才、寛恤、官祿、舉察、郊廟、刑法、修省、罷兵、荅報、徵求、即位、冊立、賜詔、陞貶、邮典、諸類焉。

辨體曰、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惟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爲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呂氏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然。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明辨曰、按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誥誓而稱之。今見于書者是也。秦併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辭。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因之。然非獨用于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誥制勑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今取漢以下諸作、分爲古俗二體而列之。

沈石夫曰、漢詔皆簡約典厚。武帝止田輪臺等詔、獨繁密委悉、如傳如紀、殆詔之變體也。

王懋公曰、古如漢高求賢詔。俗如唐玄宗贈賜張說詔。說與蘇頲、時稱燕許大手筆云。

璽書

辨體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于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

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

明辨曰、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羣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其爲用。或以告諭。或以報荅。或以獎勞。或以責讓。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即璽書也、

王懋公曰、如漢武賜嚴助書。其英明之風。凜不可犯。

制　誥

王懋公曰、秦改命爲制。固非古法。然天、子、之、言、曰、制。而婦人稱制。乃自呂雉始。文選註云、制者、王、之、言、必、

爲法制也呂可爲法耶下逮唐宋制之文四六皆多
矣至以誥論李唐無其名而獨盛于宋宋制有妃嬪宗
室贈官諸類誥有命官貤封貶官諸類其用亦不一
云
辨體曰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于書
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告四
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
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
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
罰太除授用之曰發勑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

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三省門下
中書尚書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
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
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
宜斯爲善矣
明辨曰按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爲制度
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誥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
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
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
無姓此漢之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

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勑中
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等官而罷免
大臣亦因之其詞宣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
庭敷告在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
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
唐宋之制也今採二代制辭以爲式
王懋父曰文有名同而其用異者如周誥以正告天
下命以命百官至明則以誥命勑命合言之而誥又
以施之臣僚非告天下者比也且一品至五品皆誥
其六品以下用勑則與李唐同又與宋之告官皆用

誥者稍異論古所以必條分縷析而後可
明辨曰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
者上下有誥故下以告上仲虺之誥是也上以誥下
大誥洛誥之類是也考于書可見已周禮士師以五
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以諭衆也秦廢
古法正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
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
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
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
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于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

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不相混雜、足以辨二體之異。今倣其例而列之。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則分爲古俗二體云。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職、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勲階贈謚皆用之。六品以下則用勅命。其詞皆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王懋公曰、古如蘇軾趙瞻誥。俗如蘇軾呂惠卿誥。

王懋公曰、自有文章以來、當推蘇子瞻第一。快人如

哲宗朝、呂惠卿有罪、草制云、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于商賈。手實之禍。下及于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真不愧作。劊子手。其後言者誣以謗訕而有惠州昌化之行。此亦僻傷於坡仙。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二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敕　敕牓附

王懋公曰、敕勑二字有辨。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

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舘、子美嘗攜其遠祖珦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勑字、而近世所用也、元黃譜筆記云、按漢書馮異傳、以詔敕戰攻、宣秉傳、敕賜尚書祿、董宣傳、敕强項令出、然則以詔令爲敕、自漢已然、此兩家亦可謂遠稽近考矣。顧何不據鄧父受敕而謂始于周。宵因是而下求之。在漢、或稱敕書。或稱敕諭。手敕如高祖之手敕太子。元帝之敕東平王傅相。漢書之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

僚官、敕文曰、詔敕其宜。在、唐、則貞觀四年、太宗勅百司。自今詔勅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至中宗公主之墨敕斜封。又無論矣。然退朝錄以勑字爲後人所用、字書不載、其言亦未分明。蓋勑音賚敕音。尺字義絕不相同。書之敕命。易之勑法。皆作勑。並傳寫之譌。惜敏求當日。辨不及此。

明辨曰、按書字云、敕、戒敕也。亦作勅。劉熙云、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日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日

發敕五日敕旨。六日論事敕書。七日敕牒。則唐之用敕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于獎諭、旌、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體而列之。宋制、戒屬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牓。故以附焉。今制、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以下官贈封、亦稱敕命、始兼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與復之漸云、

王懋公曰、古如漢章帝勅侍御史司空。俗如宋蘇頌皇族出官敕。有明特用散文、最爲得體。惜於敕命。專尚儷語。猶。未。純。乎。古法。

批答

辨體曰、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宜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東萊文鑑、輯批答詔勅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

明辨曰、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札而答之也、今

列其散文四六、仍分爲古俗二體云。

王懋公曰、古如唐玄宗批答張九齡賀誅奚賊可突于。俗如唐太宗批答劉洎。然後世人主如太宗手書絕少。詞臣能免代大匠斵之譏者我見亦罕。

御札

明辨曰、按字書、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于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敕之變體也。

王懋公曰、古如宋理宗賜崔與之御札。俗如宋王珪熙寧元年南郊御札。然用儷語而不誇多。猶可。

赦文 德音文附

王懋公曰赦文有二或以開創反彼舊政而施恩或以守成遇諸吉事而加惠近有僭言受命之主而日流大漢愷悌蕩亡秦毒螫云云則失之偏矣至若古人赦宥之事不一有謂數赦反以啓奸此亦大有深意在

明辨曰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厲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

王懋公曰赦文有古俗德音亦然古如唐德宗春初大赦文俗如陸贄奉天改元大赦文又如陸贄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古也元稹戒厲風俗德音文俗也

鐵券文

明辨曰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綣也相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

王懋公曰史稱漢封幾不容口何足信哉大功如韓如彭卒皆俎醢以終不啻朝予奪而夕賜死爲問誓辭安在有明券制如瓦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美矣亦開勳臣中有不白者若夫人臣恃功驕恣此忤雷霆以速禍耳其於君乎又何尤

聞見卮言曰自漢封功臣用丹書鐵券沿于唐宋其制以鐵爲之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此爲上公他侯伯子男不同制亦漸漸短狹左右一式二塊而鐫券文背刻官爵俸祿免罪之數初用朱書故曰丹後用金嵌故曰金明太祖即位二年克定燕都班賜功臣欲稽古制朝臣皆無諳其式者爰求庫中有唐昭宗十年賜錢鏐鐵券遂倣而用之

王懋公曰如唐陸贄賜西安管內黃姓蕃官鐵券文可以爲式因歎宣公奏議作手他文亦無篇不善如

此。

國書

明辨曰、按國書者、鄰國相遺之書也、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而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爲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而下、四海統一。而外國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例不得錄。獨呂相絕秦、豐贍閎潤。似非口說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故錄其詞、幷後代諸作列焉。

王懋公曰、如晉厲公使呂相告絕秦。漢文帝賜尉佗書。其文雅佳。然絕秦書中多誣詞。不足服人。學者不分別觀之、則從爲古人所惑。

誓

明辨曰、按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有誓師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于師、以及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如秦誓是也。後世俱不多見、又約信亦稱誓、則別附于盟焉。

王懋公曰、如唐德宗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知非宜公。莫能措手。

令

王懋公曰、蕭齊時、梁王欲宣德皇后稱位、命任昉爲令、文選載之、是固然矣。予觀賈誼上文帝書、謂天子之言曰令。諸侯之言曰令。蓋傷其制度不定如此、可見令在漢世無分乎君臣。至文帝時猶然。而高帝有赦天下令。真西山乃云、是時方平項羽、尚未即位、故不言詔、其亦未之詳考深思耳。天下之大、亦既可赦。非帝而何。猶不可稱詔乎。其不稱詔而稱令、正以令亦天子之言。而用此以號令於天下。又字書大命小令之說、亦甚拘泥。禪位遜天下也。大赦因即位也。天下之事。孰大于此。秦改令曰詔、徒爲多事。又令爲皇后太子所稱。特秦法而已。未可以之槩古制也。書稱令出惟行。乃知令之名由來已遠。若論其用如赦宥求才求言諸類。未可悉數。

明辨曰、按劉良云、令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令。秦法皇后太子稱令、意其文與制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然考文選有梁任昉宣德皇后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今取載于史者採而錄之。

冊

王懋公曰、或謂冊體始于洛誥、非也。觀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則冊書由來已久。其不自周始可知。明辨謂古者止施之臣下、亦非。觀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註云、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又是且施于新主矣。明辨又謂後世祭享亦用之、則又非。觀洛誥烝祭歲王命作冊逸祝冊。古人祭祀告神何嘗不用冊書。又觀漢唐宋冊文、或用之玉、立。或用之封、哀。或用之謚、贈、與祝祭。近人有謂漢唐宋冊、惟須制臣下、謬。亦猶之明辨矣。至于潘勖冊魏公九錫文、名雖代漢獻帝制。實則爲操賊作鷹犬耳。文選錄之。無識抑又甚矣。

辨體曰、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簡編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一（云其次一長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公亦以命諸侯）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隷書之、（兩行）（隷書而賜之、其長一尺）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沿述云、

明辨曰、冊字本作策、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當是之時、惟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于唐爲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意、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幷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諸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金玉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自古迄今、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今錄古作、以爲式云、

王懋公曰、冊書古如漢武帝封三王策。俗如漢順帝詔祭楊震策。武帝三王之封。史遷受其文辭。惻然可觀。是以錄之。予嘗稱子長爲文章一大選。于非誣也。沈石夫曰、唐冊后文、自上尊號下、即止、疑非全文、宋則恭惟太后以下、全以散行之、應非極則、存之以誌

一種、

王愻公曰、唐劉餗隋唐嘉話、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無此文、予謂題既可恥、文安得佳、惟駱丞檄、乃武實録、爲可貴耳、何唐人之瞶瞶也、擢南山之竹、書罪無窮、竭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請以此書于金輪哀冊後、

明辯曰、[illegible]其德秀曰、漢免大臣有冊、始見于宣帝之免蕭望之、其後成帝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冊馬宮、傳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爲諱之意、方進至于自殺、豈所以待臣下哉、惟賜史丹策、辭頗溫厚、得進退大臣體、

論祭文

明辨曰、按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勲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蓋王言之一體也、

王愻公曰、如隋文帝祭薛濟文、亦諭祭之一、此君祭臣也、若臣之祭君、如宋朱弁奉迎徽宗大行文、歎馬角之未生、嘅消雪客攀龍髯而莫逮、淚洒氷天、令我今日放聲大哭、嗟夫、事有贖百世而相感者、予亦不自知其何心、非昌黎語耶、嗚呼、

終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臣語

論諫

王懋公曰、人臣進言。自有定體。昔韓文氏云、毋文。文弗省也。毋多。多弗竟也。最為要語。至于論諫。當合奏疏而為一。觀虞書敷奏以言。是奏亦可以包論諫矣。何用別為一體。今姑存文恪之說於左。

辨體曰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

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于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真氏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者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採之以附于後云、

上書

明辨曰按字書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之辭見于春秋內外傳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等篇。隨意命名。莫協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于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古制猶存。蕭統文選。欲其別于臣下之書也。故自為一類。而以上書稱之。今存其例。歷採前代諸臣上告天子之書。以為式。而列國之語上其君者。亦以類次雜于其中。其他章表奏疏之屬。則別以類列云、

王懋公曰、如楚李斯上秦王逐客書。燕樂毅報燕王書。皆先秦佳製。後如安石之上仁宗。東坡之上神宗。其亦洋洋哉大國之風乎。

奏疏

辨體曰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于史可見矣。昔人有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爾。信哉

明辨曰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揔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

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于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魏晉以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牓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上書章表已列

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一曰奏奏者進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于其君亦得稱疏故以附焉三曰對四曰啓啓者開也五曰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六曰劄子劄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彈事各以類從而以至言冠于篇以其無可附也至于疏對啓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于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辭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要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大體也奏啓入規而忌傷文彈事明憲而戒善罵此又學者所當知也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謝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于慶賀雖做表詞而首尾亦與奏同惟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目惟本與表二者而已華百王之雜稱汰中世之儷語此度越前代者也

楊遒山曰爲人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蓋尤不可無也

劉平國曰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告事理感悟人主而已

或曰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

人策繁衆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即儒生讀之口燥舌澀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又肯竟而讀之乎故觀申公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王懋公曰奏如賈山至言魏相明堂月令奏疏如賈

奏疏不在五文

誄陳政事疏。對如漢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矢對。啓如梁任昉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狀。古如韓愈爲宰相賀白龜狀。俗如張九齡觀御製喜雪篇陳情狀也。

或曰、狀者、人臣條奏之明疏也、宣公爲第一手筆。其作法、先敘事之本末、次則進斷其是非、明晰精確、令人主易從。末則爲之區處停當、一見識高、一見忠至。有危聳處。有正大處。有紆曲處。有長辨處。要在因事大小利害。爲行文之波折而已。

王懋公曰、歐公歸田錄云、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來往亦然。若百司中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出一作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俗謂草書名、今謂押字道、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往觀陸宣公有牓子集。則亦可見文忠之言信而有徵、至於論文如歐之論修六塔河劄子。可稱大手筆矣。

王懋公曰漢置密奏之儀、則有封事已久。或謂始于劉向非也。況即以文論、張敞論霍氏封事在宣帝時而劉向極諫外家又爲成帝之二年。其相去亦甚遠矣。

或曰、封事、人臣封口之秘書也、夫既奮不顧死、在陳所懷、必能快暢淋漓、然激切之中、須寓處分之策。上不暴主之短、下不尼臣之生、所謂善處人父子間者、是萬全之計也、不沽直、不任放、方見忠臣之用心、

王懋公曰、彈文、劾如漢王尊劾丞相衡等奏。奏彈如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又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雖屬戲筆。而其意則嚴毅之甚也。

辨體曰、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目、名曰彈事。若唐文粹、宋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篤誠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各異焉。

王懋公曰、近日青巖趙氏論彈事、以爲要使義既言。筆下掀雷揭電。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非泛常章疏也。此偶引子瞻語。而彈文

之神貌已畢現。因亟表而出之。

議

王懋公曰、或謂奏廷奏書之議起、後世人臣爭事辨理則有議、是殆未取成王學古議事之言而一思之。辨遠如明臺議、又無論矣。至其文有廟祀公族災異外國諸例、則在人推廣以盡其類。

辨體曰、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日、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于

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于中云。

明辨曰、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諏、以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若罷鹽鐵、擊匈奴之類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于家。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外又有論議、則別爲一體云。

王懋公曰、如漢劉歆毀廟議。唐柳宗元駁復仇議。即昌黎猶不能及。

章

明辨曰、按劉勰云、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考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豈其流之寖廣歟。自唐而後此制遂亡。

王懋公曰、如漢郎顗上災異章。曹植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梁江淹爲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按東漢順帝三年。問以災異。故顗上章云。

說書

明辨曰、按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惟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爲說書。題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陳大義。今制經筵進講、亦有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以規諷終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頗異。

王懋公曰、如蘇軾問大夫無遂事對。又問小雅周之衰對。謂季札文中、皆得其倫而未備。亦確。

符命

王懋公曰、符命、體見文選、若司馬長卿之封禪。漢武

使人求遺書得之。觀李賀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之詩。則此書似不可少。觀林逋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長卿不作可也。至楊子雲劇秦美新、無論其事可恥。而其文亦不能佳。或謂此另一楊雄。非草太玄法言者。予謂必如是乃可。班固典引。或稱其絕勝千古。予謂漢人之文佳者甚多。何數此乎。姑以備體而已。

明辨曰、按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也。其文肇于相如、楊雄美新、班固典引、邯鄲淳魏受命述、相繼有作、而文選遂立符命一類以列之。今耶揉馬班二首、

庶俾馳騁文藝者、不蹈劉勰勞深勣寡之誚云、

牋

王懋公曰、古人用牋。有請勸。有陳乞。有慶賀。有陳謝。非一端可盡。卽以文選言之。已有或辭或勸進之不同。近有論作牋而專言惜別思聚云何。且牋亦始于東漢。而謂始自三國、則尤非也。

明辨曰、按劉勰云、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字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牋記。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廣平、黃香之奏江夏、所稱郡將奏牋者也。是時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箋。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于是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辭有散文。有儷語。分爲古俗二體。而列之。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仍並稱牋云。

王懋公曰、古如魏阮籍爲鄭沖勸晉王牋。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宋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俗如宋汪藻賀皇太子正位牋。若繁欽與魏文牋、淫荒之譏、難以免矣。

或曰、牋妙于晉魏、盛于六朝、妙音天度。雋味神腴。氣高體亮。辭惻情深、使人反覆淫泆。欲其不爲雅流吾

不信也。魏晉之文沖妙。六朝之文韻永。皆佳製之可師者。

教

王懋公曰、文選、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修楚元王廟教。皆爲劉裕也。時裕尚未篡位。故曰公。諸侯言曰教。

明辨曰、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故陳繹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辭。

王懋公曰、如諸葛武侯與李豐教、與羣下教、皆經國者所當知。

笏記

王懋公曰、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玉藻、史進象笏。史掌文史之寀、書思對命。思謂思念告君之事、對謂告君之獻、命謂君令當奉行者、書于笏、恐遺忘也。此笏記之所由來。其事遠矣。又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因事有所指畫、則失容、故用笏。造所詣君受命於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此謂笏事皆用耳。右者貴賤皆執笏。書君上政令有事、搢之于要帶中。笏記之文、始于宋。如蘇軾有謝宣入院笏記可證。又人臣書笏、以便

奏。其故有二。一爲有緊要事、恐臨時或遺。一爲有難記事、恐一時說不出。閒往有召十三介政、問以民情風俗。皆縷縷能道其詳。及問錢穀數目、則默不能對。遂至罷職。惟一人細書笏上。一一言之、獨稱旨。亦可見笏之爲益大矣。又坡公述歐陽推官詩、臨分出笏語、顯于書之笏。此用以記私事、又當別論。

致辭

王懋公曰、致辭當附表、並列臣語。以表亦學者所有事、不獨人臣。故與判相次爲一類。春秋時楚文種有祝越王辭二章。此致辭之始也。後如蘇軾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致辭、內中侍御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致辭、其文皆可觀。

明辨曰、按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于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宮壼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畧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只此雜于表中、蓋可知已。今之祝贊、即其制也。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四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柘偉士　參訂

國事

盟　誓附

明辨曰、按禮記、涖物曰盟。劉勰云、盟者、明也。祝告于神明者也。亦稱曰誓、謂約信之詞也。三代盛時、初無詛盟、雖有要誓、結言則退而已。周衰、人鮮忠信、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盟繁興。然餓而渝敗者多矣。以其爲文之一體也、故列之、而以誓附焉。夫盟誓之文、必序危機、奬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詞、此其所同也。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亦存乎人焉耳。

王懋公曰、盟如周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晉鄭同盟于亳、衛甯俞盟衛人于宛濮、唐與吐蕃使盟、誓如晉郄鑒討祖約蘇峻誓。亦得誅亂併凶之遺意。

符

明辨曰、按字書云、符、信也。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逹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于州、州下于縣、縣下于鄉、皆用之。蓋亦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槪見、姑採晉及南朝諸篇列之、所以備一體云、

王懋公曰、符如陳尚書討陳寶符、惜其名氏不傳、亦尚論之一闕。

檄

王懋公曰、檄者、激也。昔人所謂激發人心者是也。辨體明辨尚少此義。故補著之。文如司馬長卿檄蜀、則爲武帝飾非文過。或謂諷諫、終涉强詞、而世又稱陳琳之檄、能愈老瞞頭風、予謂爲袁檄曹瞞、殊快人心、又爲魏檄吳、不可謂名正言順、而文亦失之繁碎、皆不及駱檄武曌、辭嚴義正、兼有昂霄之意。至若吳筠移檄江神、想奇事奇、應稱絕類離倫矣。

辨體曰、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强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豈不信乎。

明辨曰、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

古者用兵誓師而已、後人倣之、代有制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語始于唐人。蓋唐人之文皆然、不專為檄也。今取數首以為法式、其他報荅諭告亦並稱檄、故取以附焉、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蓋取明舉之義、而其詞不存、

露布

王懋公曰、露布、檄之類也。豈有取于春秋佐助期、武露布、文露沈之義乎。非也。宋均云、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秉者則甘露沈重、沈重者人尚文、其意不過呈露于外、以布告人而已。何脩以穿鑿立說為。宋許觀東齋記事、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于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為桓溫北伐露布、二者俱為未得。漢賈逵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要印此也。如此論露布、可謂欲窮千里。更上一樓。諸家皆不能及。

辨體曰、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于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前亦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世師臣奏捷、蓋本于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眞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能無害。觀者詳焉。取其一覽卽曉、故不嫌少麁、然文人以此見長、往往窮工、

明辨曰、按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杜祐以為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

王懋公曰、如晉前鋒都督平充青州露布。又如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近有作討蠹魚露布者。亦足證告伐之說。若楊用修平蚊露布。則又愈出愈奇。

公移

明辨曰、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于其長亦稱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為辭。其六曰牒。有品以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于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

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者列之今制上達下者曰劄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大約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王懋公曰狀如蘇洵修禮書狀牒如柳宗元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由此推類以盡其餘可也

榜

王懋公曰宋黃震氏有諭上戶榜體則散文言皆至性雖與天地並壽可也凡古今詩文要未有不情至而能傳者允堪爲此類之式

祝文

王懋公曰祝辭與祭一類禮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弭焉解云祈如周禮祈福之類報則獲福而報辟謂用此以消弭之也而由此以推之曰告曰修曰謁亦無他與義可知

明辨曰按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劉勰所謂祝史陳信資乎文辭者是也昔伊祈始蜡以祭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文之祖也厥後虞舜祠田商湯告帝周禮設太祝之職掌六祝之辭春秋以降史辭寖繁則祝文之體尚矣考其大旨實有六焉一曰告二曰修三曰祈四曰報五曰辟六曰謁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其詞亦有散文儷語之別也

王懋公曰告如漢昭烈祭告天地神祇文修如周迎日辭曾鞏秋賽文祈如梁江淹蕭大傅東耕祝文柳宗元禜門文歐陽求雨祭文報如周祭天辭祭地辭韓愈祭城隍文辟解見前謁如蘇軾杭州謁文宣王廟祝文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云

嘏辭

明辨曰按嘏者祝爲尸致福于主人之辭記所謂嘏以慈告者是也辭見儀禮其他文集不載惟蔡中郎集有之

王懋公曰如周祭禮嘏辭漢蔡邕九祝辭此祝與嘏名雖異而實未嘗不同也

玉牒文

王懋公曰玉牒之名實始漢武其制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史遷作封禪書所以致譏唐則使柳宗元非之賢如韓愈亦勸憲宗其他可

知宋眞宗時天書紛紛識者笑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乃欲以封禪誇大外國愚已此所以和靖有求草稿無之詩也我於此類文欲竟削去今姑存之以示滅

明辨曰按玉牒文者封禪告天之文也世傳爲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蓋後人附會之文耳漢武帝時司馬相如病且死勸帝封禪故有玉牒傳于今然其事不經明主所不爲也今姑從其文以備一體

王懋公曰如宋眞宗封祀玉牒文其事書之于史徒貽譏耳噫七十二君未嘗立石而秦碑漢禪磨崖陰字何爲乎然有此而金泥玉檢之蔴俗史且侈之以爲美談矣

終

評盛穠艶不似僄冡人余亦云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五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策論通論

王懋公曰唐開元十二載詔以詩賦取士失之靡矣何如策論有關名理實事之爲得哉今畧言之呂氏春秋中有六論則論之名不始于漢若賈誼過秦入于史記治安載於漢書皆經濟文章堪爲論策弁冕武帝時董江都之三對視公孫弘殆如奴僕曲學阿世何益之有進士置科始自隋煬其試亦兼用策獨

惜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唐高宗時劉思玄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他若試士以箴頌論贊之類亦不一而學士院試又或以制詔批答有明試士大率做宋初亦兼詔誥後乃專用策論判表而其餘學者皆棄而不習矣至言策論之佳西漢而後共推三蘇予謂三蘇論不及策而頴濱之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則又若神仙縹緲於九天之上即老泉東坡亦應遜之明代後場亦策勝表表勝論程墨如王弇州馮北海之策論表可謂崛起一時不讓古人文太青以賦爲論自是別調而非其至者初高祖嘗語劉三吾

曰唐虞詢事考言。今試策是其遺意。命題試只用策一道。其重策如此。嗚呼。後之不愧此制者晨星落落矣。

孫了齋曰。賢良文學之有制策也。自西漢始也。其變爲進士科也。自隋大業始也。明經詩賦。唐宋兼收。本欲驅學究而進士。卒至驅進士而學究。此王安石之所自歎也。而我朝之制科做此矣。武舉起于天后。然所試者不過騎射翹關已耳。武舉而有策試也。亦自宋始也。而我朝之武舉做此矣。

王懋公曰。策論文中大觀。未易言也。立論之家。識欲

其卓。劉元城謂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薛文清亦云。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况理之精微。事之幾錯。尤有不可苟者乎。故曰識欲其卓。對策之際。心欲其誠。張南軒嘗自謂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怒。隨便順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故也。昔平津之對。更一和字。董子之言更一正字。而賢不肖之分。其見於此。天下後世誰可欺乎。故曰心欲其誠。論策之法。學欲其博。經史時事

我欲取朱胡二氏之言爲則。以講明之。嘶巷嘗議分易書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使士以次而習。夫經。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唐書爲一科。通鑑新義爲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爲一科。使士以次而習。夫史。胡安定教授湖州。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而於明經之外。凡邊防水利兵刑錢穀屯田鹽法。皆一一精求。其後仁宗興太學詔取其法。著爲定式。今之學者亦當奉以自習。不然遇有大事議論。得不蒙然張口。如坐雲霧。辱亦甚矣。以此見學之不可以不博也。

王懋公曰。宋以來有莫大之陋。半山經義。已自悔矣。其後明高祖見臣僚以八比文字進。曰何爲說過又說。大哉王言。惜群臣不悟而仍用之。夫文何以必對。對又何故必八。無論排體不古。而以筆代聲口。如優戲舜。侮聖孰甚。罷此而用策論。則足以吐士氣而觀經濟。但其學。今人多輕視之。意謂何易耶。歐陽文忠與人書曰。丘舍人所示雜文。竊嘗覽之。然觀其用意在于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少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辨而深切於中時弊

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然則世之易言策論者豈其才過古人歟不然悔不十年讀書之歎似亦不可少也即如蘇氏兄弟少年並負盛名然其試論竟未見有登峯造極之篇而昌黎省試不貳過亦不能大饜人意觀此然後知古人難工良非虛語

彭躬菴曰詞章之學其弊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士益慚恨其取科第之文盡舍之以求進于古

而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

李爾巽曰論則直露作者本色只就自家一段性靈寫出天地一段自然道理匠心信口得大自在除至聖先師語句外有犇縱處翻駁斡旋淋漓滿志自見手眼全在此際切不可落近體一種油滑惡道使人之稍具肺腸者過眼作數日惡至如策學經經緯緯須如長沙黃州肚皮中別具一副才識始得要之遇合又全不關此

名山業曰世道之降由于經濟之衰文章之壞本于學問之淺今惟以可伸實用者爲最其他勦襲辭章剪花擬彩均無貴焉

文章本於氣骨而成於學力真能古人自命便可奴隸百家若得其字句而遺其神理陋矣故今但以文章氣局爲主拾千家之殘瀋囿百氏之敗絮而以爲工吾不信也

鏡林曰論必以先正爲醇許表則古今俱有長也制策期于通達時務如河漕之類數十年間輙多變易即曆律屯馬鹽法錢鈔諸政今日之弊不越先輩名臣所料然亦微有異同故須多讀時策也

或曰學者束書不觀因陋就簡于時文之外全不理

會而反笑若心于策論者爲迂濶而失計可悲也已

策

辨體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于史實始漢之鼂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文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錯言不直）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後惟宋蘇氏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明辨曰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

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通今、與夫專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于上人、尤必善為疑難。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數首、分為二類、一曰制策、二曰試策。

明辨曰、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劉勰云、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者。三者均謂之策。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

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又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故今不錄。夫策之體、練治為上。工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故入選者、劉勰稱為通才、

王懋公曰、明辨於試策、專以有司試士言之。予謂古者人主自為文以問士。如漢策賢良而謂之制、此不待言。若後世所謂殿試、既正其名曰試。不謂之試策、可乎。故今定試策為二、一試于大廷、一試于有司、而總稱曰試。則策亦止有試與進二者而已。何以多立名目為。若天子與有司之所問、亦別之以問可也。

袁坤儀曰、一以策取士、自漢文始、亦古者詢事考言之遺意、至我朝取人、則尤以策為急。國初未設督學使者、提調之權、全在有司。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皆在黌宮、季月則專試策。有司主之。自此制一變、而策學幾廢矣。

王懋公曰、進策如賈生之陳治安。蘇明允之審勢審敵。子瞻之策畧策別。子由之君術臣事民政是也。必實有經濟如是、而後以進策名。庶幾無愧。

指南錄曰、令時既不重策、間有閱策者、亦止取其文采。而不取其練達。故為今之士、作今之策、文詞亦不

可畧。但當以練治為主。工文次之耳。

袁坤儀曰、國初之制、日試策只許直陳。所見。不許修詞。說文云、策者謀也。貴通達治體。敷陳確實。豈藉調脂弄粉。東塗西抹哉。宇宙間大學問。如天文地理曆律兵刑之僞。杜氏通典以十八事盡之。文獻通考廣而為二十四目。案杜佑通典原目十九、如田賦錢幣户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與輿地四裔是也、宋馬端臨通考益以五事、曰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凡二十四類、考若節義謚法六書道統氏族仙釋曰方外、則係續考所增、文續考於學校附書院、與杜馬微異、此皆不可不知、故詳列之。今試命事、精考熟于胸中、發之為文。則為名世之言、見之于用、則為經世之學。彼以虛求、

我以質應何樂如之欲精研學問自有要法韓愈云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士人各置空簿將天文地理之目分列其上日間讀書或聽人談論則隨手劄記于各目之下久久積成大帙不覺貫串矣今人讀書不知紀事纂言之法旋讀旋忘釋卷茫然毋惑也

策問大概有二不問時務則問經史然二者亦自相關問時務者必引經史爲証問經史者必以時務終作者須辨認二體然後詳考所問何者爲綱何者爲紀何者爲正問實事何者爲泛引餘情何者爲血脉

何者爲眼目一一分派已定拿定一箇主意做去則下筆自有氣勢結構盡是經綸矣

策之文欲典欲圓但典易失之板實圓易失之虛浮太實則俗太空則浮策語最易犯當戒

策目中意向輕重體認既真然後立已之意摘抉區處如日中有好話頭拈作張目謂之超出問意如目中有區別即分賓主謂之就題答問或所問繁難斷以一說謂之立說斷制或所問有疵折以正理謂之凌駕策題主張在題目外題目在主張中不爲問目所困而能盡折問者如此方是高手

指南錄曰策者籌度之謂也本於唐虞之稽衆若于禹臯之陳謨盛于漢廷之大對嗣後上以此選下以此應而習日靡矣蓋問者謀猷咨度以審其計之是非荅者獻納陳以决其事之可否科目設此正謂識時務者在俊傑欲以觀其明經而致用非徒事乎無益之虛文宋末專事套括非策也今之策惟務直述又非矢口自撰已也正要見直是上下古今歷陳利害如排擊衆論我之理勝而氣銳如指畫君前我之情切而事明自然聳聽

策者測也所以測度當時之務而不在于多述往事

而無所適從者也但古今不可不通貫如法制之沿革人才之歷履世道之盛衰典籍之綱領然亦不過識其大意而擬其要領于前而已惟在專意斷制必吾策可用于今日如此而已才不貴華貴古雅不浮正當有法聖制策以規諷爲主人材策以拊揚爲主典籍策以折衷爲主至于法制世道皆屬時務此則固當通貫乎已往尤在洞達乎當時蓋策塲所重者在時務而策士所對類皆究心已往而不達當時如籌邊一策只以守戰爲言至于九邊之夷情渺無所識有遼東不可施之薊州宜大不可施之固原守榆

朴何如成筭於河套。制甘肅何如萬全於哈密。○九邊東鎮明初設二十五衛所○北直宣府鎮、薊州鎮○山西大同鎮、三關鎮○陝西榆林鎮、寧夏鎮、甘肅鎮固原鎮○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延綏寧夏中徙鎮榆林○遂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并山西鎮爲九○河套州迤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向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害○哈密古伊吾盧地永樂初設衛凡此皆當設身處地。不襲常套。至于六曹時務。各例不一。揔當通達國體。方爲識時審如此而據事措詞。正、大、典、雅。或駢頭直頭。或駢腹直腹。或駢尾直尾。味其意則忠。愛。有。餘。覩其辭則古。潤。可。度。其殆獨鳴祥鳳于高梧之上。而不與羣蛙共

棨者歟。

如問漢、則羲皇之始。與成周之盛。起處不可不敘。中間則惟說漢事成敗得失。敘漢事畢。則敘及本朝制以己意斷之。至對問唐宋亦然。

陸象山曰、他人答策、隨問走答耳。我每對策、如。身。坐。堂。上。部。勒。堂。下。士。卒。呼。之。則。來。麾。之。則。去。觀此策思過半矣。

趙運靈曰、快爽。鎮密。整齊。鯁切。豪縱。波瀾。明白。簡健。純粹。剖決、此策之美者。若雷同、腐爛、冗長、緩弱、窘束、空疎、塵俗、貢諛、聯儷、套括、總策之病也。

指南錄曰、時策見有四體。有問學該洽。條答無遺者。有題雖不記。識見超卓。只憑己意斷制。全不着題者。有題問開記。止以一二所記。敷衍成章。而其餘悉置者。有題雖不記。而對不舍題。隨題抑揚。而藏頭見意者。四科皆經入選。而末體最爲下乘也。

名山業曰、凡條陳事宜。須要出入經史。錯雜古今。實實可見諸行事。不可徒事漁獵。若象龍之致雨則幾矣。

作策者。稽古。則。不。俗。從今則不戾。參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通于今。今可以程乎古。皇王之畧。天文地

理。人事之紀。禮。樂。兵。刑。邊。陲。河。渠。錢。穀之數。無不備焉。故。覽。一。策。而。一。朝。時。事。可。稽。也。覽。羣。策。而。累。朝。故實。可。考。也。

讀書以經。世。爲。主。理亂得失之故。是非成敗之形。不預定於胸中。及臨事而卓然不眩者鮮矣。

作策時須。先。有。忠。義。之。氣。蓄。于。胸。中。若立朝侃侃而談。不避權貴。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斯足以見文章經濟之合矣。

汪茗文曰、元時三衢文會、諸策所答周正一說、亦皆援。據。精。核。敷。陳。詳。贍。庶可以見。其。所。存。矣。

名山業曰明策凡有數變弘正以前渾噩簡樸鬱而未宜文成公爲世大儒所尚在眉山父子明白典顯膾炙士林此一變也王華州出而刻意摹古投胎子長奔骨孟堅令人恰覩漢官威儀又一變也新鄭江陵力猛才鷙且身居宰輔意在揮霍語多綜核又一變也弇州雲杜以文人之雄信筆揮灑無言不長袖善舞婁東以經國之手渝墨縱橫有摠必伐山驚蒐又一變也至馮臨朐陸蘭陰曉暢機務燭數物情似韓公子之洋洋纚纚發言必當又一變也

指南錄曰策欲博古通今古惟宗文獻通考今惟宗大明會典（弘治時上以累朝典制會于一命徐溥等修之）未足矣如魯鈍之甚不能偏閱二書只將策目幾許各擬作一篇亦勝拾殘膏剩馥以欺主司者

名山業曰策之雄者無過戰國然審事達勢必推鼂賈其議爲可久而其言爲可用也我朝以八股取士影響之論既不可實見之施爲至制策一途又復勦襲陳說塵飯土羹安所用之惟以通達國體斟合時務爲宜原古今之得失政治之存亡可以指掌瞭然矣○近日之制義漸長策論漸短亦一異事

篇法

指南錄曰大抵起頭發策樂作而金聲也中間答策樂陳而雅奏也後面獻策樂終而玉振也○策冒無不對之句而間有突然敘起不用對者此方中之圓善用圓者也其起處則必用援引入題繳處則或謳斷或顯斷或條列以爲之斷或設譬以爲之斷只看人筆力何如

破題要看策題何如如問兵財則出兵財字問刑獄則出刑獄字觸類而長莫不皆然若只掇拾陳言影嚮巧語可恥之甚○承者所以發明破題之意須要轉換曲折使終篇主意盡見于數句之中其語言尤不宜太多恐失之泛○敘策題畢將入腹講須作一小股引入正答亦如經義之講然其爲體亦不一又不可與策題重疊或區處事宜或評論是非或辨析疑難只要規模廣大間架整齊籌度詳明辭語精采耳○上已答盡策問至尾又須自作一段收拾題意別有區處則謂之獻策惟縝密不漏始得

或曰作策要看策題中所重字眼隱隱作破承接處即當透露題旨包括無遺又有不用承破直尋問目一大關節開口徑自與起者又有以執事發策起者要之精當不拘定格及至捉撥決不可直率做去或

援古人或引經傳或設譬喻或假議折辨然就問成荅循序鋪張即其中有輕重是非大段須用含蓄爲荅後斷獻張本其斷獻處或就題意覆辨或推題外周詳大抵宜練達縝密不可游詞影射末後須要呼與叫應收拾有情及到結果處又必再振一番議論令人有深長之思方稱合作

名山業曰策有荅問有鋪張有斷案有繳束中間提掇譬喻及援古證今俱要歷歷照應言之無迸景書之無墜詞醇粹若天人英邁若治安沉簡若趙營平刻覈若晁大夫輩斯論事之極軌也

周長康鈕宗舒傳曰公研覽古今丹黃滿架左史而下必取言有關性命事有益經濟者曰非是于吾身心無益安事糜吾歲月乎

文徵曰後世科目策問彼書生而兼習天文地理曆律兵刑無所不知雖大賢亦有所不能故取人之法謬矣及仕入部曹六官之中挨年歷轉一事未諳又移一職無怪乎居官者不熟練其務一任猾胥越人顛倒滋弊耳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六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論

辨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于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

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明辨曰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羣言而研精理者也論之立名始于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其爲體則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劉勰陳政釋經辨史詮文四品之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總所未及而乃取荅客難荅賓戲解嘲等作以實之夫

文有否有解已各自為一體況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今兼二子之說例為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王懋公曰論之立名不始論語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聖賢之語也則論猶編書之編非議論之論明辨亦未深考

王懋公曰理論如蘇軾韓非論政論如柳宗元封建

論經論如歐陽修泰誓論史論有評議述贊二體如蘇洵史論賈誼過秦論蘇軾始皇論皆評議如左傳秦伯以三良為殉祁奚能舉善駟歂殺鄧析邾黑肱來奔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贊戾太子後漢書班彪傳論晉干寶晉書帝紀總論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論皆贊述文論如漢桓寬鹽鐵雜論諷論如漢班彪王命論寓論如魏李康運命論設論如王褒四子講德論然左傳史漢雖曰贊述原無論之名今亦借言之耳又四子講德篇當曰傳而以論稱始從文選云爾

袁儀卿曰論劉勰謂有四品近日徐伯魯著文體明辨廣為八品今我另設八目一君德二治道三心學四臣道五敬天六愛民七尊賢八評論人品（類於各品作入）一篇中題目無出此外

論者反覆辨難以求至當者也故論之為體辨是非別妍醜即碍以求通研深以入微窮于有象追于無形凡受題下筆必有一段出人之意見發之為千古不可磨滅之議論方為入彀或舉古今所不決之疑而抉真見以剖析之或從衆人意想所不到處而從容發至理以新人之耳目如漢廷老吏斷獄以片言折衷而人莫不心肯意服若但能責人亦非高手必

思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酬如何處置必有至當不易之說若蘇老泉審勢論子瞻范增論皆用此法

我朝試論有破題有承題有小講有入題有原題有大講有腰有結原係國初諸儒做論學繩尺而制此式也中式者中此而已今作墨論亦須將宋人舊論一一檢閱有辨論格有詰難格有問答格有關鍵格有借賓形主格有從淺入深格有擒字眼題格有照題立說格宜徧考而靜參之蘇子瞻王者不治論乃是制科墨卷六論中之一有冒有承有講有繳規模

極整前面開話甚長後面正說甚短及讀之全不覺其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今之時論皆自段落殊不雅觀須融通而變化之如于寶作晉帝紀總論徐伯魯謂賈誼過秦論後僅見此篇然其間實以安氏立政民風國勢爲眼目惟其筆力圓勁故全不見其排比之迹又如蘇子瞻賈誼論深交絳灌與默默待變本是兩柱而文勢融通一意貫串遂成高調皆可矜式者也

論貴圓忌方貴老忌嫩貴雄健忌懶散貴移易不動忌浮泛不切起伏處貴有照應開闔處貴有波瀾馳

驟處貴有節制鋪敘處貴有曲折過接處貴無痕迹營翰處貴親切引用處貴確當或沿流討源而血脉井井或從根發枝而千條燦然或將無作有而意味甚深或以實形虛而指意如見藏光艷于平實之中發精神于題目之外要使一句一字增減不得而句句有法字字盡心方爲合轍只緣學者求肯不覯因陋就簡于時文之外全不理會先進既以荒謬而中式後進遂以空疏爲高致是霍光傳真可不讀而不學無術最得計也

立意高說理透不爲玄言奇語而見者自然傴服如號國夫人有天然國色但淡掃蛾眉而三千粉黛一時低首此文之最高者也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意見庸庸專事造語此最卑而最可賤者也近來時論本色愈卑而修飾愈勝專欲藉文采動人自造語外別無工夫今須擴充真見洞透至理見得親切自然斷得分明理既高遠自然言能出衆講性理而洞徹精微論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前輩如柳宗元作四維論夫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柳謂廉恥即在義字中只可爲三維得此意爲主又何煩詞采之助哉歐陽修作泰誓論謂文王未嘗稱王發明千

古不白之寃蘇軾作賈誼論謂非漢文不用賈誼乃賈誼不能用漢文蘇轍作三國論不取智勇而取不智不勇張耒作文帝論謂文帝薄待周勃乃是深愛之而引宣帝待霍光爲証意見精確最能動人又如蘇軾秦觀皆有晁錯論在蘇軾則謂袁盎非能譖殺錯乃錯自取殺在秦觀則謂漢惟斬錯然後可以破七國之兵其意見皆出尋常之外故必熟于世故老于人情有憂深慮遠之明有通微知往之哲然後可以作論非徒求工于文字而已此論之所以貴識見也

作論之法、須依於忠厚、止于理義、可標駁華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詞、不可以强詞奪正理、衆毁而吾獨譽之、發古人之心事、抒千古之幽光、若衆譽則不可輕毁也、有過處可求無過、無過而求有過、則刻矣、文章之微、關係心術、學者慎之、

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論貴圓、蘇氏兄弟稱絕調焉、故學論者、取材于古、而脩暢之以蘇文、

指南錄曰、論欲用子書、是一病、欲用險句、是一病、欲使難字、是一病、誠不用子書、不用險句、不用難字、只平順正大、就題發揮、而氣格渾成、機軸圓妙、句法老

練、出經入傳、筆力鏗然、濃淡雙單字、無不典、冒處大意、槩括分斷處、五兵迭出、駢紐處、或先輕後重、或先重後輕、腰膝處、脈絡分明、而前後變化、黜齊將領、三陣一法、五陣一法、而照應森嚴、生發處、疑什躍如、援証處、賓主相通、發餘處、出題而入題、如珠走盤而不出于盤、進步處、如升堂入室、而關鎖截然、語淺深則由淺而入深、語開闔、則屢開而屢闔、約而盡、淡而不厭、婉而成章、論法其盡于是矣、

論以識見筆力爲貴、縱横變態、如節制之兵、愈出愈奇、攻擊拼雖、如汪洋之水、瀰漫濟遠、此識見筆力之最高者、

大抵論以理爲主、意輔之、意與理俱勝、則論自超脫、故太家手筆、不爲詭異、而自宏富、不事險怪、而自典麗、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內、其不能者反是、

論之品有三、上者藏鋒不露、讀之自有餘味、中者步驟不凡、如飛沙走石、下者用意卑俗、專事造語、

論之體有七、一圓轉、二謹嚴、三意多而不雜、四含蓄而不露、五結上生下、節勢如貫珠、六首尾相應、勢如擊蛇、七緻一篇、欲有不盡之意、如清廟之瑟、一唱三

歎、

郭青螺曰、論與文不同、文以發聖賢之精蘊、其格局主意、語句詞調、自有定式、論則據存己之蘊、與發題目之本旨、隨人意見、憑人議論、不背于理、不詭于道、不拂于經、借客形主、原始要終、三正三反、十步九廻頭、援古而証今、旁引而曲喻、功效體用之相因、是非得失之相形、雖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精至六七葉可也、次則舒徐委曲、濃淡相半、二三葉可也、又次則勁簡古朴、崇雅黜浮、止一葉亦可也、大率主之以意、昌之以勢、輔之以詞、則三者備焉、

趙懐易曰一遇題目即當定主意立眼目排間架一
起一伏如何擺布好句好調如何使用經傳典故如
何編揷作性理題主于發明詳其上下來歷作通鑑
題主于評斷究其出處終身然後捜精奮神運掯揮
穎走龍蛇而騰雲霧格局嚴整規摸峻絶矣至于或
長或短揔任其意之所如安得罝成心于其間也
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學之貴
于博而資之貴于深久矣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
天縱韋編三絶彼應試于風簷寸晷中者倘非蓄之
有本養之有源安能觸毫而出迎刃而解哉

凡學論須將前輩格奇語確意高理透者寫定十數
熟誦沉思有作即擬之不似則易之始于擬議終于
變化蓋其始學也惟恐不似既也又恐其襲焉而不
化耳至于變化則心神骨髓全是古人咨口容莽莫
非高調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
矣

性理論貴研精闡微根極理要以左國之精華發程
朱之心事使確然不易粲然有條此最難者也政事
論貴獨稽政源叅酌流弊彌綸準務折衷是非陳法
則句句可行警世則言言可懼雖亦不容苟作然較

之性理論似粗而易騁矣人物論貴貫串古今詮次
賢哲取一人而有益于天下則毀之不爲薄褒一人
而足法於天下則譽之不爲徇褒貶既中其實議論
自異于常人物好醜纖悉不爽矣

史論易粗宜精醇理論易曠宜明白

論事勢當原其利害成敗而究其形論人物當究其
始終顛末而定其槩然須胸中真有卓然不可磨滅
之見借題發揮則自然醒眼若就事補綴縱裁花製
錦終無精彩氣焰

大都論法不外乎理弊工效盖理者道理也把題中

事情說得的的確確務使愷切明雋弊者弊病也原
初階厲與要終沾危一一發覺出來工乃用工一番
修攘轉一番恢復也效乃效驗是以亨通是以泰寧
也只將此四法敷衍成章而於起首用破承入題煞
尾用結題自然律度嚴整血脉貫通他如原叙反正
譬証斷七法用之或可以炫觀殊覺煩碎耳

論須看題目如言語發于大聖賢之口行事見于大
聖賢之身功業顯于大聖賢之手君則五帝三王臣
則伊傅周召儒則顏思孟周程張本無可議者秦漢
而下君道臣職儒術互有得失醇疵彼無可議者惟

主於發揚稱述若得失醇疵相半者又當權其輕重而殺究其大節言語行事功業好處多則發揚意重而存寓不足之意于後可也不好處多則貶抑意重而存恕過之意于中如其大節全虧他貴莫贖則辨斥攻擊直窮到底慎勿兩可其說至昏君逆臣異端尤宜闢之廓如也不得稍貸其罪曲為回護解什斯為正論若徒快紙上之浮靡昧胸中之臧否人是而我亦是之人非而我亦非之正井蛙之不可語于海者也又何論之足云

論祖曰凡作論之要莫先于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

詳觀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緊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有切要字則方可就上面着工夫也此最作論之關鍵也

凡論以立意為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辭不工未害為佳論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為無補矣故前輩每先于體認題意者蓋欲其立意之當也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萬選萬中矣然立意亦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今之名家為論如題目在議論處出則多以議論立意在建明處出則多以建明立意在荅問處出則多以荅問立意凡論包一議論建明問答意則易遣文矣

造語有三一貴圓轉二貴過渡精密三貴精前警拔凡造語必先取句語多反覆論做一樣子看其如何說起如何辨論如何互說如何引證模倣其規模則漸漸自然圓轉凡造語不能圓轉者最是無可說得但猶將欲說人之于美必言其父之餘慶又言其師教之有義方然亦在于性資之良美又言其交游之琢習然欲施之遠尤在于涵養之不替知如此推廣則圓轉不窮矣既能圓轉周流則當看人之段落過渡處近日名手多是上段引起下段意不

然便別作一道理使之聯屬故意脈貫穿終篇不識絕處無片言可增減殆與渾金璞玉無異前人常于段落處斷絕故去之亦得增之亦得不可為矜式也既能學得過渡精密處便可取名論熟讀學其造語警拔則當於下字上着工夫蓋下字既工則句語自然警拔如此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矣

指南錄曰論家構思貴精造語貴健如夫子之得邦家則以道行于萬世立意士窮見節義則以不幸而有所激立意至言人而推本于天言事而根本於理言王道而及于天德言天德而及于王道言聖人而

以天地形容言漢唐宋君道臣道儒道而以唐虞三代之君臣孔門之羣賢比例于前言唐虞三代孔門之君臣儒而以漢唐宋繳結于後所謂搆思之精也

論中用字要與題相稱如陶侃惜陰題則點出他變勤字祖生擊楫題則點出他復仇字

論中敘事極宜簡古切忌冗紊如高帝無可無不可題止以封功臣一事言之耳必欲多敘則題有百事亦敘百事乎

論中譬喻不拘多寡要簡潔雄渾形狀得出

趙癡易曰勢宜輕勿使之碎詞宜輕勿使之弱

或曰論以貴勢爲先如率然在山首尾相應不求合于規矩繩度而規矩自在其中

論之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連者爲上又如平淨中突出一峯則使人耳目

唐荊川曰題是楊雄而專辨韓愈亦一體也

名山業曰國朝論之佳者莫過于小論其稱引判斷處當在宋人之上予既集爲一冊以問世至閣中諸疏未免限于格套即有藻麗逸終不能脫其習氣予故嚴爲簡汰惟以議事之當說理之快者爲上即有排與駢麗仍不沒其氣骨故存之

張天如曰讀竟全不覺其爲論蓋學之既足雖制科之文如寫雜說如裁尺牘作者罔亦如其平常焉爾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七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拆偉士　參訂

論篇法

或曰、認題分明。然後立個大主意。如何起。如何轉。如何鋪叙。如何推廣、收煞。一氣呵成。自然文華壓衆。但要一、步深一、步首、尾、相應、過接、有脉、耳。

論有四法。鼠頭欲精。而銳。豕項欲肥。而縮。牛腹欲壯。而大。蜂尾欲尖。而峭。

趙運靈曰、論冒無對句。而間有對者、則三其句、此圓

中之方、善用方者也。至起處則多設譬喻。繳處則多用引証、亦須認取。

指南錄曰、破爲論之首、一篇之意。皆涵蓄于此。此破是一篇骨子、後段步步照應。尤當立意正大。句法簡潔。高古。有渾厚氣象。然其體不一。在相題下筆。忌浮而不切。冗而不精。承者、承破題未盡之意而詳其旨。即冒頭也。一篇規模。全在此。處。布置。貴勁。簡。明。切。變。幻。委。曲。忌重複直撞。浮靡迂緩。有正反相形者。有抑揚起伏者。有一開一闔。一難一解者。在相破而承。不可執一。

論祖曰、承題要開闊。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最嫌直致無委曲。宜渾融。宜輕峭。宜清快。若史題有當鋪叙源流者。則承後畧說幾句。便與他入題。入題只有詳畧兩體。前意說盡。則入題當畧。前面說未盡。則入題當詳。

指南錄曰、原題者、推原題意之本原。乃接上起下法也。體亦不一。有連帶輕答二三句者。有只結答上句者。有全不挑剔者。有詳叙其事實者。有畧陳其來歷者。有輕提逆起講一直說下者。惟善用之則得。

論祖曰、原題正咽喉之地。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可知。前輩多設譬喻起。近頗無定格。或設議論。或便說題

目。或使譬喻而使故事爲多。要之皆欲講明主意而已。主意分明則爲得體。

或曰、原題處或設疑反難。急須喚醒正意。以爲下面辨論張本。

指南錄曰、起講、正論之咽喉。若不着力。便冗拖不開。爲題所窘。縱勉强成章。亦無精彩氣焰。古云鼠頭欲其尖銳。豕項欲其肥壯。正于此見之耳。須有原委。有考據。有含蓄。有識見。有力量。有即事影題抑揚起者。有有就題立論形荅起者。有引經傳剔題字面起者。有推究源頭設爲問答起者。有論功效原始反終起者。

有論事勢即此形彼起者。有論人物究其出處終身
遂設爲抑揚起者。有鼠頭豕項相連說者。有鼠頭豕
項各單用者。大抵鼠頭說得少。便接入題。豕項說得
多。包藏腹內提醒題頭。二法宜知也。
過文接起講而入論腹。乃血脉所在。尤當簡潔流利。
嚴密渾融。使人讀去無痕。不覺爲講題者。方見高手。
論祖目講題謂之論腹。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
意。然初入講處。要過渡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
不覺其爲講題也。方是高人手段。若講與題下作兩
截去。則近乎舊矣。嘗疑陳公武章公頴論未嘗有腹

但題下便是講題。此正其高處。但人不知其入講耳。
近鄭公昉亦從題下使說云大類講題。而正講規模。
則隱然不易。此正要仔細玩味。將他所長較我所短。
則文字自然加進。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敘。
方得句語圓轉。然論腹如四通八達之衢。最無繩墨。
須時時緻歸主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步
一回顧。則無至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
矣。學者最宜加審。至習熟縱橫。則不在是。
或曰正講要透露本題淺深虛實。反覆辯析。相逼而
求。

指南錄曰。論腹謂之大講。即牛腹也。凡引喻點証。回
顧提醒承遞相因。插花編籬製錦撮要十法。其在其
中。何謂引喻。蓋援引他事以喻本題也。何謂點証。就
本題中點某事某人以証耳。何謂回顧。是前面有何
眼目有何人物。提在先。後面反而顧也。何謂提醒。把
本題上緊要字眼先提出叫醒之。何謂承遞。乃遞遞
講去。所謂不然又不然雖然猶未也亦未也凡夫由
是又由是推之又推之等句可見。何謂相因。如上句
云云。接句亦云云。一步進一步說去。與頂針文法相
似。何謂插花。是用經史成語裝點。如貴人淡妝插翠

則美觀也。不拘安在何處。只要三五行一間。此法最
難。摘採儷語短長之功不可無也。何謂編籬。其文勢
片段。如破竹編籬。讀之起敬。如虛車題易以明變等
句。太玄法語等句。何謂製錦。組織成文。燦如錦繡。觀
者動情。如士窮見節義題。有隨波而逝者等句。何謂
撮要。因題中事故多。人物多。不能盡筆。只撮其緊關
者爲論耳。如山西諸將孰優題。止錄出趙充國辛武
二子。餘可類推。大要欲其壯而實。三段五段七段九
段。圓活巧變。方爲得體。
拾式云。論腹正如四通八達之衢。極無繩墨。須時時

繳歸正意。有照應無重複。有起伏無斷截。體清而不冗。詞切而不浮。意新而不俗。事常而不怪。不然雖爲豊贍。實則補納矣。

論祖曰、講後使証、此論之常格也、而今之名家則不拘多于題下便使事引証。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證之而正使事證題。蓋事寡然學論者亦不可不依常格至縱横習熟則在人焉。然使事亦須要立意。簡徑句語清。奇若一事數衍作一段。則非今之體矣。故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輩嘗謂學使事。不可反爲事使。此至論也。不善使事者須多。

指南錄曰、論收足一篇議論。而承歎其旨意。謂之蜂尾。欲其決而利。如繳轉無力。結煞不到。一篇精神便弱矣。是故有援引結者。有比形結者。有推原推廣結者。有就本題意肯上下結者。有連大結一套結者。有繳轉破題語句用故曰云云結者。

論祖曰、論結正論關鍵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造文順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窮之而益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而有餘味。意在不窮。文益有味。終篇而三歎矣。人多于結尾之餘才力窘乏。則謂論之用工不在于尾。此殆未爲知論者也。凡爲論末舉筆之先而一論之規模已備于胸中。若逐段索意。逐意彫詞。郎語語秦漢未免叠牀架屋矣。凡結尾當如何反覆。如何議論。已寓深意於論首。故一篇之意首尾貫串無間斷處。文有餘意而意不盡。文至講後而始思量結尾。則意窮而復求意。必無是理。縱求得新意。亦不復渾然矣。此作論之病不可不察。

指南錄曰、論大結不一。要與文大結不遠。有推廣者。有引証者。有推高一層意者。有作他人意者。有探本意者。有因此論彼者。有引經傳証者。有影題說意者。有繳抑而又揚者。有全褒而全貶者。有先褒後貶者。

有前貶後褒者。有因事論行者。有因古慨今者。又結止二三行者。亦有無大結者。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得。

或曰、按昔人論法、有曰理弊工效、有曰鼠頭豕項牛腹蜂尾、然先時論破、以一二句爲佳。今時有兩肩對破者。有不用破而直入題者。有無破無承無斷無續一直說下者。有不用理弊工效而理弊工效自寓者。先時多用三叠九叠十三叠十五叠。近時又有不用叠法信乎。平鋪波瀾起伏者。總之不可執定成法。李延平所謂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是也。但要首尾相

顧。一氣呵成。自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妙。

附 經義

明辨曰、按字書、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謂之義。若禮記所載冠義祭義射義諸篇是也。後人依倣、遂有是作、至宋文鑑乃有之。而其體有二、一則如古冠義之類、一則如今明經之詞。夫自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宋與因之、不過試以墨書帖義、徒取記誦而已。神宗時、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試士、舊法始變、其所製義式、至今倣之、厥後安石之義廢、格不用、張廷堅經義三篇、豈其遺式歟、方今騈儷之詞、與

廷堅之式不合。毋爲異乎當時立法之初意乎。

王懋公曰、張廷堅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乃散文也。如此忠義題、而其文猶未極血性淋漓。乃知古今之文不愧題者其亦僅矣。

汪苕文曰、三衢文會、蓋元時江淛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爲經疑三、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按輟耕錄、元反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以經義爲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八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表通論

王懋公曰、近有謂表自史遷世表始者。不知史記十表、蓋爲年歷作。鄭玄所謂事隱而不著、欲有以表明之是也。然皆散敘所以使人于往事有所考。乃著書體。與今表啓之文絕異。今進表之制、實自秦始也。而或謂表始于漢、亦大謬不然矣。

辨體曰、按韻書、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

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用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詞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要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于日曆。若泛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今錄文一以時代爲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矣。

明辨曰古者獻言于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寖廣於是有論諫有請勸有陳乞有進獻有推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解有陳謝有訟理有彈劾所施既殊故其詞亦異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為古體者有唐人而為宋體者此又不可不辨也今取漢以下名家諸作分為三體而列之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使學者有考云宋人又有笏記書詞于

笏以便宣奏蓋當時而表之詞也故取以附焉然表文書于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宣于廷則其詞務簡此又二體之別也

表坤儀曰今塲屋所用惟三體曰進曰賀曰謝而已表冐長短不拘但要的確移易不動冐後為解題原其來歷究其指歸進表解題宜詳不拘進書進物凡自我而進則當說得分明賀表多不用解題凡解題目多說前朝不濟故賀表不用即用亦不得多切忌道着衰微亂亾景象須聖處亦要切題賀表須聖宜詳謝表自敘宜詳各有體也

唐宋表俱用四六而體亦不同唐人聲律極精對偶極切如奇珍雜寶輳合相配銖兩悉稱宋人以聲律之文為敘事之體明暢過于唐人而典麗不及也既曰擬唐擬宋則亦當論其世而各肖之斯為合格

表有聲有律平仄相間宮商迭宣朗然可誦者聲也對偶精切分毫不爽者律也如古表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耶對子謂耶與爺同音也又狼狽獸名流離鳥名其精工如此

一學作表須將唐宋好表各讀數首作骨次將鄉會好程表分律閱之如拜官書籍宮室衣服之屬不過

十餘類每類作一首則裕如矣

錢氏穀曰蘇東坡表啓制誥不下數百首各臻其妙蓋對偶之文難于情詞圓轉東坡作對偶文能寫瀟灑于端嚴中雖里言巷語出其筆端亦有情趣予謂四六對偶文體當採之六朝初唐以收其葩麗參之東坡以得其流暢

李東陽曰讀唐宋表大都詞簡而意盡格古而調高

指南錄曰表與啓不同啓猶可隨己創意表須要有朝廷氣象詞極華采而不卑弱語極豪縱而不怒張雍容揖遜有冠冕珮玉的意思乃為本色

或曰、凡作表語、須斟酌停妥。當諷諫則忠懇、當感慨則激切、當稱賀則踴躍。

趙懷易曰、諫而無驕、頌而無諂。作表法也。

名山叢曰、四六莫高于立議、而敘事爲下。莫妙于用轉、而使古爲卑。然麗不傷骨、艶不傷雅、盧駱未嘗不與賈馬並行也。今但以敘事帶經濟者爲上。其有藻艶絶世者、亦亟收之。然自非一切塗脂傳粉者可入。

指南錄曰、表以用意忠厚、造語和平、音響鏗鏘、引川切實四者爲本。近時尚古體者、不拘聲韻、只虛實相對、亦每每上第。而溫醇之表、必拘聲韻。若引用故事、

不論切實、只以富麗爲工、恐乖正則。翰林名表、于引用處、有一二精實對聯、只用活聯、幹運下去、並不勉強牽扯。或詳或畧、文在隨題制宜、不可拘定。至于造語、徒欲務華炫彩、好使齊巽之字、反令真味索然、尤爲可厭。須如文義一般、只平順正大、自有華彩。況對君之言、惟取溫厚和平、可傷于叫號哉。故入翰林知制誥者、非和平不可。若夫用意忠厚、則表之大關節也。蓋表雖比體、實爲臣子之情。凡自破以及祝聖處、皆寓有仁愛之意。此表之上、如惟只對待、亦一技耳。何足對君。故破承氣象、貴壯麗渾成、即此寓對揚吾君之意。援証抑揚、貴渾然不露圭角、即此寓匡弼吾君之意。須聖處當據善政。作頌不可徒誇耀尊榮。自敘處當就本題自勉、不可徒卑詔求容。但入題所在、最宜善體君心。或賀或謝、或進、不必同、同于歸德于君、而幹運圓融斯已矣。主司每于此處看人體認。此處忽畧先後、縱變玉鏗金、有何裨益。若乃祝聖、必寓責難之意、方是臣子不得已之情。豈可徒顧其集福無疆而已哉。

作表之法、大概宜上德達下情而已。宜上德以尊君爲主、達下情以抑臣爲主。然其尊君也、必于頌美之

中寓規諷之意、而規諷之辭則又貴乎婉。其抑臣也、必于謙遜之中寓忠奮之心、而忠奮之辭則又貴乎溫。若爲宰相上表、氣象要端嚴。元帥上表須奮揚。學士上表須清麗。要思此是何人、便做此人身分上行文、則於題切矣。知乎此、而能稽之以事、質証之以成說、發之以巧思、則無不善者。

或曰、作表須以兩京程表爲式。蓋翰苑名家、日近清光、立意造語、自是官樣溫雅。其臺閣處、令人起敬。其警拔處、令人振勵。欲工四六者、不可不知。

指南錄曰、表須要臺閣氣象、不可作山林體態。如九

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此等在句。只可于隱士用之。

作表須是胸中有物、方見他蘊蓄處。故燈窓之下、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一一搜覽、臨場亦少補云、

行文皆用四六、必調平仄、如上對是平而仄、則下對必仄而平、上對仄而平、則下對必平而仄、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別、乃可。如長對則不此限。不調平仄、其病有四。曰平頭、如巍巍龍鳳之姿、明明天日之表是也、(謂兩句起頭便同韻)曰犯尾、如剛健中正、名九重而凝命是也、(下句命字上句王字)犯曰雙聲。(謂互疊爲雙聲)詩曰

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此雙聲之所由起。曰疊韻。(謂敵韻爲疊韻)古詩、月影侵簪冷、紅光逼履清、此疊韻之所由來作表最忌有此。

趙潛修曰、四六句、須用、蜂腰、鶴膝、法、承、遞。始得體。

趙運靈曰、四六之外、須一對甚長、一對甚短。所忌者。氣。脈斷。而不續、詞語俚而不清耳。

或曰、大凡四六格、上句起。下句應、最要呼。答、有情。如充厚之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斤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與金石爲開有情、可以相襯。讒波稽天、則與斧斤似無干涉矣。此四六之病也。丁謂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于巧心、調傅說之羹、終難借乎衆口、二句如出一線。此呼答之有情者、

表斷句要有力。如柳子厚謝官乃云、戴巨鰲之山、本知恩重、泛大鯨之海、但覺寬搖、凡此樣表、須有此樣句。方能動人。

對待之法有六。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曰異對、瓊瑤玉石是也、連珠對。明明赫赫是也、借字對、伍相干渾是也、(伍是姓干是數)就句對、一麾伍部、餘十載以臨民、自首丹心、歸形庭而遇主是也、不對之對。自有生民以來、未如今日之盛是也、

或曰、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故不多得。曾子固賀赦表云、鈞陳大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

馮開之曰、夫含英咀華者、叱咤乎風雲、擒辭振藻者、吞吐乎月露、斯亦稱難矣、矧馳騁于文場、凝構于野日、流商刻羽、戛玉敲金、織若天孫、不繪而巧、斲若大匠、不彫而工。非學。贍而辭。富。才。雄而思。深。於四六無當也。

名山業曰、表雖以駢驪爲主。然。須。出。以。澹。宕。朴。直。方。

妙劉縱云表體多包情僞屡遷必雅義以矜其風清
文以馳其麗斯則事之極則有不可踰者矣
指南錄曰前表不用之乎者也字今用之反覺逆矣

篇法

或曰起猶龍頭欲其嚴整接猶豹項欲其健警鋪敘
猶豕腹欲其肥潤收拾猶鳳尾欲其峭麗
名山業曰題緒甚紛能綜成一片而色色天然
抒寫故實都用虛籠之法
用古不雕想其運筆之妙
轉筆處有一篇如一句之妙此四六中所難

妙在駢偶中曲折自如
縱橫中寓法則開後來多少手眼
用散法為序表中變體　八句用四或字
王懋公曰往讀易而得文訣焉上係曰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駢偶如此則長短不一體方而語圓矣

表冒　亦謂破

或曰冒用八句然亦有六句或十句者是一篇綱領
語須悠揚華贍題内止有一項只破一項若題内有
數項須會數項意檃括成聯不可偏遺然貫渾融勿
至太露如湯思退代守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宸
章帝藻燦如琬琰之傳神畫聖謨較若天人之備宸
章帝藻御書也神畫是易聖謨是書胡安國謝加恩
并賜衣帶鞍馬表用式兼名器之榮只半聯便包盡
方是作家
指南錄曰起語貴該括題意或四句或六句若入句
便多矣主司看表全在此處慎之慎之〇表中眼目
全在破題二十字故題中數字破題須包盡喜冠冕
雄壯忌體骨太露

述古　亦謂承　亦謂入證　亦謂解題

或曰稽首頓首之下先用虛詞四句叫起然後入證

大約引唐虞三代要有揄揚之詞引漢唐宋要有不
足之詞見得漢唐宋而直追唐虞三代者在今日
也凡引古人或往事必視本題親切然後採用若題
内有數項亦要證得詳盡
指南錄曰敘古謂之冒頭喜簡潔怕枯淡喜豐贍怕
冗長或十聯十四聯止前三代宜詳後三代遞過有
起語下畧敘古而接連敘事者亦不妨惟取切題耳
或曰不用述古竟敘題而是表中創體

頌聖　亦謂項

或曰凡稱美聖德處或實頌或泛頌或比頌實須要

看本題年號。摹擬當時實事成聯。須至要切各郡具、錄、及與本題字眼相關、如慶曆某年、知爲宋仁宗年號、則須如云、含沛而嫁美女、商湯遠色之誠、忍饑而却燒羊、虞舜好生之德、濟祐某年、知爲宋理宗年號、則須如云、講學正心、契堯舜禹湯之旨、崇儒重道、承濂洛關閩之傳、等語。推而至于唐與明、莫不皆然、其泛須者、影本題發揮。如白金則用爐冶商周等語、彤幣則用黼黻文章等語、

指南錄曰、須聖或四聯。或五聯。止于六聯。多則贅矣。有起語下先須聖、後叙古者。有止須聖叙事不叙古者。體各不同。大凡須聖處惟貴切實。先自叙。後須聖。表中變格。

入事　亦謂腹　亦謂實講　亦謂叙事

或曰、須畢、即照本題實講。須把題内人品事實。一一詳核。精鍊發揮。雖不能每聯皆實。即有三四聯。便改觀了。其中用事措詞。亦宜步步回顧。否則泛而不切。

道祄式曰、叙事謂之表腹、主司多于此說才。喜數腹、怕窘束。即十聯不爲多也。須句句切題方妙。亦有叙事在須聖之前者。尤着不得一閒字。

自述　亦謂腹　亦謂陳志

或曰、凡遇文武臣自叙、不拘何表。俱以謙遜爲主。或實叙。或竊意。並宜簡潔巧切。設以身處其地。月擘其事。方妙。

指南錄曰、陳志乃表之腰、只好四句、或六句。止于八句。不可多。多則腰重。不可抗。抗則誇張。不可卑。卑則貢諛。如王陶自陳州移許州謝表云、有汲黯之直、求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陳州乃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其用事的確如此。又范文正公隨母冒姓朱、後復姓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乎陶朱、此聯雖唐人舊語。亦范氏當家故事也。亦的確。

祝聖　亦謂尾

或曰、此是一篇歸結處。更宜奮勵精神。收拾一篇意思、大畧本有限之知識、而與他日無窮之聰明、擴一時之履歷、而期終身可久之事業、凡君人好處、臣子願處、要切題意做。及影本題字眼發揮。方爲不浮然到此、語氣更要悠長。不可窘迫。

指南錄曰、伏願以下、多不過四聯。少不過三聯。惟攄忠愛之情。寓規諷之意、則善矣。凡祝聖、必須中寓規諷、

大都稱祝處要有真實語、如進書、印竊本書之意、乃往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云、止其所止、願益切止吾之功、新以又新、祈愈增新民之化、凡此皆不泛泛祝聖者。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九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諸表體

或曰、表制有六。賀表則須聖處貴詳盡。進表則敘事期望處貴詳盡。辭謝表則敘事自勉處貴詳盡。請讌表則責望處貴詳盡。蓋作表貴知要如此。

謝表

指南錄曰、有所感激故稱謝。謝幸郊。謝官爵。謝金帛。謝宴享。謝須降。謝珍味。謝衣服。皆感激君父殊恩而非僞也。夫忠心感則與。激則奮。恩踰望外。則敬從中起。非徒叩結恩報而已。最要然動人君以禮使臣意、然入題自敘處須詳之。

王懋公曰、謝不僅自謝。或代一方謝。或爲天下謝。尤當論及。

呂東萊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發揮。如洪邁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賚、衛公勘難、拜文皇於闐之珍、祝師勘難、見樞臣意。如湯思退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辨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或用事。或不

用事。亦無定格。張子壽白羽扇賦云、昔鳴皐之時、有凌霄之志、苟效用而得所、雖殺身以何忌、又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其托意之佳如此。而忠肝可見矣。謝賜物者宜以爲法。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公表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孫覿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內一聯云、環居島服、習聞鞮鞻之聲、仰聆雲門、實聽咸池之奏、先說遠人不足以知雅樂。然後序作樂之盛。受賜之寵。得尊內之體。

賀表

指南錄曰、凡天降祥。地獻瑞。外國賓。武功捷。皆人君盛德事也。表中歡忭之意雖多。尤必戒盈持滿。使皇上、兢然動、苞桑之計始得。其須聖宜詳。解題處宜畧。賀冊爲昔非自幸 近後解題宜畧 又多有不用解題者。以不可及前朝發興事也

進表

指南錄曰、進者、人臣各以意進也。或進經史。或進圖書。或進詩賦。或上圖畫。或上箴言。或獻祥瑞。不以佞進、不以謟進。不以非禮進。不以聲色貨利進。皆所以養君心、清治本也。均之進也。其解題處宜詳。如書籍則備敘其著作之由。祥瑞則偏列其生成之實。必默寓規諷之意。令上人一見起敬。可耳。或曰、作進書表、須認明諸書體製。如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如進玉牒、使須純用玉牒事、勿以他事雜之。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寶訓則分門。日曆則係日。會要則合粹。各有體製。如玉牒不可移于國史也。餘倣此。王懋公曰、宋朙國道四六餘語、玉牒所記、非止本文。

而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前此進玉牒、備書表章能備言之。惟予湖一表、終始對說。其形容玉牒、方爲曲盡。文云、帝系勤鴻、榮什條于僞籍、聖謨啓祐、儼訓典于寶儲、堯統漢緒、華派別于天潢、周誥商盤、儼仙躔于東壁、惟昭穆親疏之有序、與文章詞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驚聖作之相輝。予近見一玉牒表、專言本支、絕不他及隻字。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皆議論家之大弊也。或曰、表涉一代興衰、不可無斷制、元人進宋史表云、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可謂盡之矣。止文在公爲祭酒時、出元史表、有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大綱之不正、自謂不滅前所云、信然矣。代嗣高麗王修貢表、俱是先說襲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云、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得先後意。

外國貢獻須考證、今與中國通者幾國、且如安南、日本、闍婆、須考究在古爲何國、有何故事。如安南則有南交、浪泊、龍編、銅柱之類。當於歷代獎廻傳及本朝會要參考之始得。

辭表

指南錄曰、有所賜而懼不敢當則辭。有所托而懼不能副則辭、有所除授而懼不克勝則辭。言則謙讓、意須真切。如禹辭百揆、讓在稷契也、伯辭典禮、讓在夔龍也、若不委曲其言、不謙冲其意、將辭非真辭矣。

請表

指南錄曰、人君當行不行、介在疑二之間者、皆修詞以請之可也。于是視學有請、經筵有請、臨御有請、冊立有請、纂修有請。不敢以私意請、不敢以親故請、不敢以乞哀請、不敢以田宅請、惟溫厚其言、而意獨懇到、使皇上視之、有不容中止之勢、斯爲善請。

諫表

指南錄曰、諫表即疏章、而文之以四六耳、所以規君之過也。過言則諫、過舉則諫、興作違時則諫、任用匪人則諫、好尚不端則諫、喜怒不中則諫。大要敷奏詳明、瞭瞭見其終始、如此利、如此不利、如此可、如此不可、不傷于激、不動于憤、敦厚其意、溫潤其詞、可畏而不可拒、可愛而不可押、則善諫矣。

論歷朝表

或曰、表始于漢、廣于唐、盛于宋、場中表題、惟明與唐、

宋而不及漢、以漢表無四六也。

名山業曰、麗而則、六朝人所未能及。

指南錄曰、四六盛于宋朝、然皆風烟月露之詞、于政事、禮樂、典章、文物之體未備也。自唐開元十二載詔以詩賦取士、而後八韻律賦盛行、殺煉研窮、聲律始細、然當時作者、如陸贄、裴度、呂溫輩、猶未能工。至晚唐薛逢、吳融等出于場屋、頗臻妙境。及宋嘉祐仁宗治平英宗間、相傳四百餘年、師友淵源、講貫磨礱、以躋機之詞、敘心曲之事、窮行雲流水之態、于抽黃對白之中、而四六始稱絕唱矣。今之作者、須將宋文鑑中所

載諸表從頭一闋而于王介甫蘇軾諸公表尤宜熟
心。庶。有。古。人。渾。厚。氣。象。而。不。至。于。淺。薄。也。
名山業曰、唐尚駢儷。語工。而意晦。故表語當明白條
暢。
有意擬宋。不作唐人一語。宋多。疎。散。唐。尚。精。工。
宋表之佳、惟在。神。情。聯。絡。無。補。綴。之。迹。
表擬唐題則所引當在唐前所發之詞當肖唐人。擬
宋題則所引當在宋前所發之詞。亦當肖宋人。若唐
表用唐後事。宋表用宋後事。便失體若擬明題、已前爲
無不可用。而辭又。當。兼。唐。宋。所。長。肖。盛。明。氣。象。方爲

合格、
鏡林曰、唐宋雖異代。作本帝表。亦、避、其、名。
名山業曰、以晁董之疏。入盧駱之筆。
其。奇。崛。俱。在。氣。骨。唐之元次山也。○擘。空。生。峯。亦復
不減劉蛻山昔。
秀。髮。全在神骨方之古人。惟李商隱足以相配。
鋪敘轉折婉、妙精工。殆使宣公子瞻不能擅長。
宋崔鶠嘉禾表。極。妍。麗。復。極。自。然。
真。淡。朴。素。不。闘。聲。色。尚存廬陵眉山之遺風。
深。情。淡。致。有永叔子固之風。

巧。語。俱。出。以。自。然。妙處可匹坡公。
王慥公曰、野老記聞載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
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此亦鐵中錚錚者
要。之。偶。體。終。以。議。論。爲。貴。方。不。落。小。家。數。
名山業曰、駢偶之中。自寓經濟。先正每從實際下手。
不以剪花綴葉爲巧。故文各自成一格。終無蹈襲之
氣。○博大宏遠。
以。經。濟。爲。鋪。敘。故不覺其言之煩。
是。一。篇。極。大。奏。疏。言。言。可。補。實。用。不宜作四六讀。
妙。在。韻。語。中。復。帶。經。濟。

鎔經史爲排偶。玉榮金茂。神采煥然。
艷不傷纖。麗不傷雅。得六經之氣而吹之。爲。詩。歌。送
足兼漢唐而有之。
委婉曲至。激而不傷。忠而不迫。有詩人之遺。
詳。該。表。中。之。史。
以。議。論。爲。敘。事。但。覺。其。纏。綿。宛。至。不。復。知。爲。四。六。
老。臣。謀。國。之。言。借。聲。偶。行。之。極。似。奏。疏。氣。格。而。深。思。
遠。慮。讀。之。使。人。惻。然。
以。序。事。兼。議。論。故。艷。不。傷。雅。無。累。氣。之。病。
忽。生。論。議。四。六。中。之。獨。調。○純。以。議。論。行。文。

江湖之氣洶湧爲文

今人用調而意愈嫌先輩不用調而意愈暢華實之分盛衰之別也

辭工則意易奪敘頻則情易掩須此真實救時之文方可掃盡一切藻語

情真自可不煩襯貼語至自可不用虛架題外不用一語真白描手

不用麗語相炫因情而付觸事而起四六當以此爲式

真如家常說語表至此聖矣

婉辭曲致以手當舌以冷勝艷四六之能爲情深者也寫出當日主聖臣良光景依依惻惻不減家人告語之詞真神筆也

數陳委曲如泣如訴又如父老課農桑如家人父子相告語朴悉之中情形俱備四六至此神矣何須題外再襯一語

精奇雄麗表中開山祖

妙在作穠麗語而質任自然

情以緯文故色艷而氣自静

瞿公九思表有百餘首情真力大真可自名一家但時有俚句不能還雅余故删之亦爲西子洗瘢也

終

鐵立文起後編卷之十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判

王懋公曰、唐張鷟有判決錄。學判者當取以爲法。其文有科罪、有評允。有辨雪、有番異、有判罷、有判留、有駁正、有駁審、有末減、有案寢、一一究心、裨益不淺。至言近今作法、起聯對四句、再接二句。今某下、四字句二句、中對四句、末以二句作收。自是正格、擴而充之則存乎其人。

辨體曰、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敍、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爲題、其文亦用四六、而以簡當爲貴。今錄以備一體云。

明辨曰、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儻其文堆垛故事、不切于蔽罪、拈弄辭華、不歸于律格、

爲可惜耳。惟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也。今世理官斷獄、側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今取唐宋名作稍近質者、分而列之、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曰辨雪、四曰番異、五曰判罷、六曰判留、七曰駁正、八曰駁審、九曰末減、十曰案寢、十一曰案候、十二曰褒嘉、

表坤儀曰、文士能工表詞、鮮有不工判者。判取諸斷、引貴典語、貴健氣、貴雄詞、貴錯綜。蓋典則不浮、健則不委。雄則不滯澁、錯綜則不股板。完此四者、便有大刀濶斧、川流河決之勢矣。大都作法、自今某以上長

短不過三聯。今某以下、長短不過五聯。能揮霍至十聯者。斯爲長作。能洞曉刑名。條斷合法。者是讀書讀律之兼資。致君堯舜之大法也。學者更無忽焉。

指南錄曰。比事所以執衆。聲律所以成文。而要之所重不在此也。惟以闡明律意。明示罪情。不可移易焉耳。近時不知本意所在。惟引用泛濫。本以誇博。適以聯事。至于韻音璀璨。無異表體。可笑。故工于判者。惟直斷事情。明彰律意。間引用一二。皆比合切當。罪人斯服。而音律則不拘也。○大要貴决斷明允。

判語要通達政事。以儒吏兼通爲上。去取雖不專以

此。然所以設此者。正欲觀其治才耳。故起頭說事理當如此。今却不可如此。亦是冒頭也。今某以下。要見其人心術。得罪根由。緣情定罪。引歸律令。使如一宗小公案。其言又在典雅。不粗俗。在舒徐。不深晦。

趙矜式曰。起聯係是正提。引詩書亦可。引事實亦可。至頭聯。或反轉。或正接。只看來路何如。腹聯正據題入事處。故用今某字下去。若結聯。惟依律直斷可耳。

或曰。作判之法。或引經傳。或引古人作起語。即用二聯承上起下。以爲下斷案張本。今某以下斷其罪。後一聯案其罪。

趙運靈曰。制判之體。題雖有反正。俱于六邊判之。即今有司審單耳。而以之取士。又即案嘗試農民以假如者。故入題處不直指姓名。而但曰今某

指南錄曰。書生學判。當于開時將大明律一檢。非但可以治人。兼亦可以律己。解得判題明白。自然易作矣。

王慰公曰。判不在能。以深文巧定人罪。而在能以大服其心。若張乖崖之以一錢斬崇陽吏。乃有繩鋸木斷之判。當入司馬子長酷吏傳矣。往有王府一鶴爲民犬所噬。以付有司治罪。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

能以戲言寓仁民之心。南山可移。此案不易。當以爲法。

指南錄曰。朝廷欲得深明律法之人。故試用五判。乃今之舉子於同號中互相抄錄。不視爲虛設之具乎。非實學也。不可爲訓。

終

鐵立文起二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之績撰之績字懋功宣城人是書皆論作文之法鐵立其齋名也卷首曰文體統論前編十二卷自序至七凡九十三種後編十卷自王言至論判凡四十八種大畧採之文章辨體文體明辨二書而以己意參補之然持議多偏不能窺見要領甚至以屠隆溟海波恬賦爲勝於木華郭璞尤倒置矣

榕城詩話三卷

〔清〕杭世駿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中杭賓仁羊城刻杭大宗七種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榕城詩話三卷》提要

自序

閩設郡自秦始漢五年始立亡諸爲閩粤王王閩故地都冶顏師古謂即侯官縣是閩之有儒家自唐成公李椅立教始而常袞建因之以設鄉校閩人之舉進士自歐陽詹始黃璞著名士傳又以爲其前有薛令之林藻介之藻以賦傳而詹得交于昌黎始以詩著暨後黃滔文山輩蔚介繼與閩之文學乃郁郁乎彬彬矣宋詩在閩獨無支派見於史書藝文志者林黃宋鄭數集而外類皆魁儒碩學以經業顯風騷之旨固殊焉明初十子奕奕清暢迨至末造謝在杭曹能始徐惟和兄弟標聲閩義鼓吹海隅猶未能登述作之堂也今則仰挹前嶽已爲遊觀其山童赭堆阜無佛圖仙觀可以恣遊士之眺陟其水沸漲減涸與石吺咽進尺退尋篙師鼓力一舟憧駭許愼以爲人本蛇種魏收以爲鳥聲禽呼二賢雖意存貶例然其大旨固未可以苛論矣壬子之歲余以試舉人入閩觸暑刻程而至牢閉僧國未能徧交其賢豪長者與之剖字攢轡盤敦一時夠能掇其秀句而揚扢之頗有見聞未忍㓗棄隨意箋述勒爲三卷意主於表章而事存可風雅述而不作論而不議其或離輿偏解未嘗於詩人之銓序抑以爲篇章之外乘風始

之勝說蓋庶乎其可也雍正歲在壬子十月朔堇浦杭世駿在太末城下書

榕城詩話序

榕城詩話三卷予友杭君堇浦壬子入閩分校鄉試時所輯也凡山川之麗崎人物城郭之隱賑風土物產之異俗朋友宴飲之往來贈答三月中見聞所及或因詩以存事或因事以存詩甄錄不遺掇拾必廣洵藝圃之新聞詞林之佳構矣予惟詩話之作濫觴於卜氏小序至鍾仲偉詩品出而一變其體沿及唐宋以迄近代若石林竹坡滄浪紫薇諸編彙更僕難數大抵比量聲韻軒輊字句者什居七八而於作者之旨闇而不彰於是言詩者日多而詩道日晦是編體備洪纖義歸彰癉後之讀是詩者與今作者之意洞若觀火豈非知人論世之一快乎閩中詩派前明一代自林子羽高廷禮而下互相承襲舉以律調圓穩為宗磨礲沙盪如出一手故卒未能爭長諸夏

國朝百年以來風聲所被月異歲遷雖卷中所載不盡閩人即就閩人諸詩以觀以雅以南可登明堂清廟則此一編也不特援據繁博足以補林誧梁克家陳鳴鶴諸志乘之未備而

昭代文教之隆亦於此可覘也已乾隆改元九月朔同里汪沆

榕城詩話題辭

堇浦自閩中來以榕城詩話索序漫作長歌題之

故人自南來夸我長樂之壯遊袖中新詩刻冰雪泥有清詣鳴珮璆閩中地界粵與甌其種則蛇其姓騶負山阻海近日出地氣不與中土侔賈許詆之雖過甚其時聲教固未周豈知佳麗甲南服紅雲之荔大徑寸綠雪之茶細於句江瑤味絕堪下酒膳珍不必數淳母此猶小者姑勿道請更爲客語其尤職方所述通八閩杭生遊屐止福州福州亡諸之都邑陳迹半已成荒邱六朝旅豪多竊據陳虞主客事莫求在昔本無儒家流李常而後始束脩山川磅礴發清幽三唐十六道藩府威武最後領節旄水西大王既闢國白馬三郎繼持矛一時衣冠避秦客強半來此盟海鷗南塘江岈沙巳合甘棠滿北水忽樹九仙宮觀晨拜籙九龍甲帳夜打毬清人新牙雙鬱鬱傾筐宮女揚清謳我讀當日賭書令管內亦幾勞旁搜霸朝文物擬四庫可有遺編百一售閩皇累世俱好道佛燈魚鼓震女牛其後福郡歸錢氏招提踵事彌紛稠當時惜之羊術之坐令勝地棄不收洛聖之泄息聖樹半與桑海同沉浮高蓋支提諸嶽麓定有幾客歷部婁王檢金泥如可問遺佚亦是補厥劉天水眞人一區宇混合芋匠與瓜疇大儒輩出符魯鄒一洙二杭既失足蠣灘綜背此淹畱垂拱延和諸殿閣誰爲一一登陽秋有明末造復駐此熒光爝火嗟苟偷蕭寺空梁眢井窟倘許枯函來邂逅丈夫眼光穿千古不獨山水深綢繆卮言小品亦偶爾力與史傳相彈糾杭生清才如吳鉤史事貫串誰其儔舟車所過一憑弔指點歷落數所繇令人傾耳難罷休寒窗夜半挑燈篝紙帳風動聲颼颼我亦神往三山頭句甬全祖望紹衣

榕城詩話卷上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江山縣近嶺處地名青湖土田肥沃風俗茂美人家環山帶水豆畦蔬棱幽逕演迤石梁東西兩廟廟各有金鑪十數春秋劀豕賽神合樂徵舞士人以為祈穀禳疾之地臨江有小江郎祠在石崖上林木蔚蔽下瞰江水中有石床石几清潔無塵埃過客多染翰牆壁間迄無佳句

由青湖上嶺卽與江郎山相對盤迴向背目不給瞬俗謂山頭清朗見有光明則吉此語亦見之泉南布衣

陳剩夫集中未為信然山足有廟祀江郎兄弟壁上有銘云三品石何竦特兄鬼巖弟巖崇仰若跂俯猶挈碧雞神各分裂判樹花互榮瘁詎若茲儼成列支中紛尻相接羞秘辭永無極考縣志不載不知何人作王先輩霖謂當置飛梯百丈鐫勒山背予謂其辭又未能稱也

過窰嶺以往一嶺一廟皆祠關壯繆獨五顯嶺祠五顯山僧施茶結客多吾鄉人操土音慰勞綿亘百里中竝無摩崖鐫壁以迄題名紀遊之蹟足所慨也然飛湍峭壁近接几席密樹深篁綠上衣帶奇花豔卉飛蓋扶輪日在塵囂乃知此境之幽邈詩家惟大小二謝可以圖狀矣

周櫟園過仙霞嶺有四律今刻賴古堂集中令子在浚嘗乞羊城陳處士元孝以分書謄寫一過并已次韻四篇刊榜嶺上僧舍小亭吳與沈閣學涵視學八閩時曾兩次其韻亦於亭中置榜元作踔厲駿邁俯視來者屬和紛綸鮮克攀躋予閩行雜錄亦有四篇姑記壯遊忘所醜也同行者山陰王霖暨弟王霂嘉興凌大田霖句有怪石攔人立罔兩巨匪奔浪舞天吳懸崖側足二分外穿徑窺天一綫中霂句有山似贊

叢開巴蜀水如魚復下荊吳大田句有灘分石齒水清淺雲斷山腰徑有無西蜀楊觀察宏緒時方監試閩闈聞而繼作有雲收人語層霄外磴轉天浮曠野中句旁魄而論壯觀山靈匪特極文場一時之盛抑亦覽勝者之司南談藝者之珠海也亭上更有龐雪厓戶部古詩未見其勝

過霞嶺有廿八都見郵舍壁上題記其一聯云一官已脫腿䏲穴九度空過虎豹關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意陳倬世增也

建寧亦有淨慈寺寺濱溪結宇前為放生池僧房蜂綴

林木窈窕方袍迎客沙彌送茗亦一大選佛塲也壁
有巽散鍾聲出遠邨句是郡人周某題予愛其理致
同人相約屬和王霖云靜夜蒲牢喧法界遙林松火
閃漁邨王霖云潛鱗依穴初知夜倦羽銜州亦識村
陸秩云近灘花石盤雙徑繞屋濃陰綠一邨美辭秀
致均能冰寒於水予以屬韻不諧懊惱而謝勉賡弱
句爲不施之檀是慧首座裁之霖又有乞食僧歸息餅鉢趁墟人散渠鹽
瑕句亦在建寧時作
漕篷船前狹後廣延建人呼爲鴨母櫟園閩茶曲鴨母
船開朱般紅是也書影云閩船皆艄艉稍大者呼曰集蓋按集當作艚韻釋云艚舟名

十月木爲復水吉落木也艚又船行屹嚙閉全藉篙力板薄不過
數分不假丹漆櫟園詩黯澹灘頭白板艖可證潘檢討耒
溪行雜咏云門小不容舒眺望篷低裁足展衾幬
延邵人呼製茶人爲碧豎見閩小紀
舟至洪山橋閩藩令尉來迎而城門已閉止宿西隱禪
房紙窗木榻茗椀餅花頗稱淨業蚤起題一絕云塵
緣害馬諒成虛結習四蟲尚未除願得乞身長掃地
秋風黃葉勝僧書所四杜撰禪也
張參議廷校三韓人詩甚婉麗在韓致堯吳子華開所
刻春暉堂詩予製序其瓶花絕句云垂簾莫放西

風入留取秋光在草堂一致可想見也嘗奉使三往
高麗景物之妍風土之一及饗送迎之節各有詩紀
其序稱高麗男子戴巾名折風則與梁魏二書高句
麗傳脗合又多隨
駕在西海子塞上山川珥筆吟寫咸歸娟美予贈詩一
參羽獵長楊乘三繪宣和奉使圖載斗咸名馳絕域
掞天才操歷無諸蓋實錄也錢塘詩人沈方舟用濟
少時刻荊花集毛馳黃陸拒石兩處士賞重之晚益
道上貧老無子依參議終身遺稿數千篇託參議收
弄予曾勸參議掇其尤者刊之竟亦未果沈吾鄉有三广爲香

巖無後客死集竟刻于淮上有楊太守次也諸人爲經營故也一爲爾房詩名梵夾集弟子趙昱刻傳之子嘉轍亦能詩今遊河東集亦數千篇
吳興章進士有大嘗注玉谿生詩每能鑽味於恩庵之
外在棘院中曾以草稿示余余亦獻疑一二嘗致札
云承示詩注于朱子年譜更加是正據依極爲該練
但綠青灌絳必歸藍蒨樊南甲乙諸題何可忽棄率
爾觀覽未能盡悉曲折野菊篇不可過泥張杉之論
苦竹園南椒塢邊此玉谿嘗訓必以越中苦竹園實
之則椒塢又隸何事耶復言微香冉冉淚涓涓二言
正是實寫野菊若施之游不搖未爲曲肖矣銀河吹

笙簫首句明言悵望銀河吹玉笙盞秋夜間笙作也
馮定遠謂題不可解則吾又不解定遠之不解者矣
昔賢製題未妨錯舉深意苛求失之愈遠他如梓州
之翠翹宜指樂籍以文集中上河東公啟爲證謝庭
之檀郎宜爲自謂以潘岳悼亡爲證諸餘事理書竹
難窮略一引伸伏惟隅反

德清戚進士嵌言每爲二馮左袒予跋其才調集點本
後云罔哉馮叟之言詩也承轉開闔提唱不已乃村
夫子長技緣情綺靡寧攻在斯古人容有細心通才
必不當爲此迂論右西崑而黜西江夫西崑沿於晚

唐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晉魏之不爲齊梁禁齊梁
之不爲開元大歷此必不得之數風會流轉人聲因
之合三千年之人爲一朝之詩有是乎二馮可謂能
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者也益都趙秋谷與門
何義門皆宗尚其說而并好其詩鈍吟小集諸刻幾
庶冬郎語乎李杜之光燄韓孟之崛奇槩乎未有聞
焉秋谷談龍散於集矢新城至鈍吟竟欲逆奔事之
豈昌歜羊棗性各有偏嗜耶

歐冶池環棘牆之外廣袤數畝居人占其瀕爲而輸租
於縣官露桃星頰風前誇腰荷種青蓋門堆紅葉雲

飛日落照影弄姿翫裾互洗藁砧競響凡所以盪容
心而凄遊子之魄者以是爲覽勝之神皋奧區焉王
霖兄弟恒牽率予同遊又牽率予同作而橥句尤工
霖曰雨摧荷折有絲黏霖曰柳飄殘葉網蟲黏體物
瀏亮稱競爽焉乃自知拙於語言

同在試院外簾者凡一十二人公事甫畢羣聚頌酒鄱
陽綦謔索瘢吹毛情瀾不竭舌鋒可畏一日家函益
至倉鶬苦飢妬羨炙手啞咴隔座嗢噱一時時方樂
只邦基以末座少年出巴箋而誇客物致秦妻文過
劉妹玉箕長完石碑不燥酒人未餔已醉輒效藁砧

體賦代贈代答詩調之予特爲序其略云樂只終賈
妙年溫溫玉潤觀政海城者踰二年婉孌之私鬱於
寢饋客有郵魚雁自錢唐來者啟其櫝則素縑文履
綺縞繡錯伉儷之重觀者豔焉樂只幽噫煩宛超若
自失其友瞅其貌憐其隱設爲豔辭以廣其意不足
則又益之傷懷感貌反覆曲喻焉而樂只句瀠之思
猶匝日不能自已噫吁乎思深哉夫以樂只羇緒鰥
鰥貞逾縮屋妖嬈莫窺其室孌童不登其床進迨冶
夷頹首迴面若將浼而去者而獨眷眷幃闥不能自
克於其素守壹似有伉儷焉樂只曰大塊噫氣萬物

棣通霆聲發榮百卉續舊孤生之桐九寡之絲空桑之絙瑟離之則漠爾寡營根槐感觸則紛綸翕響人人心而淒愴凡物類召有性有情而人其秀也慎而持之牙蘖乎闔門而富媼衆有其有不及乎此者則必有越而過者也葚浦曰若樂只言是能以禮義止情也古之聖王名察發歛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因其勢而導之斯已矣嬋娟豸跐下士樂道而賢哲羞稱然原其指歸迄於麗則亦可以綠雅頌而登郊祀律樂只於關雎不淫若軌之赴塗而鈞之埏埴也陰淫案衍之音蓋非所以勸矣蒙者不察綴輯芳華波蕩不已說者以爲失詩人之本始云

清溪孝子葉十洲刲股療母女孫壽英夫死吞金以殉吾友陳星齋兆崙爲賦詩云吁嗟人心澆議論日高縱節孝惟愚難而謂不足重矧身固毀傷吞鈞固闇嘗至性激中腸計較屏勿用聖賢重好生弗以繩有衆仰理懼抑情史筆巧補縫狂瀾砥中流頹風迴上棣平生聞見餘心服口矜誦試觀紛紛者一編各則甌粗解冰淵詩謂接會史蹕蚊蚋嚌肌膚爬搔夜不夢蜂蠆備一遭弱者哭至慟剪裁傷指爪流血淚迸道謂非骨痛身彼獨忍奇痛哀哀罔極恩性命相倚共苟可脫沉疴萬死亦無憎試觀紛紛者盟誓重山壠一朝楊花飛千秋羞墓貢保孤誠艱辛爲殉尤惴恐細帶宜細腰不可向胆控金環娟玉頰不可當腹俸櫬茲無情物貪生心蕩動誰非貪生人彼心何曠洞蒼蒼者天只惟夫爲憐懞地下尙有天萬死願陪從負哉節孝名鴛鴦仵鸞鳳兒童鄙訕笑村市攬一関志乘森耀芒前　鮮缺空清溪有淸門祖孫自垂統無心立佳傳遑恤爾聚訟星齋有承明著作之才庚戌成進士觀政海疆非其好也益發爲詩歌以自洒濯入閩後已得二百餘篇皆可存者

星齋天才駿發而虛襟善下人有寸美愛不去口大手名篇衆人短氣星齋默而深湛必勝之後已篤於友朋昆弟之誼聞予入閩喜極不寐賦詩寄示云聞說徹車入海天羈魂延佇驛樓前定知史稿餘三篋獨占湖山已二年過嶺日低晴戴笠下灘風駛晚行船自慚面目同猿鶴把袖何堪對鄭元風昔情懷兩自知飛來風馭豈前期文章聲價憑他日山水遭逢在此時千里紅雲移日月中宵紫氣亘雄雌相看莫漫悲離別爲我揮毫賦好詩予嘗依韻答之在閩行雜錄撤闈後居同蕭寺接席聯床陸孝廉秋既菰蘆舊

雨沈秀才隆則劉盧世親兄事弟畜把袂拍肩筆硯之伍觴讌交錯圍棋射覆雅令窮經均此遙情排爲清課或興來情往送抱推襟托詠巡簷拈琴刻燭一篇始就則諷誦成羣一字伽勞亦攢眉嘿息彥和云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談笑此其選也既而星齋奔走上官同人貨船北上禪榻春風閱其雲散分歧雪溯書此志之

戴編修瀚字巨川上元人與余癸卯同籍時方視學入閩貽黔行草一卷雄奇偉麗目不給賞漏汋泉歌云黔州萬山如波濤个个爭拍蒼穹高南東海若距絕遠何年捲到連神鰲忽然僵立去不得變成嵔嶇以嚙嘈狂奔餘怒猶滔滔齊諧志怪寧足述至今靈妙看不一二橋稍北三橋東一勺清泉鑿山出非氿非檻非滮池其深咫廣尺而紺坳堂杯水何云奇奇哉百刻凡百溢大荒曠罝無鼓鐘漏箭蓮花夜繼日我聞不信開來觀秋郊晴色響以寬山蹊犖确馬力緊蹴踏百磴連錢乾泉努捫棘互拉雜蔓紅珊瑚青琅玕衛茲澄碧鏡古鏡中央拳石無微瀾須臾窈鍔脈一綫如海門白錢唐寒水犀萬弩射不御陡吞石勢成汗漫紫苔翠茸結細瑣蛭垠沙礫幽交欑作當洶

洶涖震撼坤乾恍惚爲倪端混瀁浩漭激汾汃淪漣洑沫漩渦盤魚鰕蠃蛤振鱗甲針芒粟粒忽神奸目光驚愕不及眴少巳勢殺星津灘鳴呼萬古有如此大淶不浸旱不彌我觀茲異坐嘆息世間物理那可識由來鄉國近江海朝潮夕汐門庭側洪流一再至大壑巳詫往來會蒲武博稽載籍辨信僞紛綸詭祕竅副墨猜詳朔望揣予午動云月魄同陰職又云伍胥積忠憤素車白馬戰未熄又云海鰍大千里出入窟穴水起踣豈知精義及鄙諺同爲蠡管憑胸臆請看茲泉止涓滴居然呼吸通辰極誰歟橐籥誰埏埴竊恐天帝憫人惑懵於消長與盈昃設此澄泓空谷匿是亦周廟欹器流奚啓挈壺司期刻遠想嗟難出宏域茶鐺就煮甘露色松毛槲葉掃盈把日落微烟濬猶織

長洲許子遜鏶長於擬古五言尤勝宜興儲編修大文比爲李翰林之徒而謂其詩特雄剽而雅有鶴天逸覺之韻令叔竹隱先生與新城王司寇爲同年不交子遜甫冠卽以通家子贄詩進謁且可一言爲元晏司寇嘆爲後來之畏報書云所聆嘉製諸體讀之琅琅然足散老懷樂府才情橫厲巳及於古間有未協

亦士衡所患才多耳可少歛之五言妙絕時人澹遠
處似襄陽左司有絃外之響虛歇之音七言風格在
錢劉溫李間遠神逸韻蓋知者希矣子遜令武平頗
著惠績旋以他事罷去與予不相見者蓋九年所今
年貽于海城鐵佛寺所作不能盡記姑錄其尤者數
篇題浯溪云浯溪一片石長寄幽人賞蘊靈亮有基
穿[illegible]識所助昔遊景已移勝情紛渺想重來際蕭晨
駐雙槳初日澄遠心水木明秋爽石梁欹半橫
峭以上曲徑垂繁陰流泉激清響當境乃自今
已成曩寂寞塵外踪日見屐幾兩高秋多白雲

空亭自來往寄宋四云依然不得志五載鬢毛疎正
掛匡廬席開君蒙澤書生涯各岐路鄉夢半離居憶
想莳溪上長空流望舒四海誰相識斯人知我心天
涯逢令弟話舊一霑襟閩道赤城去蓬萊碧海深爲
期秋水潤予亦返楓林粵中吟云南亭驛路控諸蠻
曉食檳榔散客顏朱邸草深門久閉桂枝飄下越王
山迢迢五嶺雁來遲越女含情唱竹枝灘水月明三
萬丈到今流不盡相思
荔支所出不第廣南閩蜀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
支販賣爲業謝肇淛滇略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山
寺大可合抱一在王參戎墅僅六寸徑亦熟以三月
形味皆劣於閩廣百粵風土記荔支色青大如楊梅
肉薄核大味甘而不酸如閩龍眼之下者子遜在廣
州時咏荔支云丹荔年年玉盌新鏡中眉黛半含顰
可憐嶺外紅鸚鵡猶說華清病齒人則廣州之種比
閩爲劣矣
錢唐吳中林廷華以中書舍人通守興化數年去職僑
居蕭寺穿穴賈孔著三禮疑義數十卷其集有龍山
鷗冶金鰲見山南臺皆在閩時作也清流船十首云
五篙何處賦招招一片雲帆近大橋生怕橫山溪水

急開船趁得午時潮橫山橋溪水東下船必乘潮西面乃得濟篷如半月
壓船舷只許侏儒自在眠桅腳開窗方尺五居然小
有洞中天荒村破曉一雞鳴朝日山頭漸次明不似
惜花春起早擁衾徐聽戛鍋聲天明爨者戛鍋舟人乃起不爲和
羹佐傅巖何曾忘味有蘇髯上游玉粒成觔換水戶
關頭爭食鹽上游鹽價甚昂舟人多私載覓利水口設官巡查許貯食鹽五十觔如載
如刀千萬鋒羊腸鳥道水溶溶鐵稍公自誇能事不
怕崚嶒石有鋒花猪肥肉玉如肪還買河魚一尺強
醬菌灘高明日過晚來先獻九龍王舟人專祀九龍王蓋九瀧灘神
鐵腳層冰未覺寒百錢水袴製艱難亦身不怕陽侯

怪笑踏波濤過淺灘（水袴長不滿尺入水著之）村醪無過壓茅柴
秫米朝蒸饔晚開一飯便浮三大白餔糟不待漉巾
來樵蘇水畔一舟横留得青山客不爭柯斧滿林誰
是主白雲深處聽丁丁上水艱難千里多柴枝米粒
易諧磨今朝到岸都歡喜小武當山一笑過（山在浦邑之南）
雨歇街塵一鬨清偶逢佳處便閒行野人入市惟看畫
活水在瓶如沸釜徑可積若容嬾埽窻須厚紙莫貪
明謝郎瑣事君能記桃葉園開笑壓生予過薛士玉
居作士玉字瑞庭嬴淸人居在鼇峰坊洒洒絕塵俗
畫榻東西臚陳圖畫能作韻語時有理解領聯是其

九日所題稍足成之

謝在杭小影一幀予得見於鼇峰坊薛士玉家豐頤隆
準粹容充悅姬人桃葉就其所執之卷而舒之流觀
盼睞翩若燕翔童子煮茶石鼎沸聲與松籟互答蓋
曾鯨所寫也考公居東集有雪夜寄侍兒詩又有壬
寅元日寄桃葉侍兒詩又有客中夢桃葉侍兒詩鑾
江集中又有六憶詩寄桃葉侍兒又代答詩則公之
繾綣於桃葉者深矣同時徐惟和有侍兒名紫玉見
幔亭集

在杭小草齋游燕下菰居東鑾江諸集而外有五雜組
文海披沙西吳枝乘滇略百粤風土記支提山志長
溪瑣語薛士玉悉以贈予薛妻是其元孫故能道其
家世今皆微落板亦散亡矣手抄文集及所輯鄰國
職林諸考尚在士玉家

林鳳谿先生緒光是予癸卯本房詩章清艷當時有才
子之目十年以來宦途蹉跌兼以喪明之戚今年始
得攝篆山陰予至閩城以門下士拜太夫人於堂下
令弟明經葆光暨孝廉枚光衣袷待予握手歡謔佳
肴繼進察貳廉容鄭秀才種玉吾師愛壻淸才標映
贈予云鯉也丞亡公治在七年憔悴話當湖蓋師嘗

令當湖故也予報章云衣缽難傳不世才十年同籍
半蒿萊絳帷獨有彭宣在會到師門一再來落日停
雲寒花蕭瑟一座遂廢

妹弟趙上舍萬暻翩翩記室三歲依劉閩予在海城棲
泊玉瑺緘札自溫陵千里慰予予題詩紙尾約與俱
歸有云信便不逢黃耳犬歸帆豈少撅頭船又憐予
西笑甘頭責道爾南還恐口碑予既俶裝趙猶滯跡
燒燭檢書迴腸傷氣

游宦閩土者齧日泉男化女姥寧別駕沈君嘗艷稱於
酒座尤極神飛則云戶戶皆花家家是玉筆床硯匣

恒在香臺寫韻傳經乃其粉礁青襟夫婿援手傳箋紅袖侍兒扶輪赴社扇林下之清風鮮桑中之失德如斯風氣頗可鋪張故人江南野郊方宰侯官京子孤寂擬命儔侶旋有所牽中止予止法海佛寺嘗削牘寄所親云此間秋意甚佳十晴一雨登游文酒排日爲歡未與故鄉殊致所恨翠被寒生綺情時觸放愁則艱於發端鬱念則宛乎在夢曼睩柔些何關人事安神靡體非此安歸每一法存勤關性術爾其悴葉晨飛頹雲西下環吟寺角踽步街東託風懷於末簡戀燈火於空廊獨往之思想不殊於千里夫結螓蛾於寤寐攬蕙澤於心神鏤刻空花轉相誕幻誠攝生所怵也銷鑠精膽蹙迫和氣又志士所纍欷也鑽灼經典陶冶性靈氣役於此則神弛于彼轉移之際庶以爲功旬月以來頗能自得剗除頑艷遜志空元濕木寒灰未能比儗龜毛兔角略有引伸縱復巧咒阿難散花摩詰已能空五蘊而縛四禪情塵不萌愛流已涸聞者疑爲矯情言之洵爲無罪玉臺對簿良可理原紺樹皈僧底須懺悔竟當借袈裟於乾陀捉應器於香積揮慈智劍還我慧珠解脫因緣屏當妄語德我罪我亦無瞢焉又絕句云生世應居法善堂

秋龕鐙火自燒香天花不共春爭發冷落維摩舊道場嶺上輕黃嚥未乾酒邊微顰畫應難寒花一棱秋滕裏和雨和風盡日看予夙耽禪悅而結習未盡客舍淒靈每槃談而睎梵夾齋魚粥鼓時有會心綺語紛綸不免湯休之障是其病也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有明選輯閩詩者閩縣鄧汝高原岳撰閩詩正聲懷安陳仲醇元珂撰三山詩選閩縣徐惟和熥撰晉安風雅徐興公𤊹榕陰新檢中恒引晉安逸雅其全書不可見

前人云汝高以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之辭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

晉安風雅凡十二卷自洪永迄萬歷總二百六十餘人凡例云閩得什六侯官長樂各得什一懷福共得什一古田永福連江僅得什一若羅源閩清則風氣未開或有待也序謂不論窮達顯晦皆因詩采拾至於野狐外道格律稍畔者雖有彙寶之權不敢濫厠片語爲雅道蟊賊

十才子集有刊本周黃二元集謝編修道承云見於戚屬某家今則亡之矣稍散見能始惟和竹垞數家選本當鈔撮合之

閩中十才子皆生勝國之初曰膳部員外郎福清林鴻子羽有鳴盛集曰徵士長樂陳亮景明有滄洲集曰翰林典籍長樂高廷禮彥恢有嘯臺木天清氣二集曰翰林典籍閩縣王恭安中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三集曰陝西副使閩縣唐泰亨仲有善鳴集曰國子助教閩縣鄭定孟宣有澹齋集曰國史院脩詩永福王偁孟敭有虛舟集曰翰林脩撰閩縣王褒中美有養靜齋集曰祠部尚書郎閩縣周元微之有宜秋集曰泉州訓導侯官黃元元之集不傳萬歷中三山袁表景從馮熒用昭選輯爲十才子集與徐中行子與爲之序林鴻弟子又有林敏陳仲完鄭關張友謙趙迪

郭造卿云馮用昭五上北闈袁景從七上南宮不第馮拜左府都事袁拜內閣舍人

袁景從云唐以前雅尚威武蓋文藝無稱爾其後歐陽詹始以韓昌黎故著余讀志稱林慎思著伸蒙子二十篇附於孟軻之義若乃王魯復推轂於皇甫湜陳截物交辟於三府鄧楚荑稱詩於馬侍中連總鑒賞於溫庭筠又如歐陽袞鄭誠林滋詹雄陳鱗張賢文之徒皆宏詞高第其文辭不少概見

徐子與云唐亨仲少與同郡黃濟爲詩友濟亦不列十

子開則閩詩不啻十子也乃後閩中又有三君集郎中鄭君繼之主事郭君子長及布衣傅君木虛然鄭郭以進士著傳視景明爲難彼時游揚者衆也

二藍集閩人無知者何氏閩書藍仁有藍山集藍智有藍澗集竹坨嘗輯入詩綜中以爲十子之先閩中詩派實其昆友倡之集本合刻吳明經焯嘗於吳門買得藍山集是洪武時刊有蔣易張榘二序與竹坨言脗合而藍澗集究不可購惟和鞢風雅時二藍闕焉則此集之亡久矣

閩縣文獻以陳氏爲最合刻義豁世集見於石倉詩選

外如僉事烓後世有文集烓子僉都達著虛窻文稿布政暹著拚飯集達子庠生輔之輔之子庠生价夫著拙隱樓稿鄉貢薦夫著水明樓集

萬歷時宜春王孫朱謀劃倡龍光詩社于豫章閩人入社者凡二人莆田朱長文憲昌山人林嘉大會司戶

張德南煒閩人初爲南大理司務署中有竒竹二莖詹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爲瑞竹賦諸郎競傳咏之又善書諸以便面從乞書者屨滿戶外詩喜爲平淡新塗朱孟震停雲小志稱之

何其偉字梧子號鼎石山人著濤園別集同年陳元登龍淮爲序有七絕云黃文森內人吳氏死烈亂中余內爲存其鏡貽詩一首歸之云倘有菱花不滅輝新妝幾度拭羅衣雖然無復嫦娥影不似他家破月歸其偉又著春秋胡評

侯官張利民字能因崇正十三年進士任桐城令獻賊攻城凡十四晝夜揮涕死守以總鎮黃得功之援而圍解考選授戶科給事中隆武時爲太常寺少卿閩不守祝髮稱田中和尚集名野衲詩略乃男貞敎彙編竹坨云能因詩多行遯後作情辭悽戾惜其未醇

利民有邢吳師子先生詩序云先生爲閩縣吳嶼人嘗

成宏間隱於江滸讀書飲酒不求聞達與鄭少谷傅丁戊諸君子倡和後歿數十年於中秋月夜擊楫歌詩有張君壽者以秋闈失意買舟浪游聞其聲而就之因挽入其廬進筍菜以餉客與之看牡丹卽咏詩一絕夜闌共寢及旦則身在叢莽中矣

王維瑰嘉靖時閩縣人六歲能詩未幾卒晉安風雅列爲神童

崔襈字殿生閩縣人十三能詩自號西竺郵童卒業陳徵君仲醇從父徵仲宦遊吾杭刊有盼秋詩一卷古詩摹形長吉文深義淺近體尤纖微憔悴有興雨一

絶云葉香亂打冷霏霏輿夢尋秋雁影稀烟雨滿谿
行不了渡頭扶傘一僧歸又舟行云春到江聲歸碧
天漁船不繫入孤烟開窻依舊山無雪水鴨呼寒宿
柳邊孫有畫理寒食五言云晨磬全瘖雨春谿半養
烟乃爲漸近自然
莆田廖廓字涵一有詩名麈草崇正閒人福唐翁正春
江東張可仕等爲作序揚詡過情無一篇可錄
晉江黃太穉景昉天啟進士後登槐鼎著有甌安館詩
及鹿鳩咏其自序云徒以身叨禁從出言有章意欲
斟酌情文謬附於昔人和合朝野之誼此言可以爲

館閣言詩之法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青衣能詩香初送客
澄江楓葉老斷岍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墓梨花鵂鶹
雨荒原麥穗鷓鴣天蘭子郁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
欄橋皆楚楚有致因樹屋書影云尤喜蘭子曠地夕
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詩僧閩縣則有正淳字古心洪武中福州僧獨芳字宗繁洪武中鼓山白雲寺僧
惠頵洪武中鼓山寺僧法闓號方山永樂中白雲寺僧至剛永樂中鼓山湧泉寺僧
古鑑成化中湧泉寺僧元賢崇正中鼓山寺僧詩見鼓山志中侯官則有明
秀嘉靖中鍾山寺僧遠及百年支公元悟洪偃藻思已爲絶

響可謂破除綺語一埽西來文字之禪
閩人林小眉嵋明崇正癸未進士才甚雋异以伉直死
獄與余賡之同難著蟛蜞集十卷見漁洋山人池北
偶談
諸邦協字克一綏安人康熙壬子孝廉耿逆變閒挈家
人十四口竄跡邑西鄉石窠砦砦去城六十里丙辰
冬
王師下延平賊兄弟耿二率潰卒萬餘人由閒道適江
右抵石窠砦下索牛酒爲犒砦中人不與且罵之賊
怒攻砦火礮並舉砦焚無一人免者克一闔門燼焉

族人順昌司訓國樞哭以詩云三年抗節萬山行密
箐深林母子并誰遣多生逢浩刦直教一死重科名
闔門背決朝探磧枯骨灰飛夜請兵青草年年寒食
路招魂惟有杜鵑聲國樞字在紫有青山別墅藏稿
五言有草荒蕭寺路人倚夕陽樓七言有天容晴送
羣峰翠野曠寒生落葉愁句
何梅邊綏安兩布衣集其一爲丁之賢字德峰崇正中
流寇起西北布衣挾策入都門客南司空邸第思欲
獻書闕下言兵事會司空罷官歸秦中挾布衣與俱
書不果上布衣至秦中則固請於司空厚爲資裝齎

十日糧短衣匹馬循賀蘭山出長城訪求古戰陣營壘日與朔方豪傑畫沙聚米釃酒橫槊爲擣賊巢穴計謀甫合而自成陷西安破潼關明社遂以亡布衣念家有老母脫身南下有王將軍者建牙汀州聞布衣名招致幕下復稍稍資給之贈以一婢小字海蠻生一子未幾王將軍別調去布衣偕海蠻窮老無所聊賴僦屋城東桃花溪上客至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家貧不能具紙筆所爲詩多草書歷日背上字漫漶不可識認沒後邑令秋浦檀光墳爲斂而葬之書其碑曰詩人丁布衣之墓之賢在秦中時會刻詩百餘

首五言若林壑秋摧葉江喧夜聚航（夜泊儀眞）平沙含月迥遠火雜星明（曉度沙苑）河流當晉曲山勢出秦平（登潼關城樓）七言若潼關東抱成金陡灞水西來作御溝（西京懷古）皆清峭刻露餘可誦者亦希

朱國漢字爲章晚號獨醒居士少孤事母以孝聞崇正甲申變聞狂走登故越王臺址北向號慟累日夜不休悉焚棄其素業託於賈人以自晦歷吳越涉荊豫往來燕趙齊魯郊與傖僕傭儈共甘苦權子母所至遇古忠臣名賢祠廟墟墓掬石泉擷山花俯伏拜奠歌詩憑弔有騷人之遺意五言若烽火爽陵道冰霜息壤城（荊門道上）綠蒲飧客飯紅葉女郎樵（新驛道中）銷芝沿鹿去拾橡伴狙歸（田居秋興）無情漳水清何極垂死彭雄意可憐（銅雀臺故址）煙霞滅沒三山外江海蒼茫一氣中（金山曉眺）九秋雁帶斜陽雨一路鴉啼濁浪河（寓樓）皆極鍛鍊

黎士宏字媿曾長汀人少時賦蘭與蘭語詩投曾弗人弗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著有託素齋集周櫟園爲之序推崇甚至櫟園有鬬茶曲媿曾作鬬酒曲云板橋官柳拂波流也句春朝半月遊數甏紅衫分隊隊賚錢齊上謝公樓（唐張九齡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五百青蚨買一斗今樓在城南）

（爲士女觀臨之所）長槍江米接鄰香冬至先教辦歷房燈子才光新月好傳箋珍重喚人嘗（汀俗於冬至日戶皆造酒而鄉中有歷房一種猶爲珍重藏之經時待嘉賓而後發也）社前宿雨暗荊門接手東鄰隔短垣直待韓婆風力軟一卮陽鳥各寒溫（長汀呼冷風爲韓婆風鄉人驚炭者戶祀韓婆盞燠以寒爲韓也值歲暖則倒置韓婆水中謂能變寒風使其炭速售陽鳥酒名釀之隔歲陽鳥啼時始食者）至新泉短水栖香浮十斛梨香截扁舟獨讓吳兒專價值編蒲泥印日蘇州（土杭酒之生者日短來舊縮水也載貨郡中日名自然香氣甘冽竟能亂眞矣）三間分飲部酒如潮三合東坡滿一蕉讓鄉登壇銀海子久安中戶汪風消（汀人以薄酒爲見風消）會酌當壚細埔中高帘短柳進精風近

無人乞雙頭賣幾戶朱碑挂半紅（上酒爲雙頭其次者名半紅延郃江三郡皆同稱）誰爲犮獪試丹砂郃令紅娘字酒家怪得女郎新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釀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稱紅娘過紅酒謂有神仙到門則然家以爲吉祥之兆競插花賞之）

張遠字超然閩縣人領康熙巳卯鄉薦第一遊京師與竹垞初白諸人倡和甚富有集梓行初嘗挾筴遊四方未有所遇登滕王閣題詩云高閣登臨此大觀四山對面歷龍盤愧無詞賦驚閻帥已把文章讓子安人世百年風浩浩長江千古水漫漫南州高士今誰是有客斜陽獨倚闌一達官嗟賞爲之延譽詩名遂振其詠松濤有月明何處雨風定數聲鐘亦佳句也

郭雍字仲穆福清人康熙癸巳舉於鄉工詩古體學陶近體宗王孟五言尤稱長城有約園集書法規摹鍾王人亦高潔讀衛霍傳募士三河盡從軍五蘇悲草沉天馬骨車壓漢臣脂責簿摧飛將通侯到小兒武皇方好戰正是奉恩時嫖姚眞壯士年少喜奇功拔幟天驕幕飛書漢主宮老駝蹲積雪驚旆裂悲風主將方談笑貂裘蹴鞠中登翠于山云聊復登高去仙臺一放歌夕陽山外盡疎雨鳥過多秋色老如此流年傷若何蓬山不可接江月落松蘿

陳純字驥仲閩縣人有詩名久遊京師一中副車不遇而反詩多激楚之音題太白酒樓云我亦江南客徘徊濟水東江山殘照裏天地一樓中縱酒非無託工詩自合窮千秋無賀監春日更飄蓬

安溪相國詩不多作深得晉魏之遺戊辰正月疏請侍養遊成雲洞用朱子登蘆峰韻云溪深樵路微峰迴面勢盡涉亂渡雜沓探崖窮攀引郁火薮烟樹居然成異眕寒篠釣沙黃奇石剡山磷霽色限霜颸清聲絕蟲黽昔我營茲村高天風雪緊修途節又再直逕步方窘白日照歸烏和風罷征隼况是日過晝取次浮名泯有願勵金芝無心聯玉筍一諸在山靈皇肎爲微允八風正鳴條四節時在蠡冠童眞五六日暮命歸軫

李光坡茂夫安溪介弟隱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

仁廟賜聯云道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間亦榮遇也詩如白沙定軒家塾既集用昌黎符讀書城南韻云今日家塾立諸子念權輿先人勤何爲望世有詩書詠道及謀食均要在心虛虛心且立志聖賢同此初低首腐爛義所滋皆蕭閒試思宇宙內頂立何

不如聰明在生質理道在繭魚從頭讀到尾究竟莫
密疏看來又認去意味得疎渠自然涉筆好糞壤讓
孤豬疾急不可恃金烏與玉蜍冬寧堦向戸夏豈恤
蚊虻但有無事須趁程莫懐居爭此陰陽候安不趍
詣斂跂立與跨行不如分寸儲日計雖不足歲計自
有餘一張時一弛亦莫禁切且不見南陽公長嘯於
揮鋤不見關中賢閒居喜閒驢此誠得道趣餘外勿
菑畬遂觀屈伸際造物有乘除何人揣摩成而不曳
朝裾誰附青雲士而不盛聲譽沉船破釜濟棄死覇
趙墟莫言時與命通塞自卷舒欲致明水火先齊燧

共諸祖德方煦茂善刀待躊躇
莆田林堯英官戸部主事已未以鴻詞徵五七古拔奇
於韓見有七八篇附在宋吏部西陂類稿田戸部古

懽堂集

陳一策字爾忱晉江人著有香雪齋集七律淸婉可誦
夜宿山園云故人留宿在山園幽僻居然絶世喧萬
木叢中烟繞徑千峰缺處月窺軒鶴聲聒耳能醒夢
虎跡關心早閉門見說梅花開遠寺明朝相約過前
村訪友云草堂新築傍苔磯城郭風塵到此稀竹閃
夕陽雙鳥没屐黏晴雪一僧歸石橋水色虛搖檻板

屋梅花亂撲扉今日似遊人境外與君相對欲忘機
藍漣字采飲閩縣人有集刻行畫居逸品書法亦淸婉
可喜見其書詩言五至紙背云故人吳令常以俸錢
周給半以取酒半以買書
魏憲字惟度福淸人撰本朝百家詩選同友宿白雲洞
云白雲留一宿同聽海潮音漁火空江亂鐘聲隔院
沉烟光浮半榻夜氣結層陰忽哄松間鶴能淸夢裏
心自著有枕江樓集
莊振徽字世愼福淸人登木末亭云最喜淩虛勢風高
爽氣淸秋光千里盡雲影亂峰生木落郤寒色亭空

納遠聲呼朋相坐笑無限碧江情
鄭爛新字鞠思閩縣人閒居云閒居何所適閒卷有深
情水性原宜濟花心故喜晴曠觀雲入定幽夢草初
生忽聽簾前鳥聲聲解不不
李贊元字巨侯龍溪人春日象山山莊云羣峰當戸牖
積翠落庭陰不入此中路安知物外心石橋通澗細
烟火傍山深爲語武陵叟桃源倘可尋
劉芳藤字震蕃莆田人過姚氏園云晨起日光薄看山
負杖行落花松徑滿流水石橋平嵐氣涼侵閣江聲
晩度城翻嫌金谷麗此地最幽淸

黃錫袞字素公閩縣人咏秋風有落葉入寒多句
謝編修道承字又紹別號古梅閩縣人釋褐後謁文廟
賦詩云六經原不爲科名爵判天人在此行今日瓣
香分獻後驅車歸去自分明
黃任字莘田永福人壬午鄉貢官四會令罷歸家居食
貧儉屋委巷七絕秀韻獨出兼饒逸氣較諸體尤爲
擅場泰安道中云巖巖典則魯千峰玉檢金泥拜秩
宗七十二君銷歇盡夕陽驢背話東封偈條治葉拂
瓏璁帽影鞭絲困午風十里棗花香不斷行人五月
出東蒙昭陵石蹟云際會風雲未足難始終恩禮羨
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夢遊仙云
霧縠冰綃幅幅存故香猶染舊帷痕綵鸞歸去文簫
別徹夜西風寫韻軒七里瀧云終日嵐光濕畫幢有
時松露滴篷窻一聲櫓板千巖響知在諸峰未出瀧
孟家堰云草店危扶老樹腰江頭沽酒布旗招一帆
細雨西興渡正趁錢塘未落潮
莘田有研癖自號十硯先生中林作歌贈之云十硯先
生淡無欲作官不戀五斗粟歸來傲殺黃菊花俗塵
不敢開相觸叩門惟有陳學圖太史趙明序子城北徐公嫺雲
交倍篤室中更喜吟伴多飢來頓頓餐珠玉研癖不

顧千金錐詩成自謂萬事足今春見我絕糧詩大笑
謂我未免俗相別先生二十日近狀直登高士錄聞
有陽翟大賈人推轂先生造門數先生堅臥竟不起
謂此衙芽不足辱賈人歸望長者車寄聲無事苦踡
跼囊中自有千黃金可爲先生具醽醁先生笑謂我
不貧明月清風皆我屬田荒偏喜令威瘦水清且給
陶泓浴三山作鄰不待買倚闌年年眉黛綠此身一
落阿堵中入山恐愧紅躑躅春風春雨日杜門把筆
自譜遊仙曲
莘田豐髯秀目工書法好賓客詼嘲談笑一座盡傾罷
官歸里歷裝惟端坑石數枚詩東兩牛腰而已侍兒
金櫻明豔絕世妙解文翰兼工絲竹是其千金所購
酒開子遜舉其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暗坐謝
娘頭上過來香風致固自不淺
莘田二女皆擅詩名長曰淑窕字如洲次曰淑曉字紉
佩紉佩有題杏花雙燕圖詩云豔陽天氣試輕衫媚
紫嬌紅正鬬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裏話呢喃
夕陽亭院曲闌東語燕時飛扇底風不管春來與春
去雙雙長在杏花中時人皆稱之
晉安鄭荔鄉方坤與兄石幢方城先後成進士有御場

齋倡和集頗著奇警學韓體咏煖鍋云洞陰司項冥
寒感變餓頑夜臥衆生稜晨昔筆垂綆糴備尤貪食
非不列杯皿朔風動地來攢眉愁齒冷嚼雪將奈何
水燔濟以猛江南錫爲用椎鑿出頑礦巧匠琢成模
制與豆登等燦燦白如銀飾之昔山鋌彭亨足有容
那復分畦畛圓蓋一太極纂首免露頂帖妥鱉裙垂
不作鳧鶴脛右挈而左提兩耳弓束緊中央洞無物
無乃象廢井阿奴簇火攻燄燄生稈秉離上巽斯下
於卦名爲鼎揭視悅饞目一一皆雋永髖髀或解丁
鱗鬐倘出丙受辛滋桂蕈柚甲芼藻荇鱻䪥儘收羅

聶切任斜鏊沉焉星隕石浮者桃斷梗微沫噴珠璣
亂響聒蛙黽老饕恣大嚼衆客紛延頸下箸揭長竿
舉匕泛小艇饕食豈割魏狼吞乃入鄧藉此勸加餐
何嘗礙說餅捫腹已果然發言莫聽熒側聞古之人
每飯祝噎哽酸鹹洪範陳腐辨內則警食單欠講明
心疾起蛇影是物因驅寒內熱亦宜省動搖及齒牙
燀灼延項領或作馬鯽瘠或嘲杜預癭譬彼嗜酒人
腐腸終不醒寄語囑廚孃此後亟當屏和以冷淘槐
啜以甘泉茗物候一轉移習習清涼境石幢和云河
源始濫觴倏忽波千頃又如汲既深勢定綮修綆下

見箸與杯因緣作器皿所以隆冬時忽亦防齒冷輿
腹一低頭妙諦思精猛頗聞始製人含意金在礦出
奇衆所懽試說與公等廣州錫最佳鎔化無堅鋌恒
苦八鴦陳飣餖太分畛圀圀衆品羅其殽熟露頂簡
便更易隨提挈走不脛有是百沸需棄之苦短檠客
問狀若何取視果井井潮列映日浮肝食輝燭秉形
既異商盤象特摹周鼎中立銅柱標炎海勒勳永丕
洞嘆洪爐下口穴爲丙烈燄生槐檀縷烟裊藻荇復
有兩耳垂對待亦脩整上圓下砥平偶爾藉雙梗方
其水沸翻跳躑同壺黽久乃浪浴騰氣蒸緣項頸食

單種種投出沒儼泛艇攘臂無後先誰唱誰和鄧絜
噬遍菜羹淋漓及湯餅放箸興已闌撥灰色微瑩尚
有腸未充無憂喉或哽復謀榾柮添火攻應再警因
閉開須臾餘波蕩人影如是且復然蕣餐宜三省竊
閒物性殊蕤蕤各意領狗膝而牛腐殆如木有癭明
者見道深味者呼寐醒有忌定有宜一取須一屏淆
雜毋乃傷至理柯中[illegible]所喜此具工豆冊闢異境

後學許慶宗覆審

男賓仁重刊

榕城詩話卷下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錢唐王介眉延年深於史學隨人入閩嘗作閩江考云閩省西北負山而泉山之水自高趨下奔赴東南以歸海其水流入其中所公共者爲江江隨地而名異在建寧府曰建江在延平府曰劍江在福州府曰西江總而名之曰閩江建江劍江怪石紛錯而灘險西江波濤洶湧而勢洪其大較然也建江亦名建溪其源有二西溪發自浦城縣北四十里漁梁山漁梁洞天記所稱天下名山十之一也水北流爲信溪南流

逵縣城南逵縣西復引而南經流諸灘其著名者四曰將軍山下勢最險曰芧洲石低昂曲折奇突可觀曰邛源曰埇嶺合邑之水悉會於此歷一百八十里鎮曰水吉建陽縣界也五十二里雙溪口崇溪之水流合之崇安縣西北七十里有分水嶺江閩二省大溪之源出焉經縣東南其灘一十有一曰壓術門曰師姑洲曰磨曰馬蔽曰界福曰赤石曰三姑曰雙門曰曹峰曰洋宗曰天又南納武夷九曲之水險洪灘走馬灘而交注于建陽東山下爲一大溪縣其東有錦江亦名西港而灘自洪暨走馬外曰鄭曰蝶子其曰湖者傳劉文簡公生時有潮至得名其曰梳者頑石森列元季開鑿而舟行仍險也由是東南至雙溪口以合于建溪並流而東乃甌寧縣之葉坊驛又四十五里而達建寧府城西達城南而東松溪之水亦流合焉松溪者東溪也源出自浙江之慶元縣松源鄉經梓寨遶迴而出關口渡抵政和縣西津接七里溪至府城之東南隅會西溪之水共爲大溪南行四十里有太平驛建安縣南界也總建甌二邑之灘計之西溪大灘一十有五曰萬石曰大米曰小米曰九匡曰和尚曰洪曰主簿曰雞公曰羊角曰青銅曰羅

曰七里曰羊耳曰捍岐曰五通內萬石和尚青銅七里稱最險東溪大灘三曰密黯洶湧易覆舟鄉人立廟鎮之曰書筒俗惑于羅隱之傳而楊文敏力辨其非者是曰黎勢險舟人憚焉建江之合二溪以流有如此乃方輿勝覽則謂建溪源自武夷爲東溪後人因以唐句雷霆入地建寧險証之是豈知東溪固發于松政而出武夷者之爲西溪乎吁祝穆誤矣自太平驛南入延平府界四十五里爲房村舖之十里曰大橫驛又三十里爲黯澹灘其間諸灘曰汾曰竹林後曰高桐曰鏧而黯澹最險劉子翬詩云清灘白晝

雷霆作亂石驚湍犬牙錯薩都剌歌云長灘亂石如
疊齒前後行船如附蟻逆湍沖擊若登天性命須臾
薄如紙雖僧無示鑿之劉滋開之而舟人畏之如故
耳彼賈秋壑視水之清冽不肯死而死於木棉菴小
人貪生之情固夷險如一哉由贍篖灘五里至延平
府城東南曰劍江雷劍化龍處故以名津又名龍津
俗呼爲丁字水蓋郡之東溪西流西溪東流所會合
而趨於南者也建寧所流者爲東溪西溪之源更有
二一出邵武府光澤縣西北九十里杉關嶺謂之杭
川南流至府城北合譙溪紫雲溪諸水流入順昌縣

境合順陽諸溪至縣城南合將樂縣之將溪又東至
沙縣卩合沙縣之沙溪共爲一溪總計其灘在光澤
縣者曰雷公曰搪石曰黃龍曰晏公曰龍孔在邵武
縣者曰小湖操曰大湖操曰福孔曰高坊曰曲賽曰
吳公曰大孔曰麻倉曰蒙洲曰師子曰一郎在順昌
縣者曰牛軛曰相公曰水磨曰婁衫曰幕板曰桂嶺
曰石柱曰錢龍在將樂縣者曰重在沙縣者曰牛角
曰上黃石曰張司岔曰荆沖曰斑竹尖曰三姑巖曰
弦瀨曰蕉峽曰三花曰牛濟曰黃石一名黃龍曰大
刲曰歌月曰水磨曰騰龜曰盆曰大磯一名大姨曰

小磯一名小姨曰小四曰池倉曰雷霆瀑曰張婆曰
排港曰石鶴曰青龍曰將軍曰龍港曰鷓鴣曰張判
官曰雷濺俗呼螺蚊曰玉山曰胡師曲曰白亭沖曰
弦沖曰王陂曰牛穴一名漁溪潭曰佛子一名困仔
曰樂曰烘角曰三涉曰伊周曰水濆頭曰刀尖石曰
金砂巨石橫亘飛湍洄洑不可名狀夫將溪沙溪汀
州府大溪之下流也大溪發源寧化縣山中自江贛
石城而來經流縣東南又東歷清流縣東南境而爲
九龍灘九龍灘者上六龍曰長龍曰安龍曰傷龍曰
馬龍曰三瘖龍曰五自龍屬清流縣下三龍曰興龍

曰暮龍曰下長龍屬永安縣共約二十餘里兩崖石
峽逼窄如關隘僅丈餘石龍橫截水中高數丈乘舟
下者如在高山墜平地元陳友定開鑿以通糧運明
清流令張寀又募工鑿去巨石水勢稍殺然險峻猶
全閩最讀賴世隆九歌行眞有形神悚惕者水過九
龍又東分爲二一自歸化縣東北流入將樂縣界之
將溪經縣南至順昌縣城南合於順陽溪一自永安
縣東北流經沙縣之太史溪即沙溪東北出口亦合
於順昌諸溪兩水共引而東入南平縣界其灘一十
有七曰石硅曰扛豬曰張八嫂曰三門曰小黃口曰

大黃口曰張巖曰虎口曰樹槎口曰蘇坑口曰皇窟曰大湍曰小湍曰城門曰將軍曰黃墩頭曰慈湖內三門虎口最險下延平府城西繞出城東南而合於東溪謂之劍江延平南劍州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延平縣王審知立鐔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宋別蜀之劍州加南字其江中巨石嵯岈縱橫堅利有若劍然南溪諸灘曰劍鞘曰嵩口曰大傷曰小傷曰五港曰天柱曰鵁道曰同場曰龍窟內大傷天柱龍窟最險宋上官郲守悟命僧祖石開諸灘而險稍平其取道則府城東南四十里曰吉溪口十八里

曰茶陽驛三十二里曰尤溪口尤溪之水自此合焉尤溪源出永春德化二縣至縣境西北迤邐會湯泉等二十溪轉北流入尤口滙會劍津溪下諸灘曰大截曰側忱曰春牆曰帶曰魚煎曰鷓鴣曰樟根曰大連輿曰小連輿曰大石頭曰吳令曰大覽曰小覽曰大昌曰小昌曰三彝曰潼山曰漣乾曰猿曰白羊曰太極盡曰沖曰忱曰黃坑曰牛角曰繪自尤溪十五里曰樟湖坂十二里曰蒼峽巡司二十里曰黃田驛入福州府古田縣界歷大灣灘又五十里至水口而險盡矣蓋浦城至此計程六百里云所以然者江本

無正流大約疏鑿山峽而成上流地高水迅居民積石壅水為灌溉及水碓之利山水驟發輒衝激為患灘險比下流較多其下流水勢益盛灘益大而險淫潦時波濤洶湧勢若懷襄旬日不雨則石磧磷磷淺狹處可褰裳涉耳是同為江而建溪劍津之不同又如此雖然江至水口而出險就平江至水口而夾流赴壑由水口五十里曰小箬驛東十里曰閩清口四十里曰白沙驛江曰馬瀆亦曰螺女雪峰山以東諸溪之水皆流合焉南流分二派一自北而東歷侯官市至芋原驛濱江有石岊山曰石岊江又南至府西

七里曰洪山江亦曰洪塘江經城南七里曰金鎮江又南經釣臺山以下曰南臺江亦曰白龍江又東南經鼓山下而東注為馬頭江一自西而南經府西南三十里高蓋山又南至方山曰洶江亦曰瀨江又名黃江亦名黃崎江循山西麓南至竹崎山曰竹崎江亦曰陽崎江又名陽岐江復折而東流二十餘里曰峽江經府東南五十餘里曰馬頭江又東為琅琦江至五虎門而達於海馬頭江者閩縣極南界西北衆流悉入之中有巨石形如馬首隨潮隱見故名凡此皆福州府之西江也總而名之為閩江者是雖然江

自西北而東南橫亘三郡中幾千有餘里然自建溪
至福州雖盤曲縈紆當水勢湍疾時有朝發夕至之
勢陳章昭達討陳寶應寶應據晉安郡水陸爲柵以
拒之昭達乘江漲放筏衝寶應柵壞之五代南唐師
查文徽遣陳誨自劍州襲福州會水漲一夕行四百
里抵城下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孟子又曰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觀諸閩江信夫
海寧查侍讀嗣瑮同梅定九朱字綠張靑雨過建灘作
詩曲盡形險今錄其八首初發淸流船船小妨內入聲
首一龕不盈丈兀兀坐卯酉及經火燒灘灘淺尙難

受此地昔嶮峽山根蟠地厚傳閩用火攻石爛洩水
口一線鑿凶門乖龍渴逾吼榕城百水驛碑砚十八
九直宜捨舟楫復事牛馬走一笑謝長年毀車吾已
久一似罄泉灘石力聚堆一門寧知跬步間灘轉石
愈緊大者各磊落五嶽分位尊小者尤縱橫八陣連
雲屯此方昔割據局促閒乾坤霸氣鬱未消石勢猶
併吞撫茲一長嘆恃暴安足存 二 積陰埋幽壑瀠澴
萬古黑形氣所軋成變幻謝繩墨位置踰人工幷非
造化力欲以五字詩竭意作鐫刻有如草開虎屢射
鏊不沒安得鍊石手叱汝變五色 三 石勢逞雄傑欲
遣水鬱盤水從排空來鐵鎖不可攔有時千百丈掣
電飛雲端有時五三折陡起尺咫閒兩怒各未平白
晝蛟龍搏舟子力難恃應變須神完倒纜挽逆篙如
作壁上觀決機在針鋒脫險過彈丸 四 水亦自相鬭
直立高於屋我舟擲水底低受浪不足如逢吞舟魚
突過滿魚腹驚雷雜風雨眩轉失耳目一躍出重圍
天晴山水綠 五 山形乍開豁灘怒似少息蕩槳聊伊
啞夷猶弛腕力我亦攬幽賞微吟意稍適有石磐書
然忽破船底入水面石可防水中石難測君子愼履
坦索塗須擿埴 六 造舟爾何人斲木如紙薄常恐遣

魚龍未足當一攫豈知逢擊觸善受賴柔弱百折付
一招繞指霹靂作彎環象蓮鼻屈曲蜿赴壑招招眞
吾友性命卬汝託 七 下水倒買米上水倒買鹽買米
利無幾買鹽贏倍添利多非汝福官府禁最嚴貪心
溺不戢終恐罹髡鉗往來各有欲輕取已不廉擇利
莫若輕米賤汝勿嫌 八
秀水朱文盎昆田咏蓮蔕蘭丹竈紅休憐一線珠江碧
漫詫雙丫自注云閩之竈山產一線紅有花對節粵
之丫蘭一莖上兩花皆貴種也
榕城市有光餅相傳爲戚繼光行軍時所作中林有詩

云餅師曉爇紅爐炭光餅羅羅出火燥初疑穿破沈
郎錢餅有孔如錢黃色還如壓匾韓嫣彈閩昔南塘賊將軍
禦倭遠走東海岸三軍千里裹糧來徵發往往悞朝
饔特作此餅散軍中一串隨身挂鐙釺干戈衛斥任
鯨吞臨陣含餔和血汗身經百戰兵不飢士氣激發
倍獍悍以此克奏保障功東南半壁推屏翰將軍去
今二百年餅式依然傳里閈此餅因冒將軍名婦豎
知名日相喚我生太平不知兵出謀不埶肉食漢朝
來市得數十枚一時啖早過半朶頤㪽齧得眞味
入座無事求鹽蒜有時爲客添肥甘褒食呼童割臙
胖飽餐閒聽餅家謳鼓腹遊行樂無算走筆書成光
餅歌餖經補作新公案

賴古堂集有大清明曲自注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
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予詢之林上舍溥郭明經金
鑑蓋彼中耆宿也皆相顧瞪眙謂櫟園爲妄語劉行
人敬與云或五十年前風氣我輩生晚不及悉耳沈
秀才福州絕句云院牆八月胥風箏牆外兒童逐隊
聲擬到越王墳酹酒更無人說小清明小兒風鷂則
多在八月也

中林賦閩風篇刺寺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相勸作
烈女夫死不許稱未亡酖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
奈逼迫斷腸幽怨塡胸膈族人歡喜女兒死女兒死
傳族姓氏十尺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

閩縣南關外有釣龍臺相傳爲閩越王無諸釣龍處其
上有無諸廟立春將出土牛太守必往致祭取廟前
土塊和別土爲牛卽成否則必散閩縣張玉書迎春
詩云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蓋紀實也

後學許慶宗覆審
男賓仁校刊

榕城詩話三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錄是編乃雍正壬子世駿以舉人充福建同考官所作故以榕城爲名案雍正壬子乙卯二科皆以鄰省舉人充鄉試同考官故世駿以甲辰舉人膺是任謹附識於此其論詩以王士禎爲宗故如馮舒馮班趙執信輩豈何焯諸人不附士禎者皆深致不滿於同時諸人無不極意標榜欲以仿士禎諸雜著然士禎善於選擇每一集節取一二聯往往可觀世駿則未之能也